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冊目次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二)

〔明〕陳建撰
明刻本

沈國元訂補

一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一)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八九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二)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朝從信錄卷之三十八

秀水沈國元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闕白或芳疑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賞賚有差

正竟准日本王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長語被摺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

西飛稱國王篤信長所試互異乃與遠鎮都御史李可疑五六可處謂

卷三十八

藏漢字恐中間兩相

榮

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闕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晉連蘇麟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倭倭坐營陳雲漢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克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

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

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

牛恭默思道是初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

物固走天定信哉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蔡復一吳家劉尚朴朱光祚劉家齊林欲棟劉尚

質俱年少未娶而尚朴僅十七尤奇何宗彥劉一燮俱

入閣孫如游尚書

考選與吉士十八人高承祥何宗彥白瑜黃志清孫如游

陳之龍劉餘澤郭溫俾祺劉綱南師仲趙用光朱廷樞鄧

士龍劉一燮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待讀劉元震劉楚

先教習

總督邢玠乘傳至前中察承寧西陽壁馬千前皆與龍通

姻嫌而黃平白泥諸司父為倭婢計先明其枝黨以微曉

響應龍大畧稱引咎劉王果事真因威稜龍來當待而

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

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閭閻其間又

幸龍反因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

問狀機微恭江烏江兵論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

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亭郵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

臣趙應龍就吏得賈暉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

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橋搭應龍低頭久之而驛

卷之四

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器總督特徵請其江
應龍安穩聽勸太守屬其江令及經歷本應春游擊其
文傑前往宜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備
侍郊迎叩頭致備資餼率如禮日應龍久縛采魁待罪松
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養民也使君幸任車騎臨
既松坎敬布腹心其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憂其
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側泣
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亭園亭墓亦被
誣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其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
就罪人及罰金獄庭中太守皆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

我以七月廿四日詰安穩應龍因服郊迎而休傳獄其元
阿差阿前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而松坎四
萬金助採木仍革職于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鞫府
近曉黃元等泉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侯象水清大可
馬欲殺應龍文閣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結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曰
泥給慶重安五司警改屬黃平俸故事黃平俸治獄訟賦
稅而五司警督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
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駁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
知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妻家丁山赤水開設撫夷同知東

卷之四

漢建司務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賜總督那珅以下金
加珅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
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解念五司七姓故
革審我必盡刀組釋念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毒
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縣江外四縣搜稅
泰民劫掠地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催鋒各硬手州人
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為之
出力矣出征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

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無色失諸蕭牆
食之會色失為寧臣革軍仇殺住枝奴苗搜獲無子遺
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開都督及商是時麻西北關道壁
上寨那林李羅方連西虜以兒郎等攻及商急奴兒哈
赤以乃商匪仇并連那卜二箇圖及商朝議諭乃商
歸海約婚奴苗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
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枝水札河部夷
克五十等掠柴河望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宣諭
奴苗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共連祖
父與圖王泉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百酋

塞且鈴東建州毛憐等術，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裏時開原參政成過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勸王景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芳以聞。報可。是時嘉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李輝東夷則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糧如兩貢夷馬三，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徵征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那卜二酋殘歹高，則併討妻安明姐被搶，請勦亦榮罷。然奴兒

哈赤竟殛下宗旋以保塞功至是得加是秩。視王台時矣。出建州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庚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盤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濟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繼王聖善。」及地聞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兩戈，屢騎從陰，嚴秀吉要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純袴子諫親從言倭巨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勒，遁遠撫鎮馳奏。件報惟敬就緒上遊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言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無智攝席。巧完封局，弄司馬是月從有錄 未三十八

散字矣。出征

七月楊鳳龍肆逆，勞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肝都，燬焚劫餘慶阜塘二司，逼及興隆偏鎮都司各衛已。又遣北龍引兵圍費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茂家。出建州考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編奏總五十二萬，悍虎旁苦乞折賞，及援董狐狸例，懇錄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出建州考是年輔臣陳于陞卒，諡文憲。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傅蕃祥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去任元知縣因丈苗田致苗叛，經請詳簡獲苗苗雷辰曉藍進梅監候，另補江通海等縣候補結間元知縣遂因苗變改官。諸苗恐有擒勦之禍，而當事者紛紛無定，乃條上曰：看得城步縣乃楚之西南絕徼，控五崗四十八寨之險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民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若其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考之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版，同歸天庥，然苗田從來

皇明文憲錄 卷三十八

免其清丈糧米，惟任自相耕辦，嘗水問其號甲號乙號多，幾寡即諸苗多有自相轉賣者，亦未問其誰盈誰縮也。苗糧舊額一百八十餘石，因洪武永樂募秦天順等年苗屢次猖獗，累經調兵勦平，然糧額漸減，僅納至八十石，而所減百石之根悉派于七里包貽，竟不取足于苗，至萬曆二十一年始得議免，寧為七里豁除終不付之苗，此明借八十石之根為彌虛之制耳。苗尚之境外通廣西古田天水一帶皆散苗盤據，出沒為祟，嘉靖三十八年沒入城失險城劫庫，比得本處向集諸苗也，賤給盡金歸散苗至今不敢東望。朝廷念其險勢，定為三年五年大賞。

小賞之格所賞甚微，而苗人攜老挈幼赴縣叩領舞什，解謝未始不欽遵。王法此苗餓制馭之妙用，藉糜之寬，故也。近因元知縣進崗丈田苗苗雷辰曉藍聽刁黨阻文屬詞惡，體體疑掃地，但肇禍之端定開自縣民薛思祖等當時下城步浮糧三十石，原經攤入七里代納，以抵下城步增納

條銀之數，乃薛思祖等倡為告夥浮糧之說，料款七里鄉愚使費後事不行，銀皆侵破，無以辭于七里，又復創為民買苗田，避重就輕，各行清丈，作數以抵下城步浮糧。元知縣遂然其說，不知此乃薛思祖等借公行私，更圖挾詐，客民之買苗田者或文或免，任其開報名曰效也，定則錄利，則往實錄。苗田者或文或免，任其開報名曰效也，定則錄利，而李楚安等又從吏引募，遂致元知縣深心苗孽，而雷辰曉之阻路，虎丈誠有授之以意者，益典苗田之人盡皆本縣吏胥及寄籍客戶。元知縣既欲清丈，起科以抵浮糧，而典田者惟恐不利于己，乃藏苗以回曉藍累之說，苗是曉等遂倡眾攔阻。元知縣既已改官，而嚴黨造謀者竟令漏網何哉？至如江通海藍進梅並置之阻丈行兇之列，似屬風馬牛安得不令敬吸乎？近日雷辰曉羅泰苗族同鄉族屬之家，以致彼執完苗費之所自召，召苗進金已認放歸而再植風清，自不欲出此犬羊之性，不可以明諭者，計初到城步之時，正羅面值決執之，但雷辰曉藍進梅妄也。

出獄紛紛訴詞羅再貴又與羅進金等洵洵未勝每日帶刀入城進縣生投欄牛一尚苗賴不見如期完納及明白開諭曉以禍福漸覺稍稍相安苗賴俱已完倉覺其惡態盡消所以不敢申報者正恐張皇視聽實田之衆又生事端益起苗疑急則因國生憂且據雷進金並進梅近日所告之詞迥與前日懸絕但欲求出毫無異言竊恐事久不决疑與益生縣獄防閑久疎處有出押之患當責令雷進金楊再聰放出羅再福等二人仍令江通海自出投到聽防况苗非我類可以德感難以專任法制戒步邊微小邑土瘠民貧武備廢弛難與戰守萬一尚寨糾合而來縣陵在所未免稱兵勦伐必至殘命傷財叔拾之難萬萬倍惟當察止戈之議擴祝網之仁於其無知有其既往得渠恩自獻不旁援授甲兵豈特諸苗沐再生之德而一縣人民亦可以帖于衽席矣出據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竟報去年六月一五從金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係責朝鮮三子不包謝當金山如故謝永後時不登方亨佐于歸至是沈惟敬始表文索驗草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永正刺無人臣禮而竟莫問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顏末委罪惟敬并本

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備縫罪狀奉旨勒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經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會都御史錫錫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國而堅于持議遂警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徵成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囑亦稍稍疑數遭心腹偵探復歸詞述懷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爲贄防東版官投潮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數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違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諄張清梨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茲前前後後七年而邢司馬素纖倭海上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衛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開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客報倭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金山經畧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此奇者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

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比盡焚芻不繼慶尚一道半爲
敗蕞孤軍難入乃撥楊元趙領整理南原原其惟忠把忠州
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
忠州道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擲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
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峨嶺止客餐
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
極難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
安骨有倭船驍次巨濟尚無六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
三浪上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而後無應援再
釜以機張等兵自東來釜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
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
海西北山嶺相阻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
甘浦開雲長營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
兵須東西各小水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
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
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
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蹕聞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
屯山西按鴨綠旅順之師東爲王京烏嶺之援固山鼓鑄
軍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將傳示朝鮮其王虞

中朝依併乃誦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
殘破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廢二道爲重慶
前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
道終無所資以爲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
全羅則達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爲窟穴縱橫無
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鳴嶺即開城半壞不足爲固往往
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繞出西海幸舟師扼于
蔚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山西生浦爲其巢穴對
馬釜山間海釜數百里爲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
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剿從陸地以感其勢而又以利
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上稅
餉終不如南兵之利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由釜山加德安骨等處發九
如兩城朝鮮郡守安弘固已復往來竹島斷絕梁山龍川
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徐事石諸
便東走入倭經界向切商諺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
山七百里經界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
聞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
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棄

之懼。敬執而倭勢導。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倭開山。

七月十五夜。襲茶川。昌統制使元均。風靡遂。冀開山。要營倭駐巨濟。開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奸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畧檄且。哨且。行起。開山。協守。開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既足。遁時。全州有陳恩。喪也。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懸粟初。

至州。無斗糧。及勸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豈弓矢。蓋朝鮮。苦我兵。其于。倭不欲在州。遠野山。谷者。恐。任。上。及。馬。寇。助也。南原。告急。恩。表。備。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京。軍。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恩。表。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過。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臨。爲。昌。嶺。忠。州。西。臨。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難。固。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遣。戍。通。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詔。馬。論。以。死。守。人。心。始。定。

東元

京省主試官。順天中允全。天叙。修撰焦。應天。副總朱。國。祚。中允。葉。向。高。浙江。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江。

西。編。修。道。其。昌。戶。科。給。事。小。程。紹。福。建。編。修。劉。日。寧。兵。部。員。外。黃。燦。湖。廣。編。修。馮。有。經。兵。部。主。事。馮。上。知。河。南。尚。寶。司。卿。特。春。芳。兵。部。主。事。李。長。庚。山。東。吏。部。主。事。錢。泰。廉。工。部。主。事。沈。朝。煥。山。西。光。祿。寺。少。卿。何。傳。大。理。寺。評。事。石。九。表。陝。西。兵。部。主。事。田。立。家。中。書。舍。人。吳。仁。度。四。川。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中。書。舍。人。侯。執。躬。廣。東。戶。部。主。事。鄒。原。銜。行。入。陳。嘉。調。廣。西。工。部。主。事。張。宗。孔。行。人。汪。若。霖。雲。南。戶。部。主。事。王。大。合。行。人。沈。時。來。貴。州。中。書。舍。人。鍾。兆。斗。

部。知。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是。科。鮮。元。徐。允。收。後。錄。進。士。入。翰林。少。詹。兼。監。察。御史。管。理。鍾。兵。多。所。建。白。時。未。遑。用。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副。考。焦。誠。調。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極。乖。然。皆。高。才。博。學。文。奇。僻。有。之。而。關。節。未。也。至。庚。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離。經。詭。而。不。宜。旁。及。無。根。且。正。者。已。自。謬。難。議。而。偏。生。尤。非。漸。白。元。考。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頭。貴。于。稷。山。水。源。說。伏。各。有。斬。獲。恭。將。正。友。德。等。亦。報。追。倭。至。占。山。獲。倭。百。十六。軍。聲。

益振經畧乃移印中董漢儒也義州海防使蕭應官也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高離王京亦四百里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還剿而所謂宜大延浙諸將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樞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察爲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畧尚方劍重事權經畧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白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山專攻清正恐行長日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接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五月名經畧 卷之三十一
千三協中捕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許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相備獨水兵屢徵不至既大聚兵經畧與麻將軍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峯其陸路間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誦等赴南原張敬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以防水路援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蔚擊據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鐵四百餘倭盡奔保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李國器領新兵先發連破之獲級六

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岳山際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固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月夜倭上峭絕先鋒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談爲之中多驚變厥我師稍怠伴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變金營止選銳發三千虛張聲威江上頂之經理謂報即倉皇撤兵倭藥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錦表師黨欺上罷錦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潮往劾併劾大學士張位閣住以位密稱薦錦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出東
時陽應龍總合江索其營表于升城城下卷之三十一
官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擒先是千駒母與應龍私單龍千駒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爲壻援因絲朋奸所從來矣外考
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溺骨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口如有他度我鐵繩鈴懸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歎傍有人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絆袍持刀來逐之其人大呼應鈴起駭幾欲逃爲人言如是問之監司獄吏其井一夜自滿有紙從漢陽門入墜兩件人哭毒之無有民間見龜

蛇大闊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經事輿全楚被擄死及逼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蠹與幾千人明年諸宗覆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華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樂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縠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入忽不見詰

其迂旅來費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忙之謂得大搜索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士語然不詳其浮提人亦不問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也中尺許並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極可毛人持一金錢小山中有一經卷烏精綠字如長舌諸竟甲則字與顏持此二者爲戲葉曰汝等必與人幽恨吾不愛然可述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戊戌歲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舜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都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更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鶴或語經畧朝鮮地阻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蓋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事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

而待金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史橋建堅砦墩豐順天城與南海帶相望負山襟水最處扼塞中路則百晏千據泗川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陸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審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擊重經畧德島山之失特千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樞克主試官取順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延試賜趙秉忠邵景衡順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歲吉三十一人黃四明張文光楊文藩丘禾寔洪

聘祖趙師聖周道登溫體仁李思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
龍襄邦紀周如磐張鳳翔黃陞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
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輯教習

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
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國
朝御史喬璧星監試以舉子重表以進便于懷來請改
三月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李廷机駁之曰如此則四
月十五日殿試日候如何極單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
耶茶間然一嘆遂寢

特張鳳翼有會試後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在三月其
便有五一在觀吏役從舟可省雇費一便千五百員士子

三減衣裘防閑甚易四膳錄無呵凍之苦五歸食無斷
河運舟之阻喬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未悉也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倭擒斬級

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
蔚山與清正對壘捷險割其棹稍林潛甚多董一元進取

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
川老營壓賊下之游擊盧得功殲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通
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

寨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會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李國
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南攻城騎兵游擊都三聘馬呈文

師道立崇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葉芳威攻東北水門
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川大槓擊寨門碎
城墜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
發烟漲天倭棄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
奔還晉州經各查奏詔斬馬呈文都三聘以徇彭信古
等元為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職罪立功而

朝議以師久無功涸涸撤兵大學士趙志皋請令總督歸
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留兵將分佈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
承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全學曾報平秀
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首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
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
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
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放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
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戰百艘氣甚惡陳將軍齊統奮號
船追擊并林死石曼子每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都
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復錄陣亡南海湧平倭遁錦山

歐陽文忠公集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

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玩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

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為一後死于倭載尸

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為首飾肖于龍善戰能盡其才亦

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

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顧與作伴作面目手異

哉

重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冬國器稱泰謀史世用持經

理論文從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

各奔清東西始結局云捷聞

上發問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敘應泰回籍聽勸東征勸項

政給事中楊應文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

奏警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

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

諸苗對父奸女面大淫妻或裸體坐木盡射大樂或燒蛇

從陰入腹人蛇俱懸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

都御史江東之賊請防禦詔令輪戡惡自正法巡撫四

用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基江各置游擊一

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關門基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

都覆如議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濬自以恢復

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僞令改貌

備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濬不得滿伏天

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按進金人代罪乃益德文所以賤唐太宗者表朝宣

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外諸大臣其未之改耶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第站二十六年沒者數

百人臨高知縣陳珪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

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師諸于

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

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

建生祠祀忠銘題曰崇報忠銘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忠

銘附焉吁為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忠銘可以永矣

按忠銘諱弘諱質臣忠厚工詩及書濬于名利幾入相

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已死與許文穆公主

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俱選二十二人忠銘即以是年南行至戊戌舉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有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君若忠銘者即不入相其何憾

宋子遠記

卷之五十八

二一三

已亥 萬曆二十七年

李

黃

王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復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師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國誘我師賊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有距斬與經歷潘汝賓等俱歿于是黔撫臣生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敗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失意征

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

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左禦倭總兵曾昭茂萬五千

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築碑傳九邊

是日天氣清和獻俘禮成天司冠肅大乎領左右侍

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輝煌有威時

上御午機朝殿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

詞先述官銜各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等係斬未

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

畢俯伏

上親傳奪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勦威接者二遍罵四乃有聲又爲人爲十六漸述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

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響矣出小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嶺粵將士先徵總兵萬登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基江分屯赴水獨見岡妻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縣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新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基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發火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爭竄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外應龍

因屈今縱囚焚掠基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桎梏勢長驅計半日可似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基江庫犒師候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授屬蔽江下水為赤運也三溪以基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橋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退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美兵然猶時與我如往局曲宵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

罪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咸懼兵甫出門即欲殺錦江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饒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署作好語廉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上聞破基江追統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縱騎逮兵傳使王貽德賜劍鑒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貴州

總兵董元鎮平越專候大舉出據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擢斬優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

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矣

上晉刑琯太子太保賡一子世錦承指揮僉事賜金蟒

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賡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賡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

元惟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賡一子入監兵科都給

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獲府功賜茅國需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總理楊錦以原官叙用已復

念御史陳劾殞命絕域賡一子錦衣而并師楊元通倭沈

惟敬先後奔市

出郭

八月陝西秋道縣城東五里地名王家坡山長二百餘丈

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

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

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

八日遂崩

十月劉將軍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窮時偵謀賈平

平越聞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

十月應龍屯官爛登窺蜀已遂於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日從信錄

卷之五

三

已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遂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

黃牛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

橋重安三處寔楚黔滇要隘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

不得出楚將無黔日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因疏恭黔

帥賈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留章驤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從

騎遠治也劉挺亦以赴師踰期充為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延

推江鐸往是時徵兵屬至總督大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

招慰賊黨頗獲

出郭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擬稱留戍缺餉戶

部尚書陳渠謀天朝七八年未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

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白欲

清行二首貳倭未能糾眾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

肆掠況昔年金山為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

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數十

七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鷲鳥之匿形測之者

曰倭初因報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報

倭雖六十六州實北及中國一大省徵輸猝難取給

航海逆風不利倭業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

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測小人唇

國所計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德

平壤并銳備討貢以恩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

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机張西生琳耶五浦為之左臂

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

堂為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恩我

援兵盡撤乃借雲朝鮮兵約杖筆立定凡此皆倭得業

也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資金錢數

百萬竟收功一瓦關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為一時

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差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卒以封貢敗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入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惟申海禁導祖訓絕勿與通倭人犯觀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麗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往替書劉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

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爲穴并險爭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替食往鴨朝鮮中朝經畧數歲詎不得要領或謂閩白思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翼以弄臣行長坐是款賊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饒我子女玉帛而奸恨又潛爲勾引鏗而走險憂方大耳海禁萬不可弛人亦有言急之通以三變緩急操縱消暴未形在當事善白爲謀矣

出征
東考

吳郡崑山邑庠生李文詠著性孝友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陡然驚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堵驚號悲救突入抱父輒抱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椽盡覆橫身與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獲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時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函父全孝疏請旌獎

山恩
顯

庚子 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觀蹕溪止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黎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警徽固不果

金竹官壩係南川偏地

石阡宜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箭虎跳關七寨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搶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

五季刊
六卷

通益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永思時應龍長女

負患及龍反承恩得請兩堂絕婚點撫臣令率土兵三千

防守烏江樞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苗園

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

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上司如酉陽石阡永

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

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爲八路蜀

分四路一基江以原任總兵劉繼德恭遊麻鎮等謀之督

以恭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恭游周國柱宣

撫冉御龍等謀之督以會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

將游擊余世威等謀之督以恭議劉一柏一永寧以原任

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恭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

謀之督以恭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川東總

監以恭政張棟川南總監以恭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

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恭將朱

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福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

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統兵陳璘統宣

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弼受璘節制統宣撫單

宣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

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恭議梅國樸水

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與隆則副使尤

錫勳監以恭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恭議詹啟東紀功

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興相紀功以副使路

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恭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

章駐貴陽支司大發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

慶盟視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

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王壘山忽裂食謂

昔年平九緜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永再渡甸而基江

捷至基江自東溪入擒並峻嶺茂霄楠木山羊蘭臺等嶺

奇險爲賊目穆超等盤據劉將軍統千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啊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爲我獲始基江諸苗自分性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縱威名羣首往其降屬親子悉勁兵問道相角曰爾破基江曉南川盡林積聚軍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爲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寇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寇烏江關翌日寇河溪關陳將軍發戾訓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圍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龍澄會哨益誘

三月金廣慶

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計算

上怒章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率賊二十餘人明不肯潰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縱賊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揮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

擊藤魚買裝棚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夾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驛衝堅以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

南川承寧路暢與連破龍瓜海雲陰圍且壓海龍圍而

麻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備沉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璣急攻以十三日破育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溪關至大水田然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圍死守每路遞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議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虞縱與應龍普檄無通傳疑其入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城詭令婦人于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

攻圍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勸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楊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糧汲入諸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進攻者是賊坐困窮屋知兵在頭矣會總督聞計趾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給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割水西懼曰吾不爲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念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卒飢渴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親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等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賊

諸苗皆駭散無應者把捉刀自巡其望見四圍營火燭天

傍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舍呈間受妾二閨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德帥平朝權及妻田氏急覓屍出陷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賊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糧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廣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霽布以聞既首述劉將軍經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技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征漢

○參之二八

三子

汝長中允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申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江西編修楊繼禮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討沈淮兵部主事張其廉河南吏部主事倪斯惠刊部主事陸應川山東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春工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江中樞行人胡國鑑四川戶部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拱極廣東兵部主事沈麟祥工部主事張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樊大履雲南戶部主事魯點評事蔣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士吉行人王孟震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中式解元順天趙維宸應天李胤昌浙江嘉興秀山江西和福建周起元湖廣趙嗣芳河南荊時鵠山東徐光前山西馬呈德陝西劉宇曜四川丁紹春廣東關憲曾廣西毛文沛雲南種鴻貴州張文星極一時人文之選而趙聲名尤盛竟不得一第士林恆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至是議遂得旨盡撤經理說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憐揀一練兵麗人驚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金山與對馬

○參之二八

三子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釜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耕四塞而忠州左右島竹二嶺羊腸繞曲與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浪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有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奪令惟福號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試異材

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鋒鋒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修
內治，兩家東南臨海，登旅門戶，鎮江寧，應接宜添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酋智正稱倭將，平調信豐主平
義智意時，制還所據諸和，益對馬地，前山園不產五穀，阿
資食米朝鮮，自侵掠後，絕關市生理，薄自計脅款朝鮮王，
請裁。天朝且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出征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
未舉。

光廟方出，繫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
寒如此，勿論。

殿下字廟神人之主，主體富萬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
書，得此一官，俗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
不肩越太甚，略班役速取火，禦寒氣，府中官各圍爐密坐，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間邪言，蓋檢出奉。

光廟環向，如覺煖，迨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奉。冬年

十二月獻俘，門下大司冠請到應龍屍，燐朝棟，光龍等
市，桌示各夷，并發田氏馬千驪，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
誅。

獻俘之日，寒甚，百官繫果，官卑，因大呼稱枉，每囚一鑲

肘外覆以朱衣，朱衣，公曰：「單單一官，扣之十人，又而扶
出，權之，則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軍擁數擊，大
吼，冠帶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曠方達，此行刑，近皆黑矣。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
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者曰平越，遵義，綏州一真
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
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貴平，改豐州，
爲川貴要區，縣三，涪潭，餘慶，而慶水重安，合爲雍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成
遠衛，建學，增驛，馬言并服，並治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
昆明，從信錄。卷之八

水西右通永寧，大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西天旺，及
它隴，脫頤，頤，果，蜀黔，爭執，經累數年，始定。在舊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翻于魯
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
大備，元凡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山下，即六代樂

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舍隙
地中，萊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太祖視學，釋菜七年，

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詔如一，品法，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邊豆十二，重建正殿，

係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廓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
傑奏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
東陽致登簾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
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已卯撫臣趙賢
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後開覺城重門以闢神路
是年易以琉璃突然一新矣

出小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
部侍郎曾朝樞充主試官取計辦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康吉士二十二入項四鉉王陞李胤昌錢象坤許繼
王元翰王基鴻袁懋謙雷思儒龔三益駐石呂邦耀公亮
曾六德鄭以偉薛三省陳宗鼎蔡毅中戴章甫未意文在
茲駕奕垣以吏部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樞教習
以禮部尚書朱慶爲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舉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斯奴兒哈赤日盆強潛有并海西
意而北關那林字羅與南關猛骨字羅方酣于關猛內不
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字羅恐布飛語謂猛酋且執
部夷以激怒奴酋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
執猛骨字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誑猛酋爲妄法賴射殺
之留其妻松代速代 中朝宣諭則預歸猛酋次子華把
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子女猛骨字羅長子吾兒忽答
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
白馬誓撫忽答保族那林字羅亦歸原擄物書六十道請
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賜以撫養旋滿建州寨南

關不絕如綫此間那林字羅白羊骨乃約婚西席宰賽日
托奴酋益旁喇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冬冊立 元子爲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
淮撰元良頌曰皇矣休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承

于天受命 皇祖之命錄字金書厥祥夏正建國于常完
本于初有昭天序周既或淪列聖絕哉順叙時敷阿訖

罔教以備恭終 肅皇天授在宗載統於穆 莊孝元龍
垂拱咸裕天若以勤以筆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皇廷百

祿肇鍾有教思皇朱昔既仍且淑一紀泰清一周冲穆瑤
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

孔嘉 皇揆于正王器非他 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旨
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至應禋正 皇慮塞淵匪爾聽

管鐸訓番時于惟邦靖周爰是謀惟公惟慎萬禩之基顯
叩茂譽既昭既著上憚下孚著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

穆卜敬愛式金溫清裕王時見五稱日朝三屬展也國貞
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膺千寶冊于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

宮庭以明邦國爰啟東明榜銀鑲碧 皇謂元儲爾賢能
繼寶爾元良式惟主器象簪胎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

親親相暨 太子受冊祇祇威威竿敬罔缺友愛且怡明
德麗 父瞻文得師 皇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

德麗 父瞻文得師 皇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

彌如乾心洩洩統振方初 皇帝萬年 皇儲燕燕其
惟何天保有祐亦曰吉壽百神爾主 皇帝萬年 皇祖

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宮聖母血真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地惟何恩
齊有綏有嗣徽育期男則百 皇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

無疆載錫之光神充聖誕率于一堂式教爾家以畜萬邦
小臣作頌曰紀太常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群臣奉表稱
賀

存問在籍閑臣申時行 初口卿等資業密勿輔朕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資直沽

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遲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鬱于懷
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

暨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奉文武百官奉冊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
慶溢宮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勅存問仍令

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持
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請存問。詔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員外王珍齋至臣籍存問

恩賜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官議起

嘗從同官反覆疏擢不過卽

皇上長切定序一語次第數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

可市爲名者既蒙 屢旨褒獎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

餘不盡之忠鬱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

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

野但有領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

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弃屨之恩金並王露之

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埃草可喻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親大庇恩澤惟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

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

忱也

湖廣進銜祖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銜鮑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

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

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

至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

御巡城禁蟹蝦蟇蟾之類一日 御膳中有蟹焉

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

上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 聖明一予一奪

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嗜味爲喜怒也

皇明定命錄

卷之二十八

四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進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舊歲主賓當封請于 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土
下通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應珍瓏開爽明露算若
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船亦止
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載干出入面雖啟牖亦若
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
前後船外猶護以遠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闊二
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堅以五橫大
梁長七丈二尺闊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板舟後作
黃屋二層上供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船用四副
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船用三十六枝風微蓬或求
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尺鐵鑄四約重五千斤大綜索八
每條闊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
艙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
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
船以紅布爲帷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銃之
數多多益善佛郎机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
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皇明從征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五

皇明從征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六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詞德陶
望齡中允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
年江西編修郭渭更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
龍工部員外李之藻湖廣檢討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
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柏山東工科右給
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驥戶部
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賈光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
川戶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准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
中書舍人呂圖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諤雲
南刑部主事程震大理寺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
朱化子行人張國儒
足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燁應天王納諫浙江陳萬言
江西張而矣福建林欽柝湖廣郭士望河南侯應琛後
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太聲諭曰哥兒汝莫
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時開門早些關門仍遣
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做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廷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捕。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看閣臣擬寫慰言。安慰教訓你。又有承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讀。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母聽小人引誘。傳時。誤下皇太子。亦合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簾。隨賜膳品四盒。手金四兩。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卷四

庚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氣。權。攻。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寧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定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實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質。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羅。臣。龍。澄。母。屬。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著。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收。兵。部。尚。書。于。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腰。方。郎。中。申。用。懋。侯。廷。桂。欽。推。用。副。處。治。總。兵。童。元。鎮。已。論。戊。得。開。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定。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剿。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聞。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宜力當不至此

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屬爲難征于中朝宜論故轍時緊時釋時勤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基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權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蓋至天兵四集而首領足知悔晚矣極虎阱獲死不擇音然猶謂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懸不尅而我亦已疲甚事真不歸於微而成于激方酋雖伏以一太安羣騎幸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冠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蓋考楊酋察其終始信怨毒于人爲甚也善始凶繁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及者哉

三司會信錄

卷三十一

四九

皇上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始用兵已倦倦申飭矣初賊已破基江僞軍師孫時泰說賊欲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王入營爲質時謂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餘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于滅亡掌大蠻崖狼天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哉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于里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

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最廣疲中國空內帑以事島夷

厭夷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修

言開疆斥土以播鷹說抑獨何與以上征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廉掌翰林院禮部

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勳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勳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

差

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進士次科登鼎甲者白宗達始

庚戌則馬之騾此榜少年十餘人余家士茂叔亦列焉

然嘗稱乘陽宋東莞李元少而李僅十七未娶兩公其

才少時一時盛傳其異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李詳

待問宋詩經登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聯從字丘上發周炳謨王綸劉登

魏廣微劉士驥黃立極王家植徐光啟歸文炳黃輝汗元

極唐之憂江漸來宗道姚士慎黃嗣儒梅之煥張翥陳五

昌彭淩霄以吏部侍郎周應賓禮部侍郎唐文獻敘

時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國公賜第

燬而復造失太祖御筆甚多而數歲日就窘迫至有

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勲臣已承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

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開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

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譁呼以爲武穆形

也入夜後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來見迎之而入守者

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醢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

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人監出以示之是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岡附此驗矣大約明神再生必

有奇績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言英國百白而肥與魏國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憂武穆到家云當

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出入岳王墓本皆南向同知馬魯取檜折斨爲二植墓前名

分尸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倭高三傳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

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濱泰万二像跪于祠前出小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今上天啟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帝喜得元孫論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

貴妃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

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爲

定式

南京吏部葉向高等公疏上賀曰竊惟聖神有作功

與德以並隆旂徼克昌于國孫而益衍故茲斯驗趾式昭

有道之長而錫禁龍樓載駕無疆之慶兼此文孫之誕

言益占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承華垂裕惟成正罔缺而啟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二

應華封之祝重輪重輝而重潤兩有離照之明爰白元

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青宮玄闕陶成玉祿

之姿瓊珥銅角嗣播萬壽之響屬皇天之篤福祚宗

社之蕃休適當長至之期有此元孫之慶黃鐘和六琤

一陽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庶氣騰惟于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同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濬茲

蘭之花甲初開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闕五雲天遠每翹首于鳬越萬葉神長欲齊心而燕賀追惟元子誕生之日曾于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陳微悃茲敬修乎舊典庶仰答于洪休蓋茂登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益順歡心旁流淺澤遷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已而同樂于民貽哲命初生以逮垂于孫如近垂于子則鴻基燕翼後錫胤于周京而甲觀畫堂固鍾祥于漢代此寔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勝悽愴者也

上以

聖母壽屆六歲適會皇孫誕生尊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監詔告天下覃恩中外

議從寬莫新邇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為腹時奴酋勢甚張漸逼寬莫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縷印于雲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灘派給賞總督塞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奴酋金袋虜得實志蓋驕逞矣歸烈婦陳氏年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

九未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矣爾自歸家母居養爾母婦泣以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歿婦哭之殯牀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歿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歿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日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伴婢以縻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消惓然見君獨吾母老窮無

所歸是故悲也舍尸以玉珥留一自令曰九泉之下以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必不過一時痛

耳吾且暮之人適使吾無後果遂母子相對縫衣含泣殯且市棺善世歿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

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

執志不復事姑以孝聞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

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爾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遙遼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歟決矣遂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始謂母曰吾

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棺釘盤握錚然擲于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牀喉間聲如錚母堅塞兩耳臥嚙被流汗他婦救之復甦目視救者頗覺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發以被蒙頭何人去仍以被裏衣爲蒙頭狀脫身縱火其辭舅姑也襲其縫也以殮服時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求吾夫哀其志謂我日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其初強激烈欲死家人族族私語忌謂不可留乃更小緩

結天寒絮絮織成諸親相勞勉扶曲如平時初絕粒矣臨沒乃更囑家人又漢語私語曰今食矣知自若也成而乘之綽有餘裕其新法也丈夫不如云此婦子其是年秋太州天馬累日雲如怨清○鎮江華山忽裂下視谷黑又鎮江以子宜興一婦天鳴如秦州○何京教場夜四星或然地化為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

己午 萬曆三十四年

京省主試官順天府子吳道南贊善孫如游應天會試大經中允傅新德浙江檢討蕭正育戶科左給事中蕭高江西檢討起用光祿科右給事中曹子法福建編修宗彥吏科右給事中翁崇禎湖廣檢討張邦紀兵科左事中胡忻河南吏部員外下承憲中書舍人吳亮山東賈司丞彭遵古兵部主事欽汝孫山西吏部員外陳采工部主事馬天錫陝西工科左給事中孟成已戶部員外朱鴻儒四川戶部主事王繼兵部主事胡東漸廣東刑部主事張維樞工部主事魏龍陝西兵部員外王舜鼎戶部主事張鶴騰雲南刑部主事陸錫恩工部主事王宗義貴州評事周廷先行人張孔教

是科解元順天王獻古應天鄒之麟廣東陳照昌山東李祺陝西韓繼思雲南賀文明貴州楊廷詔後俱成達士而才名闊閥一時無與鄉陳此陸亮

秋奴會強勒清河沿邊參互復爭入貢車假語狂悖達吏始念皇諸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部落俱苦之兵科宋一韓以弄地暗房參劾李成梁趙世等冬長至且百官當請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我諸司官據城備號已開九門

母得出國城約價街市不足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署首者劉天叙所招挑勝筋肉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時取決

是時何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船三日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據一小船係屋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陷指天天照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吳于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官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井者顧點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讀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退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誘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道人告之內外守備尚書泰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井告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候項間察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是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業備路數人也漸有覺者藉藉稱語時丁敬字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謀既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泰贊盛氣來言謀逆大殺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施行之

五月卷之三

宋之三

三

日本

人

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請。皆得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其訴者。近千人。悉藏其詞。致之泰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死。如法梟示。而故事成者。必立枷。時方雲。而柳大中。榜不一。久已有死者。沙壘其屍。俟滿日。方埋。下。聞。丞。往。視。召。錦。衣。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聞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或搭。簾。蓋。坐。以。灌。園。湯。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日本家康復奉朝鮮書誓尋盟并縛送據王京時。蔡欄。龍。鮮先王丘基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頃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獨殺倭官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往戰。朝鮮王以。四。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絕。

五月卷之三

三

閩縣蘇夢職以歲之丙子來司南都官獄。聞前司獄孫一謙之賢。詢其向所行。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職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盜賊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錄。今日有虐囚者。同監嗚此。不

閩縣

囑者同罪獄中肅然其他賤吏察撫恤病苦法甚備
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
不敢繁人矣舊時因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獄中羣
犬恣食之羣嗥惻然通料因米有餘郎白視獄諸曹郎
請爲棺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宥
丁公時視獄官最剛之喜甚益餐衣絮諸物令夢賜給
施諸囚未幾轉繫守無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冠
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
逮遷于是特獎夢賜資遣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
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賜並稱不
其榮乎夢賜嘗曰其間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
病于是跳身之粵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
家其爲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出三司獄傳
易紀瞻寅亮爲兩祠部所領近畿諸劄有賜田者稽
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
復甚苦既有結與補墮麻約束僧寮秋然可觀區何爲
狂生所辱投劄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
盡翻所爲今已蕩然矣。出小

部侍郎蕭雲舉、詹事王國敘、

夏大學士朱廣等上疏會推諸臣、

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諭來行，特諭卿勿執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

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召出文庫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民濟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曾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殞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泮水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樂勸民間田廬一切流盡，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民濟溺，輿馬不得前，城墻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謚文定。

以兼尚書李廷機為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廷機拜 命，未及踰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定，廟廷長慮也。其

辭曰：天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禾稻之所事，綿

亘數千里，十焉耕種，十焉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道。

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

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于上，耆碩擊畫于

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為孜孜顧

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害，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高皇帝開海內之懋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謂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胡虜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尉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使備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實以鈔筑。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千頭。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方開墾。永不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詔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卒及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勵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郭亨上屯田于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原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領也。屯人歲豐。選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漕輸貿易。多至一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澤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屯。因法墾田。益廢積穀。益多。以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與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庸故。人便其任人也。常故。法舉其與士也。儆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度中。渭濱涼州振武之舉。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收。耕士卒疲憊。家無未稅。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園莽滋裂。牧豎之後。侵欺後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遷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趣。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農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隨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餉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乏。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開荒墾草。豪強廢弛。沒修亭障。遠斥候。每歲終。以開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大興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招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遂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墾粟子遷耕者有所資稅者有所散而臺下有貨蓋諸議之持大都任人募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仰其野橋人成功積豐於垣土慶於伍內有公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機虞其誰與敵哉出各臣奏議

大學士朱廣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等之言流離現尾無非感悟等之狀乃者爵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紙而知其說礦稅令等如何抵對如何措寒

李開先集

卷三十一

抵對措寒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謀

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稱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雖無對策之冤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誇語橫加輔相之地真苦海矣出奏

初平秀吉將次令源家康領東井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曾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收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慶摩州兵最勁太守牛義弘稍與頗頌及家康老兩曾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斷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

盡反前轍追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孝賴於大阪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首赤履來報然竟未嘗情實出日記本記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北來者白衣白幘耳有鏤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出小

汪宗孝歛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技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僮二

丈竹水上舉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

舉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黑跳瓦飛劍之屬見之報然自廢也丁未入京師至蕪城姑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

李開先集

卷三十一

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陪

進文皇極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

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

皇色不懌有阜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滿雨

三楚三吳沉龜產蛙人相敬食宗孝傷感遂病卒紀集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間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幾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幾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贊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刻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聖心

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亦未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

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

操舟順水安流尚師枉工或不必要盡具至於急浪驚濤前

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

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

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薪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兩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

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

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托廷諸臣願

知尊君散上臣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為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為此以

催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屬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

皆輕視朝廷官爵不才進取則雖神聖詔與分猷况人

品不同難以例論惟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

國恩恩顧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皆進疑

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為今日之紛紜

正繇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美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

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

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

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酒餼之餉日望救于西江

無米之炊徒與嗟于巧妒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集

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泰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

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為

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臣妾媵兆富有四海窮

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磨滅。此何有于萬乘。而舜乃示天下臨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橫稅數千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賡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處彼絀。理勢必然。今蠶穀之下。家家貧窮。荷有百金之產。卽恐逆徒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怒罵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量入卽出。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

聖明修集 卷三十九

九

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卽臣在甯曹。曾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行撥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則。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評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數數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遑左諸夷。雄點日甚。雖聖明在御。恩威相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平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皇上威靈。撥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苗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移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後。臣千疎遠之中。以爲曠世適逢。必有一番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庶幾兢兢。後濯振奮。惟恐以不肖之心。有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聖明修集 卷三十九

十

憂積念諸所揚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東宮開講之期。頗煩懇濟。皆不得報。每

相對嘆息。以爲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愾。每日所供。不過票檄尋常。一二套

數本章。以爲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極陋。雖欲效蕝莠之

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衷

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國家治亂安危。開不容髮。

若只爲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爲持籌主計之臣。收尋

蓋虛出入則上萬不敢以此輕責。若上日取煩耶之等
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庶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
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
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款其一切宣索
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打格置竭之病爲之一瘳而
太平之業可立致矣。編原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
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濫自南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
被淹沒過剩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秋
苗將種而寸土難墊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圮暴骨
漂屍慘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
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湯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
舫偏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益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吳因水鄉加以霖雨夾仙城中架木而居鄉民鼓枻而
窺田室廬井雞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
民艱於食旋有聚衆行掠者無臺周懷舊素有威望底
處數人而東南順以靖謐。
時蘇人某從湖州臨方二百里舟人鼓枻而行每逢塘
址竄基則畧轉一舵竟以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

何處矣。品小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
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臣
聞臣等前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
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
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尙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竊
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竊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
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歲
闕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
今創領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幾何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將令
何人任管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尙
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泣幾無生趣日
來掣請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
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和尤臣每票擬此等
章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
何又復澹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
爲國乎京民困苦商賈破產領生逆公流竄每聞號訴盡
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爲鋪墊半爲奸胥干 國家曾
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與此駁空其亦倒置之甚矣

倘有風塵之警及干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卽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持也人情洶洶無可委各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千慎行之殿臣廢以爲美今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具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

論奏

時福州軍錄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陳

輔臣朱廣卒遺疏請補閣臣忠個可擢後謚文獻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脩揭云昭得東宮繼講已

宋三九

三

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翹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制參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傳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江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俊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府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峻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俊向經待書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印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却倒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

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餼粥依老僕以居人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

宋三五

金發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部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戒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源溫麻人

出三司

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廬士梅曰令君勞苦雨關天行非旦夕可速

梅曰收養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

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

長白萊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

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萊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

人替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聞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眾詣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萊

菴就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枯久之忽霖雨無常粘

菴無一生者而萊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

萊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

潭繞口呼噪言為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霽而獨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五

無雷梅凝坐不動曰能亦默耳我今奉天子命治百

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異而稱山人者造其室

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

登封輯纂高書雅有節裁紀傳

是年海建修貢奴酋混入南關猛酋勒三百六十三道日

領賜賞部案驗謙無兼亢建興

已酉 舊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官而民間說傳警至街市喧擾

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三

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

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劉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輒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

抵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日之

實乎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為

國家效守禦之九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

威望不敵真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姓便一人之身何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九

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

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

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

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統所濟能幾

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緊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

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編摩

劉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

虜恐生中變兵部請中飭京營添設哨探關部請

上藥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秋幣之外更無別策或暫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 裁奪

聖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逾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指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指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獻述解至京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衡典禮事務煩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

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敗什壘中至今未建即

本部之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伏乞 照用原推官二員分補二部

吏部參科擢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普繼掛冠長生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報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廉官輒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震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藩籬開端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關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貽朝夷好弄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

然此為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失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鬩奉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

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

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為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聖明在御，軋網獨覽，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下部院，詳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而朝中之閒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瀆君父臣嘗為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舉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顯，自古及今未有能逃會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弊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為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主，無嫌無嫉，亦無一定偏護私意，但日學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惟聖明少加意焉。奏原

五月山東巡撫楊振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特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郭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修疏揭，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痛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不揚因上疏乞休，閣臣某向尚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體，而視官重及至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所深懼也。伏望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亟賜檢發，使不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聖治聖德，真不小矣。奉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憫。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審，即行松發。該部知道。奏

上命發餉募兵以拯遼左

聖明主考官顧天論德蔣孟育趙用光應天諭德何宗彥

沈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序江西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藩戶科給事中王紹復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仲山東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鄒元會工部主事趙質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丘懋燁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丘雲華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繫遼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大科八人。又大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已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者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閩。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絕。水漲二尺有咫。屬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觀玉牒。紀載宗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旨命翰林院委官并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以查得前次纂封。計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矣。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表。最爲可憂。度其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卽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聖明。亦必爲此繫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官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劍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竭。同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皇上將此疏垂察。勿待三日如復遲延。遲緩。視爲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

閣臣葉向高再請會議兵餉。揭云。昨接劍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言。遼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等處。暗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罪。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奴會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卽欲發兵應援。而糧草欠缺。兵不肯行。然則遼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

大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我

皇上神明聖式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爲捍衛即農賈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疆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爲皇上守此者誠使劍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爲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

奏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七

是年劇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歿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軀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柱倒邊牆一千一百餘丈壓歿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饑饉真係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

報

奴酋遣子養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關入靖安堡聞那林字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督蟒段牛酒已又勾西虎宰寶威虎等竄開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備父寺馬屬鍾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

建策

倭并琉球虜其王聲販雜龍淡水侵閩廣日本
朝鮮議允千金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大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益廣藩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暇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恩我而其謀固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婦者之詞耳倭而聽命必有厚說其升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克得御觀望又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著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滅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承勢不得不依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金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警于我此一策也

不然則直走天津拒我兇項出偏師以繼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正指登萊南要關廣吳越堅壁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驚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器焉可不細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秦羅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克軍實大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三才集 卷三 五

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汎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輪艘練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藉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值探諸島嶼之上此亦補遺 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塔諸山以控兩越守澎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岸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敗

夾莫逃淮離巨艦可以乘賊妻孥大器賊難近焉一也

彼欲泊焉我已先據竟走登萊我可夾攻截水而飲必盡而逃二也惟是稍竊之罪宜重關出之禁宜嚴開陳之實宜厚自防既固彈丸小職尙安能借陰陽候鼓底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願行乎若夫朝鮮之爲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類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爲細弱夫亦窺其君臣康淫速獲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輓微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撻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駭脫乎况

三才集 卷三 九

其地有鳥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青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滿惠吊孤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棄退而不能爭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驟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爲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撫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爲未可蓋昔日往援濟州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瀝下乎能保其不

楚息以繼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援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任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衷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衷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徐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豈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歸詞昧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已造者毀關塞啓侮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悔已嗚呼保全職而宇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夾封疆將師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職左勇怯互在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竊競抱犯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各省巡按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拔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千請批送者甚多已酉陳大綬至亦盡題之又一快陳淳梁人先是屠柘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字蹟俱絕先任爲泰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青矜居間可以榮取時有泰進屠出之請屠陞南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治如督學時而周敦養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毒周全之請至形泰疏屠尋轉太常卿

鄭人祈玉妻楊氏夫歿守節王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胖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靈

儒人出紀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孽布聖政維新悉補閣臣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禧之丰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契而志苦矣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每論大小臣工奏廣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一

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元良未建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皇太子春秋方盛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膚質也祇因縱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願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費君父惟此一事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事論臣民願望于下即列

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青宮講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為之仰體乎今青陽孽布正堪進修伏乞裁定一日命皇太子及福王俱出開講是實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

奏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國克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驥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已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諸弱性

皇明從信錄

三十一

上從之疏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觀條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

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嗟若即強之往事亦交頽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號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失援捐貲拯救百凡竭力其勞

君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案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爲朝廷存舊章一以爲地方省勞費一以爲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伏奏 聖裁 奉記

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四月朔遼總督王桑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飭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

附紀都御史馬馴破虜疏曰臣伏思北虜爲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極比

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

廢置緩急之序施爲相度之宜爲 皇上陳之計我邊

陞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切

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

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驍虜以馬爲家

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

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重勦成能以爲技者異

矣且其膚草毛髮長卷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

燕寧然溫煖之細靡之風林之鳥走瘡之獸其聲響猛

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追而我勞窺我之際俟

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

內外不及爲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

已壓尾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

五行以爲其我得勝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

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鳥得

有其一二以加我十百千萬敵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

是也蓋又戰乃劍才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鋒才材標

架檣櫓是以木勝也崇城墨堡高壁深壑是以土勝也

內則桑乾白河盛溝環繞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絕萬

里以爲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銳機炮烈燭熱薪是以火

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

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

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于庸暗

之君諛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償其事宋轍可

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剛神謨廟算駕出羣臣之表因非諛佞可容

諛也而平虜安邊以昭百世之大平此其時矣凡敵國

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時爲急。敵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大集與舉可也。儲時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車買賣之簡。則雖引開而飛。有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遺額多寡爲賢。否則積多而倉廩是矣。先時出幣。裁銀而羅錫。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敵勇之法有二。養敵死之士。直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管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車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琯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房琯未集。則衝車直隊。克剋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向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運亘。則分車爲陣。縱橫間闕。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耽。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擊。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

攻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搗其輜重。期以必拔。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管人以虜惟利誘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蓋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擾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邀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尤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危。惟放牧待食于人。且曠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故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過者。遊糗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有之計哉。此臣所謂儲時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
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衛車攻車
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
勝者。兇虜專騎射之能。往來游弋。疾于風雲。非車不足
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疋羸之
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則割以
盡。夾雞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
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剽刺甚恐人溫
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
曰生事。不曰開邊塞則曰冒破錢糧。師旅未與而議論
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願牧衛青等復起。將
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懼。不伐則不
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
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之兼仁智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
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千五年之上下。不必問
其城壁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
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疎數。不必責
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
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排阻掣肘。且我國

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
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北
固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
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
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每季輪差總兵
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
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
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警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外
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寇不作。此
安邊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
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
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法。定惠。以仰
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

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
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
救畿輔灾民卿可詳擬來行。今一併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内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歷
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
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諭旨

六月閏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云竊惟刑部掌印官
候命日久催請煩數求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
囚米無措皆令舖戶包賠炎暑鬱蒸煎熬難過即重罪者
不足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祖宗以來每年有熬審
之例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
二三月題請延至于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
該部掌印爲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

東宮輒議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閏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揭云目前戶部事務停閣
已久其最急者如各處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
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而
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
貢書吏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

留一日則費尤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匱乏而
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故敢冒昧上請伏候
聖裁。奏草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闕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
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
部考選軍政考察日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旨而後可以一體考
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
察典之害更不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
未蒙允發不敢揭揭奸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
其可視爲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
務該部已極屢催尚未得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聖
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取吏取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奏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何議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植擢去揭云竊
惟人臣之去留聽于君父若不候命而擅去既失臣
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植即植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擢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

以下官多一疏即九至二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三
五疏而極並未十餘疏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冒擢
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緊
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留數載疏至
百餘因若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關莫回
天聽益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舍忍寧砵
以候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聖心或以諸
臣之求去爲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
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
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植既以真病去而尚書孫丕揚
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植之所爲
矣效尤不止臣恐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
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
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
去明白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朝廷
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國體常尊即諸

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

奏草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聞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運年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爲火且大神名曰舊攸故舊結之極亦能致火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斷人情鬱結情悶無邪容

嗟惋歎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

奏草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冷地方官多方賑恤

聖明睿鑑

卷三十九

題二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閣中不敢擅擬留放 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點

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

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困奉公何爲自便相率

愆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

得值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諭

十五日 詔掌院王國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

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貴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

奏

上靜海將二十年臣民愚祝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

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秉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恭運開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爲延綏大捷叙疏與宣大前

鏡閱視叙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

具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題三

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固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其

肅之捷功已叙而延綏獨石陝西之問視已叙而薊鎮宣

大獨石非但人情因此歆望而發之攻體亦似不平又昨

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

竊惟遼東精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點首之窺伺

報復勢尚猖獗甚爲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勵

吏士使之感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

也前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目

皇上 一置修繕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退縮以有此捷臣

以為有罰則必有賞語云軍無賞言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為恩是尤驅事得失之一大竅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

奏草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堅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皇極門以方向不利後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其為可惜今況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堅柱年復一年復多陰陽拘忌興建愈為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況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勅下擇日堅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

部表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劄錄宣大閱視功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已經閱今今次名為三年是六年矣

按此番所叙督撫諸臣如蹇廷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釋地未蒙 允發閣部因 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

並葬

奴酋請還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加子即前李成澤奔馳也按臣上駁如機疎而科議則請得建州為

外懷姑置侵地先許貢校寧東方部覆如科臣言

上報可如前考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犏人頭人而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剖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部報

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

小局

月從信錄 卷三十九

四

三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
右庶子郭渭暫署院印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期之登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摺云黔國庄田子粒以
庄丁為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依今

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鎮自收則
明旨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伏望留中不必發行

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 奏草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

臣

病者昏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聽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

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
將便紀綱盡壞國體盡傷廊廟不成廊廟世界不成世界

臣雖木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驅靡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

乃月餘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接差可終不代

乎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

此也或者妄意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為要之為言必有

所挾臣么麼豎儒謹誅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

言要惟是受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 堯

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冒昧煩瀆之

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怨歎即 聖教之下肝腹之間

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願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曹

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鄉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

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

明王無此法也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默然苟容甚是容易但天下

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

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

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為有愧若復畏

罪懼謹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泄咨咨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為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

行罷斥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閣臣點用吏部

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次第施行天下一

日俞然稱 聖主矣。參原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條考選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刻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具揭內閣

皇貴妃發引

鄭試主考官順天庶子郭涓諭德朱廷禧應天諭德趙秉忠洗馬邵景堯浙江檢討鄭以偉兵科給事中李瑾江西檢討周如磐戶科給事中韓光祚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望工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丁泰四川兵部主事張應徵評事陳向庭廣東戶部主事洪啓聰工部主事孫國維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士茂雲南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貴州刑部主事王家相行人彭際遇
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邵開歷疏上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
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觀先是棘闈與杭州郡庠相連

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東廢倉隙地置敵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甃永絕火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部奉

是科應天解元張瑄父應登力學工文數奇不偶貴志奔世時瑄猶在襁褓母陳氏水蘂自持拊而董之卅歲輒有文聲屢困童子試會國中虛臺蔡公以院檄拔還噴噴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水蘂歸蔡而以和九之功誦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也已未釋褐踰毋節于朝得旨建坊旌焉左
足補華亭張拱端履端端端同胞三兄弟中式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駟馬舟輿讓于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駟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進行好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件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華丁職爲民當差放習部官賈之風訓示之禮要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此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興傑作亂十分危

急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賜羣臣宴

聖報

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徽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越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徽與書語多狂悖乞頒明旨以憑懸遣時琉球已爲倭奴所并其貢使貢物俱是真倭是爲窺伺心甚叵測

日本考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廂三四自林中突出攔

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皋爲賊猛虎行云邊城猛

虎日蹲囑厲爪磨牙過狩獵不能噬虜偏噬馬餓采突

起誰爲虞管年敗北昆陽戰今年穹廬盜投扑降人萬

死幸歸來何意遭催急蹂躪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精

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厭然猶脫道有人何不

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千羣還塞燧降人驅馬能幾何

克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大行渡河北去惠蒼生

又安得中黃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品

聖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九

皇明從信錄卷四

秀水

洪國元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輔臣李廷機子告抵家上疏謝恩

閣臣請定會試主考知貢舉官

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羣臣合辭上請 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

行船盡皆封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

嗷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益分封已定則宮帷有

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無益額之恩私乞即擇古

曆行 癸丑大典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

官某以內閣止一人入闕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

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

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曾楚卿葉燦陳玄隱蕭令官羅

喻義李國樞繆昌期李孫辰孟紹虞胡孔嘉孔貞時王應

熊劉鍾英周希令姜逢元楊景辰劉鴻訓馮銓韓繼思王

祚遠申廷謨暴謙貞史永安以吏部侍郎劉楚先詹事何

宗彥教習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璋各上疏乞歸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 冊封誰為幹理吏部推孫慎行

等請亟 賜點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

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行關臣

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 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為難朕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眾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 王國

田根悉照 親王藩府例應辦錢糧該部力措至如田土

則 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

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強為使地方擾動

王亦何能安享之乎伏乞裁酌

時九利空虛而都御史孫璋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

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者

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推謝之時苟有可以為國

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

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居恆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

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

過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盡過今日之大臣

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伏乞

聖裁。以上俱錄

六月武弁王日乾。計奏孔學等証呪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先是日乾與孔學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皇城放炮。進本刑部欲當以重辟。爾時內外譁張矣。

大學士葉向高奏慰

聖懷。獨云。臣密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京城光棍。此事大

皇明從信錄

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干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及墮其計中也。伏望

聖慈。昭察。○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煩多。大僚相繼

引去。閣中請

嚴旨諭禁。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內六省皆係緊

要地方。而河道南北咽喉。尤一日不可缺者。論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樞按臺有請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謂臣乃心膺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者。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辭節在邊。解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體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卽遵履。臣

皇明從信錄

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經。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日家屏沈經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臣竊觀年來。中外所囑。喁仰望者。不過日儲講也。封婚也。校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殊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臣受事畢力替襄其功效當百倍於臣臣故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爲乃魯羅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爲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在人倫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者同類

而共議臣痛歎之古人上嚴相爭多是國家大事然猶不失和氣今經年執爭不過庚戌之科場制監兩御史之行

東明書集

卷四十一

三

勸呂國南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於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即小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手而舉朝爲之闕然無有罕且果何爲也當列國分爭與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制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不庸抑亦不群又何爲也古人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皆有可觀去國不以其罪但使于

要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營其職明亡聖漢自可相安而在朝在野短言日生又何爲也人才之生最爲難得其才堪爲大臣者又經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其易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濯更羣斧斤又何爲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談亦淡然而無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迎

聖上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從前傾軋之習遂爲湯平塵

聖訓從信錄

卷四十一

四

受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遷去當有補于世道是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喧前事之未工尋覆轍于無已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旦夕臣惟有掛冠一去以天下事聽之新臣而已臣每南史間見漢唐宋黨人之禍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歎以爲此端必不可開此名必不可立一聞此端一立此名雖使大有權力如牛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滌而通什連與爲禍更酷故常欲爾爾消弭至于犯謫停之議而不惜今雖焚薪力竭而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己故復冒昧言之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請以聽

聖上裁更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將儲謀大傳起，事悉見施行，則人心翕服，議論自消矣。奏稿

十一月廷議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回奏云：伏蒙

發擬，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難送照，前旨出

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仰見，福王謙冲

節，惜爲國爲民之美意，具足追古昔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憊憊，爲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土委難

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

海，一日雷動，敬聲書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千

祖宗下施于蒸庶，卽

皇上與

皇貴妃戚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易此也，臣

等敢不稍順以成，王之美哉，惟是

等敢不稍順以成，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王之意，不敢盡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實令該部務行，疎足不許復有續奏，便王之令，德既

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撥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

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日大小

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請，爲不忠之大，或面

見，武移書備極詬誶，臣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日前

廷臣僅請疏中，以爲奸人乘機搆陷，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反及不安，此等差言，傳播天下，孰不

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并行王此疏，何以解人心

之惑，而弭日前之釁乎？臣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闕

疏請，且必責臣與之同疏，不得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

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適親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卽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期，卽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王疏臣等亦

傳示各官，俾共知王之賢明，相與頌讚，于無窮也，先是

福邸以泰甯田庄未足，故之國之期稍遲，已有

旨於明春舉行人心安帖及上以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欲親率太子及諸王等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于次歲春三月內擇日之國既而

上又以

聖母壽旦在于四十二年頒曆後今歲祿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而聖躬又在調攝恐難成禮着于次歲

春三月擇吉啓行于是內外警疑文武百司至欲伏闕

叩請闕臣乃啓上立刻傳示母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白于天下

上乃先以札諭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令傳示欽

聖明從信錄卷四十一

天監擇日來看真是

聖明毫無成心從諫如圖于古帝王未有如

皇上者也若福王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亦

可謂賢王矣俱論廟恭草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達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宮蒼頡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聖臣胥慶奉候即報

是年奴酋圖其塔江夷卜台吉急回率所部投北關金白

二酋匿之脩怨仇殺時當事者許欲密令北關行反間奴

酋所併灰扒兀刺諸仇夷合攻之以中國爲援不能行

而奴酋益聖南關曠士圍窺併糾西虜宰媛卜兒孩瓜兒

兇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開遼告急徵前兵五千赴援并

禁籬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濬謂

撫安等區耕牧日久請奉約新製鑿罷清撫情形上書稱

北關近且開二囊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卜

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署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

女卜酋遜謝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是匪伊通塔其一金

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字羅收養森宰蒙反目項金酋故殺

那酋妻即宰蒙之外母宰蒙乘隙挾求老女賄買老女矢

以死守宰蒙忿相攻北酋怨奴酋附結諸蠻二憾並發繼

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爲潛盟給以火

器奴酋計度我兵北關乃可圖則公益遣于骨里恕不肯漢

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爲信并上書訟北關匪塔狀

濬以爲然遣官藉大成往申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

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寧或京師澤巴卜海乃奴酋親

子妻真奇生親巴卜太弟也漢聽朝議進止其北關匪

奴塔卜台吉勒發完聚當示紆違意時濬其後其功未幾

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一九寨我師援不時發

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還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謂甚此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恐大已竟發援時質子故在也而奴會同已易志矣其先中朝原以還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議于開原遼陽各募騎兵五千築應已因缺餉汰額總督薛三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奏請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爲一營也開原諸堡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達疏稱奴會意不在婿與女特借員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達奴會不注意之兩事張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據合名汚而體藝前是過官人奴慢語以部夷孫承充賞輕我已甚長子洪巴克兒一語罷兵隨

自往信錄 卷四十一

率其兵柄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會又撤兵以五百騎詣撫順慰日燈明無他意時北關爲西虜掠擄蜀糧殆盡部落苦饑投奴其巢即金會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給牛種說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建侯考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

正月諸司請定編王之國本陸路程發糧護送諸應用事宜時吉期已近都察院亦催補河南巡按以便料理福藩公務

部報

聖諭內閣覽卿等復慰悉見忠愛惻誠前

聖母自去冬因暴寒偶痰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日以來聖體虛煩前恙復作膳議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懇

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戡佑

益增益壽齡登賜安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卿等

奏請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

二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憲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各行喪儀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

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視藥侍膳

聖母前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母萬安。發旨擬行開。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赦稿未看。朕此旨。

禮部請發

大行皇太后遺詔。例于次日即頒。時已三日。故特請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誌。

慈寧宮門外哭臨。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令。赦稿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吳道南等據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從各

具。同從官錄。○次日。

欽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讀。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

部所開楚宗一狀。須臾

聖慈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許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

之罪。即重加德創。原不為過。惟是生謀反。則人以為冤。且

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崇禎十年。併其家屬皆被

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

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謂皆為傷心離異。所以中

外諸臣連章苦請。曾經禮部都察院看議。未俱留中。未發

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下等不得不為開列

如蒙

聖慈。憫念崔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欲然。但事于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湖進鹽

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

造羊絨蘇松織造綾紗百萬層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

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圖常賦。則無以給

需。不獨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諸臣等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款

擬。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于錢糧。亦斷白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

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憫恤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慕。又當

如何。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予以昭不匿之恩。而廣錫類之孝。其

所助于

聖母冥福良不少矣

奏章

輔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上

聖母諡議曰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合弘霽澤羣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欲齊勗

予大美當備舉乎

聖孝所以特隆亦羣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徽恭肅皇太后

道滿太妃

聖母從信錄

卷四一

七五

德合重坤承贊

先皇肇撫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爲

天子母方

冲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德全履盛無忘執隨之勤

養備稱尊不輟濯龍之聖軫艱難于兆姓寶鏹時頒

流湛澌于八荒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聖子貽孫繩繩乎爲可繼幸希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陟之痛恭聆

遺誥愈動深哀

駕取將升尚厯思乎國典

彤宮欲闕益加意于民窮言言關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逃潛任姒猶遜其微

若近視高曹敢方斯烈

音容之日遠微盛美之在茲臣等祇奉

明綸搏綜舊典咏歌嗟歎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形容不可

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洞天祥聖皇太后謹議奉

聖旨依議送翰林院擬撰開文進覽

明臣催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

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杏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及諸臣圖報之心。失朝。廷培養之意。

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乎。業已服官中外。厥歷多年。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無疑矣。至于今日而復阻初之圖報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校守長安。數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河清之難俟。是前之被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爲培養。而又自爲摧折。明知爲適用之器。而又阻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驥驥之足。而但覈之于槽櫪。有標櫪之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令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無聊無論。祖宗朝。即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降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但諸臣得擔任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奏

上
聖母尊諡已擇定日期。香冊寫二十八日。詔書寫二十九日。時

聖體下部濕毒。傳示改期。閣臣揭云不便。乞仍于廿八日。皇上于內殿扶掖行禮。其御門不妨傳免。

聖諭諭內閣

聖母前逝以來。朕哀感

慈妣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請攝。所有尊諡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朕在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慎。卿等仰體朕敬悼之意。諭卿等知欽。此諭

三月吏部具題

度工在通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案

聖諭諭內閣云寬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始准所擬其錫免陝西駁造羊熟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上供且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符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議成等官已有旨

分別叙用故諭欽此

給

福王之圖百官送于郊外

聖明從官像

卷四十一

十九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復但各省稅額多不

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為困苦

即地方向有商舶往來今已寥落前案

聖恩減去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

不無偏重死黎夷作亂與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奏

初四日頒

聖母道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請存問申沈二原輔謂經精忠亮節未登首輔經給贊候

今年已八十四時行老成持重深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

錫急之後濟以寬和元氣漸復其諫刺苦心益有人所不

及知者今年八十例宜

存問

五月命開輔奉中書官諭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節天祐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

臣等歷格祖制凡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違舊例題稱隨具摺奏明奉

聖明從官像

卷四十一

三

旨云具見詳慎

諭

十五日諭王堯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

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既寥寥數

員恐分遣無人步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視不雅非

皇上孝事慎禮之深意伏乞

盡點會推諸臣以補欠缺以襄大典其目前急務也

禮臣孫慎行題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裏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節許多題議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乞。

批發禮科署印之官。庶抄發有人而大體不誤。俟即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潯王乃因恩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聞奏火上差。于五月十五日辰時

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卽着該部查優厚例

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言

臣等伏以

聖母崩。皇太子妃逝。皇太子第四子薨。今

繼之變故相仍。哀憤以慰幽明之望。

六月閣臣葉向高等同奏云。前蒙

聖諭遣弔。潯王臣等稽之往例。凡親王妃薨。率遣內官

弔祭給與。勅書。若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奉臣等擬。初一道令費之以往。此亦禮

之可以義起者。又查得凡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

者。卽。初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得本地方官題請。

皇上念手足至情。卽俯從。勅令。王妃管理本府

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超出尋常之德意也。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潯王薨逝。特遣內官往

弔。着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着該部照例詳議。其

奏來行。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

幾千。舉國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嚴諭五部行

令該管衙門申明禁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

聖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兩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着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疾尚未

痊。可恐弗成禮。揀請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

聖靈。卿等傳示。候拱宸殿虔敬。候奉行。今諭卿等知。欽此

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奉

命謹

山陵行題

主禮已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託是日天氣清明風物和美。執事各官百凡皆飭禮

畢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

閣臣葉向高感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三十四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違和之時。歲計代

之。時當升遐之日。勅辦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靈駕啓行。攀號擺送。

山陵喪事。延竹焦勞。天地鬼神。皆為感動。于斯時也。凡戴

顏面而為人子者。無不自與其開極之恩。而苟有人焉。親

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

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

貧賤。其生也為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

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為倭所迫。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

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野養露宿。飢餓不支。更數

日。臣父姊覓得之。相與扶携。逃生屢窘于倭。幾死而免者

數四。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殍死無數。臣父母

斌。承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

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

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頽廢。洪水漂流。每

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飭勞獨甚。人皆

有子。臣之為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下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阿閣而無誦乎。臣

自入翰林。再承寵命。每欲躬奉靈輿。匍匐墓次。一告

先人之靈。而後算治封樹小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靈以沒

世庶幾少償。瞻昔之愆。即適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

泣血哀鳴。屢賀君父而不能自己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為不忠不孝之鬼。將何

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編年奏草

山陵奠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命。

閣臣葉何高上乞休第。六十二歲得請。上表謝恩。并致餘

忠。云一東宮講學。一瑞王婚期。一補大僚。一起廢。一

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圍井關。而饑鬼乘機挾老女北關。顯

與幾鬼子締婚當事論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計目
喜得登兵以間獵爲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責尋窺以備察
樞機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潘終謂
風聞多妄濤之言曰止開開原本親東夷參紹東萊之利
誘歷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強遠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
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匿之酋
爲北關守老女適婚且北酋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
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
邊志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消肅謀中通官藉大成之慶
以質子爲奴所輕聊以解朝廷議多左聲教者已而奴兒
哈赤復望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舉還會巡撫
都御史郭光復新添任朝門援兵及同金至者道相望奴
聞震恐都御史廉知通夷休養性賞其重罪令得入奴反
間遣備禦蕭伯芝中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
示虛聲奴兒哈赤遂遡遼退地定界始猛骨字羅遠南關
遼外四堡日三岔日撫安日柴河日靖安及奴兒哈赤爭
壘就三岔撫安爲着種正結退柴河靖安千秋樓至是參
議薛國用備查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後
猛骨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爲界及猛骨故歸遼州
奴結已屬含糊且察兩關地界就承而建州高下不等苦

潯旱薄收項生齒日繁計必墮南關自給獨稱我制奴正
在此奴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糧我以清
撫制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結局
因與鐵嶺遊擊梁汝貴等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
二堡共立碑六白家松子二堡臨邊向係高山未墾故也
都御史執曰白家衝非原題并撫按非奉旨墾還地且
私立無以服夷行暫撤國用抗議撫安要寬咫尺鐵嶺斷
不宜失會御史翟鳳翀巡清河詳夷使照界鋪碑始給柴
河秋獲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取越
種七月都夷監雙陽馬奴兒哈赤亦即戮碑下示恭敬是歲
五月提信錄
冬四十一
貢夷咸至十六人蓋奴酋多慈好名類此都御史疏報退
地請將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
酋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爲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
河備禦移駐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楠專任本堡
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翀亦疏稱奴所最貪清撫之市而所
最畏清撫兩處之揭舉部覆從其議
遼州
奏考

乙卯青原四十二年

五月初四日，有男于闖入東宮，以挺抬什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奉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癩疾者，廿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鹵簿，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大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聖上西向禮畢。

上御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欄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

上練冠練袍。

聖容辟穆，御音清亮，朗如洪鐘，知爲萬壽無疆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左龍末鳳姿清標，玉璽震器之祥，奕葉輝映。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映耀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客與周家繼運之美，聚于庭墀，几席之間，荷耿盛哉，群臣臨候。

聖上四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大朝，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夏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玉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通見刑部中趙會順問的招情，正將

本內有名人犯張差，嚴保劉成，即時交還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警。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孽？尋

姓

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允復

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

目攝之，且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徹干色。

龍顏勃收，數而責之，連呼：縱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涓率下，彼承旨者見

上震怒，群僚之具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成，無亂殿，但押令朝房待，責怒稍戢，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

不干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福王且已之國。即有他舉。亦須你文武百官。手詔若官去取來。便能辦。趙鼎至。于膝下。左列三。孫現在。復呼三。孫至。御前。舉示衆曰。俱會見否。閣臣因請東宮出議。復應稍待。辭後。昨瑞王婚。還原無別意。不過以聖母之服不便。且聖母臨終。囑我冊立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篆。亦跪在後。復一前。謂本內五犯名字。月定字奉。三。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仿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皇太子。你有什么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幸之手。深爲可恨。皇上又進。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聽德。未起。上屢勸。勸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棚四。以故零星。突至。跪拜。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臨班者稍居後。與帝坐不相對。聖上又待皇太子而稍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聖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嗚呼。上久以堯舜之聖。統寰宇垂五十年。謚如安瀾。業已駕古轅矣。今茲皇天啓行。二百餘年。希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開滿加勝。不啻家人父子。然群臣等因思乎。是明使信錄。未。三十一。召見伏閣。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瞻聖容。然。歷歷。嚴隔。僅咫尺。天顏盈耳。簪。咳。移時。歷歷。盡去。苛。且聖子。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若也。臣等草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聞達。士昌。以職守所關。懼上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真。然皇言如綸。何取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以俟修起居注者。採擇爲。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臣張問達。王非。關。白。羊。骨。竟以老如許。嬌。處。子。嬌。各兒。大且執。建。

州夷六人開原道諭不端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二千屯南關氣甚惡御史王稚量疏稱向收北關恐蕩穽一撤奴酋與援兵合而遂不支今奴優爭妮勢不驟然而北關依強援于援免適為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接甲不助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宜諭我背北關際約援免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震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細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騎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捷北關獲全威繼光鎮所駐三屯置軍監稍拓之并及文武廟祀官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

皇朝奏稿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香錢簿取佐軍資公不入一錢皆以餉材具有東湖因潦為險導以資漕漚蘆以柳堤有魚蝦菱芰之利荷罕采蠶可供游賞忌者畫語上曰塞西河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勞為太平雅觀即貢輿亦徘徊噴噴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為大帥者修邊戍功賑邊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太苛矣戚未幾亦謝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歸與天啓元年遼事大敗業少師題前論以

屬邊將得論品出小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

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珠滾入連窓其巨錫首頃刻可掩品出小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學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一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弊弊除名先是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于園魚水族水至繁而污穢至此又見于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為水國遂應其

兆故吳人為之誦曰丙辰會試斷公絕六第六台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品出小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東潮偵倭福建巡撫蔣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廷

業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俟

船一泊山後南風湧一泊布袋灣一泊相連連檣俱現但掠定海白舫船藏南砲臺處伯起即將海道殊黑埋藏山

上并初天妃廟判官手為証忽見南砲船張帆來家欲走

李進曰勿走走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侯遊船搜

檢問何船家以討海難事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盾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壓者數次伯起如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消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經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釋後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壞砂礮國工差往難近風既不便細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他

是月某有錄

六日

三

以手作鉗形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送歸拔以爲海口神將紀錄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下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爾其志又何變之不可定隨之不可出耶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探木爲奴管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游擊馮有功載罪以需後効即報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昏日民爭劫羊豕禱神有禱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瞻之家止囓竹樹交虞不及五穀
有一朱姓者性醜惡其見蝗已過遂窺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一穎相傳有怪其投其神曰借道不信糧亦可異也品出小

丁巳歲四十五年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蓋倒跪請應得諸臣雍泰畢銷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瑞李夢陽賀欽沐冠澤大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謀魏時亮盧尚騰陳茂烈姜洪黃鞏汪宗初林林楊起元汪治楊懷表應章李中盛納曾制節黃鳳姜廷順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朝德沈節甫周怡梅景王宗沐張允濟李棠重堯封馬應京敖文福共四十四人奏請候旨勅下翰林院撰擬誥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集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中趙鼎邦奏論陝西虜事疏曰看套虜之救邊

壬午

臣許之仍議帶補而總率去七年市貨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全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為餉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王恣大羊之求填發等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攻蒙自蒙兵賊巢副總兵陳寅白吳陽出羅勇進都司李上林由改窩進旌鼓官劉范和督亥兵山羅羅進指揮黃運清等山定皆連千戶李現督家兵由翁貢進覽安知縣袁大化督伍司等兵山鼠馬關進分營奇圍蒙

在在囑孔權章等寨斬賊一百二十六級續攻宗角生烈脅忙者貢賊巢陳寅兵出天台進李上林黃運清及伍司兵由焦山進或劉大雷或劉吳下或劉陽城圍或劉者貢分擊圍等寨把大山谷惜谷隆交馬打狼羊寨銅等寨斬賊一百六十六級前後俘獲夷虜牛馬甚眾其餘賊寨如大普圍俱未克蘆山木瓜大華麻响四司程當等十二司尚多賊巢未及掃蕩為力尤難巡按楊鶴上疏曰臣奉命入黔急勦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眾我寡東征西竄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易我仰攻甚難臣

癸巳

三

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不得不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二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兵見財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大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勦之不能盡勦勢必用撫撫之不可速撫必固守以俟其款而後撫可堅也總之患于無餉有餉則飽行饑逸待勞其權在我勦可也撫可也無餉則彼飽我饑彼逸我勞其權在彼勦之不能勦也撫亦不成其為撫也黔中自平據之後用兵仲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被

歷清水營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皆翁行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數年之間叛逆再四今宜復參和往日者草草結局已耶然臣反覆審之目下成功困難將來善後尤難臣之愚計伏乞 聖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固守之需以二萬爲善後之用增兵增餉不爲無米之炊此萬全制勝之長策也奏完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發局也

直隸巡撫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 恩免稅以修實

政以召天和

禮部題請鑄 福王第一子由崧賜封德昌王印信

五月 冊封各藩

六月皇親鄭義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侯爵馬子昌因比倒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成晚恩

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 成命昭太公全 國體

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進博士顏伯康等慶賀

聖壽至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

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有功優敘失

事的從重參處

宣府大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隱

亂率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卷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

里昧死陳言恭爲三縣田糧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

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關辨訴耳夫田糧卽

有惟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弊有無增割

冊籍在嘉秀之豪倖有無檢美通同不可不窮詰弊情各

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根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似

宜根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秀之三千

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敵甚明

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夫合之且

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宜斷而爲兩縱令差錯于

初分正應重軍于今日豈可因仍舊籍之混淆而不剖
疆界之分明乎爲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據衆譁然曉曉
追快則當急懲也

疏抄

九月朔廣平天等處夏旱秋水陸續蔽天三災疊至萬姓
倒懸各官請賑以重 邸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關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游加懇乞輕恤改折
以撫窮軍

十月

王夫

命曹渭准封代藩世子先是曹渭生于隆慶五年
鼎莎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天因
代王溺愛曹莎謀黜曹渭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
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藩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美封以重祿藩時世子
年已九歲賜名常坊號極哀切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奏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魏
九高降罰有差

隆德廢次

重修王膳成加勅勞諸臣候供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已上具
邸錄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朝廷之上
政事日蹙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
之陳奏徒煩而九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
焚莫知所以爲計因念我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獨持事無大小無一不出親裁無一
不由宸斷臣等誠不勝欽服惟是事體重大者

皇上既以爲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

臣等懇祈迫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
重之卒之惠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
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日日煩憤而于天下國家事曾
有分毫之濟否乎夫總攬美名也獨斷盛節也臣等豈不

爲

皇上願之但使吏部借一官而

皇上卽賜點用其誰不感

皇上之恩諸司奏一事而

皇上卽賜允行其誰不服

皇上之斷如是則威福惟辟權不下後主勢自尊人心自服臣下方且日幸其職之得與言之得行方將順奉承之不暇何樂有言惟

皇上不肯即用不肯即行而後諸司不得不循職以催臣等亦不得不補牘以請至于催之多而請之煩也

皇上又且以爲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爲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窳閑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諸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裁請之而不從其所談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然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挫之

明倫彙編

卷四

聖

獎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廷政何時踰過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鮮也臣等經年累月請照大僚請補科道請起廢臣近日又請用都御史請用兵科河南道請點巡按各差連篇累牘臣等亦自厭其煩瑣矣而一言不效一事未行溺職墮官慙愧欲死今亦不敢一一條陳以實天聽特舉用人行政本原受病之處請皇上深思而熟計之倘蒙特賜省覽不勝幸甚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職賦高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犯家寔有暴火每夜分即出其大

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踪遇一二入夜行尤逐人而來其疾如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卯歲出于選城儒生張玄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

江南鼠災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蒿早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極矣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得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應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會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總兵張承胤師應援二
十一日奴兒哈赤督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廻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顏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辛夔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肅調喝鳴沙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震動會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驚起驟將李如柏總總鎮兵及徵麻將杜松屯山海關

劉綎崇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東撫權兵部侍郎

命以新出往經略 郭總督勦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驅

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剗倒

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陽鎬請救廷議懸

發帑金湊餉百萬大典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謀稱奴兒哈赤

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

職總督汪可受驟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

人自爲守遂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

名并通登萊海運濟南等以虜機斷保撫臣罷發鎮本

兵引征倭征播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

時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入張儒紳等營夷文請和自稱建

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

河退壘爲縣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會廣寧民婦生

一孩二角四齒開原殷家庄堡梳杆起火御史李後儀謂

速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諸連

治遼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寇撫安三分白家冲三堡經

略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寇堡報疏請

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

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宜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

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奔捕調前鎮

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汪庭代楊

一桂按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偵報

奴酋八子舞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及月喜凌河

旁柳葉寨與卒峻合家近十萬非關備備不免朝鮮已諸

泰晉且督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傳奴締姻 命偕大

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遠餉項之西虜乃變妙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賜敘事總兵張承胤誥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時奴兒哈赤從鴉鵲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營將鄭儒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旌請戰不從賊冒板花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旌戰死儲賢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起敵亦歛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恭將賀世賢於綏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錦劍一弁諭飭諸邊經略聞倭單騎赴

河東豐陽寬奠眾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從

寬奠子女子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

萬兵請勅從征并乞確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廣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

德鄭以偉贊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梓吏科給事中張

廷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福建檢討丁

邦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騏刑科給事中

陳伯友河南尚寶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綵山東戶科

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伯興山西吏部主事唐文煥

兵部員外陳騰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鵬行人司

後四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評事承琦名廣東刑部主事熊

秉鑑工部主事陳應元廣西兵部署郎中事譚昌言中書

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啓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

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漢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

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各省

解元順天王家基應天盛文琳浙江陳山毓江西張斌福

建戴國華湖廣陳君龍河南唐時明山東邢泰吉山西胡

舜封陝西李尚霖四川詹鳳昌廣東朱祚昌廣西蔣佳胤

雲南施亮中貴州周成德○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

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揆遼餉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

從撫順入總兵李如相以朔三日馳藩陽遇賊數千騎拒

却之斬級七十六乃變尋受欽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

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

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相連

十二月廿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韋台州勦奴酋一寨

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接

開原知金台失所最驢夷婦爲指揮王世忠結密遣入北

關說以虎墩兔慈章且旦夕勦夷受賞銀以千金金酋利

之遂有是捷

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坡上

建州
庚考

月信錄

卷四

四

已未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略楊鶴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沙督非關之衆攻其非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選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碧關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經率都司祁天定等從旅馬仙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

月信錄

卷四

四

瑞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備定總兵王宜原任總兵趙夢麟駐紮城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皆已棄撫順陣遊

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易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簡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便逆前得預爲地矣

建州
庚考

將會試榜福建永春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史繼偕禮

傳聲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選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弟甲莊以會元又爲名魁子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爲解元熙昌子年十八稱最盛事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六人斬州王瑛蒲田黃鳴俊韓城劉永祚晉江黃廷師富順范鎮侯官邵捷春安福王振奇孝威楊金通龍溪顏繼祖半亭董象恒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息縣陳簡晉江劉驥長新與雷躍龍武昌彭祖壽彭丰儀俊朗飄飄乎如玉樹臨風京師人稱琴丑馮琢州此則彭可爲雙紀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倪啓祥丁進施兆昂姚明恭侯恪

聖明從信錄

卷四上

聖

張翀吳士元楊夢寰當時昇揚世芳頗爲劉宇亮金乘乾朱繼祚何吾驤姚希孟許可徵姜曰廣徐維新陳萬言丁乾學雷躍龍胡尚英吏部侍郎史繼偕禮部侍郎韓爌教習之

報

杜松趙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與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衆勝來攻亦敗續開原食事潘宗顏及賓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經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旄十餘寨朔四日賊說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經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

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經山日五星關於東方松靉發牙旌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羅盡燬自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令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後云報至奉朝氣索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勦呂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鄧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楷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焦廷嵩以大理丞馳渡遼宜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調李如栢矣當不堪登壇是役逗遛全賴有

聖明從信錄

卷四下

五

諺乃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督李如栢代將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栢以弟代兄出土人擁護恐爲唐李藩鎮之漸

是

上竟遣如栢性傲如栢候勘論經略楊錦藻罪狀事趣宜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李屢諸酋並其奴貽媛覓方沿河駐牧奴兒哈亦許令部失降金台失相根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所駐船陰圖金酋塞頃之奴兒哈亦以寒騎寇瀋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首賈英把兒陣歿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舊衆從劉將軍先登還獲

蓋雖而北開於庚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
隨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寒奴首
攻寬其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師襲老
寨無爲所統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邊民爲兵并捐俸濟餉
御史楊鶴因上遣中使薦降亡將士請飭奴帥劉綎家
屬及壘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首級掠鐵嶺崇河撫安等堡望後宜武門外齊開
主東王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
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殞人人自危虎墊兇惡擁衆數
萬臨廣寧邊旋去宣鎮營兵鼓噪不赴詔逮治總兵

劉孔胤賜勅慰恤朝鮮并令經略宣撫撫順項德盛
譚稱奴首邵夷司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
路壘壕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蹙鐵嶺樵安堡
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督後
益自敗者初聞中外倉皇且爾後承朝鮮馳

丁帖復襲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殺害聲喊借號後金
國代延元天命帖中國爲前朝黃太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幸援新開抵城立正

西虜過市慶雲堡亦結衆虎子河十站順廣三
西堡潘鐵奔潰

上乃起握鹿延弼會都御史宋兵部侍郎代揚請經募并
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延尉疏請決策倭
寇開原

上賜勅今刻期從事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
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延尉司就選司葉張傳就請
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
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三千來援

而開原已失宜賜勅無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籍
聯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衆可即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
無措且開款令郡邑捐助有議晒之

七月杪花攻赴十方寺堡奴兒哈赤登宛鐵嶺
上九省稅暫充邊餉左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應
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二十五

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實及展城陷蓋自開
原既陷漸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
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特立破良可款也經
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南抵廣寧開西虜自鎮西堡合侵

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敵首兒也，以捷聞。

八月二日延劉愛代翌日入遼陽斬逆遊擊劉迴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段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提騎達治楊錫御史陳王庭疏料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關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殺為首功經略熊廷弼亦猶如楨十

不堪謂賊匪開原淫醢捆載不能遮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迫潘驚竄願盡

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亦伴報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

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

相繼綸覆矣其後給事姚宗文奉命關遼因金台失

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在男得在焉奴酋

寨而得力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屬毛大孫系河見

次中根兒娶虎兒免應會虎酋林實乃屬按察使袁應奉

遣讓虜酋并授畫副總兵姜振傳諭屬毛大及惡同仇待

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察其意科臣并請為金台立廟

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即南關喬時被虜宗為加銜遊擊

靖堡實職風示四夷

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度於關隘引外

金台城二奴其間能審口誦逆快心于王台子孫孫

屠割而奴首和手待共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首之點也人

為肉而我覆為奴幾是哉原海西密通關錢為我屬夷與

東西二夷錯勢能離其合近處探北關以諸達制制奴

上策而竟勇為首覆為開錢結誰贖贖一蹶不振焉夫

上聞報命李懷信刻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賈朝輔悉

賊攻北關及遼濟本謀奴兒哈亦連破開錢則兵益強生

擒宰案鈴制煖免粉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

遼濟直几上肉耳

上以連數告急起澤贊善徐光啓以少事東河南道

史事練京兵于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遼濟

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遇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首

挾卒賽為質且連煖死諸營待論帖撒粉花虎意喚以利

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祭金二百萬

上九部議釋罪并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性

獲遼初諸邊將領多和空月餉自肥遼左為甚經略特斬

遼寧陳倫以殉國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為防巡撫

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寧朝鮮貢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

啓以事多辭職疏請

記載不報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遣奸細說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饑略撤總兵崇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縣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民卸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頗不貲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駁運客粟一十一日已刻日生暈雨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司天失占而總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今貢犯兇等謀入犯朝鮮亦率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邊橫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燒劫虎營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生急保遼州兵多

皇朝從信錄

卷四

五十五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亦多遣奸細潛伺內境

市夷數報伯要兒杉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河進

東藏潛船奴酋從津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間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闖城驚擾本兵得報張

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會謂兵占已而

奴酋竟寂然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大行皇后崩

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德兵賀世賢往獲急攻遼陽杉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諜稱奴酋糾伯要兒多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爲用窺海道經略以兵力稍

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潛入佯詐虜曉河

西徐圖乘微種宰賽往會兵遣苗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

輕騎出沒至和偽榜招降訪侮無狀詔令改營畫爲監

軍并添設全後道刻期起遼建夷考

五月召見朝臣方從哲于卧榻諭以校士已有稟直

東事在克大塞科道稍候間即檢禁

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舉此真曠典也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聞不聞聲 御朝 召對之諸群臣

亦既舌敝額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違和輔臣方從哲急蒙 召見之寵噫當是時不召

勳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

是爲攀者豈非以股肱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個臣

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個臣乎意輔臣仰對

天顏俯望幽獨懸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寒家

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枚卜鈐印大察考選繁苛諸事十

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宮府轉瞬旬日之間不聞用

聖明從俗錄 卷四十一

一八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煙赫之候仍爲降冬塗條之

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總由過恭納牘之術素未得于

揣摩倉卒應對之聞又未中其肯綮觀而失之千里 宮

門隔若九關並不處此良遠哉 疏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閑邊海遼陽以萬騎由撫

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率州社設

防瀋陽郊之

上特發關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踵迫嚴檄招撫

關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

升令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若

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 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

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爲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爲可慮着各總兵官

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親望退縮致

誤軍機的振法處治 奏 報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前皇太子米大行皇后几越前祭禮因謁見朕

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喪心

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

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

附葬妃墳之制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

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

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官皇后作配朕躬養喪內治四十餘年仁

懷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

徽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輿傳揀舉議茲以天地宗廟社

稷運官持節發冊諡爲孝端皇后行禮實朕不敢私屬

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起歷已周謹陳事
勢兵情乞 勅該部酌議以重防衛職至通州昌平二處
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
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十并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
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銃
器械督管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選曉陣法諳將教營軍
演操方圖曲直衡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總之征調之
人習于兵軍召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安汰之
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如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
者衆未敢遽選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有
大戾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冊
籍便無僞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
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
獨異是職初簡選將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發支建發
購家銀兩者迨後日多一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
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搜遠又以二年限滿即
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加購家月報銀六兩職聞之不
覺喟然而嘆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
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即人人日日

只盼及期之至亦應力謀功績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
實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主職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
夫即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報六兩
銀六錢僅足餬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
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餉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
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
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成者怨思居者使備教
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
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其戍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
番則來代者既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進新教習于費更
多事無益若不計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銀兩歲不
可少而其人恐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
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吏替贍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
理月餉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
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
乞
皇上即 勅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
出從長計議務令力可爲堪情可爲安勢可爲久或有未
妥不嫌改絃易轍以求至當職稱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矣

聖諭內閣朕訓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王付託。惟皇太子育宮有年。實賴卿典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古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許于各宗室。其各行典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着又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偉馬堂。胡容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股與兩宮未定。裕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輝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像。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等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報國。各受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悞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標軍軍皇城。京城各門。嚴

謹守衛

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亟擬非禮之封。以昭國典。以成。大孝。曰。今早內閣方從舊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達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何來行欽此。臣捧讀。不勝駭愕。隨即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祔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來。豈其無袍禍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

則從舊傳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詳耶。

先帝念皇貴妃之榮。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榮之末。且。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今不屬毛。離妻者。得于其子。毋其毋。恐九原亦不無憾。惻也。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

得相安所爲善承

先帝者孝號大下此乎君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

稽之天下書之史冊傳之後讓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

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爲孝所爲

善者正斟酌干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

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願

殿下體武王之孝而爲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爲孝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冲齡繼承大統若臨海內期

蘇牙茲享國最長天復何憂念朕嗣服之初親視

無負先帝之託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

稀御針章多滯倦求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

促邊警漸聞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收帳嘉與天下維

新而遽疾獨留不復可起恭愍神過允賴后人皇太子聰

明仁孝淳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

以永昭國星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崇瑞王惠王桂王各擇

善地令早就藩越大小臣江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臣又

王室是朕懋德之至意也內閣輔臣坐爲閒任貳卿太

宗盡行推補兩宮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

議及礦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推稅并新增織造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

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

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擇服世禁民間

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爲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

鎮遠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受之日止于本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衙所府縣拜王宮俱免進香

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

解赴九邊著被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其本

來奏前還未滿賞科今九是犒賞二項共與賸價銀五千

兩沿途支費不得賒擅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不

許延遲候事特諭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卽皇帝位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一）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政統宗叙



孫章涂生為明政統宗成
介其文傳生屬余序朱此
之韓昌黎在彼史者不有人
禍必有天刑柳之州歷引古
人以折其犯然昌黎言自
有見夫史執然備陳詆誣賢
哲權扶幽隱入以難忍之
即無論人哉天刑如之
固已犯矣此其失在近代之

為國史者少而為野史者多
國史犯一人手必有忌悖野
史則可隱忍冒胫矣其失
在隱諱者少而在章布者
多縉紳必見於廣應練差
深章布則因他執寡自用
自專弊所不免涂生是系柳
何其膠之乎傳生曰生此為紀
史也本朝無史惟有
列聖實錄與史不同體須備

國史中道多輟

天子命之宰執主之一時文
學侍從之臣分曹載筆書
損益年功強誅生則何敢言
史生見之世有為通紀者為

吾學編者為憲章錄者為大

政紀者為昭代典則者人自

董狐家自司馬意製如說

算遠折衷而竊以編年之法

會通最序及備史者便于討

之義詳在凡例家

家有天刑人禍之戒是紀裏
刺述而不作抑以病為余取
觀之與傳生商略如建文多
屬有

論備復仍以革除稱如隆

慶事略記未悉乃後先時或

極至粘為指摘而生肯復如

筆削條不違畫故也至于兵

報書中義法之不可徒司

太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
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大寧
河套交趾諸番西域雲臺之
宜皆取之大者復鉤撫傳系割
記奏議於策別為一編故換而
命之曰明政統宗蓋字張民
部之叙曰朱紫陽於左傳許
其詳予事而不異其理蘇子由
春秋集解從赴失而不異公
報之揣摩係生即事論事至此

揣摩其書信當與鄭薛雷
黃諸家並了也聖儒自括帖外
鮮所涉獵生白首者於寒肅
嘆腹乃能考屬朝之典故究四
方之利病旁蒐遠覽摘鉛次
繫可以副金匱之采佐石画之
壽彼良名著佳日飽肉食者
能無意耶余舊充位史局
一行佐吏此事都廢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偽借生解嘲

矣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明政統宗序

明無史非無史也夫人而能為
史也夫人能為史何以無史
州氏言之矣國史之人恣野史
之人臆家史之人史者可以
蓋小人恣者不免誣君子臆者
可以亂一時耳目之實恣者不
免殺萬世斧袞之公吾嘗讀國
史之行世者於吾學見體裁矣
而不敢望蘭臺之衣冠也於憲

明政統宗

序

章通紀典則諸書見編摩矣而不能方涑水之肉好也安所稱禘孔氏而祖春秋孔子時有不修春秋云蓋魯史也春秋得孔子而後筆削嚴孔子據春秋而後事辭脩春秋者魯史也進史而經者猶之乎進春秋為天子之事尊孔子而失之者也為孔子難為春秋易故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此讀史法也謂與

與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則今日作史法也此其說莫辨於子貢賢識大不賢識小文武無常道孔子無常師不賢吾師之而况識其大者

聖祖

明政統宗 序

十

神孫之謨訓功烈乎易之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往行猶識而况今用之典章文物乎客

有刻明政統宗者其發凡定例
不必盡合於實錄其褒貶進退
不必盡不謬于聖人雖然紫陽
之論左氏許其事之詳而不與
其理子由之集解從赴告而不
與揣摩揣摩者意也以意則公
穀不能與左氏並駕以事則丘
明得附孔子聲施惜也我
明僅僅一弇州身負異才家世
閥閱替於事矣忽為文人以

明政統宗 四本

十一

老近始行其史料佐討論耳
國家昌明久道一再加意正史
不報天祿石渠間必有起而肩
其事者潤色皇猷與天罔極屬
之誰氏之子所未可知謀於野
則獲此編其是也夫請予序者
臨川傅三未雲杜李太史之塾
賓天之有意於國史也文不在
茲乎三來其請太史公藏書之
副質統宗而糾擿之是正之屬

明政統宗 四本

十二

硯席之盟抑亦以余素樂道
人之善誼不能讓爰命墨卿
以償其懇懇之請云

皆

萬曆乙卯中秋吉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

尚書蜀達衛承芳撰



明政統宗叙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
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次
傳聞強記備天子之遺忘若
齊之太史晉之董狐史蘇史
黯皆有聲于史者惟魯之春
秋一經素王筆削乃稱白眉
焉既有左氏之傳義例僅足
羽翼麟經公穀無論矣至語
其體則有三焉曰編年曰紀

傳曰實錄其紀事之所因者
凡四曰起居注曰時政記曰
日曆曰臣僚事狀他若三長
五難與夫三等四患之談紛
紛聚訟史豈易言乎哉漢有
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
記而貽蘇子由之譏班固父
彪嘗續史記作前漢書而來
范曄鄭樵之誚瑕瑜難掩于
一時求其寓目而當心者惟

朱紫陽之綱目旨法春秋意
取左氏實于國家之興廢年
代之絕續人君之賢否臣工
之忠佞僭國之竊據華夷之
名分抑揚予奪筆袞鉞顯
微闡幽是誠另闢一新宇宙
大觀哉夫男子昇、六尺居
眇眇而抱膝長吟繼、自謂
規天畫地曩昇奇勲已有成
一筭矣胡當繁劇輒俯首縮項

噤口橋舌者何哉蓋以學癘
聞稀愛憎關于時諱臧否得
于世家是以可否謬于月旦
去取忌乎風聞兼以紀傳表
書襍出于傳誌之內罔可綜
驗而龐詞贅義難以取裁擅
恣胸臆妄肆譏評信劉知幾
一羊九牧之憤不容已也竊
慨自古帝皇臨御天下中國
居內以制夷狄未聞夷狄入

主中國者自宋祚傾移元以
夷狄入主中國冠履倒置蓋
自開子以來未有之變古云
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
信如著蔡荷
天眷祐挺生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崛起于滌
濠之間提劍奮旅于元至正
乙未之年一時謀臣良將識
聖主之有真納心委命應之如

嚮奮六師而江漢奠安暢九
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
略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蕪
甸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
旦廓清革毡毳而復衣冠
業惟艱猗與盛矣洪武之末
爰有建文諸藩颺鸞革除字
議一時中外臣工識闇涇渭
說銓四寸無裨
廟謨即載筆詞臣間有撰記然

亦私度篋笥未敢懸之市門
者揆厥所由暢于時諱難于
言也恭惟
成祖文皇帝治惟善述幾炳因
革再闢幽燕益敷文教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繼體元良垂熙衍
慶再傳
英宗睿皇帝履泰之極固有已
己之變仰荷

景皇帝監國天心攸順智勇同猷已而

英宗復辟天下晏然嗣以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三統之治禮樂可

興正德之間奸孽涵政逮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天啓聖

明之資時值述作之盛光前

裕後倫制燦然而

穆宗莊皇帝紹聖致治恭己無

為肆今

皇上聲教四訖文軌一家二百

餘年深仁閭澤兆民賴之擊

壤康衢于今再見大都自古

文人演著皆鬱結發憤之所

為今古人寧甚相遠哉我

明自通鑑續編大成之後僅于

東莞陳建通紀稱晨星然竟

以蕪穢見黜嗣有京山鴻猷

毘陵憲章攜李之吾學吉州

之大政瑯琊之史料諸集均
為世所拱壁間有好事者不
無玉石俱焚薰蕕同器闕闕
駟駘轂門銜賈而軒輊之者
如直道何締閱斯集編年叙
事悉皆網羅金匱石室之儲
以至百司掌故諛語稗記巷
談塾述諸所臚列于汗青者
要皆摭撫其根胎截咀其菁
華而咸者也茲蓋不離眉睫

則所謂贊萬幾分庶務抒丹
赤定國是為時鑒賞然余之
所以許可者特于附卷簡末
所論尊崇
二祖辨論有曰自古未有父子
稱祖之一言又于
建文
少帝革除遜位有曰孫蒙祖號
死作生年之二語初閱之則
擬其為小心之談既繹之實

為放膽之論要言不煩足贊
萬年之畫洛陽價踊蓋不俟
昆命元龜而可卜哉昔楊子
雲作大玄桓山君深慕好之
茲編信傳不啻桓山君矣嗟
嗟吠月吠雪吳蜀所限安可
舉于牛旆知我罪我是在立
言者自信之何如耳然余非
佞古阿私好也以譚生濂于
余乃有桑梓之雅于生夙堅

草以疎客為誰南昌徐氏山也
萬曆乙卯長至日

蘭陵張師繹撰



明政統宗叙

蓋聞宇中有大權二人主之權懸陟乎
天下史職之權是非乎天下狀黜陟僅
及于一世而是非則及于萬世然則史
且有助於人主之不逮厥任艱哉第史
有辭有義辭猶繪形肖貌凡珥筆者類
能之至義則嚴一字于彰善癉惡之間
筆之曲直則信史穢史名所攸分矣曾
南豐曰所稱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
理道足以通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

明政統宗

序

古

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任其庶幾乎
東萊子云見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見
辱于君子萬世而不泯信史為天子之
刑書聖人不敢專而曰我有罪乎者以
匹夫而權天子也乃今家操斧鉞人擅
雌黃竊國靈者四出矣臯將安辭大都
史之為職貴公而明直而斷實而審總
之奉無私而歸諸天若孫盛作晉春秋
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交吳兢撰唐史
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毀褚遂良之是非

明政統宗

序

古

必紀魏謩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是謂得之至論寓目而當心者惟朱紫陽繼麟經之後綱倣春秋目擬左氏綱目名編寔史學之指南而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得朱子之意者也

我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八

十六

明之續綱目又師朱子之遺意者也夫國是百年而後寔胡今之立言者一豹未窺三豕肆辯傳聲于燕說郢書者每溺于風聞之或誤哆口于井哇市廛者

尤苦于月旦之靡真稱述隘于章奏贊頌盈于實錄勢惕忌諱語多文飾愛憎難一其心毀譽難一其口辨言亂真強辭奪理成重扶策白首操戈且註釋如閨訓劇成林家街市醫聚訟築舍姑已

明史紀事本末

序

十七

論短見謗識不能窺聖人勸懲之深意即史氏所稱剗精剗采者亦寔狀真得其萬一繁瑣靡蕪尚可謂國有信史史有人哉吾宗子壽年無舞勺孝友四聞英姿雅抱詘于一第咳唾散落皆為流

珠結綠為世珍累久矣迺今斯集駁
為經辯以為緯抽金匱石室之秘披
架酉室之藏肆力編摩殫精討索竊凡
四易而書始成諸所寄慨間附論評義
寓箴規體兼獻納事關

則致純云

序

十八

廟禁即幽隱而兼收無與尋常即鐫采
而並刻所謂衡泌之墨無過軸之楮獄
山林之藝鼎非耶書成間有嘲之者曰
閨中處子而願結念于姑車衣食之不
足得無計之過也蓋俟為婦乎彼且焚

則致純云

序

十九

高謝曰極知過計狀不可非忠于姑車
也余婦而逐者也安得交易初念而生
別腸共其自信若此則其遠識玄心自
足千古而凡離憂送窮鱷魚鵬魚之態
牢騷沈痼之辭都不入其肺腑爽狀不
用于世而世不可氓其言矣世購得之
者不啻得寶于波斯紙價踊貴不占有
乎孰謂身既隱矣烏用文之為子壽詎
乎昔齊公仲氏惧女醜而無歸日暮女
事美且許以千金之裝人曰女姣而復

以厚裝必醜卒不聘申屠氏女美惧王
之入于宮也乃毀為惡卒不聘夫醜
不以譽掩而美終不毀蔽如此信乎明
妃窮廬宿田金屋芝蘭形均鼠璞聲并
淄澠孰辨玉石誰分美惡是非世有之
衡余安得曲舌作竊嚙語妮子壽之故
帚而享千金

出

萬曆乙卯歲季夏朔日柱下史涂喬遷

梁

凡例

一論史之為職要秉天下之公心以裁天下之公典言有盡而意無窮者是謂名言故語貴含蓄方堪咀嚙古人為善立言者貴先有不朽者以植其根果爾信不必待詔金馬細天祿石渠之書始稱快矣

一非史職而談史紀也自起居注廢而國是清矣是以論史貴公而詳故無所考者不

清矣是以

凡例

一

得書有所諱者不敢書鑒于好者不可書家乘是而疑譽者不敢隨也野史非而疑毀者弗敢庇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又當兩存之以俟當事者之裁擇也

一集敘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要皆攷據群籍直書不敢虛美隱惡以重微史之咎孔子曰誰毀誰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一集編年序事悉徵諸編之例固矣然例有

追言其始者有述言其終者有功十而過

一者有利一以害十者有本傳略他傳詳

者今皆參互彙括一歸于是蓋以傳信關

疑本史之職于繫匪輕若徒信耳信手信

口信胸臆則危言無當耳目盡成荆棘矣

一集自龔康以至紹瑞巨細燉醜靡不備載

至若宮幕之蟬吟螻蛄之潛稽悉愛羅之

一紀事紀言即修殘理勢不自附會至其文

之蕪陋字之粗鄙每為改竄以訂其銀根

之謬魯魚之訛蓋以史以傳信不妨潤色

前人代匠斷也

一集中所錄間屬小傳別記題辭及節採

疏論策凡有裨于國家者率皆收錄以

鴻裁

一史為天子之制書聖人且不敢專而曰我

有罪乎彼家操斧鉞人擅雖實則是釋官之刺客將憐于白簡之鑊鉞不將謂室中之父為門外之敵乎甚至升天按地上下其手如霜噴霧寒暄其口得無以筆端殺

人乎

一史闕世運污隆人才升降往蹟具備如兵農錢穀九邊士馬登耗之數太倉水衡國寺會計盈縮之額典夫水利屯田河渠海

明史紀事本末

凡例

運無不講求利病刻于卷末一覽無遺

一附卷惟邊防家亟次急夷次大寧次河套交趾者蓋以太寧河套皆我故壤而交趾入中國尤在八閩之先寔我中國也殆不可以外夷視之至若北虜西番西域者實以中國居內四夷居外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一災異本集未載蓋以諸籍記錄互有支干

差謬之異未便收錄俟考覈詳明補刻別集觀者諒之

一輯是編受梨棗矣或問余曰史為天子之刑書榮辱百代自非德望標位聲勢難其任若固達戶么膺細人安得越俎論議說奇道古于殿閣上余應之曰昔司馬子長嘗言古聖賢之所演著皆鬱結發憤之所為如昌言潛夫等論賈太傅之疏陸內相

明史紀事本末

凡例

之議宋瑞明之策及劉子綏青昆在伏觀高皇帝興言路稱至廣矣其曰凡事有闕事社不公不法者許諸人直言無隱又曰不許諸生妄言時事及讀卧碑則曰許諸生敷陳王道講論治體述作文辭是其宵旰求言不一而足乃知允建議留心經緯者亦為蒐採所巫故也昔班固作漢書坐事沒未就和帝詔固女弟曹壽妻昭鍾成之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雖桓溫之權不
 悚焉李憲初雖司馬光作宋百官表編求
 正史實錄旁及家乘野史凡九十卷上于
 高宗詔給筆札錄付史館既而憲復微通
 鑑例載前書為續長編自上于朝三氏
 之作皆當國家中葉當時朝廷但樂觀其
 成未嘗以為鑑也余奉先人之手澤所夕
 兢以不得藉手是忍頃幸卒業亦惟繼
 志以畢其分耳書監成憲詩率舊車文雅
 傳舊意萬闕疑間附評議務協輿論寔未
 敢妄肆月旦以避罪我之誚而冀逐與者
 之知我嗟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秘
 書扶病抽膝山絕望矣倘能開局召辟如
 司馬君實之于范祖禹歐陽修斯可矣

豫章冷山謹識

姓氏

臨川傅兆祥

三來父

校訂

明

豫章章養臣

涂山

編輯

同邑劉日敷

秉允元

恭閱

新建余樞

周之冕

恭閱

蜀達衛思箴

長陵冉祖雍

校訂

休寧吳繼仕

青齊趙祐

校訂

莆田鄒道元

應天饒有光

校正

長陵譚淳

江陵馬啓圖

校正

黃梅瞿九思

姑孰王煥

校訂

明成化宗

太原王釋登

嘉興屠來王

校訂

進賢陶明通

綉谷王應登

重訂

安仁朱孔陽

豐城涂夢龍

校訂

奉新宋應星

南城吳紹賢

校訂

宗第

紹隆

謹次

明政統宗目錄

太祖高皇帝肇基之績

壬辰元至正起兵至丁未吳元年卷之一

戊申洪武元年至庚戌三年卷之二

辛亥洪武四年至己未十二年卷之三

庚申洪武十三年至戊辰二十一年卷之四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丁丑三十年卷之五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三十五年卷之六

附 建文遜位革除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勛

癸未末樂元年至己丑七年卷之七

庚寅末樂八年至癸卯二十一年卷之八

甲辰末樂二十二年至

仁宗昭皇帝乙巳洪熙御極一年及宣德三年卷之九

之九

宣宗章皇帝承統之烈

己酉宣德四年至乙卯十年卷之十

英宗睿皇帝居夷之貞

丙辰正統元年至此已十四年卷之十一

景泰帝監國之錄

庚午景泰元年至丙子七年卷之十二

英宗睿皇帝復辟之誼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八年卷之十三

憲宗純皇帝承休之懿

乙酉成化元年至乙未十一年卷之十四

丙申成化十二年至丁未二十三年卷之十五

五

孝宗敬皇帝紹天之休

戊申弘治元年至甲寅七年卷之十六

乙卯弘治八年至此已未十二年卷之十七

庚申弘治十三年至乙丑十八年卷之十八

武宗毅皇帝廟筭之靈

丙寅正德元年至壬申七年卷之十九

癸酉正德八年至此已未十六年卷之二十

世宗肅皇帝繼統之盛

壬午嘉靖元年至甲申三年卷之二十一

乙酉嘉靖四年至戊子七年卷之二十二

乙丑嘉靖八年至甲午十三年卷之二十三

乙未嘉靖十四年至庚子十九年卷之二十四

辛丑嘉靖二十年至丁未二十六年卷之二十五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至丙辰三十五年卷之二十六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至辛酉四十年卷之二十七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至丙寅四十五年卷之二十八

穆宗莊皇帝延祚之謨

丁卯隆慶元年至己巳三年卷之二十九

庚午隆慶四年至壬申六年卷之三十

今皇帝萬曆延祚無疆之慶

聖製目錄

太祖高皇帝

皇明祖訓

大誥三篇

資世通訓

精誠錄

稽制錄

存心錄

省躬錄

洪武正韻

元史纂脩

大明日曆

要之不外乎一誠而已

國政曰禮儀沙律內令內官諸條

首之以君臣同遊之盛繼之以申

明五帝之治勸民之德無

首言君道所當爲者十八事次言

臣道所不當爲者十七事凡所

道無一不具所以訓戒天下者深矣

念人道之大在於敬天

典君與孝親作以自警

言功臣之過在於特恩

凡歷代帝王祭祀而有

感於災祥者錄無不載

凡漢唐宋以來災祥之

應於臣下者錄無不具

雅音取於中原註釋依於毛晃東

冬清音之二韻併而爲一虞模麻

以昭考文同文之化

志以見其事實其筆

訂其曆則九十年編其世則十

有三主分紀傳以著其善惡列表

創之體嚴也如星

一序則宋濂所撰其目有六曰功

大明集禮

其旨則斷自唐虞古禮十有四章
禮五篇禮二單禮三因禮二要之

不外乎

聖祖欽天之道在是春官夏官秋官
冬官四時咸備其員行幸宴賓每月

統曆

各書
其書

儲君昭鑒錄

聖祖睦親之仁在是偏賜于王
府而以資日益進講于官鑒而

皇明寶訓

編序二史論者二十年詔諭于臨
其四十類信典漢可傳永示者以

賢外傳

以象其奸真
嚴于斧鑕矣

昭監錄

以宗室之賢否
為善惡之勸懲
以三年之喪制在
父母不當異議

孝慈錄

為法惡可為戒而為之
慮中外臣工不知善可
思文式官屬傳者有定式
探義理
之木質
得聖賢
之心法
講詩丁及時
勉學之記
勉學之記
勉學之記

世臣總錄

政要錄

觀心亭記

無逸圖論

養光記

皇陵碑

醉學士歌

明則欲會定
禮廣廷之風

遊新庵記

與俞欽欽
理陰陽之言

鶯鳴賦

讀流金軟露之賦
則知其麗而則矣

四清賦

讀汗漫汪洋之句
則知其偉而奇矣

御註洪範

謂黃善錄三
曰朕躬此範一篇
首而勝于人事
子為武王陳之
武王猶自
謙曰五帝之
道我未能為
朕為朕者
明天道下
福生民為
萬世開太平
也

禮儀定式

以朝奉延賓之儀
終之以歡
樂之類
合乎人情
者也

大明令

另凡律令
張弛無不具
載聖製禮
六

明統宗

令以教之於
前者是矣

大明律

揭名例以六
背為綱列職
字以諸司
後者見矣

皇明政要

首以尊德性
次以道問學
而足
憲重儲貳
立考徵簿仁
恩此其大本
人綱也
至於材奸邪
謹訟息訟課
興學校自因
於
厚風教恤
刑獄作以用
部五條傳式
備因討
守禦變夷
無不詳備其
卷二十其目
四十有
也一

諸司職掌

大要係乎周
禮等空相以
防中念
建六部以分
事權農桑有
定賦而
織以荒政上
供有定額而
裁以經費羣
祀幸
不待之號五
禮弘復古之
規存節有維
之

勢將士有世業之家律前畫一之法則有難
審之詳工役有一定之員屬澤無加稅之憂
立都察院以執法置通政司以納言設大理
寺以評獄簡明詳盡以立一王之法其典則
官不同者特司使之職併於
禮部同空之職分爲戶部耳

成祖文皇帝

聖學心法

君道之大曰敬天法祖用人理財
臣道之大曰忠勤廉謹交遊之大

孝順事實

紀孝順者二百七人祭順于天止
紀孝順者二百七人祭順于天止

明政統宗

目錄

王之問視觀武王之緒述漢文之書
王之問視觀武王之緒述漢文之書

爲善陰陽

苗之爲善者百六十五人朱執納青
苗之爲善者百六十五人朱執納青

五經四書大全

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待經
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待經

性理大全

命儒臣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
言精製五經四書有評於斯道者

文華寶鑑

取聖祖諸君躬歷稼穡充廣之復
若以聖祖之 纂訓所以教太子

宣宗章皇帝

自君德以至樂
自督府以至儒

帝訓

自君德以至樂
自督府以至儒

官箴

自督府以至儒
自無所不備

五倫全書

於輔德終於括退父道始於開公
於輔德終於括退父道始於開公

明政統宗

教伯禽終於任氏教於任教皇前識于道始
教伯禽終於任氏教於任教皇前識于道始

歷代臣鑑

始於春秋之釀子產終於元世之
始於春秋之釀子產終於元世之

英宗睿皇帝

歸於好佚也
歸於好佚也

大明一統志

分京師而次方面精列宿以定
分京師而次方面精列宿以定

憲綱

海表北瀛涉漢元天下之山川風俗人倫與國何者而不任事之以督察平

憲宗純皇帝

文華大訓

大綱有四曰進學養德厚倫明治蓋念繼體守成之重也

孝宗敬皇帝

大明會典

命儒臣林輯果輯典輯制成一編主之以諸司職掌類之以頒降

明正統宗

書附之以歷年事例大綱繁舉而官職制度

武宗毅皇帝

續修會典

命李東陽等重加校正其因革有命有司言者因革置三公府今則

世宗肅皇帝

明倫大典

次萬世之綱常極一人之大孝深

敬一箴

維利之說以立世厥以定

心箴註

四箴解

和祖德詩

翊學詩

今上皇帝

帝鑑圖說

離肅殿箴

養心

省心

思政

樂志

四箴箴

參考書目

皇明玉牒

皇明詔令

皇明政要

皇明開國功臣錄

皇明羣書題要

皇明時務策要

皇明名臣錄贊

皇明名臣類死

昭代典則

北征錄

大明一統志

熙朝奏議

今獻彙言

燕對錄

龍飛紀略

誠讜錄

明憲宗

目錄

十一

詡運錄

大學衍義補

功臣封爵考

建都統議

皇明文衡

瑣綴錄

蔬園雜記

皇明名臣言行錄

否泰錄

灼艾集

枝山野記

英烈傳

商文毅奏略

續通鑑綱目

孫毅菴奏議

大明會典

于忠肅奏議

文獻通考

三朝聖諭錄

瑯琊漫抄

北狩事績

綠雪亭雜記

庚巳編

安南三議

南北事宜

復套策

實邊

交趾鎮末

邊屯考

防倭議

遼東說

日本顛末

薊州說

女直論

太寧說

西域論

三御論

目錄

十二

宣府說

冀都洛邑關中總說

大同說

治河論

宣大總論

論漕輓

玉關總論

邊防

寧夏說

海防

甘肅說

漕餉論

固原說

宗藩議

韋除疏

御夷說

長城議

虜情議	城塞說
邊事談	時務疏
欽明大獄錄	立齋閑錄
南宮奏牘	瓊臺類稿
九邊考	仰齋疏草
新河集	汪少泉疏稿
建都論	江南行誼
海運途考	破虜疏
海運議	輿地圖說
屯政墾田議	震澤長語
治河議	殿閣詞林記
防河議	憲章錄
西番防議	吾學編
四夷考	東莞通紀
水東日記	朝鮮顛末
鴻猷錄	外史記事
長城說	國朝紀要
互市疏	遼東紀要

兩朝憲章錄	三朝聖諭錄
會州別集	肅皇大紀
史料	出塞說
史乘考誤	京營秉政考
嘉隆間見紀	復奏議
防秋圖書	督府公疏
可齊雜記	馬端肅奏議
寓園雜言	安夏錄
雙槐歲抄	桃溪集
叢桂房集	密勿稿
古今識鑒	羣書彙考
中玄要言	虞坡邊談
青溪暇筆	餘光序錄
二辛邊議	雙溪雜著
西虹疏草	東壁謾抄
升菴雜集	撫夷節略
近代名臣言行錄	馬端肅三記
渭厓疏要	雲中撫平錄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	---	---	---	---	---	---	---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宣宗章皇帝 諱 喆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生母曰昭太孫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p>聖祖高皇帝 諱 玄 洪武元年十月十三日生母曰李氏永樂元年十月十三日冊立為皇太子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p>
---	---	---	---	---	---	---	---

廟號英宗	在位八年	姓溫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貞之女
睿皇后	順八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皇后 熈宗即位三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后 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	
孝肅皇后	姓周氏慶雲伯追贈寧國公能之女	
景皇帝	諱昀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 初三日賢妃吳氏宣德十年二月初九 日冊封為皇后正統十四年英宗比許九月 初六日即皇帝尊母吳氏為皇太后是春 八年正月十七日復為皇后是月十九日薨于西宮 壽三十歲白泉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復葬皇太后陵二十四日尊謚曰恭仁康宣 皇帝	
景皇后	姓汪氏中兵馬指揮英之女正統十年 八月二十五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二十八日冊立為皇后景泰 二年廢天順元年二月復為皇后正統十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謚曰貞慈安和皇后再立皇后抗氏 女景泰二年正月薨死	
宣宗	諱善 宣宗元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后景泰 二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 十五日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十五日冊 立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后	

德宗純皇帝	諱見清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 十月初一日生母曰孝肅太妃 氏初名見深正統十四年八月薨于櫺 後金冊立為皇太子景泰元年八月 正統十四年三月改今諱復立為皇太子 正統十四年三月改今諱復立為皇太子 正統十四年三月改今諱復立為皇太子
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寧國公能之女 順八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皇后 熈宗即位三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后 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
孝宗敬皇帝	諱祐 宣宗第三子成化六年 七月初一日冊立為皇后景泰 二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 正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 十五日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十五日 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十五日冊立 為皇后景泰二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后
孝惠皇后	姓郭氏陽昌伯伯林之女成化十 三年七月十七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 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 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 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 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 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 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
孝穆皇后	姓紀氏中軍都督追贈寧國公能之女成化十 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 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 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 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 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 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 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 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 冊封為皇后是月十九日冊封為皇后

<p>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歲</p> <p>聖太后懿旨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p> <p>宗十月十一日葬泰陵在位十八年</p>	<p>敬皇后</p> <p>姓段氏壽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樹之女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為皇太后</p> <p>武宗即位十月初二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嘉靖元年二月十二日冊立為皇太后</p> <p>穆聖慈壽恭皇后三年四月初十五日冊立為皇太后</p> <p>日曆上尊慈壽恭皇后三年四月初十五日冊立為皇太后</p> <p>黃莊慈壽恭皇后三年四月初十五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后十一月十一日合葬泰陵</p>	<p>武宗毅皇帝</p> <p>諱厚名孝宗第一子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母曰敬皇后</p>	<p>毅宗</p> <p>諱厚名孝宗第一子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母曰敬皇后</p>	<p>兵五年三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四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五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六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七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八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九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十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十一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十二月十一日冊立為皇太后</p>	<p>毅皇后</p> <p>姓夏氏慶陽侯倫之女正德元年八月初十日冊立為皇太后</p> <p>順天偕毅皇后</p> <p>合葬泰陵</p>	<p>世宗肅皇帝</p> <p>諱厚名孝宗第二子正德二年</p>	<p>后將氏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冊立為皇太后</p> <p>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冊立為皇太后</p> <p>慶元年正月二十日冊立為皇太后</p>
---	---	---	--	--	---	---	---

<p>莊皇后 <small>約李氏德平伯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薨年九十九歲</small></p>	<p>仁聖皇太后 <small>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九日薨年九十九歲</small></p>	<p>昭文明肅慈聖皇太后 <small>姓李氏宛平人武清伯</small></p>	<p>今皇帝 <small>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母曰聖皇</small></p>	<p>德祖者 <small>伯六公高皇帝四世祖也家司客</small></p>	<p>懿祖者 <small>王龍鳳九年正月乙亥追尊</small></p>	<p>顯祖者 <small>武元元年正月乙亥追尊</small></p>	<p>太祖 <small>武元元年正月乙亥追尊</small></p>	<p>高皇帝 <small>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母曰聖皇</small></p>	<p>仁聖皇太后 <small>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九日薨年九十九歲</small></p>	<p>昭文明肅慈聖皇太后 <small>姓李氏宛平人武清伯</small></p>	<p>今皇帝 <small>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母曰聖皇</small></p>	<p>德祖者 <small>伯六公高皇帝四世祖也家司客</small></p>	<p>懿祖者 <small>王龍鳳九年正月乙亥追尊</small></p>	<p>顯祖者 <small>武元元年正月乙亥追尊</small></p>	<p>太祖 <small>武元元年正月乙亥追尊</small></p>	<p>高皇帝 <small>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母曰聖皇</small></p>
---	---	---	---	---	---	--	---	---	---	---	---	---	---	--	---	---

<p>仁祖 <small>年四月六日薨年六十六歲</small></p>	<p>武宗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興宗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康宗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p>獻皇帝 <small>年正月九日薨年三十九歲</small></p>
--	--	--	--	---	---	---	---	---	---	---	---	---	---	---	---	---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帝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先世居沛之句容
 祖漢江家泗上仁祖及太后陳從濠生帝于
 元天曆戊辰九月十八日坊后金神人抱養授
 丹九奉之覺而與香囊體遂振振周宋人承居焉
 浴忽有紅羅浮河上遂取示之聖人名其居為
 紅羅帳其夕赤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
 散室中嗣是常有神光灼燭如焚望者疑之走
 避之卒無所見數日後帝不食食仁祖出
 見門遇一僧告之故僧曰帝少若病
 仁祖欲度為僧會歲疫仁祖太后不許兄
 南昌王臨淮王野胎王俱即世帝年十七從
 汪瑄議導先志遂托身皇覺寺隱事高僧居寺
 月此紀宗卷之一

上入豪 元正十二年是年徐壽輝稱帝于漢陽
 生路咸思王欲飲以自保聞三月王上見奇之
 與語大悅留參謀謀凡有皮伐即命以性性
 兵勢益振

配馬氏 初宿州馬子卿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
 馬公素有子女善愛之術謂富大貴馬公素還宿
 州建兵應子與郎以女托子與日幸公素梅

明政統宗

卷一

甲午 元正十四年毛州河水五
 如龍鐵星變地廣山崩
 馮國用有獻定興金陵東 勝軍東歸附以事
 喜謙貳尤喜謙孫武子 上見而奇之曰謙其
 儒生脫因問定天下計國用曰金陵龍虎踞

拔選將士 先是趙均用彭早枉為元所迫平
 將賈國趙均用彭早枉為元所迫平
 國解彭趙均用彭早枉為元所迫平
 選其精銳二十四人徐達湯和吳良吳瑄
 張龍陳桓謝及李新張赫張瑄周德興
 以上皆濠名士後皆為開國功臣
 狗定遠下滁陽 濠澤場兵與徐達等南畝定時

明政統宗 卷一
 華有告定遠張瑄瑄氏為號驍驍寨首孤軍乏
 食欲來降未決上曰選驍士費聚下下有燕聞他
 帥出迎請命上曰驍士費聚下下有燕聞他
 欲來攻持還相親能相親則與與往不則移兵
 避之其助請留物為信上解佩與之三日報
 牛脯為獻上視其誠留費聚伯之後三日報
 日事不諧矣欲他往上率兵以計降之得壯
 士三千人率之而東後費聚與老張子張
 山元將趙勝下之財彭趙均用彭早枉為元所迫平
 南畝孫陽下之財彭趙均用彭早枉為元所迫平
 用棟濠子與夢瑄將其所部萬人至濠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元正十四年毛州河水五
 如龍鐵星變地廣山崩

上命遇春擊之俘獲甚計併其舟艦海而走
 慶元人扼江之勢遂表師水陸進進洗王
 先合淮兵二十萬進海牙賊茂才相望拒
 慶永安等攻洗滄降之擇驍勇五百人入
 獨留場圍用餉部糧又腹心待我何不盡力圖報
 相語曰活我及腹心待我何不盡力圖報
 攻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前元兵破
 編壽拒守將士以雲梯登城遂克之福壽
 兵海牙牙將張士誠降其列史王襲元帥李
 中宗至此為民除亂安各安樂業母後報
 賢人有能立功業者用之曾政不便者願收
 改集慶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
 建江南行中書行省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
 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明統宗 卷一
 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食院事
 置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之
 置五翼元帥府○取鎮江改為江淮府尋取廣德
 上如江淮府○謂孔子廟 謂明分道儒民告
 既至 上親迎之事
 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 既至 上親迎之事
 各盡言無隱每以筆書達簡問 小皆與謀從龍
 答甚密 上頗為先守而不之
 十一月丁亥 皇第二子生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二年是年龍鳳冬
 二月克長興 於是土誠步卒不
 敬出廣德鎮宣欽

三月克常州 常州以僞吳張士誠所陷及
 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誠奉書請和上復書
 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圍之城中上親
 夏四月取寧國 師造飛車前鋒竹為重轂技
 垂遙攻之徐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
 朱亮祖得軍士十餘騎馬二千匹于是所屬
 五月克泰興 時張士誠遣兵來攻元帥徐
 達率敗之擒其將楊德文
 六月徵前池州學正朱开叅密議
 克青陽尋取江陰
 七月徇宜興取常熟克徽州路
 明統宗 卷一
 八月大完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兵自稱平章
 九月下武康 劉福通攻汴梁掠地山東山西
 取揚州仍以李德成知府事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是年日色如血空有聲如
 雷雲如炊天雨白已太險記吳元大興十一年
 春正月取婺州 鄭金華府 拔金華府 胡大海
 其同守儒士王宗顯 胡大海
 宗顯往受城寨事宗顯至婺城五里門舊議吳
 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胡大海
 口我得婺州 陳友諒破安慶余闕死之
 二月以康茂才為管田使 論之曰兵亂限防劉
 濟察理賦之道莫先乎農務故命爾此職巡行
 限水利之事務以時蓄戢慎勿負予付託之意

南唐克建康

唐李

五月下浦江縣

縣屬劉氏者家累族同居至元

悉遷還家禁

九月元江浙同會員成舉其元帥李福等來降

張士誠據杭州嘉興紹興等郡

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

上欲親征故命二人留守

上親征克婺州

時李善長徐達攻取浙東未下諸

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

故一毫而違定今所克婺州徐達既正宮撫

歸手海關諸將不妄殺人概言盜行師勢如烈

文虎烈則入避為將能以不殺為心不

克宜與 先是徐達攻次久不下上謂宜與西通

城必破矣達奉命偕力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 諭中書省以右

壬子 皇第三子生

改婺州為寧越府

以王宗顯為寧越知府 命開郡學

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洸徐

源等為訓導

時表札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縣學之聲

不欣悅

己亥 元至正九年宋濂顯五年大白犯上

春正月取諸暨

時有儒士許瑄

三月遣使招諭方國珍

時國珍遣使奉書請降

上還建康 上在寧越將還召明大府守之命

八月元帥朱文遜奏友諒克無為州

九月克潛山尋取衢州

是月吳良攻士誠兵于常

冬十一月取處州

時胡深與王攻安慶安于

子拒討士民咸請于深願以全民命深知

時事記性乃解甲出見軍野挾大海一郡遂不

受兵上東閣深召召至南屏樓左司員外郎

附錄 元使海運于張士誠元授方國珍以衢州行省平

吳子 元至正二十年宋濂顯六

春正月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

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歸

天祿見

下據奏數日天令有在否否何不

歸述遣古田縣尹林文廣解况

以馮國勝為總制都指揮使掌親軍 國用在于子誠

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詣建康 命有司創禮賢

館處之 四先生至胡大海薦之

也亦薦王禪許元黃錫

皇第四子生

城陷死之

雲雲奮身大呼鴻蓋架起華刀殺賊五六人賊
怒衆執雲縛於舟梢射之雲罵賊卒死不復賊

附錄
鄧氏遂赴水死侍兒孫氏拔鄧屍瘞之

渡江遇漢清軍奪舟摔孫氏及孤兒投之江中

父號雷老告之故與隋行造上所緣氏抱尾
泣拜上亦泣實兒膝上已此將種也命賜

平

是月友諒駐兵和石莖欲自帝乃於將
中審使人執壽輝遂以不召五通廟相

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誘往據之或欲以
於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不言上遂召

莫若領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際擊之取威致勝以成王業在此

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爲汝與友諒有舊今汝作書約降約爲內應

以往友諒必信來無疑計定上召李善長
之善長曰方不得寵去何爲更誘之來上曰

日見守江東橋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因酒食

捕江東權易以鉄石通霄治之及旦橋成曾有
富民自友諒軍中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

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陣于南

子山在金山門外令軍中以黃赤二纛爲號持黃纛者伏山之左持赤纛者伏山之右先與諸

抵大勝港楊瑞整兵集之期水師拔圍伺密三
舟入港友諒遽引舟師出大江徑衝江東橋寇

向龍江渚勢甚鉅時暝暑上謂諸士卒曰且
日下督兵汗注如雨旣定

軍號前拔柵友諒摩其軍來戰遂命黃權又
舉時馮騭常遇春徐達等伏兵皆起張得勝朱

市舟師並集潮陽而攻大破之詔張瑄提督
 通潮道舟師提督不能助其衆黃鉉督江
 此者無算獲巨艦曰混江龍塞斷江道
 海盜凡百餘艘及戰藥數百逐降其將孫志
 海鑾等因與瑄友諒棄所乘巨艦以小艇脫走
 馮勝華高等擊其殘衆于石炭山俞通海追擊
 之及焚其舟數人瑄上奏請命張瑄等追擊
 至禾石大戰賊船數百悉統帥印大呼殺入華
 雲龍躍馬爲其中堅有王銘德獨突陣敵潰
 栗烈之傷頗旋轉三遭殺傷敗之獲其鼓十傳家奴
 成周顯又戰于觀溪橋敗之獲其鼓十傳家奴
 勇士何長等一十三人敵遁走遂復太仆安
 諒降將張志雄言于上曰初友諒東下併安
 慶以兵以行今既敗未幾友諒將張安進攻
 陷安慶遂廢兵固守治于江州以徐國報復
 取信州友諒入寇上命胡大海遣信州
 政宗以率制友諒兵大海遣阮師葛萬
 俊往既入信州阮至信州曰此行不可遣俊也
 後使既入信州金陵告大海曰信爲友諒門軍
 既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率親
 之非信不信不可下吾輩已先發矣大將統率親
 統兵行六月至靈溪城中出步騎數千迎戰大
 敗之遂拔其城事權密命敗信州爲廣信府以
 大海子德濟爲行樞密同

七月。皇第五子生。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

里皆清凡七日積書以歸
州河清至冰泮始如故

辛丑鳳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
七年。漢大義三年。

春正月。下東流。

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

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方國珍以金王飾馬鞍來獻却之

所用者布帛穀粟實玩非所好也。命卽之。

秋七月陳友諒以張定邊陷安慶我師復之初上

稱天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不自悔禍。今又陷

徐達劉基皆願天應人早行弔伐。上遂率

徐常等發龍灣諸軍乘風沂濊而上時友諒兵

望風奔遁歸至安慶釀國守不戰
上命唐承

友誼子將傳友德丁晉卿迎隨
今九江府信漢所都我師次于湖

之迫至江州友諒親兵督戰上命分舟師兩

翼夾雙大磁之友訪窮焚衣半尋度子進仙

新黃興國，易來降。

董吏召俞江西諸絕

二月。明廷諭以南昌東降。

李伯昇冠長興。上命常遇春收之。

仙方石上第一身

兵入冠澤城城中兵七千廣州支嬰城拒守
元帥劉顯威死後復國賊九寨爲被屯守
城中運土填濠放火船燒水關城益急九月
餘城外不相聞送奉赦之伯昇還環之件謝三

江西平。吳宏以饒州軍主簿以建昌降。鄧克明
以撫州降。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鄧陽之

一。上。命。谷。繼。先。劉。文。旺。往。助。克。之。子。光。克。集。平。陳
以。奉。新。六。縣。降。本。立。以
吉安。奉。新。六。縣。降。本。立。以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毛。宋。龍。鳳。入。生。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衆出迎。初。上。在。江。州。延
仁。鍊。言。廷。瑞。本。意。上。以。書。報。之。并。瑞。遂。決。意
遣。康。太。至。九。江。降。至。是。上。發。九。江。至。龍。興。建

明。取。統。宗。卷。一。
瑞。出。迎。上。慰。勞。之。

改龍興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以鄧愈爲江西行省泰知政事。

王禕撰平江西頌。

聖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衛信處
諸全軍馬。初。金。瑄。賊。衆。吳。劉。宗。殺。別。人。海。王。愷

史。李。斌。陳。省。印。德。斯。之。嚴。州。告。變。于。文。忠。文。忠。到。金
遠。何。世。明。等。討。之。賊。衆。降。于。文。忠。文。忠。到。金
率。總。其。民。處。州。賊。李。祐。之。賊。衆。再。成。衆。炎。王。道
同。假。死。復。上。開。命。郭。宗。計。之。文。忠。遣。元。冲。王
祐。助。攻。復。上。開。一。郡。賊。亂。復。擒。或。衛。州。督。劉。基
同。復。回。一。少。定。之。有。賊。于。天。壁。間。變。聖。文。忠。所

得父部將朱鈞等合兵討賊。至是張士誠將
得父部將朱鈞等合兵討賊。至是張士誠將

上還建康。祝宗康太叛。據南昌。葉琛死之。上
命。徐。達。還。討。之。葉。琛。死。之。上。命。徐。達。還。討。之。

陳友諒將熊天瑞。寇陷吉安。殺守臣孫本立。大都
督朱文正討復之。

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擴廓
梁。上。通。好。察。察。亦。以。書。來。聘。察。亦。以。書。來。聘。

癸卯。明。王。珍。帝。問。夏。天。統。元。九。年。
二。月。申。將。士。屯。田。令。上。初。命。諸。將。分。屯。江。等

命徐達圍廬州。先是劉福通兵勢日熾。以安豐
城。徐。達。圍。廬。州。先。是。劉。福。通。兵。勢。日。熾。以。安。豐

我師拔其城中壘。孫之珍急攻。上命遇春領軍之
三。戰。三。勝。孫。之。珍。急。攻。上。命。遇。春。領。軍。之。三。戰。三。勝。

七月大師克陳友諒僞漢

初友諒僞漢

空國寇前昌則賊氣甚盛宋文正顯忠公等禦之
牛海寇前昌則賊氣甚盛宋文正顯忠公等禦之
安劉等鄉城下不敵及無與力友諒僞漢見
兵圍八十日皆謂文正堅守不日自敗之子明
漢所獲漢僞之文命子明僞之二十萬往擊之
徐達常遇春等州國同援南以過歸又口
一軍屯江口一軍屯南和南以過歸又口
信州兵守武陽陳防其本道澤開大軍至解
出湖迎戰于康郎山達身先擊敵殺千五百
人獲巨舟還軍康大振忽敵將張定遠犯上
舟舟膠牙將韓成服上冠袍封敵投水敵信
之敗猶緩遇春封中定遠走身破口矢士多死
脫承恩以乘新定走邊走身破口矢士多死
復承恩以乘新定走邊走身破口矢士多死

戰陳志雄

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西北風起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戰陳志雄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西北風起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戰陳志雄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西北風起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戰陳志雄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西北風起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命建忠臣祠于康郎山及南昌

找是役也大戰

上諭繼火焚其舟徐公輔戰死至

上還是康

上見政陳理不不命守營備困之

甲辰

元正二十四年未龍國十年

春正月

李善長徐達等勸進奉 上為吳王建國

號曰吳

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

常遇春

命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

張景為右司郎中

二月

上視師武昌陳理降

五月

皇第六子生 設給事中

五月初

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

設起居注

初宋濂親

七月

克廬州

九月

命給功臣像

十一月

皇第七子生

乙巳

元至正三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夏元

春正月

定賴州取寶慶南雄悉降

二月德吳將李伯昇率眾二十萬寇東全新城

之胡德淵堅守遣使求援于李文忠文忠率兵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

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王勸以進修上覽

湯和守常州良守江陰取炳文守長興家勢聯

附錄金日黃聖祖取天一國境相連而

臣等國矣然李忠之守縣州陽和之守常州

一皆十年其權歸部能控權廣其之功視長興江

左司員外郎胡深被友定執外之

設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四月克淮安尋克興化

五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明王叔吳四年夏開歷一年

春正月改寧城府為宣州府淮揚府為揚州府

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二月克高郵

四月取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五月命有司傳求書籍

治國之言觀之如節用而後愛人使民以時

詔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田租

困兵革失業者眾太平應天諸郡吾漢江開創

供億所苦之民其量免租稅以慰民困復歎曰

吾往右軍中楊文舉戰歸得一食雖粗糲其

子自創率江有十有二年軍國費皆民所出民

酒之全而米麥稍平頗為有益然不察其源而

遇其流不可得也農民本義不察其源而

非有所苦故今當其時張士誠雖結南北未

而三月上念樞文飛血之地歸撫民業勤至

三月定文武取士之法

周武以威天下而經綸德治之廟則屬之文

政茲設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亦言行

明政統宗

政應武舉者先試經義試書判觀策經史時務

文有司其勤勞民及勇騎之士

八月下修省詔

念天心革命應之食而自傷嚴切害惡任情

九月取通州錫州及合溫慶元三路

太廟成

冬十月 命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冠中原

移元以奉中樞未聞以華居治內以制夷狄

豈人自實乃天授然臣子志士尚有冠服

之咎自是相習立後元之臣子志士尚有冠服

甚矣上下相習立後元之臣子志士尚有冠服

本體義者神聖之斯民之防所為如彼豈可

天下後世人心難保天下不兵臣使權有司

朕之今日聖人出紀于茲未有治世安民者

當必有聖人出紀于茲未有治世安民者

朕之今日聖人出紀于茲未有治世安民者

就胡虜禽獸之相吞噬實民生之巨害非華

之阻也朕險互相吞噬實民生之巨害非華

師連江金陵形勝之地因天下亂為家所推

東連滄海南控閩廣湖襄漢皆入版圖奄及

中原左盡為我兵所據安兵精食積足成觀

漢人欲遣兵北逐生民于塗復業官同敵自

故先諭古爾等知我至所在人民勿避服

寬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國之如蒙

安之夷狄可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知能

禮義願為我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論曰

訪不虞則其發論悞悞雖不能縱橫中原豈能
干為尉佗哉漢高祖優項王定中原而尉佗
桀鸞南荒漢兵魯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
帝遣使始搜梅臣武臣用兵方令網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炎海水天同歸厥
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表聖祖之所以
功高千古也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上曰并唐

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
也下平日言行可紀之傳是非清惡爾等皆當
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是月癸丑李善長率群臣勸進上曰善長即王

善長率領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為民
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前位恐德薄不足以當
禮儀先宗卷一洪武

陛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
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辭

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
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御謙之德著于
上曰中原未平軍糧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酌聽儀面
行不可草率越數日善長等
常以即位禮儀進止允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四月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群臣

朝賀定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祖

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中興德祖玄 東陵祖 西陵祖 裕 東陵祖 裕 東陵祖 裕

太祖 廟號高皇帝 諡高皇帝 廟號高皇帝 諡高皇帝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定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建郊社宗廟祀典議 先定勅禮官目聖廟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元平章陳友定胡
瑞破建寧。執元參政陳子琦。建寧守將達里麻

衆降廷瑞以徇汀泉諸郡。縣悉降之。福建平。

論曰

東北諸亂者其強于張士誠其則則力

雖昧于天命所在而傑大之快情則可於如石
林宜孫帖木兒不化僧住朵耳送里酒實數
先可謂傑出者以我聖祖禮葬福壽之意
之皆宜在斯矣錄此與谷珍友談假名號而
異國者不同未可以其為勝國之黨與難之
而衆之也乃若諸國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
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
輝爲最多徐常二將克其之外無他聞以其所
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所降
之

志私仇胡美欲屠建寧以河文梯之言而止不
以其先輸款而毀壞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
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耳已固天生賢才
爲國之輔亦足見聖祖之善御哉嗚呼我
之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

四月將軍鄧愈取南陽諸郡

北未附州郡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取漢

南陽諸郡公使境新等十七員軍士一千

楊瑄等克永州引兵攻靖江

文貴所屬環命千戶王廷將等敗之文貴遁去

差下其城環近圖永州月餘不下環分周德

兵政全州元守將通民以城降于是進州

兵政全州元守將通民以城降于是進州

聖祖收獲萬民丁盡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分兵據靖江陳美以絕聲援因引兵與德彰
攻之元平章也見吉尼智衆環引兵與德彰
廣政奪其水隘朱亮驅兵出戰指揮胡海軍
萬戶文官高環因使彥爲陰鼓其水元帥
榮七果下裴觀因書約降下二取
絕映出見環言儲蓄佐處人無固志可立
狀環乃給白皮帽百使歸爲議約四鼓從
門出九執之環下令禁止侵掠後進兵攻
思爾蓋恩爾自全州之敗退守家州至是
率所部諸將永忠耿再成金牌廣東西悉
論曰平陽南功廖永忠未亮祖湯和耿再成
爲多也永忠耿再成平陽東便會現征西
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秋下終不
聖祖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聖祖
可不謂抑情率法賢將哉雖然由我聖祖
率以不殺戒諸將固象將之用命亦我
兵爭伐之仁也又我聖祖分遣諸將三道
遠而卒致成功不棄毫髮此其聖祖神
代布王所能及耶知人之善用兵之可謂
錄其妙矣乃若何良之恤民保境又能
順天命卒之備陳陳輪回一胎元體之
祖勝賢與隆張劉普龍而不見元體之
威令之沐也乃能守此不移以國報其
主雖有連命之罪然可謂之忠平
定天子祭祀見服
社稷等祭則服不用
冠履等祭則服不用
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時進監生周璠

魏徵皆奏上之書

徐達率衆將進攻河南

才兒率衆五萬迎戰遇香騎執寸矢衝八陣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王請降乘勝分兵取陝州遇春于汝州高

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招衆抗拒都督馮宗與先發擊之破潼關思齊棄輜重奔

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會

上即辭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命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瑋右副將軍馮宗異從大

將軍徐達進山西

五月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後徐達至行在元都

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授以守令厚賜遣之

九月遣儒臣曾同華訪賢哲

致賢之道未滿也猶賴一勝輔佐之功臣

陳而末見也豈厥政令弊常因無法守典制

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勿學壯行欲充君民而

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嚴穴之士有能

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本計一月上還南京以克燕京詔天下

將軍徐達敗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

爲德勝門

遣官釋真干先師孔子

常遇春克真定

馮異湯和取澤州路徐達畧平定州克河中府

下詔求賢

以汪河爲吏部侍郎

以汪廣洋陶安爲山東江西叅政

以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德明張昌爲太子

諭德

及從古成敗之通民既稱橋之事朝夕與之論

政自然台道

卿幸勉之

江西行省陶安平

安當急人肆力于開學博學

群書定心燕洽詳明陸朱

上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勝守汴梁

命賑恤中原 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為有恤民

七十以上者 丁侍免科役

徐達會兵于臨清進克通州元至走上都

梁安江潘薛顯傳友德分布土馬自中

二復先步將楊德輝即令彰德達師至彰德

周兄等先乘城過邯鄲人持檄詣東昌

克趙州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

臣張瑄仁遂以為將場韓政以師會臨清

等費俱以師會達師至長蘆元守持去

以濟師海口我師直抵直沽獲海舟七

等費俱以師會達師至長蘆元守持去

餘人備普等悉遁我師與戰大敗擒其

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百級擒其

二張克通州元主集群臣會議議明梁

紀諸王子夜從建龍門北遁上

征南大將軍徐達等師平元都

而人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

兒不花丞相慶童平帝必兄必大杜

右丞相張瑄伯御史中丞蒲川寺盡

王等六人王印二王璽一封其府庫

論曰

者皆無一葉六元天會之有在而元

聖之必成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師

之師又不敢王以起燕京之急而使

開闢之鼓相當而中原之廣都城之

上曲為老不病蓋即天命之非其有

憤之相安恬不知非一且其為獨也

益心惡而氣自輕耳不然而何甘心

後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錢蓋自南

見我金陵注梁為南京

詔以金陵注梁為南京

都既原欲建都江陵然以六

民稠聚不可重勞輿策而止御史

臣修撰趙鼎對曰胡主起自南

燕天運已改不可四也今南京興

都然亦竟泥于劉基之言不遷至

南因封燕京取天下然後定都北

南因封燕京取天下然後定都北

已卯大赦

上幸北京

始設六部官

御史劉基致仕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皆以銅爲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捷表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以勝穀糲土義侯則于陳實周禮

先是安仁爲高書正三品方傳

好惡以善惡爲中書都事李綱素附善長雍

法柳行善長劉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

逐斷柳善長劉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

專然上不應會基交浪乞師上許之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皆以銅爲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捷表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

缺恐無以承上天知生之德故不敢無奏以

行出今偏在農家觀所爲居者服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亦常知吾民之勞苦至此乎

體不克居處服御間常念其

動勞取用節而無侈心也

延因方名儒教論文王是日又命諸儒作

詩賦故有是矣

詔召御史劉基

涼修元史

文海徐尊生黃完傳知王讀傳者謂其

有一代之史主行事是于當時是於其後

事簡略與天下休息雖稱小惠然則于上

道通權臣嚴處兵與民困而無聞然其

行事有賢者何可拔也今命爾等纂修

國史必明母艱深母慈慈慈慈慈慈

成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遺道儒士

諸北平陳叔明并修命陳叔明并修

諸北平陳叔明并修命陳叔明并修

諸北平陳叔明并修命陳叔明并修

諸北平陳叔明并修命陳叔明并修

朱石泉受命蓋梁宋世康王庶子美尚修志
 涉諸不與上見文深古者儒生出入茫如自
 獨即衛志為書可矣于是諸儒生去日
 生所不能為病之獨據諸所移上策體取其
 者作之意為病之獨據諸所移上策體取其
 未以志援世康王庶子美尚修志
 其國矣而謂傳史之國可成史不可成然既
 與秦得失之故皆可為後王之法成史始可
 編推我皇上統成太統即以家修元史為意
 則其神謀廣斷備器深仁與天同大統于
 二月克大原下山西 李兵出關徐達謂
 諸將曰王保率兵塞出大原必觀北平我幸
 其不備直抵大原頂其巢穴則速幸兵得進
 無所依恃此兵所謂拔九擒則也夫幸兵得進
 遇者謀計徐達曰我騎兵絕其營牛兵木主
 可以戰矣遣精兵夜襲亂其營牛兵木主
 達然之會撫郭兵兒部討詔吳馬混遣人約
 降且請為內應達所遣兵夜襲主撫郭帖木
 兒方覺生帳中使西軍執古以俟索衣授
 撫郭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招輒木色跳
 足踰帳後出騎過去執鼻馬以兵將降得兵
 四萬人馬四萬匹郭帖木兒奔
 大同遂走其肅出西郭緊走下
 論曰 肅大既定欲皆山西當時若出居庸
 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詢潭州者非倉卒
 就安也蓋以出則真保而南詢潭州者非倉
 州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

元撫郭帖木兒據太原
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謂

大也又據史之遺宮內以爲之使嬪郭祐林昆等自大
故驅之不自南而北也便嬖西矣不虞郭既西盛
同此齊沙漢則惠不棄映西矣不虞郭既西盛
所以陽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連權之終後燕京
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連權之終後燕京
迷于已決之預善美如之何其不敗耶乃達爲
郭英又能出奇以親致敗之策而常遇用
也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
也其規畫先後孰非聖慮之密遠哉
論
皇太子諸王戒亡本
中陸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
耳昔商內紂崇飾宮室不恤人力天下怨之身先
國亡美文帝欲作嘉臺而惜百金之費嘗語民
笑國富天奢儉不同始亂懸
絕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御史高麗言京師納品
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規
效況遠終九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之景止以厚
風俗上然
之記從其制
遣使馳書諭僞夏王明昇
安南諸王陳日烽遣使朝貢
碎水晶甬
足年司天監遺元所制水晶甬官封僞僞
上題之謂侍臣日廢萬幾之務而用此心以飾
謂作無益害有害也使移此心以飾
對馬都尉李貞爲恩親侯
姓麗西長公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栢宮。

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
今但令內省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
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力天下然之身死
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白金之費詎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
絕爾等富託吾言常存

割懸
倣成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元

俗。喪葬作樂。哭踊流俗。

效況遠終九禮之大者

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

遣使馳書諭僞夏主明昇

100

安南諸王陳日煚遣使

元所制水晶宮刻痛傷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

幾之務而開心于社所

尉附馬都尉李貞爲恩親

侯貞臨清人尚
姊離西長公正

立先農壇于鵝鳴山
三年通封貢
忠國號
典衣開國公侯
故者新就
兩者若
不而或
又季之
顯出
李云

命築壇于鵝鳴山致祭功臣胡大海等
王愷都事李夢庚附祭
事者泰軍李夢庚附祭
頒社稷壇于天下
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
二神月上族日

立旗幟廟
已酉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
以得之亦貴以失之
元舊臣問元政得失
元舊臣問元政得失

丁未享太廟
桑世傑取昇成胡大海趙德勝
等祀
立功臣廟于鵝鳴山
廟中書省因日元人職
廟及生靈朕昌華于漢

全鄉閭閻率英賢渡江
混平禍廣越十有六載
從稍軀數力開疆宇
彼而末食其福追思
血而并其封
賢為像祀之

祀元先節臣
上謂祀節曰自古忠臣義士必
寧安慶舉家先節江州總督李餘德難餉義興
同鄉總督自今可建祠立像祀之或曰元臣
李餘則中國人也何以祀哉嗚呼人臣委身事
君臣之力安其天性民葵之於心者自不
客已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殆未諒與

論曰
右按義舉事所以勵生民獎厥性所以
勞勩先勸專其推恩褒歸猶人情之所能若乃
效人之臣盡効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
將還然而快輪心亦難矣况能嘉其畫方于德
而忘其肆毒于我耶古惟漢高祖一丁公至雍
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固武權聖而斯其比
于非當與已為敵者我聖祖之祀矣唯廟
祀余開豈非曠古今而獨絕乎乎見其至公無
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于其內也
其所以制一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太平者宜無自哉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運使司
給處糧餉而水旱兩荒亦時繼以饑民故天子
先權之利莫如蠲輸蠲輸之施設都轉運使司
者六萬課稅糧司者七十而兩運課三百萬至與
唐運米直費次款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廣
東其歲辦上額課歲終轉運右板學司其所以
出給課如月上以待會解者追理其費
期上所先行蠲輸蠲輸者追理其費
司以貽謀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代而諸所開

提臺所在米價高日通遠近騰易之則
商納粟中已給引諸場行支益如目而嚴頒外
夾帶貨賣之誅益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製而
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驗離者同私運追
斷商所中者益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益及
類進引者斬而竣使要令家僕以附近有丁產
生私盜販賣之令其寬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
賊實人極免難泛差語其犯苦杖斷決後
其貳罪杖一百仍照監諸法令其兩浙浙江河
西嚴遣御史行都督之文往往出風憲重臣奉
詔行天下益以為常福建益以行無益地無益
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益司乃屬東兼之催
置提舉

定翰林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為學士陳樞詹同
為直學士

遣孔克堅祀孔子闕里

遣官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

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二月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修治皇陵更定太廟時享禮

加仁宗皇帝陵日英陵遂詔立皇帝陵碑

上躬耕籍田

以秦裕伯為待制

秦伯太名人先從父元

就學曾監登第累有能處

省郎中會世宗官寓揚州復避松江之上
時張上誠據地蘇相之不至吳元年
九起之裕伯日受元爵祿三十餘年
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此不孝也
年復微起之柄謀不出乃手書謝之曰
民好爵祿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內
侍請學士累辭不久授待制
詔免山東西北河南及秦隴民田租

大將軍徐達兵進取陝西

附錄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

不如李思齊慶陽易子臨洪欲先由幽州取
慶陽然後取關西攻臨洪連日不然而思道城陷
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洪之地西通番夷北介河
遼義師取之巨入足資備戰器具土產足以資
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東下就
降矣臨洪充關西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番湯
和守營壁金興此卒田四下守關羽遂移師趨
隴州部皆有欲招出者十萬軍用者達不許
師至肇昌守將虎等亦不許守軍保寺出降
宗異進逼臨洪李思齊投奔使諭達曰將軍
侯帥西征所至不遠今思齊已納降矣但未知
慶陽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謀詐如其來降耳
審慶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事大宜慎之達師至
蕭關遂下平京遣將十招諭軍卒等慶相釋未
明延安因以明生
張良臣降平後叛

徵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

給藥賜服有差回
回觀何里亦與馬
詔中書編祖訓錄

定封建諸國邑及東官官屬之制

倭寇南畿近海郡將皆獲戴德捕之

處士張士真辛

崇明沿處士諸處德率兵出捕獲寇九
其兵器悉歸處士歸德德為節檢獲寇九
不貸時張上疏論奸逆其情洵洵恐口耳所欺
並大書到堯天有不可不報問計者真指以
死我一葉十天有不可不報問計者真指以
示之吳元帝余達誠始其將吳天祐猶聚上學而
大帥帥師征吳吳將吳天祐猶聚上學而
守邊命使者請降天祐猶聚上學而

即不遂屠其城真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
軍固守耶張兵也家士誠已縛又將誰為呢
不能守耶張兵也家士誠已縛又將誰為呢
今夕朝熟應之天祐沉思良久勸捐于地曰
民不幸居割據之城而下走謂大幸公幸揚天
兵特為生民請命大悔曰君禍福人災城不交
兵矣真還與叩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
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等至正未舉劍負
人國朝為李應福林文子等至正未舉劍負
幸鍾山 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社者久矣見用者
目然暑 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社者久矣見用者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

土御通元冠
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廟寺以為不當服衣
冠何也宋濂對曰父冕推尊天祀守所引之餘
當降禮 按王姓陳不名其諱卒已西春世
作戰敗土多弱死王年散振經西
酒陵山死馬王引地睡夢白木人謂曰汝勿
食馬肉夜有無木人也王杜松木信僕又夢如
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被檢檢是有衣裝又自以
舟至矣王驚悟身忽在舟中見一木人謂曰汝
已降王元將元將畏王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中統領王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陳按之居王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者統領王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風雨頓息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陽無子生二女長者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李氏長子為後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元將
詳細不可知即此神人之祐明其情德之深
可想矣是宜慶鐘 聖人延育皇上以
督太明億萬年無疆之業焉呼休哉

御史兼贊善童造卒

亂知不可為乃退居
匡山遁入閭中
謝安至建康人見之皆曰
謝安之與劉基謀宋康同至建康人見之皆曰
謝安之與劉基謀宋康同至建康人見之皆曰

六月常遇春克太宰開平

九萬州元兵于錦州又敗之
泰興生及平章易住幸斬之
人馬萬三萬牛五萬餘匹
附錄 德二覽者甚衆
生民主 惟恩修德政
平康署 尉五穀熟人民
物為 二

詔封安南國王

一張以率典滿牛說往封日
冊銀印未至日陸卒以率
造大廟器成 必上諭禮官
事是造廟如事行先祖亦
于足造廟如事行先祖亦
能荷惟帳之屬皆案平生所

命宋濂為翰林學士王禕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

總修元史 皆濂稿主之
當安之 皆濂稿主之
心神怡 皆濂稿主之

上至湯武郊禘而異魯無使移此心以好
賢則賢者至矣天下有不怡乎
上諭史記上諭史記上諭史記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世至諭教千午為大惠今雖所記未及百餘
防微之計古時此舉亦不過以備使令臣民
可對酌其善長千百中不一而足若用此舉
古以耳目求其善長千百中不一而足若用此舉

七月征虜副將軍平章軍國重事太子少保鄂國

公常遇春卒 泰州懷遠人從起義至正
陽江元帥 郡監州家不離成元末從
遂元帥 郡監州家不離成元末從

功封授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以封授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功封授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代皆以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代皆以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代皆以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年詔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年詔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年詔 金院中書平章政事

詔李文忠領常遇春兵進攻大同克之

主信有可 脫其將

蜀明昇遣使朝貢賜筆蒼之

可伐上曰兵貴有名蜀之還言明昇使蜀

八月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悉平

禮部尚書崔亮上祭壇禮儀

用沾衣亮奏秦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便行

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附錄

水選異人授以太極致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

召至問曰此定豫章生氏自此蘇馬中野日

亦為反讒推一殿存耳及梅舉反依之召

言陳友諒在南昌上命大勝從之無日

領其戰必在南昌上命大勝從之無日

風不飛進中戰于康上命大勝從之無日

不可救中戰于康上命大勝從之無日

勝陳友諒中戰于康上命大勝從之無日

香蓋日官美若此月常在人伯

其他奇中符號缺冠為人云

九月製鐵券

定制有言心抑民錢光一兵越中

心肅王劉之壽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遺使

其功二等伯如免罪職祿之數府有故則合之

為二一給功臣一職祿之數府有故則合之

以取信仍舊參還乞上謂群臣曰漢前江後進

建中都于臨濠

有可建國城池官關以守特以水可清朕欲以

功臣廟成

勝敗再成鄧功以徐沐英洪太師馬勝吳良

一善長功臣康茂才吳德芳成孫德勝吳良

沐西平一楊勝何無善何以預知其功而列之

之額蓋聖像虛位誠有之以後其功而列之

入而所定位次則據大

附錄

矣如兩主之言不無迂耶若按禮法外百而

起也我諸義而協隆古之盡真王兩王之正而

禮作焉直欲追隆古之盡真王兩王之正而

十月高麗使者歸

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

資廩餼令使者復歸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至

等堅守徐總將大軍至矣敵怒銳之城中開北
 落有大事開徐都督命事不判引大軍至乃引兵
 江東宜慰陳詩初紀署湖光南康自少湯
 海戰都陽降武昌與官院書撫光乃輕騎謁上
 使從余達平推東浙西擒張上誠取津梁允棣揮
 西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使移守犂昌王保
 保屢引兵來先擊郭興之至是破執而死傳直
 公十五年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被左傳直
 人辛致君若之厚賂之使互其言而解楊呼未
 類仁素若王保乃殺子舍之是楚雖夷狄而猶
 附錄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
 臣藩鎮聖夷之禍國何故滅朕親往古
 深以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戒于声色嚴宮闈
 之禁貴戚有寵恩不掩委女寵之禍何自而生
 不奉私愛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自而生
 之禍上移則無推臣之患禍領之設本以窮民
 便財下移則無推臣之患禍領之設本以窮民
 下財下移則無推臣之患禍領之設本以窮民
 子孫有侵暴之虞凡此致空富役者書便後世
 世之明法也願常之典常重示將來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辛卯朔
 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為左右副將
 軍都魯湯和為左右參將分道出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 奏曰古者朝日壇宜於
 月壇宜於城西南外高六尺朝日以春遣使
 牲餼其山川及澤錄神廟並國籍山川所命各
 吏部奏除被黜庶官于儋星等處詔不可
 庶官在此外以廢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
 此若其風俗未遠更宜擇良史化導之宜以
 附錄 薛應旂曰晉歷西北邊微見郡縣長佐
 應旂生理想前此多遠僻無可委之人乃
 我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遺也
 二月令諸臣親老考許歸養 上幸後苑見巢龜
 且謂兒人母于之
 大同守將金朝興取東勝州 是月北平守禦使
 取東勝州金朝興取東勝州 是月北平守禦使
 命百官朝祭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
 俱就甬道上拜謁 上問史部尚書崔亮曰朕郊
 朝祭則班東面以祭王中此何禮也對曰臣聞
 天子祭天升自午降祭升自午降而南而祭陰
 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午降而南而祭陰
 之禮也而祭陽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
 降而北而祭陽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
 答之故前而祀大南而君答之故北而若大

王蕙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展

周王諱櫛第五一馬后生封開封府今王在銀九九世世子肅濤

<p>肅王 前封漢王 改肅王 諱英 第十四子 昭氏生</p>	<p>代王 前封豫王 改代王 諱林 第十二子 胡順妃生 豫章侯胡</p>	<p>湘王 諱拓 第十二子 胡順妃生 豫章侯胡</p>	<p>蜀王 諱廙 第十一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荆王 諱克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魯王 諱則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趙王 諱肅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潭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齊王 諱芳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楚王 諱瑒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	---	------------------------------------	---------------------------------------	--------------------------------------	--------------------------------------	--------------------------------------	--------------------------------------	--------------------------------------	--------------------------------------

<p>遼王 諱肅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慶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寧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岷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谷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韓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潘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安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唐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鄂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伊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p>靖江王 諱範 第十子 鄭惠妃生 豫陽王女也 封</p>
--------------------------------------	--------------------------------------	--------------------------------------	--------------------------------------	--------------------------------------	--------------------------------------	--------------------------------------	--------------------------------------	--------------------------------------	--------------------------------------	--------------------------------------	---------------------------------------

是謂得已不九拜令

元君受懽睦爾俎千應昌其太子愛猷識理達刺

遞方副將軍 李文忠克應昌獲其孫買的里八

剌 文忠帥師克應昌聞元丁巳忽爾督兵兼領

獲元王孫買里八刺并后兒兒等土官院

而還歸過興州元將士軍民萬數悉降

安南王陳日燦卒 上命王廉往祭之

之於殿石旁鐵人見親製祭文命備衛士禮性

奏之既至其嗣君陪臣近十即率授受之禮性

迎入其殿別設日燦靈位於殿前廉南面宣之

其君臣拜伏以從咸禮而還

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雅稼為弘文館學士

字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舊一日上御閱發廟

以爲人太祥賜未幾御史王和劾素曰

五月徐達取漢沔降興元 李思齊出關陽入

興元進金興則由鳳翔入連校合兵攻

蜀寇元都督孫興祖戰死 興祖兵敗于三不軌

既拔采石取太平元全陵下畏戰年征北支定

中皇取元都督孫興祖皆于是以戰死年三十五

山侯謫忠烈仍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著爲令

詔天下守令舉學篤行之士送京

詔設科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士與士

左定制但對詞義而不求德藝之實示以

朕與並進其德藝山林之樂一至于此

始博設科舉以修其德之學之士將親

第其高下待以顯其有文辭者將親

論亦如之策惟務其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

上其高麗設南宮城等國各設于本國詳實

京師會試不稱額數選取遺使預詔諭之是歲

命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桑裕伯主試

取中二十七人試後出京

大旱 上雪大雨 吏食糲未書數刻幸服從

出詩不極設官 吏食糲未書數刻幸服從

不辭不極設官 吏食糲未書數刻幸服從

崇家食足 聖天子諸王皆所敬進之

大兩四郊 聖天子諸王皆所敬進之

爲災實朕 不德所致無得再患焦

實行大射禮 十學宮 先是命祭禮司

兩侍治在 國身飭行格遵古聖賢之道

國家文學之士不如方今擇男子十員美能文

平針曰晉之曰燕未曰未也
其詞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文武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
禮部奏夏商黑龍尚白周

定神幣各色
禮部奏夏商黑龍尚白周

免蘇州通負秋糧
以賑其力也

六月詔華前代嶽海鎮封號
國初建山川

命俞都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
溫曰贈蘭

之健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
而智者克成其功仁智兼全所無能國家倚
其成功之後即復繼不致敗亡此其功之有
餘而仁智不足也

詔曹仕元者不許賀捷
事奉天劉元正

論曰
命孔

詔以平元捷諭天下
貴之以卿

道誼故元主為順帝賜其孫買的里八剌第宅于
龍山封為崇禮侯

中國衣服亦令就謝

頒平定沙漠 詔于天下及諭安南高麗占城

是日百官來賀上曰卿等誠言元所以亡朕所以興劉基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既覆華夏幾及百年天災異之又現元主荒淫政虐民愚馬得而不亡豈下應天順人神武不致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受安臣叛愚國用不經征戰日見其亡人其盜賊蜂起群維用迷惑據山觀天下已非元有矣間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遠棄其臣言元乃取問政駭者天下衆皆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千群維非取于元民今後其遺胤朝漢清寧沃實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幾不使上帝既命朕于周厲天命如此不可畏哉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 其事多不孝故也

勅禮部頒太學規條 勅禮部條陳戒其勉飾

附錄 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敗宋會指諸陵

時夏人楊篋夏御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廢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差于杭之故宮葬并居于其上以聖之又欲取頂骨爲香俎飲器天下聞之莫不惡之元人上款恩良久謂余曰宋南渡諸君猶不失德與元人及非世仇元既來弱取之何乃復歸酷如是耶今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諸河僧窟中命有司瘞于京城之前注是紹興府以沐穆陵圖獻逐

七月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奏諸王宮殿宜各因其國擇地禁秦用陳

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無用元舊內殿焚周處昌碧竹寺基葬用青州益都縣治濰州

以楊憲爲中書左丞尋殺之 憲美姿儀有才

八月尚書陶凱請進膳舉樂不許 禮部尚書等

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及彩畫古先帝王

京師城隍廟戒

詔京省開科鄉試

募民輸粟中益 戶部言陝西翠平臘兒之地有

慶陽南至導鄉漢中西至平涼且至雲州秦商

人入粟中益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

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又言山西行

省大同糧儲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輸入

米一石太原倉久米一石三斗拾長蘆淮監各

一引每引二百斤則轉輸

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

今蘇松嘉湖杭民往臨濠開種 就以所種田永

舊冊續前之三年

免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稅

勅省臣議官給牛

者請十稅四上日選軍勞者請十稅五日具

九月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

律前三奏和緩中

開太平之曲名鳳雲會安史樂之曲名飛龍引

制群雄之曲名龍池昇平封賞之曲名賀聖明

其十一之曲名鳳皇歌正月為萬年春二月為王

清行三月為賀聖明四月為喜昇平五月為樂

風吟九月為飛龍引十月為龍池宴十一月為

金門樂十二月為風雲會其武舞曲名清海舞

泰階代

大明集禮成始太祖既克元都即詔禁胡

舊已念創業服制語令悉復中國衣冠禮樂二

局令天下舉者儒術學問藝文禮樂古今之

士傳元京與漢魏下京年歲生計古制中

高及冠服車輿儀仗園囿等皆律為綱儀度

名數悉革咸具為日凡五十為其成命之曰大

明集禮然經義之設皆古禮文之

事勢觀開有未卓然者上意當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定謁太廟禮稱着為命

上親謁止稱孝于皇

五欽天監設官凡於象圖書非其職不得冒其

日大統曆曰開國曆曰五宮正而下至天文

各事科諸馬五官正理曆法造大統曆

曆上之九曆試上御曆三十事月曆三十二

事上御曆八十七事臺臺即辨三月月曆三十二

吹汾野以占候星章正專志天文之變曆古

以考十星昏明之度而就千曆正承

命征南將軍周德興討慈利蠻

事勢益迫去至是慈利軍遁

故今與討之兵至慈利軍遁

貽書元嗣君愛西識理達刺

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西山退去

將追結朝夕必擒派授衛里都水兒乃營所

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已令先君為三

金等之

若子之君之寶之

良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不不知若之為

心何如進是

將軍李文忠班師還京

上幸寧夏

大封開國功臣

上御奉天殿

開國功臣李善長

之向國公俱食祿三千石

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興侯傅友德

川侯相府南院侯張瑄永忠侯張瑄永忠侯張瑄

侯相府南院侯張瑄永忠侯張瑄永忠侯張瑄

既疆封以高厚祿賜賜參世官其賜金帛指璽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闢兩國至于今天下諸武弁猶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耶然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功明大樞功最著焉國用最親趙德勝等亦皆傑出以至勝大封功臣時馮趙未定征有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齊又從征有功不聞其有封爵禮視亦無之又馬勝封五位即湯上而敘不封王齊無之不得與湯劉五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矣至李蒼長封爵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缺垣伯又臣建德錄李鄧湯之後得復勳勳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節曲則策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仍缺節曲則策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仍

是昭煥楚吳棟等至其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俱從過錄可也何過爾耶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于有守國典者亦易昭潰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豈非錄其小而潰其大乎司大常氏者

大宴功臣

宴諸公臣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難得之患當以難語之曰天下大業以享爵祿不可遽忘艱難人情每譏于愛患而忽于宴安李諸將皆憂患之來於今日憂安也勉之明日徐達李諸將皆憂患之來於今日憂安也勉之明日初起都士本圖自全及觀其謀恩故民之心脈初滅陳友諒大為臣士誠恃其財富修而無漸族誠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恩族所恃者船等心切近與二寇相持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滅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割而輕士誠彼而懦友諒之志猶壯誠之器小志猶剛好生事器小則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三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太師韓國公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右

丞相

誠意伯劉基致仕

伐僞夏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

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爲左右副將軍率榮陽侯楊

瑄等京衛荆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順川侯傅友

德爲征虜前將軍潘澤侯顯時爲左副將軍率河

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平之

修事大之禮且念明興稚弱不勝加兵汲汲乃

千計官反以兵寇我與元故命將王全斌之

誰在殿紀律以壞降附無肆殺掠者王全斌之

師次夔州遣樞密構之相牛奉命行開州

相戴壽兵戰不利退還溪口相與戰永思以

工水景飛不能進駐師金生潛使人戰諸軍空

之仍次師歸先及德至文州距城三十里

人斷白龍江橋以阻虎師文德督兵修橋以

至五里關橋平卒丁世負等集兵橋上以

與相躍馬直前中飛石或及德奮兵急攻破

也員隨往遂拔文州是時上以逾季無報

月友德兵渡廣州原陽白水江遂陸州

大敗賊壽兵復破吳友仁于古城友德兵

下消息書克階文錦州牛日凡水暴漲以

口蜀守其見之爲解體時上聞忠謀兵

急而蜀人說索飛檄通詔責之兵聖德

歸小舟論山度縣將士皆衣其素衣持

爲兩不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以一出

案俱忠已破其陸軍攻其寨而士解舟

流之師亦流其陸軍攻其寨而士解舟

重慶府使彭氏衣軍人蜀勢如破竹

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栢李英寺

友德亦中流失會失德之捷至壽州

馬至京師上世其父德壽之捷至壽

多至京師上世其父德壽之捷至壽

李賓屬朝兒授事由臣宜孟某叩頭

千京師吳友仁親授事由臣宜孟某叩頭

政司國命平以乃隨周德興會友德

帥千是蜀地悉平

論曰

右漢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後天不
必計地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
維才大略能與群雄並峙者以我聖祖起自
東服干戈放得稍結締縈耳及我聖祖定鼎
原清關次明昇自當稱臣內附不謂不度德
量才失矣以孔明之才不能抗曹不可馬懿
而欲以明昇之庸而與我聖祖抗曹不可馬
懿之用兵於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必
嫌此高出于古晉王濬有懷遠矣天生賢將
以濟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聖祖于明昇之
降其功無罪而後優禮待之則
又帝王之粹度前代所希有也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都愈往襄陽練軍馬道

根節以給軍士

刑定憲綱

製王圖記一賜皇太子

製王圖記二賜中官

中書省臣上天下郡縣官員數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

善治哉今擢劉為刑官長官體教恤意卿其

懲惡之樂石也

善治哉今擢劉為刑官長官體教恤意卿其

劉益獻遠東地圖奏表降

詔各省鄉試連試三年

命書定文武官歲祿

賜吳宗伯郭神吳公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議歷代帝王祭

定內官品秩

始今進士釋褐行禮

光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樂河縣祭商陽在出東

者二項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三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四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五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六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七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八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九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十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十一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十二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者十三黃縣祭商中宗宗廟祭少昊在江平者

法者必斥去之今在左
右戒履電聖冰之意也
定武官襲職命

四月徵山林隱士 以兵部尚書劉直為治書御史

詔勸興禮化俗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

五帝教以仁義 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尊為

受時宜家用示康朕家 皇天后土春命昌胤

况補荒推 天下經元五年朕幸日故理道未終

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泰 元帝下大安德

風俗可 正與茲條書事首 日整受倫恤念

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

冊冊垂慈武書常遇春女為 皇太子妃

翰林院修補古定制書

條官民房舍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坊禁頒焉

崔文敏有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

郊祀父母之喪無功服之服冠婚五條款計具

禮司須齊民下時踰限犯分雖有禮武禮制而

禮莫行夫國無禮猶水無紀分年而後與宜

特詔徵四方明道學之儒率于京師而後與宜

今法事要母繁寧 仰母易裁成明興行之天下

垂後世範俗同德 諭省臺辨人邪正

御史陳寧議重法察吏 上折之書曰法重則人

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罰更察則政苛制

石之風勢非不峻而尊木不伐金鐵之溪以

不濟而民不犯奉平則緩獄而天下服從

國成而法可致幸舜之治也

率斷而退按察名亮茶陵人

以方克勤為濟南知府 諭以勤初至官榜于通

有老婦人訴以得財賄賢士為師選備弟子員

廟堂則凡有役使務民便尤極丁產科徭均

定社學民望侯朱亮祖師數百艘壯壯河

日省則永嘉侯朱亮祖師數百艘壯壯河

動履亮祖師數百艘壯壯河

房倉同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唐曰論事皆一往古卿儒者宜知為治之道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王心三代而下治法

術數其用易敗仁義其用不窮明乎法者權謀

也政事得失在度官庶官皆否由吏部重過

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陳官贖贖爾等居持

秉鑑之任務平明

賈納哈出冠遠東 益兵以備乃遣黃倫納哈

然既往不復若子常察音宋土天下立綱陳紀

黎庶莫安速權綱解故元大福興下河朝世

祖入莊中因仇飲道非功也及紅巾起于

類群盜備千牛原盜名微說者繼出小賊王
帝于秦徐貞一稱帝于新陳友諒稱帝于九
張士誠稱王于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
一王創據中夏朕為群雄所逼遂渡江與將軍
會于太平且知將軍為名山大澤威令吾兵未
七年矣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未
達左與將軍相望若能通問貢賦容就
彼不然胡無百年之運犬腹既傾非一木可支
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
七月有心錄成上竟之謂諸儒臣曰朕開歷代
之君事神祇召災譴朕為是懼每十
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寺編此律子孫以為戒
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鎮守遼東

淮安侯華雲龍擒放元平章曾家奴俘其眾
城國王遣臣朝奏表
日大聖皇帝城有四海呵咄咄者朕奉表言
封為國王感戴倍萬惟安南漢援疆域被侵良
民伏願垂慈賜以兵部樂人俾安南知占內
聲教所被之地不敢欺凌上感其意命書
省臣移之云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
正朔而乃擅自遣兵戍南上之禮又失矣
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兩國所託比諸君
與爾則見助兩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者有華雲之與難以發遣者爾有能得中
華行者占城海船貨物
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今天下奏災異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
創心闢災異則有懼心臨亂之萌禍福之基也
其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即以聞歷不聞

八月召劉基
上平書召基至開以天象基悉條
召劉基
今召劉基
錄或言基校運三十年来除者基曰使賊當國
年後莫敢可復也
改置用寶金牌
付中書省臣與大都督府各收
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諸寶如太監府光祿
吉亦知之其不行約者必以發臣論
淳陀國王馬合誤沙遣使進箋貢方物
遣佛林國故民扼古倫持 詔往諭其國
大明

復開利鄉試
九月申黷兵濫刑禁
上觀大學衍義至黷錯謂
而不傷真德秀稱之曰人君不第兵黷則能
生之而不傷真德秀稱之曰人君不第兵黷則能
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朕常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
刑者人于無辜濫刑者人于無辜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禁征海外諸夷
上謂聖省臣曰海外諸夷諸國
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
厚隋煬帝妄圖師旅征討瑠球徒慕虛名自斲
中土朕實謂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為中
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寺宜知朕此意

通封故都督周知汪興祖為東勝侯

應封義子男其姓後洪武三年至是以中原

受封義子男其姓後洪武三年至是以中原

十一月丙辰冬至祭天於圜丘

詔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附錄

至愚亦空念及此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夏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吏部奏天下府縣官數

漢中知府費震被逮

蜀後陝西旱漢中知府費震被逮

伍駿丁給之類以全活者甚眾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政後澤宿至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遣翰林待制王瑋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

避山不利獨據德師遁次之六凡勝及左副
 將西涼敗元失剌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兀朮
 兒只伯千忽刺罕已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
 林山勝寺師亦至已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
 其意四百餘降大尉納兒加下重賞往來至
 其肅王紇木兒以城降進師破兀朮及馬駝兒
 班後其平章長如斡等二千七人拔其兵機命
 十餘萬友德復追殺之于瓜沙洲拔其兵機命
 銀叩馬斡牛二萬餘而還文忠師至口溫別
 部掠官還獲牛馬二萬餘而還文忠師至口溫別
 部掠官還獲牛馬二萬餘而還文忠師至口溫別
 虜將斡子戰剌却復退至會同河旁騎益眾橋
 文忠與虜戰剌却復退至會同河旁騎益眾橋
 虜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殺兵後從者劉
 義直前奮拳以身蔽文忠楷擣羊來兒後從者劉

不戰而敗時常自負之語稱皆明顯謂其臣
 矣元人石王與平賊於附洪武元年累戰功
 祿九百石至是戰歿
 奉泰嗣費無子國除
 危素卒
 素金谿人元時請經進累官中書右丞
 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成帖木兒等與
 素共謀殺宗令故臣呂昌殺告身素與
 素金谿人元時請經進累官中書右丞

三月 命禮部議定官修士民相見禮

元學士劉子吉卒 于吉舉豐人元正甲午間舉

作音外不見幸矣訓官通嚴穴會至即位
以費良徵謝病歸洪武四年召至便殿諭曰
君子為學當見于世朕料官之吉臣在元朝
常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刊今逢有道之朝凡有
血氣者咸思效用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
辭上重之賜冠服還山初余闕基奇其人嘗
魯得其嗜袁如德汚
及見卒未博為銘

高麗國來賀 國王王顯遣使奉表賀平夏

詔天下有司舉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官中

附錄 句容為縣下粗鄉匹連帶之端獨見
于其定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使
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為禎若蓋天地間時和歲
豐其瑞多矣賜
民于錢道之

七月 詔京師海澤園 天下府州縣千近城寬

民以水大獲傷風化
故有浪詔着于律

河南民獻白兔 命放之野

琉球國瑠里國皆遣使朝貢

九月 德興平鳳陽諸蠻討蔡鳳安寺州 諸洞悉平

時日性

志之使著不能應遂得其策奉試上怒曰
吏何敢校槍如此其行誅以明表謝罪而解
親賢立之否且行誅以明表謝罪而解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瑄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瑄還京 先是瑄督海防定遠盡收遼東

內悉歸版圖固不嘉亦可擢瑄曰陛下在德威
加于四海復何憂
地卒之天下即元之天下
聖國祚隆祿可不慎乎瑄曰今日後考課必書屬
奏天縣地利及師生
勅嚴行考課
處學校之績官果有不

諭省府臺臣置銅權鑄錢時政

紀載時政以資參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
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
會安編類成書使議
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貽書元幼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
賜代喪亡國子孫必蒙存恤詩示中國凡有
有削髮為僧終不久非楊即孫家待宋幼主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朕聞去人心已離四海
汝頑新黃問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
崩氏維荼毒朕始語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僭
多就者

賢才必充德行次文藝歷人知聞友士歸
又論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
皇聖子賦策之賢鼓刀之哲蓋其智不足
賢者不備不足以治也猶諸之遠舉以六
之輔之騰躍以麟鳳人君之能致治以賢
司林舉禮選趙
京賦將任用焉

今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按明興沈綽亭序際天

國日之上三代故莫藩地極地復平自有之中
幅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扣若拱入陵在焉故
居庸為京師北門宜德中後街史王聰言黑
谷巡檢司千紅門口正當關北良哈梁額大
險隸蔚州鎮前鎮大寧今元良哈梁額大
雁險隸蔚州鎮前鎮大寧今元良哈梁額大

海行轉傷大行西南包平原沃野
十城為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
黃沙白草故虜患特衝居庸西密松林數百里
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北八兒渠胡兵
南牧處也紫判制馬一關建為而里兵鎮保定
電京師又接大為內經門亭北偏頭三關隸山西
趙代郡外拔大同內經門亭北偏頭三關隸山西
雁門縣外拔大同內經門亭北偏頭三關隸山西
謂三受降城也治後內東勝者唐有三
徒榆林城險固勇士力人時為藥賊城堅自
黃浦山西至定邊屯二千餘里連墩城自
橫截塞口稱雄鎮鎮西河亭夏固馬也門固
西北何賀蘭而東南阻河守花馬也門固
其北何賀蘭而東南阻河守花馬也門固
其北何賀蘭而東南阻河守花馬也門固

西極通關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
帝置之鄯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肅漢
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永昌鎮查莊浪四衛
皇中又置山丹永昌鎮查莊浪四衛
泊于涼州而肅州永昌為內屯左屯右屯
莊浪涼州而肅州永昌為內屯左屯右屯
肅州南近武陟略文界西番南轉為貴州
患苦又西南出為雲南古稱南轉為貴州
兼變雙堡德苗黎黎之屬各密安其大者
而統于藩者保特深資然稍奉受家德南
為軍鎮自京師東通大河表為一諸處獨
千間廣洋萬里通四廣八表為一諸處獨
備後此國家幅輿遼闊設險守固之大累也
諭儒臣晉同戒聲色之務易以彰人二

人若以此賦上者不為益為君居天下
四海之福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
不知速之則小人乘間納其邪淫不為
有幾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承或
以不謹同對曰此言本澄
源誠萬世于孫之法也

三月昭鑒錄成頒賜諸王

可為勸戒者為言曾號出參行撫王侯生
之至是成書名曰昭鑒錄
是上我賜名曰昭鑒錄

歷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叅政

命魏觀知蘇州魏觀字正風從郡中
歷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叅政
命魏觀知蘇州魏觀字正風從郡中

周勃節馬異詔葛亮房玄齡杜如晦

惟吉寺皆

詔禁四六文辭

元代柳公綽謝表為法者遂以駁愈質卑俟柳

領行為天下式

命給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諭省臣臣人看蜀

其尤賊親里衣餉知疾苦

體其心使人者海

衣之士宜加命米五斗

下軍民之寒令臨濠

附錄

日美秋會戰無仁義

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

有禮義勝于夷狄之

又謂攻乎異端章乃曰

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

也宋儒乃曰專治而欲

精

之為言世道豈不

精

月

命

使

得

也

千

千

言

繩

之

協

二

九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徐達兵破虜于大同

典官有法律而來未雨地

自敗因謂有臣曰

以禮于他生每

及所計入亦足

亦冷勿進國家

間十一月定

糾漆內官失

十二月復開

給傳道度牒

詔使王禕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自發服已有

殺我使以固其意雖知不免頭梁王日汝朝將
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建元元年五月贈
其贈諡文節永樂以例奉去正統六年正月
七月命雲南立福祿祭

甲寅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建閣江樓於京師 建子卿子山在金門內
上皆屯兵立漢赤一橫陳

成 上親為記

諭東宮臣以正導 太子 上曰太子者天下之

實愛 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賢愛之乎
其孰聞善言不通誠行自然漸進以成其德若
推委之于便發近習是委重器于塗而不知寶

之以正使 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發時
李文忠敗虜于白登 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

禮木骨飛至順寧門斬其將珠珠
至于白登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

訓練屯軍 謂以連年士卒解怠兵餉日減諸民
重今皆生食民租行不知戰兵不知習武欲用

之豈能將事况農夫百戰一若佚殺民力以
供開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出者無事則
耕有事則戰兵府所務而民力不勞此久安長

治之道今 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
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教習

丁未祀先師 命有司修治闕里孔子廟廟應祭
其從祀設孔顏孟三

其從祀設孔顏孟三

以劉仁鄭九誠為廣東行省參政 上海京師
千里外方面之寄必擇重臣以授之戚可以
幸其人茲特 命鄭九誠為廣東行省參政

兼奏則恩不流下姑息威不傷于然則政事自
眾由是耶縣轉相觀效而民生自遂雖賴海之
通朝廷可無憂矣

仁等鎮育安 命
蘭州郭買的叛 買以蘭州八里麻氏也誘番兵

遣其兄看與其弟大石反往招之買約不從
着涉大石反使斬其首以歸所以其事聞且請

貴仁日買的罪固當然然為兄弟省教之不
以今天下也但以其所獲十馬給之

五月大雪
以汪同令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與祀事

淮安侯華雲龍卒 雲龍漳州定遠人年二十
取元都所至有功洪武三年封侯祿十五百石

七年復增千石鎮守廣東以勅達鄂忠日事
燕 召還南京奉祿歲大抵生封侯者股必贈

銘祿不用議臺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
銘祿述其遇以為人臣之戒云劉陰乃分

七月改議大祀分獻禮 以上大祀獻後乃分
奠于諸祀分獻即行亞

為其宜宜效之且朕性不喜作況中國自有
未供陳何謂此以勞民遂却之命無復違
王敗走道斬之獲其犯家母及其金印並
斬其司徒後海平章和院忽都等

八月李女忠敗虜於豐州 二人部眾百餘人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 十八庵服業行禮

命吳相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
京師 海侯 靖

議酌行禘祭禮 許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為虞夏
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

上最與言 意而學之士斷知其人手澤判曰會稽有郭傳
者雖奇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謂之未幾
復召謙曰郭傳之文野可持至半澤以其文
進上覽之曰欲如郭清溪召見憐以詩在
無從借問為翰林應奉歷起居法選考功左
九月遣崇禮侯賈的里八刺北還 禮表上花帖
木刻送之此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母家飲
里達刺鐵金文綬駢行上諭之曰爾今元
子孫國亡誠既無欲即遣爾歸以爾今元
長成故持還歸見爾父母親時以全骨肉之
文論二書者此爾君之誓不至此其達誠
爾君之因致書于朕對誠里達刺曰昔君

擢釋氏郭傳為翰林應奉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
曰天下雖定朕猶憂
意而學之士斷知其人手澤判曰會稽有郭傳
者雖奇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謂之未幾
復召謙曰郭傳之文野可持至半澤以其文
進上覽之曰欲如郭清溪召見憐以詩在
無從借問為翰林應奉歷起居法選考功左

九月遣崇禮侯賈的里八刺北還 禮表上花帖
木刻送之此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母家飲
里達刺鐵金文綬駢行上諭之曰爾今元
子孫國亡誠既無欲即遣爾歸以爾今元
長成故持還歸見爾父母親時以全骨肉之
文論二書者此爾君之誓不至此其達誠
爾君之因致書于朕對誠里達刺曰昔君

上諭之曰爾今元子孫國亡誠既無欲即遣爾歸以爾今元
長成故持還歸見爾父母親時以全骨肉之文論二書者此爾君之誓不至此其達誠
爾君之因致書于朕對誠里達刺曰昔君

爾君之因致書于朕對誠里達刺曰昔君

爾君之因致書于朕對誠里達刺曰昔君

應昌所遺劄子轉來朕備疎讀巴里五帖
皮雖冰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威札表非讓其
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 皇長孫維英生

十一月孝慈錄成

封燕帖木兒為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
地內州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
滿昌去哈密土營番向八百餘里至吳王遣使
貢鎧甲刀劍送賜金幣四疋仍詔其酋長
止為四部各賜一印曰兩端爾爾官先帖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對儒臣奉志子所謂五色
御註道德經成 人須道五善公人子道與聖人

甘露降於鍾山劉基獻頌以獻 按基甘露頌稱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洪武元年冬十月

特封昭信侯... 王發政施仁之心... 歷考三代而後... 恩鮮謀未雨而... 乙卯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京省郡縣入 朝賜濟寧知府方克勤宴於儀曹

遣官祭功臣 祭于龍山廟增祀華 詔郡縣立社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

學 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 而小人近北方委亂人鮮知學其選太學諸生

命書省行天下郡縣賑恤 比勞民無業者給月米

無所依者給之屋舍 諭以天下第一家民清一體

困始之使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常思所以

味朕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

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武聖廟 武聖廟 武聖廟

御制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統天下

章其一日民明士庶之意 詔刊行之

癸丑年先農躬耕籍田 申明馬政 諭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之

其為朕申明馬政明督其人有可盡心勿務務底

息有不如 上御註道德經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廖永忠本傳曰永忠以

三月立鈔法錢法 諭吏部尚書錢謙曰錢法

流轉可以去故鑄之宮遂 詔中書省造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上以得韻起于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繁韶鳳寺以仲沅雅詣

四月辛卯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陰陽主

甲辰祭地於方丘

中郊亦是司祭天地皇太子攝祭上野

勅諭傳友德并定遠寺處卻指揮司嚴勅守備

致仕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青田人初舉元至順辛酉進士除高安縣令從鄉紳精象

胡適有異志上西北光昭湖中基曰王天兵氣

之勝抗城無事則等駭以為狂及方國珍亂

之北之非竟末之地故遣使諭此邊

基卒伯溫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成化中授五經博士

上意置

五年市馬河西番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上意置

史 2-173

不咸病
賦醉學士歌見一
將君臣同樂也

故元將王保卒
先是保自定西之敗走和

九月胡廣奏政吳雲使雲南
正勝我使臣欲兵取之

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日忠斷

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官室枋

十月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王講武於中都
詔太子贊書宋濂趙瑄等從行

詩太子贊書宋濂趙瑄等從行
上賜示

凌涇陽縣洪渠堰
文督工役之田是五縣

定大祀登壇脫烏禮
從學士等節節奏

甘露降于園丘
上詣齋宮有視壇場親觀

命宋濂忝中書大政
上既命濂濂對曰臣無能

詔出巡遼東
上既命濂濂對曰臣無能

下詔士宰分守諸城
上既命濂濂對曰臣無能

生各肅兵
上既命濂濂對曰臣無能

初定諸王而月及宗人祿米及他錦繒段絹茶鹽布粟歲賜之數有差

人祿米及他錦繒段絹茶鹽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月丙辰朔
 殿曰承運中曰園殿後曰
 諸王親名曰廣智東曰體仁西
 曰惟倫養德維修弟曰居
 尊而後必至諸民完周才
 其與仁可鑒矣諸子前立
 以尊廟湯厥
 殿母影節

遣官祭功臣

祭于雞籠山廟以拈揮食事
余隆寺百三十一人附之

上以修德進賢之道諭太子諸王

上曰古之

則以服天下賢者棄進而不得者去則以器器易明而善足
貨財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者其禍之烈矣故君子之於財也
當好則必為德畏之如蛇虺者其禍之烈矣故君子之於財也
當好則必為德畏之如蛇虺者其禍之烈矣故君子之於財也

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爲燕王妃

燕王妃

命湯和傳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和上詩論

曰自古重邊防還安則中國無事表以可從
制今延安邊陲西北與胡虜接境虞防不
懈即以便旆得共餽入而防之則塞上之人受
命制時並家以往常存戒心則不至有

三月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福建江西浙江

福建江西浙江

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等處。
稅糧。其數出欺隱及應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額。

州安慶徽州等處

四月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國還。

時琉球國王察度遣弟素

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國俗不貴繅絲。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瓦物。

言國俗不貴織紵
市馬多用長物

六月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督善如故有時

知制誥兼替善如故有特

寧海方孝孺從遊
濂大奇之

10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司。

10

高唐之邑凡天下於勝都之地可都者四河上書諸師
 卒不便汴梁標帶河漣上之周漢普澤之然其地平曠
 無險可守洛陽固可淹上之周漢普澤之然其地平曠
 卽潁山非有峭壁關中橫百二山河之勝可守
 以建都者莫此若也上覽奏稱善遂陞唐西
 倉學士恩惠典多下充歸元祐黨人碑尚在
 訥州巖中出而碑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亂
 多暴骨成石形象悉有沿江諸旅復倒衣奉
 代省用錢石修築秦夏水注旋復倒衣奉
 木代之費省而知轉民甚便之陞延平府善
 尤多逾今以命更定大明律 永江州推官劉
 承平行京

無講學與學之類而長于智運吏部以簡此
 日景桑衣食之本學技風化之屬不知簡此
 宜點降之使有所懲
 詔求直言 以道者舉以義者舉以事者舉
 以義者舉以事者舉以事者舉
 李祺為附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殷敘為饒州知府 縣民之官有樂平
 邑之六姓五十餘家謀逆者 詔率兵捕之
 九月道使諭大將軍徐達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
 賜聖書召建泰政親鑑體莊中書省奏 上賜聖
 書 上賜聖書
 皇太子生 允炆

勅諭山東布政使吳印 德勝推並越賊推後
 順已經九年其間尚有不拘于教而罹法者
 此特諭都察院刑部各縣知縣各不切矣
 十月改建 太廟 從同室與室制也明正殿
 室中奉 德祖廟主 詔求直言 准少卿川學正
 諸儒而具知生議 因定明年切臣
 將寧知府方克勤卒 勅發冠編第廉各關閣遺
 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逐入山不載御
 明憲仕齊德多善政費縣令徑貢以不載御
 進奏克勤則舍蓋屋十御史楊通審通貢之放
 世如與奏逐逐亮勳至京師次子孝綱願以
 宋濂致仕 上以濂難于行成特詔 皇太子選
 禮部尚書趙德政為太常少卿三代諸詞皆
 去所親累見朕平時朝有上意曰此不效此有罪此
 上欲罪之朕曰彼應 上意曰此不效此有罪此
 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意曰此不效此有罪此
 阿憲者曰吾怒時者時不能諫又欲教我誅之
 之信不幾誤罪言者耶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自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
 蠱惑朕之禍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

作臣曰自古臣職出於此而所以啓之者
新安寵之禍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始於姑息
官之禍始於姑息吏之禍始於姑息
唐以中覆檢可鑑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
之味必腐而後病來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
無外戚之禍而後病來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
無然則之有道者不致于豎色何有女龍之禍
不幸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
官寺之禍不為而家蔽何有權臣之禍其弊有
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
上數事皆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
稷無窮之利也特臣頓首
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上言三事速繫刑曹

日分封太後求治太急用刑太
止以刑罰治之則禍有窮矣

十二月頒建言格式

翰林部主事茹大素上言
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省王斌謝而誌之虛文多而實事必
欠又于宮中讀之再三審其初意可行者四
事總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求直言欲有益于
國家彼所詞從亂語耳本中書行其言之善者
具為定式頒示中外
使言者無事案文

置寧夏諸衛

按寧夏朔方也賀蘭山環其西北
有鎮山峽曰兩山相夾其東南經西甯四十里
鎮塞北一勝舉也國初徵受降而南東勝以當
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
當千里之衝漢河套沃壤在河南而花馬池延
帶適其利漢之得少休也茲者復守方千里之
綏固轉輸成之不得少休也茲者復守方千里之
河套漢之得少休也茲者復守方千里之

地歸我耕牧開也四百餘頃版圖內地轉輸
為上策顧力有未能百戰頃版圖內地轉輸
以平為一路而其險在疊山新興靈武等處
以中夏為一路而其險在疊山新興靈武等處
半處以中斷為一路而其險在疊山新興靈武等處
營安塞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疊山新興靈武等處
舊楊柳堡等處以武川為一路而其險在疊山新興靈武等處
為九要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
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焉外境
環回勢孤無援無援則無援矣此今固寧夏
之要害也

丁巳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擢張致中為宛平知縣
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曰
擢老成者俾居其職其二曰京師米價昂貴
物沸騰宜令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散放則物

有可任其民其日增報額數以為功績問上
民甚無謂也宜各處農民自報實數畝數以
撥從廉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賜覽
處士李汝率
汝率字彥文處州人上初渡江始
珠育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及入見便殿遂
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六

諭官員早赴任

詔凡見任官員之宗免役者為命
上謂
士民貴賤有差處奉執役以奉上者朕民之
事若賢人君子既責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
別非勸士待賢
之道故有是令
三月 上與群臣論日月五星之行
翰林應奉
傅藻典講

丈夫有赤心肯屈兩耶即引刀剖心示之而王勃意止欲追魯真耳不虞其反也真王本懼遣使入朝謝罪併歸真行車上曰漢真常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公謚忠義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將于顯用數月即獲解中封為西梁侯以報其功

令朝臣恭決

皇太子聽斷啓事處分奏聞

諭都督府訪事者子孫錄用之

十一人

授前渾千戶有差上恐其年少不更事今于在京且據前所署事以試之

戊午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給新泰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

二月戊申祀

大社大稷奉

仁祖配

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

定輸粟各邊監價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徼分

價賞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皆因監價太重商人無力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監價俾輸粟于邊廩內地之民自輓輸之勞行是反議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

命吏部課考績宮殿最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

列賢下以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職實策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

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與宴序立于門外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勵又謂吏部曰朝廷懸爵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爾等有賢才竟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能才而居于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又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抄提舉俱擢戶部侍郎

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為晉王右傳

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章者有文工刻之

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祖於沙漠六月遣官祭之

附錄

原自元史政生民季茂有復宗絕祀者有生離骨肉而歿于非命者兩持柩者豈無王孤魂而飲人之祀典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忌于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與爾宜福福收宜勿妄與民害自貽大害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七月南番諸國來朝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來金葉表文來寓貢

八月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上徵時劉常駐其不給租

追贈劉繼祖為義惠侯

且與善地以葬

則即今之 皇陵也及 上得天正切念劉恩
而劉已亡矣 綴撰諸文 追封劉為義惠侯妻
豐氏為義惠夫人
撰祭文遣官祭之

九月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

十月大祀殿成 吳天上帝 皇地祇位南轡之
神各遙鑒以
從禮于百

子中都國子助教貝瓊致仕 瓊字廷臣 出雲德人
善工篆隸 幼蒙教不就 地式三年 舊修元史
六名 擢國子助教 九年 遷吳職至是告致明 年
今丁家所著

十一月吐蕃入寇征西將軍沐英討平之
有清江文集

以梅殷為附馬都尉 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德濠州人從起義
中原功多封祿千五百七十年 洪武二年 以平
丁滿嗣從征雲南戰歿無子 國降

已未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
已卯合祀天地南郊 史撰合祀樂章將祭之外
祥慶慶雲光彩輝煌 天上宮清 韓昭儀
大祀文併敘勅中書省臣 朕周旋祀事十一
年矣未見其當今更儀於合式祀天地神乃惟
若餐谷汗朕心爾中書下翰林院等儒臣紀事
以彰 上帝聖祇之昭格已罷朝月夕日晏星
之祭并諸從享者歲八月各祭于其壇廟而制
郊社大祀國有三年祭之制
齊雅風樂備而不作云

論曰 我太祖勤民百物敬共神明聘聘考
異而後 文蓋正祀典一五始而終而四廟
祖公遺于漢祀我朝廟焉而稱宗人有其
之至在佛老之宮無可考矣 寧關諸司之義
時今古通幽明經天地之和 聖天子不
我當其時 樂善長人 君子皆能循則失
就宋升樂詔國諸君子皆能循則失
美隆之品 夫以彼廟官雖損之益之未盡復古
聖王之遺而廟防之可謂仰諸 聖天子
先王所定矣 宣非增夏之禮 然于九聖聚常之祀
報于生千百年亦為遠而闕于事情矣
急朕兩生千百年亦為遠而闕于事情矣
附錄 元臣蔡子英在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
官王師征定西撫蔡帖木兒戰敗子英舉還歸
附錄 元臣蔡子英在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
官王師征定西撫蔡帖木兒戰敗子英舉還歸

二月 命曹國公支忠督理陝西西寧軍務
置登州蓬萊縣河口過遼進所兵臨州
以助教吳伯宗進講 東宮 學 皇太子 肅納
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 明州知府余文昇
為工部尚書 善政也

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 明州知府余文昇
為工部尚書 善政也

兵部學官李應迪馬駭上時時召留臣便馬駭

有裨于學官故馬如思德馬駭狀以其學官

同齊期在嘉言善行啓端狀不逮乃終日緘默

及遺待東宮亦緘默如故斯懷詐其交若孔孟

今思德誠發身草野一與生民故恩賜下休

上若就問而微默乃學孔孟者願若定乎中

孔孟其有肯盡心調閱子生乎今自師弟子以

三月以樂韶鳳爲國子祭酒致仕

四月乙丑遣使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

詔免北平田租

五月靖江侯吳禎卒禎長之弟也從越義興武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業莊鄭白生李男娘

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向詐其性多

頑况人情莫不安生上重遣豈有舍桑梓而歸

異國耶斯必示弱于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開

非問至者候踵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以彼彼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以彼彼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以彼彼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以彼彼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以彼彼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以彼彼其苦豈小哉符至之日開

六月春秋本末成上以春秋本末諸書而列國

則難于考索乃命史館見問出說其始

於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舊年周王之世

以尊正統故書國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

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

陽以是名

七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以吳禎等

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

遣使諭勸諭宋國公馮勝勝勝督建王宮

十月詔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議族內序尊卑

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資資則別設席不許坐

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十一月以儒士吳洗爲翰林院待制上與吳洗

道曰埋財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家必隨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暴卒
修撰進原霖為右叅議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紘為通政司左叅議翰林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暴卒
修撰進原霖為右叅議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紘為通政司左叅議翰林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御以來十有一年思得賢士以應廣積外傳學
老成之士德藏光甘千窮賦不肯輕出宜于
于朝朕特舉用之

前元史部侍郎伯顏校編
伯顏字子忠祖父
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歷建昌教諭
尋為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賴州子忠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遇入福進出奇計汝
豫昌獻捷元授以福建行省郎中累遷合
出使廣東有民所異變姓名浪跡江湖

罷永嘉侯朱亮祖卒
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
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

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
訪永上座人

西平侯沐英破西番班師
附錄
千已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光王制禮所
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雖欲則
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
少者禮可以制欲縱欲必至滅宗

大封征西有功諸將
封王為永昌侯王昭定
時侯謙威利手侯張龍鳳親吳侯
武雄武侯多例賜官德侯侯成安侯侯吳昇頭
軍侯曹震景川天進侯

三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四

庚申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憲誅後惟庸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犯已者輒違言于上

惟庸之逆有關於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

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上召惟庸兄

醫付視基於藥逾月卒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

女妻李善長從子祐相結極權安密惟庸仲兄

平涼侯費聚兄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公等

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賓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

智犬僕詩丞李紱奏善長之弟惟庸之將文

朕我族往來惟庸家惟庸今存表陰謀善長以

亦謀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驄驄于市奔入

輒輅中傷朕惟庸被殺略者上怒命償其家

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亦以惟庸陰謀事去

告府商高誦降中書省走亦以惟庸陰謀事去

上命群臣更議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其父以

詐僞陳等餘黨皆連坐見時有六監軍皆南

軍人字西華門通惟庸第執知其有逆謀惟庸

急走南門馬陷飲壯氣方功昨古缺不計

急走南門馬陷飲壯氣方功昨古缺不計

群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 上有之 趙兵時

詔罷中書省官更六部尚書為正二品不隸中書

省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二月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稅額

以爲貧與主師相疏上惡之因取諸家錢佃

租薄付有司俾如其數定稅故蘇松等車而松

江嘉湖次之高下總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

一畝科七斗五升至是則半畝者減上之二

斗三升至三年人升者俱止

徵之月五升以下俱仍舊

九成為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松為禮部

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為戶部尚書俱賜以詔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

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大師韓國公李善長罷

兩浙鹽運使呂本奏清覈實龍戶部丁產

為鹽始干管仲晏嬰權之西漢專利禁私鬻

漢弛禁聽入稅焉劉安設轉運法而利益興

仁宗乃給戶官印在龜密元承宋制廣徐工

本孟轉運使各場鹽倉丞管勾掌鹽出納

工本有餘... 命燕王之國北平以桂彥良為誠為燕府

賜翰林院張美和應奉傳致仕各 御製詩文

護身殿震大赦天下 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

六月庚午朔 詔受朝于正殿 時重建於楚台

天垂戒治貴極民故遣使責勸諭江 陰侯吳良等

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到治藩而明

臣戒錄成 時明推簡事覺上乃命廉臣

七月始許天下表賀 上以嚴慈既受即位以來

十月故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眾數萬屯

和林為邊患 命西平侯沐英等率陝西兵討之

安留宋濂於茂州 濂係宋璘子璘被殺

詔嚴行令 詔曰朕若長年夷十有三

晉書 晉書武帝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

詔求賢 爪哇國遣使奉金葉表入貢遣還

創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

里編役里一人管轄一里之事城中日城近城

口鄉鄉都日里十一年一遇每里編為一冊百

戶之外而列于國後名曰冊各冊成一本進

推鄭堤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世孫世以孝義聞

時湖湘諸儒既散四方有響念告許者率信焉

弟至逆謂曰吾家長留任罪弟無與焉淚曰兄

老吾往謀之萬一不直弟當服罪一人年入獄

上聞之其為非耶即有之 詔賜酒食羅為

參議賜冠 諭吏部辨邪正禮部明賞罰

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聖人之遺教

枝葉布帛家不可無北方自表亂以來經籍殘

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進今以五

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微子則道與小

人如學則俗美他日收效未可知也

四月 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下令

國子生宋濂等 歲次庚申年正月丁亥朔

千聞人夢告 鍾子于吳弟又遊

門研究德學 鍾子于吳弟又遊

發而為文 鍾子于吳弟又遊

大臣應以衣入 鍾子于吳弟又遊

隱居龍門山 鍾子于吳弟又遊

遷居南侯 鍾子于吳弟又遊

物稅而不校 鍾子于吳弟又遊

州卒年七十二 鍾子于吳弟又遊

五溪蠻作亂 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

與老翁請行 上末之許德興請進力且示其

變機狀 上壯而進之賜以手書曰古之行臣

忠身為國盡知應竭力之所能及無災捍患終

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賊西羌馬援請討交

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今者五

溪蠻叛朕聞王化昭著良民朕將擇命師南

與奮然請行朕聞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讓

以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安南國王陳煒遣使表貢方物 時思明府言安

安南國王陳煒遣使表貢方物 時思明府言安

史 2-186

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副將軍安慶侯化感

四川蠻平之遣郎史林恩等分按各道罪囚

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

玉西平侯沐英為左右將軍師三十萬眾征雲南

先是上諭諸將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

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元陽利尼爾密等

自恃險遠乘機化逆使詔諭輒為所害貧罪

隱患在茲必計群臣洽詳以贊予是命簡練軍

士先給布帛鈔錢為衣其友德等奉命于湖

廣遣都督胡海清先率兵五萬出永寧趨烏撒

十二月友德等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

于白石江橋之斬獲萬計友德自率眾數萬騎

密定羅沽山麓入普寧州草舍自縊賊王等兵

元右丞實十兵逐賊島散得七星關以通軍龍

諭吏兵二部官

其推選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

李靖韓文公武襄實難繼一律今武臣子弟朕

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睿達有志于學者若

聚視為武人不則則失之矣復置大理寺

十二月命翰林院評駁諸司奏啓

壬戌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循食樂章

其曲名一曰炎

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天道九曰萬一曰皇

始制諸司勸令

制今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

外諸底簿發諸有司直隸府州衛所牧宰內荒

文 2-187

詔諭雲南諸將諸夷

南已克然區區布置尚煩計英日此海校知軍

都司于雲南以統率諸軍況有土民又必軍

建昌之地更有約束其商民兵丁禁禁其民

銀丁七其低價等七有決而後發給等銀丁

人曰發者元政不繼些些然然然然然然

並號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征五年而天下

萬姓幸免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蒙頭罔敢

不服惟爾島散島家東則王都建昌諸夷抗命

賜用是命征南將軍德左副將軍藍玉

討之爾等其洗心悔過順中國朕當一視同

仁豈有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陳建曰恭親 聖詔未即征之先已有免民租

稅之令矣自即直至十五而而捐捐之 詔凡

德等以雲南既平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

所留兵數府支稅糧係役之法與凡事之便

者以聞至是德素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

屢經兵變國籍不存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

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後平達里麻

普言元元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佔今平元

當則于歲月有所不足已督布政使雲南

安楚雄曲靖管安管定烏撒布甸及雲南

平食恐有不足以今年所州縣所徵改官寺院

兵屯田及土官俸給商中約支

四月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以宋訥為翰林學士 上謂訥曰朕每觀尚書

後世中主德能知之教民之爭則鮮有知者

彼伯爾崇焉謂武官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

民轉則與已不相下而洋洋離散不親失性

知民與已相資對必無愛親之樂故曰可愛非

吾可畏非民家三元后何藏非非衆到國許

古之帝王視民可取輕故

致天下長久者以元而已

更定翰林官員 定春坊為左右春坊坊置大學

司直郎各一人置司經各一人中侍各一人

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一人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布祿家為五節婦之門裴皮

鐵家為貞節之門

以儒士吳順為國子監祭酒

附錄 蘇州巡撫王德工言家本衢州界于西

城有水銀號船設青綠等號願許兵

城有水銀號船設青綠等號願許兵

城有水銀號船設青綠等號願許兵

城有水銀號船設青綠等號願許兵

命官送其婦歸鄉

榮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現合肥人自巢歸附洪武三年

宣德侯金朝興卒追封沂國公

朝興巢縣人

斷春侯康鐸卒於軍

鐸鄆州人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今天下學校三年一試皆為定例

皇后馬氏册

馬氏册

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翰等三千七百餘

大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求賢

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初天下徵聘道如

其悉舉為賦周于是為舉儒士張憲別動

置天下提刑按察司

凡官吏賢否軍民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

國縣地利三日順人心四日養聖德五日

北平都司議設邊衛從之

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

十一月設殿閣大學士

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

徵者儒絕旬全思誠余張長年為大學士固辭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平崇德人儒上海人思誠

安吉人給高郵人長平皆明經老儒達子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

上諭

壽禪寺。旌道衍師。婉孌孝也。佑。蘇人。幼出家。爲僧。師讀書。教之學。詩。次。遇。梁。台。博。術。能。謬。如。人。休。咎。及。善。行。致。之。學。上。釋。名。傳。術。能。謬。如。文。皇。時。下。若。能。用。臣。臣。當。奉。廣。淨。自。請。王。文。業。池。王。上。加。卞。卞。爲。皇。子。提。特。廣。孝。已。知。識。王。異。日。之。王。有。天。下。供。武。末。帖。難。比。起。若。廣。孝。之。課。也。

文皇出一封曰。大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曠孝慈聲曰。國嗣民慈王不出頭。詔作某月某日。大寒及轉。轉起。至期。疾風暴雨。文皇謂曠孝慈曰。師大風雨。此風家之恥。乃留孝慈曰。豈不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此洋洋。勢起。豈豈不龍。今雨海風雨。誠急。衍母繞其後。果驗。

天下賢士所歸禮義之所從出也
歷漢師儒以不居是今未臻其功
諸生有戒士學者皆欲待命為祭
文史以動師臣親重而監士思義
疾言笑以卑獲目檢錄士恩義兼
日大

謝罪。上曰：卿昨午默坐廟庭，色類鴈何也？謂領首言臣
 荷皇上厚恩，念欲失為國家放犬馬力，造上陛下
 聖徒有遺失，求恩欲失，為國家放犬馬力，造上陛下
 致誠靜自勉責。上嘉謝，領首曰：臣大馬
 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今
 學事煩，不欲為數教，故遣中官賜像以來，因
 首謝其見注如此。

命曹國公李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上以成祖重臣
 鎮壓公侯之臣

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識決覆奏

上曰：凡

一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定存平恕之心，
 恐失之深源。太平時，民有子犯法當父其父
 恩失之深源。太平時，民有子犯法當父其父
 恩失之深源。太平時，民有子犯法當父其父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各一人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論曰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在罰

論曰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在罰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論曰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在罰

論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
侯恣英鑾南
論曰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在罰

論曰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在罰
侯恣英鑾南
論曰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在罰

五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稅糧
附錄 上諭諭身殿吳況奏進請周書圖則

附錄 上諭諭身殿吳況奏進請周書圖則
命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
附錄 上諭諭身殿吳況奏進請周書圖則

附錄 上諭諭身殿吳況奏進請周書圖則
命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定文武官封贈歷叙例

命申國公鄧鎮等 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平之

許廣東僑賊作亂江西龍泉山民互相剽劫鎮等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官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討之

十月給北番勅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息往來直為艱難遂命禮部詳合文簿發諸國使來者預為信格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于所經各布政司或對勘各相同然後發遣于其還糧占

附錄 上親唐太宗帝範謂群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公主翁納有乖若體骨肉恩有違違綱斷義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 前代皆曰之長莫如成周其衣莫如漢漢祚議大天啓祥運日三代以後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祖而

純樸下聖聖親漢高祖制諸葛方卓然漢典謂撥亂世及之正漢高祖不事詩書甘心上馬所誤下聖聖親漢高祖制諸葛方卓然漢典曰此諸相表裏避丁守漢高祖所不能及哉漢典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政承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豈能德則文武之業反能至八百之文豈善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

則可以明天之德矣國昨念昌得應順前日陛下此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安陸侯吳復卒 復封侯祿二千石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世襲至吳卒于貴州追封昭毅公塋像祀功臣廟于陞祠三十一一年坐失失衛指揮 須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聲昌侯郭子興卒追封陝國公

平中原功封祿五千五百石七年增千五百石云云郭之父名由南幸塞人上龍潛時常過之山南驚美急具饌與交懼酒醉踞上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嘗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此南語諸子視若曹若田台記在往可封侯今始知所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文入作後公

十二月元祀歷代名臣 禮部言奉職守李冰張詠史劉州有賴顧地密縣有茂蘭此豈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遂及子抗從于凱從吳郡人當三國壯文武兼資為宗欽祭川隆川野神祠址尚存立令有司益築城保陞川野神人祀之焉鳴疾疫祈禱必應唐伏仁於陝立廟祀謝夷甫南橋而斬之李輔國諡于朝流州卒葬于驍寧後兄夢于希立廟賜諡于朝流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輔與其任乘昭陽驛

張詠史劉州有賴顧地密縣有茂蘭此豈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遂及子抗從于凱從吳郡人當三國壯文武兼資為宗欽祭川隆川野神祠址尚存立令有司益築城保陞川野神人祀之焉鳴疾疫祈禱必應唐伏仁於陝立廟祀謝夷甫南橋而斬之李輔國諡于朝流州卒葬于驍寧後兄夢于希立廟賜諡于朝流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輔與其任乘昭陽驛

文給入賻華表在每入韓令月
大臣首辛年四十二賜祭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元末兵亂

鍾山配享太廟煙像功臣廟位階第三心同

後周太祖高祖史遷吳以二十萬衆
城元皇孫宮犯復移鎮西蜀已而封中山王
馳山後以仁房大將軍拒請難師永樂元年
隆慶後以仁房大將軍拒請難師永樂元年
附加孫瑞為錦衣衛指揮使卒子謙榮子子性
詔玄孫瑞為錦衣衛指揮使卒子謙榮子子性
本年無子叔父亦嗣十五年卒子廷玉嗣萬
曆二年卒

旌表鈞州孝子張宗魯 宗魯四歲失明二十

扶掖以印蘭餽養上以為養日給不足則妻
野深以養之天下即定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
母老仍求其前母吳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又

附錄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
誘言近于忠諫言近于愛惟公諫則言則諫
日聽而諫人自去不勝于諫言則諫則諫
人自絕諫則日諫言之難自諫則諫則諫
惑則諫則日諫言之難自諫則諫則諫
日聽而諫人自去不勝于諫言則諫則諫

上又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有益不可客也
每被閣便侍有言者朕令諸臣與大子諸王講
使監古學令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
悟真有國之龜鑑

明見天子及民土地圖

高麗貢馬 高麗進其臣崔清貢馬二千匹至
餘皆如約 果謂言全非其地所產願以馬抵

六月 上御奉天門以禮樂諭群臣 諭曰治

樂二者而已若過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
紀而治也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政者曰
有禮樂不可無刑政觀刑政而禮樂上者
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
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
樂為重文也 此意慎毋以禮

禮部奏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
君不鑒于此從管等與外臣交通規範勸諫
問有善發欲去之者勢不待行反受其禍延及
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人能識計未亂見
所以戒未然也

建朝天宮 其地即吳台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
中祥符間改府符宮等改天壽觀元真宗時
大宮設道 玄妙觀大宋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

建朝天宮 其地即吳台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
中祥符間改府符宮等改天壽觀元真宗時
大宮設道 玄妙觀大宋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

建朝天宮 其地即吳台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

明主大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
正者患消患去則無所不至矣

十二月翰林院待詔朱善奏請世婚之禁

允行之

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親為婚者有禁
再婚者為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更之
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謂
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
齒則相若以親屬則相親此乃天理之常情也
古人未嘗以為非也周之制王明所與為婚
者下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舊其時雖異姓
人親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
至子別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宋魯齊亦各
為甥舅之國陳之姓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
滿揚之賤宋陳之姓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
可證者如益陽之王鏡臺則以舅之子而受
之也呂泰公夫人張氏乃侍制張量之女而

嫁之

嫁之晉娶太僕之女也示于小學書正亦以
明人倫也而後公事有取焉如累以不可則
微舉與斯賂公行風俗漸敗願以臣

詔議

正殿殺孕婦者法左柳從史唐穆泰太平
聖高後其子代父受刑後請故決認婦至死
寺僧鄧優議曰下代父受刑而可殺然婦係
二人之命寃為同他犯人在當二獄之條律何由
貨與其存犯法之人視若全無辜之男漢之

修祖陵

乙丑洪武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開貪汚都送法司罪之

以儒士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季避兵廣西行省按察江路教授

宋主師克廣西乃師孫陵至是遇故吏

和吉上程運之送外另格場路斬

高麗國遣使進貢

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

二月命待詔朱善前典籍聶鉞為

天傳右丞相魏國公侯

上起兵漢梁上一見奇之遂值諸將

腹腹心營鼓力行陣西征諸將

戰夏方其在軍中延禮儒士說古

勝唐漢名將等所至攻賊不屠受

功不吝其始蘇之陷遂置胡台之

不以取忠義仁非人所及故能

開國功臣第一是漢子孫福祿永

年楚無子弟承嗣天順七年楚八

十六年楚

故達今年五十四計開上痛悼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祿親官殿晨

征西討平鮮卑使大將軍為朕慰心
 天何奪吾將之連戰夜來竟夕下
 恩盡心圖家為社稷之重矣得復
 製神道碑歷叙其平生行事命配享
 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班考三
 夜秋令左右強之燕既上宮召武
 內為吳王時所居宮中夜武寧酒
 何處邪內侍出此舊內也即起
 四拜三叩頭出上聞之善念信愛之
 結之曰且不得所當為後勤及師旋
 道意令其父堅求以女侍巾櫛武寧
 拒不從更遺數十金助其資且謝貢
 三朝廷賜丁顯練子寧花綸等進士及第
 有差遺是後練子寧等皆為名臣
 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以
 不顯其名上嘉之罷第一甲授修撰
 後改名義是科一甲授修撰初成
 上用人類于歷三甲上何亦拜修撰
 靖咸受上知不兩歲至兵刑尚書
 今人滿九載始進官為吏部尚書
 初選進士為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
 士木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
 徐陳米其在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
 在六部諸司者仍相進士其
 便諭靖寧侯葉昂等論曰過者上天
 入境但當保陣清野靜以待之俟其
 急難勿勿然不宜輕出燒死願其不

附錄 上與傅昭明之諸帝傳臣有言
 明而以其聽昭明之至止人情察于
 其正矣若若潛于細故則未晚為
 有累于昭明也
 思州苗叛 命湯和為征虜將軍周德興為副將
 軍帥師從楚王討平之 思州及五開湯和率
 師討之時醫及出沒不常聞王帥至
 谷退則復出劉挽和等極其地蠻人
 于諸同分也勳捕夷其窟穴俘獲四
 嗣是歲周德興與李德興蠻人從起
 年以平中原功封江夏侯祿千五百
 石七年增千石至是年亂宮外國除
 更部尚書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司部釋賢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卒不能釋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無良心者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長吏撫字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思信諭以禍福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民于諭以禍福余煥以有罪誅 餘煥未
 令賢者注
 五月朱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
 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惡之心消蓋惡之心
 形則貪鄙之心絕惡之心消則邪惡之心消
 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心之明則
 則至公無私而自無我累矣 上善之賜
 賜還京師死歸故鄉 上善之賜

附錄 上謂衛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嫩遇
生審思有未嘗者雖終夜不寐慮慮得實然後
就寢侍臣對曰陛下精圖治天下著生之
福但重體過勞上曰朕豈好勞而惡安之
者天下無事高居笑樂亦嘗不願親自出國家
安四方無事高居笑樂亦嘗不願親自出國家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
向背決于此也

六月 詔禁諸司納賄 有犯者必
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 上諭吏部曰府州縣官
費自今定為三年一朝其紀官圖冊
吏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為令

附錄 上問漢書侍臣曰漢末盡道切將相大臣
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殺外
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歿長沙
蓋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克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大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例違
私嫌乎此其于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七月 釋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復其職
時通等以事當杖逮者數十人詰 關研
其德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勞以消
以進士方昇梁懷遠等六十七人為大科給事中

六部試至事 上諭之日思良者則國之寶如邪者
進則國日亂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
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家聲掃地
世與著善則主臣論客民之道

皆安朕為天下之王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
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
率若此思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思德如小
然經學不白正若如竟無紀綱法度之
施而但曰思德所謂後者不足以為政也
上與大學士朱善論任人之道 致治重在任人
蓋擇衆賢為耳目則民聽周于四海任
才宜聞 聖訓 上曰任人之道首在
擇簡擇嚴則賢避之人不進庸劣之人
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
非賢而專任者則必生也賢者乃可以
有謹于始而怠于終者亦有過于前而
老則固不能保其終始始終如一者
報國之心堅如金石不愛渴不任之若
廉等似信然若愚者決不可任也

論王閣武於中都 最有賢德博通經史
釋典 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郎
西堂以讀書自娛閣武餘暇召儒臣李叔
衍及名僧來復龍興之講論論文始無
建實訓堂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
來復北之又命來復作正心
親遠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加名 上召見之後
以賦詩食議議破殺所著有蒲團上見心
青承 召賜食謝詩云蒲團上見心
袈裟迎 御床闕下毛雲生 屋中紅拂動
光金體 命來復錄 上監觀 閣武上見詩大怒
永天上賜自惠無德 閣武上見詩大怒
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友來復又言無德
是謂我無德則師以席席 閣武上見詩大怒

重南布政使張紘請復輸穀之例以足邊餉

穀州商人納米于金齒者第一斗給鹽十引例
穀州商人納米于金齒者第一斗給鹽十引例
穀州商人納米于金齒者第一斗給鹽十引例

附錄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

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莫之莫不厭貧富
富者重農者重刑罰息干戈以莫之莫不厭貧富
富者重農者重刑罰息干戈以莫之莫不厭貧富

二月遣使勅勞常熟知縣成奠奇 時府吏請縣

公堂司怒其越禮執之事 經田中道入

之智足以不勝智若始息之仁不為後物致欺

人之理無二以當以心為天又論倫 上曰不

可後者資干然資不可不 上曰不

戒戶部毋聚飲以傷國體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

謂生財以裕民理財以裕國之臣皆謂此道

要財如來弘羊之商賈揚家之兩弊自謂能富

家財稅已不敷酌用度自有餘錢無窮國

後使民不疲於家給人足極富盛時戶部

正當荒心母為聚飲偶體又日豐軒臣奏飲

天下物資伏體送儀物及行舊令九軍

批發菜魚肉菓實非與販者毋得殺

省躬錄成 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

心錄朝夕觀覽又命督善劉三吾編唐虞

四月定工匠班次令 從工部侍郎奏達覆議

陸慈谿知縣秦仲彰為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為慈谿縣丞 仲彰文遺吏馬仁生行縣達法

河南大水 詔郡縣賑民聞鬻子

五原 詔選進士魏安仁等 魏安仁等六人

以過論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持今已歷

毛恐為小人所悅則終身棄志維欲致過不可

淨矣其召 還用之

詔下有司存問高年禮敦隱士賑恤鰥寡孤獨

遣行人齎勅勞嘉興知縣畢輝 庇官也

附錄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上者雪干諸富室

十七人不應所求乃詣縣告大父陳公望其

謂陳公望乃朝廷命孟賢賢令受惡逆之名豈朝廷

十月頒志戒編

其書殊顯唐虞為臣情逆者邪
而有餘事賜爵臣及教誨諸

議議使
知所鑒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併築

後湖城

河南盧氏縣王簿徐存義上言三事

一言三代

建邦設都率居上土蓋以大德為天下之都會
於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
取法前聖安于江左蓋隆大業以馭四方
言州縣之職于民嚴親而郡守之職于民
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頹民擾選廉能
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且州縣政宜不必數
如有中否以專其政設一佐貳官以資治
其若其能不得其政設一佐貳官以資治

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宜
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直
銘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與倡優伶樂不可
附錄

左都御史盧徵上言 陛下下干刑獄每
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者不止莫若嚴
刑制之不可過嚴嚴則為惡者無所畏刑則為善
者或濫及刑刑之道但貴得中時則清失
中則亂而改矣夫兩所言之悉流于虛其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禁鑄衣衛刑具

上讀老子書言民不畏威奈何
以威懼之悉以所禁之禁然威動從寬
衣衛刑具其以之悉以所禁之禁然威動從寬
而論刑部論四諸武臣並親審除自理者聽
門外命行人持理訟諸武臣並親審除自理者聽

諸無罪者命行人持理訟諸武臣並親審除自理者聽

聖旨府部院六科通政司備事
府雜職之審錄其院獄以罰

詔修關里孔子廟

大祀天地於南郊

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
侍臣進曰此明聖下敬天之

誠所致以上日所謂敬天者不御殿而有禮備
有其言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
入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
任三公之重官不能偏私則聖君之命不放
任三公之重官不能偏私則聖君之命不放
任三公之重官不能偏私則聖君之命不放

附錄 所請下黃榜下黃榜者舊律錄
之所當也天地將為其福于已實為蒼生也
故凡利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謀利為心
故凡利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謀利為心

二月魚鱗冊成 以念民貪宜效其所為也
寄之親隣勢要混雜惟邪賄賂久之相習成風
寄之親隣勢要混雜惟邪賄賂久之相習成風

辛受無窮之害此可為取宜宜效其所為也
辛受無窮之害此可為取宜宜效其所為也

武淳寺僧所莊稅糧定為九區設板長四人
武淳寺僧所莊稅糧定為九區設板長四人

為冊謂之魚鱗冊成 以念民貪宜效其所為也
為冊謂之魚鱗冊成 以念民貪宜效其所為也

山稅不均貪者有稅無門宮五有田無稅議
山稅不均貪者有稅無門宮五有田無稅議

經界國初魚鱗冊經界意也鳴呼自井田之
經界國初魚鱗冊經界意也鳴呼自井田之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者子已為之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者子已為之

太息矣至此德增說奇之繁富者生享無稅之
太息矣至此德增說奇之繁富者生享無稅之

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享無稅之
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享無稅之

稅多而後事無代補多出入此貧富不均
稅多而後事無代補多出入此貧富不均

稅多而後事無代補多出入此貧富不均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儒
學如饒涇之干飲食每降儒臣皆待以腹心
轉弱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武諸將親近儒生
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略有非老師宿儒
所能及是豈窮冠履焉者所能彷彿其一二
但一時所選足備裁定而文肅和業猶不甚
聖心至深不待已而委故推庸輩是豈其所欲
也故行陶安之卒湛加梓信陳年座孫桂彦及
之賢而不
及用惜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備衛家用藥
藥家未嘗用兵以賊定禍亂及四方永平只
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禦亂亦能
召亂若將其富強富功生事結怨營謀遇以百
亂正酒醫命安以煎脂之藥難進無病之人被
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
事不可窮兵黷武滿中者有彈旅之虞宜既既

附錄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
吏部選南防學官之有學者行教之禮
願其復其家

十一月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彥良字良遠臨江人
學于鄱陽衛州包山書院山長韓子以諸儒學
教彥良歸時陳宏謨江西方國宗公召彥良
教彥良不就洪武六年法微賜宴合以治道對
曰道在心不正則利遠原而實謂者以聖賢
官者處以良方諫者如律又問法行教化對曰
用德使用法勞害進皇太子心圖及上太子
十二策上曰卿帝者師也十八年以疾乞歸
至是卒
名臣錄

上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中外武臣

上以武臣知
自戒伍周知
憲典往往屢法乃親製訓之俾知
守紀律軍士立職業保爵位

河間阜成驛以學生馬進還之

上曰馬戶斂豆
之給民膏不輕
故帝命兵部楊勳凡驛馬學生義民出售令便
未至其
即還之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詔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

上諭史部曰為國
以正人為人本在奸
者下只小才而貪之其弊得而無棄允恭
名必懲而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允恭
許諸城以舊書之過竊成雲南比有古其治縣
民大畏其者後民雖有過何用也于是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倉都御史

漢其官
漢者過諸坐尊報以凌漢曰子非為
法非我私子何以命為個和不及有廉者以
其事上聞

南夷思倫發叛都督寧正平之

時思倫發來
其事上聞
復復寇定邊欲報沙剌之役朔塞堡深宵上集
乃令軍中置火銃礮機分為三隊俟家進村
對突而前我軍天石俱發家皆股慄奔走果勝
直為其標葉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蹙擊之
賊眾大敗明年十二月思倫發入貢謝罪百夷平

二月大將軍盛王送降胡寡婦一萬六十三人
京命以文綺帛衣寶鈔賜之

詔定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部具名奏請上裁定以周

周方典臯陶契龍禹桀伊尹傅說呂尚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諸何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杜如晦房玄齡李靖李

詔歷代帝王廟去隋文帝初帝王廟為五室祀

命編修蘇伯衡李叔荆為會試考官取中施潤

出身有差特命直石題名于大學者為今是科

附錄日現侍臣論于方資賤駑人之說上

東莞伯何真卒命其子榮襲爵

命諸儒臣撰疑信錄正統考誠官陳宗順

嶺南盜起與集義兵保陣一隅王師南征真

效附以功歷陞布政使封伯至是坐監軍論

也諸儒臣撰疑信錄

也諸儒臣撰疑信錄

也諸儒臣撰疑信錄

也諸儒臣撰疑信錄

饒之弊因思人之饒

忠厚疑心必起平偏私

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

信之謬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誘毀不召而

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待人則已無

偏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

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所

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謂形

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謂

節非義又非禮義非信非智誠而不直不可謂

之信臣撰疑信錄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東西指何

為日月星辰四壇入于內燹之亦東西指何

燹石為臺凡二十畝高一丈有奇周以石欄

降為階道上下各為一大者有奇周以石欄

嶽四鎮四海四瀆並風雷雲雨山川大歲天下

東南暨地凡二十畝每月代水燕凌陰以洪夏

日中句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

夕中句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

附錄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

四月庶吉士解縉上封事上嘉納之縉古水

勞費甚爾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
平五乃冷著連大地而寒何令虜見
疾抵海乃知虜主替在海東北八十里
會大風揚沙雪虜不意我師至大
思然見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
上追之不及獲其太子地保奴等及妃
人降官軍乃婦八十人馬數十匹
既至宗地保奴及后妃金印金牌賜
命有司給第宅厚祿俾就居京師既
將軍所為哉地保奴自是恩及民不
狀以初元世祖主中自有恩德及民
乃如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蓋行亡
仍厚遇查過之其後脫占四
帖兒為其下所就都來廣散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誦習
為將者當知

關支冬夏夏秋及母兄伯叔
言王私元主建事
將軍所為哉地保奴自是恩及民不
狀以初元世祖主中自有恩德及民
乃如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蓋行亡
仍厚遇查過之其後脫占四
帖兒為其下所就都來廣散

海西侯納哈出辛
命其子察罕榮

八月比征諸將還京
未出師一千餘人自遼東
來降藍玉還朝上謂曰爾平將士比征
最大但虜王如落不能遇之以禮又特勞遣
入朝視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爾功勞過
有爾爾其率德改行以康厥終王頓首大
北征諸將于本天殿上賦
平朔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從山西澤路民往北平等處曠地耕種

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人開墾業之
歸有同干耕近縣給耕許不給爭惟墾
還政主不讓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
處所開田上聽所民力開墾為永業
至是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欲鄉民
地田荒民少宜從山西之民往就耕
山東多曠土不從從山西之民往就
業之令耕種墾科征三年
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欲鄉民
地田荒民少宜從從山西之民往就
山東多曠土不從從山西之民往就
業之令耕種墾科征三年

詔令各衛督兵屯種
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
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者也兵乎農
必反弊并長治久安之術矣今天下
屯種應幾兵農兼務目用兵古之良
屯固手祐李施良皆以是策勸當時
兩藩鎮帥將其器備之盡力為耕作
軍儲則可以繼美守古人之矣爾都
改歷代帝王廟於鷄鳴山之陽

以徐九恭嗣封魏國公常昇嗣封開國公
以早敬為給事中
上謂曰徐九恭上曰官中
鍾有微太子之教
居故宛縣故先公
無虎何以今天下
及此

改歷代帝王廟於鷄鳴山之陽

以徐九恭嗣封魏國公常昇嗣封開國公

以早敬為給事中

鍾有微太子之教

居故宛縣故先公

無虎何以今天下

及此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五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

以秦王為宗人令青王為宗人

正周王為左宗人

楚王為右宗人

封永昌侯藍王為涼國公孫恪為金寧侯

其弟歸常泰因謀逆春下上以遇春

特寵擢之至是論征虜功進公侯上以其

元王妃無禮仍賜其侯于泰格鳳陽人以文大

都督府副使總兵山侯以虜之戰于武德

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參政是年為右丞

將賊虜受封拜二千石世襲後不知終

故元四大王來降 先是上勅禮部言朕朝平

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遣行人齎敕併以上尊楮幣賜平陽知縣張璉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

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行因追軍器意在擾

民兩平陽知縣張璉流法不從即具以聞朕

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人以鈔三千錠

一付往勞之

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分屯湖川等處防西南諸

夷

友德駐宛州因國公鄧瑄駐大庸觀國公

允恭駐辰州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民開國公

駐岳州推武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駐岳州安陸侯吳傑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履駐

置詹事院以致任兵部尚書唐鐸為詹事

兼東官官鑄造不常卑設官至是上謂吏部

曰朕親歷代賢君于輔導必擇忠直賢良之士

今唐鐸為人謹厚有德宜當是

任以導為詹事仍兼尚書之職

五月置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於兀良哈

也歷代為渾莫奚等族大軍凡征朵顏

等族為外藩 詔置三衛以金寧松亭修近宣

府曰朵顏自錦義堡至達河曰泰寧自黃泥

窪嶺沿湯湯遠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

等官各統所部

自是每歲朝貢

七月 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

不及慮保人于茲坡御惠館治平何

八月更定大明律

徵趙揭謙為瓊州教授

揭謙餘杭人祖追古

二年聘至京修王韻與徐官不合歸至是徵為

是官作瓊州學範六書本義登古文通授

造化經綸或補前聖戒書體物載之以

興越斯文為之任望俗自茲隨風義名臣

十月徙民墾田時其民分丁北平山東河南

瑞士前墾放泗州民張從擊先百一十六人

戶戶籍戶部田畝金實錄發遣後事都

仍令回泗州募化居民

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賜地鳳

附錄上與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此

上日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臣有

彼此之間波謂南方風氣弱柔故可以德化北

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卜人何地無

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條端焉可一

服精百而退

十一月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

其國黎一阮姓阮同叔來貢

附錄上謂伴臣曰與伴之道當進君子退小

易識上曰為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

不庸索管如良王委于污泥其色不變君子維

申嚴市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寺紗帽外遇出外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者亦如之許戴雨帽

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官至翰林學士

南安侯俞通源卒 通源字子通南安人官至武定侯

英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

南雄侯趙鏞懷遠侯曹興左右參將定遠侯王

弼金寧侯孫恪率兵征虜

工部王各率所部大軍討之

都司有定州衛副使及餘部二戰精銳馬步官軍

隨征三月賊王出古比日安德等各以勅諭攻

無王諭之曰吾出諸將軍受命援兵沙漠掃清

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所歸必

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聽命即戰
進兵過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威大震
不疑我軍宜速進遂抵通都隔一積塹不
知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往招我師已歷廣
驚乃兒不花欲往馬觀童諭曰燕王自至勿
恐也乃兒不花往馬觀童王威信不至
飽駭論還見王降詞色待之賜以酒食醉
以駭還如見王降詞色待之賜以酒食醉
朝獻其銀印詔乃兒不花等將兵二百餘人
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為燕山
右侍郎陽秋卿金帶襲衣鈔銀綬佩有虎
論曰克元都平陽建後命大將軍徐達副

建德兵比征者一而偏師勤擊不與焉當時
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鮮繼寺葵以為言
戒以不得已為言豈樂勤兵于遠者哉其神
遠智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廣且觀其戰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
祖虜之心豈謂不可不為備乎則其聖
威于萬里之外者特以垂休于萬世之久已
聖也先放于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患而
高安劉之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為大變矣其
與和開平東勝又相繼陷其間所以藩籬甚
而廟德此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軍伐而

之道迂與和開平決而京師之屏藩東勝
失而河套之患設又哈密不復則京師之
防甚危而宣大之微大潰又及乎則京師之
夷蹙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
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許補成學生陳質還湖州府卒業 質文成太宰
質補通政司常引素質願卒業 質文成太宰

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勾軍伍缺不過天
日人才必委之千未用之兵而用之十既成
生學未見成功若遂削其兵籍進學府則此
既尚書沈潛政司常引素質願卒業 質文成太宰

認增江北養馬人戶 江北養馬人戶 江北養馬人戶

二月國子祭酒宋訥 諸公車校職分教補經 諸公車校職分教補經
往在軍儒師生相計教 往在軍儒師生相計教 往在軍儒師生相計教

功至是癸亥後

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有縣鎮即以縣為王次海次鎮次清風雲雷雨

之禮又次之千是本原名為國以進使頒諸王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

先是上見朝臣衣多短

書李原名因司業陳穀奏酌事宜俾存古意

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

補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補馬與文職同考民

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圓不及肘三

長過手袖廣一尺袖口僅七寸家軍人衣長

去地七寸袖口五寸袖廣不過一尺軍卒不

四月築京城外垣

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後向慕朝第豈

在教貢故曾諭以海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

從所請又復入貢爾禮部具

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未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

韓國公李善長暴卒

置帷帳降掌書記已而郭子興欲援人麾下善

長強不消行自見終其官與中書省密議袁然

為家衛之友凡事機請諸國家制度多所贊

臣民先洪武三年封公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

十年起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商賈史臺事明年

祿千八百石至是生流言自發奉封長子祿

馬御封永樂九年奉子芳留守衛指揮金事芳

子子恒傳襲恒下誠誠子

宣宣汗繼俱不召襲國除

以肅清逆黨

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

播告天下

韓國公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

志場瑪宋元謝梅思烈陸宗泰與黃雲龍正

智毛謙詳陳陳萬亮取忠於賊罪九十二人

東川侯胡海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洪武十七年以從平雲南功封祿二千五百

千祿先以戰功都督同知從海上從征雲南

戰沒贈左都督同知除精羅州人洪武二十

年以歲督海運功封祿二千石二十六歲追諡

六月命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西番宛封祿二千石子則襲龍江右衛指揮

馬從正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

科令有差本朝祿增多千唐官從裁減詔目

洗馬而下官職依唐

訓其津祿則從本朝

史 2 - 213

三月廷試 賜許觀張顯宗吳言信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觀賢池人解會試俱第一後復姓
衆馬是廟復推下第奉 上以連科狀 出次學 召祭酒

徽山海關軍士令屯田 上謂後軍都督曰曩者
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
衛可及順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屯田士卒已命
官督之而山海關諸衛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已命
官督之而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不置止存牧
足駭聖訓通而止餘悉令屯田是將制之海
軍批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學而成功而止
支隨宿留隨時商發為累 上還行訓勅曰必
以爲州縣 軍大無還利輕動但令自所迹處
援可也

與廷臣論正心之功不可忽 上曰朕嘗命
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
能答最後一人言模範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
真朕惕然感悟天鏡一物耳豈有偏邪則不可
鑑形人君至宰天下辨邪正是非原于心心有
不正百度乖矣正
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 更取則大節堂上各子郎掌
詔更定侍班官員 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
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
官翰林學士侍讀修撰編修香坊學士光祿寺
及京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有領賜
給事中中書舍人

五月 勅禮部侍郎張智等以儒者之道諭天下
言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
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
宇以來雅用儒士而卒水見良由師道不立
成材罕聞耳禮部宜以朕信諭天下俾凡為儒
者必格遵先聖賢之遺教云

六月 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勅曰儒本中國
帝夜有金人入夢其言曰西域有以兒童出家
者其教後有以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
者其教後有以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
教始干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與打點石
神樂災祥患其道蓋彰故二教以喻學道者
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瑜珈學道者曰正
曰全真皆不修本分乃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
各州縣詩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搭果者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
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兵部試尚書如常
詔定文武官封贈 官封贈舊一品封贈三代
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
命學士劉三吾考古制至吾素家制與今制
從之又奏庶子襲文職例以子貴毋亦以子
母無封三吾亦奏味制以子貴毋亦以子

詔更定侍班官員 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
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
官翰林學士侍讀修撰編修香坊學士光祿寺
及京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有領賜
給事中中書舍人

詔更定侍班官員 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
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
官翰林學士侍讀修撰編修香坊學士光祿寺
及京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有領賜
給事中中書舍人

命禮部頒通鑑史記元史賜諸王

須書籍於北方學校。上諭曰累次令宋相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籍則無以爲學朕嘗念此方學校缺火書籍士子有志于學往往病無書讀宜于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購建購

七月徙富民京師。

以貢士彭友信爲其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朝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占紅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萬里長空爲王橋上曰此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人功田

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請吏

辛不致欺驗民富及丁稅多寡事爲上中

易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

爲奸龍諸役民晏然安業田足流民歸之

牛詒聞言自本官去縣縣政復壞民不安業

乞令再任上命吏部詳復縣丞仍命禮部

而遣

定結真儒服之制。上以學校爲儲養而士子

制始定朝服王色絹布尚之與袖皂絲

垂帶

南豐典史馮堅上言九事。上嘉納之權都察院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左金都御史。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上曰慎

布耳目之官公聽並觀以明黜陟九曰
防以幸奸弊願諸司設聯合達達事
報上覽曰堅之言關於政
體者多足可嘉也述有是履

命景川侯曹震往泗州治道路
震至宿州樓南
有支河通永寧

界乃鑿石削壁直接其地以通漕運每歲陸路
至鄂平驛舍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達于松潘二
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
陝西也是往來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與學士劉三吾論惠迪吉從逆
凶之旨
上曰凡人遭難凶咎皆已自取之及
三吾曰如也此亦當論令
此無所懼可觀之千天者自取又向順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

御奉天殿大宴群臣
兄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
嘉寧侯葉昇辛
西番功討賊二十五年後以數平

今天下衛所分兵屯種
先是大學士宋濂曰東
貢惟沙模木通聲教廣
臣今海內安寧邊境
之則士馬養耗餉餉難費
臣今海內安寧邊境
臣今海內安寧邊境

所約五百里遠近難易為屯屯各有分間
所約五百里遠近難易為屯屯各有分間
所約五百里遠近難易為屯屯各有分間

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矣其策也
大有關贖田分軍立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
分為率七分屯三分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
視古屯營法為近城三屯約受田十餘畝收土
拉十八五八月限歲十二屯出各一百餘六
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各一兩餘
征役其口糧于倉內給支其農器約十長時
納德于拉登于戶部已設風憲有提督之長
屯堡兵京師上如意置屯中堡兵京師上如
三戰易撤外吳田一畝為屯屯足則後撤屯
江浦六合諸屯以流田又論督臣曰天下
其屯堡者底歲耕種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
百根糧果胡匪之額隨地所宜值之亦足
以濟歲歉之不給滿督尉其編行督督之

靖江王守謙卒
正統孤依
上居撫愛之從

張士誠事覺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出走詞法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封我移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因陽陽七年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之卒子雲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陝西出河南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上曰何此子不付至于此
吾自任不覺也

三月 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

侍御張智通為長子服喪期年又曰期之喪達乎大夫

樹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喪十一月

從之

上御東閣門諭廷臣欲立 燕王以學士劉三吾

言不果

上曰朕若愛太子不孝遂至于此命也

明仁皇帝古云武臣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

劉三吾也

明仁皇帝古云武臣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

劉三吾也

明仁皇帝古云武臣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

劉三吾也

明仁皇帝古云武臣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

宗應也則服弗掩也又宗之以爵也受恩之

事也無幾焉取矣婦人之所誥也仁宗之憐愛

外則無幾焉取矣婦人之所誥也仁宗之憐愛

女始也乳繼之有誥與乳繼之有誥也

而四宗始也而士之有誥也

之身以罪成焉而後文慈持之

繼而宗始也而士之有誥也

以命之實則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

事遇大臣以誥諭之則如之何其必

美觀二品以下自卿伯子男府君加保

不有誥諭也

之類也

可也

之類也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勅刑部校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有給由到京上開民閒疾苦

風州學正吳從雅山陰縣教諭張恒省對守職

右學士民事無知尹補職漢書論仲舒啟其

周宋李流事以責之復論宋儒胡瑗等數事

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詩務治民水利等教

當其時人皆出其教授有去今波所言平日在

學不出則明問答才志為波等所壞使天下教

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波等所壞使天下教

失指為聖賢之教安庶疎無補于時宜

宜之極過其乃校諭天下學校使為懲戒

改詹事院為詹事府

八月附錄 皇太子於奉陵之東賜諡曰懿文

諡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諡名

以彰德諡以表行德有大小則諡有輕重此古

今通表雖在至親不敗廢也嗣皇太子標在儲

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廢政神機實多今焉承

行因諡顯公諡曰懿文德以名彰

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

諡冊之為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政殿廷官

南面人臣以左文右武比向而朝禮也五府六

部官署宜東面併列其建六部于廣教門之東

省向西建五府于廣教門之西皆向東惟刑部

掌判已置于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

宏壯命王事而有常量其役尋改翰林院于皇

城東南另人府之役

詹事府太醫院次之

旌表欽縣民江來肅妻葉氏寧國縣民楊仲

胡氏句容縣民孔世修妻許氏宋仲謙妻石氏

壽春妻王氏張德清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

氏俱貞節之門

頒醒食簡要錄於諸司

上謂廷臣曰四民之忠

者何讀書明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勞者何

春之時驅牛乘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

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

旱至蝗則舉家惶惶無所望矣今治官者不知

民困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一足命戶部臣

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未計其用

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

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食簡要錄頒中外

所以恤民

廷臣薦方孝孺

召至權教授日以諸生講習聖

名其讀書之

慶曰聖學之

車高麗為朝鮮國

從從知國事

九月庚寅立嫡孫允炆為皇太孫

詔曰曩者

御宇者自是儲君朕甲辰即王位庚申即帝位

于天下今二十五年諸君選將練兵獎士民干

出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猾用心甚多矣邇來

臺類諸首領嗣為皇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

仁厚好文事典禮既為太孫中外萬機悉付成

史 2-221

以黃子澄侍東宮講讀

命馮勝傳友德李景隆監王厝微如常任亨泰杜

澤楚樞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

因京師百福寺隱任通宰性易姓名為僧號有錄

附錄

刑部書檄捕盜一武官將物之門幸檢其身得一大珠幸持至廣屬其該樞靖徐曰安有此大珠必偽物命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曰下金之珠累下動心處斥以為偽物而碎之免至意外生事取

有過人之智意發之上天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

三五自陳始上法皆錄素失勢當引退以

肅廉御史即以聞逐免官

儒臣重定文武官品職之制

懸封爵訪通曉曆數學

上嘗詔群臣訪通曉曆數者門封侯食祿十五石國子監生山東周下駝

上疏言國前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代方道之長無論已三代而下字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本以高祖之克仁繼以文景之恭後雖宣之賢明而東漢有尤武明重為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方行仁義宋祖之誠心

安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近者如秦隋五八帝其所本皆以能苛暴而失之唐太宗

千載皇上應天命精滅胡元恢融誅暴虜德隆大宜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克仁不

及賢明過唐宗而仁厚不及御宇以來方役繁難征稅過厚戶口多而民不怠奢虐實而民

若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所謂徒善也法今歷而民不懷所謂徒法也誠哉漢祖之寬仁仁唐

命之仁則後世則帝王之能可傳萬世

有必開國無小校之入罪又言水運年災

教見為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

上頗味其言自是凡征之謀稍息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中軍都督俞事徐司馬卒

司馬即賜名字與政馬生九歲無依上召之以為子既長使從

馬有功歷歷足職二十五年為平賊長使從至成都侯作司馬好文學溫恭謙恭樵後士卒頗他貪窮尤嚴士大夫公事之屬退必一室蕭然如布土自必富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始制金牌信符防奸

偽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行涼衛等驛北

陳明之驚王霄飛馬上以開平之功及親征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王妃者上切責之王漫不省總兵

在外擅降陞行校黜削軍士至是征西還意銳討曹國公李景隆上切責之

我為太傅上疑我失時語周侯侯洪漢言定侯陳祖景川侯曹震繼繼侯朱壽東亮侯向榮

督黃錦吏部尚書詹徽及諸武臣皆為王詔將者最會王孫將為變為錦衣衛指揮將

告發命群臣訊訊

遠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四事

一日遠東

文捷詩此

有游學此

之家者種萬一即數人散物管子曰工商難親
不預仕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狴
狴之民選善巷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宜分兵
老而家選丁者除其籍免有司勾稽之勞今
華陽治矣諸勇遠遶至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
宗初年置府兵分諸禁衛天下八百而唐中
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者此居蕃騎輕之法
也臣竊軍士老次者免補丁者新拔蕃騎置軍
畿不勝社稷之福書奏上觀其言有可採者
但工商牧養之禮不預仕伍則庶孔子有教無
類之意特矣 命禮部詳可行者
行之振名廣吉慶泰和縣縣丞

單政有大小無方冊以着成法治後世之藩官
 有司而衆在政事施設之詩明 治體都憲
 成名曰凡有 有良公 必公 之之 務類 編爲 實至 是如
 職掌刊行之上

示稽制錄於諸功臣
爵祿食禮儀手庶悉倣唐土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下知書往往時功驕恣踰越禮分或肆清廢法奢僭侈及蓋王以及誅籍其家原有服舍器用猶食邑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土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等第編集為書名曰稽制錢之朝以省覽過此者借

都縣歲饑者先賑後募著為令
時孝友與官有司

而後發往逐性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而
者多矣其則諭天下有司凡遇歲
饑尤發庫賑卹後以聞著為令

詔絕安南國朝貢

五月送之人

八月也

龍可一自亦河歷歷轉輸其勞一自大江流
 義便而命國往督其事則者多勝壯觀之今矣自
 惜勤得民勿暴及河成人皆便之市天便步同否家飽及

詔褒異沛江鄭至二民萬里人氏民效之
簡拔二家子弟三十坊上庶子鄭氏自其祖蒨出賦存有司可
維牽乃以鄭希鳥三千食咸成至千發無私諸惟事
坊庶子滿江鄭氏自其祖蒨出賦存有司可
至濟博十世矣咸成至千發無私諸惟事
凡出納經緯室咸有文可發無私諸惟事
女工不與家政子孫馳行孝詩親妻妾
三年不歸酒親家畜兩馬一出則不食
其家產居親家畜兩馬一出則不食
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
親上識之後被人妄計其家與權臣通財賄
嚴海則食之誅記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欲
覆其家

家已久之通對曰字家主不聽婦人言而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達
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九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

赦胡堂監黨 詔曰朕平禍亂二十餘年通者胡
人首伏謀今平寇賊為亂復族謀計萬五千
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胡應軒頭無知尚生
疑惑不自寧今待人詰天下除已矣已會
官者不赦外未犯未拿者不論胡黨監黨赦之

于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庄田六所 計田地山
更宗人府冊實之制 勅宗人利文武才能堪
考授歷轉加常選法制人有此宗人府即詔
考授歷轉加常選法制人有此宗人府即詔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 紹興府學教授王
俊華為右贊善 時天下學官入觀者上親詢
對不稱旨獨克新數對亮直俊華善文詞故有
是擢 上召二人謂曰朕所以佐克新而右俊
華者重直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簡歷代宗至
事賜名曰元 輔歷代為臣告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
基僧道用一人以主差稅 天下寺觀僧道歸併
者率之餘僧道其不許奔走于外及交結有司
以書冊稱為題號謹求人則二人勿說毋得移
谷修禪及學念真者聽三四人勿說毋得移
寺堂若遊方過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財于民
凡所至僧道必得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
途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誣逐相容隱者
罪之刑還俗者聽亦不許諸人誣逐相容隱者
父兄父母皆坐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
兒童父母皆有司索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
經道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多寶
火居者皆
罰似重矣

以中都留守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

海壽亭侯關羽朝於雞鳴山之陽 廟舊在
是故作興歷代帝王功臣城 津橋西至
墟諸廟並列通衢十廟云

二月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彭泰等一百人

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 學士劉
無所蔽若信任賢則聰明則聰明則聰明則
為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
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玄宗明為視聽
色外蔽于權勢以安史之亂及宗師失守
拿提出幸雖田父老翁能為言其以田父老
者玄宗雖就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父老
皆如而按宗不知其蔽于聰明則其蔽于
所蔽則何能而不為不使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是可知勸懲者

賜張儀等進士及第此身有差
海人為伴請以教韓王寫壯武合調利及榮
制 御製二語淨罪後生考試事決會元彭
生事 除名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與侍臣論毀譽之言不可不辨
上曰人固有
同于俗而浮淺者亦有諸類押泥同手施俗而
浮譽者大鑒者未必不肯譽者未必為賢也第
所遇有幸不幸兩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
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
不肖則偏蔽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于倖進矣
問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
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于小人則處心必正然
則所譽者必多矣惟聞于君子則處心必正然

定行人司官制

凡設四十員歲以進士為之先
是以其行司四方往往不稱職至是始命進士為
之凡舊制諸稅率使外吏誦旁實賜禁之
賢才縣丞諸稅率使外吏誦旁實賜禁之
餘非官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事矣

遣監生人材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

湖廣可諸藩備早燒宣茂防森勞者各因
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擾害民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城祠
先是乾州同知

陝西唐德宗時經原兵變宋興在奉天門上
宋此德長安引兵圍奉天宋興在奉天門上
城在唐德宗時經原兵變宋興在奉天門上

而祀典有缺非報功勳忠之義宜今有
附錄 上謂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洪武初
其異焉 今年春里氣如廓然消去文運其有
千卿幸宜乘運會他籍占述作以稱朕意因
賜諸儒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安童郝陽人父玄成
他兄弟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
仰給于已請開自陳上憐復其身

上與侍臣論魏武侯不如楚莊王

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天一發一
講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天一發一
言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善者
其長長矣惡者其不長矣其所長則必滿其所短則必

七月旌表淡水孝子李德成為孝行之門

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臣當以道事君若臣之問各盡
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旌表長洲民張德妻高氏為貞節之門

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今民張德乃
間以按四方貢稅其樓有鶴鳴仙仙語歌歌
宋重里謂寺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
宋重里謂寺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

詔賜文武百官勅命宴于醉仙樓
其父休關官第以
詔賜文武百官勅命宴于醉仙樓

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人壽雖成莫勝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顧
願以男從事以贖其罪 上謂其言而有所不
肉食之不食因禱于神曰病愈願發子祀之
既愈遂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 上曰無故殺
子滅絕倫理宜令痛之勿使傷風化遂敕部
議曰人子之事其親若則敬其故養則致其樂
有疾則死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祇
又懇切之至後世亦足為法也朕未聞此言
甚且如父殞生有一子割股調膳或至喪生臥
水或至殞父殞母無依宗祀早絕父母為不孝
之至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說異以驚世駭
俗至于殺子尤為違道傷生之甚且今人子遇
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制不得已而割
股者其流為不在旌表之列 詔從之

九月寰宇通志書成

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
三萬餘里西極四川松潘南至西南距雲南今
南逾廣南東極又東南至福建福州府北至
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
里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
山西北下河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
三為驛七百七十六里天下道里總計一萬
九百里廣一萬一千七百五
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遇違守成法
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微賤歷世故艱
難周知人情奢惡惡後世自成之君生長深
未諳世故山林物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
之臣竊攬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視
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

書傳會選成

先是四月 上以宋儒蔡氏所書
命儒臣定正之 鄧綏李友所論問有未安者
及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眾皆願出至是書
成此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蔡氏
之說及其未備三吾寺李諸儒以進賜名曰書
傳會選成

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建岷王宮殿土木之工必
然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職民節軍餉轉
輸民甚勞苦若今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不
可于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如為樓宇以居俟十
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爾江都遣人馳驛往諭
雲南守臣 罷其役

太子太師頒國公傳友德暴卒

友德南州人
政降附授指揮洪武二年以平中原功封
川侯進都督同知四年平蜀十平雲南封
進祿勳蓋功冠諸將不聞罪狀見疑以故國
史不于卒時立傳却于封公下及之與監而

三月申定皇城門禁約
凡朝齋午門內
武信以次而入不許機越其門
易子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內使大者出門須
封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封銅符者出門須
守門官軍若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產帶出
銀錢匹出者悉勒令照驗亦有明白附寫往某
處公幹又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驗有
不同者即時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驗有
檢檢有誤帶銀錢等物者附寄各門人出門衣
及問其事情違
者治軍皆坐罪

定遠侯王弼暴卒
劉定遠人洪武十二年功
雲南加祿世襲二十一年以破比腐功多
江晉至是坐監軍不食次國除時永平侯謝成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暴卒
勝鳳陽人興

起義歷歷樞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平中
原功封進士杜國同率軍應事祿三年以平中
其虜有功吏備紀其功至所謂御大將軍無紀
至使閣者行酒于納谷出妻求大珠異寶又往
外樓二日強取其女失喪於降附心以上以此
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應邊
太子大師至是以倍
這不良而卒國除

徙民種田東昌
山東布政司青齊充濟南
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法曠
人難官遷民於寬之而地之荒閑者多矣

四月發諭遼東海南臨兆大同西河西涼寧夏
上可其奏土命戶部行之
民地無屬土而民食可及也

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令固疆圍
首疆中夏饒幸斯必成平乃有蓋州諸將共
民舊固守其地以待命比夷匪知天命屢害生
天苦周七宅以寡敵衆遠盡諸將深謀遠慮
魁已獲勝赴嘉之諭海南口前原浩翰中有
土連歲成此朕甚念之諭旨曰朕惟京州
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充為言曰朕惟京州
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速起耕桑朕且
賜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外振威武內懷後

詔停造遠王宮室
勅定侯郭英口遠東遼軍
晨官深謀無慮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即創
洪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已卿其
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平鴉綠江省諸鎮其
各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
為也朕既高麗自古時與中國情其意欲
之士困憊不聞朕沙翰急朕之必營商議招
遣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營造立營屋以居
年乃易亂之萌源深可念也

六月初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禁縣官腓剌
刑者勅諭於祖訓導
上勅奉天門初冬
刑者勅諭於祖訓導
上勅奉天門初冬

者待令法外加刑使人如所懼懼然此特權
 處置天下止守律與大造謠不許用燕則能
 知悉一時所奉臣即時勅奏處以重刑又言
 此刑者文武羣臣不明刑罰之弊蓋慎重有
 大獄當而諷訪情實嚴練之弊蓋慎重有
 申明禁置丞相之令 論曰自古三公論道六
 卿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
 亂政或朝罷丞相下獄後彼此謂須不敢相事
 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謂須不敢相事
 宰相下獄有奉請設立者文
 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河南確山縣野蠻成風 詩曰素餐 上曰人君
 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費交貨
 詔諸生誦春秋 詔諸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
 本有合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學法
 他鄉者衆至于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
 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
 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道士獻道書却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固氣存神
 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當需者政治之要將
 辭天下生民于無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
 苟一受其獻却之毋為所惑
 必爭矣朕却之毋為所惑
 九月 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

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信國公湯和卒 和 鳳陽人驍勇智畧從郭子
 渡江克長洲江陰平 上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
 三年封中山侯後同中山宋國北征趙汝愚武
 機有語及兵法顯笑為泥古者嘗覽其海軍
 多道澤進封襄武王子龍德後官至會稽文
 諭玄孫榮孫榮孫無子弟倫子紹宗弘治六年
 訥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一年子
 隆慶萬曆十四年 年幾行之諱嗣
 貶翟舍為宣化知縣 善古四方 嶺南聖山脈
 以供給澤其民不足使彼不為中國患而後用兵
 不祥宜捕逐之彼既不足為中國患而後用兵
 明政統宗 卷五 武
 時伐亦不務 卷五 武
 適西此世為患患必選將練兵
 食一時利便與兵傷民竊謂其不可惟胡漢金
 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陽砥
 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者漢楊雄仕莽奏列從祀
 以遺世計之賢友不與焉楊雄干教進為兼諸
 宜黜雄進仲舒則祀
 按雄果仕莽然之宜遠近傳觀詩史何史記有
 不足信者廉使胡直所書察縣志後其往甚明
 放楊雄仕莽投胡直所書察縣志後其往甚明
 及楊雄仕莽投胡直所書察縣志後其往甚明
 經其美歌靈根之謂得日維乃有是語毛叔朱
 退之師莫大司馬君實諸君子其細六經玉花
 往休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玉花

美甚深又晉高臥顯下報恩雖不遠出原而
斥公孫弘之客且曰如識道結身然天下可
也子心最後讀雅得稱雄大度自守如無
赤哀平問未仕養獨其贊謂雄仕養符命
股間年七十天鳳五年辛子考雉至西京
年計五十有二歲以近十二合四十四已
信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舛矣又考雉
京大司馬王音其文而音慶永治初年則
者必在天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雉為延年
者又與音云相舛矣可知蓋于懷此久矣
年久後部郡縣而雄部人也讀其志于鄉
人則曰子游而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前
永元二年國雄卒永始四年去養前達而
則美其或出于各子雲以予校之蔡自平帝
元始元年始出漢公今法言稱漢公與二百

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許雄之終或在平帝末
其年正七十矣因雄歷成哀平故三世不從
在復仕葬又証止三哉田知雄決無仕葬校
美新之事而謂公謂班孟堅平世曹大家傳
漢其寶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葬已有都四海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預漢道如日中夫不
知養而假法言以誣男之雄之意未幾投
葬者乎叔子之言曰閱百尺未必能投日然
使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葬我一以爲
說一以叛身是亦足信乎而孔子王葬者百
里義自衛身當時之言此也何獨雄哉下
守道君子家述處于義故

十月玉牒成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應有重
半為一世因某字為命諸王世系各從一
京漢書卷之二十一

冊馬氏為皇太后孫妃 光祿寺卿
十一月諸蠻悉平 楊文寺師至永甯州分兵
黃世欽黃世徵等又征南州斬其酋莫金分兵
一初六嶺峽江南諸蠻花蠻等使從賊擒殺
悉擒定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朝是篇必
常令儒臣書經壁新文音問以為鑒戒
今日講此深懼朕心聞之益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詔新墾田地俱免起科 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
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土棄墾除已入額
科自二十六年已後我種桑果樹與二十七

洪武志書成 其書連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治
不起科若有增科侵奪者罪之
易府市橋梁之建置更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以門克新為禮部尚書 上罷朝問左右民聞
天下民各安生業幸家至治 上曰堯舜在上
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者皆安業朕恐未然安得
至治

以韓觀為都督同知 賜朝京師
三月制各省朝覲以辰戌丑未年為期

詔以嘉定縣糧米輸太倉轉運道東

從前舊信請地

海運遠東六十萬石

四月 命禮部翰林院會考國子監師生

魏則高下

送吏部以文權用年使淹滯

五月 給桑種於湖廣屬郡

上以湖地宜桑而種之者少命丁往按府及徐州等處各給一百使其種之

命詹事府翰林院尚書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

禮儀司於午門內外出入者各給牌為驗

七月 上與侍臣論唐至不當用宦者魚朝恩等

掌兵權

上親唐書宦官過朝恩等勿忽

兵政故忌肆暴權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魚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雞

翼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驕從尚

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威而為之至唐世以兵柄授之嬖幸之氣滿朝天子

廢典在其掌握人抵死爭先使令豈可使常要路執政操持威福朕深憂之

朕役之外皇者不過得命而已使既無威權可以勅人豈能為事哉但遇有罪必無赦故

自不敢

詔在外未入流官陪祭并用祭服與九品同

從前舊信請地

八月 免應天五郡田租

禮部尚書門克新卒

克新華昌本州人始為太下學官人觀者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數奏亮直遂從左春坊左贊善華陞禮部尚書未幾卒

改六部屬部為清吏司

命學士劉三吾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

天下諸司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乃命三吾等撰成式頒

天下諸司

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官禮

禮部議諸王來朝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

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

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也

十月 詔禮部定各司奏事次第禮

會議凡奏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

監察御史次國子監次太僕寺次太常寺次太

監若太常寺奏事則當在各司之先

甲寅晦

望月

于期日

增設春坊官

左右清紀郎各一人司諫各一人

諫通事各人從九品

品頒稽古定制

禮法往往奢後自給以殺覆亡

命翰林儒臣取唐

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

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墓碑碣又凡房屋間架及

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于功臣

遵行之

後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知縣等以失志

加發高千南幾處知縣民台地知縣王近

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康縣永趙森懷

是各處舊民與刑各官等政通

嘉之賜彥誠等製衣靴錢

復其官仍給看民道里費

丁丑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以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

備關中

漢文以定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前地是無太

理之至是始

置同設官

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

翰林院編修張信為侍讀編修戴聖為侍講

論之曰官制材者雖以論思為職然則列在

近侍旦夕居朕左右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

皆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生李紳之徒在縣

林省能直言議論清直當持節開後世廟當以

古人自期毋負寵用之意

頒為政要錄

其書載文武官體統及食書茶酒

附錄

書王勣禮官請說上曰久矣

金石蔡白堊

道法公議也朕不許以私廢公王輕

命禮部會試以學士劉三吾安府紀書白信

會試考官

西陲四無一人抗平止一人

初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仍

遣僧官者藏上等往西番申諭之

上曰西番自

年與西番貿易近因私茶出境致茶稅無資不

國國課有虧始使或遠交無度致致私茶出境

朝廷為名措料馬匹以致番人持請別廷初不

知世但謂西番不願立知遣吏有以激之番官

命曹國公李景隆金輝勳合直抵西番以傳

賜命令各番首領受降為有契以絕奸欺尚恐

意諭守邊

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國兵部滿傳狀

者知之

賜陳鄭君昌隆劉謨等進士及第

身有差

四月令軍民有一才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歷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

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議百官相見之禮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在朝奉施等公

欽此

詔刊布大明律條令諸省附其中

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

犯者相繼于提出五刑酷法以治之

不取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

察院將大誥內條目揭其大端

臣民知所遵守

旌表浮梁縣民鄭敬成妻王氏金天驕妻王氏

縣民江務本妻許氏俱為貞節之門

六月覆策試下第舉人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

士及第有差

先是廷試已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

士及第有差

先是廷試已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

士及第有差

先是廷試已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

士及第有差

先是廷試已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

士及第有差

先是廷試已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

附錄

新入乘珠精細術... 皇曰明說我幸十人皆後... 文曰天子也聖形... 明二時若士印狀... 使相馬瑞言善... 法龍地龍言善... 史永樂功登兵部...

七月 命工部移檄停諸王府工作

詔天下每鄉里置木鐸

先置置鄧州縣里... 民問戶出諸事... 詔以警衆其詞曰... 里教訓子孫各安... 有諭稍久乃傳...

附錄

上諭羣臣... 其心不公而所為... 人于此時可見... 雖天地亦不能... 多件意小人必... 說之則小人進... 爾手亦當勉為...

命都督府移文遠東令軍士屯田自給

輒轉運處下... 年屋米可止... 仍令左軍都督... 十一月 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

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師討平緬諸蠻刀幹孟

先是九月... 明年五月... 附錄

附錄

制用機同對曰... 其勞既已甚及...

馬已有人...
知一衣...
查也...
城之...

十二月 上不豫
廷臣數問...
兵興之...
七年...
推與...
安...
非朕...
近者...
校武...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
陞兵部主事齊泰為本部左侍郎
詔督山東河南民耕種
封...
丁男...
定吏員出身資格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

附錄
使...
有餘...

乙卯享太廟
恩...
除...
有...
神...

五月甲寅 上不豫
勅左軍都督楊文為總兵往北平選北平都司行
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精銳馬步軍士從燕
王往開平防虜母有疑志

勅王總率諸王用防邊患
周公...
今...
防...
部...
部...
部...
部...

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
...

進齊泰為兵部尚書

上書召泰問邊情姓名

出袖中手冊進簡奏

乙酉 上崩於西宮

疾重召兵部尚書齊泰

崩壽七十一時諸王皆爭廢攝皇帝太孫即位

辛卯 皇太孫即 皇帝位

詔曰天降下民作

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以濟斯民

皇祖之大命永惟寶之

宜謀布範維新之政

以明年為建元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

是日葬 辛陵

孫遺一詔山川因其故無改

論曰 天賦元德九州所歸

論曰

高皇持三才之寶

簡蒙降 聖訓 高皇持三才之寶

簡蒙降

聖訓 高皇持三才之寶

刑棄耳征而濟江三征而闕東南

刑棄耳征

而濟江三征而闕東南

之邪莫不羣風本朝拜伏闕廷于是民受所

之邪莫不羣風

本朝拜伏闕廷于是民受所

新自都而以及諸神之祀禮文

新自都而

以及諸神之祀禮文

正其宮則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兵戎之末定矣 則大分昭矣

則大分昭矣 兵戎之末定矣

新刻明政統系卷之六

建文君章院

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標之次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三年而懿文卒，先是太祖欲立雄英，又欲立標，三語這不果。是夜焚香祝曰：壽年次近，願祈短長于孫賢，惟簡在帝心，遂以洪武二十年九月十三日立。帝為皇太孫，至是，廟號仁宗。文定曰：是日，皇太后所定，禍亂無窮。三十有一年，景帝積心，日久不遑，專志求有益于生民，奈何起微寒，不逮古人之得智，以臨民乎？論七十一矣，努力家毫懼，固令終年為萬物自然之理，其美哀之有皇太孫，就故仁明孝友，天下歸心，位尊大位，以

洪武三十五年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閏五月 皇太孫即位。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內外文官五品以上及縣令，為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本月，奉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

追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尊母呂氏皇太后。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侍講。

七月，以童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張寧以翰林學士，奉命為奉使，督學士。

子陳說忠厚，聞而善之，指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甯民，漢唐上封事，救。

千言皆當，太極心導以詐，誤免官，無救，流南。

至，誦心訓化，帝即位，春問舊臣，召至京師。

倫止表稱謝，畧云：桓業誤几，仗于太常，而不聞。

有杖之，自今將杖以戒，則當已，而不見有。

象王所...
後事...
取經...
有後...
痛父...
費以...
絕道...
以張...
命吏...
尚書...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勅

輝祖練兵山東

詔吏部尚書張統試編纂官奏處士楊士奇第一

授王府審理副仍留編纂

增國子司業一員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遠京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

又從...

以工部侍郎張景掌北平布政司謝貴張信為提
平都指揮使
賈幸念
跡顯著
然黃子澄
名曰盛
為守臣
貴垂受命
以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今內外群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齊王樽有罪留京邸

百校...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吳昌隆諫曰

而朝百官

丁嗣亨

朝野臣

昌隆所

朕有過

諭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

太祖廟號高皇帝諡高皇帝
其為右布 詔告乃請遷河州衛吏或
所中云

召朱憚為翰林侍講。憚之孫康書校 楚文
太干評 上念之策召

遠州人高魏應 詔辟上書請行主父偃推恩之

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 上奇

之 其畧曰我 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
皇世為諸侯體二代之封建分茅昨杜沈封形

百世為諸侯體二代之封建分茅昨杜沈封形
以晉府王之北平魏無名山大川之限而秦土

沃就廣畜卒馬其人依皮食肉弓馬提務護全

視吳魏者也以蜀府王之其餘楚相齊充平道

而 高皇帝主因多勢遠不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立前之則傷親親之思此是謂則則則則則則則

齊充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

藩王之權不削而日已弱矣又視之皇土賢如楚相

之河間獻王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不若如漢之淮南王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不若如漢之淮南王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不若如漢之淮南王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太祖廟號高皇帝諡高皇帝
其為右布 詔告乃請遷河州衛吏或
所中云

召朱憚為翰林侍講。憚之孫康書校 楚文
太干評 上念之策召

遠州人高魏應 詔辟上書請行主父偃推恩之

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 上奇

之 其畧曰我 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
皇世為諸侯體二代之封建分茅昨杜沈封形

百世為諸侯體二代之封建分茅昨杜沈封形
以晉府王之北平魏無名山大川之限而秦土

沃就廣畜卒馬其人依皮食肉弓馬提務護全

視吳魏者也以蜀府王之其餘楚相齊充平道

而 高皇帝主因多勢遠不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立前之則傷親親之思此是謂則則則則則則則

齊充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楚相

藩王之權不削而日已弱矣又視之皇土賢如楚相

之河間獻王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不若如漢之淮南王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不若如漢之淮南王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不若如漢之淮南王者下詔褒賞之其賢如楚相

詔尊皇考恭宗太子為興宗孝 康皇帝 康皇帝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二月冊妃馬氏為 皇后立子文奎為 皇太子

封兄允熲為吳王允熲衛王允熲徐王 徐王

九月召還廢為庶人衛王封為州王居國諸難

王封徐州王居江西代王封為州王居國諸難

之國四年二月景帝復國除

詔薦賢養老聖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

禮衛賻民蠲子減田租 詔京省開科鄉試

命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命都督俞余事朱晟總兵鎮守甘肅

陞侍講方孝孺為侍講學士同學士董倫侍經筵

備顧問孝孺後坐素隆遇帝好文與學士

更定官制以紀善周是修循史局

燕王來朝行皇遁入登陛不拜

三月祀先師幸太學

勅都督宋忠徐凱耿獻練兵屯開平臨清山海關

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尋遣

還北平勅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

莫若遣歸尋使人追之不及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爰置廣西

金枝衛議處之

金枝衛議處之

金枝衛議處之

金枝衛議處之

金枝衛議處之

論平永淳衛官軍也彰德順德

遣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巡行天下問民

疾苦與廉頗貪得便宜行事

燕府遣人至京奏事詔拷訊成獄發符逮王府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

知縣昌隆疏言對人等政隆寬功微請見王天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召齊王柁留京師幽代王桂王於大同繫岷王

五月

詔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式監生通經儒士

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者及生法讀成已更者但通經儒試成又詔官舉通經軍士舉而吏部銓用

以宋徵為宗人府經歷

宗人府事皇九族太子親之屬籍以時修王牒

以宋徵為宗人府經歷

凡宗室陳情惟問上詳無錄罪過

舟池教諭陳濟上言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

上稱後裔將大呼曰陛下以四馬至京下獄至期無兵臣未晚遂繫之已而兵

起

六月以關平王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食書

召解籍為翰林待詔

文學故召用之

七月甲戌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使司

事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

余達辰歿之遂盡克九門

謂元之高帝建封諸王

象也密通胡非有大謂不足以及諸地廣民

相者見之曰龍親鳳姿天章曰表太平天子氣

高皇上官輔嗣君者忌成祖命張昂宋忠

內外防之皮張昂等傳謂謂早宜為備于見

城七衛併使出軍王國王戚災

張生朱能等門下幾則野於遠官屬召至

謝貴張昂餘無能為成祖曰須以收致之

道內使朱能等門下幾則野於遠官屬召至

舍來內使召貴門下幾則野於遠官屬召至

貴夫之力且召貴門下幾則野於遠官屬召至

未下今指揮唐雲蕭散遂下今失集城西門

安路司官走鄭州宋忠率兵至都居庸

知爭不決退保懷來留俞瑄守居庸

論曰天之所與人能禦戰守居庸

掩見先事以制人也子澄明知所謂班雷不及

先從事于所不及是之列國而後事成祖難圖乃

蓋見便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為滿及世子

況弟俱入朝在成祖床有必歸之策僕以按

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隨之歸國欲制于

千里之外而顧顧于其間而天料帝王萬

世之業手故人謀之陳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

我之固不可逃而人事之歸亦誠有不容不

者固則不為周之遷則為齊之執矣濟微思

以顧王二基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未及

元而諸王以得罪視之計于古帝王貶族之

義若罔聞焉我太祖之聖堂樂此甚而四海

聞之曲直有存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志平使

于殷頑然則齊當不病十周武則亡之聖何

亦口彼食其祿而書其忠不謂之忠乎使綱

在否當用之則聖心釋然可知已矣可以

右布政郭資都指揮使張信降燕

燕府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王言如臣齊泰黃子澄等罪狀昭著

之威難剪皇家之杖義難移子澄等罪狀昭著
則厚親之仁慈過之食兩盡不移出此朝則王
以如聖仁之仁慈過之食兩盡不移出此朝則王
天哭也隨無詠文云伏機祖訓有云如朝
諸王從領兵計平之臣謹諭
伏候命惟陛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則平都指揮使馬忠
蘇州指揮毛遂遵化總指揮王密雲衛指揮鄭亨
各以城降燕

乙卯俞瑄師潰退依宋忠於懷來

甲申燕兵克懷來獲宋忠俞瑄都指揮彭聚孫泰
戰於指揮莊得敗走大同都指揮使陳管引師來援

丙戌永平指揮趙霖郭亮降燕

庚寅太寧守將劉顯懷亨上萬計兵十萬出松
關駐沙河

援兵等退保松亭關

萬書盛稱萬而松亭關
得真就勇下獄以聞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

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師陸安侯吳傑江陰侯

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松楊忠顧成徐凱李文

陳暉平安分道進北平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月長興侯文筆率兵三千萬至真定都督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楊松駐冀州先鋒尤千人據雄縣

壬子靖難兵乘中秋夜圍雄縣破其城戒諸將勿妄殺敗都督潘忠楊松于月樣橋執之

靖難兵遣冀州降將張保歸教保伴言身敗被獲竊逃以我軍將至告之

河北平營河南放進保歸告軍至諸將請曰今日聞道今復不知蓋其不備奈何還保告之

為簡上曰不然姑不知彼處實故欲掩襲之今知我至其南解之矣

縣莫州之敗以事氣兵法所謂先據後實者也若不令其知竟薄城下雖能勝其北師之來南

壬戌靖難兵大敗大將取炳文于真定執副將李堅寧忠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斬首三萬餘

級降衆數萬餘人悉散遣之

運糧車中獨二人間知南師之宮果移入其

兩前燕兵還北平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

敗始有憂色謂士曰奈何士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士馬精強兵足餉裕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日賊將

谷王穗還京師

召遼王植寧王權遠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詔

削護衛

以高魏泰督軍務使燕

親之語遂遣性燕魏自和國朝處士臣其書

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籬不意天王張皇三

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就義和能便帝

原臣所以浮奉明詔置於度外來見大王欲盡

流言伴避位居東若大亦始知謀逆者為諸京

隆哉處不出此遂極遠爾犬與中官共任事者

倡北國以為謀逆為名家必自速然後人誤

恐起而禍卒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教

擢使

十月燕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歿之

告貨遠廣

李景隆進兵攻北平

隆別將敗顧

燕王以寧王權書移大寧詔軍及兀良哈三衛

騎軍援北平。大寧空。平之外喜峯口北。要害處。

下月景隆並戰於鄭村壩大敗棄輜重援衆奔

成祖率兵至孤山知景隆軍鄭村壩列陣

助予則河合米是夜水已合遂卒歸擊賊前哨

或祖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大敗

本京隆戰敗黃子澄等匿不言

利果何邪子澄曰臨交戰數勝但人寡耳卒不

景隆隱其
敗勿表

乙亥 燕府丹上書辯誣不軌之事請誅齊泰黃

于澄不報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素成張賄皆降燕

降于燕復其官。

燕府傳檄天下誅滅左班文職奸臣

守藩旣以為千孫萬代計不卒皇太子

置一王繼殲父皇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叔道尊立巨子之情至矣帝年幼外任

此皆齊尚書黃大卿王孫文職等所撰述

帝行不道今天下咸叛不務言

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官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五 國威 臨機 戒王 平殺 戒守

披甲夜仗號鼓呼聲震城野七月

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
揮孫泰、俞頤。八月十六日破雄縣。役都

濟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取順文擒副

高平及遼還兵大寧都拉樺房亮來降

蘇軾自單壁遠去大宮下遂平天幾齊與中

五十一萬餘。十月十六日。東北平壤。叛軍各

通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懿

戴天兄弟之讐不及兵今奸臣齊尚書等

人亦所共寶也故錄之

今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年未三十。不願者聽
四月以胡靖爲翰林修撰。

遣中官賜大將軍李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遇暴
風破舟盡沉諸江命再賜之。

特玩之以故 增置諸藩賓輔各一員

燕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合戰大敗走德州燕
兵進攻德州。

伏精兵萬餘於河間之南子安會期白溝河平皮
來征胡誠者用兵以故燕爲元鋒今且出

之安號勇善戰互爲首領都指揮何景戰敗渡
批發收兵還營景隆胡觀鄧英傑等各兵大

過之繼而與燕兵大戰王從二驍後連天
道下馬伏地河東河東東西皆在王上流

卒壯虜次日燕兵復戰驍將張龍文子龍
指揮官言盡精銳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後

軍房寬廣狼狽走燕兵復戰驍將張龍文子龍
時動急又見陣後軍士棄出王馬三敗即失

次遣之景隆
軍騎走使州

以建昌李景隆以數十萬衆大敗南兵至
事勢皆所爲家室之亡亡非他由子澄之
隆謀之也其隆真一越極大皇方幸其來
八隆乃中敵人之所幸焉左其爲謀然
千隘之誤天將以成我大皇之六業也

參政鐵鉉率軍高苑還守濟南

五月景隆奔濟南

燕兵入德州轉掠齊陽儒學教諭王省必之

燕人景隆教諭學士王省必命駐馬八年又與齊
兵兵至省必爲道兵所殺從者引省必屍歸

合省必歸坐明倫堂聚諸士曰王省必歸
省必之議何如省必曰王省必歸

以箭射書城中使急出城下城下城下城下
公輔成王論射城外清罷兵城下城下城下

且降蓋報計具出千人城外伏龍諸降人
餘局江門遂退軍受降軍中王金陵還中原

乘舟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無王入城
開守陣者皆登城伏候間王比人門中
子橋橋下伏兵發鐵橋不可動河過橋後

團濟南鉅令中牌者寫燕兵大怨
攻益急鉅令歸德應受辱敗兵
都督食事朱榮棄城遁還京伏誅

六月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國入貢

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不報

七月平安兵次軍家橋安欲分兵出河李得成

八月燕兵還北平濟南圍解盛庸兵至濟州遂

承天門災 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改譚身殿為正心殿張芳孝孺為文學博士

九月承天門改為真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

應門前門為路門徵洪武中功勳誤廢子孫錄用

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九歷事一年為滿

詔諸將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平安與燕兵戰華山斬其將陳亨

徐凱城滄州燕兵襲破之獲凱時凱與定州兵

師相韓侂冑以平滄城請與徐凱督修城燕

兵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泊范書夜衆

行至滄州城下別營就築寨夜築城具出城
借人城守王攻其東北城及節將陳還都

封盛庸為歷城侯以鐵鉉為山東布政使官軍

賞有差南校也王清選軍糧臺獄黃子澄

召曹國公李景隆還赦不誅黃子澄

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克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

安為左右副將軍馬溥徐良為左右參將鐵鉉參

贊軍務督兵進燕師移且沽之舟至長

十一月盛庸進兵德州通河而南庸出兵雙後不克燕兵至

十二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庸兵隔之營于東昌

乙卯燕兵至東昌庸出兵大戰斬其將張王

先鋒將孫和官澤唐繼孫榮劉

屯德府庸背城而戰燕擊其左不動而衝其

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庸兵大呼順者免殺

將王丙辰復戰又敗庸兵先先來庸棄營後

德府將水師將徐良等皆降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

以處士唐愚爲翰林侍讀

力孝獨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春正月辛酉朔

凝命神寶成

實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祐明德表正萬民致上

帝命授以金幣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帝記

雪山方嶺二八賢理溫栗午春正月帝記

都右衛官必襲者南蠻乃驚怖命王人作爲大

帳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于太

帳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于太

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歷城侯盛庸獻東昌捷告

召齊泰黃子澄議軍國事

二月燕兵至保定庸合諸軍約吳傑平安攻北平

王在北平時修佛會祭陣亡日所服

范楚之衣張王近臨終部主皆感泣

乙巳靖難兵南出至保定

每云靖難兵紀曾道衍

前日耳及敗于東昌成祖托溪間之道衍曰

與不能力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三月庸進兵大戰於夾河始勝之再戰大敗庸走

初請兵客

王即出萬

諸軍力戰

不後燕將

指麾將得

迫急合敵

勇殺叔父

合戰至水

疾風天沙

在還德

真定諸將

吳傑平

進兵

後苦

其東

久弩

校尉

閏三月

諸將

三月

閏三月

閏三月

燕王上書請將還京遣大理以卿薛品

書至 上召方孝孺視書新日今諸軍大集

兵久為大名暑雨時不戰自罷急令遠東諸

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直定諸將入燕橋橫此

平彼顧巢穴歸漢臣以大連羅其後必成擒矣

我固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我欲殺之彼素逆至直其害甚在返論矣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蕭政按察使

人果從末 或故左遷

六月燕兵至濟南都督袁宇禦之敗績

李遠子南振嗣道遠子玉齊德至相繼

舟馬河大水盡無道遠子玉齊德至相繼

振宇卒兵三萬遂

擊遂子平代敗績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

七月燕兵掠彰德

至營于平陽

到立誠校安激擊之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道書問燕世子

王不陸世王

起繼繼世事三郡王

家貴問燕兄

疑必兀歸而

單道張安道

浮書不齊封

故與大孫

日噤

大同守將房

水寨燕兵還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限道田人五

九月燕兵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圖定州
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

老樞入貢

九月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陳寔曰據此日清河與今具定城三大戰燕兵皆不戰而退先敗而後勝所在無不克也此而前此成倭寇浙東敗之形咸矣

十月真定諸將遣兵援房昭及燕兵戰於峨眉山

敗績先是總兵遣指揮李諒督兵餉又諸將都自定州馳還英等則陣峨眉山下燕兵出陣後給戰敗績英等則陣峨眉山下燕兵出陣

西水寨遂破

燕兵還北平

徙慶靖王於寧夏命招集兩浙義勇兵訓右角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北平復敗績燕將郭

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副總兵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皇少子文圭生

命孔彥瑄襲封衍聖公五十一代孫子也平力子

台銀印金銀印承慶元年三十五
然游燕賄即後即承慶元年三十五
十二月燕兵復出北平

詔禁內臣出使侵凌吏民內臣從

被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與戰多勝衝突

一克之兵去則復為朝廷至是燕所據者惟北

平永平保定三部而內廷天下可定文皇然

之江平春舉兵直趨永平不復為歸誠意有所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以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副仍留翰林

以程通為遼府左長史與張泰為禮科都給事改程

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以兵部武選司郎中古杜為右侍郎

起復陳洽為文選司郎中

壬午洪武三十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即建文四年

平安計復通州不克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為先鋒渡海

沱河遇燕將李遠戰於棗城敗績

指揮賈榮等與燕兵戰於衡水敗績燕師破東河

燕兵攻東平指揮屠境被執吏自鄭華歿之

燕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主簿唐二清典史黃謙

歿之建慶陵人顏真卿後也及子有為顏自刺

置四川英武前衛

始置京衛武學

更定勳勞

事中嘉政大夫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二月諸將兵次濟寧遇燕兵於郛縣戰潰走

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三月燕兵攻宿州

燕兵退肥河平安與戰敗績

燕兵攻蕭縣知縣鄭恕歿之

四月平安與燕兵戰於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真之

兵合燕將其將文母敗又破燕將其將真

工銀燕將其將文母敗又破燕將其將真

燕兵至儀真

燕兵至揚州守御

燕兵至儀真

魏國公徐輝祖帥兵會平安何福等諸將戰於

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燕諸將請還凡平不聽

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關外臣民皆

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而再安

予不取延報諸下京職武臣臣民願哭

遣禮部待中黃觀刑部侍郎金純翰林修撰王叔

英分道徵兵入援

召黃子澄還

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同寧波知府王璉

率師勤王樂立知張彥勤王

勤王受 前永府典史周 繼科愛勤王

遣慶成郡王至

燕王所議割地能兵不聽

燕兵掠鳳陽

時燕欲議和江漢會高煦引調騎 其背令勢乃敗殊火校諸軍小却

大月癸丑朔燕兵至浦口庸等逆戰都督俞事陳

瑄率舟師降 其背令勢乃敗殊火校諸軍小却

乙卯燕兵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戰敗績

韓以待 燕王奮力先登大戰時敗走鎮江守 劉童俊等 兵部侍郎陳植督兵江上督行客 議皆立召伯以大義言之督行旅軍殺掠率家 迎燕自陳敗高士誅之以從險地遣官護 燕于白 石山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率兵分道出禦之

料土離心不肯 向敵復大敗

與申燕兵至龍潭遣曹國公李景隆尚書茹瑺

督王佐行成不許 時上聞盛庸復敗沿江

督王佐行成不許

師皆降憂懼不知所為問計 于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餘兵

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散城內民食驅

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則外夾擊決必 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獨以草土馬

以爲後患 上然之乃命谷王璉安王璉分守

邵城門遣景隆王佐往見 燕王謂低臣等不 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議和為請 王美曰公

等今為諸客耶到地何名公何為 景隆王懼下 敵討既乃將海軍命顏故敵之

意 王悅遣 景隆守邵

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

徵兵于好夷不果 止大息曰事出女壁而今 若棄我下平徘徊

翰林修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聞燕兵渡江自

縊歿

甲子遣人齎璽書四出促勤王兵為燕遊騎所獲

上手誅都督徐增壽子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 果 附 附 附

乙丑燕兵至金川門谷王璉與李景隆開門納之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京師失守

吳興 成祖建文君以事急外害 周齊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平功不知其詳... 安王檀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 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胤左會都御史程本立大理寺丞鄒瑤給事中龔泰陳繼之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周是修恭軍高親開金川門不守俱从之... 文廟過江賦... 聖學自為... 有慨于... 以者笑之... 故其行...

大內火帝以崩閉皇后馬氏奉崩... 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王四十餘人縋城引太... 燕王勝收左班官員曰奸臣...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本二百九十有一人... 王鈺郭賜黃福自陳復其官... 御史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天位不許...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上曰吾與女等初舉義難免難耳故希富貴不願
戊辰諸王再上表勸進
請乃計之

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秦奔廣德子澄奔尋川聞變曰從赴誠無益不如他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哀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

燕王謁孝陵即皇帝位
初建文中帝已見燕王謁至是始其言云

論曰
建文之事齊黃謀之希而敗之事危矣

出周王橧齊王博於獄復爵王
由植立亡君之罪無亦其謀賊才識之不足與

壬申葬建文皇帝遣官致祭
先定宮中火起

上從
皇后馬天亦起火殿反上清台結閣宮人內侍建文所在皆指後后屍應焉乃出斃于環壁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議笑禮帝何景對曰當英以天子之禮

余復洪武舊制
建文時改易一切政令條摺悉復之

革除建文年號以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
未改元也

大封諸將諸臣
復諸殿門舊名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
上問增壽不巳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之次滿仲

選與宗孝康皇帝至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
懿文

皇太子遷
呂太后於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璉為廣澤王居渾
州第三子衡王允熲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

王允熿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降允
熿允熿為庶人允熿改驪寧王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革其祿米
輝祖不屈上親名問輝祖不出一語

召淮南總兵官駙馬梅殷還京師
請雖兵破陳

正德元年
上曰朕無功於天下而大臣乃勞乎朕

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
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蘇州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鎮無陳斌等鄉至京訴
之 先是上賜黃子溫急子登避會所約與親
海善訓曰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
可以四往號召以圖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
有亡者也遂被執止結之曰君一節臣何敢
為其王耳遂命殺之

前禮科給事中黃鉞自溺歿 鉞常就人詢姚善
親喪家始明者被刑起慟不食延醫相許國橋丁
向拜嗣而哭曰吾喪君父國恩恩不辛同遭國
難志同歿國今君已歿矣

黃子澄被執至京族誅之 在為太倉衛百戶湯
從子文富福遠寺六十五人皆以妻族皆族
殺防司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被臨安衛指揮
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 子寧被臨安衛指揮
誅不遜上震怒命族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
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家盡抄沒逐方者又
數百人

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 先是上發北平僧道
儒有所說上曰何為道因囑曰南有方孝
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不肯肯之及請難
師駐金川門官中自焚孝孺即持斬家報書
孝孺至見為頭無伍雲寺執以獻孝孺不屈乃
繫獄入獄自不從既而議頒即位詔于天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族外親之類親以奉高祖等二十六人
萬壽又一平發
肅衛多道成者

意緣所謂殺運猶未除者此微火鳴呼噴也
個思成九族缺與昔人所謂一掃功成漢鼎也
之語不能不令人於巨

于請難之際如此大

詔建文群臣所上謀策悉焚之有請上觀者

不遠觀復有言建文所用之人悉置屏上

曰此皆我皇考數十年作養人材豈二三

所遠就者言者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

凡有不能者皆置任使其至

論曰故建文帝以大臣知系綱承大統即

意大臣冠行天下以察民隱所以督化而

皇民生時皆親至撫育仁大度足以望世之賢

不粹之患使諸臣懷實上之憂行王父腹之

乘時相繼勸帝易地分王各府千室則勢

而禍種潛消矣乃計不出此而使周王

既舉而將不勿謀士弗用命徒使中原無

度絕不聞有濟危扶輿之策使都高難

章奏萬世以為名可將顧已雖然國事

而不其計

足多也哉

者皇祖海有客勅在此可考治今年餘七

異鄉而不知者幾還家於自土上何得

而而巳笑其為故君也獨一老臣願應

洋烟流溢云吾子七弟之時賜挑三枚

飲御前指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汝

計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慰

而史部尚書奏議右御史史果奏聞

不痛之氣以實上聞

又據皇明通紀云建文帝賜劉

能渡勝出走雲南逃因九月朔

之帝給事中胡濙以訪張

不可是遂自蜀人雲南復還名最後入

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人不

文君自滇南還方至此今老矣

帝親英大驚問之云我朝之

帝親英大驚問之云我朝之

草年先時建文太監吳亮往觀

不知已而復取老僧人西內後

史 2-257

新刻明政統崇卷之七

成祖文皇帝

帝太祖第四子高后馬氏生也初封燕王

建國壯平以靖難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

五葬長陵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

大祀天地於南郊

詔天下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大赦

網散說

罷學士董倫以王景為翰林學士吳府審理副楊

士許為翰林編修

吏部奏建文時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官員

額數有增減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合遵復洪武舊

制詔速復之

諭刑部朕靖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者各安

職業而中外軍民誣執無罪之人以希陞賞速諭

止之違者抵罪

以陳瑛為副都御史

命工部尚書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真守遼

東征虜前將軍何福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

西平侯沐晟守雲南

命戶部尚書王紳致仕

前戶部侍郎盧迥左拾遺戴德壽都御史茅大芳

刑部侍郎胡子昭大理少卿盧原質皆不屈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廷試第二及第授翰林編修

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為先甲本奉命往察

其任及建文閣官自來清規知其出亡也猶思

遇之乃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任中委時

胡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清衣新緋衣而入朝

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斬之

監表呈有紅色花帝疑是急至是清大排果

鮮也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創痕知志不遂

乃躍起書上殿馬上殿分袂其前且執山
頃之合而近前直上殿馬上殿分袂其前且執山
以章貫之城長矢門示有官而碎礫其骨肉
具忽斷索行三次為犯駕狀乃命截于府中
詔亦滿族監編其先襄焚夷馬城提外親亦焚
夏延于鄰郡云

以寒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戶部尚書宋禮禮部
右侍郎
以前燕府長史金忠為工部侍郎
初建內閣

附錄上海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
校閱凡后兵食軍宜者留閣詞涉干紀
焚之因問縉曰爾等皆何有之衆末對李賢
獨顧首曰臣實未有上曰爾以未有為美耶
國不危近侍官備無一言可平後賢坐累繫
司刑後賢坐累繫獄下牢獄

吏部尚書張紱自經歿紱懼禍及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其國公宋能成國公
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魚同安侯顧成鎮遠侯
王曉武成侯並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璘泰寧侯
孟春保定侯郭泰成侯並一千二百石王忠
肅安侯徐忠永興侯張信隆平侯李德安平康
侯寬思恩侯並一千石徐祥興侯伯徐理永康
伯李藩襄城伯孫繼祖侯房勝昌昌伯劉子
廣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唐雲新昌伯
趙葵折城伯孫繼祖侯房勝昌昌伯劉子
趙子孫繼祖侯房勝昌昌伯劉子
石世襲侯孫士傑貢兩差

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
詔諭四夷君長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
擢黃福為工部尚書劉備為兵部尚書

簡翰林待詔解縉為侍讀編修楊榮為修撰
召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皆
以翰林院銜直文淵閣薛應龍上疏機務殷重欲
乃開內閣于東前門舊詔臣為耳目復每十日
官奉事退內閣在造家前密勿談書字而下
數十刻詔大帥大政成共中章務五品而思禮
賜養率與尚書監書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是時

閣中有文淵閣印書總與諸司異凡封進詔章
若登答章奏用之不下諸司即下諸司可以
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以翰林院印行
命吏部言明閣臣侍城久繼自今考滿內閣
者勿補他其後繕謄交此奏議勿致榮事
上二十三年官五品不優而制三公三孤不以
授蓋嚴

知府葉仲惠以修太祖實錄指斥靖難為逆黨
論欲籍其家

逮谷府長史劉璟下獄歿璟劉基仲子
十月寧王權來朝封南昌
詔重修太祖實錄以李景隆為監修自景隆

吏部奏班平所屬州縣官米宣等二百一十九人
圍積難兵起棄職遠避宜真諸法命入粟贖罪
畢發興州屯戍

以僧道衍為左舍世二年四月加太子少保復其姓姚賜名廣孝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謂曰朕前天地神靈

華夏肅清桀干右聖製殷周之盛亦資肉刑以
致隆熙朕正祀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
達之女厚德流芳海儀懿範同欣恭勛保茲天
命是用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命使奉金
冊金寶立為皇后正位宮中
共永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冊立中宮宴文武群臣四品以上於奉天殿五

品以下於冊堦命婦宴於坤寧宮

以比平布政使郭資有守城功陞戶部尚書仍掌

司事

封徐景昌為定國公景昌人使將壽親公連次

左都督坐通故燕兵為建文君皇后弟為左都

初思道封武陽侯尋進封公以景昌嗣祿二千

五百石監國正統二年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十六年獲千永平嗣因元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十七年獲千永平嗣因元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十七年獲千永平嗣因元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十七年獲千永平嗣因元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十七年獲千永平嗣因元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十七年獲千永平嗣因元獲先朝奉文平祿成化

以比平保定知府健食守城有功陞刑部尚書仍

掌府事

戒諭靖難功臣

詔舉隱逸賢才

勅百官言朕以聯統承大統
詔舉隱逸賢才
急千饑渴其內外諸司以資治理百姓中樞重
任而沉痾下僚堪馴繁而優存散地抱道懷才
而隱山澤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每舉錄送部
毋和松虛舉文論吏部尚書言於選錄也
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不松同小人願必
之附江西以儒士韓伯昂應

命邵邑各置預備倉官出銀糴粟者民贖罪入粟

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為貧人管理之

是歲天下戶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

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賦稅糧三千四百五十

萬九千八百二十三石

癸未承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

勅文武群臣遵感憲勅曰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初日上天之德好生

以史仲成爲金都御史

復封周齊嶼王

命汝南王有勲居雲南大理

詔以杜平爲杜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奉月常食而不食請率百官賀

命實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二月設杜京行都督府以郭資維金爲行都

尚書平安爲行都督金事

設杜京國子監

改杜平布按都司等衙門改順天府

詔嚴禁誣告法

命監察御史訪民間利病

武安侯郭瑛卒

上賞至是

命都王高煦率兵衛開平

三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定官俸米鈔支

命三法司引奉獄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

覆審施行

命都王高煦率兵衛開平

三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定官俸米鈔支

命三法司引奉獄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

覆審施行

命都王高煦率兵衛開平

三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定官俸米鈔支

命三法司引奉獄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

覆審施行

命都王高煦率兵衛開平

三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遠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廣東巡撫下衛所官諸有盜賊及貪庸廢怠不以聞者鎮守官而下罪現此益嚴

設五府各衛於北京
改前北平三衛為金吾左衛右衛中衛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四衛亦名親軍其諸衛依設衛所各處不設管武則司上右衛以匠放裁工部凡武職屬管所衛都司上親軍衛所衛達江都

以大寧界兀良哈
舊設大寧都司內轄歸化城和武定府是故大同在西縣在南遠陽在東大寧則居其中地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縣谷幅闊千里馬過崇陰遠道連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闊圍二百里大寧而西三百里水盛四圍周百里山高而長水商而聚且其地東傍歸化城南接吳淞水商以通糧船城郭自新羅可以為永泊是為可助為南京南府村既通二衛則京師水商既經海恩浦口或經長相沃通二衛則京師水商西入大寧矣矣州官酒稅京軍其道因此

明政績錄
平則居其地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縣谷幅闊千里馬過崇陰遠道連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闊圍二百里大寧而西三百里水盛四圍周百里山高而長水商而聚且其地東傍歸化城南接吳淞水商以通糧船城郭自新羅可以為永泊是為可助為南京南府村既通二衛則京師水商既經海恩浦口或經長相沃通二衛則京師水商西入大寧矣矣州官酒稅京軍其道因此

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
有司請分山西澤潞丁於河南徐州耕田從之

有司請修治比干墓及
有司請修治比干墓及

上日土里皆夷人

散逸而軍初考石與日軍同役或

附錄
濟陽縣西北八里太行縣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八大名於潯縣東進運

河距黃河百步置倉以受南京五丁餘里開南河交運公移兩便此口此家亦從命延臣

民力稍緩行

之說前大學士丘喬桂詳亦思避煩防之阻也

禮部奏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朝

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遺書高煦俾知警

誅訓都御史王信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王信與巨言上令諸大臣知以知之對曰

設渌水縣廣通鎮開闢。時和州刺史張良與
萬餘頃唐末時俱係熟田比間有耕者柳水餘
之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封堤二十里以防
水洩。

五月制諭文武群臣議上太祖高皇帝孝慈

高皇后尊諡

勅戶部令有司覈亮無田蠲其租

以守壯平功封駙馬都尉奉容為唐平侯李讓為

富陽侯。容壽州人右都督洪武祿一千五百石

世襲其祿元年得祿意德元年復四年

由轉金事諱訂城人始諱平子封駙馬千石世襲

續封靖難功臣。李彬豐城侯陳懋德賜侯王通

上號謚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

京及遼東。是時運道由海遠道滋險由淮

大河臨陽抵入于衛由衛入白河抵

通州運兼水陸勢最艱。
丘瀋曰自古唐運所從之道三日陸一日河曰海
請導元入海運入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
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隨舊河運而以淮
東利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
府田海運使人知海道一日曹渠少有
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慮預防也

七月丙子朔享太廟

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采輯群書

出載詩書不易易經關脈微悉來各書所載事物
名數聚聚而統之以簡便參考昔觀漢唐
書米稿不廣及手特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
書目家天文地理陰陽醫卜雜流技藝之言無
不備載

命尚書夏原吉按浙江水利訪利害經度以聞

設築雄縣儒學

命翰林侍讀胡廣編修王達考應天鄉試

賜宴於本府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為刑科給事中

先是蘇州頰水。上遣命都御史俞士吉實

水利集賜原言便講究既治之法至是原吉上

奏臣奉考與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房

戶流常嘉湖土田高環以太湖餘巨五百里而

內杭州宣歙諸郡溪澗之水灌注嚴山牛湖

以入三邵使比而水理應難疏厥流傷農務為

甚法宜亟以入于海

前歷城侯盛庸督募卒

以陳瑄初也庸不知何人遣兵中以部將知元平燕將軍拒破靖難師于濟南封世榮

軍齊祿無考上初即位命鎮守淮安修德山東庸不自安至是以當辭職下獄以國除

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置屯田軍士整

理屯種置三大營設總兵官

長興侯耿炳文募卒

濠州人從起義武三紀月收統衆

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

授長子

上曰昔楚武王有穆觀五典三綱于大親錄倫竟向試之如此朕今長子年凡京親庶發難更案泰隆有解隨之以知為臣之職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許若居恩賜民間細事無不尤知後受命北方經統衆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盡者則何勞于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當于天然人自有稟資強弱而不切亦未

賜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躬兵臨邊

以事失欲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舍靈意足償齊勝今休矣天仁惟望時和歲豐至外夷使不肯投之罷散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勿邊方此言甚合朕意當所人老成非吾幼好勝之施以是特嘉獎之

今更定湖廣夏稅限期

日本國入貢

十一月定給驛傳例

定武職新舊襲替法

官曰舊官官有流布世世

日襲職曰移職其例也曰優給不得世官曰職

洪武通車承襲後堵日武職日署職日職

洪武永樂宣德間凡軍職絕不論世兄弟姪

變成化十七年用何高第言凡軍職絕不論世兄弟姪

人子孫不許襲職洪武十八年又稱計立功人親

兄姪經流言厚復襲職洪武十八年又稱計立功人親

失職者流言厚復襲職洪武十八年又稱計立功人親

功人絕同時親族子孫承襲者洪武十八年又稱計立功人親

弟姪除親祖以前相沿人目立有軍功及及堂兄

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子及及堂兄

無立功者不許襲職子孫承襲者洪武十八年又稱計立功人親

召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使中諭各科辦事官

今言民間利害

先是上欲問民疾苦除吏部

京選其職運注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官

信所治即舉至是尚未有言者上諭原與

今日朕聞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曾志
一飛盡知故爾考爾官職辦事之名
寺六科在朕左右如朕所問即可知彼有所
微言即達而至今不問有一人言大郎言之
間言即達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
然死遠千里而肯言乎豈以朕意申論之
其所治何利而肯言乎當去惡以意申論之
于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進罪矣

閏十一月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
十二月解縉進古今列女傳 上製文序之

從天下富民實北京順天府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
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宸翰者皆送

官錄進仍厚奉之 上謂 太祖御製文集觀學
天育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大地之
心帝王之度諸諸理臣猶然可見皇朝之

聖諭 上曰朕于宮中編纂子 皇朝宸翰不
可得有言違文自焚時筆寶壁皆 煥矣朕深
之又問結詩曰題者有散落臣民之家乃爾等

對曰國初初命諸臣有之遂遺諸各下府家之
詔令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察守吏 言是所選吏

給法宜必盡尤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
其令監察御史按察司按察司按察司按察司
歲以上合數食廉 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被
者至都邑各行臺已召部臣清生及在官人役
立詢之其報上 上謂尚書奏義曰往命御史
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
由公吏因有勤職業者必刑罰為小人所忌惡

名矣亦有貪婪受賄便自下氣依阿演說為小
人所笑利諸族則以其諂諂而罷退之以其保
固而進用之然陳豈有常乎

是歲天下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
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賦稅

糧三千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四石
甲申永樂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勅諭天下文武諸司 勅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

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夫之視聽皆因于
民能愛民是即事天敬祖位以來著以此戒諭
汝等治軍者或不恤軍民者或不恤民非

惟不恤又向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節陳
明政統宗 卷七 十六

召世子及高駒還京
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蕪州疏通舊河港以

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 以閩浙海地私亂海隅

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
戶部尚書徐新上言曰臣等計之 一人所耕不
足供半歲之食矣罪之以警農 上以法令
初行姑有 歲名英等諭曰屯田軍民之大務
莫不心于此徒自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聽

情卒則民愈困民日憤蓄蓄兵以新民出以兵而困民誠得其深恩之者公歲仍懷恩循耕養法無異矣

三月 命解縉黃淮爲會試考官

九月 命解縉黃淮爲會試考官

冊立世子爲 皇太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

封皇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燾爲趙王

改漢王洪武二十八年封高煦王今改咸亨十五年之國樂安治德元年九月改降之則德西則不食外如章氏及九子俱從放世子

冊長子妃張氏爲 皇太子妃

清嗣 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貢

三月廷試 賜會祭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

王達撰記

文華實鑑成

先是 命侍臣集嘉言舊行爲書

朕自奉訓成太子宮集經傳格言爲書行諸

而不論以速仁厥此書皆太經太法

輟東宮從容閱覽亦當以此爲說

禮部進東宮官朝儀令頒示諸司

春坊司經局官講經以五經四書通鑑人學

成備車進呈

上御奉天門以直言論科臣

上御奉天門以直言論科臣

五月 詔北京建民犯徒流者就發種田

犯徒流者就發種田

已酉詔 孝陵

六月 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吳往見姚廣孝

萬孝乃易體服而往

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吳往見姚廣孝

萬孝乃易體服而往

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吳往見姚廣孝

萬孝乃易體服而往

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吳往見姚廣孝

萬孝乃易體服而往

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吳往見姚廣孝

萬孝乃易體服而往

不滑已乃出上學中義孝即連干我初日我安
明友祥卿魯見微和倘不了或是甚好人
言是遂還戶
山不復相見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勅都

司分給屯田 上諭廣屯田道人欲牛于則無主
送送監戶部每頭額銀二兩四

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獻所著書命校而

焚之 其書專受康洛劉關之說肆其詭說上
憲之怒曰此儒之說止季至朝解帶手請

願官解其罪杖 山東野蘭成春禮部請賀不許

之惡笑所著書

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竟之曰人

所好樂流而不遜則欲使務理朕存志新末嘗

不思管束此心為何要又思人君但日宮室居

加則天下自然無害

勅臺夏總兵何福等以屯聚之法 言軍夏屯所

屯聚必且先受檢吉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

水草茂盛廣丈有八五深如肅之半築上城高

事則居本屯門諸防近屯聚糧馬牛草且無

字以待援即全無所掠而足竟其特屯字事

朕過計如斯諸守備衛軍等其則思之益固

以此 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

肅王朝獻賜官官稱賀 上曰祥瑞之來易今

神自警衛自急警急者國之安危係臣

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獎是日宴王于華

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隨衛軍

民食以食人老勿聚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

金幼孜賜五品公服 上諭曰朕即位以來六七

易終難朕固常存十心故等亦宜謹於始

以臣手朕願遇幸信臣獻誠力屬職是命

召訓流 賜冠服勅賜

十月鄭陽奏運官知州陳敏千戶陳華等擅以官

糧濟軍士 上貨之 上曰運糧善運糧風燥

大體也其 安并不得擅取穀以達

謂勿問

賜年肅總兵朱晟勅諭 上謂侍臣曰任人不舉

若寄豎可盡制文法今密閉閣議言使舉其

大為將不辱而後請自古明君任賢用

事有便宜則行而後請自古明君任賢用

道忠臣事君亦在杜諛諛如新有素以

波難有言者物還定但盡其忠誠以副朕

十一月設天津衛調治海諸衛軍士屯守

糧 直隸天津此

嘉靖七年李景隆妻賜諡
十二月禁錮李景隆
弟增校舊亡命革爵
其家下獄四十五年卒

分女直地設建州屯隣海西等衛
宋晨奏暫納淮浙鹽於甘肅以克邊商從之
御史張翥奏邊軍犯徒流者從法科斷仍留本衛

德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
母得從衛 詔從其議
命錦衣衛執秘役工匠中官治之
上召府尹何

賜六部尚書侍御全織文籍衣各一襲侍臣七人
與尚書同
解籍入謝
上曰朕于卿等非偏厚

通政使趙事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
上曰朕于卿等非偏厚
賜六部尚書侍御全織文籍衣各一襲侍臣七人
與尚書同
解籍入謝
上曰朕于卿等非偏厚

器用命急之
事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平官府求一物則即
百姓受一害况此石誠不可食業不可求累民
何為其即
斥去之

乙酉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諭天下牧守之官以愛民為本
論曰朕即位以來
欲以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戒
不敢怠章尚應天下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者
故特旨牧守之官以思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
母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教之務善以遠
無窮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斯
德行興州謂推而天下可登于任治汝等亦有
無窮之

諭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
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
魯察同
簡揚相劉子欽彭汝諧王英士直余繼章周王
訓榮廣致王道龍王陳敬宗從升洪順章朴余
學受羅汝敬陳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禔徐
年以願進學上喜曰有
志之士也增為二十九人

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飭學規
論權臣曰皇
帝
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於所定學規以止
飭如儒士是儒具其武中其為師範者
論權臣曰皇
帝
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於所定學規以止
飭如儒士是儒具其武中其為師範者

月未北京刑部尚書維翰
論權臣曰皇
帝
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於所定學規以止
飭如儒士是儒具其武中其為師範者
論權臣曰皇
帝
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於所定學規以止
飭如儒士是儒具其武中其為師範者

黃河清於浦津儒臣撰頌以進

改黃福為北京行部尚書以陳瓌劾其不恤工匠

詔建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壘長尺許其文

玄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福建御史洪湛請立廟祀唐常哀許之以和輿

許邊關互市將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

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他物易布帛有

司遵例禁止又慮杜絕遠人上曰邊關互市

遠人也其議之

賜國子監雲南等處官民坐夏衣高麗等

詔北京別建國社稷山川等壇祭祀此趙王雷

三月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美叔有從奏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一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

里滿刺諸國此內官將兵之始和自

四月命俞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為國王

詔以儒士馬巨江為翰林博士賜巨江光祿

五月戒勅親王上以代更素習永興高平牛場

以全朝親之義周楚善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韓輅帖木兒率眾歸附賜姓名官爵賞賚

詔華焚府鐵牌

賑江東饑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賑之

七月以段民為戶部侍郎

巡按廣東御史奏請校洞首王賢祐官俾招諭黎

民從之

改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遣內臣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

參烈昭平牙為王此內臣封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夏原吉還掌部事

臣立廣懷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晴

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時有齊功

又招集天下儒士教習人于龍閣編集時有齊功

船運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臣造

船運海以通西南諸省復將營建北京宮殿

用之費以萬計皆歸結于可謂公曰

夜照勞經傳經意未嘗假之亦為難矣

卷之四
治平決元本
按本初國緣故
古人振

上失怒盡割護衛及長史寺

官問京師已廢為人居廣州群臣請罪其殺
至親出之因國龍以祿爵議心溫辭開釋之然
不終也激收隨當如王何况相持先自歸可
勿

回回結牙思進王碗却之

雲南大小古刺等部落來貢 詔置宣撫使司

七月 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

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寧陽

伯陳旭為左右參將率師討蒼黎平之

佩將軍總六師最率雲南丘由蒙曲等宣江大

北江輔率大兵由廣西憑祥決壘關入文昌江

建衛東門都尉時聘聘東西兩麓及沱江富良江

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率土城城相連

于江江東歸江置柵柵中列家陣以守諸

江海俱下橋以為防而東都城列家陣以守諸

悉險老我師晨軍至沱江北麓與多邦城將計

戰備多而力分多即其要害也我師始至諸

賊必稍退欲兵不攻伺其意解夜襲之可破也

多邦破餘賊悉矣居數日度可攻召諸將論曰

今師行萬里至此無還理當共報國成功名

先登者賞不次退者立誅之當有奮力用命夜

四鼓都督黃城中登城發火鳴角賊駭失措

以雲梯登附城而走遂克之賊于城外列家陣以

攻輔勅諸軍以蓋師家而東以神機銃而前家

皆股栗退奔賊帥雖焉而西節賊銳之焚官軍

軍門降明年師進富良江賊悉隨其舟溺斃十
里用文船載木立柵以拒我師師乘潮水就度
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時海門徑以水船水船
季黎父子以數小舟躍身逃入海賊當水

召北京儒士武周文改為翰林院侍讀學士

閏七月建北京宮殿

命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

八月勅秦晉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練兵防胡及相

地牧馬

九月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平江伯陳瑄倭沙門島敗之

還衛衛初沙門島倭率眾至朝鮮

陳瑄曰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道不能便丁轉

唐實今軍士皆于海道以行倭寇不與自通

于通海而浙江之寧波諸郡而倭之機城

咸被其害至干城城諸郡官庫所為倭所

賊法真之被擄使海而進行海泊南為高下至

北故丘文在于大學義

社丘山欲復海運故也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

舉建文時事以救時
法上言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自有可採
勿以而廢之

十一月廿五日 聖孝所教 上以因祥思懼不宜怠忽

申飭之 上十一月庚申修崇金鑑靈法于朝
天宮神像觀洞神宮追薦 皇考 皇
祖 甲子慶雲見朝天宮乙丑甘露降于宮樹內
演慶雲復見既訖事二日復有此相許待臣賜
有詩頌

十二月大赦

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

先是 上諭落陸聞武

黑人也烏斯藏有尚師哈立麻者與僧也皆識
之至是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哈立麻凡五
程家署乃在明年二月建法壇為皇考祝薦飛
騰雲霧見既訖事二日復有此相許待臣賜
有詩頌

丁亥永樂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公侯伯及文武三品以上命婦朝 中宮賜宴坤

寧宮

編制西松拔前為僧者戍邊

凡千八百餘人

建東甘

二月以解縉為廣西右叅議

初縉與丘福易

三月督木工部尚書朱禮奏有大木數株不精人
力一夕出大谷建於江蓋川之靈相之 賜其山
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 命
侍讀胡廣製碑文

附錄

上召至戒諭之曰汝體孫自謙經得之

可身爾宿衛不于以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誠經
有禍無是致者而有福無禍得乎若聞服之際
口致誠念則 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
中旨勸告避凶保富貴之道汝取讀誦亦
有

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

慧善會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

在佛領天下釋教其徒字隆迦瓦桑兒加等為大

國師

設四夷館

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千八人

隸翰林院習譯書

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

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虞之分為八館曰

日汝直日酒日西天日回日百夷日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命太子以師範廣

翰林待詔曹瑄鄭德等侍講讀

千學問當先入之言為王叔長孫太子明

帝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勇

大誦可以經綸天下者以與講論浸漬

其大不必如儒生縛章句工文詞為能也

中李繼鼎為讀書復召前禮部郎

王達卒 讀書無歸人自訓導賜建文君過

事達對曰可與為客但輔導者非人故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仁孝 傳通載籍每覽古

人言衍之懿則思恩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來

勳左右執喪三年親食如常 上諸驍 世子

午國事多寧命 文皇既正大統 后已位中

宮愈益致勤數言南比戰國累年車馬漁牧宜

與休息又言 帝克施仁公親族始又言人材

難得者湯賦之佐伊尹太公望先代之人况今

問賢才出 太祖所成望 陛下不以親漢二王

后曰太子國家之本諸王藩屏所資賴得老成

請正之士補養德器 上曰此朕所注意也

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服饋食必加德行之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仁孝

傳通載籍每覽古

人言衍之懿則思恩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來

勳左右執喪三年親食如常 上諸驍 世子

午國事多寧命 文皇既正大統 后已位中

宮愈益致勤數言南比戰國累年車馬漁牧宜

與休息又言 帝克施仁公親族始又言人材

難得者湯賦之佐伊尹太公望先代之人况今

問賢才出 太祖所成望 陛下不以親漢二王

后曰太子國家之本諸王藩屏所資賴得老成

請正之士補養德器 上曰此朕所注意也

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服饋食必加德行之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之德化有彰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

勸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

禁止外交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私往川龍吉兒通川人臣無片言私為

十月朔設中園爲宴

十一日以明廣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准爲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兼職如故

今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柯內閣如例若思出

欽天監進永樂六年大統曆

永樂大典成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

十二月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訪求異

人張三手

改造海運船備使西洋

魏國公徐輝祖卒

附錄

之無楊

一時有病無詩文不然亦不爲凡今衆名雖具文至未可知但物其微備亦難他上應觀即以卑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復以謹守憲度諭之

安鄉伯張興卒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口

五千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五百七十二稅糧三千

九百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三石

戊子永樂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定巡狩禮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僉事官信爲副海

道運糧赴北京

三月書諭本雅失里

元書諭之曰元自順帝失里而北其主天未

開一人有善終者此可以變天道矣今阿魯伯

帝後胡公蕭于十夏後家樓公紀不易哉昔周武

道脫古思不北其封可汗南比人所共知

朕之心即古辭王與臣考之心故元氏宗廟
高本世祀去就之際所當三思朕受天之謫同
收諭朕意

附錄 巡按福建御史趙星及布政使姚察使
化為瑞 奏以滋生花為蘇州揚州二府言檢
往敵不以聞昨有奏相花為瑞者又言檢花亦
途釋聖書切責之

詔輕交趾徵款 上曰昨除交趾郡縣官朕故諭
無重科款戶部其會
官定議務從輕省

遣御史往山西鞫問內使李進 上諭都制史謂
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其悔之更
不令派此間進奉者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比諸朝來
千開原還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平郊然其
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親
欲去者今明旨諭守官勿阻

四月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為僧者并其
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轉作舉日就北京為民種
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檀香留者亦發北京為民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比諸朝來
千開原還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平郊然其
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親
欲去者今明旨諭守官勿阻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比諸朝來
千開原還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平郊然其
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親
欲去者今明旨諭守官勿阻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比諸朝來
千開原還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平郊然其
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親
欲去者今明旨諭守官勿阻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比諸朝來
千開原還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平郊然其
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親
欲去者今明旨諭守官勿阻

種田 盧龍日婦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願民
力田亦謂髮為僧彼九僧道盛者王政之
表也 朕征深察此弊凡子弟僧道髮為僧
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推邊方河固而貧民亦
澤所

鄭賜卒 賜在建文時為御史為泰政事治工部
尚書 上即位季景隆言其罪亞齊
遠聞賜對曰亦盡臣職耳 上笑而釋之改刑
部又改禮部陳未肯謝罪以來泰而望以存身
可於云

七月 命征西將軍寧陽侯陳林鎮寧夏
翰林學士王真卒 高麗教諭知州陸泰政坐事
被前任雲南知知之奏其請謀 上即位陸泰
被前任雲南知知之奏其請謀 上即位陸泰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陸奧貴孰使
喬不忘故主云
臣無常多理不若重賞 上從之

民安于日天應于上麟言登
識天人感應之理轉禍而福

八月 詔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 詔曰黃周

有虞勳民尤重巡省朕君天下巡幸典義統御
之切已陞北平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泰
命家無事者方難時經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歲舉王止驪王城一
程迎候官吏軍民干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
得出境道途一切供治之費皆已節備不煩干
民詣司每有所進獻

命翰林院修撰李貴檢討伍從王考應天鄉試賜
宴於本府 取中黃壽生

九月 子國圖滿刺加國若里國蘇門答刺國榜葛

刺國呂宋國合貓里國噠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

國忽魯母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把里國麻林國諸

番各遣使朝貢方物 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
載宋史中諸番入貢又存

國加異勒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內奇利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阿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日丹國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即止漢海
之使始臣然皆自君長其國陳有受天子命

有之聲 自今日

十一月 勅文武大臣輔導 皇長孫 勅曰朕

天章曰表王賁龍安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
一紀體具忠孝勤必中規信必合道通於學之

日夜孜孜日中斷言必宗社之靈朕嘗試之以
能成其志中斷言必宗社之靈朕嘗試之以

生與由巧匠之助建瓴之威必假朕之助
幸皆茂簡德意輔東宮東宮之千鈞資衆

宜協心何志輔東宮東宮之千鈞資衆
之典與成太相高皇帝之大經人法凡制

國國家無窮之統緒等亦有無窮之開以
十二月 西寧侯宋晟卒 定遠人永樂元年以

以嫌卒 前公王特 定遠人永樂元年以
北征陣亡子徐嗣景泰六年幾子城嗣入順

六年幾子城嗣入順
萬曆五年出使還為盜所殺子世恩嗣

武康伯徐理卒 西平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
費下滇福正統九年幾子勇嗣

附錄 山西靈石縣民李天秀妻宋氏一產
下景泰四年幾無子國遂除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巴縣永樂七年歲在甲辰朔

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

夫人林氏為護國佐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建廟於京師之儀鳳門祀之巨艦自福建之長

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田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徃夷國

阿丹榜葛刺忽

命禮部遣官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賜幣帛

酒肉

三月聖學心法書成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

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著就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

臣等分四卷

上巡幸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

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 行在餘常務悉放聞

處分 下苑常錦衣衛獄以不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寒義金忠黃淮楊士奇

輔導 皇太子監國諭義寺曰若守事更今文

國若唐太宗際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及宜選

厥此意欲恭無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

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退易退小人則易進難

退對曰小人退才而無道君子守道而無欲

何以小人退才而無道君子守道而無欲

何以小人退才而無道君子守道而無欲

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

用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

上發京師 命尚書夏原吉及內閣學士等官胡

廣楊榮金幼孜倪從賜錦衣狐裘鞍馬

命侍講鄒緝春坊徐善述為會試考官

此身 皇太子以副榜一名孔詩為左中允

壬寅 車駕至汶上 刻 上召胡廣等至行

以民家樂諭之 時米屋數家桑果聚茂雞豚

為 萬乘經過廣謂楊榮曰此真有含哺鼓腹

三月乙卯行在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晏卒

之戰安祿長鎗馳馬追 上問曰向非馬汝欲何

弗克前及安祿擒 上問曰向非馬汝欲何

高皇帝養子好漢既正位委任 無間至是

在道中因問群臣平保兒尚在

服安用之以為恨之也遂自縊

壬戌 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名胡廣等

人從 上曰此處粉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

時 上曰此處粉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

人從 上曰此處粉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

人從 上曰此處粉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

人從 上曰此處粉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

至此未結其性食後不可即眠生患氣身
常不可過勞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
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子明即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賜生旅之恩豈敢忘也
庚午大饗羣臣於奉天殿 故事四品以上到
致升殿時案以黃龍繡不 上并殿有旨令
赴 命申旨以珍饈送至家

巡視兩淮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啟賴州軍
缺食請發庫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即發賑
緩 諭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賑濟其有以請
報勿懸何如人也急奏應斷之其以請待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督會諭本雅失里通女
等不進天里所被將就遣往長史顧景

閏四月獲兵部左侍郎芳賀為兵部尚書 時
書題邸傳奉 聖旨方書授兵部尚書今日便
到任當隨時簡任大臣官出規權公朝惟傳
而行之

而巳 宗朝用人皆吏部且閣閣上稅簡
枝內閣中官所聘專上三官從末二楊執政
後僅宗朝中王振事悉惟後楊執政
泰而後始令吏部會推而實師內閣同商
驗主其用人之旨
失隨監閣之賢否矣

諭德楊士奇勅 皇太子親大學衍義 皇太子
朝之暇專意文章正宗諭士奇曰
德秀學識甚正受此書有益學士奇曰
德秀是道德之儒所以學識甚正其所著大
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

為臣不可不知若臣不親大學衍義則其為
皆尚而已 皇太子即召翰林典史取
書曰此為治之餘例豈不可無因問
却朝夕自閑以取一知命緒可以賜諸
賀晉王汝立以詩法進 皇太子諭德楊士奇勸
詩非所急當致力千重且大者 皇太子顧士奇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
之徵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前代
來如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雪車附雪飛
千古之作則所尚者勸力雪車附雪飛
之鑒戒也如 漢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
古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
為也 皇太子呼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詩則其詩不為詩曰帝王之學所重者詩不足

五月營寄陵於北京昌平縣東黃土山封其山為
天壽山 命武義伯王通提督工程 初王賢嘗
書曰讀書可本絢不讀書書止衣絢而與
之數出干路得一書張之在馬車說也其志遺
久乃以善地埋為釣州在時漢府有與志遺
人購賢不往曰欲見子非 詔旨不可漢以
欲得之乃遂取以性見于房山某處上顧
其處對曰就公侯地耳厚從至賢家庄金寶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即於此日旁知萬馬自入而王與天子地也

一皇嗣上問無後乎上許也但多廢出耳
校賢官至順天府尹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封瓦剌兀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寧

羅為安樂王

六月遣御史考察守令

七月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

聰同安侯人真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

侯李遠為左右侍郎率師十萬討本雅失里

福國本雅失里遠天道發信與故命次征征漢

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前時特加對敵

日夜服片望即遇屬設可會擊毋

得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為虜所挫

諭德楊士奇編集周易大義進呈皇太子

子喜誦易凡決疑必用者而以易斷命子奇

朱子本義其要以為進名周易所信士奇因進

曰易因為上策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

治平之道悉具諸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八月征虜大將軍丘福等兵至肅州河敗績省

之時福等率將校千餘人至肅州河後虜一人

欲比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當疾馳擒之

是時官軍不集諸將皆曰恐虜遠此人誘成且

駐兵肅州兵阻至而後擊之毋望虜計福不從

虜所誘者為簡道等公相薄虜皆每戰虜不從

敗引去福意謂之率遠侍郎軍暫信驛省

軍傑人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

至三晚亦力言不可福不聽驛之黃劉藩永成福屬

言假言求和自率驛之黃劉藩永成福屬

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驅馬季子卒行控馬者

進于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果至季遠王

應季五百騎突虜陣應戰以季遠馬騰被虜

不絕口大福與王忠俱被虜殺殺于卒

餘人

故丘福驛陽人洪武三十五年諭靖難功封

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永樂二年加太子太

五年加福子石至是失機削爵從其家子

南因除火與驛輕人工忠者感人王德新水

李遠懷遠人俱以驛難功封侯至是皆降亡

忠生失策國除驛子孫嗣伯貴無子而除遠

致嗣伯貴

九月上諭將親征命南京各衛及陝西山東

西湖廣屬衛兵共十餘萬各賜欵及行糧皆以

年二月至北京隨征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

武則車二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行進

日請茶一城財之需軍守居十日又尋城財之

所奉城日役胡平則

皇太

子命楊士奇撰表文

命士奇以病在告監國

太子不釋命尚書袁宏持以示士奇曰甚哀

且不着想以賀白觀白就皆可令士奇改正

方提帝王在文王之廟義以進皇太子宮日
出非相猶爾文學久不聞直諫之言應有違不
知急岸相見也

皇太子刻與德秀大學衍義賜諸皇孫及廷臣
下守京城門內使于獄

嘗以母疾日內使曹歸
肉使故秋私誣謂皇太子曰城門郎擅離所
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干涇無罪之人豈可復
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乃命同禮監榜示於後州
城言事不預及秋衣

金殿因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胡
否于右順城門內便殿奏事汝與諸臣斟酌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待班候鴻臚寺官
引謝恩畢駕出右順門便殿百官有事奏者
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
如望朝斯常儀前日可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樸木吏部左侍郎
師達務行刻薄皇太子謂皇上所遣侯還日
請罪之

七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八

庚寅永樂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賀太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以統征胡虜遺書諭 皇太子代告 天地 宗

廟社稷

英國公張輔班師還京 先是 勅輔率征交趾

關九月敗賊于太平海口十一月又敗賊于美

良盤途京師李燾走至辰正月又敗賊黨阮師

擒于千東湖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

餘人擒將相陳希鵬等官伏誅輔奉 詔還命

最節制諸軍還揚州陳旭訓之李燾稱故後

請封侯爵請封侯爵請封侯爵請封侯爵請封侯爵

享 太廟 皇太子行禮

大祀天地於南郊 皇太子代行命禮部尚書

震復 命 自是遇巡幸

二月 上帥師征本雅失里 詔曰朕受天命承

天率土靡不從化獨本雅失里不從朕命朕遣

追剿其連見拘殺是既違背德意可懷朕懷

大軍以彰天討且以懲之有罪以悅民望

順政道以治政亂以速伐勞以悅民望

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

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 皇長孫居守仍兼

吏戶兵三部事 諭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

汝其克盡乃心朝夕輔導俾志識益廣道德不

成紹成有賴汝亦與有光生歆哉賜吉米二千

車駕發比京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

扈從 三月大閱於鳴鑾成

三月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 其地有鹽梅傍近

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入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車駕次玄石坡 上制銘使勒于立馬路之石

皇太子令旌表撫州府樂安縣民陳伯榮妻鄧氏

安東中護衛百戶陸阿葛妻倪氏應天府江寧縣

民陸留妻張氏向官童妻汪氏上元縣民王勝一

妻沈氏陶官妻諸氏張五妻俞氏俱貞節之門

車駕大檢胡山 上制銘刻石賜名靈濟

掃胡山為碑 上制銘刻石賜名靈濟

大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上制銘 銘曰於

大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上制銘 銘曰於

大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上制銘 銘曰於

大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上制銘 銘曰於

大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上制銘 銘曰於

次威武鎮無水命以駝子廣武鎮載水賜衛士

時上臺上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士尚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瀾視各營軍士皆食始令進膳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

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

鹿前鋒迎擊一破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獲馬鑄牛羊生口無算

車駕次飲馬河道都督指揮李文中中官海壽齎

書諭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學士胡濙

等曰朕為宗社生民不得已遠征通虜其勞永逸今自惡已通其衆敗散朕當收師且休

車駕次定遠鎮道都督梁福祭去年陷沒將士

六月琉球國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

皇太子命賜巾衣靴繼續帳具

車駕次飛雲營前山谷中阿魯台遣諸軍門請降

上知其詐為詔諭計遣勅諭令來朝不納率兵擊敗之阿魯台有歸順之意其左右祖之曰試

不殺大帥使臣耶大明皇帝何負汝阿魯台之

今復歸之觀天地之量能汝客女何顏而立

其朝于阿魯台然猶未決又遣其甥朵兒只來諭誠款上賜之酒復遣使與偕性諄之

其下欲降者利欲戰者生阿魯台對衆大息曰

今戰勝負本可以但戰敗散降可得乎哉所遣

使則阿魯台無志歸降矣之上曰朕固知

阿魯台詐降請降未可待諸將皆休矣

肆以飲勇亦違回不敢發上以數百騎挑戰

搆衆迎戰石明尤與廣敵阿魯台率數千騎

中堅上射擊精騎千餘徑衝廣陣我軍大

人百其勇矢下如注阿魯台失色望馬旁騎

者相枕籍阿魯台罵其麾下曰不從吾言至此

今無及矣策馬疾我御衆之追本百餘里廣衆

其家屬遠遁

車駕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

上曰朕非無深

遠而卿等宗冒霜露暴于遠外者誠以廣

之遠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不長及朕與卿

等皆未老同力掃除之

次開平宴勞將士及進表官命諸將以所獲牛

羊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之豈能

饑寒險阻豈能勞神有過之上曰朕在塞外

行尤念士卒勞苦也

七月遣右庶子楊榮齎書諭皇太子以十七日

抵北京代告天地宗廟社稷

車駕次龍門皇太子遣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

進迎鑾表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皆至上

命候入關將士俱易衣服方易之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

表悉散未有更湯張河為獨先

皇太子命戶部賑安慶徽州鎮江鳳陽等郡饑民

壬午 上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羣臣上表稱

賀

大宴羣臣于奉天殿未預宴者各賜之鈔

八月左庶子楊榮由南京至北京復 命撰平胡

領以進

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

此內臣出鎮之始然

賜扈從北征文職官鈔幣有定

命學士趙廣德于楊傑諭德金幼孜賜同尚書

海南按察司僉事張君等言黃河泛漲壞開封舊

城民被患者一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

餘頃 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

九月周王請祀 太祖於國中賜書止之

書曰

太祖之祀創延自前宗廟王今祀于國中庶矣

安山東給事中王鐸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塑

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皇太子以十月初四日啓行回京 命預告

天地 太廟 社稷

十月丁酉 車駕發北京

務本之訓書成

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旒宮

京命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困巡行北

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當省出于此為

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物

姓古聖賢之君昏亂之正興亡存亡何為

者以致防範之意書之

故名曰務本之訓云

成敗食 太祖教諭太子始命 備歷農家觀其

勞澤 太祖心法首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

乙嘗使次居民間與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

至 洪武庚申命選秀才隨着坊官分班入直近

至 祖之聖訓云

勅今天下被災去歲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鈔

贖還

十一月甲戌 駕還南京

以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

佐神南太

剛毅不撓吏民畏服賑賑為之敏于厥望

赫然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十二月癸巳朔欽天監進承樂九年大統曆

勅諭驍騎太師阿魯台

爾道朕忽及等言元氏

歸汝此心朕具悉之朕奉天命為大元主雖欲

萬方之民朕得其所孔有來朝者皆厚犒之

鄉遠逆彼比之關脫忽又致爾言謂危利之人非誠心歸服彼如誠心歸服當速歸傳國之至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此實也昔堯舜禹湯文武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實也蓋帝王之實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為實則元氏子孫當保天位偏及子孫何至衰敗周祚如今哉朕忽夕幸回道指揮舊山鎮撫丁全牛偕行論朕之意分賜綵絲兼至河領也

雲陽伯陳旭卒 金事以請難功封侯條行百世

遂安伯陳志卒 巴縣人和樂元平海御統軍

詔所屬官不得用刀筆吏 上諭奏議曰御史附

治體廉正不阿房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則

刑不知義則刻薄不知以肅附由吏為御史則

高便不勝明使者為令

辛卯承樂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太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命兵部尚書方賓等榜諭天下愚民遵守朝廷法

度毋嘯聚為非 諭曰建文時賊後繁重兩廣江

里朕物即位不忍抽殺道日招諭悉能歸從

還生業今天下平寧朝廷網法度已定尚慮

愚昧者不知為善之樂或因有司暴虐或為家

富強逼衆其小然輒入山林嘯聚劫掠干法

應勦捕然按其所加傷其善人此使宜無良心皆預先開導兩兵部即榜諭自今務須遵法度風役一體應當以盡為民之令如有分外苛徵自下而上陳言若不准理評費大誅赴京陳訴如鄉里有頑惡無賴之人窮誘作耗其良善者能擒之報官朝廷量加賞賜豈不勝于脅從受禍果能遵守朕訓永遂

丙寅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賜

丁卯享 太廟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

臣行賀禮

以郊祀成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

建 孝陵門如大祀壇南門之制

初戒秦王尚炳 書曰昔周天子遣使賜秦桓公

不遵儀展尺小自敢食天子之命無下拜遂王

其後受秦使書以示秦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

其後受秦使書以示秦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

其後受秦使書以示秦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

其後受秦使書以示秦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

其後受秦使書以示秦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

三月 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開會通河

時神寧州同知權叔正言元自頃東昌又西九城臨清山西南行用壽張東北至屬之氣即今御河也建州三有一以時常觀名會通河時石故終元之世尚海運為重侯選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尚海運為重侯南而會通之通始存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而通者什之三四可濟而費增成而南比之運通則者什之三四可濟而費增成而南比之運其寧後山東六郡丁夫上命米禮金純周長通河漕漕以達通漕有宜可驅之衛而老人放河漕漕以達通漕有宜可驅之衛而老人白英置以為元事故以光出濟寧而陽縣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故大南旺之閒水淺涸膠舟東平之閒地高圩故大南旺之閒水淺涸膠舟林和茂水無果源等盡入南旺胡南旺者通河之脊也清全汶而胡深源道何南旺是南旺而達海邊古河而渠壩柳汶水人南旺是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壩閘以啓閉蓄洩自分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河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紅五百艘已運至三十艘以轉輸底平會通既導淮兩底清而南比之運始通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 大社大稷

上諭侍臣謹小事跋小過

已銜右斷門覽奏隨侍御來領取金御

則料曉拾事申厥通避移置案中上願詩臣曰一語之微置之于地處則危置之天下大謬也獨可置之危處則危置之天下大謬也獨可置之危處則危

江西吉水知縣錢本中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事趨負土管墳 本中武進人放獵書史明法律決元城耳改吉水前今不暇家民治更並緣為姓良善考之本中至其尤者一二後遂友邑中肅然新縣宇壘壘學舍射烈諸生牲別勤惰以勤政務清簡不任刑罰邑官有盜聚山谷間劫劫稅即守欲以兵動之本中單騎賊壘踰禍福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陳璵等八十四人賜蕭時中苗東黃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上皆丑會試取中者值上巡狩北原 諸禮部以廷幸寄監讀書八年冬車駕還京至是廷武賜進士蕭時中冠服銀幣餘並賜鈔五錠宴於會同館 陳瑛有罪下獄矣

論三法司審錄囚徒當明君子小人之分 刑官

刑官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臣有過如失足清細獨出于嚴當於其情而處之

以人治罪... 應以法... 犯而不應... 其害布正... 罪而不應... 其害布正... 罪而不應...

選進士楊應朝永清錢曾積陳璣黃壽生陳用俱
馬翰林庶吉士
時鍾英張利昌張式馬信鄧德章
進士改庶吉士
分隸庶司觀政

四月辛卯朔享太廟

丁未 萬壽聖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
羣臣及四夷朝使

都察院諭都御史史仲斌劾陝西按察使辛耀副

使徐道正張太命事江榮馬驥黃積校妓飲酒有
玷風憲 上命都察院械置耀等於陝西按察司

前榜示警衆

賑山西保德等州縣饑民二萬二千六百八十口
給糧一萬八百石 命兵部定屯操之制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六月逮交趾右叅議解縉下獄
先是縉入奏事
呈太子而歸上還京漢王言縉
觀諸君無人臣禮上怒縉
罪議交趾解縉王趨廣東娛嬉山水
數萬八陸賴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

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
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諭今後但遇水旱饑民開
倉賑給毋令失所 上曰水旱民饑隋文帝不
倉賑民流饑不歲計所備
可供五十年今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
故豐年則欽四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
隋開皇間倉庫雖豐民食不饑
朽布無道遂至滅亡前案具在

八月工部尚書朱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
命庶子楊榮等主考應天鄉試命宴於本府

癸酉旦壽星見禮官請賀不許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通政司奏黃巖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囊古
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
之勿聽 上曰此世創業民有怨而欲報之朕
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
復行之是號令不行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前憾而信之卒相與成
治以帝王之義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
共大豈可
一追咎往罪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副監修
總纂李士謙

隆慶帝幸官心前不正又感于急促不使指諸
楊榮榜上可金
楊榮榜上可金

皇太子令庶子楊榮侍諸 皇孫讀書於文華殿

後 皇太子諭諸 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及
當禮敬者請授有程漢諸 皇孫多所進益
皇太子召榮等諭切至正日他日學成即成訓
勉之切也 榮等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
訪德授賢去邪尚敏取進之言進深見嘉納或
訪以正務必陳其切要及洗後發意施行之
皆避低

附錄 兵科給事中倪嶽言有內官奏十月不
上日國家養民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
多矣關監不達事體次亦從其言平千戶無罪
而退

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立 皇長孫為 皇太孫

冠於華蓋殿

十二月 勅諭福餘榮頤泰寧三衛頭目 諭曰

朕之親教為難勉妙法不妄乃相率歸附
臣等求太祖高皇帝之德因窮寇三衛
或守宮職呼名領其眾臣等因久役安孫去及
朕即位後遣人來朝朕略其估過加意撫綏
年以來生果著恩朝廷于彼可謂厚矣見者
本雅大行所曾披表遣卒又遣若列兒見者
而馬貴行所曾披表遣卒又遣若列兒見者
俾朱各

餉馬三十四布有期無不
然發兵謀殺傳將難免
鑄永樂通寶錢

閏十二月吏部尚書奏義等上銓選薦舉議

言在外布政二司府州縣官以承流宣化撫
為職必須得人淳人在銓選情願舉有法宜
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
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軍民賢良
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
以權用其所舉非才交職後關其自舉舉主
生上是其
言命速行之

壬辰永樂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朝覲官各上政務 命六部諭便于民者行之言

有不當勿問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曰前日命朝

無一民不疾苦今日皆須言艱難者罪于足各

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簫山

三日 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

命官賜戶部尚書夏原吉母鈔二百錠

其母在觀簫山 上聞之曰此賢

母也其家賜之以為賀母儀

二月 命戶部召鹽商中納甘肅供軍餉

引三千五百元河東每引一
元四川每引一十五元

命左右諭德楊士奇金幼孜為會試考官

林誌

考一

三月廷試 賜馬鐸林誌王鈺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宋禮上瀋河議

言臣南自衛輝至血沽視河

其流但務修築堤防恐水復衝突不免累勞民
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臣親家與
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臣親家與
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臣親家與

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西北可開小河一
道蓋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四五
里蓋有溝渠五里餘者格五里徐平地今開通

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西北可開小河一
道蓋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四五
里蓋有溝渠五里餘者格五里徐平地今開通

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西北可開小河一
道蓋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四五
里蓋有溝渠五里餘者格五里徐平地今開通

六月發河南果賑民

勅河南賑司張為天下主

五月 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

論曰

二 數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
律民問修齋動輒輟無厚澤又無誠心是
至飲酒吃肉淫蕩荒淫略無顧忌又一種惡習

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慈悲及俗人行劫掠
劫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風化洪武中僧道不
務慈悲及俗人行劫掠劫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

建武當山宮觀 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
董其役

七月敕亞烈若悉兒歸國

先是大僕卿楊碩言

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殺草之牛凡種馬
之家孳生不及數萬之倍牧乘熙寧初馬法
意行之遂世為此方建上謂兵部曰朔方固

多馬孳土宜亦其人背畜牧而然今韓官居固
者多河廉選其壯健者令牧民畜牧學息馬
養兵部奏委都督韓琦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

禁在舍中官 上謂都察院曰此有朕處在外諸
司行事或于民有不便問遣中官

八月 詔募勇健有才藝者隨從 皇太孫講武
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長有志願其

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選人往選講武人及
北鳳陽縣和寺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

右若此則勝 于千夫亦朕任非其人之過
其速令河南果賑賑民自今此郡縣及朝廷
道官必悉速下獄

山定陶河南中等縣民詣開謝賑濟

諭其未至者移文止之

上曰天子以天下為家

民饑命有司發粟賑之

此國之恒典況賑濟

蓋正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桑速來謝恩非朕

意也其

今止之

命國子監學錄王讓侍

皇太后孫讀書

上曰朕

千其親故

九月陞工部主事蘭芳為工部右侍郎

功芳為

知府有備良政生事議從河清

累有建明未獲其才故有是擢

命皇太后孫演武於方山

實山成

志是

山高嶺可以依據清舟于此或值風濤輒至以

覆之于縣之清洲築土為山丘堡表識從之

命有司徵軍大勅道重其役保農隙為之至

是城方有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

碑文

平江伯陳瑄築揚州海門縣捍湖堤一萬八千

餘丈

十一月定武官職比試令

循洪武故事初試

俸逾二年并試不中者仍屬生又

二年亦如之試不中者發充軍

開州民三太月陳子太壽山營造願父子効力

國上遣歸勉之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

為民欲報國不但効力

棄下修刑碑使鄉里

我國何出出力汝歸勉之

附錄

上曰朕

之賢也若

不能如人

國之勝為天下

票近世

加泰妄言

深思耳豈

弄間

乃有此言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權要朝野畏之

政日著

此必寺僧

道之果

木布

崇信之

之家日內... 石下至家... 詔諭齊... 癸未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 保定侯孟善卒... 弟伯... 上令禁...

二月 上巡幸北京 皇太子孫從 命寒... 楊士奇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 思南恩州宣慰司 田宗寵田琛伏誅... 三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讚為左布政使... 四月懲言民情不以實者...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 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子孫誦讀... 曹縣獻騶虞呂震等請賀 上斥之...

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阿魯台與是利相繼殺窮漢南保塞之降

上曰虜黨擾難信然天地之仁覆育萬

八月命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上以天下大吏八等乃命誠同中官李達齎詔幣往諭各國明年十月誠還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

十月山西沿邊烟墩成。

十一月命皇太子奉野營絲食薦太廟。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

壬申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三月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為而復出。侍臣有贊重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

故衣法救服崇許先訓不敢忘因減時頓勿使也

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

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武義伯王通

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宋榮等為前鋒

三月車駕發京師皇太孫從之。上謂侍臣

金勿汝日朕長孫聰明英豪奮勇過人今令侍

行俾地用兵之法且使躬歷一行曉知將士勞

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昔中稱開拔等

即以發史千長孫前請說一與有節

四月駐蹕興和五軍盡出塞

次大石鎮召問庶子楊榮足金足兵之策榮進

上嘉納之。榮曰宜慎擇將帥竭力也臣特擇人

精上足其言

五月朔駐蹕楊林成大閱武。

上閱武之暇

訓榮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生長深宮

狃于富貴安遠不通古今不識民艱經國之

有禍難免而至于亡者朕當以為之戒次將

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慮聞見而深歷

多自然心胸闊豁千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

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

亦南極而後及天下之勉之勉之

六月車駕次雙海泉。

即撒里迷兒元太

鄉增每歲于此度夏西北山有三關

發蒼崖峽大勦虜寇谷里巴及其三酋于急蘭土

刺河賜名殺胡鎮。賜七日晴午次急蘭忽失溫

把壳李羅補燒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

高山上下可三萬餘人軍人帶火器四集列

射援甲兵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從後至

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披濶而進

且戰且却日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馳

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

皆無算寇皆號痛而往窮遠至土刺

河上乃拔軍回舊屯去三鼓矣

詔班師。上諭。前次。神機。統領。班師。數百。人。斬。虜。首。級。千。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以。見。上。語。以。勞。戰。之。故。皇。太。孫。叩。頭。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臣。等。所。先。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既。已。所。而。幸。數。次。手。請。不。煩。斷。追。復。及。踏。班。師。上。笑。之。遂。有。是。詔。

車駕次黑山峽初。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七月。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

庫場。親迎。鑾表。

八月朔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

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僞越國大王陳李撫等伏誅。先是。八年。五月。廣。江。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會。廣。州。行。江。海。與。賊。童。郎。景。異。義。為。都。指。揮。擄。掠。被。斬。之。賊。為。數。千。布。政。使。景。異。為。都。指。揮。擄。掠。被。斬。之。賊。為。數。千。

年正月。仍命。張。輔。佩。將軍。印。率。兵。二。萬。四。千。合。嚴。兵。往。討。七。月。賊。黨。阮。帥。月。長。江。一。月。率。師。敗。賊。于。沿。海。盡。殲。其。衆。類。餘。賊。敗。走。目。是。慈。廉。福。安。諸。州。稍。平。十。年。八。月。復。敗。賊。于。神。殺。海。一。年。十。二。月。復。敗。賊。于。愛。子。江。是。年。正。月。誅。賊。酋。鄭。景。興。獲。阮。帥。寺。主。是。年。獲。十。餘。萬。金。幣。平。潮。寺。寶。額。加。寺。

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侍。講。留。臬。中。允。郭。繼。三。試。事。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謝瑞等二百名。

九月改兌運。初。制。蘇。州。所。山。東。兗。州。民。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東。萊。福。禧。清。而。江。諸。府。州。縣。徵。銀。輸。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道。倉。收。納。而。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上。今。駐。安。州。兩。道。官。軍。并。徵。稅。應。歸。耗。等。費。免。與。軍。運。而。各。道。軍。各。于。附。運。水。次。領。兌。為。兌。運。

榜葛剌國獻麒麟。詔免賀。上。謂。曰。袁。寺。曰。鄉。寺。但。當。風。夜。闕。心。榜。葛。剌。國。獻。天。子。天。平。既。安。雖。有。瑞。祥。亦。不。宜。為。慶。賀。也。

閏九月逮東宮官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衛。

尋釋士奇。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職。遂。逮。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命。法。司。鞠。之。已。而。召。士。奇。至。問。何。以。得。東。宮。叩。首。言。臣。下。孝。順。誠。至。凡。以。拾。遺。出。臣。等。之。罪。上。悅。而。罷。下。是。行。在。部。院。諸。司。交。奏。其。罪。不。宜。獨。有。乃。下。錦。衣。衛。未。幾。特。有。復。職。遂。放。楊。溥。內。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諸。連。之。也。

諭學士等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諭。曰。五。經。四。書。聖。賢。精。義。垂。傳。其。切。實。之。外。諸。儒。論。有。發。明。益。益。充。法。寺。其。切。實。之。外。諸。儒。論。有。發。明。益。益。充。法。寺。其。切。實。之。外。諸。儒。論。有。發。明。益。益。充。法。寺。

其切實之。外諸儒論有發明益益充法寺。其切實之。外諸儒論有發明益益充法寺。其切實之。外諸儒論有發明益益充法寺。

初翼然各異... 未有統會... 分別類聚... 編錄... 後世... 命... 事... 命... 開館于東華門外... 仍命... 給... 乙未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甲寅大祀天地于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前交趾參議解縉暴卒

太祖龍春西室進萬壽拜御史成祖命命人

閣改學士命詳侍制士臣成切富及否議建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以正對五福推其議漢王遂構怨外捕李至則

有差...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持問者置於不問
特諭數十件
今是類

六月諭法司禁妄告
上曰知今各處有文告紅
年五月初八日以前
但有被告奸惡已揭到官
及未揭到的都說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
為由生事擾害良
民的罪之不誡

七月誅貪發守令
上言澤州守何敬以誅求刻
則貪李藩等仍蹈覆轍亦宜重法令都
御史備錄所犯以示教民官俾知所警

九月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
命禮部刊刻頒
上言澤州守何敬以誅求刻
則貪李藩等仍蹈覆轍亦宜重法令都
御史備錄所犯以示教民官俾知所警

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
上言澤州守何敬以誅求刻
則貪李藩等仍蹈覆轍亦宜重法令都
御史備錄所犯以示教民官俾知所警

上以御編為善陰鳴書示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論
人有志於學者難屏書籍乃今之學者謂此
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故禮部其以朕意
曉天下學者盡心講明毋使視為虛文也

德金幼孜各撰詩頌以進
上垂拱之暇乃取古
詩以列之凡一十卷名曰為善陰鳴詩頌示
顯有明效者曩次世代著其事蹟各為詩頌

十一月麻林國獻麒麟禮官奏賀不許
勅邊將及各衛所兵操練赴北京閱視

勅寧夏大同開平遼東守將陳懋等備邊
時
有言北虜為害未甚應阿魯台與中國和好
為記書報七月率來至朝觀河北族多禁阿魯

上以多事諸臣皆過勞有德故有是命
又曰聖王之德勿輕與賢臣堅壁精野是上
榮昌伯陳賢卒
貴州人永樂元年以靖難功封
為指揮使

丙申永樂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
使

丁酉享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遣太常
寺奏祝與與集命

北京河南山東民饑免永樂十二年逋租悉停買
不急之物仍命戶部遣官賑濟
饑民九十九萬
口給糧一百三十七
萬九千九百有奇

三月改封趙王於彰德漢王於青州
時高煦奏
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當常侍所封雲
南陳遠不行則漢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誠心欲
侍去平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
言始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解

四月紀綱伏誅
權使當附陳通論敘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
延之萬世不許
尚書呂震言皇上德神功
施德在正宜如訥請上曰

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此
上奏未嘗不惕息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
禪告成功乎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
為封禪觀微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太宗亦不
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微之事望太宗太宗亦不
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負宗伯之任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

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不許諭曰朕惟

膺受天命掃除羣孽創率建統山綱陳紀以安
天下錄茲太上是以上天垂象屢顯祥應朕朕
京薄曷克膺茲別天道無常惟德是輔良為臣
民能遵守太祖成憲為子蓋孝為臣盡忠奉
公守法安分守已用成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乎
此朕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逮國家有禾
之安爾寺及爾子爾孫亦同享

丁亥作西宮初上至地京仍御舊宮及景
之祈時微而新之初 命工部作西宮

九月 車駕將還京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

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旗幟諸神及所經陵寢祠

廟悉如八年之制

車駕發北京 命監察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直隸鹽城縣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

頃有奇 皇太子令額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

庫駕次鳳凰觀祀 皇陵 賜耆民酒肉帛

癸未 上還南京遣官告 地宗廟社稷及京都

祀典諸神躬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十一月戊子朔欽天監進永樂十五年大統曆

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宮殿

臣會議于是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
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
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
世帝王之都也此年 車駕巡幸四海會同人
心和協濟運日廣商賈輻湊財貨充盈材巨
木已集涼師天下軍民樂輸輸資以充上順天
心下從民望早初所司與工營建以為子
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 命豐城侯徐

彬代鎮守

壬子冬至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

及四夷朝使

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古一揆若龍網善言臣龍盡忠不隱天下未有
不治視提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用人臣之直
為君者以兩賢所宜便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
兩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
印以賜皇太子
皇太后及諸大臣

丁酉永樂十五年春正月戊子朔

倭寇浙東

三月。廢谷王德為庶人。太子弟十八王也。初不舒學多習諸侯之

國宣府請辭師趙德通歸家師建文君親信之

令守金川門門將韓師江德開門迎入上

即促待之加賜賜齊無較改封于長陰養

士謀不軌蜀王發其事詔楚王等議其罪降

為庶人德後

閩戶自焚歟

以楊士奇為翰林學士仍兼諭德。

三月。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

事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夜與義在州對曰

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封青州又不肯行今

如朝廷將徙都惟欲用守南京天下皆疑其

心不宣待事有實蹟哉推陛下早善處置使

家與服物秋秋擊氣無罪官民縱護請官軍京

城內外劫掠諸實狀上怒命翰林條示其罪

且曰今處之安樂州蓋去此京甚遠即其作禍

可朝發而夕禍也

五月山東旱蝗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以儒士郭張善為翰林院檢討。

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冊封皇太孫妃胡氏。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上曰此歲壽星

致賀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

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福

者其位號不若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

八月却金丹毀方書。丹書乃臆寧人所進

上為方士所愚今又欲欺朕即朕無所用

丹書令自食方書其毀於母得則散人也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楊珙等一百人。

九月修孔廟成。上親製碑文。

庶人允燾卒。懿文第三子也。命以禮祭之。

十月工部侍郎蘭芳卒。芳山西夏邑人個儻闊

封進以廣環慶

舊日為農見勸為余所改之詩

今觀年邁輔余為秀似難杜而苦口者百無一

惟藥石之吉日甚一日每發此詩則諒之慮余

試學作天卿可一知詩遠立則具詩題與表題

韻日封道以廣環慶奉賜順將詩以慰余懷

世行古善述于也皇太子監國之暇專意文

事好不釋卷服意傳大類諸者當冬陽盛

永千時酬芳見酒席以旁顧此承于時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成上之賜鈔錠絲幣有差其二百五

訓十五卷計十五萬

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鎮遠侯顧成卒江都人洪武中為都督命事鎮

佐世子守城遠有都督洪武三十五年封侯

五百五仍守州教以功及言事受其十餘光

十四年從比征文君所請鎮遠侯顧成卒

年封伯爵成從于石天賜元年復為侯保十三

弘治十六年薨于任降封侯七年薨于家

萬曆九年薨于任從干小虎肅清興仕隆俱歷

時皇太子監國上不

特有疾酒席相距數千

望小人陰附農者幾藉百端待從監國之臣

朝小端端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

事覺皇太子令誦交趾立功赦日復念其年

有功之平諸干之矣遂連陳千戶上訴請罪人

庶免預聞而不諫止符逮下獄皆奴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臣有諱自姓廣才與廣相類居官純厚周

月處治然性之骨體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

故在建文朝封策則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

瑞應有頃封封碑有頃無非迎上所好以為

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某朝明

廣教名姓正相

同議旋初矣

文真周是修約同如于難解而解使人規胡動

靜見胡方問家人餉粥否解問而笑曰一猪尚

不肯檢況肯裕性命乎蓋初皆無意于救也惟

是將竟行其志可

雙槐歲抄記永樂初解籍胡廣特諡文淵閣

文皇曰稱職少同業任同今得已有士謫正

永康侯徐忠卒 功封人漢武三十五至是燒子失嗣成化十七年薨孫錦弘治十五年子子傳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喬嗣

六月 詔纂修天下郡縣志 命禮部遣官博采事蹟及舊誌書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陸師上南官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損毀也漢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官所行之事是即記之如一

有古不問既退即官待衛者官鈔若干錠其罪榮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姪侍衛所以寬其罪而愾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往稍久陳居學士楊廷賢相公命使迎道直行深獲辭謝之日

疑皇 孝謹比事審議以聞 上覽之大悅信是不復太子

八月 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備倭從之 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屬上其地特屬防取忠亦喜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為瀋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定

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謨為順天府尹 謨廣東番禺人舉人

御史如前乃曰是天人也每見呼為天聲表不云皆以直諫觸怒 上大驚命為坎瘁之露甚

日率同列奏事 者先畢上降職去諫官不能傳人躬自為之值上諫譴且謂其貪命復官臣歷歷今職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謬為人制介然無厭性祇滿當被塞時歎息謂其人口苦今日乃為大難所當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咄汝不知則朝延塞人當以藥令速死耳瘡者如其言遂得脫仲不矣

十月朔享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皇太子 先是皇太子周易朱氏本義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馬指上奇進曰周易固為上經作然修齊治平之道悉具篇編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喜意因召曰周易本義

十二月申嚴官吏職禁 論法司曰唐太宗惡官不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招徠自觀之海所以盛服嚴勅中外諸司不許妄殺一人稍款一錢不才官吏念肆自若百姓苦

勅修武備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十四洞峯之最髙者曰天柱境之勝名曰紫霄南嶽上秩游氣下臨絕壁舊有宮向藏之比有五龍宮俱為祀神後置之所元李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宮紫霄宮太玄宮皆宮南嶽口大平府嚴官龍曰興聖宮龍宮以則天杜孝順帝銅為殿旁以黃金鑄主像中選道士二百人供酒極給田二百七十畝耕種以贍之仍選道士王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九為殿觀門無及寺室廚庫千五百餘

元亨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

元亨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

元亨節 賜文武羣臣宴

三月丁丑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祭大社大稷 皇太子代行禮

三月爲善陰陽孝順事實一書成

吏部尚書義起復

令禮部於大誥例內出題試士

四月朔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埭封江爲廣寧伯

先是 賜諸印封江爲日本國王名其國曰

仙日壽 漢倭奴山 勅合日本國王名其國曰

仙日壽 漢倭奴山 勅合日本國王名其國曰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順德東莞樂至金溪等縣降賊賊望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僧便本寺塔見舍利

毫光耀雲捧日千佛觀音普應聖德妙相畢集

十月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為翰林檢討

進學

十一月 甘露降 孝陵松栢三日儒臣進表賀

詔以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 賜諸王羣臣及

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十二月 勅武臣恭為備

初日國家威儀在武臣

臣等至聖之成 太祖高皇帝受命定鼎 將士奮勇肅清奸沱 建洪業 朕嗣位以來 夙夜惕勵 惟恐昭宋元靈 檢以坐不緒 漢手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 嚴飭武備 為國固重

而以來紀律廢弛 士遊伍不問征且賞放回重或五六次 或十年故事 伍蓋虛傳有緩急當何

以冀定皆故年下不恤重上不畏威之所致也自今宜整古人之片失體國家之委任 修職職

朝廷有若不以安於守亦冰保高貴者不遵朕

大罪無赦

接交趾御史黃宗就議考核郡縣官

宗就奏

願仕遠方遂授以應監之大學教養之業入非

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庶幾多且今到任

上其廉汙能否以憑黜陟庶幾多且今到任

從之因謂吏部曰守令之稱即不若其人

宜今御史所司良見總今宜慎選

秦寧侯陳珪卒

珪二十一年坐法下獄 珪子鍾嗣宣德五年

從其征陣亡無子弟 珪子鍾嗣宣德五年

十二年 珪子鍾嗣宣德五年

庚午永樂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元宵節 上御午門 燈宴百官 賜儒臣御製

詩學士楊榮等恭和以進

其時得真安岳姓後人紀稱清平街 脫胎生三

光宣精益 鍾嗣宣德五年

南北廣州 鍾嗣宣德五年

肅問開 鍾嗣宣德五年

肅問開 鍾嗣宣德五年

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

命楊榮金初校為文淵閣大學士

閏正月糧人材馬驛等為各布政司官

周克教傳左布政孫漢江潤艾布布政陸顯
吳衡左參政楊敬李泰右參政趙坤金烈

二月祭大社大稷 皇太子代行禮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馨兒作亂 妻兄饒民林三
自稱佛母說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託夢

為人馬相殺則往來益都諸城安丘昌樂平谷
壽光諸州縣煽惑民千是奸人童老果平谷
半眾從之結聚五百餘人據益都縣知縣劉
波青州府知府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遁
官兵潰散四守皆告即布按三司以聞遣人

三月妖黨童彥果等大行昌州劫殺不服招撫勒

安遠侯柳昇分兵剿之 昇兵至益都圍賊于柳
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有汲道昇即往賊

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有汲道昇即往賊
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有汲道昇即往賊
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有汲道昇即往賊

山東指揮衛青大敗妖賊于安丘

知縣張應麟縣丞馬鶴集民夫八百餘人以及
賊賊不能以復師皆州即置之聚哈萬餘人作
力攻之賊言者城將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
急率千騎直入城中人方欲出擊大敗之賊
去後賊三千餘人逃匿四散千餘人皆就而
中不支賊至千餘人逃匿四散千餘人皆就
至青迎討其不待已奔出青之背不待已

吳日舊山新指揮王真 兵一百五十人

山身妖賊平論功陞安丘知縣張應為山東左布

政縣丞馬鶴為山東左參議指揮命衛衛青為山

東都指揮使指揮王真為都指揮命事

下安遠侯柳昇於獄尋宥之 征剿山東妖賊唐馨兒
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與近功全不
心及臨賊賊又不設備為賊後破者役傷事七
時都指揮柳昇與昇夾攻忠勇先力盡而賊
昇昇是其成功而不設備為賊後破者役傷事七
昇昇是其成功而不設備為賊後破者役傷事七

昇昇是其成功而不設備為賊後破者役傷事七

昇昇是其成功而不設備為賊後破者役傷事七

昇昇是其成功而不設備為賊後破者役傷事七

詰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

卒明紀律有恩信以破倭封伯時年一百
石世襲至是薨子滿嗣宣德九年薨子弟安
嗣進封侯成化七年薨子子連嗣十五年薨
子謙嗣仍封伯弘治二年薨子弟嗣嘉靖元年
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中
允嗣萬曆二年薨子嗣德嗣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雲平

義溪縣人爲御史糾劾

皇太子嘗遊其直廡及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樂平人初知府時廉

從平恕得金華同知道行定者永樂初生累擢

授興州李機還奏稱二復命往思州廉察田宗

龍郭銘有捕卒誅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

民不舉生是故以人參借之

八月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九月北京宮殿成

九廟在郊祀壇場宮殿門闊

過之復下皇城東南建皇太子宮長安門外

東南建十王廟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

隆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始成

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督工文武官

及軍民夫匠賜鈔有差

命夏宗吉勳勅召皇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

月至北京

山東諸城縣獻龍馬

其馬馴馴因是稱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

編修從皇太子孫讀書

十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恣卒

叔恣廬陵人初

訓導至事尋召修永樂八年興陵陵民陳乞還

北京率郡民就役歲餘卒

十一月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賀詔天下

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京師

皇太子赴北京

過滁州登輿臨山指示楊士奇

修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不知其

初頒僧論則能收服驕驕乎且論之曰修之

知大祖龍興時事者當從容與語焉

民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綱然稍前下馬

入民舍視之見民老稚皆衣草結不掩體天

民而召鄉老問疾苦以實對饑饉尚食賜之

山東布政使石琚中來迎言曰民牧而

民窮如此何勅令下解中言被災之廣言

連發官粟賑之說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

汝母恨惜善見上自奏也後至京表之

文之故請表况范仲淹之子猶能舉孝弟助

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京師

御奉天殿羣臣行賀禮

辛丑年九月甲子朔

上律奉天殿受朝賀

上朝詣 大朝奉 安五

下諸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

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社火壇神汪穀園

沐辰詣山川壇奉

安山川神五

戊辰大赦天下

詔曰朕荷 天地 祖宗之

風夜無間乃者朕既聞上治之規建正兩京

子孫帝王承之業爰自登啓以來頃天下

民禱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

西事天地宗社瞻懷黎庶嘉與維初弘敷寬

之德大赦天下

之德大赦天下

命大學士楊士奇侍讀周述

三月遣官釋奠先師

會試天下舉人

會試考官

中 陳中

三月廷試新科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十人

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金

請旨名臣

薛瑄劉球干

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求直言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時侍讀年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

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

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奸尤害于國者冬冬

一職人無懲勸宜嚴初按察司廉正官偏廉部

索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奏其勤慎廉

能政績顯著者請加秩增秩以勸其貪惰

勉怠政廢事者請即降黜以懲其餘倘有

不覺有惡不糾察者請即降黜以懲其餘倘有

至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初定之

望千道實龍藏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

西番者五年一來朝貢賦稅官民西使又言江

北河運立倉聚糧遠近必致擾運和列設法

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京地其不給有

委力赴後復及餘下不鮮生理太食不給有

有綱宜勸軍民加意撫恤給月糧食不給有

征使給其家又言以來兵賊不修武備廢弛

勸則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滿不虞虞之

勅吏部尚書寒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

民

禮部侍郎儀智乞致仕許之

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恒羅通等為交趾

運知州亦保全這也

丙午萬壽 聖節以災異 詔免慶賀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以夏原

吉正言止之原旨曰夷人慕親遠來宜以君義從此大饗上曰夷人慕親遠來宜以君義從此大饗上曰夷人慕親遠來宜以君義從此大饗

議侯之上死與秋手臣恐一屈膝有辱士大夫臣故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得即賜之拜

八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儀言尤峻故殺之辭道官

與大臣議殺月而行言者四勸大臣上曰朕

史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御史王

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御史王

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御史王

十月阿魯台致款寇還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

中繫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上以死

征原吉牛議宜休安養民而嚴勅邊將高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原吉性視開手機機既而吳中入對與賓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原吉性視開手機機既而吳中入對與賓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原吉性視開手機機既而吳中入對與賓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原吉性視開手機機既而吳中入對與賓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原吉性視開手機機既而吳中入對與賓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原吉性視開手機機既而吳中入對與賓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上召賓賓言糧餉不足遂召原吉問提諸

戊寅 車駕發坵京 駐蹕鷄鳴山 傳冠黑袍

親征逐夜通諸將請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一能營諸糧食。并防欲急走之。徒勞少殺。清

四月 駐蹕龍門 戊午言虜倉卒遁去。道馬二

不意而抵窟穴。破之未晚。十餘匹。下流馬。領勒官府宿

五月 大閱諸將 上日與行同水。和因池而。關

安。因敵而。發水無常。行兵。無

後無往不

七月 車駕發役胡原 大破阿魯台 遂 命班師

所部聞大軍出。皆憂。其母及妻。聞之。驚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攜其母及妻。聞之。驚

日。大明。皇帝。何。負。成。而。必。欲。為。逆。天。自。息。事。遂

身。之。處。若。成。助。助。補。也。時。魯。台。盡。棄。其。馬。及。牛

半。輜。重。于。胡。原。海。之。側。與。其。家。屬。其。遁。矣。我

謀。示。弱。以。誘。我。不。可。不。嚴。備。前。哨。哨。遇。虜。兵。出

其。輜。重。上。又。以。及。良。哈。魯。阿。魯。台。羽。翼。同。次

騎。二。萬。分。五。道。襲。破。之。于。是。召。文。武。宰。前。日

朕。非。欲。解。兵。豈。武。勝。為。遠。患。乎。之。足

八月 以班師遺書諭 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 上還京 躬告天地。宗廟。社稷。親軍。御

達揚士奇寒義呂震P錦衣衛獄卒釋之 以工

導有闕。震。第。月。部。主。事。張。錦。新。泰。失。傳。皇。太

十一月 豐城侯李彬卒 定遠人。永樂。元年。以。勳

宗。前。加。祿。五。百。不。至。是。幾。千。戶。正。德。二。年。以。勳

十二月 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 自稱可汗

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來。朝。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三月 蜀王椿薨 諡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循。禮。節

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 敗之

五月 常山護衛總旗王倫吉孟賢誅不軌 伏誅

初。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廢。皇。太。子

處。分。府。官。黃。廣。虎。視。裁。斥。日。讓。于。上。上。為。高

會。飲。天。官。王。射。成。密。與。賢。孟。賢。等。遂。吹。邪。心

正。謀。謀。諸。監。與。弟。孟。三。等。下。不。家。常。有。易。上。之

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執。執。部。七。區

預。令。高。正。偽。誣。遣。諸。村。中。官。楊。慶。後。王。至。期。從

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候 皇太子而立施王福
燒布置已定正遂告其甥王倫倫曰舅失宗
為賊族計乃止不從遂清顯告上震怒命
捕賊既悉得召 皇太子隨王及成武大巨
右順門親衛之 上顧高燭曰爾為之邪燭
撰不能言 皇太子曰高燭必不與謀批下人
所為耳遂用其策
伏獄而籍其家

七月 命柳昇陳瑛將中軍鄭亨朱永張輔王通

將左右軍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克之班師

時廟中有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曰夫我
此虜犯與和朕搗其巢復勸其靈元報哈之眾
窮亦甚矣今度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明矣余
朕當洗馳塞外以待之朕必矣諸將皆曰然遂命
諸將將次調九月悉備火少城邊阿魯

陳本見古 皇太子降旨命陳瑛等率領諸將
失幸與正十月十日身首也先土于降時
易王賜名金忠尋賜詔命錄奏金印王常時左
右皆皆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肅宗
利入朝太宗胡越一家有裕大自裕之意朕所
不取惟天下之人皆從此生體境無處兵甲不
用斯朕志也

八月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禮宜

請賀不許 漢奏太岳大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

昔日資福 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
殿資福于 皇考敕下為天下生民祈福
敢持此為祥其勿賀

十一月 遷京御奉天殿奉朝賀

附錄 皇太子閣奉銀江保敘造說語諸之手
不數名非極至尊聖明向淳在成故土前封曰
殿下蓋臣自處盡道 皇太子曰盡千職而已
何道
附錄 交趾上供銀一千七百四十七兩及漆三
其自來藥二十四斤
又有增種而是缺爾爾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朝親官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未完事件者

錦衣衛獄尋釋回任催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侍讀曾廣侍講余鼎為

會試考官 取中葉恩等 五百人

三月廷試 賜邢寬梁溥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是科得便新服

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命親征阿魯台以柳昇將中軍張輔王通鄭亨薛

祿將左右軍陳懋金忠將前鋒從征 先是金忠
督討賊王徽人逃六達命請 命正賊相繼
上幸先 上曰且休矣兵微動即朕親之見王
人于忠曰如違人茶毒何 上曰難意固我
事須有名昭待之至是聞平素勇特犯邊
詔大臣議以金忠為吉桑曰逆賊不可不擒
應不可生視 上然之乃親征以大學士楊

金初從四月發東歸五月次開平處遼上
 楊崇寺日發後人告曰上帝將降上
 何祥也天賜意此重部手來封曰降
 一好生惡殺誠格一人有罪罰下當
 大災異聞至不俱幾捷性下當意上
 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下當意
 遣中官伯力歌并所獲胡寇資部落口
 者阿魯台病急歸朕待之甚厚朕所
 何負于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
 人之怒再帥師討而徇將士之志奮
 汝寺豈復有惟類朕體上帝好生之
 與其改政而日新也冬王師之來罪
 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無所問有
 以貽後悔次清源鎮是日輜重車在
 日輜重者六軍所持為命矣法無輜
 無委積者危道習操所以屈表紹者
 重啟寺獨不遠德服拜命分兵接之
 不見虜主率亦多難
 論曰我成祖五出漠北三犁庭時
 大肆虐其勞費然迄今二百餘年
 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其後世所
 人所謂爭先而處之者乎且蒙古
 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哉況其清
 然其時南定安其時其武德所加
 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利之故先士
 之強及阿魯台又從而利之故先
 我師又從而利之故先士又放
 我中國之利乎帝所以致呼聲之
 其時也近時諸帝所以致呼聲之
 間然則諸帝與先王不照君臣之
 間然則諸帝與先王不照君臣之

附錄 大名府清縣縣主知縣王士廉以
 越三日有鳥獸食蝗始盡皇太子
 蜀御瀟之親侍臣曰此誠意所召
 七月 車駕次翠微岡 學士楊榮金切改作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
 中上或之既而論榮等曰東宮歷年久
 務已遠京後車國事悉付之朕惟優
 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嘉頌
 已丑 車駕次蒼崖茂 將士嚴部伍謹
 庚寅 車駕次榆木川 上大抵召英
 喪服禮儀一遵 上大抵召英
 辛卯 上崩 時太監馬雲以刀殺
 古禮容飲畢載以龍輿至御帳朝夕
 先帝在御輒勸酒月且行進命四位
 以先帝在御輒勸酒月且行進命四位
 請至皇太子大孫以下片勸榮命太
 授之今有事來報即以此命行官大
 官軍承襲皇太子及文武羣臣皆
 哀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殿
 八月丁巳 皇太子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
 年為洪熙元年 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
 鶴及公南販賈石交郎珠金珠香貨各處販賣
 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進西撒馬兒寺處販賣

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樣辦梨木板進供諸品
海沐菓子等項悉命停罷仍市刑及干戈者
不可故鑒。

論曰

文皇帝稟天錫勇智之資其聖人文武

休養保小民嘉與萬姓其蹟仁壽實基北京

羅環珠中山安南占城西洋瓜哇鬼方諸國木

吾匈奴哈達遠者數萬朝開夕引奉貢稱臣此

其神謀睿算真有預坎于萬里之外以成千古

所無之防而三遠永寧天下蒙福所謂武烈弘

靖子華夷者也至其簡東宮則有文華贊鑑

立皇太子則命大臣輔導修經書性理以明

學術刻名臣奏議以廣言路求清書者大典以

廣經濟利為等除陳孝順事實以殊倫紀命陳

唐泰近雅輯運命宋雅以治通儒河嶺壯名漢

通采頒教承儒業於再興刑家典又其文治之

沈昭千日月者當時著都制之清遠頌表聲言

四夷咸賓詩序與夫楊士奇之追賞錄則渾今

人人殊而於以名狀神武戰陳駭然者則渾今

請之有

論秦馬

新刻明政統宗之九

仁宗昭皇帝

帝成祖第二子御名高熾 仁孝皇后徐氏

生也初封燕世子靖難後立為 皇太子在位

二年壽四十八葬 獻陵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於獄

復其官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命出視事

原吉言在獄時母老未成服乞歸葬終

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至札與其負載

卿安得遂遂賜米穀於家屬護喪歸葬仍命兵

部給葬無有

治葬事

置三公三孤官

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加寒義為少保楊榮太常卿金幼孜戶部右侍郎

楊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但掌內

閣不預所職職時士奇謝恩閣權制備願

東于山東河海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月餘

東人封奏之野義原古奏事未退上望見士

中事龍柱此是急處中奇

出資淮楊溥於獄命准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溥翰林學士 赦解縉妻子還鄉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

懸銅牌請治罪 上以赦前原之

上曰昨日下

日遽罪赦前事何以不信其勿信

三去司曰今日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不信

爾等各務遵守毋使朕衣信以失人心

黜工部右侍郎伏伯安為荆門知州

伯安初為

止通州縣令驛丞有美妾伯安初為

殺接事驛伯安妻劉某城至是遇赦獲免職

以詔朝行遂黜之

黜工部右侍郎王勉為山東布政司右叅議

王勉初為

拾遺林氏畏避出低又犯奸合得下

與勉同案茂就獄中造詞數千百言

人以說倖免會赦不果告

于上者 上曰勉請之也故有是命

九月朔上

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

仁至孝 文皇帝廟號 太宗

仁孝皇后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

皇后

詔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
按司事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御其奸法其所惡撫子之政于者咸加溫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溫福病中官馬驥思拜其妾曰此若于不容于小人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
按是時交趾四特者一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安士亦特以靖福福無字思流還為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後召黃福還朝應失之矣交士自茲益驕視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于福文敏以交趾

今吏部次文官冗員冷調沉散近賞否廉奸頑人清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息若于小人重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者儒之人班位從後極何理政理其在內諸司今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老疾者悉送吏部
罷之自今吏部宜精選吏部

顯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殊劉秉李實張敏林道安等俱為縣丞初穆等以從事不謹首請罪至是遇赦上以六科密邇之地所繫匪輕故

陞王直為侍讀學士王英為侍讀學士林誥錢習為侍讀學士李達陳循為侍讀

命定國公徐景昌當陽侯李茂芳受學於國子監初文武百官始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等景昌茂芳皆不出宿為給事中劾勅王是日二人入論曰景昌皇妣之侄茂芳皇考外甥二人皇考實天臣民如喪考妣故神人安處祭享禮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故有是命

改淮府長史王榮為吏科左給事判府長史曹昂為翰林修撰二人侍上上林苑凡諸長史皆其去近侍

陞太常少卿周訥為交趾所屬知府訥采榮上常上疏請封種不許未幾去至是來朝

陞山西按察副使陳諤為海鹽知縣諤為海鹽縣人至是陞

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上曰昔者山林川澤禁取之有藉用之有節其言亦為民計今不舉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出山何所取給人君子民有父母之道苟可與民共當施之則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諸謝爾以康與天

車鼎舉官之令上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人材大小皆有可用天下之賢無卑卑樂樂會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其處心訪之及勅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官及知縣學賢才未仕者補下僚德性純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眾者廣置鴻臚聽用

河南黃河泛溢傷稼陳留郭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禾稼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王彰往鎮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謂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州縣亦須周歷各訪庶幾有民之情

復吳藝工科都給事中初上為世子數率上召吳藝侍從嚴謹慎密奏後臣河南按察司金事坐累謫屯城上恒念之至足復其功職

加塞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少傅金幼孜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繼德糾綱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承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東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於朕者臣言之而朕未從者卿等言之朕有不從者用此印密疏以聞蓋說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詩頌首受命

祭告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上尊諭頒告天下遺書諭學王 時王欲奉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厚任欲見叔亦以懷德但祖訓不可違若封國受之 先帝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

諭工部臣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買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命慎選國子監官 附錄 考治吏事者勸懲如列吏部會次按官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難比士習且王等遂末以國進而昧于吏經大法故用之在廣民而辱國自今進士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 震言千二百七

上諭如 太祖微漢制釋養民謂養民者仁也

上諭如 太祖微漢制釋養民謂養民者仁也

上諭如 太祖微漢制釋養民謂養民者仁也

上諭如 太祖微漢制釋養民謂養民者仁也

事考稱其官人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
可用官得其人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
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清效上進維新之政治
一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思所以無忝于位者
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而無家于位者
也求用下人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之
國將用之學自淑淑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
十月以何瑤爲右都御史兼詹事

罷光祿寺卿并泉爲民諫寺丞蕭成署丞王開

時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買用兩糶上
口汝小人不通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
汝體恤百姓汝乃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耶御史
遂劾奏泉戚及者承恩救後監內府物法當斬
方擬請罪之而泉預謀引避且曰其罪當斬
者非也于容內府府莊先帝時欺大開上震

立命斬成博免泉爲民
陞靈璧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靈璧縣事

年考滿赴京父老諱關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
方乞復職上諭吏部奏義寺曰縣官親民尚
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安福今
民既願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命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審錄重囚
因上惻然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民爲德
寺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辜舍旁地下陽
家之氣昔法吏有于飲獄求生道者天下
報不在其身其後人解寺獄之遂命五府
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
大學士楊士琦楊東金幼孜至楊前論曰比
法司之蓋其初故之故獄刑至四五覆奏而

司職不留應以爲臨吏而無視自今凡審決重
囚三法司會同後審決重
四必會三學士同審
陞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爲山西等
虞僉事蕭奇商賈鄭來等三十五人爲各處知州

知縣時有言在外之職宜以風憲
官爲之庶幾得人故有是命

冊妃張氏爲皇后

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

遷東宮官以柳昇爲太子少傅王通薛稷金太
少傅少保郭資兼太子賓客吳中貴福金兼唐

封瞻基爲鄭王瞻基越王瞻基斬王瞻基襲王瞻
封瞻基爲鄭王瞻基越王瞻基斬王瞻基襲王瞻

按鄭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鳳翔正統九年
無子國除斬王追封襄王張后生宣德四年
之國長治正統元年從襄陽今世封新州今世
生宣德四年之國建昌正統十年從新州今世
封洋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龍州今世
除今世封勝王郭妃生封雲南之國無子國
除今世封勝王郭妃生封雲南之國無子國

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以宋文武大臣皆有
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觀之心亦宜以慰其意
義對曰漢比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
望朝廷待此人何如雖賈已厚然名與亦宜

略示優待此懷遠之道也上曰然其

本學政食有司即體辦賑濟其民流徙田土則
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部曰上田民所賴以
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熟田者果實百
姓巧于征徭相率轉徙與年荒食不足加以
疫癘致死亡者今吾民何以至此繼今一切科
徭務博覽毋煩苛乃今有司
政使大理卿楊時習為文趾按察使紀諱為文趾布

召前峽山知縣戈謙為大理右少卿 諫初為御
史言事則

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 上諭曰國以民為
本吏治以民為

工科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從之 其一乞令有
司如舊制嚴
督里老百姓以時開田園修葺房屋桑麻其
侵之害其三內官內使非軍事不可輕遣出外
凡事惟責成所司庶幾不為擾干民其四乞禁
約江河往來之人舟中不得擅領軍器諸張
勢因行劫掠其五乞申飭各處有司凡學校
者悉加重修

也田軍士不許擅食 上諭原言曰古者高兵
千農無轉之勞遷兵

也田猶有古意 先帝上屯種法用心甚至
後所司以征徭轉運之賦連農特選軍民以
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最疲遠者處以重罪
士目今不許擅食妨其農務遠者處以重罪
被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
則又所以維持屯田于不壞者共棄開種此
法所以邊圉疆圉不頽轉運而餉相之說無
無之後求盡法斷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
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滋其說乎
賜原吉繙悉糾繆銀圖書諭勉之 上閱京司
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夜曰卿二人 諫詞頗大
吉者 先帝舊臣朕方夜以自輔九張所行未
有盡善者當盡言遂親增其語語曰勿謂崇高
而難人物以所從違而或急曰此朕實意卿
等文士詩詩觀者曰此

上嘉羣臣能進文字大學士楊士奇勸以成湯既
過不吝為法 上曰近日覺得羣臣思多奸朕
之方自悔而外問已進文字來甚便朕意多奸
對曰宋臣富弼有言朕不以同與為食怒不以
喜怒為用舍 上曰然善云有善速于汝心必
求諸道恒存此心問羣臣所言有裨益者朕
必思或朕言有失未嘗不辦士奇對曰朕
知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者
改此觀所如也

增諸王歲祿 上謂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
朕旦夕在念益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新
即位各加二萬石漢庶人以宣德元
年反削國而隨主亦解所加祿矣

趙王奏辭常山二護衛軍從之

初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京操

許張輔牛諸

者務農諱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使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免農事而遠歸曉

交趾黎利友改大理鄉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

虜寇雲州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進義義楊士奇夏原吉少師少傅少保左都御史

劉觀太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

純刑部尚書郭寶進太子太師令致仕

建封后兄張景嵩為彰城伯

永城人以恩澤封

德二年薨于訖嗣嘉靖十六年薨于訖嗣本年

追贈故兵部尚書金忠為少師諡忠襄蔭于達為

檢討

命征西將軍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

十二月勅加楊榮為工部尚書

諭吏部宜慎選師儒

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

授乾稱操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今

學人材之地宜慎選師儒以副朕作人之懷

命吏兵二部書布按都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

序

先是上諭參義李慶曰天下治亂係無官

著于下故庶官効乃致斗米二錢神戶不閉

重也今朕部中朕朝夕繼見得詞察其賢否

布按都三司官乃宣大總督臣其賢否朕未親識其人

臣工善不善而為君者處之汗勸戒何有汝二

詔其各以姓名履歷揭

論三法矜獄執正毋以忤

羊皆大罪非獨自己當存於獄之心如朕一

時過怒賊惡處法失中實年更須執正毋以

忤于從善也賜勅獎諭大學士楊榮

龍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城西出在海子之水流得

水不污取上命吏部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朕之心可推以利民者

罷西域買朝貢

來也

辦事官程富上言治道上嘉納之

富請上

甲寅梓宮將發引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上

親告几筵

庚申梓宮葬長陵

作觀象臺於禁中

初太祖精乾象曆時示

于仰觀之學上監國時語士奇以天文日宋
元儒者皆廢習是不可忽也反即位刻天元王
層賜公卿論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于此
即應于彼朕少侍太祖益教以仰觀之道今
朕何敢忘此書簡密故以賜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十六人爲給事中

以師達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以書諭平陽王平陽王者晉世子美主也西王
顧王後事稍曰詔封美主爲平陽王奉父
居平陽而濟陽乃大魁文浸奪平陽王王奉父
賜濟陽書言詩云龍德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
咏屬於無已稱惟賢弟同活此心田薄物供
弟以低本一氣放事淑益恭朕又嘗濟文顯後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

叩頭禮

先是呂震奏請作樂受朝賀上奇其意初
以受直言爲賢不妄言則過益增焉臣以能
所請今悔何及類卿等同心遂免此物目今卿
等親朕行有本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實爲慮

加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

禮部尚書士奇淮辭尚書俸使之勿汝亦各辭
多矣况皇考負天重任在外煩卿
寺監心難持所與三保其勿因辭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禮部尚書

上曰卿等事皇考憂經患從勤勞

建弘文閣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論兵部今後民間畜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著

爲令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爲令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所職務

被察司風憲官不宜受太僕寺節制後與
武官上出議論士商準之已領馬者依
例未領者悉止勿給且諭士奇曰以此意
之件卿言未脫口慶幸已有念言矣卿孤
故遇之不欲因卿言而罷近自今令有不
便難
頭首曰昔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誤矣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許
初良誥行不謫滿三載戶部尚書古杜考其
孝未竟遽不改行南歸故良誥遂經杜考其
諡命上曰惜卿君子福祿彼隆是
嘗遇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

建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果奏政葉春巡視江甯
浙西八郡

命大監鄭和領下番官軍于備南京
朱仁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務同襄厥
李隆駱馬都尉沐許計議而行按此南京之
經之干也

二月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
以楊溥為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

勅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璉鎮守太監王安
鎮守
復比京行都行後軍都督府

丙辰 上躬祭先農耕藉田

改禮部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改兵部侍郎張信為歸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從兄也

命禮部以張玉宋能王貞姚廣孝配享文皇廟
召前光祿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劉備為太子少傅
征伐賊賊不屈而收禮
官不計朕恩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况大臣

日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繼
義若身為大臣雅阿順取容為保殺國位之計
何義

詔禁自官及加人官刑

今大理少卿戈謙朝泰如故

贈故詹事卿濟故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諡文
諡法朕但免謙朝泰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于
諡法朕但免謙朝泰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于
子之道自勉勿以謫為戚庶幾
君臣相與之義其令謙如故朝泰

敏文廟

命有司立

詔定金忠等公議

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

為恭順侯其弟吳管為廣義伯

義伯

忠使從征虜戰沒弟忠同死忠子有

輪累功

至右都督未幾十年以補教者其伯

順五年

吳年進侯祿千二百石世襲子達嗣

與嗣嘉靖

二十六年子繼嗣正德元年襲子世

哈密遣人進疏

黃上曰從前不聞哈密藏此物

有疏黃則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

三月初

未朔命皇太子往祭皇陵孝陵

守南

徙蜀王子悅耀於武岡

地曰

猶度大倫千分祀親屬不

臣曰

悅耀忠孝懷灯使歸蜀終亂其國從

武岡州

遣漢王子瞻圻守皇陵

權儒士

吳納為監察御史

癸丑星變

占為王命憂翼日上御承天門

未也

上曰星變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

失歎息

而起明日朝能召我及士奇人論曰

之類

皇仁聖以全言已並下義士即亦

格首曰

奉殿除即美言先帝聖明陛下

命徐景昌定國公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景昌定國公

准徐山東饒下

詔蠲田租停官員物料

戶工部事

詔上曰恤民窮率

民窮如

楚焚弱不可緩也

往持不

決之意若與商之或中尼不行矣呼

中官兵

諸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

山東地

方千餘里豈盡無牧宜差別毋虛思

上曰

恤民寧厚朕為天下主當與

論三法司

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性者法

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問羅綱為功

有片言

涉及國事輒誹謗造誣因以誹謗

民欲稼

穡良善者輒誹謗造誣因以誹謗

風名千

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言為

況今所

急在千通下情對等宜體朕此心

命諸司

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

後都南京

命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

親軍守衛新軍專中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三百有賜慶

鄭府審理命輔上科舉議輔上科舉選賢與率馳

國家兼用南北士賢材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惟其材而浮上曰然為之奈何對曰試舉南人

五月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上諭纂修口御史朝廷耳目

詔慎御史選權上諭纂修口御史朝廷耳目

可任都御勅文武官有奉公差犯法及在任物故

附錄勅文武官有奉公差犯法及在任物故

改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附錄

陳諫為發仁宗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求言

選方面官參軍務邊餉上以臣臣諫于事理

周順廣西副使劉紹振
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

庚辰 上不豫命大學士楊士奇書勅遣中官海

壽駁召 皇太子于南京

辛巳 上大漸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 詔山陵

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七日釋
服無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輕離
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
員亦母爾離職守聞家之曰止于本處朝夕哭
臨三日悉免赴闕行禮
仍連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於欽安殿 宮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
中朝夕哭上食 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
中朝夕哭上食 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

急興事襄舊先舉聖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食
米賜文臣詔執子歸省者賜香有制禁告誹謗
申嚴自宮之禁及加人官刑屢飭法司崇寬厚
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
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
父 廟謚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 至良鵠發喪禮
郭快遣詔赴盧

肅清迎 皇太子定底至長安布門下馬步哭
至宮門外 釋冠服慙慙請 大行皇帝遺訓哭
而止

庚戌 皇太子即 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

年為宣德元年 詔凡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
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軍民利
害應早定等語願辦金銀妙造紙幣坐辦說
實二切不怠之務而追贖欠皮羽野味并續免

陪御成華生馬驛牛羊開
豁戶絕軍役九切時弊

七月己巳上尊諡曰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

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廟號仁宗

尊 皇后張氏為皇太后

冊妃胡氏為皇后 孫氏為貴妃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 先是 仁宗與楊士
奇議分南北卷取
士庶幾仕方有所與起議定未行會安鶴上

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
陽廬州二府徐燕和

八月朔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 監修總裁
官仍舊

九月奉 仁宗極葬 獻陵

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聖道御用朱紅鍍金龍

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不許 上曰漢文
無文編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象之服御惟廉
天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麗

十二月 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

武保全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論之 某曰光
武以史

事與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 上曰功臣
固貴錄而大才不可發遣伊尹相湯伐桀為商
阿衡門天散宜生之輔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
用十當爵參陵平執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

況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
惟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臣
道而弗用亦未始非朝干將臣擇其德望才幹
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于朝廷彼得効
用而大權出于上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

帝 仁宗第二子 昭皇后張氏生也在位十

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丙子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勅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
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已以

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竊官利壞名節弗臾之

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 祖宗賞罰之典具在
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谷所有運送甚艱其即免之今特專備邊
而嚴邊計受賄放軍贖價不差備之誤
上謂侍臣曰先王耕籍田
以奉祭儀以率天下農務
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庸心耳為人君者
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殷明德教治達于神
明則泰安之薦不待耕耨矣農夫勤苦終歲猶
不計其勞朕因家誠難備薄物貴農重役宗正

游食則人咸樂于耕後不待勸率矣不然三
五雅何益十事待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
臣下之言及此宗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蜀椒三千束廣羣蒲五
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取給 命三分減二

二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
見上親諭勉之 諭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百
便近多所責辦外郡尤煩勞朕所念今嗣
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無事則京師汙染
民都習相訓告勤務本業奉親敬長相睦鄰里
不事游惰不作濫乃不犯意章則為良民有司
體朝廷之心親民如子恤其饑寒為其徵役撫
延于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虧紀元之初朕冷維新京
師之民庶幾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都
督馬瑛克恭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樞定軍民仍命

尚書陳洽恭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文趾都司副
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
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
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
又云若其自不村量來擾我邊境為不祥彼不

解自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其民不足令安

又云若其自不村量來擾我邊境為不祥彼不

解自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其民不足令安

謂原吉日此與民
敬也其初棄之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
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直內閣參預機務

附錄

禮部奏錄不備錄奏以
禮部奏錄不備錄奏以

附錄

禮部奏錄不備錄奏以
禮部奏錄不備錄奏以

附錄

禮部奏錄不備錄奏以
禮部奏錄不備錄奏以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都主縣王郡君縣君鄉君
儀賓品級冠服儀式

王納妃郡王嫡長子封在當先上開朝廷遣人
婚禮命之禮命後王國鎮國將軍縣王以下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
覆奏

時上官奉先傳之六科輒令傳行諸司
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

敬敬不然必有詐偽者故手自
今格謹乃職不許詐阿隨附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辛未發北京

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將前鋒及五軍列侯
從征

辛巳 駐蹕樂安王午檢高煦乙酉班師

與者成功次子也李侯快王高行樂初無
斥求萬里外封國雲南快快曰我何罪置我

為天策上將軍何果不秦王若王已夕與李比
而諸人益暴悍于是從封樂安及

人所為益暴悍于是從封樂安及
遇名王如恩天赫赫昭尚書原吉大將往

等突顯命而時以皇太子監國南京
得至原吉時以樂安迫都所為慶乃祿未

鄧位賜三王視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
顧愈益自疑因遂反立五軍都督府

日取濟南北京師遠拔城高煦請英圖公備
為內應南原以時密告而無人為言

洪武舊制與大臣諸勳贈而原吉等為封臣
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豫人召之入

乃入免冠履有巨大不致親變亂兵端朕
賊當與卿同之子是所左右分生密議學士

而色變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其貴神速
今春早應卿重臣而此何以待敵乎且其貴神速

蓋多則何如士奇頗有計曰宗室惟趙王長孫
今反形未露官保全上曰然則皇考王長孫
最友愛吾今惟一叔何忍之吾欲討之皇孫
漢所連詞都御史觀公卿中一人奮手而
僕自處何如士奇曰是善也公卿中一人奮
人皆行尤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對曰黃平侯
奏各王親且善閑論人宜可滿堂王親漢
之尤善上從之遂召觀廉事急即自王親漢
事各甚日夜族息動廉事急即自王親漢
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書謝罪請還三護衛司
上復與廉衛司安之召士奇旁之曰卿之力
也是年漢庶人反諸王自外道通城中趙王非
久亦焚而晉王濟嬖與漢通有奸族屏鳳陽王
是言者所稍變法新為蛟防維我王保體宗池
不與而惟

二月命安達侯柳昇佩征虜副將軍印為總兵

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右叅將
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遂安伯徐
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副將軍分兩道
討黎利兵部尚書李慶泰督軍務先是黎利及
成山侯王通都督馬騏兵部尚書陳洽等發
司護衛兵三千人南直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
處而率米三千餘人反本有上兵三萬人從料
之通行後上命鎮遠侯顧鼎臣以廣西兵五
千益通十一月通抵安南所部都指揮張兌與
利堂黎善戰不利者分兵為二道來交則通
出戰馬騏破賊于清賦與通師金應寧議議

橋過賊大敗兵部尚書陳洽收通中傷利問之
自率衆會普進關果賊道大軍皆清出城近
南城池悉聽利官果賊道大軍皆清出城近
舉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
擊之不從下平州知州何士誠不從利分兵
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腰中懷秦壁王師紅
塵生晚風霜雪白日懸天地知如何兩方是
應天還比關定無期矣賊不還西風散騎勝
天文珍板夷陵諸忠節事聞詔遣兵共合七萬
京湖浙兩廣十三省兵屍統雲川兵共合七萬
人任討之又命慶泰督同李慶泰督同李慶泰
江從洋儀制即中史交趾通擊敗之斬偽司侯
三利兵復振尋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
智知州劉子輔賊于官軍所經處悉則掘拒生
日軍至則馬坡時賊于官軍所經處悉則掘拒生
罷兵連破之頭城鎮廣關如入無人之境軍
而黎利有驍色而利許遣人詣賊言窮無
命安諱言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
夷多詐請今請降安知非誘我也賊重書教戒
賊專以欺為勝不可從李何非賊時安已屬秦
起力為言昇唯唯而已明日昇以數百騎誘
前廣橋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
李慶泰以病卒于軍中明曰利時奉時家門動
龍官軍大亂賊兵遂得坦不敵進擊史利
和與李宗助皆不屈死于是王通復遣史利
貴師而南寧以侯命時交趾利表至言前國王
遣副屬今在老嫗願歸利言利奉李宣職上召
示英國公輔輔對曰交南本中國地將士原吉
救王健克復當委發兵討賊王輔遣將士原吉
問之二人對曰蒙上命以與之姓名示弱于天下
及兩人來之陳曰曰示弱也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使不可從故因

其謂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謂閣士帝云何
對曰案言當從宋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
初心求之不得乃都縣其地十載。年米民兵困
宗之功心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且獲業珠庭朝史榮之何謂示羣臣
散失。上曰及兩人言見也。皇考言朕國
附之明日詔罷出羣表示羣臣曰論者不達止
之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促得民安。朕何恤人言
封中書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論曰 族成祖取安南亦非百戰之勝以復
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改祖赤心協之
矣。大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樂之非微藩籬之險
又何必指吾中國赤子而棄于奔命哉。時比
漢大得而南調談談甚矣。宣宗之嘆之嘆
也。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耶。祖訓曰東
南諸夷限關山海不可加兵惟其誘吾之世豐
境壞連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謀我
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以張本為兵部尚書。

以于謙陳祚王翱為監察御史。初祚田庶吉士
性恭謹以言事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申明屯田法。上諭戶部曰今海內無事軍士
量田守備除悉屯種所收足以

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
習勞法遇有征調長健報難思遇使之兵
絕服委農際習亦無驕惰之患况皇祖臨
御深慮于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

兵應賦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今兵
部移文于所司選拔減軍官提督屯田訓導
尉選拔。

命軍戶有丁消耗者皆許歸併。
賜輔臣圖書 袁曰恩厚寬弘原吉日各弘貞
士齊曰循訪真蹟宋日方通則証

初今上元節百官給假十日。自是歲以爲常
各樂飲為樂以彰

戶部尚書古朴卒。朴陳州人洪武中以舉除工
部主事歷今官生平不沽注
產操勵清苦凡案問惟有自微編
一牒解之且無一語及歸遺子孫

選順天府官祭祭丞相文天祥。以後廟
為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溥曾榮為考官。取中
姓名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上既優家足御左順門諭翰林儒臣曰國
有差。家如士曰曰為先所貴得能才以資任用
古人取士于鄉其行誼素有定論至朝廷復得
其官才所以得人為國從世惟考其文章試書
海真才對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
亦嘗數舉以言亮士皆親朝廷尚朝廷尚典
實則士習日趨于聖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
于薄此在朝廷嚴勵成教之有過也汝等其慎
擇之于是進士紅江蘇等九十六人命歸家進

附錄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五月簡用罷黜庶官

五月簡用罷黜庶官 自永樂十九年... 五月簡用罷黜庶官 自永樂十九年...

六月雲南都司奏討新興等場煎辦銀課礦夫

六月雲南都司奏討新興等場煎辦銀課礦夫... 六月雲南都司奏討新興等場煎辦銀課礦夫...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禁官宮

禁官宮 皇考在位禁也... 禁官宮 皇考在位禁也...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 時在英年九十...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 時在英年九十...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附錄 上與文華殿諸臣進講...

二月册立 皇太子和鎮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冊貴妃孫氏為 皇后

先教見

肅之日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吾亦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憂產不得已吾者言中宮祿命不利有之但今幸貴妃生子必直為嗣母從子貴亦有利之但今中宮何處因舉中宮通失故事不義曰舉此廢之可也仙妃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后為宮母也舉臣于也臣于當議廢母宋仁宗降后為處之豈舉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聞之上問此舉得不胎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海議之士高曰宋仁宗廢后后孔道補范仲

今有疾而藥之時讓問處則進退以禮而恩不不哀上曰此說可行蓋必二人德性皆好能下今進之讓必從然貴妃名士奇曰汝前未詳官果欣然辭貴妃報名士奇曰汝前未詳然中宮必堅辭士奇曰若此則太后前未詳然夏家尚均一昔仁宗廢后而特氏恩意加至是行之 勅諭三法司恤刑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召少師等官纂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 中官傳吉許象馬及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虎符中官

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虎符中官引登明閣禮部近侍詣御前以虎符示之

上大喜特召士奇等命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以此以開豁心且庶幾古人達義之樂不在拘檢也復細詢射獵名諸臣賜遊東苑

附錄 有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國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惡者然後利之益非君臣不教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于酷律臣帝除之用人輕刑法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周簡放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宋必保于肉刑之有否舜法有流有金有刑者必首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棄用刑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體文刻其肌膚亦所不忍唐唐以後以笞杖徒流為

在刑亦良治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親明
堂獄交圖恭儉有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
享國長久有以哉

四月汰冗員

吏部尚書襄毅李泰曰比家聖
加多而額引添設近因惟願運理環翠木以
添郎中主事外添添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
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
在內後堂上官量煩簡酌去其內府各監庫
郎中寺官皆應革從之按據官以任事不免
因官以生事議治體者宜于冗員深致意焉

以黃福為行在戶部尚書

時選用舊人召聚義
寺教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福持正
不阿命觀戲曰臣在不觀戲命國棋曰臣不會
看棋問前以不食會因便初時父師嚴只教讀

命倭臣自房逸歸民張簡等

此倭臣兵破凡見
哈喇盤盤僧是特爾寺亡歸上急其破萬外
自歸情有可憫令免御馬監勞士給衣襪復遣
役者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南昌灌城田

靖難時成
寧權辭其軍與俱南及事定至封王雲南王權
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田畝許之從封王雲南王權
郭潘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上與權言
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畝不惜戶部言灌城鄉
民田千六百一十七頃以餘畝此鄉民所仰賴
以足衣食也庶子即王自有歲祿若徵收租貢
百姓失業必怨歸朝廷故不能曲從
是年七月王進為奔求餘與之

五月巡撫胡璠奏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于嘉湖杭

理稅

上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納輸送
云省事不知有官所裁制况邊遠滑役設古諸
稅此消官為民造福大矣

附錄

古創業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
衣子孫繼嗣有年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
法子孫繼嗣有年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
之躬隨有過舉待臣計曰識知聖諭以今日先
之躬隨有過舉待臣計曰識知聖諭以今日先
其君者也

七月逮劉觀下獄

先是勅吏部天下府州縣官
異者具實奏聞其貪酷壞法為民所怨者速
旋游罷之也

樂季坪府之今為

樂季坪府之今為
樂季坪府之今為
樂季坪府之今為

上問是時貪

上問是時貪
上問是時貪
上問是時貪

尋逮觀至

尋逮觀至
尋逮觀至
尋逮觀至

建正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
監楊慶作私第吳中
公遂下獄有

上登皇城樓望見其宮下竊謂輔臣止其
少保謂事一年時出官表宗漢骨大厥座道市
官本又助楊慶求之凡罪
亦論斬命族誅之

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賜璽
書 佐性嚴重察望計然字正被邪本朝防不
暇時後乃浸淫放恣解職無幾詔免其職
賜歸 佐乃請養相以日易辭罪已免其職
正百零朝御大振

召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
賜燕于東廡 上御便殿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
稱之 所非我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
致於此中復有卑舍一區乃歌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 時青州民饑中平二百戶
徒至北京索強今二十年矣業已戕家今有司
迫還山東領餉稍果使吏詐工部侍郎李新奏
山西民饑南陽者苦驅捕上曰彼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戶口歷代盛衰 侍臣對
水土民更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日禹平
不及封洛武王澤天下之初始湯時又不
成康致治遂多子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廢秦
托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
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盛其半而帝促戰務
至成漢初戶口極盛東漢中平之後率土之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 時青州民饑中平二百戶
徒至北京索強今二十年矣業已戕家今有司
迫還山東領餉稍果使吏詐工部侍郎李新奏
山西民饑南陽者苦驅捕上曰彼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戶口歷代盛衰 侍臣對
水土民更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日禹平
不及封洛武王澤天下之初始湯時又不
成康致治遂多子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廢秦
托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
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盛其半而帝促戰務
至成漢初戶口極盛東漢中平之後率土之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 時青州民饑中平二百戶
徒至北京索強今二十年矣業已戕家今有司
迫還山東領餉稍果使吏詐工部侍郎李新奏
山西民饑南陽者苦驅捕上曰彼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戶口歷代盛衰 侍臣對
水土民更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日禹平
不及封洛武王澤天下之初始湯時又不
成康致治遂多子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廢秦
托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
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盛其半而帝促戰務
至成漢初戶口極盛東漢中平之後率土之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 時青州民饑中平二百戶
徒至北京索強今二十年矣業已戕家今有司
迫還山東領餉稍果使吏詐工部侍郎李新奏
山西民饑南陽者苦驅捕上曰彼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戶口歷代盛衰 侍臣對
水土民更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日禹平
不及封洛武王澤天下之初始湯時又不
成康致治遂多子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廢秦
托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
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盛其半而帝促戰務
至成漢初戶口極盛東漢中平之後率土之

皇子祁鈺生 二十也
上之弟
皇子祁鈺生 二十也
上之弟

右都御史顧佐奏舉志操端謹堪任御史者 命
諭之 佐舉進士劉榮等十四人監生陳有學等
事各道二月察其言
考其賢否召釋任之

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丁未 上東巡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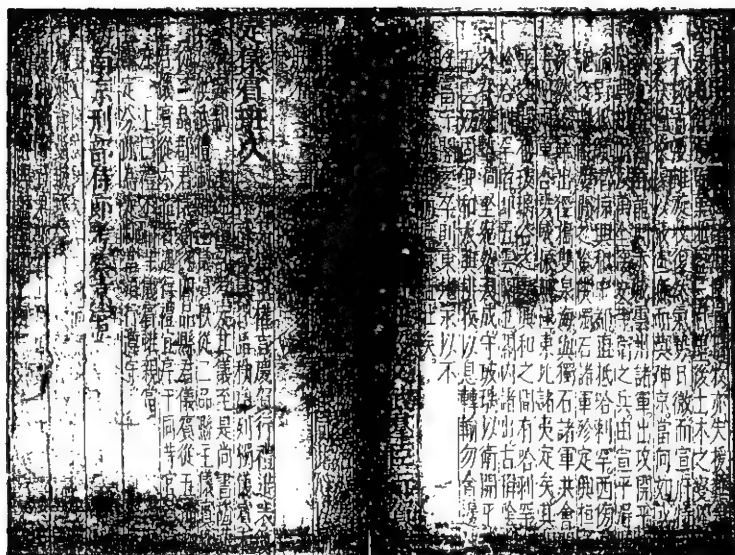
以從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
歲內今農務稍畢朕將親征諸將各宜備
牛盤齊士馬以候又戒有司毋科擾民以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初都督陳景先行樂河

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何朝夕思念保民惟
為北行今道路所警皆水陸之後欲田無獲
念民艱餽馬于心汝將士散有一毫侵掠百姓
者必誅不赦遂命錦衣衛都督巡察九月庚戌
駕次蘇州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可支之語漁陽即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
論之及道其耆老論之曰今後此郡謂之
勳之又道其耆老論之曰今後此郡謂之
而目其耆老禮義廉耻之行毋安于溫飽
寧將樂其耆老之冠帶家臣送之入大寧
寧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意長
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將成請擊
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準備無從為謂
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
推掩之勿縱也然此出奔峰口路隘難行可
若候諸將並進恐難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行
出漠不遠擒之必矣誠信三千未必足用

御史 九月權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 玘奏初考不肖盡
後進遂決策親征也卯出喜峰口是夜軍士皆
二十里進見其軍以各成之兵即進來
上命分兵騎兩翼夾擊之不能勝就而
前鋒三入殲之兩翼飛矢如雨傷不能勝就而
神機鏡疊發前虜人馬見其勇猛知上親在也
以數百騎自前虜人馬見其勇猛知上親在也
走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內辰斬其首渠魁
牌黃河分命諸將搜捕山谷虜人畏其勇猛
及其甥部督巴台奏請自効上從之既而將
士滿其清散之營盜賊等亦復勇猛殺數人馬
百餘牛羊數百上賞勞之甲子詔班師西
上京解嚴告 太廟朝 皇太后直酒上壽

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夏多水
格多初即見雪如秋之兆非然欲服
格天地初當即見雪如秋之兆非然欲服
初輔臣等官寒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報所務
朝夕侍左右討論至理 諭曰古者師保之職
以有司之政今卿等皆 先帝之遺臣保之不煩
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職禮非致當于左
祖訓長上尚原吉榮可報所務楊士奇在左
初與討論至理其年俱高今兼有司之職禮非致當于左
其申精神奮思慮益致嘉 慰曰朕在左
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心備見此書
朕子接跡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知聖周又曰孔
子許此書以聘周為孟子乃以王法征勸
猶知聖周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計孟子
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辭生民之塗炭遂賜諸官
坐命左右

十一月城獨石 先是洪武二年克元日都設
城黃巨直接大寧西州和州威順安州寧遠
入當太息曰吾城此處廣闊自開平興和太
遠東其肅寧夏高州可無事西北邊矣太
軍既界三衛夷遠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
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
地甚寒通風屋山之西南有沙城又邊效岡
是與和元號為中都地宜於馬可樹獨石自
和元失建時龍門處海峽獨石直通宣府其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

已酉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花觀燈

免宣府十七衛所軍士給京薪炭

襄城伯李隆獻駱虞一免賀

附錄

臣等官召楊澤諭曰比來臣下奸猾
臣等國厚恩取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
難而容受直言言為難陛下
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二月降漢府教授曹夢魯為高安縣

府事發願願不報請郭進奏以同謀案
上曰不聞漢府治楚獄蓋及無辜手但治其罪
閣不起

降一

兵部尚書張本奏清省給驛從之

今年終絕給
驛起數及傳

應變馬者絕給驛驛例

夏總兵陳懋進玄白一免

賜驛永王電
運清與公論之

工部尚書吳中請修山西寺舊塔不許

附錄

臣等官召楊澤諭曰比來臣下奸猾
臣等國厚恩取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
難而容受直言言為難陛下
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四月命郭進為吏部尚書

重定宗室將軍軍保親軍品
寧王權上書請親親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
舊有茶八萬餘株年

第一代君臣利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
賢之此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司之
可以為慶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
文以慶得當通光武以謙用王梁豈不
枯朽尸丁亦多故今有者皆給役千官無
陪種積次茶課七千七百餘斤課費徵
乞賜減免茶課後得專額茶課庶幾
政可以聞上諭尚書郭敬曰茶之利
之不便為公家之用公有司加以他役者
之未陳總為三司使稱增茶課實非非之
今任丁鄭歲額決不可增虛
耗則當為減免宜從寬

不計諸廣居弟并建襄陵樂平二縣許之要王
梅吉寧夏早漲水泉惡乞假居章州不許請
一至章州度夏如汶皇時許之已有告王閣
兵造戎端購天文書者上復書諭王言小人
運叔祖已真法勿疑諸王請加祿王言上曰洪
永時肅府歲祿五百石而莊王不言以地遠
念朝廷轉輸維艱誠國體也仁孝御世澤已
加五百石矣
朕不得違焉

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

侃祖至道府楚雄

補伍司以進兵部奏依法武中石堅事測備具
軍兵俾諸會試自勉上從之月祖宋立
清制又何急于卒之用乎哉

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儼為泰和典史

年歲邊

五月初設鈔關

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命戶兵二部經理山海至薊州附近荒田給守關

官軍屯種

從兵科給軍餉先奏也道

陽武侯薛祿請于內地衛所選軍補神機營從之

先是則本營軍一餉五百六

十人守備北口故補之也

命工部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堤堰

福清民

先賢田官民百餘兩信堤六百餘文海水時有
危今堤壞田荒禾樂中將 旨修迄今未興工

奏上書奏天恩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
小民之訴請工部責修築已申飭府州縣破塘
壩年久塌塌不能灌溉淤沙不能灌縣者今修
築復故為家種占據妨民有許吐退其實聞已
而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弊風憲官巡
糾劾之

七月 上幸文淵閣

召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

行在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則詣街

口繁稱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敢議者謂當時
必有良法後世因其早國不久故無取焉此未
必然天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創之法未嘗不
善至其子孫力役困窮周無虞氏三周後唐
交勸政簡儉定後世富庶豈徒以法哉正如秦法
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法
國長短也天放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計出
樂財賄田民稅賜帝能謹言簡之漢成帝連
亡哉

按漢以比土無定賦以一事為限賦隱問根律
條未之能行也漢武以無賦以承武帝時
騰涌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漢武初年戶口五
十萬有奇治四年平六十萬有奇口六十萬
息矣乃戶僅五千一百一十一萬稅初年賦
十四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稅初年賦
百六十六萬此其效何也司國計者宜知所以
處之矣司稅戶口論曰或稅倚于勢豪之門此
自初至長無復根差或指訪于僧道之途而化
緣財物通避四方名為僧道則在南京者應天
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學士

于冊則國水汪洋莫知臨賦引買實困
然無憂據此則戶口之甚富得其故矣
速戶部郎中蕭翔等下獄 錄訪其俠飲酒

命原吉牛倫諭之
上以大璫德俗且

附錄 請有指傳張二標校將軍冬軍刀入道
河錦衣衛勅之 古曰將軍待朕最係切要之

關心辭佩刀以勸其免今此輩何人指令帶
乃在獄左右必密問誰所指使縱公決大脫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
奏取中式舉人沈聰等八十名

內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加掌交趾布按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卹典

上與侍臣論用兵之道 試言二時臣曰昔

地拓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敵交為以四
萬家敗于秦其不知合變青操孫武之術
及其破利州反擊凡方人達涉江湖以八十萬
衆敗于吳此論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爲
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敗吳而孔
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曰齊太
公制勝方畧存乎人天不在拘古法也上又
曰兵法世稱孫武武王天下之強霸曹操不
敗吳蜀所謂恤文之節制不能破湯武之仁義

看是

附錄 上謂侍臣曰朝廷置給事所以出納
命令封駁章奏朝廷關涉民休戚政修
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則于庶政修
和汝等當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
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故亦有開于後矣其然也
收中書尚書有尊浮門下有相為持衡
恒以中書有弊于家成帝以史士人弊于
宋而後以中書相臣與于合隆光武事歸臺閣
奏事則中書密勿弊于尚書錄達東晉南元天
云以中書中書在左右弊于尚書錄達東晉南元天
門下省置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
為空官元以中書省為都有弊于和光而無建
伯呂公著司馬光謂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議

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
于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藉後首給舍而存奏
復之意元聖祖則以給舍為宰相屬官出是手
承漢問我朝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
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超越則古之見其能一
洗諸弊初設科官始示名元江又各名其官
繁之里也弘治前以進士坐科給事中不罷弘
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傳士舉除
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治中始也

九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潯二府蠻賊平之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彙叢之令 賜有建言洪武中令天下種桑

而不可失督責謂民貧何乞申明仍遣官巡視
日占人年下莊地約希 祖承養民德甚至

吳戶部其申明舊令

大理卿胡樂奏修葺陸贄范仲淹祠于嘉胡胡瑗

魏了翁書院于湖蘇從之表勸後進宜從所請

十月庚辰 聖駕幸文淵閣東宮閣在奉天門內

于庭中席地置酒自是皆會食中堂

丁亥 駕幸文淵閣 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

舊日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降 勅賜詩箋

答 勅曰朕念卿等勤勞之勤斯夕勉勵因暇

之表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賔之備悉來誠

館閣諮詢廣同看文星廟有此

敗大學士張瑛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

史書 工于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 上問士

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

安為所誤朕已甚悔之近聞 上欲論却以山

水不厭高下今淵內閣也蓋 上欲論却以山

至是浸聞于 上數日有旨謂瑛內閣視事 一人行相類

專教內閣見不從近展前 上

平江伯陳瑄請設閣于謝清胡陵城八里灣南陽

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并修濬徂徠諸

山以便轉運從之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

廣東人稱長名遷今官 吉士改刑部主事諡因

意積勞瘁不問遇免必力辨御史怒罵辱之璉

遂憤鬱病歿其家奉以恩祭山 謝于山桂之

甲午 上巡幸郊關閱武校獵

戊戌 上還京

十一月好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早諂賂放歸命

佐自治之 吏有遭佐杖之者禮佐之過謂受早

之事誠有非諂蓋今朝臣月俸正給米一石薪

炭馬醫祿資于早不得遣半歸使備所用早

皆然臣亦然自未樂以末如此 仁宗皇帝

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報如

此因怒詔者曰朝廷用一 奸人輒為小人所排

欲正法司治之十旬對曰 此人事不足以及汗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 量行矣士諫足

召劾京官皆然不足為過 小人不樂給東

正人女自治之佐即自遣 召客放但敗行為善竟

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 之所行污大德矣

蘇千戶臧清于市 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士

三員... 如何以行... 善明狀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論之曰馬... 而後可責其成... 職勤若管... 牧丘唐曰漢人馬牧... 于官而給于民... 後示之戎我朝修而兼用之兩京河南山南... 官即唐入監牧之制也而川陝秦馬之設抑又... 而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 之場其舊有生息開從治無業不能即...

兩失...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兩朝實錄成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十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

食污皮違者一十五人

人十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人出太學生為人有雅度臨政酌大體所以... 左生經學南服董辦工材隨在必効成績及... 儲官扈從行駕太宗特倚重于命統... 署初章為侍郎巡撫福建所至察吏治訪民... 人議置此以勵巡撫...

各就

附錄

吏部奏選官上因令侍臣奏前代官... 制及有民安民之道曰唐虞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 臣對曰時勢不同也上曰唐虞二代之簡民...

淳不可以振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 古未逮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若心清則事... 可簡事簡則官可有若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 政務煩雜小人得進凡食者多欲自慰免干煩... 援難矣上曰此誠難論清...

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二月命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恭順侯吳克忠為副總兵武進伯梁冕奉化伯滕定為左右

將帥師巡邊

將帥師巡邊

法官民者聽其言實素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彼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毋負朕委任之

命追奪賊官誥敕

命凡中官傳旨釋有罪人命須覆奏始行

六月南京副都御史吳調致仕

置舊全都指揮司

命運各器用與邊軍易穀儲餉

七月撤馬兒罕倉龍顯禮部請賀不許

奉龍

殿良馬也產于西域厥鬃鬣鬣蒼蒼然若雲霞

附錄

六月乙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

高節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

徐承達馬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

長史

遣吏部侍郎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

張瑛禮部員外吳政等經理屯田

以資軍餉下戶兵二部議請資張本官

使自鳳陽往安以出東河南北直近河

百里內通舟楫處宜擇民田驛丁冊給官牛農

具以作其勸但山東丁徭後流民初復官軍亦

多役宜先遣官同有司按田俟開墾上從之

勅遣新特選理而令福總其事已本特選人
按西此諸地山東通齊於泗沂諸水河南紫波
秦西息諸渠既西會經渭洛諸流不但可以
理既無西門對鄭國之徒而案合道傍之言又
過國用金
舊考庚

上罷朝論尚書郭璉等訪廉潔士旌之
上曰東
以廉潔自守衆皆天之謂使指善不能自問光
以柱之及說濁揚清爲右之道光武卽位未幾
衆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能良吏蓋卽此也今
旌之若人無道而止不知則爲善者亦復矣

崇學校慎師儒以成吏治
師製儒學錄曰君
有育無教或爲于夷置吏師育建學俾教爲族
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義正學傳聞成已成教
師道用尊爲學之友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教
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德以德達材以育于邦
未備循用疎實效曷及師生母忘學校其職
學一循源本于君上之躬行十德意益篤矣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爲本部右侍郎
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巡撫浙
江禮部員外吳政爲本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
員外曹弘爲本部右侍郎巡撫比直監察御干謙
爲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爲

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
按一祖宗時用人不
能而己故當時號稱洋人又甲科未必羅網其
盡皆奇才與能者官人者惟試之以事然後察
之用而科用之斯能盡一世人之才
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希正在縣時民心
慶公縣希正執之械漢京
吏連縣民八百餘人訴于通政司台希正廉能
公較克平正大尉靈佑已取商賈足好吏欺公
說漸移文史部其以聞上曰希正
君也道復職希正孟仲淹之後云
附錄
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近易王

民之禍極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舉制治之
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何享年不永也待臣對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
所以興者豈有根本三代以正其身高宗高宗
是故清引達所以生居太宗幸隋弊致以致太平其
本固也今以爲進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宅家九
世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子未
命弱車以李之兵隔子孫享國則漢唐固少者
根本豈固然哉

十月車駕巡近郊
丙子發京師駐蹕王河
諭戚國公朱男寺曰
官軍不許入民家求索違者法無赦

臣等民間公議費自出此今急從
官軍不許入民家求索違者法無赦

壬午

駐蹕雷家莊

召學士楊士琦楊崇金劉

戊子回

鑾駐泥河

壬辰

車駕還京

封

昭皇后弟張昇為惠安伯

彭城伯果申也

壬子

開闢

年歲子開闢三十一

十二月

賜賞雪宴賦詩

有聖威者則祥之

閏十二月

含暑星見羣臣奉表稱賀

二十一日

見千九

旂大如雲先色黃白光輝有雲欽天監

定張巡

許遠祀儀于睢陽

睢陽故有楊忠廟祀

賈貢

姬間至是歸德知州李志以為奉

附錄

上謂史部尚書郭建曰朕以用人之術

官不之

才居兼正之大夫張虞允文之材節

辛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

部尚書張本卒

本東河人洪武中累官至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

胡濙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燕于內殿

燕日賜

建江西

巡按御史陳荏下錦衣衛獄籍其家

時

表一書

載聖賢之格言類于諸朝之戒諭

請說

非有大政不可問歌俾忠賢和疾所不悉

昭治

亂洋洋失無不問知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帝年

銅

趙儼伏誅

今比直新墾田地永免起科

先是戶部官奏查

本部節該欽奉 聖旨百餘地餘額免已年

矣山東河南人民墾已入額田地賠補征科外

新墾荒田墾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墾力

的儘他種墾此今照北京人例俱給沈多保獎

奉 聖旨准令照例

附錄 上出所賦錄錄詞一篇示待臣臣賦指

與論五以雲夫賦文耕鑿勤苦之狀作為詩賦

使人讀于而又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咸里使

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

所自賦所以賦此也

賜輔臣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鵬鳳圖詩

一草名輔臣示之曰鵬鳳周公陳后稷公劉致

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公劉致

播難難為世人君者當知此朕覽斯圖為賦註

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

有所敬觀汝其書于圖之石

三月朔勅諭文武羣臣

生勸急與兵有未得所

委敷懷保之政汝羣臣宜同朕志布政司按察

司及知府知州知縣寺官等其人則政理民安

該部住性循資置校不免貽否此清自今前項

職事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上

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

京選用後犯贓

罪并罰舉者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清資置校不足以為得人

乃在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獻

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憲文

敏奏議則又言推舉之弊而欲五品以上

京堂缺皆會推舉言不若互及科何通所

可思以為不若遂行同推賢讓能之法預令

官推讓焉奏一官缺吏部舉所議最多者奏校

吏部而所以權授者吏部不與焉如庶幾可免于一弊矣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井田不必行

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曰古之其

泰開財殖富強者皆以兼井而後致政因陋上

法推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自征役薄而

賦薄之謂未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

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剖析其義

論之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財用生之

者莫如語行之不必累征橫斂而國用有

餘矣又曰未嘗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于

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得

位飭賢術國子為厲民此

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勅總兵陳懷移鎮松藩

道兵部侍郎柴榮經理山西屯田

柴榮有政多為官軍擾占屯田官按

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 帝從之

賜諸大臣御製瀚南探及希隱詩

探曰諸生幽

勞賢人在野今其道則光耀蘭之茂今來早為

伍於平賢人兮及其子輔詩曰天之生賢道遠

厥身幼學壯行我君澤民伊濟孔孟吾古君子

孜孜行遠來曾思世康康之家以是為賢絕類

離俗豈非逆天噬哉若人子身奚補區區百計
草木同腐予祖嗣宗統臨危而奉賢圖治有計
皇皇聖賢皆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
振發山林豈無遺遺任而不來慈慈我世之貴
松流遠引高蹈難違其身而停于道我世之貴
松桐鳳凰其翺然千將兩物已散史部言朕
負共思思賢才以圖治理食食弗忘問者初
朝臣三品以上各為所知示以解解結恩之作
庶幾在廷賢之可舉與何急忽不稱也孔子曰
盡無遺賢之可舉與何急忽不稱也孔子曰
史部之已必有志信況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
士奇為皇出迎。上已入門士奇俯伏言。陛
下李何輕出第一變起左右語甚驚士奇叩首曰
思見船一言耳遂系左右語甚驚士奇叩首曰
車駕今日附臨明日必知者自此慎出事變
不測當慮也明日進去監范宏密問。車駕幸
臨何以不謝士奇曰。車駕夜至近冷中
自今知汝言不復微行矣。上曰。

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 時 上對微行一夕士奇宅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士奇元太保不化六

十月都督陳懷討松潘寇平之 按壽表云禍

戶部定官軍先運民糧加耗則例 運糧廣所調

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米一斗共上

千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千六升折銀
謂三大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正米一石加耗米銀
故謂三大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正米一石加耗米銀
共五千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千六升
折銀亦謂三大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千六升
口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亦只一千六升
折銀故謂三大六升除三斗五升隨船作耗亦只一千六升
丙午 上巡近郊

庚戌 上還京

附錄 附河南知府李驥奏遺伊王居國變有

推舉不敢不奏 上謂顧佐寺曰朝臣于大廷

朝賀皆昧爽之時未嘗以四更行禮必王府

王謙王直謹許 困法母信議承奉長史典儀

降 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海鹽縣丞 初芳言法武

便殿奏事必有給事 上與之俱 上是其言

太監唐受伏誅 被受以公差南京宮民楊至顯與

中外數明所差內官侵占官民田地者給還自

知而不奏罪同 有投托 因而撥置富民若悉處

十一月北京新作禮部成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

碑文

十二月太監表琦伏誅

以指使內使阮巨隊半販民財物也

勅賜輔臣等官餐義楊士奇楊榮御製喜雪歌士

奇等恭和以進

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連日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

初孜商易沉歎諸事必正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免朝賀

春遇雖降而自處益謙昭終未人屬冰思澤于正色曰君子所履

乙亥召輔臣餐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

御製小重山詞

詞曰萬國寒萌春又來騰騰物日暖融融臺滿旗誠勝如錦平世處處倒樽壘○花木舊時枝東風吹茂綠轉根更夜來呈彩煥三階微輝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榮卒贈禮部左侍郎

諡襄敏

榮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有忠愛之誠擢經史議達大入有諫習之學良類戰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上

宏一日召請才俊賦天馬為詩歌榮先成詞氣豪

宏與修兩朝寶錄直文淵閣

宏疾作上命醫往治不起

二月召楊士奇議寬恤之詔

首歸杜發倍次虞建民免漁課蠲食

愚屬賢路及方面部

三月上御左順門諭尚書胡濙等

上曰朕前重百姓若之詔咸什之三以蘇民如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編組戶部皆不行甚者移文

復文中舉人候下科會試

文中以會試遠限充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其朝鹿耳牛尾王厠

五月太原獻龍馬禮官請表賀不許

其朝鹿耳牛尾王厠

上御便殿觀宋史

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侍臣

六月復置各郡縣廣濟倉

時御史朱鑑言洪武西南北各倉以貯官錢多問各府州縣皆置東

金掩為已不無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州縣

修倉既達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州縣二司及

巡按御史巡察違者必罪

上命戶部行之

上親製翰林院銘 銘曰秉命所出講學所
七月 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胡

之眷求聖德俾作民王我 仁 祖皇帝有德而
之性誠一之德福至德而弗計其大義而不
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清乎自然大義而不
至動與天符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言論所謂
至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降五帝
凡諸大合後率萬邦正天紀立人極詩書禮樂
之華典章法度之紀越越隆古矣 皇祖太宗
皇帝以天德承大統神武翳蓋聖仁弘祖近統
宗皇帝不宣大猷張美文化恩惠澤流廣先無
涼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
日顯于非薄克承統緒廣所自厥有明徵實
由 仁祖皇帝原本之隆肆 太祖皇帝肇創

之大而我 皇祖 皇考所以恢廓而維持之
萬世之業所由定也 列聖之德與天為一謹
章以詒後世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井地沙水
洪西順黎渠二天鑿文王廟二許夏氏有本可
以行舟至是渠欲深鑿文王廟二許夏氏有本可
即木應機性來掘處事閘命附近軍衛
及山東布政司量移民夫工匠協成之

陳瑄請祀高郵湖靈應侯廟從之
上登萬歲山覽形勝追論元興亡 上謂侍臣曰
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養民力故能
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致稍更變仁
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孜孜為治一專用法延
為賢若英宗于彼熙好獵畏儒遂招大變泰

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
滿怠行政事紀綱法度廢弛遂致快園悞卿
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 仁宗所
有又曰茲山慈宗廟帝存日宴府者也豈不可
感侍臣叩首曰策紉之過
殷周之鑒也 上曰然

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公差御史禮制申明之

時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
傳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焉之方監
修者或之糾之勤者洋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
與在朝相見禮儀及九迎高轎請學按省各府
定禮制近來各處公差御使糾劾御史輒行
如行亦自顧關其貪墨畏其糾劾御史輒行
受署屏間有奉法持已不阿屈者御史輒行
追隨作威福便賢良不安行從而邪貨清切
全伏之

附錄 御武英殿總侍臣論漢唐開創輔
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
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敗信乎人才之遺
為難 詔舉文學才行上議舉以世用不許徇私

八月命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命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郡縣官

陞吏部員外魏驥為南京太常少卿文趾南靈州
黎愷為右評事福建建安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
教諭彭琉為編修 從上薦也
巡撫周忱奏置松縣等府濟農水次二倉從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時奉差內使為民害。上以太監劉寧清請命。

向御史按所差內官道出故城縣不問所從來。輒梓寧手擊之御史奏逮至。上曰逐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忌昧于所聞。遂釋之。按此舉真聖人之主敬。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等八十名。

九月命山雲為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劾順天府尹李庸監試御史梁廣成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罪命結請之。上曰許日誠不可有假念辦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蘇州知府况鍾上濬河議。

太湖言蘇松嘉興之

日傷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溪曰南湖陽廣

哀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太湖入海其利溥矣

山劉家港東其出常熟曰蘇港永樂初胡其命

向言夏原吉管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生

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災田皆沒溺之

飭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

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附錄。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秦泰手奏本衛

指揮同知李瑄鎮居庸請補本衛指揮

使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論之曰衛官出自

斯兵境若附股豈各此焉自中葉廢不據河元

特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臣者

但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遣使貢方物請討苦波勦寇

盜請討之不許。上曰八百甸去雲數千里古

何勒中國為遠夷役且夷性驕悍必兩有未

一善豈皆波勦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改歸好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西境天方國默德那國各

遣使朝貢。

十二月詔修祖陵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巳巳上元之夕上奉侍聖母皇太后觀燈中

宮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

南京各衛所屯田。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勅羣臣觀燈內苑賜宴。聖慈詩以進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黃淮詹事王直為

主考。取中劉哲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振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孫晉寧人初舉鄉試校代州學正籍年

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許泰和典史劉

政繁虞之如公嚴蓋進學不依久之以習部
工匠至京試中益易足試廣開義府
一 滄家教誦詩稱旨上親雅為第一校修撰
一 明徵賦通士奇愛重之入經筵不數年入
一 詹事府政是科得李賢為名臣上又命胡濙楊
一 士奇楊榮選進士尹昌等六員舉人魏文等
一 十四人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
一 命王直教之學人給訓導係進士監生楊
一 多復選徐理等十三人為庶吉士又武選科
一 進士拔其尤者二十八人令從學文淵閣
賜宴進士曹龍等千禮部
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
降人民饑窘 命頒寬恤之詔賑恤之 詔凡一
一 蠲免拖欠各項歲課課程及今年夏稅差役並
一 失班人賑免罰工率民乏食者所在官司賑濟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將貴鎮守松
藩
以御製園旱詩示羣臣
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 侍臣有盛稱
一 述漢高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
一 事詩書而大義顯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顯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詔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鈐楊萬里文天祥
于吉安府 時吉安知府陳本深言蓋陵舊有忠
一 久祀典廢缺乞舉行之先賢歐陽修寺六人今歲
一 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具從所請令
一 有司修葺祠宇
南海諸番國獻麒麟四楊士奇等獻頌
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百赤
一 雲氣而有三星各異色益近而聚散而大宇
一 朗星大如牛月狀光彩粲然斯月為明萬姓
一 賂所躍舞蹈士司上言西北者大門之位也稽
一 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
一 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維悅則景星見
一 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此皆 陛
一 下聖德之實著者也上讀不自居降賜璽書
一 推功天地 宗廟而勸羣臣勿恬以驕威敵
一 修庶答 天賜
九月令增歲貢例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合肥人自少機
一 樞同知陞都督金事命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
一 江以北以迎濟南封伯未幾築舟師江上靖難兵至
一 建倉尹兒嚴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戊午築淮揚
一 海堤八百里塞薊海運糧會迎河南北師道
一 清江浦以避淮陰賊侯真水州壘鑿州呂梁
一 洪築刁陽南旺湖吳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
一 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條淮臨通倉以
一 便轉輸置倉卒漕無設井樹使行者微密總理
一 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出此承利
一 任足獲于佐嗣正統元年堯下降嗣上

平廣寇於連嶺順七年虜子銳嗣伯內宗室
營府加保傅贈祿二百石弘治十五年虜子銳
嗣正德六年虜從子至嗣累掌官府
加保傅嘉靖二十三年虜子王謙嗣

十一月令內閣考選庶官有文學者
上謂郭維
庶官亦必有人文學可與者其為朕選
日堪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士商來試于
郭知縣起友諒進士胡璫極舉莊家健教諭
純徐維超訓導妻與以聞命吏部欲進士為
庶官事六科備用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愉督理漕運鎮守
淮安

賜朝鮮國君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修南京宮殿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郭資卒贈湯陰伯諡忠襄
資為人介不苟
取既卒家無餘資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宴公卿于史館

二月詔軍民人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
時戶部員外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
米一石以歸土義送計人馬之資費率以中鹽
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中鹽
糧者乞將舊例二十五升減料一斗五升若商
民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各運引糧
一百石從之是時地大總行天下各運引糧

一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三千錠優之
軍至私鹽之說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平
民武進人由進士為
吉士與修大典除主事
與修經書大全陞山東
書院山東北京又逮天
萬壽人樞密定後嚴為
親征者諱撫生文海
所遣部額更宣撫二年
為南戶部侍郎領宿衛
至是卒食不能餐帝御
克驗成化間吏部侍郎
葉盛為請褒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時黎人督禮院世寧
勅山雲飭兵守衛

附錄
上與侍臣論南甯侯臣曰晉武懲魏氏
吳之後頗事衰微志于政事衰始解萬民
賊用事勢頗內外曾不一傳為生開國
禍之亂元有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不足
棄未復禍亂內明帝明威有餘明不足
亮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頗有弱
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以開創之王不為遠圖而立矣
明時罪推其內而不能以時處所以困

歸之心
便任居尤所食用皆官為處置使之得所無失
民之為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
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其為天所
也故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既世寧等聽其
歸之心

方駿而飛過遼東曹德能守國邊臣接連
日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
流弊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為廢
道矣之
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請疏減水河以洩水勢

京城東南有雨水塘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
所壞中言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濬長
二十餘丈即與知塘後河通流
止日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羣臣請上表賀勿受

其
龍及額及鬃尾皆肖龍而全體紫白如雪鬃毛
皆登紫若波文蓋騰躍卓犖有躍雲追電之勢
氣騰諸獸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存焉
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于其上蓋龍馬云

賜學臣
龍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天馬歌納之

士奇云西北
荒位也周沃
馬所自出而龍就來也故又為龍馬瑞應云龍
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也
皇上仁恩義獲敷今天下是以天降雲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休宜有歌詠諸樂成
以宣揚鴻

諭林儒臣進諍周書上與

東治政
然于悠久

詔文武羣臣以九月巡邊

上臨朝諭曰武有七
德保大安民其二也
別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稱事既成朝政多
厭將親率六師以行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
無虞羣臣皆

無虞羣臣皆

九月癸未上巡邊

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

辛卯駐蹕宣府洗馬林

上駐蹕洗馬林晚御
榮幸侍
上問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之公器人君特立之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
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
其即聖人大以萬家而克阿大夫外國大治
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
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士奇
詳成叩首曰誠如聖諭

十月丙午上還京

人心振揚威武勳勳邊陲有賴千此胡虜所以
知畏而進都所以不警也近且防玩馳之
聖子神孫能純祖武辟一行之其十安還不為
無益或曰後來武宗崩後武宗之怒
宣宗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怒
宣宗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怒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

端字子敬教化鄉人亦重禮義學士為月
先生上官不以屬籍相遇至其境必款渴之
考校實之以主夫取失調蕭士亦為悲我朝
不釋竟終于霍郡人罷而重于亦為悲我朝
道學之傳則斷自先生月川曹先生始也後

千斯庭

千斯庭

千斯庭

千斯庭

千斯庭

命張瑛仍直文淵閣

翰林學士沈度卒

度字仲平 翰林學士 為人靜不

十一月鑄宣德通寶錢

按宣德通寶錢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類得數百萬發下戶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所存用鑄銀幣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此係新錢六七十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鼓鑄之銅器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全創鑄錢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附錄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不靖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風雨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民所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天所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周召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十二月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康寧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還併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命

永樂後始開元遠唐宋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甲乙等庫

上御文華殿以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侍臣

諭曰所論朕未嘗觀寺堂置言無隱王奇華曰

聖諭真淳古人精義

不廢書牘上古半曰帝王勤學則則宗社

生俱有賴矣惟願陛下始谷此心上上日卿

甲子 上不豫命衛王瞻堦稱享 太廟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百官朝 皇太子於文華殿

甲戌 上崩于乾清宮

時皇太子年九歲

現呼萬歲

壬午 皇太子即 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

正統元年

詔赦四十皆大聖上楊士奇代傳如

取回差去員籍開縣縣城各員外官自指縣發

各處局并各衙門掩天各色錢銀物料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 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奉義辛贈太師諡忠定

沈靜和

鳳皇人無所拂逆不嘗輕涉一語傷物
朝廷十餘年所覆地無一日之憂然性
謙澹事無所屈臣構故王卿識其與時
李賢議其依違承順之不服物中其
前代蓋唐之祿模稜未
之三百幸相之流云

丁亥 命少傅楊榮相度山陵

二月壬子 上 兩宮徽號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為 皇太后封

皇弟和鈺為郕王詔赦天下 十一條

丁巳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景惠安伯張昇尚

其循禮度修恭儉守孫母作過愆自今惟朔望

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并釋其家 先是祚父

獄蒙罪且未成服祥上

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 一撤五朋

蕭軍務以壯國威 一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奏

鎮守江西湖南河南山東以防警備 一初委文臣

伯李隆鎮撫江金 一初給衣衛衛撫北京盜賊

防人入展 一初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

官校僕平人少 一初按考黜不職 一初選

府官以正輔王二版
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松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從京師雜官不報 疏旨

之道在保赤子黎民飭數吏欲彈一視而先其

養命者今京師雜官不下萬餘以律言之積

俸三千石而實支一石雜官則實支十七石

五斗是饑餓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日朝

無不位則食之者無此豈作位者比况吏狃人

何歟心一且有聲其勢必不安前代五朝之

無益之費又不可以消未萌之患

少傅楊士奇請早開選進以進 聖學 士奇

論林詳定禮儀 請皇 太皇太后 太后

人如其人舉動輕微 語藥慢立 行已不正

六月戊申葬景陵

論曰 穆修大府而荷六事親九族以和萬民

子漢王則討之干輔王則諭之而內難手矣京

官有考矣今且使三品以上官舉有舉行者

而人才得矣安南立陳高為王而民全矣

石之城漢理屯田而軍民安矣

州陳本探知吉安而吏治舉命于錄河南

為兵書顧佐為都憲而顧輔效其廉鉅制諸
辭賦之類與輔臣相應各如響則都俞之氣
也平時閱武近郊東鄉則談兀民於于喜峰口
外夷之支宿躬歷戎陳如推枯拉朽然則練武
之偉烈也禮樂明簡華夷皆和而不
率實山川鬼神莫不底寧矣知言哉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士奇年言上初即位當重軍政饒馮兩
京根本重地雖在秦城伯李隆守備自今黃福
參贊永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
臺振矯旨超降隆慶右衛指揮命事紀廣為都指
揮餘事

方議開經筵而振乃遣上布武千是為儀衛
諸大臣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林京官
及諸衛武職騎射而驗武之因從善等以
李守居庸者往獲振門犬見親昵遂棄第
一超徑之益宦官專政禍禍國命自此始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鄒冕等九十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宣宗實錄命輔臣楊士奇楊
榮尚書楊溥為總裁

擢兵部郎中徐賡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江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謹愼有容在縣時三考皆
兵房有成絕勾丁而歸及老其人新賡賡無異

錄與酒食今妻勸而歸之妻有麗色歸
此卒為脫免他事賴此莊即署時同官一王事
每向賈賈福屬意在瞻瞻不為意後王事廢
為軍務送之歸

陳廷曰我祖宗朝參贊黃福周四休焉
字進賢蓋于威作即擢政學與蘇州況鍾齊名
南昌黃福與徐賡皆官至尚書有傳衡其
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為部曹有不
可彈駁所以然者吏員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
作改署之術所以為吏者有之而後保薦之
在資格之法拘惟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絕
唐之限而法吏官手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
為君子教化廢則中才或墜為小人愚于是

十二月以傳楊士奇

老臣惟此人是
聖旨令營襄城伯楊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
此人必能效忠誠文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京清
深所愛服伏望聖旨行賜隆賞二人以勵眾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一

英宗睿皇帝

帝宣宗第一子慈壽皇后孫氏生也前後

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八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朔

御經筵以張輔劉經筵士奇榮澤同知經筵上直王英李時勉錄習禮陳循苗秉高穀

馬諭曹綱

金克謙官

考功司郎中李茂弘致仕茂弘以君臣之情不

初章致仕校成弘為人恂恂有政見與人素語

給納符致達公雅敬之卒不樂干世載名臣

權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以士所薦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

循為考官取中劉定之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得李秉

詔增鄉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解額

負缺舉考監生補除往往侍選不稱師範竊以

為科舉取人之蓋猶急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

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乃監生天應天各百人

福建浙江各六十五人山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

各五十人陝西山西各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

人會試一百五十人其監

命行在兵部侍郎柴車恭贊陝西軍務先是廣

過京州劉廣冒功邀賞車劫之又奏寧夏守將

命嘉湖蘓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四

減額二十其二十一升以二十一升以二十一升

賦乃平

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御史薛瑄為山東提學

事時各學生從願慶德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

各設提學副使或金事一員專督學校徵國子

監所定科條為申督而遣時瑄在山東每臨諸

生親為講解不事棍

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遣官恤刑勅曰通京師及天下領所郡縣因

為罪而慢上今也其報者皆里老扶結憑成案

而上今特遣爾等親往訊之即召集里老慎加

研閱原問官毋得預果枉抑

為辭歸果富罪監候類奏

詔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

六月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

殿

八月令龜丁遊移者鹽課司嚴實停其徵又令

貧窶有餘鹽官給米麥救之而各商守又年深

不得鹽名聽以十分為率又准鹽四分其六充

于山東運司文給不願知者聽守文而長應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于所在官同信給文憑改易諸為通商計據志

十月 上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

馬都尉井源等弓躍馬三發中萬人喝米強微天地上亦大喜徹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登三級今日萬衆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權此王振權權使人云

初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初日在外按察司缺

內監察御史向多缺入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兩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

舉過奏後如拔館之後但犯貪濁暴刻及庸懦

舉過併罪舉者所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

門四品以上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

舉一員外郎各部侍郎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

厚愛民者具奏除按如拔館之後但犯貪濁暴

刻及罷職不勝

任者併罪舉者

如此而欲廣無後款雖大翼大業諸將干

十二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

是

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壽信與都督趙安

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壽信與都督趙安

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壽信與都督趙安

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壽信與都督趙安

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壽信與都督趙安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

立太皇太后召輔五人謂然上曰此立權所西下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討論罪五入贊成下可行

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前伏下不行

顏色頓變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

文官加振領上謂為之請大臣多免

后日皇帝年幼豈如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免

我且聽皇帝監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行于國

事物宜慎爾爾王振將宿中一切玩好之物

不意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舍臺閣委任三楊

工初即位詔凡大政必必遣中官某以幾事來

今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某以幾事來

有何事商確即以船閣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

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閣驗之或

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復山西參議劉宗孔官

奏以其事

于諫知其詳

四月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初巡撫蘇松等處侍

郎周忱巡視

楊牧許縣放給通關往作下等運赴揚州各鹽

在場聽令屬戶府稅鹽行附近場分上納解照

門問先年大軍邊所引漁海先退者為誦眾與

稽首日安敬命引出以狗日自今遇敵畏縮

前部者視此三軍股慄因謹斥喉歲

部伍勤訓機利軍械實本為之肅然

時價給還糶米食用于時本貴鹽脫口
得鹽課積聚民得食沐安生上賴之
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佐太康人為御史轉按察司使宣廟時任都憲時競後罷任者習按察校食墨成深佐則直不撓糾肅百僚雖豪貴必真之法

以御史彭勛提督南畿學校
以士節薦也勛永士師道卓立竟嚴得中一時士風翕然大振

六月右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天台人英風正諫滋味標焉有塵外之趣由御史外職累擢穆正清慎歷任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歿無以為殮公卿賻治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九月擢溫州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
文淵大治當時泊守稱為第一故起擢是職

十月進賢理陝西軍務榮祿從二品
車盡心科勛將佐散玩章前後數十上或休以後患車

待之詔能稅
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貲成敵者何以

十二月望後三日大雪上賜大學士楊士奇等
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法三日官俸四日詔賦皆切時弊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
法二日

三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並少
師楊溥少保俱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
右侍郎錢習禮翰林學士劉球翰林侍講餘建秩
有差
按廷臣以修實錄進官自此始布

四月王驥等師敗虜平塞外廣酋阿台朵兒只
伯走死
是時虜間驛還復入寇命驛復出巡邊雪數年之耻驛遇敵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

子威奮往繼遺志將趙安字子由東京州論白
鴉狐口吐抵赤林蓋門諸隔鳥桐與太監魯安都
房于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驛與太監魯安都
督任德帥馬步出鎮美關與貴期以俟心山驛
大為驛賞襲阿台及朵兒只伯集欠與任德繼
兵夾擊于梧桐林擒其驛賊虎都冊等三十餘
人使進兵攻野狐出青山轉戰二千餘里率
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
數十騎逃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追復故典史曾皋原官從之

遠夷以邀大封而窮兵之事起矣。

十二月命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方等回國

請給月糧從之。李言此類貧者居多竊恐語實不通不止不服未免失所措實

糧粥給有餘粟遠之仁詔可

己未正統四年正月朔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師楊士

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豐師寺耶三
山翁大

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建中宮阮瞻護述奏事畢即復還

司馬王事楊寧督運金匱

衆莫不喜悅爭獨送曰
謂此迂腐也今之志有
後悔弗避箇請不已衆
譁遂至金匱

師攻麓川境賊遣人詣
軍門約降王時敵強必
不可兵未加而敵降必
衆莫不喜悅爭獨送曰
謂此迂腐也今之志有
後悔弗避箇請不已衆
譁遂至金匱

月昃試揚賜樂易鼎來冠兼等挂上又旨

是科得章驗閱
岳王墓俱名臣

是科得章驗閱
岳王墓俱名臣

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
發不利方政戰歿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
命其子斌襲封仍鎮雲南

先是騰川叛遣楊寧
住論之不從乃命晟
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
先遣師先遣楊寧
政守夜渡江襲破賊
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
獨進逐伏力戰而殲
賊雖非利遂旋師至
楚維以疾卒

論曰拔楚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傷也夫選鋒
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江之敗暨
敗則晟為罪魁得不得足矣而追討王實何為
哉雖何大謬耶如王驥順國家之力集故鎮之
兵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於渠魁竟從姑息
免王罪幸也何至亦裂茅土哉向使如沐

後此力經署西北巴之變必有以擊之者
擊指何大謬耶如王驥順國家之力集故鎮之
兵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於渠魁竟從姑息
免王罪幸也何至亦裂茅土哉向使如沐

臣而亦恬然為之顧顧國當如是哉
王振之專固未如之何已驕稱一代名
臣而亦恬然為之顧顧國當如是哉

五月新作京城九門成
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
廣中告成蓋由太監阮安
奉公而下而且善為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傳通
今古廉

陞蘇州知府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九載
滿建寧
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
十年不愧清猷七
重逢張益州又再期
以疾卒于郡民競立祠
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
卓特之才其請崇之議

陞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
寧波

夫莫回一時鮮見其比
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嚴威以馭民有抑不
者雖三尺童蒙得咎自欠之郡民自耻爭訟至
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滿憲及御
史具以聞詔增本深俸俾復任前後十八年以
老疾致仕去既

去民家尸祝之
丘瀟曰我朝自
聖祖皇帝定鼎
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正者無奔走道
路之勞居者無淹滯之患乃行一切苟且
之政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
之政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令戶部侍郎吳
重順天府尹姜濤賑恤被水軍民

命會都御史王翱巡撫四川兼贊軍務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

無敵信實必罰不為苟且
一言公卿侍從宜常
召見俾承清問以觀其才能其心行而進
退之三言降胡近虞京師宜漸分其類授資
地四言京官宜出任郡縣使民習家貽良之政
五言宜徵唐制朝民限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
武臣千孫宜皆新署七言郡縣令宜加計察
八言宜安富恤貧九言七言宜令終
制十言宜遇循吏破留中不報

西域敕馬兒罕獻良馬詔圖史圖之
其馬色如
瑞雲

七月令各邊空地許軍餘耕種免其稅

屯種孰不欲多然每差官督辦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放開墾今若比照

太宗皇帝聖旨聽令比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荒地正統四年令各邊空地處許官軍承墾

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地處許官軍承墾下人墾于與種免納子粒如此則官民兩便

而人樂于墾種矣蓋所費耕種多收民間無害也

三也防民廣種之留田澄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有地轉輸千里終歲歉穡賑恤中待哺策斯下矣

十月廢遠王貴烺為庶人

太祖前儀衛正與校尉三百人今日王嗣封仁宗命節院衛正與校尉三百人今日王嗣封仁

聞有巨正而為玉諸加諫何從諫也不許至是

以所為多

詔郡縣平糶儲修水利

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備故也我高皇萬義

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賑以備

以時散飲又相其地開墾破舊修築以備

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家積困貧

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稍遇凶荒民無

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事雖有緩

令修復各實庫銀平糶以備荒賑版塘汗場官

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無

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早潦之虞仁政所施無

加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尹都

急行之于是勅京官詣畿甸縣覈預備倉儲

庫澤穀斷之有司民中顯出渠佐公者投散官

修陂塘汗壩

按此二舉皆善政也然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

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汗壩水利未見興修

而力役之征時擾應安得

良法司者而與之經總也

十一月造渾天璣機王衡簡儀

十二月從封荆憲王于薊州

附錄

福建金事欽差林欽驛丞楊溥欲生以

裁于一太后王振因而進曰溥以公致成不能決諸

僉事各同鄉皆涉私債命太重因公過舉宜對

品降金事為府同太府建之自是

奏新準內閣之過而推歸寧接侯

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計不而忠貞足以居之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

其附屬某事政猷惻惻視民若子勞輒訓誨通

泣以送米幾後

赦復命往平之

二月上躬耕籍田

楊士奇楊榮等喜雨詩

命翰林侍讀學士苗象馬愉侍讀曹龜直文淵

閣

先是王振請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

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

老臣當盡瘁無以效力當擇後士可任者以繼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聖恩耳振舊翌日即滿曾銀兩東陳衛高親到
遂改第擇用士奇以疾當日發言之易朱日發
厭吾輩矣吾輩輒自立微豈自巳千一日內中
出片紙命來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亡今四人
竟是我輩人當一心
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大學士楊榮請告展墓 命馳驛還遣中官倪江
護送趣歸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開
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未樂
間每鹽一引輸進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
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己定歲七十二萬引而七
分爲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省商人中納給引
存支之鹽存積者積在場遇過急缺增價開中
還次及校交鹽運使提常股半候至有款計

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文敏贈柱國太師 宋建安人器識通敏歷事三
朝永樂中有人邊急三命來往
甘肅計之及解李夏之怨相麗水之征併交
趾平高麗不煩餘力而疆聞自是無大小歸心焉
歸雖能不煩餘力而疆聞自是無大小歸心焉
先是告歸風暴至是事聞遠京卒于杭州年七
十前一夕有大星貫
于杭州人咸異焉
天順日錄記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
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
回凡議事未嘗不遲西楊灼然行之而無碍也每秋
也也而卒歸于西楊灼然行之而無碍也每秋
俱遜避族二楊先生夾之西楊訊之未嘗決

不可了東陽一問即決庶幾于路片言折旋之
才東督數服 文廟英武羣臣奏討少能稍息
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
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
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怒怒來
揚一至於顯露威事亦隨決 文廟不樂至怒怒來
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爲廊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今進士觀政一年舉人監生坐監二年以上有
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
科道官各保舉
開送吏部錄用

以孫鼎爲南直提學御史 鼎初授松江教授清
威信服之有司導禮歸于上官客奉哀諸人臨
府中誤翻載矣冠知府見之亦遂編其冠與鼎
滿曰公翻冠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
見信如此至吳選四中外稱得師云
錮妖僧楊行祥于錦衣衛獄 行祥一名應龍約
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南京雲貴至廣西年九十
餘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當今
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荷進特詣恩府土
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博抵至京會官鞫之
上命錮于錦衣獄四月而死
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
命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太監吉

韓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總理軍務及郎中候
璉楊寧率左右副總兵李安劉聚合漢土兵十五

萬討麓川思任發

李賢曰麓川功報通王孫保保衣自統始

阿振意遂與兵驍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

之府其巢穴思任發不可得焚其寨而還振

事十餘萬且以為功民幾冠勢復盛驍往

兵和向前大難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與夫

如中朝一大難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與夫

驍為功之首其罪之勝計人以

侍讀劉球上止征麓川疏王振不從

取夷狄不

府兵千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大寇以安中國

此虜賊款能先安守并奉諸部保謀入

臣思以為麓川僻陋遠之遠非計之得也

至于西此諸邊宜謹烽戍修邊遠計陳練士

卒豐糧餉備器械

乃為有備無患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益忠文

中當贈禕學士諱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

皆革法無復故制其遺蹟者至是義烏李劉

復請于朝乞加

二月命俞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

用持陝三邊要

然關中以治

大學士楊溥乞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起陞工部郎中王佑為工

部右侍郎

宣言于眾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

見時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

必得福衆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為常

祐既笑而無嫌言同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

侍郎何無嫌言同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

敢有對聞者共罰為馬牛裸婦之類也

七月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

等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

瑄乃召為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

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

厚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陽意瑄曰

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閣下公

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

曰多罪多罪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溥等一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

百官。時王。...

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訥常熟人力學。尚義。...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竄遁去。...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時勉。...

之風行焉。...

下二。...

侍讀周叙上言三事。命所司行之。...

十二月。曾花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論平麓川。功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陸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學利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

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

命南京造通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蘇州諸倉。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孚諡榮襄。中武城人初以都司經歷以請難功累遷今職歷事烈聖官承厚遇但李賢識其貪財發妻而詰詞無消康二字尤見其

七月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為教習在兵科時方營建司司野署役繁事殷選勳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汪臣多舉永和者遂起性焉。

使部尚書郭璉罷。以王文祿之地璉積吏事簡初不汎臨事從容善怒不形

倭寇浙東。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蓋同備禦時而

始置戶部太倉庫。此民大創下防

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昭皇后。向太

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祓會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是年號太后諡之誠孝昭皇后

論乞其諡凡文字不係國事體存之。太后數未答王奇寺即越下叩頭痛泣願命歸

想任發復叛復命韓貴王驥討之復走絢甸遂旋師。先是太皇太后遣使出為冠帶驛奉命至雲南徵納甸令轉送往發復人懷許思不出也遣貴等從兵及之任發復遣其妻孥家屬尤千餘人模聞諸班師貴驛歲加發三百石餘陸終不能正法

十一月陞太監王振任千戶山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

附錄。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阿三尺門內宣德中尚

十二月蘇州知府倪鍾卒。鍾隴安人宣德中知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侍郎馬昂刑

部右侍郎。

調吏部左侍郎魏驥于禮部以老辭命改南京吏部。

于崇太門不為避王鉞之器于肉紀為備危之
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史部郎中問就為侍郎問且
訊近日曾有何事驢據觀言其故臣不才其位
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曰汝
所言是奸官等官
故驢力求致生

四月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
瑄素不諂
衛之會有武官病歿其妻有邑孫王王振振
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門
既服瑄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為諂事
振謂之振駁御史劾瑄怡然曰辨冤獲咎何懼
竟生瑄歿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何懼
馬手持周易補諸不廢至奏持史大臣自申校
之者得免致公
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
王振素
慕敬宗
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悅請敬宗達之
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來謁乎貴他日無以
見謝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宋書
為名允之以禮幣復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
綺竿酒來書程子四歲敬宗為書之而返其禮
幣竟不
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 皇后錢氏

召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
陝西
鑑忠厚端謹直于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
罔愆若時年穀屢登氏親愛之如父母及去氏
陝竟為嚴非復昔之陝矣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王振衛之
正心德其四親
政務以隆乾綱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擴
禮臣以彰盛典其七罷營作以蘇民勞其八
刑罰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
武備以防外患特錦衣衛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幸趨謁而球獨不
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
有總乾綱使不下移等語蓋指公也振大怒
殺之

五月僉都御史王輅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
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下詔獄尋為王振盜殺之
先是球上書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
之至是編修董璠自陳願為太常少卿璠因誣
球與璠同謀故先為璠地并遠球下獄即令其
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五日更顯携
一小校推我門入球與球同臥小校何球
知有變大呼曰球與球同臥小校何球
禮部足陽時日如此無球速文解之立不軌
理衛後生地球從傷球重傷球密歸球家
氏人始知球死乃以血涕為報歸葬小校本
與往來不類前情之曰球得無疾手狀貌乃
黃帝不類前情之曰球得無疾手狀貌乃
若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奉事之日親與我
不故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懷小人無故作

告曰吾降生為而王于平居好善一夕夢神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王振衛之
正心德其四親
政務以隆乾綱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擴
禮臣以彰盛典其七罷營作以蘇民勞其八
刑罰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
武備以防外患特錦衣衛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幸趨謁而球獨不
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
有總乾綱使不下移等語蓋指公也振大怒
殺之

天華吾始似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諸愛耳
百戰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成馬順子亦發狂生
謂球所應云

代球所應云

按球性廉公從弟為縣令事匹繚却之又却蜀
王厚院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切于憂
征諸既省切時宜比處海內聞者傷之後識文
名臣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太監王振矯旨械

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枷于監門尋釋之時王振

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時
勉獨否振患遣人日廉就其過莫得也尋論堂
前故有大樹時勉錄其一面陰附私書遂逐

坐東廟考義歸衣官校將至掩卷起受挫諸
生皆駭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
曰某人某處請提某處非提某處某處纔得平

時回顧囑囑獨令終事乃行已隔官荷如國子
前如重百斤時勉延老不能任過甚諸生司馬
詢請以身代伏願請竟有獨石乃用者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儼南

舉授華亭教諭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
服闋改長垣為知縣城大宗簡入翰林直內
閣歷論德祭酒掌翰林院事加授太子賓客致

仕家居流階理學充養日粹為文尚純實晚年
益有詩云

九月倭寇浙東按察憲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

之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附錄楊士奇于懷慶故人命多繁法司至是

附歷事審實鄭之王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
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設法宿賢助實多
此卿以疾連朕左右者數月朕心奉奉惟卿子

十一月宣德故后慈靜懿師胡氏卒

十二月內使張環顧忠礫于市二使臣名書王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朔

新建太學成上幸學講苑師先是定都北京
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授居養之道闕然士
居間者吏部王事李賀奏言大學日就廢弛

寺之費修築太學以永養賢之意上從之至
是成禮京師翕然快視

二月陞曹萬為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諡文貞贈太師士奇和人為本朝文賢獨步
舉而卒不失其正朝議大體從容事無不
事文學問于世者不絕歲內凡以名節故
有在閣四十餘年不越歲內凡以名節故
以爵賞成子恩且次二疏之智君子不無少惜

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濱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五月以刑部侍郎楊寧泰贊雲南軍務

七月兀良哈人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

塞擊之

今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禮部嚴加考核通

經無過犯者方送試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一百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宴卓異布政等官丁鉉等于禮部

事申飽稱言也所會舉

按此實劄實盛典典祖宗朝間一行之後遂為故事舉者未必得人後任者又通給勅諭無

查歷別而賢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

馬愉為考官

羅布政丁鉉為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為應

天府尹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五倫書成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歿甚眾命禮部左侍郎王英代祀南鎮以禳民瘼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刻石于廟而還

七月司禮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下錦衣衛獄

陞驗封司主事李賢為考功司郎中

命歲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各處草場

侍郎佳宏言臣同司禮監云宋文毅等奉命踏

勅賜上大馬場諸處草場多被四官內使人

僭占和役軍士耕種以致草場荒廢馬多傷損

備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荒廢馬多傷損

請正其罪上曰朝廷設馬場今內官臨之而

乃官各賜地一項內使率軍各賜五十畝已

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出榜禁約歲

遣科道一員巡視敢

十月進學士曹德是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

馬愉禮部右侍郎苗衷兵部右侍郎高毅工部右侍郎兼兼前學士直文淵閣

以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時禮部皆往賀習禮對曰吾當任有司之責為

始命內閣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前每大事皆施行不待批答上平年同議遂廢至景祐命會議奏成

十一月謫御史李儼成鐵嶺衛儼為御史光祿寺卿下錦衣獄已而論之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始以內臣鎮守各省

三月降于謙為大理少卿仍巡撫謙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

四月倭寇浙西山西十餘年上躡奉太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民萬餘赴關乞師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溥石首人以文李壽陽太平大制

受定贈太師作威出其手時以文自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溥永樂中為流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敗絕糧又朝命巨則臣區勵志謂不礙同題者止之明日朝問道夕成可

為易本學難敵慎初知試自選考官從其文也

且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諛人以為知言者在于內閣時其子來自首言部議既遣省領動惟江寧縣范理不為禮海異之後廉其賢薦知德安府并權貴州布政使理不為謝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

以謝知已一時兩賢之

薛應旂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為定制永下月設丞相貽謀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于六卿且銜天憲無丞相之名而丞相之實矣故中外極相之目宰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

戶部侍郎李淳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

事有報稱不得志者以還極事駕禍于且給事中及御史寺官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幸復掌

作畧影堂

九月陞鄭瑩為兵部尚書徐驥附王振以來

十月閏武于近郊羅際術宦省振王之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朔

詔選翰林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

者侍讀江蘇學士徐壽朋請杜郵謝瑋王王修撰劉

二月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

賜賞鑲為道里費時勉之去諸生沐浴送者數

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

送至通州振舟發後數日不泣行者

以待讀蕭鑑為國子祭酒以御史韓楚巡撫江西

復子諫為兵部侍郎先是丁父憂詔起復憂乞

五月進王朝為右都御史仍提督遠東軍務

六月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譴戍邊需長于治民

二日而就及守縣民多遊食每里置簿列戶凡

示其合種粟麥桑桑紡績之具雞豚之類編曉

所不一年民有恒產入親文惠典會自牧焉者

竟民需苦之故者諸于王振遽下獄謝楚幾公

禮部侍郎錢習禮致仕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顯等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興等一百名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後隨禮部

尚書兼前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隆初舉宏遠議大體中

公而雅重斯文持謙恭下工之禮正統中

人心見疑召還京乃託近處以計自安後代

其芳美

連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

永等下獄

初銓督南糧諸御史劾其貪暴又

日晏不罷銓等不能堪乃台議銓平口不法

專詔下銓銓亦奏謝諸御史便逮至求白而

諸御史皆降詔有差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

侍讀杜寧為考官

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一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是科得岳正王恕劉珝夏廣漢徐士明年八

月以修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命都督劉聚為總兵

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右將俞都御

史張楷監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大

器舉兵討之

先是建技御舉敵部縣鄉村置監

弟茂八嘗個人田例于租外餽田主新米雞鴨

主自運糧于上言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
殺傷列書送刑馬軟血等案兵反判將進民
督舉金鼓賊號萬城惠之為合至十餘萬人
結閣王官倭應根以萬計魏送王振遂陞左布
政使任計營所費驗戶敘科資之者甚為所迫
不能即生于是茂七因人心搖動當來府民
呼而集數萬東南震動浙風聞而作府陳詔
兵未至圍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茂七焚
盡城賊建寧軍府事左奉政張瑛戰不利奴之
乃政命寧陽侯陳楚為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
江伯陳瑄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玘重興為左
右泰將利都尚書金濂為提督太監曹吉祥陳
璽為監督犬發兵討之會賊進攻延寧與都督
劉聚遇茂七中流矢死張惜撫定餘黨陳璽留
金源鎮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

允陞南京吏部尚書驥驥然若下勝亦王振亦

亦不較一左振

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英

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吏部言其精力未衰

不允故特陞之內傳旨云卿久任先朝多致勤

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德乞封前母詔從之

不為例國朝之制也

雲南恩任發子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

總兵都督官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師師討之

至金沙江機發初堅棚以拒備漸獲破賊棚機

發遣鬼哭山及芒崖山特處某省以故之斬獲

無算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雞南千餘里自來未

有如此深入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命封昌平伯鎮

于宣府

于二月起復于謙為兵部左侍郎

二月北虜也先入寇大同先是也先遣使二千人

賈州苗及命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英為副

總兵師師討之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明議皆

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三陞陞後萬教而吏酒

竊賊攻圍城壁于是賈州東路開矣苗苗前截後

乃解民饑大先東南驛動驛井不得辭其責

有事處天寶之盛而南寧雲南今正統之盛而

之機

以周忱為戶部尚書仍巡撫

以福建降賊羅汝先黃葵為縣丞主簿

命都督徐恭為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

者銀坑盜也以十二年十月及初命都督張楷討之會征圍賊都督陳詔兵遇之賊沒史又奉命征閩分兵討宗留副總兵陳榮斌是時朝廷慮其與閩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物諭會從諭以福福降者願眾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廣元謀報城象三萬劫明松中官羅英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而遁恭奉命以二千騎馳至宗留中流矢疾其黨益憤敗之遂諭降其黨陳謙胡等分事附成復以四五人徑抵賊巢開順逆賊等環聽賊動相率出降推前將二殺進者而引其餘黨遁去尋獲以敗績不叙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獄

等以春夏不雨刑獄不清所致請命法司會審以清天變上乃命英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出則齎勅張黃齎馳道大理為三尺

湖廣苗反 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瑄帥兵討之

榮感入于南平 侍讀徐瑄知天

六月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擄權堅王振不與大臣議挾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

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剡縣命鄭王居英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柔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王壽等敗報睡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上機槍厥滿跪元亦伴避清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象曰說草中諸還難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與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王上徐天下安危豈可輕建振怒置之曰倘有此於天命也會事有黑雲如蔽罕嘗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瑄金輝覆沒與大同中官郭敬恭言于振

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荆關而入庶幾保全無虞振

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鎮鳴北虜追王遣朱勇等兵五萬禦之勇無謀耳詔兒弟弟虜所襲遂四散以殺之始書兵部尚書靳學賢驛疾驅入關嚴兵為嚴城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汝日駕于土木日尚未明去懷柔二十里彼入堡樓來騎重千餘在後留守之遂駐土木虜四圍合圍萬餘圍井深二丈無水虜見表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和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虜兵士爭先奔走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虜兵士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提刃者不殺果遇相繼繼者嚴野塞則臣侍虎負失被體如

上與觀兵來馬突圍不得出虜獵以去
國公張輔及鄭王佐等上書請救益而下
百人皆以辛免者顯山望谷連日饑饉得
達銅鑼馬二十餘萬水甲端報輻重畫為朝人
所得滿

載而歸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管

與將為的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
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王乎寡聞諸大
伯顏帖木兒賽刊王乎大問曰王乎寡聞諸大
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二胡人
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乃
公天言曰我手問家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
公天言曰大元之警今天以為賜我不如殺之伯
顏帖木兒大驚呼也先為耶顏耶華言大人

也先居人極勝驕其自去那顏兒欲

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臨東坐不知上天
何故推下之鶴象奴傷之中鏑矢不沾寸兵不
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非普受其賜九龍
麟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使遣使來迎還之
一旦復生寶位之上豈不有哉也美名侯乎衆
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先是也先

以上先伯顏帖木兒營於漢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王

段匹等物詣也先營請還重駕

已巳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廊王權總國

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故事施行

辛未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 皇太子時

年二歲仍命廊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科道九卿交章請族誅王振

罪廊王論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情言王振罪
惡滔天賴安人心因勸哭聲徹中外起入
內架隨邸入太監金英傳令首且逮家眷欲梓
英英懼復傳馬順從傷此百官且去給事中王
憤起押解馬順從傷此百官且去給事中王
今日至此不知善惡果爭毀之滅第今從刻
而從血流廷中復索探所親信及隨王所其黨
執振任錦衣指揮王山及後照于府亦被囑
之衆競誦譴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被囑
憂起欲退還官兵部侍郎郭登前扶掖勸止
之並請登還官兵部侍郎郭登前扶掖勸止

王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

王振珍可寶王稱金銀七十餘萬

宸居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商略彭時並直內閣

辦事

甲戌虜侵大同守將郭登禦却之

即歸登曰此給我瓦集恭以計伐其謀初其
李馬入滅此為上策乃以壯士七十餘人與之
盟令諸將前執其弓乃因擁衛還事成約重報
上皆奮躍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掩上而
去時劉安集輕霍垣寺枯公移金
銀萬餘金 驚歎應笑而不應

上宋

憲宣府總兵楊洪奏將石亨下獄

宣府軍不此等以給中萬金衆與不救也

已卯 上出塞忽夜大雷雨震厥也先乘馬虜人

由是恐懼益加敬禮

時有校尉索賄者先為虜掠得侍上又有哈銘者

抗隨侍臣吳良驛留在虜至是亦同移侍上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焉

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

未能踐祚理萬幾 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

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之際思得長君以張綱亂干是文武泰治茂章勸進擇相

九月朔 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

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

先

癸未 卿王即皇帝位還尊 上為太上皇帝詔

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法今始行朝議大振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

守禦方略 上嘉納之

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通者各告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戶餘

丁義舉起集附近民夫更習沿河清運官軍令其悉諫神機寺營操機聽用仍令工部營集鈔

料內外局廩置設井工或造攻戰器出京師九

門宜令都督孫錦衛鎮守給領兵士出城守

列營操練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干城內隨地

分投巡視安插毋為虜所搖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拍棄以

實為

進陳循高穀為戶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

金進侍讀

擢卿府左右長史儀銘楊蒼為禮兵部侍郎審理

正副俞綱余儼為太僕卿余都御史伴讀俞山楊

興為鴻臚寺丞戶部郎中

郭敬有罪下獄

敬與振厚敬鎮大同通年多造為敬禁軍不使出上皇至大同召見敬失

律振橋自不問至是召同召見敬失

都察院歷事舉人陳綱上中興要務八條 上命

所司知之

法四日公議五日公議五日公議六日公議七日公議八日公議九日公議十日公議十一日公議十二日公議十三日公議十四日公議十五日公議十六日公議十七日公議十八日公議十九日公議二十日公議二十一日公議二十二日公議二十三日公議二十四日公議二十五日公議二十六日公議二十七日公議二十八日公議二十九日公議三十日公議三十一日公議三十二日公議三十三日公議三十四日公議三十五日公議三十六日公議三十七日公議三十八日公議三十九日公議四十日公議四十一日公議四十二日公議四十三日公議四十四日公議四十五日公議四十六日公議四十七日公議四十八日公議四十九日公議五十日公議五十一日公議五十二日公議五十三日公議五十四日公議五十五日公議五十六日公議五十七日公議五十八日公議五十九日公議六十日公議六十一日公議六十二日公議六十三日公議六十四日公議六十五日公議六十六日公議六十七日公議六十八日公議六十九日公議七十日公議七十一日公議七十二日公議七十三日公議七十四日公議七十五日公議七十六日公議七十七日公議七十八日公議七十九日公議八十日公議八十一日公議八十二日公議八十三日公議八十四日公議八十五日公議八十六日公議八十七日公議八十八日公議八十九日公議九十日公議九十一日公議九十二日公議九十三日公議九十四日公議九十五日公議九十六日公議九十七日公議九十八日公議九十九日公議一百日公議一百零一日公議一百零二日公議一百零三日公議一百零四日公議一百零五日公議一百零六日公議一百零七日公議一百零八日公議一百零九日公議一百一十日後之數

議心一轉

雅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

守居庸紫荆等處

起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從程信薦也

本各官司召募民壯操練遇警調用

民壯之設始此

十月上皇在迤北

也先遣使來議和遂入寇

以胡種太監喜率為嚮導也

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馮臚卿楊善守京城列

侯諸將楊洪石亨柳溥總兵孫鏗衛穎范廣張軌

分兵戰守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監軍

時楊洪釋白驃

歷事崇人陳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監察御史

時議者欲南遷國大受家難心無適志將謀程

臣依古象倡言當徙都入臣百官家有遺家室

已未必不效然今人以未待我我我國家固

多見乞遷選武臣校其方退侯其深人乃奮擊

之及勅遣將勦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于和

議優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論安者即為奸臣

宜即加誅以為衆戒

上閱悟命施行之

焚城外欄上等處倉場芻粟

時承平日久倉積

或謂姑待報謀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為

責我宋時牛駝圖之

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

人心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棲

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車可鑒矣太監金英言

言于衆曰朕則君臣同休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諫乃出楊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

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

部侍郎江淵督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

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

時家論戰守不

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

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

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

斧突入虜陣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

鎗火箭殺傷甚衆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噉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

司忝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

寺卿使虜管朝上皇于土城

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繼時四圍剽掠攻城益急石厚折弓驢驘曰幸臣不出計策策策安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併糾集義勇從

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以敗退優詔褒答之

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陷內地為患非輕欲悉定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由是京兵擊

干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日思誠切已懷危報國之心賊敗

在天不負為臣之節

脫脫不花遣使獻馬議和

不脫宜受其獻以問之乃使人言不花池尤唐臣素見賜本服酒食金帛視常有加

附錄

上皇之出紫荊關乘馬踏雪上下艱難遇險則表影執控哈路隨之既入虜境

也駐紮驛披及訛察以進云勿憂然當遣還食

駝駝去至小黃河蘇武廟老蒼伯顏帖木兒語

曰汝朕固納之但不當對合符朕還中國以

日汝朕固納之但不當對合符朕還中國以

後他日為汝妹從嫁當以人為質復却之

服聖德親親黃龍交騰其上近之不見上皇或

九龍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之不見上皇或

後日天意有在或移宮歸也

城昌平

駐我吏民而要官官自若自若自若自若

雲白羊諸屯僅能自保在宣府警左臂務而

勢孤在盧龍警後背推樓而前難任在遼海為

左腹迫切憂

城臨清命平江伯陳瑄鎮守之以襟喉清河也

起何文淵為吏部左侍郎

改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

器數萬件皆歸

少監賊兒干伏誅

內使黎定既入為虜使至

京兩所儒索朝而誅之

十一月上皇在逃北

京師解嚴詔告天下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平福建羣寇

孫權之勢益熾悉揭榜諭檄謂能自相擒殺者

賊將張留孫勇而健歸自戊七起事恒崎仗之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孫宋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贖使謀行若誤傳

失因設策轉禦督料士勢以生虜知
有備不敵汝等信其此門銀鑰云

十二月 上皇在進北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 皇太后孫氏爲 上聖皇太后吳氏爲皇太

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冊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卽 白土十
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諡忠烈

初令順天府所屬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

直隸例論糧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
蓋苑而凡承樂物始以宿不

歲如神等處馬養奇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
師有警乃選振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

縣謂寄養驍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
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與各

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根差而
賠補支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大累也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礪鎮守宣府

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

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副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以備要害

加千諫少保總督軍務封石章武清侯進楊洪昌

平侯陸石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

論梁虜功
用此爲過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二

景皇帝

帝 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生也初封郕王

英宗北狩乃即位 英宗復辟復為郕王壽

十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

上皇在迤北

先幸其帳宰馬設宴也

上受朝免賀

命公卿集議廷臣奏請遣官使迎

初開經筵

命車陽侯陳憲知經筵內閣陳循局

命山俞綱祭酒蕭繼任講官

御史陳綱上時政五事

命所司知之

先定是窮

四方丁壯謀勇政告饒京師每遇巡幸者請

治罪歸故勞夫健卒雲集時自効今久不解而

恩資未及機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以也且近詔抵

大辟者尚原其罪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

此輩伍乎搜求大急必且生他虞兼是勞向殿

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餘皆安撫大計

吏科都給事中林聰平六科十三道劾內侍單增

罪惡令于獄釋之

時增特寵驕驕勢日熾

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故驍軍効

之臣日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

路乞急召之不然必蹈覆轍上覽此即

命錦衣衛捕治之獲難獲釋不復復其矣

大學生彭時乞終繼母喪不允忤 旨去

命副都御史軒輅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御史朱英劾都督汪全恃威縱家人奪民田命

歸田于民

大同總兵郭登敗虜于栲栳山

虜自屢勝以來

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教

以親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

營十二營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

賊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

徑薄賊營天降大雪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于

先行諸軍奮呼聲震山谷登引中二千人手

洪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乃

聞正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烈風晝晦

散云六事自應詔上言曰臣聞津水

天變之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自責如此誠宜每

四月 上皇在邇北

叛臣喜寧伏誅

臣喜寧伏誅
之謂不誅寧遠京未有期也寧又忌泰陵請虜兵
出誓將殺之
上皇急敕士高整與俱密與上皇
上謀遣使傳命入京令軍士高整與俱密與上皇
警解問余至楊後出與兵士等言槍擄寧大呼救
兵官府參將楊後與兵士等言槍擄寧大呼救
兵官遂縛寧送京師誅之寧既誅虜失其御連

大同叅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樂未幾災在翰林陳十五事官中時兩後以言
專折百繫獄熙熙初直言進諫命一日命以金
馬不效乃下獄宣宗復其官命以金馬不效
以史館徵他諸臣拾取時勢獨立不取
宗以袖中餘錢賜之臣拾取時勢獨立不取
為王振所忌擢以罪歸上遣使于監門諸生群
號名臣之

五月。上皇在迤北。

廣寇代州

贈父事浙江副使陶成爲叅政命配享越國公朝
天海廟陰其子管爲新會縣丞

立京營團練法

都指揮每千用一指揮把總每五百用一指揮
分營每隊用管隊二人常令在營操練體統相
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官統領號令歸二行
伍不亂按圖營

城固原。

城固原 校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築廢未
熾乎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在靖
廟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大節入掠之後遂爲
廢衝於是改立州衛以固衝之險而衛轄之屬
德興泰遠等官始旋然一日鍾矢鏖與寧夏爲
藍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并力堅守一
馬池則固原一帶無憂而甯夏請入諸王一
條業則在所緩蓋方今則勢弱寇已入門主
家并故堤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

魯之閒使爲桐陰調兵防其候在水東而西固
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恩又以爲不添
治河之堡卒不屯常茂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厚
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
防守之成每歲凡閱凡而務得不爲之處尙
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啻貽以小蠹也
披驗舊在固原益來高株納貨賄期以虛實此
地後王瓊移下馬房其兄偏矣夫固原中制之
失任將督所在戎務既闕此特一隅之論耳若
執不言之體難盡愛存乎其人焉耳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諡文安後陟諡文忠

英金野人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顯
善草書寬恤樂易豪傑諮達不骨曲檢顧直
奸規人過以故不為三楊所害云

逮左都督楊俊論死尋釋降督府命事

後于時以松筠舊友遂祈放于錄
華盛皆勅之論叙後以母請已修

六月 上皇至大同 時也先等擁 上皇至大

金龍不與
復歸北

薛瑄轉餉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

羅綺為大理右少卿使虜

先是禮部會奏虜遣
使迎復當明日
上召文武羣臣曰朝廷因通和懷柔欲與虜結
卿等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贊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然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

遣志見
臣出大監與安復出傳旨汝等固欲答使臣言
曰羣臣皆朝廷人惟朝廷是問孰敢不行與安
禮隆汗是臣實等充正誼使因執說不行與安
語不及迎復實等驚詰詰內閣曰之過與安彼
語至也先奉黃紙諭事兒先見之故實等一
行則次所遣使臣見最不還之故實等一
與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輩人自領軍馬
之我斷殺天的氣候落在馬手裏衆人教我害
願帖木兒不肯他是一朝天子我特着知院伯
到今日度實曰此兄見太師厚之心也我先
日若每來的好我正歡甚今日得你每事就成
明日引見上皇進紉絲四匹及便馬魚肉煤

於樓酒羊物實寺泣下行禮畢到上皇所
者衣帳而帷席地而餐牛車一輛以爲
後營之具而曰上皇謂實等當時朕非爲
致也及也先實意迷朕回又被害害朕
因問聖母及上皇食今朕食飽國不
奏曰陛下龍王之食今朕食飽國不
信迂振向曰龍王之食今朕食飽國不
有家慶之禍上皇曰朕未敢時無人肯
亦不不統燭好今何又實即事職一人
登天冠拜上皇曰何又實即事職一人
修教胡不拜上皇曰何又實即事職一人
之意也先曰初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此裡又破不得我等的皇帝見
一個回法奏知說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
亦不不統燭好今何又實即事職一人

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一帶探聽
馬賊房主脫脫不花曾化可汗亦遣其平章
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
率迎不許實亦至二十七日起行十九日
實也先講和之意帝實等充正誼使因執
情也先見善等喜甚遂送還上皇還京師
管也先見善等喜甚遂送還上皇還京師
草昂充問有何禮物來迎上皇還京師
舉萬代禮道敬我君父故送還上皇還京師
也先曰不若我說的兄弟說不合理我
善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曰皇帝回去還
善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改也先曰堯舜當

八月

癸酉

上皇發迤北丙戌還京遜居南宮

上皇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至野水領伯顏等謝天曰皇天祐我上皇入京廷議猶以虜情多詐札部連日會奏迎駕從厚大畧謂上皇之此非逆敗無益為

上當避位無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發其書入示英臣曰武夫尚知此利封進庶使朝野同信以感勤上野且胡此利文止之陳得見志甚言遂來非分請治其罪遂下御衣獄已耶上皇至懷來將城居庸禮部訪受方略胡退多官集議所王文忽爾增日土地有許多事執以為來耶眾皆相顧無言獨胡波其儀注送內閣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定門京告諭迎進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千安各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提議上皇久乃遊上皇至南宮升座羣臣就見而退沐會赦乃游釋

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別讓位於伯顏也先有禪位之意委奏酒善等亦待飲也先曰都御史生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老臣禮也先曰中國好禮數以明日伯顏亦設宴

劉寇之曰劉綎和乎既久劉綎潛遼內而奸臣撫承外而驕驕愚故已已中秋之變古功無然尚賴天心默佑年屆國寧因振威以遏其後厚德以順其化故與千中秋之變亦自古所無神旋乾坤反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謂心于制治保邦之良

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仍遣河間等

韃軍從征先是靖遠伯王璘與都督官張軌惟繫橋其寺還自麗川即命征苗聚鎮皆失利不能安奏言久在南甯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以瑤時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未降者多安置可瑤時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未降者多安置

直內閣兵部尚書苗東致仕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命總兵石亨楊洪率兵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宣等二百二十五

名時王考侍讀劉鉉與侍讀陳文及揭曉第一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後官用翰林官至南京京部尚書第三名則王楚封底寧伯侯增廣南京

工部尚書是科稱得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章表等二百名

陞右都御史楊善為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吏科左給事中程信上中興固本十策不報

天祿賢納諫諫官節用詳刑選特練兵尚倫隆師而教天一事則言天象變受請上隆孝友

仁愛聞者壯之

進直內閣待讀商輅為翰林學士

上皇在南宮

少保于謙奏起都督孫安修復獨石馬營八城

八城為廟所破謙謂此不可棄起安授以方略且戰且守八城復完

山東布政使裴綸奏請取回內地鎮守內臣

東既有巡撫洪英又差內官唐廣來鎮守司之供應既優隨侍之役肩更多請勅廷議凡非邊境有巡撫處俱命回京于是科臣上言言鎮守

巡撫均受委託從人需索如給所言亦未必無先命巡撫按察

同官廉察之

以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軍務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賀 詔免之

國子祭酒蕭鑑乞致仕監丞總相合國子生三千

人請留 上可之尋命經筵官

以副都御史羅通暢贊京營軍務

命金都御史任寧巡撫宣大

命副都御史宋傑鎮撫甘肅

命金都御史陸矩泰贊延綏軍務

命都督同知沐璘為征南將軍鎮守雲南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引年致仕

敬宗以不諱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乞致仕許之

陳儀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還謂

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已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于延

安門不許

荆王瞻堦請朝 上皇不許

嘉泰二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

命右金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

竑山東河南流民粹至竑下獄知奏報

倉歸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力能救

六十餘萬全活數百萬即空廩六十餘萬

病者得醫四十人分瘞之死者給棺為養塚

至誠人為盡力其被荒無遺策具疏聞其月

陳專擅待罪仍流民奏至 上于懷橋上讀之

乃大喜曰奸都御史不然而我百姓能救矣

勅御史陳綱巡視兩淮鹽課

謝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黑官德三朝監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于門上

來王振撫權倚立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笑自正統以

員皆不得召對一亦不敢盡言以醺成今日之

其肝

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

之間有早午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得寵

通上下之情不通則君臣不相接見然使是

二月 上皇在南宮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

文為考官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瑄半日

日等之人家細細簾簾而變異若此他日進上

中其有小人僂事乎良久貢士紙卷為風颺

監將交卷乃得辭意遂也云云記成何有

此生三年叔紹遂執事至矣尾思而未得盡日

以全盛曲餞而得首礼部再給紙卷或云其卷

監于朝斷次後遂送還上喜指紙卷或云其卷

子俊泰統楊守誠林鶴高明鍾同後皆以功名

名臣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許

四月 上皇在南宮

詔顏孟後裔希惠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十策

結民心太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而不可相見猶未見也故我聖祖御製

中外通言已見於兩十上之身心者或略曰
以為陛下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心又身名
家也正其本萬事理惟天下之心既正則國
家天下之事可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首肯
付中外既而給事中李誠平以災異上疏請
賢忠言宜賜奉納乃復入命翰林繕寫章奏
右馬禮部尚書楊寬見其狀息謂賢曰吾
樂節餘一事始欲下矣也時上謂事登色香
後當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等官人及宦侍
傳之謂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去銀豆金錢工
類稍勻圓奉天巧朱國進入蓬萊宮御手初
十餘把現環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玑走玉盤
天雨電鼓驚耳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錦半墜羅
衣絳羅浮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書閣知
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恩風萬金作豆豈
得洋車不至愁烟空剩有銀香滿地猶風飛狂
將原也隨銀豆洒金階滿地猶風飛狂

五月 上皇在南宮

以直閣戶部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三事一
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乘月城
以守之一天津為河北之會鳳陽為中都之會
宜放禁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此平
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置上命所司

六月 上皇在南宮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上皇居南宮
請上中官阮浪非獨欲窮治不已忠是日因北
監不足贖忠懼乃得在為風吹紅土商略與太
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剛愎之臣豈可聽信他環太
大休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與武清
其通報以安言伏誅黃河西安各播四方正統間
陳警學京房易占卦多奇中各播四方正統間
客進大同 上皇既北行陰遣使命太監裴當
問寅寅蓬洋乾之砂九附奏曰天吉可以賀矣
龍君象也四功之應也龍君躍必以秋應以庚
午決歲而更能變化之物也與者更也庚午年
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應焉
或之者疑之也彼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
丁者正之治也其歲打丑月壬寅日壬午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命工部尚書石琚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命環勒兵修短什陸
廣州盜平析厘水育田二縣置雲和宜平景陵

以薛瑄為南京大理卿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京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崖南諸處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

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部有缺即以便員充

事撥餘未以滿不足之數九官府織造供應軍

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舖陳歲辦該徵者盡

出于所積餘未益民賦庫輸石五十七萬

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

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

切取諸未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

部言清農餘未失千倍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

千官并提徵需難然通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功

卒謚文襄

上幸國子監釋奠孔子祭酒蕭鑑講學陶編

九月 上皇在南宮天聰明一章補百

比虜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上從言官之

議詔絕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

終同治言官以虜

謂戰車者戰育之武則車可以禦之而又有戰

若用其法廣非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無出

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

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擺列總頭每車一夫五匹馬

五先考用車一千輛一兩二百五十輛約長四

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城內藏車前不得

馬鞭車轡重以此禦敵使馬不汗衝車前不得

傷人彼若近前矢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通派勢益張夾威益振備備長乘奔若此

以陳文為雲南右布政使

文與商賈係學士曹

展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為吏部侍郎王直招不行出外

十月 上皇在南宮

詔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係侍郎孫

原貞泰立

以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劉瑾任寧龍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金都

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

種給食者督之耕奉山日越邊儲充足儲賦牛

入貢貢賦言送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

四貢貢外今有奉宣府支千料臣臣按宣府草不

其同以供應往來不遇二萬石給與臣臣按宣府草不

其同以供應往來不遇二萬石給與臣臣按宣府草不

其同以供應往來不遇二萬石給與臣臣按宣府草不

其同以供應往來不遇二萬石給與臣臣按宣府草不

事案曰何過使吾赤子為夷人俘耶事之而得
罪不敢辭事聞上嘆賞已幼穉兵紀廣得
占邊圍孔亟不得以微文姑大特下御史議
召秉選言官交章請以過漸故還總督後無以
明威素

命祭酒蕭鐵為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右侍郎王
寧俱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

及言北虜來朝宜驛置南下方科道有議以聞
吏科給事中毛王為奏稱謂觀諫陷大臣擅開
邊釁重延誤罪詩語詞列林總其意為勸

瘡不從盛回朝總大開言路不當罪一言者雖
罪觀猶令我輩有議蓋盛德也君獨不念刻
球乎球之與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
所親見也雷寔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
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獨不為
令錦衣衛校尉調外任明日盛過錦衣門謝二
鎮撫語及校尉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忱惟具
體毛王何獨不然

兵科都給事中葉盛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不

報 時禁中頗事遊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加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

士俱直文淵閣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萬壽聖節
于延安門不許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
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罷職
委無貶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
生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薦舉赴京

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外悉聽舉用自嚴氏當權遂以考察中除舊類
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王石不分一犯軍臣
之怒者悉禁錮終身矣其後改已罷斥遣戍為
執政所忌者一附考察之末豈亦不顧天下
後世之公議與萬曆辛巳江陵睡其故智不
二年而張氏亡乃以言官之議并降慶問之禁
絕若而盡復之

命中心倪謙呂原為侍講學士兼中允

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贊教
講罷問二人何官倪謙曰二人講倪謙大學呂講先典
五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命刑部侍郎張九疇鎮守陝西

初本都尉佐徐使改移不謂經

下按察司以故懷寒不

受約東元驍首奏下之

勅諸邊鎮練兵為廣防

不可不也獨議是為大同

其謂馬寺驛一帶肅清而

近都御史劉永學議目永

每營委拏辦一員管束每

駐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學

分信地策應而輕使劍走

峻陝狹隘旁積木石而分

策應無事時不守關獨專

一信為發急使諸關軍置

關七十墩寨自五十六營

省修訓備披其隘口皆薄

湖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

西地守然且不論即係有

取海運軍及

二月 上皇在南宮

三月上皇在南宮

命主期為左都御史掌院事

復彭時為翰林侍讀

房免廣寧

四月 上皇在南宮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葉盛為山西叅政協督軍務

其盛為山西叅政協督軍務

命盛為山西叅政協督軍務

復如舊益又請官銀五千

買馬勝器券功俾事藉核

以楊信為山東叅政督師遼東

學士商輅上屯田議

開地又破彼處堡衛梁田

古為如漢趙充國謂易免

明效今日守邊之泉言于

田法禁侵占符養兵之費

選老成軍官督屯田廣憲

清田之

王鑒曰國奉過費最大欲

屯田兵法取敵一鍾密苦

外有守禦之備在田西施

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經于中受降賊威首領
十三萬經此兩事之明效也今二邊之地固
在而人以爲不
可行者何哉

增東宮官以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
謙爲太子太傅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二寧
蕭鎡爲太子少師商輅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
大學士

時上欲易儲用內監王誠舒良謀先
一百兩賄循循推知慈惠遂以王直爲可易會
廣西巡撫府知府黃珊陳克黃謙以得物放累
官廣西都指揮使楊欽等矯誣使人殺調選
撫廣西副都督時即李榮總兵都督俞事武毅發
狀情罪置獄當久延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
是入走將明爭諸大臣後上斷請易太子
難色循待筆作半脫直不肯已亦遂給事中李
然皆不能出一語諍之也後復陞廣事府丞林
鍾陸有春坊司直省儼然受之不辭曉夫使佩
鐘發動心行港續豈不發恣大丈大哉奈之何
兄不及此也

五月 上皇在南宮

詔立 皇子見辨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
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
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 先是 上欲
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即頭云東
宮生日庚子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默然云

所言者謂是謂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與
微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
愧矣

按南藏之綱已昧于藏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移
贊之議王直猶云慨歎而李任權力之重如于
一言何哉
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羣臣林于利害無
敢異辭于是即以官僚美秩付之嗣王托其
取文武羣臣預者七八公議而王直其
大保者十人易位之溫王此惟賢等作即四
五人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計也
而天道好還盡革無遺因而諱言者亦多同視
不預者反有愧焉榮濟和尋如批王之立身不
可也

孝慈天下

詔予成事土木諸臣諡勅封贈 陸子入監
赦黃珖復原職尋陞都督 時王直澤所賜劍寶
章皆愧歎矣累賜小使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榮致仕 以發以罪故也
命侍郎李賢姚夢訓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
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諸按洪英儒雅
熟者安派且加諫議朝廷不及察遂罷之彼諸
智若阿世同俗及庸能人此朝廷無任怨之臣
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六月 上皇在南宮

岷王徽煥乞徙封不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

所屬地勢雄連什或相關

歐陽泰元年廣東兩當象之變廣西官制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象應及京奉三半廣西有景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則總兵萬與不調兵總援彼此宿兵爭奪率制及冠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計剿捕朝廷更置其將商左都御史王翺奏請廣平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請便宜施行干足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重而重鎮矣

兩廣守將董興武教罷命副總兵翁信鎮守廣東

陳旺鎮守廣西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

一寧人關以中官王諫子營父業報私恩也士人南顧之贈禮

部尚書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命副都御史年寬巡撫大同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召南京大理卿薛瑄為大理卿

時有中官金英承使出道南京

公卿具饒于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乃召入于衆回南京好官惟薛瑄遂召入

閏九月 上皇在南宮

初命諸內臣坐團營

時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等謀逆兵十五萬

分為十營太監阮漢卿督後提督四營太監陳瑄廣永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節制按此內臣淫官之始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又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儲君見寵任恩有以問之乃跪前請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諸下因開根泉陳循口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邊將請臨洮諸衛添設防兵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議止之

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為安在為將者御之如瓦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後進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五旅以賞罰則治則人人思盡不然從沉食其後之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申飭薦舉

霍輅曰國初用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乎商賈者能

染翰為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

清理鹽法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地膚也先殺其主脫腕不花併其部落自稱大元
田盛大可汗遣使人貢命臺臣議所以稱之者

以聞禮部郎中章翰言田盛者華言天聖也可

右止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朝非重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道文章劾文淵貪

文淵文淵自易儲有功臣書加云天佐

致仕人文淵之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

李賢曰文淵守溫州時康靜和欲一郡大治召

為刑部侍郎有饒金有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

館後以病乞歸正統末薦起為吏部侍郎遂進

尚書其有器用材之察說諸之郭始焉而還

傳後今雖得高爵而衆終不居去何使病去不出其作郡清名必然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兩京各加三十五名湖

山東各增一十五名廣東四川福建河南湖廣

改侍郎取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從布

資奏以侍郎與巡撫無統文移有礙也時詔示

羊角製上元燈九疇議畧曰首末神宗實漸煩

書曰不給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二月 玉皇在南宮

在朝為吏部尚書時吏部尚書闕上命

都御史王紳嚴公增直副都御史年富模矜端
公銓注卿亦裁杜請託一任使臣銓得入

三月 上皇在南宮

改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言先世文中傷之傷聰擢該補教習聰為

地文選官出其手書文應御史王漣劾聰

無政事也而擬選法事七品官也而擬

臣以宿憾不預公寺自為之遂罷安問疾

日此號吾不預公寺自為之遂罷安問疾

老臣無疾而欲殺之此所以為憐憫也

可乎上詔曰比擬殺人不

四月 上皇在南宮

詔許大同士卒就近補伍時千謙上言大同

俗習性勇悍戰而進南滿四州七縣民安使其

州縣戊午諸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補伍顧府

自備教馬役賊日言地不敷養得就近補伍顧府

國政有經權而邊防有緩急今大同急事須

人情之便而權之分難免解并其原隸近軍衛

多則另立衛所分難免解并其原隸近軍衛

母清勾練之士卒免難免解并其原隸近軍衛

故樂其中心將樂職幼其與調崇山西河南辛

固圉之書并井管中要會放邊郡得以不覺民

大

大理寺卿薛瑄將雪松蘇避罪饒民從之

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雖海以避罪時這太

十太保王致誠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

首良幾莫敢發理抗章力辯

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為左諭德徐有貞為國子祭

酒 上密諭止之

時祭酒飲有貞以門生楊宣

官言于上

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頗邪豈堪為祭酒若

從汝用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敗壞了

叩謝而退不敢言有貞不滑和反衛之

五 上皇在南宮

內閣太子太保王文以憂去

修歷代君鑒成

歲星書見

詔誅大同老卒

時老卒訟定襄伯郭登承勅

時老卒訟定襄伯郭登承勅

六月 上皇在南宮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先上疏以病

至是以病召還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

林受命以

破賊尤之陣教閱軍伍其營按兵則

軍歸中傳王旗號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比

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左右翼以援

之其正東正西又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

動此法者惟太公望孫臏

韓信諸葛亮李靖諸人而已吳起而下莫能知

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

葛孔明也

中亦各有八陣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陣則法

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陣開手陣陣開手其陣者

也若夫造運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二奇者則又

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

其術使人莫知也故曰常山蛇陣陳時居

位而北敵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陳時居

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常致

成初其操練不如法當圖者遂請以事委之

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盡其法至今不廢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崇嶽等二百五名

太監阮安奉命治張秋決河道卒

安失賊人清

苦介察善繼

書尤善工作其北京城九門兩宮三殿五廟
大節諸司公宇修造皆指者勞績生呼賜予恩
之官蓋中官
之賢者
限建曰朕一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其賢否皆
朕于無過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皆
而既安金英懷恩寵後先勳名焉弘治而後內
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稱謂近且錄名臣附錄安
華二三繫于本末如前史官者
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遣詹都御史徐有貞治張秋河
先是河溢宋賜
寺處先後遣大
臣治之皆積弗成至是集廷臣議十文淵閣學
臣治之皆積弗成至是集廷臣議十文淵閣學
臣治之皆積弗成至是集廷臣議十文淵閣學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以制水勢濬清渠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遺者有貞奉 命德行度地行水作九壩八關
皇太子兒濟卒 諡懷獻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瑄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詔求直言
以積憂
恒陸也
二月 上皇在南宮

會試天下舉人 命大學士商輅沈鴻李紹為
官
取中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先是禮部尚書胡濙
翰林及奉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作同考官
官田科第有舉行者兼職以充勿取用致合著
為令許之故商學士纔閱三科已作正考而同
考中允楊鼎寶等錢
潘省已六閣科矣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孫賢徐溥徐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選丘濬彭華等十八人為庶吉士是科為張憲
丘濬何喬新楊瑄張裕鄧廷蘭後治為名臣
四月 上皇在南宮
新建隆福寺
上將臨幸時太學生楊治上言
奏請以萬乘之尊臨非聖
之地恐為聖德累 詔罷行
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併陳一切弊政不報
侍瀛與鍾制郎中章倫期論易儲事顯獻伏眾
公之誠服受比于之條無所擬詞氣嚴正濬之
以沅脈上言 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
兼陳一切弊政問曰毛瀾咸茂事半難破勢重
而危其手犯逆禍
五月 上皇在南宮
下禮部儀制司郎中章倫及御史鍾同于獄錮之
倫陳修德須災十四舉一良天賦二任發理三
養里躬四郭幸御五務倫約六勸諭政七敦義
義八慎九龍十章倫十一擇重臣
十二慎十三年十四元官其良天

後大憲謂臣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
後宮不宜聲色凡為慶慶之類悉宜華寵其
致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為天下母
受天下養可謂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
之禮乃盡尊養之誠太上皇清君臨天下十
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天子是天下
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陛下尊為人上皇是
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
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信
東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信皇儲于
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為重而
充天意自固災異弭矣雖上干下歸天無定
刑過誅引大臣并南宮還議擢掠體休無定
清濁成者數年無一語及他性御史鍾同允
有言故併速之俱欲重坐會大
大風雨雷厲四塞刑乃少振

以進士楊集為六安知州
時集觀政上于謙書
乃總官除之官而不知所以善後乎脫家柱石
同成其下而公生尊崇高如清風何謙以青示
子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相連
一級出集為州守教
建上選知州自此始

六月 上皇在南宮
請發奸佞給事中徐正成鐵嶺衛
正吳江人密
居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
廢太子所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所王
于所封所州增城數尺伐去遠城高樹宮門
之類亦宜推誠上意雖為雲南衛經歷復舊
所過有未行乃議
戊後復辟受檢過

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事臣測遂盡伐之
時盛

上皇嘗休劉家息及對仗尋其成
罷其後復位御又下詔嚴禁殺之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疏請開安 上皇并令
上皇之子親近儒臣不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初修宋元綱目

教修天下地理志

詔頒君鑑錄于羣臣

乃李賢所撰也擇十二君
善可為法者各三十四要
事集為鑑古錄每段下為辭說後句上之
附中官王誠曰此奏欲何為對曰欲 聖上學
此數君耳

八月 上皇在南宮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諡文襄
忱吉水人字量
撫事精勤臨財無私易有善說者雖卑官賤職
去其虛心訪恤官德中憲撫南畿前後二仕
三年督運歲積餘糧量入為出歲減重徵積資除
立綱運處糴糴糴利計賑濟修河疏水利均
加耗以紓食困置編匠以革通夫立改兌以省
弗費建倉庫以便賑計處草折以易輸遂定金

耗以抵京麓起補武以釐杆德收帶銀以給馬
頭謀慮深遠巨細綜畫東南安於彼以不許王
振短之老豈知其良
工之苦心與較名臣

乙亥算泰六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移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按太監鎮守自此始

兩廣總督馬昂破龍水獐以昂為左都御史

趙時

省臣合諸山賊橫掠掠掠比附

調狼兵官軍直抵巢穴獲其衆

按龍水獐係自馬昂征後大輒初獲盛茂

此初韓雅復一征之至今賊日益肆無復議征

大畫計諸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役大衛東勝河

奈河生現其巢初吾民隱憂江河為肝腹之患

而不恤江浙南岸數百里山林家畜不敢毀傷

其下岸一木 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以哉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吏部尚書王翱乞致仕不允 詔有司起第于殿

治之西

時王翱在部選法一委于翱翱洗刷朝

選兄宣德間命吏部引吏典以資格出身舉考以

分三等一等本舉出身二等推舉用三等為

至是翱以為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丁部

書判有一稱可者官在取則故吏無虛勞之歎

又以官吏由赴後文憑過多臣乃行復勸法

明行後山林之士歸肩而至驅逐惡而痛啗之
百不取

四月 上皇在南宮

五月 上皇在南宮

閏五月 上皇在南宮

命孔弘緒襲封衍聖公

第六十一代承慶長子也年八歲錫齡純正帝

六月 上皇在南宮

附錄

太監馬昂奏太監劉重外遣下河問册

不許給民耕種抗對後景帝不假

附監每每如此南城之福所由損也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叔南京大理寺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賜

下同成 先是莊上疏劾帝朝上皇加恩

聖見命鍾本銜拿在午門外杖八十請定

按同本曹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御史易

待漏與章綸鍾健任事機微流涕五年遂上復

浙王東官并陳時政輒失職以年三十二

金匱要略
子居為知縣及茂陵即任又轉同忠受禍後
其妻羅氏官其一子為通政知事上賜請
骸得出國王歸葬時同安矣
附聞況出酒鮮成化二十年臨恭愍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上皇在南宮

漢漕渠至數百里復作于龍潭觀潭凡八鎮水遇丈則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而鎮定焉至是凡三許而功始成

五月 上皇在南宮

寰宇通志成

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會謹身殿大學士蕭鐵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朱儒周敦頤裔孫免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上皇在南宮

在命尚書胡濙乞致仕不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大理寺卿劉儼編修黃諫王考順天鄉試賜宴

于本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泰等一百三十五

名

欽賜閣臣于陳瑛王倫為舉人

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

進太學及依規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陳循行

議王太子倫人試俱不中選循寺論奏王考

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豐同邑林挺亦在中列其論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取中試卷高穀權開科考試有旨為申敏早朝奏事畢出班跪解臣殺有言召至榻前其述其情且曰大抵與衆士企進已不可況又不安其命欲備考官可乎由是嚴手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名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

削寧府護衛

志神僊正統十三年卒于盤城未嗣卒除奠培

同地瘞乙徒封不許已勒諸王非時

明年正月 上不豫羣臣請早擇元良不許石亨

等遂迎 上皇復辟改號為天順元年

論曰

英皇蒙塵之際正景帝常

國家嚴難之秋

民情以承大寶轉危而為治安夷狄其政

削而藩變潛銷劉基之後而功臣勛世周未

之襲而聖教維當其時葉盛泰霽程信哲則

兵食有賴矣軒輶無浙江馬昂督而廣李賢姚

壽巡行天下則保障孔固矣王翺為史館歐九

縣為都憲李秉參贊薛瑄大理則公輔有托矣

戰其奔門比符之迎泄泄足資廢易之謀蒙恥未

夷人抱微欽之寶以肆族同徵肅愍之智審

社稷之重則屬無長君亦以任賢選科南征凡

抵破虜情而不及禍者諱則主之故

駕者正

英皇之所由以終歸者

其有功于國家大哉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三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丙寅朔

壬午武清侯石亨等及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即皇帝位

皇富復立王不

日既還不可

朕乞早建元

日祝朝于

兵部督張

身世

貞謂宜乘

出有負

不成家

已漏下

事至矣

入見上

願問卿

南城呼

臣即位

詔政景

一歲

具條

不從

速少保兼大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下錦衣獄

故錄下獄

進許彬薛瑄為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侍郎

錄奪門功

吉祥嗣子

英

封司禮監大監曹吉祥姪欽為昭武伯

表彬哈銘並以隨駕功為錦衣指揮命事

于市

言官

無

石亨詭譎也自是求

[illegible]

林聽為食都御史
出軍綸為禮部右侍郎權廖莊為大理左少卿

召軒輓為刑部尚書尋致仕

龍汝肥輓額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
以疾告乃賜白金銖兩之數輓始虛人獨賢
性皮和資常祿非其分雖纖水尚溫有可制
蘇食強仕德淮上冬時弱水水尚溫有可制

其察三日來處片內為食聞親喪即行條
京糧儲清操益顯

命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詔賜民八十以上者冠服

服帶履順天府設宴
其第改實
其著于老養老者養其老莫善于慈以養法
與僕于上教老則天下莫敢違年孝弟而傾

封皇子見清為德王見謝秀王見澤崇王見
見治沂王見沛徽王

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今世封秀王高妃生成也
六年之國汝寧今世封吉王高妃生成化十
之國長沙今世封沂王高妃生成化十三年
之國生生成化十七年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璉陳秉忠同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已巳復立元子見集為皇太子

封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
事

調章綸為南京禮部侍郎

速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罷督鎮巡撫

謫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為參政尋除名安置江夏

召襄王瞻墻入廟

子居編發府庫金募勇敢士國迎復有計
廣內上復辟石等。向書于謙都御史王
通大內盜金符迎立王世子而謙等死王
慎不自安已。特諸王封禁朝久矣。王入見
手書召王朝是。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
使親禮隆特。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
老道為臣言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勤誠
豪強推柔恩威兼著幸為百姓奏。上還我
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立命專
出辭局。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
何言王頓首曰萬姓白愛。上拱手謝曰敬
四年召再朝。王望治如鏡。上曰景詩
馬倫鎮撫司震臨川王與尼好皆非實。上
敗壞謂補。日宗室中豈願有此穉乎。今
威。上觀親恩也。於時察。

連元氣軍賴此矣

山東海饑 詔發內帑銀賑之 時已發銀三萬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賢曰可有良計且不可發銀
賑民然里胥奸弊實患賢曰有良計有良方待
嘔何遂增銀四萬不有良方不憚益母論可與否
事惡其不出已也 上覺之嘗謂賢曰陪銀賑
言其謬如此

詔進復太監王振官立祠賜曰旌忠

論曰 按振謂國之罪雖在廟不足贖也素例
議利曰 紀此內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劉
顯忠猶可功者後乃繁且濫矣

何文淵暴卒 傳陳都御史將至文淵遂自盡

賈新通父死以服禍福新亦奏捨巡撫廣平
存黃玠及代玠草易儲之疏俱
逮至京以述玠已往並釋之

六月逮御史楊瑄張鵬周斌等及副都御史耿九

曉羅綺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雷

電雨電風拔木 初瑄刻石亨吉神帳龍椅權

鵬等打合糾劾 民田 上方壯之會詩字連見

有貞與賢工俊乃與吉詳同 上曰叔父

內官張永從子故結冤誣陷人且言 上震怒

各御史彈劾 彈章歷詰之斌且誦且對歷陳二

刑榜訊明甚 上主先入讀竟下詔御史獄

與與 附二閣遂併下部獄是日

震怒于 是降徐有貞李賢為廣東福建參政

九疇江西布政使瑄鵬為廣東候補參政

知事等放然他日在左右不忍發已而日近

安乃召王朝日李賢不可放去遂轉吏部左

不從瑄請成廣西南州府

禮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懇乞致仕許之

曹石忠儀曰 甚遂引求去

命通政叅議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直文

淵閣 七月奉天門災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李伯爵安盡幽

殺有貞乃衛道訪朝貶貶假養病給事李秉貞
名上之逮詔不承捕匿名者甚急等因諸有
士權授使所親馬士權為衣官門逮速有貞
中有綴勇神功之語為逆謀伏不承呼曰
自謂郎劉廣衛其逆謀之曰詐撰制文竊弄國
敬無治人臣當斬萬敵以定策公背天功大
之奪武功伯爵編金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
按廖武南曰子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
臉賊急嗜功利首揭陽方無不通員然而心術
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大
村家時編捕區名未有獲石亨勸上
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竟談達善之旌舜禹
由之木泰始皇獲短杜諱乃下誹謗妖言之
則息事安覺露急則恨徐求編捕不如勿究時
上徐謂曰正等是言也

命李賢仍直文淵閣進吏部尚書

者悉放歸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
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戎之由長亨
有貞等皆被譴斥爲其私人秦誠廣彬太常
火卿王謙上不聽與王綱謀復賢內閣
調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尋降陝西參政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請戍

言尋以史異代舉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赦大
切老石亨等指爲謗訕內批請嚴處道帝以
母老雷聞月陳汝逮獄成肅州五月八月
者以私事中之乃逮獄成肅州五月八月
恩正言乃有
思原籍爲民

八月奉定襄伯郭登爵請戍河西

郭登重臣于謙謝之日賴宗廟社稷中國有
君矣及至大同國事已敗郭成援新言也正言若
反與漢高分羹之語相類似成援新言也正言若
空贊而負不義之名于天下者其罪何如
終不忠者翁也無而肅監卒以烈禍是入
追論大同出謁恩進封劉安爲廣寧侯
九年襲父榮伯爵爲大同總兵下獄閑住至是
進封劉安爲廣寧侯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仍直文淵閣

後安子旋嗣伯爵以後見永樂十八年
復命不預閣事王是
以御史林鶯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誥爲
順德知府

禁總兵官擅入左順門

賜成諭燕勞及
給鈔爲道里費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翰林事劉儼卒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翰林事劉儼卒

時石亨欲邀名新舊
其門客謝昭者故是

陳獻章曰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沿沒聲
 利支離于根葉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
 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
 蕩之以大波憫馬惟恐其苗之優長也坐小
 應山十餘年間屢跡不歸于戶閤倪焉尊上
 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之徒於孔子蓋未始
 薦所以不受我而求觀秘書者冀得問悟主也
 後觀書妹庚庫意遂失言之以聽監生薦
 或不受各
 有故宜爾
 能巡邊 時舊房亭來近邊打圍傳聞實里在
 石中欲舉邊業取之 上召李賢問

日此連年水旱府庫虛軍民困 陛下初復
 正宜與民休息况屬歲近邊未侵 李斯
 恐無名者實望巧造上然之乃羅織
 是屬之物不足實 上然之乃羅織
 十一月下陳汝言于獄死 亂法賊賊
 所司陳所帶汝言家新物干大州久下
 大臣入視且日千謙在景泰間任久且傳
 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賂之多若是耶石等
 首自是上漸信汝言而德澤焉矣初謙之
 皇太后不及知復乃為 上言其巨有難狀
 功迎立外藩之誣且日次 上言其巨有難狀
 亨輩侍時而發有貪金齒之編而書石俱不免
 此矣 于
 濟酒也洗為其下所殺
 十二月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金銅像置
 文淵閣
 張賜卒 太平侯也解符人初名軌景泰初征貴
 功封侯 祿二千石世襲乃與石亨謀殺謙以范
 廣為謀信低併誅殺之廣疑成一日賜過諸坐
 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師家
 亮病先子理詞天順四年降指揮使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 朔
 尊 皇太后孫氏為 聖烈慈壽皇太后
 貴日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
 保護潤撫之恩欲無由其尊 太后
 以孫繼宗蔭會昌侯 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封

又有其宗廟恩澤者上謂李賢曰外
孫氏一門亦足矣且大后之仁正不
比者授其子弟官且大后之仁正不
國家蓋受深恩如此恩澤必大然
吾何能救今若開求恩澤必大然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大后正不
侯庭近世知平開宗以來大后正不
人爵誌耳上曰然

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以馬昂為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
至是如期奉制就上意其監更定十年乃度
外及西山建路廟基後應作者各領其平生
力為之請弘祖王板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
願上既言至時賜臨有今黎庶肅矣續有滋
盛彌蓋無所底止夫佛本與秋之教世信之
得理者不荒而是可整而不可法也請自今萬
臣修時難未悉拆毀消倉厥之用勿復興為
之召與楊浩並實矣
勅修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詔修郡縣志未克景
是命賢等重修賢言翰林實志竟而木梓至
得與維源景泰間陳循等各舉所知非進士
身者將手膝身成風無由顧正上命修志
難得進士出身者此輩遂類外補于文主也
建康人屠鳳陽
中人建文君少子文主也

建文三王不終其政又無所加禮教
賢語之且曰朕念親恩不忍也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親之願即裁幸左右
臨之此竟舜之天命者也願即裁幸左右
可令出居鳳陽給薪米婚娶出入自便
后二十人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大
意人且喜且泣頻首謝方入禁時經二
是年五月有七出不謀作亂無何卒而
天子之
嗣絕矣
二月房宇來寇陝西總兵安定侯柳溥禦之敗績
閏二月前監察御史倪敬卒
類仍上教天備身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
初遷等衙門改都察院事從柳溥西征還卒

四月復設巡撫以太僕卿程信山東布政王宇食
人皆惜之
都御史李秉監察御史徐瑄山西布政陳翼陝西
布政芮釗巡撫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初石亨等以文臣督邊武臣受制諸罷之末幾
遣微服然上召李賢曰武臣各邊軍臣之
軍官肆土卒罷非便其為朕擇才能者用之賢
乃舉信等巡撫其地耳上曰武臣所以選文臣
者只是不得逞其私耳在上者即使召選是時
上明謂改軍命使訓導內外臣僚為郡守
六卿都察院缺必召罷臣等勿庸任焉
陞浙江布政白圭為右副都御史管理貴州軍務

從馬昂議也

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為倉都御史巡撫兩廣

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兩廣總督于梧州居中調度未得行乃請益兵將上總督督額能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

人而還

何喬新曰葉盛合兵剿賊屬廣東參議宋英家姪英泰將范信以兵會大縣峽信利虜掠馳至城廉間諺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將併准城寺鄉居之英力爭非辜且遣間使諸盛亟班師諸鄉始免屠即止觀之則所謂破皆八百者恐亦不免有宋泰永平等之類盛被殺後之誅殆亦不免有故曰兵

以劉參為吏部右侍郎兼時孫弘聞奏上曰弘

論蓋弘乃石亨所薦士也既而問所可堪任者得鄭幹姚慶又審知鄭幹端謹姚慶有大臣之量故

任慶

五月漳州布衣陳貞晨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

報貞晨初治舉子業赴者聞有司防察嚴無意之學至是上書不報乃聞吳與蜀名士見該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衡頓曰諫治之學自有真傳如與蜀者不可見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璘為都督同知鎮守

雲南

禁錦衣衛官校食棧

上曰召賢問政賢來問

附錄 先是陳政言其指揮成之中國患昔幸迷之遠方今復取非我族類自古為上曰吾亦悔之後三年曹吉祥反率倚同此輩

七月以宣城伯衛輝鎮守甘肅

今兩京天文生陰陽人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

試

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為南京刑部

尚書 先是九疇降希璉上曰與輔臣計

八月與濟伯楊善卒諡忠敏 順天人景泰元年

皇北狩歲餘欲遣迎難其人善與忠義氣慨然

先風采射應對不窮反復開論朝廷威德及

九月命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群盜

十月上獵南苑

苑在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有旗樓臺有三海首

舊也本朝開四門總以周垣傳鹿苑免甚多所
戶千餘字親自永樂定都歲時鬼獵于此亦所
以訓武也日永樂定都歲時鬼獵于此亦所
天命勳戚武將應召馳射
熱腐坊司出獄內臣
其威嚴于民聚鹿獐虎雉
而獄之內臣人上令人
密訪得其數候其至杖而無之

十一月罷冬至宴
慶成二宴

廣酋字米冠延綏守將都督倉事張欽連戰敗之
進都督同知征虜副將軍總綏慶陽諸路兵

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為李來所殺昔迷相繼入
免久之始定于是李來毛里孩阿羅忽相繼入
處東掠延軍其掠西侵
起建寧大理卿尋復金都

癸卯天順三年春正月朔
二月遣使往朝鮮及建州女真

鮮命巡撫程信議察之信使印在知州修成
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校董山為正憲大夫
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開請葉未譯遣使問
之可伐其謀乃命給事往朝鮮錦衣譯官往問
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

推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

為部使所用其近轉與小京堂等
京職遂有指為竊取之法及末年始知此弊
全以要職充之夫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不
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親之所以特心不
別進境自嚴今必並其所後而更以圖為非

之宜賜封石亨生兒繼定侯上疑
石彪有罪下獄論死
處清安人驍勇食筭包藏
軍以破虜功封定遠伯明年封侯世襲越人秦
保謀鎮大同朝廷覺其有異遣官廉察果皆虛
遂逮獄伏誅國除
諂言官交章劾之

禁朝臣交通
初石彪事禁言官密奏且謂恐有
此不可不戒費對曰進待及歸衣衛官來往交
相見之弊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
敬宗為
持好孔精通經史為文雅厚而曠自正統間為
為草疏申理辭少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敗
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剋白及考績至都上下
不謂維閣王振幣以禮幣求程子四歲成事書
而歸其禮幣竟不往被官大學者十七年不調
敬宗意豁如也時兩京皆得人此為李忠文贈
之稱云載名臣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魏法等一百三
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葉琦等一百三十五
名

詔速順天考試官翰林學士倪謙下詔獄讀成開

名

平。時舉子與諸變。○李來寇大同。諸馬。○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裁四

十月石亨有罪伏誅。亨食。○日。甚。賄。路。公。行。○

特以。○其。○成。○上。○汗。○天。○美。○勢。○熾。○灼。○天。○下。○來。○心。○而。○

指。○得。○童。○洗。○手。○舉。○事。○清。○日。○推。○有。○其。○星。○不。○動。○下。○

意。○有。○在。○促。○手。○舉。○事。○清。○日。○推。○有。○其。○星。○不。○動。○下。○

壯。○則。○京。○城。○不。○戰。○而。○奔。○遂。○出。○山。○東。○臨。○清。○以。○能。○

道。○則。○京。○城。○不。○戰。○而。○奔。○遂。○出。○山。○東。○臨。○清。○以。○能。○

將。○軍。○北。○塞。○特。○異。○人。○命。○彭。○代。○李。○文。○相。○

前。○是。○京。○城。○不。○戰。○而。○奔。○遂。○出。○山。○東。○臨。○清。○以。○能。○

人。○以。○說。○始。○其。○不。○機。○以。○本。○爵。○

伏。○誅。○其。○宗。○祖。○在。○天。○之。○靈。○故。○

兵。○南。○人。○正。○統。○十。○四。○年。○為。○都。○督。○同。○知。○大。○同。○副。○

伯。○雲。○南。○人。○正。○統。○十。○四。○年。○為。○都。○督。○同。○知。○大。○同。○副。○

門。○迎。○上。○封。○使。○公。○之。○進。○封。○使。○天。○順。○元。○年。○以。○

附。○錄。○一。○日。○與。○李。○賢。○言。○進。○封。○使。○天。○順。○元。○年。○以。○

何。○必。○下。○府。○人。○心。○樂。○文。○武。○群。○臣。○誰。○不。○願。○請。○

與。○知。○事。○等。○何。○足。○情。○不。○當。○得。○成。○專。○令。○景。○左。○右。○

上。○過。○然。○後。○時。○何。○以。○自。○解。○方。○幅。○此。○華。○非。○為。○社。○稷。○

不。○起。○事。○文。○武。○群。○臣。○誰。○不。○願。○請。○

漢。○維。○欽。○聖。○實。○以。○難。○為。○功。○老。○成。○舊。○依。○然。○在。○職。○

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濟。○

之。○惠。○國。○家。○太。○平。○氣。○象。○無。○不。○由。○此。○而。○成。○易。○曰。○

千。○此。○驗。○之。○允。○信。○上。○曰。○然。○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

十二月以項忠為陝西按察使。

南和侯方瑛卒。全。○故。○人。○都。○督。○方。○政。○子。○也。○景。○泰。○五。○

以。○平。○功。○進。○流。○侯。○廣。○祿。○千。○二。○百。○石。○亮。○子。○毅。○嗣。○伯。○

年。○亮。○子。○毅。○嗣。○伯。○

子。○毅。○嗣。○伯。○

禁。○朝。○範。○官。○與。○京。○官。○交。○通。○

賜。○卓。○異。○布。○政。○賈。○銓。○等。○弊。○宴。○以。○蕭。○瑄。○為。○禮。○部。○尚。○書。○賈。○

銓。○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起。○年。○富。○為。○戶。○部。○尚。○書。○初。○山。○東。○巡。○撫。○缺。○賢。○存。○

不。○悅。○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不。○悅。○此。○人。○不。○宜。○再。○舉。○

缺。○果。○難。○當。○之。○上。○曰。○富。○不。○可。○置。○上。○召。○賢。○曰。○

此。○圖。○計。○所。○聞。○豈。○願。○私。○情。○不。○悅。○遂。○召。○用。○之。○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諡。○文。○毅。○

未。○入。○閣。○已。○北。○征。○穀。○守。○富。○穀。○與。○

給。○事。○中。○林。○騰。○梓。○權。○貴。○重。○錫。○力。○故。○之。○內。○閣。○

我而獻于朝之俗萬事于似矣而獻于朝之俗
呂原學似矣而獻于朝之俗萬事于似矣而獻于朝之俗
千穀
之廣

三月今月迎駕功陞官者月首改正
請查究
上以李賢言今月首○戒諭羣臣外釋然感思
四十餘人蓋改正

內閣致仕尚書學士苗襄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德王秀王宗王
翰林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為會試
考官
陳中陳選寺百五十人時布下第舉人
著官
廣保學錄未中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
對日此乃私意考官無與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鄭環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王後改姓賜進士十四人為廣吉
名臣著
土是科陳選張元衡張悅劉健周經黃

以軒輊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石亨既上
得故相繼召用
土應兵部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贈侯諡忠毅
東麓人由建
毅宏備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節操
敗北虜阿台罕見敗重南恩任後備節操
嚴守功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平賊功
嚴守功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平賊功

百石世襲樂子璵嗣成化七年樂子添嗣
千樂子意嗣正德九年樂子連嗣樂子學時
樂無子
學詩嗣
後廉州知府李選職
選為懷守珠池內使謹記
緝衣謝獄逐悉發記人致失一入民家
財物諸罪狀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逐之
復職
八月虜宇來寇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敗
績
時虜大舉入寇遣將高陽伯李文拔兵不敢
掠無集京師為城兵部議欲遣將赴大同發
時上曰緩不及事李賢謂宜出軍于紫荆關
御馬關然虜已有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
御馬關然虜已有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

南庭刑部尚書耿光驥卒
為都政使後上尋知其賢遂為刑部
以肅維積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寧大總兵都督張太土破虜于東壩
十月閱列侯諸將于西死
令三營官操侯伯都
矢為率
而欲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畏避諸罪駭河是將
士咸知
命食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時御史指彈劉敏
同飯生廣靈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素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命食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時御史指彈劉敏
同飯生廣靈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素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同飯生廣靈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素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朝政冷寒與享文而非亂政况得志時誰不

雖其門若以一國產生出罪則創社
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故得輕生

閏十一月下堂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獄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

召南直隸巡撫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民顧全倚巡撫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大刻昆山有一人談述連克戎者二十四人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或謂院獄情必大上詳允方決御史在外無益

十二月以王恕為江西右布政使

是役許干泰觀武之移文擬得復試
不數年有中和試者有文進士者南
歲巡撫蓋自周忱之後恭惟特者云

以王越為山東按察使

武平侯陳友直卒全椒人天順元年為都督
出塞功封侯歲祿千一百石世襲二年為都督
化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置伯曹義武強伯楊瑄十年為都督二年為都督

辛巳天順五年春正月朔

以廖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飭法司不許畏避緝事官校
事涉法司上因悟錦衣衛按察使之枉召錦衣衛
賈論之曰誠如聖旨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為風氏牙郎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特旨論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上召法司明因信錦衣衛按察使之枉

四月以程信為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

行撫字之政門校金華府元史軍制任
無新區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不賦私任南雄天治中召修元史軍制任

附錄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若因循日久官多世應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然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總裁官學士彭時呂原等奉表進呈 詔刊布天下

六月虜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敗績命懷寧侯孫鏜總督軍務兵部馬昂帥師禦之

七月庚子司禮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懷寧侯孫鏜等率兵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

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馴附者百十人隨征及尋門迎駕諸達官能

吉祥自陝西陞實因是悉相與爲虎黨後石亨謀

度不免又奉勅論欽恩石亨敗孫亦先勅論朝

臣而後收緊遂謀及會懷寧侯孫鏜率兵征西

欽使其黨率欽天監事陽序擇是日舉兵先夕

石鏜連官及其黨群飲于家賜之時鏜敗降

宿下朝族連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

家慮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道同于長安右門

亦以指記罷宿朝房急趨告錦衣衛同于長安右門

令皇城四門京上郎召吉祥總入宮城鎖鑰之

出皇城四門京上郎召吉祥總入宮城鎖鑰之

執殺早遣其虎殿左都御史寇泰西朝房所

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折御河兩石堆

塞各門賊性來嘯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

從京城宣武門出備往驛石之曰法司強賊欲獲者有重賞且不可出城千是官軍帶兵至

二千甲兵皆具鏢調之日爾等不見西長安

門外耶曹欽反侯其鏢不多當奮勇殺之

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鏢至東長安門

去攻東長安門途遇恭順侯孫鏜去殺之

大焚東長安門天南順欽氣稍去欽遇鏜

執於路奮力殊死鏜中胸欽氣稍去欽遇鏜

定東置齊化各門來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

拒官軍趙督軍與戰頌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

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

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物與之於提官軍

軍奮呼而入欽投井先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

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撫皆爲康

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

馬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等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

壬寅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爲反賊所脅從者無得驚疑

癸卯曹吉祥伏誅 上出吉祥命群臣廷論之具

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伏誅 以序始

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後以沽飲天文不實降少卿陳慈望達官

走至靈州民及國中密令民欲隨之也光緒
一節刻運廟上
命領沐衛樂繼之

輔臣李賢再辭加太子少保不允

八月進孫鏗懷寧侯加馬昂及王翺李賢並太子
太保贈具瑾梁國公謚忠莊寇深少保謚忠愍進
馬亮為都督賜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餘將士陞
賞有差

起前都御史王玟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出
河西禦虜引去尋班師仍命玟督漕巡撫

以李賓為右都御史
冠深被害李賢首薦蕭繼
視上曰此人吉祥常力

以擒逆賊
萬之非端士
池遂用賓

詔天下布寬恤開言路
時李賢上
言曹誠謫
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
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
或談政諫之鼓譟之木以導之或舉旌旗食
勞歷用之典以勸之猶俱其然自保或設不
言之刑以根之聖帝明王其德二求言若此者
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茲和之臣愚其政已必
欲塞之以諱其非由是覆宗絕祀禍于大倖而
不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紀揚喜幸定為
之今宜刊之于詔咸使聞知先是張繼揚頑以
言獲譴撫姦遂肆行無忌相繼及逆故賢以為
言乃降詔

擢萬祺為太常寺卿

貴人多奇中景泰間命汪濂補精之以上公
授序班及景泰不起石亨以問祺祺曰呈奇兵
官案事他成刻復降上即位祺復封主事
累進郎中至是欽及執輅賢時祺在傍欽問之
祺曰公勿效國家宜以先上召賜宴後殿
李獲免事平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于涼州
時都督
毛中為

附錄
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人心洶洶時趙榮
為中書舍人會請往迎高毅壯其志解
所來金
是亂臣賊子并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
退避將是挺諸敵計百人誰干旗前獎勵主

十月虜酋阿羅度入套寇延綏
李賢因論人才言之上曰是忠臣也
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人心洶洶時趙榮
為中書舍人會請往迎高毅壯其志解
所來金
是亂臣賊子并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
退避將是挺諸敵計百人誰干旗前獎勵主

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
至寧夏銀各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
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昨聞北至黃河遠
所賦之稅河內南地漢之唐三受降城在初元
吳之世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初元
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初元
過河之北延綏鎮守都督王統始後失其險
緣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統始後失其險
綏遠一帶營堡盡毀至二十四年所賦各兵
安後德陽之衛官軍分守而十四年所賦各兵
助之列營積糧以過寇路景泰初虜犯延寧不
敢入天順初虜以過寇路景泰初虜犯延寧不
知河套所在不勝出沒
為邊境劇之害矣

十一月

上示輔臣李賢在位未嘗一日忘南城

時以短輔諭之

上曰此輩放縱日見其解

精收敏迎來又放縱亦非放縱日見其解

且一吉祥非無功勞一日犯法不可罰矣且朕

在南城時放縱如功勞一日犯法不可罰矣且朕

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

常發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

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

最善上曰朕一日之間五戒初拜天維安足

看朝由行拜禮八原皆然出視朝退去執

母后果後親政務就進賢飲食隨分去常陳

擇去其衣服亦隨宜縫着布衣未有以為天子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廣富慶前代如漢文帝若朝廷節儉天

中實有令以

征夷將軍都督顏彪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

諸臺

壬午天順六年春正月

上元節召太子少保李賢王翱觀燈于武英殿賜

宴

廣酋立脫思為可汗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王為廣西提學命事

時學政頗魁命廷臣推有

陝西屯兵

之李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為壯久則老

且廣安可常若慮其來宿大兵不鮮是終無已

時也今陝民罷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寬其

快德民必逃民逃則軍餉乏雖欲久宿師無縣

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種食益困當久宿師無縣

若陝西軍屯耕種上嚴為防諸調卒盡撤可

得展

調鎮江知府林鶴知蘇州

四月禮部尚書石琚乞致仕留之

失衛上極之賢承意諫宜令自退廣戶

都侍郎

止令其舊實命吏節節之

陸侍郎張廣為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衛獄

八月命翰林修撰陳鑑等主考順天鄉試取一百

三十五名是科得李東曉倪岳張教

內閣學士呂原晏去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文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諡孝恭章皇

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直泰和人文皇

武惠從正統景泰間任家宰已巳年駕出征

直從從臣上原極請不從明年試迎駕以正對

興安蓋不為阿世者翰林侍從三十年任家宰

十六年而後致政年八十四歲諡太保諡文端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西懷恩不待奏報輒發倉庫之民感其惠間值

十一月初內閣學士呂原卒諡文懿

同在內閣賢通達脫附原守贈祀部左侍

正持憲政野位所安不同云

毛里孩阿羅字宇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懷柔伯施聚文安伯張輓俱卒

二年為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

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子世襲張子榮嗣成化

元年堯子堯嗣弘治八年堯一子嗣嘉靖八年

子堯嗣隆慶三年堯子堯嗣

年堯子堯嗣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迎駕後

癸未天順七年春正月朔

會試貢院火時陳文和潛為考官舉子被傷者

閣○執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士之贈走者俱進九十一餘人試官俱題贈得免上

按永樂癸未以初即仙無進士天順癸未又遭

南首火又洪武辛亥有進士天順癸未又遭

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庚

辰南巡明年廟堂即位補殿試有辛巳進士無

亦有天○空中有聲如雷

以姚夔為禮部尚書尹旻為吏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為少詹事

比月追諡靜慈僖節胡氏為恭讓章皇后

追悔虞后事曰此朕火年事欲復后位置不
至是孝太后崩錢皇后為上言胡后賢而
無罪廢為仙始及元人畏太后檢墓皆不
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命李賢學行之元
卒陽侯陳懋卒年追論父死事封伯祿千石
年以鎮卒復進侯封加祿三百石至是
世宗功大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至是
嗣嗣成化二年堯子輔幼弟映嗣二十二年
元以堯孫繼福嗣治元年輔生法侯正德
嗣隆慶二年堯子大紀嗣六年堯子維漢
八月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諡忠安初為給事
太宗命巡訪異人歷久還報賜生語四鼓時
上意有所屬爰力保護其間仁宗監國值有
宗初顯威權得高疏乃明後為禮部尚書
王叔心持疾得從末戒其功居多但貌首
王叔之專至正德為后累企步儲臣
無巨塊未免保身之意重云關太保
權監生賈俊為山西道監察御史王綱選科道
廉重北人俊亦居官
禮部奏補會試中吳欽等二百五十人
錦衣指揮表彬下獄尋釋之時彬指揮門吏
無間刑橫恣羅織人其政言惡彬實直不阿計
例以違言糾劾者李賢與彬而已謀排法之
使還彬有彩漆車匠楊道有憤然不平上疏
欲置彬死有彩漆車匠楊道有憤然不平上疏
言昔者獨番屠庭獨以一技邀恩保獲聖上
構告嚴密今卒收付獄乞獄前蕭錄刑九無

亦條陳達不法事二十餘件擊登聞鼓以進
陽請日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
人證見不然而謂命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
得神達信之以聞命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
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屍神
一按石中欲隨乃得南京京師亦免
大色許沮門乃得南京京師亦免
指李賢得楊庭不屈而免若二人者亦義士
召韓雍為兵部右侍郎以副都御史王越巡撫大
同
九月兩廣盜起總兵官大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
欽信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十月濠涇陽鄭白渠渠被揚州之用明濬
城亦然今頃刻一望而上湖水盈溢而干在洋
連海一湖之水亦不難治所欲以辭其蓄波
風洲一帶置一立表前以
敬閉之何患其勢之潑堤
十二月以王栗為大理寺卿馬文升為福建按察
使
燕省民茹文中午年一百有十歲任坦易志
有所自蓋亦
國之瑞也
甲申天順八年春正月朔
士不豫
趙命四字三曰東宮即位百日疾瘳

日定后妃名分三日
御廟堂四日齊飲器
按洪熙宣德天順時
恤之冷教下民新脫
盡心農樞之事老幼
肅治平

庚午 上崩於乾清宮

乙亥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丙子 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 皇太后生母

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先是 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王

特傳恭旨侯孫繼宗懷寧侯孫世昌書王

遺遺 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望

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惡損聖德服天下只

命以項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帝皇母常為

今日事與宣德初不同胡后自名分因在

得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因在

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家

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議曰上再

然正官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

加慈懿之稱而實妃止稱皇太后世日

天下是日同議在慎許內有後患皆隱默

二月 謚大行皇帝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
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甲午 葬 裕陵羅殉葬 按此殉一輩真高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進陳文吏部左

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廷試癸未秋禮部取試中式舉人賜彭教吳武

環進士及第賜李東陽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

張達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附錄 名臣村莊年老者王信南鄉人沉

後曹石仁國加戰東市所部劉武張全智勇

人所遺也人稱其奇

我鼓懷心賜木姑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 正有為一

公能服 國身謀事數易中費辛之日 貴

人再 論曰 英皇以幼冲之年承大寶之

正學崇文今三品以上及風憲官為舉賢

吏治舉其時王初鎮守榮車參贊薛瑄

提學千諱為侍郎李時勉陳敬宗為祭酒

按永樂日記宣府官田廣元初買耕牛五
 七百餘頭置於官牛七種者無如美文莊
 我朝邊臣番心七種者無如美文莊
 太平侯張瑄與濟伯楊素等爵
 平入直進駕而慶相肩中者令一切疏
 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上曰自石
 華前治之且請復于議等官以事幽平
 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等門陞者自太
 事而紛紛入慰者始息矣
 故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
 者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陞者俱奉不
 有順初迎駕之故武職職而不遷如也
 附錄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額孔子始
 富國而任道用事始以天縱二字加額孔子始
 勝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疆求
 理干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者也其誠遂發
 擇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頤為邵武府知府
 初為御史以言石總兵知其人不犯也願往
 初為御史以言石總兵知其人不犯也願往
 不復辦降邑訟多年不央者各來請願折之
 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鏡之說
 有荒落自落聚於成布邑人因風趨赴如
 相為清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九月廢皇后吳氏 詔示天下。
 吳氏已定王氏有子則官陞期不意內臣
 平編獨已私謀廢吳氏仍違先帝
 稱位不得已請命 皇太后明年汪牛王之罪
 威命冊立王氏為 皇太后明年汪牛王之罪
 死議居
 南京
 初立官中莊田 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
 地二十四頃八十頃十三畝初言詳占過
 入官至是擬為官中莊田皇后之田始此
 十月立 皇后王氏
 以高明為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時南中臺
 多自恣明振風紀明法今痛 稍勉百司亦
 斥康宿乞食暴者南都肅然
 十一月命定西侯蔣琬充平羌將軍領守甘肅

新刻明政統宗

四

憲宗純皇帝

帝 英宗第一子。孝肅太后周氏生也。祁王

攝政時 皇太后命冊立為 皇太子。景泰三

年。易封沂王。天順八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壽

四十一。葬茂陵。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

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還籍。

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寬。瑒朱驥。金放還給家產。

時亮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冤。上憫之。復諫

政秩以寬世襲。于戶後奏換改階崇。爵後傳進

士亦奏雪父

詔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初給事中張寬為兵書。竑為都察院。悉左右有間密言

于賢。賢曰。萬人只當言其可用。若預操某官干

事。體得無碍。

千。厚乃易疎。

國子助教李仰。上言五事。詔議行之。

一。明從祀。二。興講學。三。擇永

宣。化。元。劉。因。計。謙。宜。祀。一。嚴。學。校。之。議。三。擇。永

襲。之。制。四。嚴。大。臣。之。降。

二月。行籍田禮。

田在山川。壠之南。上。秉。耒。三。推。公。五。推。卿。九。推。觀。畢。賜。宴。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却之

令人湯心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進陳文為禮部

尚書

李太學。釋奠先師

以岳正張寧為興化汀州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

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逮請寧會大科申校件賢

復有品正者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

部清吏官缺尚書王竑督部院大臣薦寧能任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各。部。正。權。任。兵。部。待。郎。閔。乃。振。歷。練。之。說。稟。旨

吳希賢為檢試張敷等九人為各部主事
兵部尚書王玆三引疾許致仕

張亨為賢所遺

漕運總兵楊茂乞免運糧旗軍便帶資用土產之稅從之

詔以淮浙等鹽募商中納於淮徐德州以補優免兌運

平糶糧斛禁侵勒

時漕運奏稱表為上言便宜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擊手解交收此來收糧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

勅各問刑衙門疏濬滯罪囚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汪洪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簡等一百三十五名

十一月承天門成

十二月追贈故南京戶部尚書黃福為太保諡忠宣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

請二學士于翰林教習內閣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甲辰朔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員

復三大營制

其庫練者大半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虛費

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饑荒

不罷區區後或警急何以所用防備

其為安也伏望切責總兵各官將各營軍士整

貴放占役事項通行各軍士知時自備

浮費悉從裁減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犒

勇太將提督巡撫山西要關設才望優厚

師之得人今尚書汪良賢奏餘款不

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爾更圖之
日王復陞任沐久難責近効頃千三營內選撥
精銳官軍十二萬分上下二官階練情弊多端
轉給事中御史不詳熟開著仍前作弊即
奏奏究治所云費用實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重修關里孔廟成 上製文紀之

大學士李賢丁父憂 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

會試天下舉人 命學士劉定之萬安為考官

賊中章德等
三百五十人

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三月廷議賜羅倫等政區簡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政林瀚等二十四人為庶吉士後滿與章

是年羅倫論賢不宜起復久之莊某章德黃仲

昭以謙元省過俱得罪降職翰林四諫榜內
良臣難于也

延綏巡撫盧祥請選土兵 詔行之 祥土言延

綏家堡民多驍勇與前廣和戰者練為土

兵該家堡民多驍勇與前廣和戰者練為土

物史會官點選如延失之候德州使者兵部請

兵五千人八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練聽調由

是延安土兵既盛而毛里改連年人寇皆為之

供土兵之法若無行之九邊則邊民不苦于賦
役而心皆向安長治之至計人無難申明此意
者延綏殺此法旋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城日
不給延綏之何哉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瑛奏移塞防邊事宜下兵

部會官議行之 瑛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

餘里營堡近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窩為

親與巨寇內建慶陽亦七十餘里池海子廣河

等民多出敵外種金正統間有年夏副總兵黃

繼奏欲偏頭關東勝關河西兩地地名一顆樹

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縣石海子同回塞紅鹽池河海子山火石灘兒

各不得異議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扶植綱常疏曰臣聞朝廷機務起復待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鑒昔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球二臣皆不從賢終制以全天倫國家豈宜效彼所為之令李賢終制以全天倫御史陳選等交章劾倫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公而思歸經朝廷我則不敢歸之

王琦曰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此皆是大順中有給事中潘叔安等後至是始著為令者彭張三年矣

六月陞倪謙為禮部右侍郎尋致仕

食邪使家有閑住自宜靜居閑里却乃不召而水滸城進用玷江清班知不容于公論竊乞休致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伯朝野驚駭家論喧騰臣等居耳目職在敷揚竊負呂誨之知大敢辭陽城之寬遂乞休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

七月以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秋那讓為國子祭酒

九月光祿寺奏添歲費供廬

夫順以來增至五六七萬累歟天物莫此為貴從元年正月臨今本寺鼓節冗費歲用不得通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十月初遠東守臣夷人入貢不得過為揀選

禮部擬定各款驗其方輒親閱純黑馬肥大有涉許人貢以故吏使不至互結三衛邊境

至是都御史李秉以言

言禮部因請勿從之

十一月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沆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茶項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販賣殘疾之人從之

子未
 信也

夷使太師阿失帖木兒使人貢由喜峰口入拔三
 衛夷與俱先是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從薄
 以勝因遣孽放也至是忽自異部以聞上曰
 先候彼混同三衛來宜以三衛夷禮禮之上曰
 心于混同使有達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朕罪
 乃遇以放禮勅其毋混引他夷使毋過四十
 人使必從大同人朝廷得
 意致待舊世好虜大憚服
 亥成化三年正月戊辰朔
 遣使等官禮待夷使
 精禮部奏邊關
 通致入貢夷使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仍直文淵閣

四月貴州山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克總兵官兵部尚書程信提督軍務太監劉恒監軍帥兵討平之分六哨進兵明年四月克龍背豹尾羊寨殺蠻桀桀一千五百四十七人處斬八百餘人平之殺蠻桀桀九百五十三人俘獲輜重三千餘

命京官三品以上許蔭一子孫入監。初因唐代任子之制

一品至七品皆稱
陸上是乃定例
復十二團營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建州女直寇遼東

五月免遠東歲貢人參。
以女直頻寇故。巡撫表愷奏免之。

命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都御史李秉提督
軍務帥兵征建州女直

自石選

魚都御史高明清理鹽課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八月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賀恩等一百三十五

庚申 附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太廟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臣等謹將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一 應進士人附身者附員外郎

雲南道御史戴用上言六事下所司議之

一 精考察三 勸懲四 均賞罰五 後兩京四省

正統年間保舉餘付所同計議以聞

旌表福建上杭故民邵縉紳妻陳氏縉紳妻黃氏

貞烈 巡按福建御史余某言正統十四年劉氏

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

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之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

日我寺卒收不受歷因洒淚各抱兒以行至梅

進士 應進士人附身者附員外郎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

大罪十有三 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 韋秉太子少

保令致仕 秉自科道合舉 秉史郎侍郎崔恭

倫正皆與 秉史郎侍郎崔恭 倫正皆與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侍郎對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太常少卿兼翰林學

劉羽侍講劉吉為考官 取中貴州等

閏二月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正字李方

內閣樞密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而志高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千帝前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府至是 岳正致仕 岳正致仕

無補天監有國諸崇其賢丁孫傳為故事至穆
朝幸去天師之號正稱真人延至於今子孫爭
無補于世無絕其祿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
無補于後政有勾都日諸人以經世致其功
衡統軍今殺而養生何以驅天下伏望戮之
千已以昭國法以戒將來

國子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諡忠文

送監丞龍閣于司監治之
時問要府和伯方瑛
今問外事屢使何其絕生道無外親也

辛巳皇子生
秋書于同生重國嗣也

五月以尹旻葉盛為吏部左侍郎原傑陳宜為戶
兵部左右侍郎劉吉為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
務
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梧有節如刻畫外若
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後

累遷至少詹事兼時諱學士內閣缺人議徵用

泰泰相安曰子先為之說不患不至故安得先
入米幾泰舉疾安在內閣無他學術惟以
託食爾為事議萬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
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勅之用之
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
時倭夷滋擾
邊境在者火需常破其毒逆見使臣清則極
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兵部因入真
啓凌轢館餞殘廢而人述實驚驚疑言誠富
初各官整軍伍嚴
斥候以防其奸
申明參問舊制
舊制謂部院擬罪不當者一耳
以理評事張班奏也
初李東去尚輅欲
六明以姚襄為吏部尚書
初李東去尚輅欲
乃用崔恭到是乃以襲代恭

七月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
元時賽典赤
寺雲南興水
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追正統間廢之
至是三司寺官言其有功于民
宜在祀典請修廟復祀從之

八月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定之永新
人上統兩

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定之永新
人上統兩

廣成化初人秘閣折疑議登古訓或思錄不易
間主時政十事原泰間上徽慎十事又請道
疾于化也

疾于化也

疾于化也

三月以林...南京...侍郎

究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

千餘束

翰林院編修陳音上言乞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

併請建寺觀者悉置于法不從

先千好同今陛下開闢經筵分專職

而民行可與矣上曰此事已有人言候已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

秋糧一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免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

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四月命戶部尚書薛遂行視漕河

至陝西巡撫馬文升奏修差王事督軍計辦糧

...

草下戶部議行之

...

塞山澤之利足以侵犯戎邊者無慮歲及我出兵

去使費易糧為今之計無如運練兵費財

西歲徵稅銀及部運銀布三百二十九萬八千三

年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

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不足者

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遠

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

...

...

...

附錄

六月。罷保舉。

是時大臣保舉者多而所錄頗然
養交甚且受賄囑而不得薦因欲
邪大臣亦願以主選權不盡在已

聖帝清議保舉于是御史張子迎陳錡寺言御史
也籍清議保舉于是御史張子迎陳錡寺言御史
而不敢言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錡口卷五
史使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錡口卷五
停之以清弊是後外郎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
偏復言吏部也覆上大臣保舉吏部也覆上
人共安養夫民今大臣保舉吏部也覆上
相參官不得人民其奈何後惟布政使按察
司缺參三品以上京官會衆議悉吏部請亦錄
爲令

七月己卯

皇子生于西宮

皇妃紀氏生先皇
皇妣在御喪之刻

已丑地用 上幸州府官 三十五

心之百方苦楚胎障

不寧。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
官照管至是。聖訓漢馬。皇妣

皇朝少札太監張

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滿月。西內
廢斥。吳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乃西内
知之
受之
立之
是

命所司賑卹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

終焉

月免山東農桑絲絹以旱災也

也。十。九。十。處。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併鞏昌等五衛。去年稅糧八

職員

萬一千石有奇

詔兩京選用御史以科目進身者不限內外皆用

申文學優長年數相宜者理州就試

申文學優長年數相宜者理州就試

申文學優長年數相宜者理州就試

九月命車

部集舉被黜堪用官員

表裏素安知

附錄 大學士彭師華奏京師米價騰貴蓄積
俸軍餉預放三月如又不足擬大舍米予價發
糶按官量數繁雜以濟河間之患此令一下庶
民不閉糶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
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

免貽患。上嘉納之。

以京師米日貴

孟子監生回原籍以觀取用

部聽選官監生

飲食故也

戶部會議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所陳事宜從之。

并各府部運糧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磚廠鈔開。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

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開滯日久困于負
貨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

漕運官令軍民船皆無費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其腳價以卹其數

議上
詔可
從工部侍郎王詡

十二月涸省勞力以節其力奏以順天真保被

故也

禁奢後

時民即服辦差度酒膳太侈廢示限寺

立弘寺以爲言且欲追償利以充賑濟刑書陸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甲戌朔

勅責陝西鎮守二司等官

時兵部尚書白圭上

定長運法

舊例漕運軍民均半五州轉運民運

瓜州淮安補給餉銀兌于運軍自是轉運變爲

爲政先誠良法也

京師餉戶部發粟賑貸

者時部陳俊甫

進兩京大臣巡視民瘼

奏願勸勞與革刑弊

便宜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罷河套之議

襄陽賊李鬍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

之搜捕凡發回鄉者百四十萬編成者萬餘斬

開設湯溪縣

三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

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

二策下兵部議之

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可一而而分放

之策也若軍馬餉餉一時未辦宜鎮固封守嚴

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來陣進

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以馬方疲供餉下

上從

增工部官三員專理蕪湖荊州杭州抽分

築兩廣總府城于梧州教場移奏議衛官軍守之

奏也

凡設歸化廳

割少縣清海字化
將樂西縣地疎之。

工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丘弘行人韓文為正副使往琉球國封

其世子尚員為中山王。

免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官。

國子監舊有舍銀取油錢納者多後則師
生不得時給出監前委而去之致有餘積暗中
相傳以為公用讓前等祭酒凡造作寺觀一切
任意為之立案稽考追要禮部備代其任亦
簡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當言及至是手欺
教事極討案時寺計典簿王乞發其事下刑部
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中詳科
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中詳科

王自為上議論新贖為民典簿
王允等亦以倉猝受賄允軍

聖王使為南京國子祭酒

湖廣總督項忠奏土兵不可中止下兵部議之

忠奏近詔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忠
議賊在萬山出城應為前復有兵民從之忠
不刺而分哨官軍不期行陣已行保靖土官
河南諸路兵刻期會合南陽夜以計四十餘
生路流民攜狀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
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懷二心王
雖授首而元亮平歸土主議征剿流賊須有其
重調為難事下兵部議已得成應四上
餘從每使王石銀奉即該計亦無能為矣官行

項忠等領其兵已到嚴緝不得擾民其流民在
山者盡主棄不至為夷從宜處。詔曰可仍
撫恤以靖地方

四月養病進士盧瓌奏請設左右起居注官下所

司知之。

戶部奏賑卹遠近饑民從之。

奏近日饑民行乞
相什以救乞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餘
匠役各遣所司給糧度養所課下不能應給宜
入養濟院賑卹其遠方流移至者如例給糧發
遣便業赦無歸者墜之毋令暴露路以干汙氣
如議行之。

五月詔禁告訐將洪武間徭民及前歲議奏
傳則此告訐者不分從逆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詔行收茶易馬法

因馬文升議也。將陝西貯庫
南湖南市茶運赴西寧寺茶馬司收貯銀道
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茶馬給其收貯原籍
寧夏延綏衛實放馬數目照例行之。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六月以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

清涿州良鄉等縣賦稅

時御史梁昉奏州縣
流亡甲有九備宜令有司
宜實籍民以恤稅從之。

七月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延緩巡撫余于俊上鑿山設險議

于俊行訓邊相度邊形勢

性往依步數十里威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以報
可丁東使詣水之紫城西至軍夏花馬也紫城
隔延袤二十里海二里為龍臺嶺岩峭絕此
不絕冲竹障築西崎橫一特二如射月十餘自
嚴及依高山坑崖隨地畫便到則點紫城至
引為遠牆所為望十二崖若八百餘級九十餘
里間月
每十後築牆之說尤後元費極多百萬然浮沙
易而謂浮沙可
以築邊御敵
矣而謂浮沙可
以築邊御敵

八月虜入河套

附錄 刑科給事中曾鼎言大理寺審錄張

法美意裁給職掌此者審錄有罪不昭無辜良
把耳問者多行今調問者少及撫按互列為門
人德其駭回歸則錯差不敢用言乞命法司遇
有詞稱冤者俱改則官問
聖下法同議如所奏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姚琛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濮晉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巡視南京戶部侍郎黃霖青表揚故學士

吉宋濂下禮部議之

左右言太祖龍虎召諸賢
文章多出其手關國文因濂誠第一既老被宋

職東臣挺聖朝九臺臣之有才行熟業成皆
賜以禮請在前代者亦為建章祠墓復其子孫
此最盛德事臣敢
為濂請下禮部議

閏九月設南直靖江縣

從漢臣滕昭奏也

命工部侍郎李順往浙江祭海神修錢塘江岸

先是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水漲盈日近江
山陰會稽蕭山三虞上虞清澤縣錢清諸處民居
田產皆淹沒守臣以聞立詔尚書王
復援宋樂問事例覆奏故有是命

李倫林等

先是正統中郡督王倫實始城倫林
來設順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州三

機絕河套之口也重兵諸盡廢敗人有伍籍
藩者若罪請南戊子孫不能南風上者僕實之
擇與才子為建旗宿師數之務不習要國後
樂地則教以樹藝自是流粟與內地等自茶石
外地與地田賦得稅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
煥然自是榆林
遂此實為雄鎮

十月調王恕為刑部侍郎總理河道

洛通惠河舊道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拱
錄上事順行諸職明白上聞于是舉親

北諸水行船通商諸職明白上聞于是舉親
諸沉人引水處所及荒平大興通州地方各
道故跡逐一查勘及荒平大興通州地方各
文所在事速權乃回廣冷下所司相度行之
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方誠且舉勅行事

嚴刑並
 人於散藩吳官多疾之會副使良寅以提學至
 吉安曉慶犯抗寅不規同諸按察使牛休傳
 寅奏發其平四惡反侵欺官察議事未及
 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正巡視江西為察官
 人寅時言考廳會稽縣為民惡不服守禦千
 府慶山以其貪酷事具稟時正遂委牛休率
 縣下獄具疏以聞遂被劾徐蓋以廉與寅
 際事當究問亦具疏上達刑部員外郎李廷
 美會審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故江蘇有
 守自盜律贖罪為民刑部以多病故江蘇有
 例充軍聽以被休等請旨亦具各人教食不法
 荷人倫誣害詩詩不也上以聽人命數
 多疑英美寺有所私時靈已代還便被逮復命
 錦衣衛千戶金瑄賊聽至京仍令察院會官
 廷鞠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所擬處決刑
 部奏請旨從之
 謝職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隆禮州判
 官黃等事俱免職照之說者謂其是致禍
 固宜但係比律不許復奏又乘夜行則以同
 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儒官賄請以
 禮高蓋厚其徒至以現降其首流血積恨所致
 人不能無議云俾得召
 為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佑極為皇太子 萬貴妃
 上復御午朝 諸建言者皆謂君臣懸隔請待
 諸大臣不納一二日聞時上見文華殿侍
 見末治不宜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
 上曰上曰已多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
 御史奏城京官里謀與傳文官情可貳官不
 怨望 御史奏城京官里謀與傳文官情可貳官不
 傳旨 御史奏城京官里謀與傳文官情可貳官不

同聲叩頭願罪而退自後再不召見
 于是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薄歲問老云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獻俘 先是項忠已生擒
 未除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兼捕
 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聽撫當差生于及孫木
 皆為惡者無分文武悉草薶之賦俘者百二十
 九人其餘賊者桂籍山各其解去期貴充軍者
 多叙棄賊江計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流賊時有
 作平則襄碑以紀功或方之墮淚慨然視之洋
 刑其矣
 免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
 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
 兩 以水
 十二月 皇太子佑極薨諡曰悼恭太子
 詔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戊戌朔
 免慶成宴
 罷未至進賀表箋 從禮部
 委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諡文靖 驥字仲房
 座字禮高升成性廉然若不屈大初訓松江
 汲以成就人才為務與修承永樂大典時王振
 士人考功以靖正問正我我我我我王振
 龍大匠交館之兩驥贊用一柏振亦重之景
 改元得歸家若誰以文學自娛厚德推望
 鄉邦年九十有八上以卿史崇坊奏道勳

聞未至而氣逆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安司經局洗馬江朝宗為主考

取士凡九十人

三月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賈有姓名久不第檢計李東陽以其人

吏部侍郎葉盛奏議處河套事宜從之

九原出

為河套事宜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築墩台

五月詔武靖侯趙輔總督都御史王越詣河套平

虜時全于後奏虜賊神策馬套口

陝西巡撫馬文升械失機都指揮董縉至京上

寬之上曰縉賊傳先遣本當處死姑從寬典堅

六月增設慶陽延安各通判專理邊儲

先是兵科給事中

項忠上疏辯譴併乞致仕不允

先是兵科給事中

應檢討後夏御史劉景賢言李震等渡河要功

所通河縣見在附籍若不諭久近一切逆之

所正其盜殺之罪上不聽兵部言自後亦未

所斬賊首王洪王斌等九十餘人今哨兵前後

所擒賊內張會等三十三人原許謀逆其法司審

所判可憐又所報破賊單七十五人陣亡者十

所八人使賊果聚以報官兵到賊傷之即報之

所此以言賊亡者反多千破傷之即報之

所主之者今忠本銀錢然濟民百五十萬遺則

所人征伐要在平定安撫

所之信難得免于公論矣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仕以王渠為刑部尚書

下達龍作威嚴而辛慶緒充錄衣箱

情者欲置之不聽止誅形而免其具瑯琊明其寬達

送卒得類如其言

隆善寺工成

都給事王詔等言

以節軍民疾苦

已獲罪干陛下不容于清議矣于此而又不
言知和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旨哀哀
國體斷正矣不允

虜寇臨洮肇昌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尋命總制

陝西邊務鐵烈孫斬首數千級

八月哈密忠順王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

事

九月虜寇固原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陰召諸
湯羊嶺虜至遇伏盡獲悉歸車械斬二
百餘級因敗其鋒為得勝故不記號

十月禁詐稱各衙門差使內探辦人役需索者

從順天附尹
李給奏也

十二月免順德真定等府所屬併河間衛秋糧九

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束綿花五十萬餘斤

以旱災
政也

定襄伯郭登卒諡忠武登臨淮人鎮大同康而
之笑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捷飛天網獲虜能
守法發其械預利數里皆后入寶一萬力百
願元年卒為都督餘事八年復爵費雖千高嗣
成化十四年薨

癸巳成化九年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秋糧三十二萬餘石

巡撫浙江都御史劉敷奏鎮守中官不得受民詞

訟請者為令下部議行之時浙江鎮守中官巨腐
勢專利橫切之受

二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諡文敏夔浙
有批奏故

應人正統間以奉利舉科會首第一授為給事

議朝政微侃成化初擢大興伯遷上以中

擇大後即反慈慈異登九詞嚴我王後轉吏部

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竟

以尹旻為吏部尚書陳俊為吏部侍郎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
中帖服其最稱許者天中王黎也十四年九月
陞陝西提學副使教諸生下邑必予約束聲
明風雨小爽
一如南畿云

命儒臣校正通鑑綱目以梓編修訓釋上言曰
宗刻綱目徒知斷意下文不能推之于治亂
上親賢諸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
綱之

三月命各巡撫官賑卹比直隸山東饑民因戶
事鄧山奏民
饑相食也

四月免山東稅糧四月山東既免
重須加實惠

道禮部侍郎劉寶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東海之神祈雨澤

以總理河道副都御史部侍郎王起鵬

逮司禮太監沈榜及奉御賈祥皆斬千戶賈廣殺餘黨處治有差

總侍寵給恩後見謀懷惡至祥則數以送家歸家懷惡以備不法事及其家慶不勝被甲出入皇城莫與真意下法司推問

附錄

時新會縣民劉銘狗往湖廣賣穀押附舟至新會其家祥遂出儲工銀與金童妻莊氏色美髮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妻夜得金童其腹殺之而歸其親追殺劉銘狗

力若數日金堂縣齊銘通莊氏出淑其力大厥哭視之研殺宛然荷銘謀狀厥力不能

銘湖上下旋銘銘門後李德亦竟指狀登銘湖其死棄之大海天相歸得免是年存

乃請十官儒生李敬李德及開道安奇李林莊氏節義并士人前哭詞等上之銘狗與代其

表起氏贈部奉李逢泰李堂三處或為其舉令通發撫直命有司即開廣空之五不人書其

以唐子承久歸從之

五月進內閣商輅兼戶禮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以彭華為翰林學士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

南京督事

吳桂芳俱類其

六月延綏從鎮榆林

七月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免南直上元休寧等縣秋糧

凡十九縣以水旱災及東道門火也

傳考照生員追廩例

八月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于河套進太子少保

尋還掌院事

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便已南

泰所既河套河南地屬連繫於之統萬城唐

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河上沃饒富庶可耕種

動輒受降地唐康勝跨河里近者二三百里圍

大或決事及莊浪其間入我久無去而延

慶為內地東虜不無深入天順間

出始... 遷往... 謀始... 餘自... 百人... 其帳... 疾走... 越結... 後發... 大動... 無勇... 九月復伯夷叔齊廟祭賜額曰清節 從知府王聖素也廟

月廣... 立閱列侯諸將于內苑以英國公張懋寧中府事

提督五軍營 時總連發三屯 上大喜賜鈔

十一月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 編纂官

以王恕為南京戶部侍郎

添設各府州縣判本官勸農 蘇松常鎮湖州府

一員武庫七十二州縣江四二十縣湖廣十州

十二月勅邊軍會率兵討敵者不罪惟坐視退避者生失機

刑部王事張鼎上言邊務 鼎言臣生長陝西

者一入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

出入自由致有大機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

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長避宜

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

勇而奮勇可得矣其四回今邊將上下相家立

為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誣罪

甲午戌化十年正月丁亥朔

閩馬錫奏清科舉之弊 詔從之 大畧言臨試

二月免各處巡撫赴京議事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諡文莊

廣鹿山人葉盛

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一時多艱論議頗多
從將臣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
復不共戴天之讐又論邊將不可留南京師及
曉後陳州系贊獨石經理馬督人城處置屯戍
定後兩廣鎮守官府議防所李威克碑治雖雖
在兩廣官軍多誠平人報功盛嚴律禁之然其
清慎勤恪留心世務人
尚惜其大用之未究云

免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去年秋糧三萬七千

餘石鳳陽留守等七衛併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

千五百餘石

以水災也

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

去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

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

粒二萬九千六百餘石

以旱災也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

先是
者制各道規避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聰至
曉曰已既不言而又禁
人勿言排擊所能也

四月詔許駙馬都尉馬誠兄誥為國子監生

駙事聖貴半言馬誠身非科貢父非大臣
宗以未前弟為駙馬而兄得錄用諸誥之
恩蓋政詔之貴緣求進俱常
論議詔數准入監姑已之

以朱英為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五月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裕立張秋南旺及淮安

西胡石隄成

舊用椿木以捍衝激費無已時
撤即中楊崇王事郭升易之以石

利久

六月勅所司將新舊條例附載制書

從兵科給
事役關奏

也大畧言大詔律令諸司嚴密武備禮制等書
頒布已收此外制書亦未載者或朝廷有所
行臣下有所建議諸國之以為條綱乞勅文
武大臣備查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
行遵守

古教中央

七月刑部尚書王集卒以項忠為刑部尚書

使天順初張誣下獄會襄獻王入朝上問所
遺官吏賢否王曰臣過河南百姓過道訴王
之使吏言其清劉劉強如善思誠並用王
之使吏言其清劉劉強如善思誠並用王
時明允辭以長厚多所干及成化八年進尚書
陳時政十事上
蕭綱之卒宋鑑

八月勅歲祭宋儒程頤于博野縣

泰來言二大儒其先博野人程頤為博野
土祠家于洛陽本縣地名程委其祠為學
有祠堂近為修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
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詔從之

以周洪謨為國子祭酒

勅公侯伯及駙馬初襲校者途監讀書祭酒一依

率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馬中錫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彭華盛子黎淳閱一場傳卷為第一拆封即馬中錫亦一時名士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鑒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謝一夔試錄五東省刊鑒場屋中選者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鑒果會元

九月免蘇松常鎮四府并所屬吳江等一十四縣

及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餘石

十月進起復徐澤為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給邊需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本名尚德與人卒年八十七居官清慎自持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陞程敏政李東陽為翰林侍講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韓鎮西黃岳十一年承制平決是以法繼下不貸大署威震百蠻百司懷懼于是有上書言雍請不涉事者朝廷遣使勸寬多直雍引疾乞歸公論惜之

禁妖書圖本

時左都御史李賓等奏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奉旨嚴禁小民無知

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備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書次無証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

罷寶慶等府淘金場

詳開二十一場歲役夫五虎蛇必于大水者無差僅得金三十五兩故罷按等官未止之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辛亥朔

舉計典

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彭時為少保仍兼舊

職理事

勅祀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上杭縣

天順六年

入賊巢諭以禍福賊聞言感泣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破寨首李宗政等為賊所害驥督官兵入

會試天下舉人 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

為考官 乃改命讀取中王鏊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謝遷劉戡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或曰鏊以鄉會元有虛名對策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論文憲 時安福人

其和內則辦事劇中不向空步 端慎貞朴

憲監聖體抗疏正官門廣開嗣又 論景帝景泰

三年見朝政有威即引退出與之 際明矣如此

云卒年六十

西開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萬安禮部尚書吏禮

部侍郎劉珏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商城縣

五月文武大臣見 皇子于文華門 皇子生

失傳于外廷臣未及賀至是六歲因 萬貴妃

言而自喻失既而禮部奉命擬進 萬貴妃

日召名儒名士上擬越教日命大臣 進見又

上曰然格復日 皇子歸望久矣當 立為太

五紀氏為皇妃徙居永壽宮

免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百餘石鎮江衛屯田

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清營軍 時兵部奉自景泰初年立開營之法

有奇而支絀難如故良田總兵等官因製作弊

若不嚴加追究非惟難撫廉價亦恐兵敗日弛

理之

大月皇妃紀氏薨贈為恭恪莊信淑妃 先忠妃

七月采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命濟舊通惠河

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日被賜金二錠奏云反家恩至此皆歸錢溥之

金為難因跪曰此師父置一林酒溥欣然受之

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開設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寅堊恭恪莊信淑妃紀氏于西山

九月陞編修倪岳為侍讀

支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禮部進儀注

十月勅國子監酌科貢例多寡分次撥歷

百六十一人奏曰：「臣等身負重寄，私貢進有紀人，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機歷及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官為廩膳者方可充兼。發歷于是納粟者亦奏乞，皆出自學校，有官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統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復祖宗舊典，納粟者一時權宜，究納粟遂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舊規以次取撥，是納粟者則捷徑而科貢者反淹滯矣。故有是詔。」

十一月癸丑冊立皇長子御名祐樞為皇太子。

十二月復邸王位。詔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先是，上欲復景帝位，彌遺大監懷恩至四閣議，問：「輅寺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劉君思叔，卿王政作數難保，知莫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後疾，彌留之院，羣臣貪功生事，妄興議論，于法不辜。』先帝尋知，詔任家康，悔恨以次抵罪，茲數念親親，周成先志，其卿王可仍舊一皇帝之號，遂上。」

陳建曰：「景泰廢易儲官，憲朋不以為然，追取先志，復其位，斷加以美，誠真有弄舜之志也。」

陞修撰劉健為右諭德

七月癸卯 皇帝第二子生

聖子琴酒周洪謨奏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

神聖廣運併加冕旒佾舞下禮部議止之

宋儒朱熹十世孫敷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不月大學士商輅等奏祀王皇不經拜止齋熊

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為之製序

詔撫緩流民。戶部題河南巡撫張澂之奏請諭
所屬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有直隸者從速
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役其事違被入侵
古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入
賑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徠與更日文會亦
與否而熟涉之制曰可。上制饑饉民事宜

切躬行事毋恤其孝敬惟行下達
于交遊不苟譖世稱爲行君子云

十一月鑄給密律印給都督慎罕
陞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十二月。太監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

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

設遼東河浮橋

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

十里屬寧遠泉二百里有河一道分界遠之東
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水開賊先
據之或兵難有凌蹈不能卒發也

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下燃鐵索上即

木板以為浮橋兩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道兵護守以別往來設或有警則東

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上從之

陞國子監司業耿裕爲祭酒

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

關之亭集

正朔成化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分遣科道官查盤邊儲增先師還上樂無妻

置西廠命御馬監太監汪直領勅刺事內使年

意欲知外事。命直出外伺察。勿議。初出布衣小帽。乘驢往來京城。人莫之知。于是另置殿手。靈

齊宮前號西陽以別東陽也令直領其事分命各校廣判督責大政小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王獻少詹事。謝一夔。翰。

林學士餘陞賞有差
地湧血高尺餘浙江山陰縣

申明官軍侵剋月糧舊例

軍士糧料虧乏者依律擬斬立決滿月

二月減寧王莫培樂安王莫壘祿米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飭樂安王

以丘濬為翰林學士

劉吉戶禮部尚書

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珪

敗都御史原傑為南京兵部尚書

西廠執建寧衛指揮楊景下獄

其罪遂有是命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奏成衛人命為等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泰

五月西廠執御史黃本下獄免官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貴州清軍

日本國入貢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

詔兩廣清出軍丁就近衛所差操行原衛停勾

從清軍衛史

命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林魯問刑

時西廠錄革上條令皇禁外間辦請出今訪

能文事者為之輔有一軍卒報云綬能為本

命明年八月陞綬指揮參軍仍掌鎮撫司事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

史遷按江西有聲原副都御史五進士援

勞成疾竟卒于南陽之驛合年六十一傑樂聞

國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使

兵部尚書預忠免官武選郎中姚璧調思明府

知

復西廠

惟大監汪直請湯昇吳深李之姦黜高崇王

應奉之貪素稱西廠等冤抑之囚禁東河客人

之弊是皆允合公論民以服人而警衆奈其

下官校章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家命乞將

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乞命在京

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其言命所司

議行奏內允迎合自意蓋直嘗誘募投商賈李

賓重方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干施行宿言

適中其機故直得復開西廠詎察盜可人不

命其禍端實

學士商輅利部尚書董友左都御史李賓並致

大學士商輅利部尚書董友左都御史李賓並致

仕

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園子監文廟

以陳誠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從祭酒王

命王恕為右都御史巡撫雲南

恕奏能守本

一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却一隻送臣進貢臣思

刑臣不吝鎖字行文三司將為中臣之抱懣朝

廷明見萬里必不為所惑臣前去外吏指歸郭琰

求索金寶禽鳥羊物搜害吏前致指歸郭琰

井身衣臣問漢時翼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

何取于此故遠詔旨遠取微外而必欲遠乎

南開伏願痛却錢能此真仍通行各處玩好之

物一切禁止天下

辛丑

上嘉納之

月陞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林聰刑部尚書取裕

吏部右侍郎邢簡戶部右侍郎張鵬兵部右侍郎程宗右副都御史

以丘濬爲國子祭酒

詔京官十年一考察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

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故其長自覈

以水災免福建十二年分解米十六萬石

八月以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

都御史王越乞免提督各營操練兼職不允

余子俊入怨忽不

詔杭州府春秋祀唐臣褚遂良

至是四儒士周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禮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繼武等一百三十三

五名

九月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叅贊軍

務總督糧儲

詔騰驤四衛軍士給胖襖袴鞋

時中官怙寵所恩以結人心騰

驛左右四衛軍士小願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即可之兵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便思出斯人手復曰祖宗之制遠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績製得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憂或給以布疋棉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干國體

十一月復立哈密衛于苦峪口

牛具

時苦峪衛近赤斤軍東二衛要相警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

縣有男子習文工爲婦人業以請誣良家文婦有不從者用繩懸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誣婦女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爲官械

嚴文武官乘輅之禁

文官三品以上者直奏本奏吳毅所撰也吳毅尹楚尹戴得吳毅爲直心腹劉珣亦爲楚諂與互通敕八九月

十二月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

科場出題作文定式洪武年間已嘗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弊者少駁難者多乞移文所司

考試官先治申明科場舊制領牌學校永為遵
守上日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州文寺專行為
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寺官覆奏考
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
題校文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依程
校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寺官干預
勅會試多取副榜舉人授教職從御史胡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奉一級越自
濫施獲勝之所為白圭酒和下兵部余于後覆
去越就領鳳凰人所獲此捷從前所無故准
陞授時越為江直所屬六鄉武人兄直私問越
越否越曰安有六鄉武人者乎越先入戶受
伺且叩頭及受寺先跪諸人皆跪且大慘既出
建尤見其目見人先跪特效之耳嗚呼以
官孫之重家幸之甚而卒致

戊戌成化十四年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凡二千十六員推福建布政鍾清浙江
直中外所聞為權奸是借俱列不謹君子惜之
鈞忠愚公孫之仲子也學行為尤者則尹受詩
不公

令軍職冒襲連保勘官揭并華罷
令文職功陞俸給雖過陞調照舊關支
二月 皇太子出閣請學以王獻祭清謝一變

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武張昇
張順更請請讀 命萬安劉珝劉吉提調各官
以次

禁偽造印記冒支錢糧并開刑部門不許引用兼
去條例

會試天下舉人 命禮部尚書劉吉學士彭華為
考官取中梁儲等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陞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微簪時

皇太子行冠禮命每月朔望百官奉天殿朝太

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奏事須以正
宦官專權說國情奏事宜言之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
莊古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王所有何
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皆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告適至東宮駭
曰老伴未歸所以考經自携吉跪曰王得無念
其見畏如此

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羽劉吉太子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致仕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卒諡文毅倫諱衡
顏政諫較時行道于富貴利達滯如也楊文良
相時以百官深獲得受身識斯斯遂為創備

獨不受既結等令于金牛山取給于應
十八正德

以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免浙江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顯奏辯占占城事

時陪臣阮達清

城原與臣通好自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
勅貢論臣復其土宇誠恐天使悉遣羅訪難詳
而占城與臣國為警言不足信乞遣朝使申畫
部所與威德總使占城上下輕臣國邊陲休
息以藩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上下
共章于

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勅馬文升招撫之

設賁州程蕃府儒學

五月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蘇貢人參三百

斤運今貢末至巡撫陳誠奏藥材產于鳳凰山
不得採取乞暫
停免徵有是命

御製詩集成

凡四卷五百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

時大監汪直

日為名吳綬為模奏請武舉說科卿會殿試
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于後會文武
大臣及科道官議大畧舞試以九月會試以三
月初場試以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

六月設肇慶府恩平縣

命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初百戶王瑛謀欲往

不得遂至是聞文升擬定功番成復囑直往而
佐之行其意以建州輯安榮顏三衛宜撫欲因
以為功且沮磨界之邊後突
竟陞千戶而文升之福聲矣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為御史
節敢言劾奏石亨曹
吉祥英皇怒下獄瑄永謫戍二克敗復

執詐偽人楊福

福江西人嘗為崇州內使僕役

其末究云

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詐稱而逃還通南京通所

為校尉先自無網乘傳給廩歷常蘇田杭州越

寧紹大小官皆信畏承奉軍民詞訟亦為受理

至台溫處州總福建延平皆探兵盤糧以張威

福所遇假廉以取信而偽校則任其網羅及抵

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唯謹小官作意

者輒杖之竟為總守而大監盧勝等案知執問如

律時且勢焰震天下故小人乘之獲害如此云

定土官犯贓罪及陰襲者先行查勘冊報

八月執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傑戍邊調侍讀學

士江朝宗于外任

臣者為之解脫又令人司廟宇掘山海關一帶
直左右納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
誠更服從僕從中奉命唯諾直大皇誠因諸事
文升又傳以休撫山東時有隙也至是奏請事
至京還朝鐵鑾直發之事適浙江巡撫孫毓汶
等差官校逮至吳綬常直守虞糧長銀三千五百
兩以受財枉法誣成鎮遂斬之朝宗以常之獄
事屬傳調廣東提舉編等皆無罪放之傳之獄
人皆知為直所陷以知府許曉之
外俸實有方故無有恤其冤者

禁將同姓民抵充軍役

命文官犯貪污者追奪原授誥命及官吏監生間

軍為民等項招由開報吏部查考

陳鏡子謝乞入國學自効許之

鐵素謝嘗為生員不能操纜且引李乘于革項
忠子綬俱以奏校獲所發准之例下兵部余十
後請免尉應役

戊戌早朝東班訛

班中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
不虞久之乃定上命御史
究其所從起意竟莫能得

令整點兩京禁兵

禁科欽

九月以嘉興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與止帶希頭一人如族黨然御史楊瑄具其奏
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捨去遠近

之弗得並去恩碑陞按察使下車之初為展為
之振興初潘泉諸司所用成辦于下鎮守中官
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
父母官史畏之如神明未幾以憂去將行悉以
廟舍中器物付之有司毫不取償

封皇子祐榆為岐王祐檣益王祐樞衛王祐楹雍

王祐楷壽王祐梓汝王祐樞涇王祐樞榮王祐楷

申王按岐王即后生弘治八年之國德安無

今世封雍王即后生弘治十二年之國青州無

于國除壽王繼妃主弘治十二年之國衛州無

十七年之國德州無于國除汝王張妃生弘治十

四年之國無于國除王潘妃生弘治十

生封叙州未之國無于國除

十月加萬安王越太子太保俊林聰張文質

太子少保

命御史婁謙提督南畿學校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銀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

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
二官人假稱有振諸王來問疾供以托之為王
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爵而周之國家以余
後其事下院司廉得實刑部具獄以聞家上目
周恂陰謀注健謙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首封男文及平民周氏俱賜自
盡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逮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獄

凌虐故勒致人命犯計二百八十七人
院覆奏命刑部中層數錦衣衛百戶楊綱會
撫按三司鞫治閣籍致死者四百一十五人無罪
而故勒故禁死者百有六人有一家人者南
父子兄弟三四人在生處逐極繫主京越明年
二月歿于獄人以為許應之歿時景隆任同知
與有力此蓋
其陰報云

十一月禁約違律二罪重科

令御史出巡不許推避回護挾私枉人

十二月冷邊陰雨指稱勢要囑託攬糧打撈抗賄

有照例免軍調衛守哨奏請

令武職克軍本身在者犯典刑者及絕嗣傷枝俱

不許募

己亥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午朔

加尹旻太子太保

改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起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

史王憲等文章劾遠潛往京師豪緣復用且昔
總京師尚孤委任今恭贊機務豈能濟事況以

奔競而起竊恐致
尤接踵乞罷不從

詔製樂器給大同府文廟侑祭

二月差太監劉偶鎮守江西

致任南京禮部尚書倪謙卒諡文僖

四月副都御史韓雍卒諡襄毅

五月太監汪直執巡撫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下

詔獄謫戍邊

衛公論究之

詔科道官自陳俱廷杖

內官未官宜論科道官

奏屬文升無錢無友用

致遠患科道官互相容

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

是給事李俊等二十

証未明復幸其有論列反承詔貴

不以罪停職

臣戴縉為右副都御史屠鏞右金都御史王濬南

京右金都御史

吏部駁缺以關兩裁

先是王濬言王濬屠鏞信錢揚

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先是王濬言王濬屠鏞信錢揚

貴州總兵吳經等報西堡蠻賊捷

賜勅獎之

命陳際慶事勢進止備費

吳經之勢遂延于家

吳經功賞人莫敢議云

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

以指揮趙現兼掌鎮撫司事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六月逮湖州知府李雄下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王齊除名

王齊除名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詔獄謫成浙江副使

之崇
勳云

嚴禁鳳陽應樂山地樵採耕種開挖取石收放犯者處死家下丁口戍邊

致仕副都御史夏隕卒

隕字人自為御史歷

布按司所至推鞠得情無冤視然往涉高亢故多謫歸不得盡行其志于鐵亦舉進士

十月陳鉞請討建州夷命撫寧侯朱永總兵太監

汪直督軍務陳鉞提督軍務率兵襲之

鐵既

文升說自立功固龍巴亦得律進于是盧張邊

下兵部議余于俊以為禦夷宜先守險建州邊

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直不聽遂言于

上遂命三人往征便宜生殺陞實且勅朝鮮王

李發大攻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

廣寧直誣以覓伺掩殺之至建州虜不意大軍

奔至壯者逃匿羸老弱殺或擒焚其廬舍而

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直寺任意耗費侵盜

陳鉞陞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八百九人償者

手兵之渴實始于此

徒延綬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于俊曾以此議

以安邊營為便延綬亦言開疆展土乃壯

國之圖豈可輕棄若日平曠艱守則定滿花

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日平曠艱守則定滿花

以通餉議與川合至是千俊固守前議言定邊

及新與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鄆延木葉平永樂間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詔曰可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先是科道張海寺劾鼎與

是再乞致仕乃令有司月給米

閏十月設會定比附律條

王恕奏言律月治天

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

天下而名例律有日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活

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處減擬擬名以上近行

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何年

會定如兵律多支應給刑律馬制使及本管長

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詔刑名者必不

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

也蓋道板裝毀得官會定律縱謬可深誦故

者以故論

十一月給事中王瑞請令布按司進表官各陳所

見以通天下之志 詔瑞泛言紛擾命錦衣衛杖

十二月建州虜寇遼東

虜以復讐為詞縱衆索

皆支解以餉或願春火入勢甚猖獗掠男女

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欲兵自保不敢與戰

巡撫陳統以前功當陞實隱匿動輒不報曉勿

其陞賞于是連東地方驟然警動屯堡戶曉勿

御史許進奏言各省主考宜命翰林院官如兩京

例 通言 遇缺即補 科自取 官近各不

以我枝閣不精兩京供命翰林官王考政所取
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翰林官王考
為是 上日選賢重事若將王司有相私款法
者選按并布按司互相對舉禮部詳看體訪得
出素來必
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年郭命選京官各省有主考後事罷
今萬曆乙酉戊子年郭亦差京官蓋與進建言
之意
同云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壬午朔

命汪直監督團營朱永進封保國公陳鉞為戶部

尚書

以王宗彥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謀虜報仇放用宗彥代已束德前罪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

保國公承為平虜將軍率京兵往

又命宣大寧夏固原九邊諸鎮出

之時延成太監張選素問虜衆渡

選按徐如亦宜請議戰守機宜遂有是

將寺官即亦直等推舉并速具從征

啟行

兵科給事中孫博條陳時政并東西二廠旗校中

傷大臣乞嚴禁章忤旨不從

代賢君所納諫

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布按守過各府待憲每

歲有即開僚屬考語報撫按以候府署衙
不公者過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領事旗
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有過于大臣
臣乃股肱之任豈校可信校有過于大臣
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與多
置加禁革未入上日孫博不諳事體不當
治姑恕之時自聞傳奏涉西廠事怒
甚呼傳面加詰責人皆為傳危之

二月詔天下凡過孔廟門者皆下馬

三月汪直朱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威寧海破之

封越威寧伯掌院事

援抗禦洪郭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洪

准行 洪謨言五經四書雜經宋儒

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宋

者本朝承襲 上曰五經四書漢宋

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更不准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諫前巡撫都御史陳鉞

罪 詔各罰俸一年

利道亦文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博賞

利道亦文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博賞

題請 宜請從輕罰係銀已還戶部矣

七月下御史強珍謫戍遠東 傳銀怒掌虎事

王越經珍而汪直巡邊還京 執出迎至五十里

亦未珍遂不見 明創達上心腹枯槁往

王宗彝著勅宗彝手制直意誅珍遂赴京

師拉珍入內監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王錦

衣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乃論成遠東兵部

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

議征安南尋罷之 時安南屢侵擾占城占城遣

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祿已久今事大

之體不虧茲遂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

弱不細道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教

東乃廢 按是時東構怨于女直比挑釁于鞏鰐已矣

禍結殘民辱國矣若使安南之役直復得還其

意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諸君

子功且之豈非社稷生民之大幸與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

復執不可曰貢道自為驛關由遼陽經廣寧過

前屯而後入山海行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

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

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秦紘下錦衣獄尋釋之命

巡撫河南 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廉治

上奏建紘命內臣向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

布衣數弊傳聞秦紘貪狀 注親聞其貪

詔釋獄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遷

南院按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

至尊他遇官座禮以見統衛與抗禮不

服宜以 上知其廉亦不問各巡撫賢否

稍結廉能 方後直回上問各巡撫賢否

不釋之 以顯示之直叩頭伏罪稍結

八月陞國子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

文以奇詠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會

尤諱詞險語悉痛斥之怨語不恤也及為祭酒

學者或過為諛與之行以微名濬因考會試

策言之作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太學諭十年

著調師道尊嚴無愧李

文詞雅麗觀一也與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歲

去而夫子來也又曰腰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

以此為丘文莊所撰說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

修之黜劉幾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劾陳鉞欺罔

詠不報

修設惠民藥局

十二月廣東布政使彭韶請罷造辦進貢均徭餘

先是市舶太監章奏請以均徭餘利六十

家昇平百十餘年進貢之需詔因循止言國

通河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買衣

食艱干自給此及有不及何哉以言財之多也

國務設官有限今則遠近王親日益聚矣初僧道

宗祿有限今則遠近王親日益聚矣初僧道

初土黃有常今道齋多門差使繁重矣初書

籍少刻今板行根盤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走

所矣初土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矣初民困

困約今閭閻奢競奢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

其何以善後哉疏上詔減其半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勸覈東宮莊田

縣身城民田萬畝界莊田內侍欲買且子

糧十倍公家民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

往勘內使密遣人邀廉曰田如歸我講讓官可

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不悉為也至其

地偏集居民若故跡明白辛以所占田盡歸民

援例定計畝三升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

以累公竟得命如舊草

禁僧用渾金禁色段疋花樣

辛丑成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詔增會試詩易房同考試官各一員

二月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徐溥為左侍郎

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徐溥詹事王獻為

考官取中趙寬一地震有聲南京河南西府山震

既陳鉞為兵部尚書要法也

調監丞祝瀾為廣西府經歷該如南監制為本

王下禮部議洪謨

三月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長科衛國璋孫

西戎敵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秦乞命大

以備知版不宜受禮書周洪謨亦信不當命大

臣內臣使之上乃

湖廣守將都督王信撫定諸蠻尋總督漕運

其意可以慰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慰撫之使利

自息湖廣田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稅其

未竟征賦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命方源

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

治朝廷以功優遷至都督持廉秉公辦蠻夷亦

信服之承順保靖二夷世相睦信論以大義

尋日解靖州及武前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信延

達面諭靖州及武前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信延

其逆順皆賴日履歲不登使復索故作亂今

於軍持我如此我方順為屬役尚敢反則指

其逆順皆賴日履歲不登使復索故作亂今

於軍持我如此我方順為屬役尚敢反則指

殺蘭重敵袍獨食閑居觀展玩經史歷鑑大類
不啻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
成之後下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遠也總兵張
皆為子弟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功謝公
卿十人亦鮮
見其儉云

勅司禮監太監懷恩三法司審錄囚徒

五月命何喬新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新奏治

為鄉道侵邊說有祭點不逞如奴之汗衛律
頗元吳之干張元吳其為邊患可勝言哉宜
嚴禁防守關者知情故縱俱殺煙瘴地而充軍
捕獲者給賞犯
以財產認從之

六月在會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
丁丑進士授御史

太僕少卿曾過御道盜奪其篋問其謀曰虎
少卿則是無錢者奪篋而去歷歷金都御史至
于官

築遠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七月詔各處軍民人等交通進貢往來外夷并投

托撥置害人者俱發邊衛充軍

汾川王貢錫奏求書籍詔以勸善書為善陰陽

孝順事實與之

八月以議曆數執真定字教諭俞正已治罪

正已
表曆象校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臣竊以經傳
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及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

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詳定成化十四
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計時刻合朔冬至
十一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
日一月初一日戊辰正朔刻合朔冬至
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
一章者也今曆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
月朔開月即經年月日賊逐月開生結成一
曆進之切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
曆頒布天下詔所司看詳以備禮書周供議
會掌監重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恭考諸經
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
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
與天合離逆而河今正已膠泥所開輕率妄議
詔錦衣衛執治之
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必
非法司治罪宜休休有客古之所謂一介臣

較權量給民用

十月總督漕運張讚請以宋儒胡瑗從祀

下禮
部議
瑗揚州如皋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諸書
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私學諸口
義中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百有餘于後學

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學于朝下部知

之

嚴遠東馬市侵剋禁

先是陳鏡撫遠奏開馬市
夷每月兩市後通使劉海難安稱侵界之諸夷
懷怨元虞等不復來市至是鏡懼罪及已乃奏
言竊立馬市非資好衣馬以為中國用蓋以給
采賄之心撤海西之案今復申嚴禁例每市給

嚴遠東馬市侵剋禁

恭時布 檢司府第一 閱之 有閱越 為重 罪無 減 變 記曰 何 仍 合 提 按 御史 治 劉 海 實 法 之 罪

十一月 貴州 程 番 知 府 鄧 廷 瓚 奏 開 本 府 歲 貢 許 之 觀 上 以 村 舉 之 業 未 可 倖 成 姑 令 歲 貢 一 人 俾 觀 光 上 國 相 勸 于 學 以 補 立 賢 無 方 之 意

設 廣 西 田 州 府 儒 學 十二 月 命 孔 弘 泰 襲 封 衍 聖 公 弘 緒 弟 也 弘 緒 朝 加 先 聖 廟 祭 禮 榮 考 廟 初 上 幸 太 學 俱 召 入 觀 禮 賜 祭 禮 榮 考 廟 初 上 幸 太 學 俱 召 入 觀 禮 賜 祭 禮 榮 考 廟 初 上 幸 太 學 俱 召 入 觀 禮

召 余 子 後 為 戶 部 尚 書

附 錄 下 右 側 裂 生 一 男 子 附 錄 下 右 側 裂 生 一 男 子

壬 寅 成 化 十 八 年 正 月 庚 午 朔

南 畿 饑 命 戶 部 糴 常 平 倉

命 太 監 汪 直 總 制 大 同 宣 府 等 處 初 直 與 王 越 既 而 命 越 鎮 守 大 同 至 是 召 回 遣 擊 將 單 京 甫 特 官 而 獨 直 與 越 共 事 蓋 上 已 知 其 向 者 交 構 欺 罔 之 狀 漸 疎 之 也 初 直 與 越 選 兩 司 馬 久 不 介 意 及 征 建 州 直 與 陳 鐵 謀 害 越 越 城 入 西 核 之 直 不 敢 動 威 宰 之 還 有 盜 夜 越 城 入 西 內 竊 衣 米 者 時 索 急 東 臨 校 尉 緝 獲 太 監 尚 錦 以 聞 衣 米 者 時 索 急 東 臨 校 尉 緝 獲 太 監 尚 錦 以 聞 衣 米 者 時 索 急 東 臨 校 尉 緝 獲 太 監 尚 錦 以 聞 衣 米 者 時 索 急 東 臨 校 尉 緝 獲 太 監 尚 錦 以 聞

後 其 諸 事 遂 見 疏 而 越 亦 被 斥 云 二 月 何 喬 新 敗 虜 于 灰 溝 虜 因 威 寧 海 之 怨 遂 歲 大 舉 入 虜 新 督 軍 土 伏 兵 斬 虜 甚 多 時 山 西 饑 甚 新 發 倉 粟 三 十 萬 減 價 糴 之 全 活 者 衆

復 罷 西 廠 時 直 在 大 同 紆 道 交 章 論 西 廠 可 察 倉 粟 三 十 萬 減 價 糴 之 全 活 者 衆 倉 粟 三 十 萬 減 價 糴 之 全 活 者 衆 倉 粟 三 十 萬 減 價 糴 之 全 活 者 衆

令 兵 部 尚 書 陳 鉞 致 仕 石 軍 都 督 馬 儀 奏 鎮 巡 法 手 履 寇 取 官 銀 書 求 陞 陞 寇 神 史 謙 珍 勅 其 失 職 隱 諱 皮 御 史 王 宗 之 不 從 其 濫 議 功 次 亦 被 誣 陷 諫 官 其 子 劉 胃 受 錮 衣 千 戶 特 勢 為 非 誣 陷 諫 官 其 子 劉 胃 受 錮 衣 千 戶 特 勢 為 非 誣 陷 諫 官 其 子 劉 胃 受 錮 衣 千 戶 特 勢 為 非

四 月 詔 令 琉 球 國 陪 臣 子 蔡 質 等 五 人 于 南 監 肄 業 從 中 山 王 尚 貞 奏 也 令 有 司 歲 給 服 饌 也 令 有 司 歲 給 服 饌 也 令 有 司 歲 給 服 饌 也

賜 晉 王 書 該 府 承 和 王 儀 賓 劉 欽 奏 將 已 故 滕 百 石 升 自 已 祿 米 二 百 石 俱 辭 入 官 為 軍 國 救 荒 之 助 上 以 其 遺 劍 未 佩 擬 奏 追 名 或 言 違 王 狀 改 主 恕 為 兵 部 尚 書 兼 巡 撫 江 西 總 督 糧 儲 範 之 王 狀 改 主 恕 為 兵 部 尚 書 兼 巡 撫 江 西 總 督 糧 儲 範 之 王 狀 改 主 恕 為 兵 部 尚 書 兼 巡 撫 江 西 總 督 糧 儲 範 之

五 月 命 京 官 三 品 以 上 政 績 顯 著 者 方 許 蔭 子 時 故 侍 郎 林 鶴 子 得 乞 為 闕 子 生 不 允 乃 有 是 諭 為 時 故 侍 郎 林 鶴 子 得 乞 為 闕 子 生 不 允 乃 有 是 諭 為 時 故 侍 郎 林 鶴 子 得 乞 為 闕 子 生 不 允 乃 有 是 諭 為

七 月 命 雲 南 布 政 司 歲 祭 故 翰 林 學 士 王 禕 閏 八 月 勅 兵 部 凡 軍 官 溢 役 者 退 出 差 操 許 和 京 監 刑

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署復謀管也
 以屯田之法用戊辛耕牛蓋實兵于農意也
 此法雖成卒多役于私家不歸于公應管
 也者有積蓄而無差操所以敗後來者之議其
 治洪寺如律而嚴監役之令兵部請自後京軍
 通警調發惟神槍砲銃等物徵車輛丁天傳述
 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
 之庶軍不稽擾民不煩勞詎從之
 調王越鎮守延綏以都督同知許寧鎮大同
 與越俱留大同萬安寺恐直為
 越所誘便求進用乃上議謂
 刑部尚書林聰卒諡莊敏
 家僮張伯通打狀內侍善增駟馬不鳴有罪
 勅之勒迫罵禮直從厚易歸議請至不肯
 老太節足解天顯間為巡撫賑饑山東積盜江
 有法屬不先浮沉之議云
 九月遣少監孫端齋勅戒諭晉王
 奇潤抗拒父命打劫平人姦占樂燒王即拘
 成并奇滿到府令其望關跪伏數慶成不能
 子不敬不奏之過殺奇潤以
 前項罪惡降奇潤為庶人
 十一日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謝孫博土鉉以乏
 上曰國朝氏二廟並隆
 其令有司如孟氏教給之
 本祭掘王府將軍夫人郡縣王及歷代帝王名臣
 先賢墳塚者俱克軍
 開棺為從見柳不分首從
 俱邊衛廢而未至棺柳者
 附近衛保連
 家屬發遣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珙劉吉太子太僕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彭華玉獻楊守陳倪岳各陞秩有差
 命詹事彭華等進講
 皇太子起立拱樂
 林監察御史劉規于壁于朝
 時一男子行東關
 門驕呼規持執以
 糾奏不宜自就笞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克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
 詔犯罪克軍止終本見羞罰弗及嗣之義今勾
 一殊違舊訓章下兵部言北因陝西巡撫懷
 之旨已如例禁止乞再加申
 明通行天下
 詔申禁如舊
 終明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午朔
 定給太嶽太和山香醴
 自成化十九年至
 一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
 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
 最久聲籍甚時虜寇大同邊陲失律調發戰守
 無虛日尚書顧鼎重之時中官有欲薦為兵部
 侍郎者冀一往見夏夏詞謝之卒不往者
 自謂恐人負官顧為親民之職真有識者
 命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蕭山之德惠祠
 祀朱縣令楊時驥家巷鄉民修築海堤
 獲其利邑人謂其功與時相亭建祠奏請以
 廟祀于時之
 廟故有吳命
 三月復領總兵部尚書致仕
 時國忠知汪直
 欽次第皆敗

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諡恭毅

綸浙江興人少時學讀書至老不廢

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叅政

時賑濟饑民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

書誠教以同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咸進良言

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

多切直且指摘中官梁芳等上怒而諫之朕

失父母

詔修周公等廟

從陝西巡撫阮鶚奏也周公廟在岐山墓在咸陽諸葛亮祠在沔陽范仲淹祠在鳳翔曰大中大夫諡大鈞祠在

溫州俱歲久頽圯上曰朕考祭法凡庶施節

亮與復漢室仲淹繼累西夏皆有功當時而曰

其見弟得伊洛之傳又千名教有稱者祠墓弗

修祀禮被陸澄祭法宗德報功之謂哉其今有

司各務修治祠宇其周公廟春秋二祀墓以二

丁守視完肯俱歲一祀庶稱厥美先聖先賢

之意其

六月調汪直于南京御馬監

因巡撫郭輿奏直與總兵江寧不相

故有

七月命御史司馬璽提督南畿學校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奪威寧伯

王越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工部

尚書戴縉致仕兵部尚書陳鉞俱除名為民餘

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

附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而王者榮祿之者即遭禍譴天下懷有中

國公家蓋房平費上即道太監前治案之
國即謝工賂尚結得止成化末年刑政多弊
間其姓名曰姓公名論王者曰公論和令無知
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王者曰公道和
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達年
者曰胡名達而令無知
上得上微哂而已
按三代時陳轅咎詩曰工獻雲符堅時宣者
整作歌格王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祝團營官軍不
許私役隱占
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內臣顧恒
之儀里督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民
亦將按劄傷國體乞賜裁減至提太監聚
其害部復上疏言狀許旨遂
沒母云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贊等二百三十五
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儲嶠等一百三十五
人
九月授陳獻章為翰林檢討予告獻章新會人
永為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辭聘更
以其原係舉人移文原至京不就式以
過光乞待養上特授是職
聖一特推尊為白沙先生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乞復江朝宗王崇之殯殮
趙良張善方寅沃類張銳陳尊毅王齊等原官不
許各官皆以忤直被殺致其罪時年傳已
諭所上以事已廣分裕等如向又來領
各停傳詔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
瑞言
十二月以修撰謝遷為右諭德
罷傳奉先是鄭時諱梁芳被譴陝人皆哭送傳
李不應科道王瑞張授交章論奏比年以來
流弊多至公朝磨狗取價亦居清要有不
器之溫不可勝言上乃命中官索碑傳古今
後納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籍官俱發奏明白
錄尚未斥而人臣務快厥明大雪
人益權謂訥諫黜格沃之應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己丑朔
東廠人監尚銘有罪罷尚銘及洪山馬入司禮
賈釋衛官則羅繼富至索賄無算上知其狀
賈姓南京縣令充海軍孝廉衛種家瑞
賈姓萬寧進士內府果日不絕吏科都給事王瑞
子復奏近奏逐去尚銘近為李朱蕭敬所引
將來之患猶未可知銘近為李朱蕭敬所引
人司禮監司瑞乃携金重地豈可引任人
宋在大同堂注直隱藏違情以致胡廟入冠
使制廣所通賈賈周郎數十里之怨更登并去
上曰李朱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德

考官

取中謝

三月廷試賜李曼白鉞王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崇清節實錄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武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

無錫處士陳公懋進所改四書集註命毀之

有司治罪以孟子為熾章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

字伯武進人少穎悟

八月刑部員外林俊前府經歷張輔俱下獄謫官

俊上言太監家芳招權驕貨貢獻滿乃引用妖

僧以左道惑眾上建永昌寺願竭府庫貽毒生

議論無隱詔責俊忠直起其僭越得士氣益張

當以二臣為戒而後敢言者實為國家天下慮

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區設若欲當

建遷移軍民故千百家計費銀數十萬兩

是而獨張輔言之今悉真于法入皆知林俊之

以慰天下降建寺宇以理兵黃庶宗社軍國

後生子俊謝不敢至是見恕所上疏數日天下

通

十月東廠太監陳準自縊

東廠自尚銘手權官

順德人為平恕清倫處銘敗代掌廠事直隸

校日大逆者台我非此則有同事也毋而馬

者本準族之準不忍遂過屢月竟開門自縊

陞修撰吳寬為左諭德

十一月令各省直嚴實預備倉

先是大臣廷臣皆言漢州政書昌議置常平倉為良法乃制布按二司以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養儲蓄餉予湯為民類也凡久也改幸皆同各正官督原設四倉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莊環羅聚倫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動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里分金銀買行止者王之有通同官吏虛實收放為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衙門正官十南所地置倉亦加之

十二月命廣東歲祭故巡撫詹都御史楊信民

先是信民為廣東本政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非亂起信民為總督招撫改集多所勸諭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

詔求直言

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巖進士致純元並諫

吉覽兵備繼職李致省等罪惡新上親賢官治修德遠邪嚴言十事有正心修身未乞名器四事隨旨留中尋以也事請旨京東通判鑒者安判官號元除臨西縣丞同時戶部主事周轉兵部郎中崔北錄章各上疏省言關暨干政缺僧政或援庇僉王致逐忠良犬傷國體蹠入皆不報府省者漸及官閣上怒書言者以十人姓名于屏吏部不敢推恐

密命李孜省察百官賜圖書封進

政省江西人巡撫楊守隨逃問充軍逃至京黃錄入禁也者水得幸按太常丞李隨同朝劾其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致上林監正等又加禮侍養通政受命論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其

復林俊張輔官于南京

時張方因言者交及之蓋懷恩中外調議大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

令殷謙等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

其併送回渡牒

史科都給事李俊臣如股謙張鵬艾福杜名李本劉俊張雲田景錫張應尹直李溫華或老儒無為或清談不機省所以簡聖德猶至治其間方士道流亦李孜省等以簡聖德猶至治其間方士道流亦李孜省等

二月巡撫宣府李岳請暫停修邊

詔余于俊酌處以聞

東作方興也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

何代無之與

亦彼違賢此固彰天胞之運日月之明

司之中... 泰山屢震... 援例監生分送南北監... 泰山屢震... 援例監生分送南北監... 泰山屢震... 援例監生分送南北監...

四月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禁溺女犯者戊邊... 禁溺女犯者戊邊... 禁溺女犯者戊邊... 禁溺女犯者戊邊...

撤馬兒罕使臣將往滿刺家市役... 請止之... 撤馬兒罕使臣將往滿刺家市役... 請止之... 撤馬兒罕使臣將往滿刺家市役... 請止之...

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 鼎... 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 鼎... 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 鼎...

七月余子俊請築宣大墩臺從之... 宣大墩臺... 七月余子俊請築宣大墩臺從之... 宣大墩臺... 七月余子俊請築宣大墩臺從之... 宣大墩臺...

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 劉珝... 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 劉珝... 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 劉珝...

其曰不傳已也明自東休致昌己。聖意正如此。上日現上疏乞致許之安寺復請賜給驛馬。歸。爲中。而外。若從。厚。封。固。若此。其甚。云。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彭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

勅令南京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王恕致仕。諭工部主事張純思南府推官。先是罷傳奏。王是賓。不宜致政。語。數。切。責。落。官。保。致。仕。純。言。起。社。稷。大。臣。制。若。無。此。不。可。從。去。帝。納。之。

三月巡撫大同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劉。得。志。

許州民爲知州邵寶立生祠。寶在任。躬。耕。農。桑。社。倉。立。積。散。法。爲。俗。範。詩。作。興。學。校。誦。詩。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韻。考。叔。桐。墓。敗。

文帝廟以祀唐。然。前。山。范。忠。宣。公。稱。于。褒。施。崇。晉。公。祠。于。鄆。城。雖。龍。潭。波。濤。妖。許。之。風。化。蔚。然。改。觀。久。之。選。拔。士。民。進。道。彌。平。威。籍。不。忍。伐。師。之。法。云。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德。訓。劄。邊。軍。馬。二。升。恐。其。消。長。參。差。卒。然。有。奪。無。以。調。度。議。地。方。稍。遠。者。歲。以。冬。李。報。還。方。多。事。之。地。歲。以。冬。夏。丹。報。每。報。不。獨。花。名。第。書。兵。無。何。內。騎。幾。何。夏。丹。報。每。報。不。獨。花。名。第。書。兵。無。何。內。騎。幾。何。夏。丹。報。每。報。不。獨。花。名。第。書。兵。無。何。內。騎。幾。何。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吏部尚書尹旻致仕。旻。致。仕。時。東。枝。殺。龍。請。除。事。下。詔。龍。既。而。科。臣。勸。旻。致。仕。旻。致。仕。時。東。枝。殺。龍。請。除。事。下。詔。龍。既。而。科。臣。勸。旻。致。仕。旻。致。仕。時。東。枝。殺。龍。請。除。事。下。詔。龍。既。而。科。臣。勸。旻。致。仕。

建廣東左布政陳選至南昌卒。選。見。泰。訪。問。未。結。和。中。官。或。使。選。乃。經。瑞。選。見。泰。訪。問。未。結。和。中。官。或。使。選。乃。經。瑞。選。見。泰。訪。問。未。結。和。中。官。或。使。選。乃。經。瑞。

乃。間。選。外。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西。國。之。論。乃。間。選。外。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西。國。之。論。乃。間。選。外。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西。國。之。論。乃。間。選。外。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西。國。之。論。

其母吳氏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
下能錄金而錢能銷骨者也 陛下明此日月
恩同父母記遺德之也尚雅風如覆盆之下
復有沈寃竊見陳還素素正學風如覆盆之下
聖邪之問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伯通忠孝
知縣高瑞按法持之選移文暴獎以激會儒司
舊司之體也奈何宋吳徐同安拾勢保奏首
兩觀以我寄春柳行胸臆浮噴清宵無惡
明勸官今行承春柳行胸臆浮噴清宵無惡
本小吏以法誤禍法同選罷職實竟自取于選
無尤者乃妄意臣必之選以厚賄嗟臣令扶同
相選臣雖得從亦不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行順
是若既知臣不可稍諂乃顧天終無異口行
李乃依傍身無完膚臣其心願天終無異口行
發倉面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及經詭
夷齊為盜詔也伏念選志在牧民乃為勸官後
建債通流底拘捕而進行幸其速成不為害
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奸計刑暴
取此輩為也夫選司屈本亦權權讓清君門萬
里就諒其究臣以罪人擯斥臣野敢月或披陳
其心門錄者誠痛忠廉之上節壓抑之冤長謂
妄之奸為 聖明之果也雖入不報尋以他事
罷者鎮守還字士賢臨海人沉靜端冠聖賢自
許治修然識不求人知終身餘約無異寒士為
御史正色直言為哲學以學為數據布政務為
忠義蓋為行正德丙子追贈光祿祿議奏懸
按恭惡之持正議國回一時之後僕而張聚之
亡已陳言足以盡諸奸之
瞻其亦稟手偉丈大哉

降江西巡撫都御史閔廷為廣西按察使 廷奏
多盜錄兩宦佃戶謀聚占據不發欲并生其
王尹直彈劾之乃謀于李欽省故有是調

七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賡卒
諡文毅 年弘治浙江淳安人甲申三元正統己巳
華議諸卿王即真之仇抑南遷之說及罷鑿盧
忠受言南內事并黃磁言易儲事多阻之已而
曹石用權格殺獲地成噤言官增論創為虎威
化改元復官帝號新收八事及陳預益七事力
爭悉罷帝皆謂後 景皇帝位號純詞引立東
宮顯止至皇尊然號 汪皇十罪以罷西殿此皆
其立朝之大致也若統薄為充傳婦議之不與
交鑒濟以易儲事上章專政之幣相待無異汗
休休者歟

八月以取裕為吏部尚書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玘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陳鎬等一百三十五
名
十月進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太子太傅彭
華尹直禮兵部尚書俞太子太保俱在內閣辦事
太監懷恩在內閣教習內閣
川監四人朝延可謂無人矣

擢浙江泰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 寅華亭人
書數行並下者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
自宣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
屈降志嘗諫客曰君子有三儀何也曰此
王尹直一節也此其間過三可惜也此身

敗三可惜也建寧王元龜言也時徐州饒黃
請直加賑恤臨清南北州縣之地宜選大臣
守廷議是之乃出銀四萬兩賑之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於西平及繼牀被譴
建之命王誦杜謙寺度地得故廣平侯家墳宅
時雍家已失侯道奏因獄宅託芳請襲侯爵芳
言于上許之既又市其傷民屋致
十家犬與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焉

十一月更定會試南北中卷額數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貴妃卒

妃山東諸城人父資為縣吏居
侍上于青宮 朔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葬

希得進御坐寶殿七月期而薨凡依幸如錦
身勤注直梁芳章與章皆獻以貢獻貴稱科
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權禍由妃主之也妃卒
上震悼輟朝七日祭天嵩山西南弘治初言者
似去其妃號籍其家類

國子生虎臣諫止萬歲山棕棚詔從之

臣以貢
臣聞架棕棚以備登眺上疏極諫時祭酒費
其奏且命授七品官聞大憲臣
名重天下後授雲南磚房如縣

二月旌表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追奪試官訓導黃鑒等聘禮令御史究問

先年試錄文

多筆謬故也

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尹直

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中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會錄片稱宣德丁未楊士

奇議取士分南北卷北卷四南六既而以北卷除
各退二以為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
中卷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徐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收程楷等三十人為庶吉士是科得吳廷舉
傅珪王鴻儒鄧縉楊康石瑄皆有闕萬弘璧

大學士萬安孫也父
翼為南禮部侍郎

以李孜省為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內閣學士彭華致仕李孜省用事華實場使之
及省散人始知所由

國母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郎陽府先是清為刑部員
外勸事浙江委棘

潘果比還得紹興不敢得奉乞改任吏部言其
狀請倡狂請治之遂下清歸太獄既而有言清

不必擬罪在請治之遂下清歸太獄既而有言清
閭挾勢造意殘害良善至是請于安國楊文舉

援楊李孜省為之

五月勅工部尚書謝一夔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尋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字大韶新建人天順
庚辰狀元授修撰歷

今職當事者以其嘗有違妄費足財用之說故
以寺役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變樂會談第

三乃尹直所成而終身以臣主事之直與李孜
省通一變無不為其異而冲實介然也聞陸之

調宜實為之實錄并及卷四
其卿人之忌者所纂入云

六月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

松江人不治章句
其卓學之氣每發之詩文成化間以進士官兵
部郎中弼以百官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
息詞訟去章先賢排毀淫祠鑿幽嶺之險嚴梁
橫浦之崩潰而居者行若無不謳歌六年不詔
以病乞歸民為立生祠

七月進萬安少師

以一品滿
九載也

召致仕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

八月庚辰上不豫

太子受遺命

太子至太廟
上召至太廟

太子受遺命

太子至太廟
上召至太廟

九月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以

明年為弘治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

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葬茂陵

建祧廟奉懿祖升

祧廟在太廟正殿後母
歲暮合享則奉祀于仍星
宿位以行古
祭之禮

憲宗于太廟

光武 詔樂議祧廟以
祖有功宗有德孔子之言凡稱天子禮者必
始祖當尊也宋得祖及我德祖可比而祖
不統論也

祖既以配天若商周之禮聚官比而祖
安石之說達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禮也今憲廟升附請并祧德懿懿三祖自
禮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繼商
周禮契而祧主祧下後祧裕禮行于前廟時享
則尊太祖祧祭則為國家自德祖以上無
復可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王
部周武王世不祧祧祖宜于太祖祧
今憲宗升祧當祧祧祖宜于太祖祧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之祭則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存

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

王氏爲皇太后

立妃張氏爲皇后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

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以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以楊守陳彭韶張悅爲吏刑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諡 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祀奉慈

殿

此別廟以祀之也至宋元德祿二后既有

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歲五

上念皇后保抱恩 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龍

安

其所慈牙婢曰請出矣安姑惶愧索馬歸第初

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復復用也其無耻如

此等卒隨太師諡文獻子嗣爲內禮部侍郎勝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十二月尹直罷

進劉吉爲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直文淵閣 禮部左侍郎掌國子監事并建進士徐義繡

以丘濟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掌後府事

以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待士女會集勸教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安笑之

新刻明政統系卷之十六

孝宗敬皇帝

帝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 孝穆太后紀氏

生於西宮十一年冊立為 皇太子在位一十

八年壽三十六塋 泰陵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丙申朔

以右都御史屠鏞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召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戶部員外郎張倫上言二事

一 補實議內閣

二 補實議內閣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兼

提督十二團營

文升歷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

超陞貴州左叅政鄭時為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詔 上勅忠履之

閏正月 勅修 憲宗純皇帝實錄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十五事

一 院司舉知縣

二 院司舉知縣

三 院司舉知縣

四 院司舉知縣

五 院司舉知縣

奏一 欽察司官以滿于南京法司屬官內推
首貴年巡官備歷所屬廉貪別職職終類奏
勅各總兵巡撫及諸修節通寄一嚴遵左道冊
行之人一舉監年巡撫任州縣有與進士無用
及兩司府正堂慎選一公部堂嚴厲行能本
施據以類別稱否一嚴天下官員科罰害人之
禁一勅戶部查展支歲收之款應計處有其奏
定奉處洪永間安五土達土地不足者或撥空
田耕種或立屯長統稅或外度課井禁私割寺
忠一勅禮部母給僧道額外度課并禁私割寺
許酒食加意監視一查內府內閣粉至全所
之物及工價銀兩取一查內府內閣粉至全所
一行都布二司皆造當勘過軍冊原額及南京
府應其軍營見操軍馬務反團營原額及南京
一禮部查各加意操練以收成效一上以嚴查

賜故司禮太監懷恩祭壑祠額曰顯忠

直隸義理巡撫與故侍 憲宗直言正色動必

以 祖宗為準至于謀斷大事伏惟國本聖議

知之及印信沿革同禮部新政多所裨益不久而

特隆爵貤

按司額曰王振劉永誠之後因實所屬盡疎典

地此外賢如舉昌章率軍若有所之越後則為矣

二月耕籍田 禮部奏舉臣時被妨以陳制應馬

宜宜以此 宸議即斥去二御史 稱積難

以糾狀下 奏文升請釋時論諱之

辛丑命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出閣讀書

太監章昌傳旨諭內外官嚴禁嘯託
起侍讀學士李東陽兄纂修實錄官

東陽號
服木觀

後之

三月命吏兵部各疏南京堂官及鎮撫三司分年

知府守備等官職名年履於文華殿

祭酉幸太學謁先師

祭酒費閔率學官詣生

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

祖宗登有宸宇建學育才教孝敦治化育

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

其所以古之賢才且勵千經必說其精微之

之為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

南京吏部主事儲曜疏薦籍遺才

主事張吉王維進士數鍾元李文祥

遠論雖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獨為

周紀試之人上御史部起用之

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

河南父老祀之李泰陽為記杭州以公

四忠祠其亦不切矣
張倉事楊守陳上請學勤政疏

玩放遠奇奏請神志始行覽題奏樣此

非外資弗得志少懈飲心初滋有初

清問必未明愷不彈容詢午朝政事

仍許該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之間

之將多處商官之時少俸賢才後始

百議奏皆自同但諸臣請官批否臣

使節尚書王起上保治議上褒納之

之能人與大臣相見者不逾常耳目

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或出於奸惡

或聞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金鈔有差

讀尚書孟于年退講大學經義自後

詔禮部考詳一切祀典以聞

之祭神母之祭諸官親制又有金王

帝之祭情之祭典俱宜釐正及一切左道

與揚雄並名。中興卽太尉一人以庶行懷家議
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季素人飲何丘居罷遂瑤
宜祀于衛林放宣祀于魯然堊身臨脫衣劍亦
哉張神仙馬駱岳昇髯早登李何休解向
昭譽魏莊唐史志不嚴爲新武三國志司馬
盧植蒼輿王服度之策各正其子其純禮記傳
兩卷而致生庚無非灌宜訓立救聖祠以貶干
去冬程朱之以配孔得旨錄不一明年傳
衡酒謝詳言宋儒楊時是邪放淫求近反侮
衍衡論之成雅晚年一出不出竟行其志而力
歸新經足衡書此吳丞長子千岸京崇林
或身受不足之恩如此其爲國子司業當翰林
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失足也何無益矣
洛邑之夷氏何故置奔陽之高士乞食者來
諸賢所養下依秦大夫之列乃造計計西果能
從祀歟

月監祭御史吳裕巡按陝西還因陳邊方事宜

一櫛肝膽謂市面索賄之子不可任用一筮土
字謂疑疑違守單指社者之一遷扶今擬選教
路宗齊定遠寺壁畫在遠牆處一遷扶今擬選
牧之地甚遠請會議復之但軍士謂知守城
牧之批及錄

役不收敷畢

利之類莫不通曉矣○職方縣運使勞十一日○
 德南大興力于經略○方縣運使勞十一日○
 三四上九府情征實地地理險易兵力分金翠然
 中府案兩匪征安廣地監李良臣陞敘事沈
 南院武選郎用材府知府呂錦榮奏請
 得人上登任延巡撫總理武衛運練禁兵均平
 愛恤人才又任延巡撫總理武衛運練禁兵均平
 餘法慎重會議百多悉切時局是實宜存
 鈔中之公不後為言吏部書局是實宜存
 稱竟以考案
 被問者駭之
 雖王忠肅公在嘉靖間調正年節案察已然矣
 職欽公在嘉靖間調正年節案察已然矣
 下民科道請功多擬擬正否亦不知迎迓來結
 之人無退改今人才缺乏孟郊不究其所以來
 也乃後則又為一總署察別察望移身自非為
 從業素養稅富貴之士鮮不為矜臣無矣客所
 有又齊稅富貴之士鮮不為矜臣無矣客所
 國器說考書
 十二月致仕兵部尚書王竑卒賜祭葬如例
 公受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苛察五朝
 便無顧忌忠懇敏憤過人邑人王忠上表請
 軍駕輝馬順而王王忠輝馬順而王王忠
 車駕輝馬順而王王忠輝馬順而王王忠
 詔賜論其擊賊事罷職起四年復起以兵部
 年七十
 有五十
 巳酉弘治二年正月庚申朔
 左贊善張元禎上疏勸行王道 上納之
 元禎

化丁亥與時爭議不允乞歸家居二十餘年
潛心性理之學各蓋高廷臣所薦者若家
景節低進前此雖倫當是時天下士大夫
其起而元復雖然如不復有意于世也
至長上踐言定一聖教廣聖知勸行
道及復

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神人機有才氣安於閒淡不為世用
中歷其臣言從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千餘里為面衛正諸王皆曰子俊之
前山是以使臣奏請余子俊卒贈太保
臣謀國遠大利害當以自任之又曰慎勿
謂休免自失之云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
易為南京通政司知事

奏其乃論劉吉票前令調外廷王愬先為
奉法器軍不調吉復票云云紘是然事不
不印不器無乃最轉乃證其已見電調外
臣丁罷起復天下大事貴明而已必當
責難陳之官與以服者下情不通
御史章傳之後二臣以為效職者觀南京副都
御史上即言官歸焉必首王愬所劾必高安
及古南科道保德入閣亡繼文吉言先裁切
失罷吉南科道保德不合怨有刑行吉必從中
之時恐屬戶給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誠御其

謝聖考論其不倫人望調外任知府恩懷
抑憂疏求退人皆知其為士所得誠深感
比賢吉亦不敢加害云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命發銀二萬兩給四川成都等府饑民為耕種之
具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逮中書舍人吉人于詔獄尋削籍誦兵部主事李
文祥為貴州興隆衛經歷庶吉士鄒智為廣東石
城千戶所吏目御史湯昂成肅州知州劉聚成海

州先是文祥出為成武縣丞吏書王愬奏遣
兵部主事相繼上章辭職安劉正吉而用
王愬正德三年未幾勅安劉正吉而用
之金吉人曰王愬辭職安劉正吉而用
王愬正德三年未幾勅安劉正吉而用
王愬正德三年未幾勅安劉正吉而用

得肅州衛充軍事人肆姦欺門後原籍為民李
吉人乃論劉吉票前令調外廷王愬先為
奉法器軍不調吉復票云云紘是然事不
不印不器無乃最轉乃證其已見電調外
臣丁罷起復天下大事貴明而已必當
責難陳之官與以服者下情不通
御史章傳之後二臣以為效職者觀南京副都
御史上即言官歸焉必首王愬所劾必高安
及古南科道保德入閣亡繼文吉言先裁切
失罷吉南科道保德不合怨有刑行吉必從中
之時恐屬戶給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誠御其

文祥請暫移交安議各降三級調遣任干甚至
總批奏案所與舊情詞因在安其處有無亦
未可定然推原其情不遇與舊情詞因在安其處有無亦
不計其過之意謂一時豪傑此輩謀賊不足
出傳傳之過而不非秦者胡之言不知更以何罪
加之亡江陽義處得而戮之遂言乃如此如非
同此律例振振不為不尚所新言乃如此如非
徐康之于是則書何喬新乃身毀身毀身毀
字明三十日在廷未蒙父母使守可守可守
得何發成使亦降四川行都司經使文祥
人言信之習後二年以洩洩洩洩洩洩洩洩
永宣諭所年二十六
是時何文肅任比部馬端肅字西臺又當
考吏部之故乃不免承風羅織如此論者
王端也

三月西城撤馬兒罕遣使進獅
丁部政疏述珍禽異獸方下開而詞之今未
言之觀非抑班之物也

刑部侍郎彭韶進鹽場圖詩疏 上綱之
鹽場圖詩疏 上綱之
鹽場圖詩疏 上綱之

頭亦不似人形
之若也
來此微鹽之苦也
不端過為樂憂恒此附望之苦也

五月南京禮部尚書黎澍奏會試取士南北中卷
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宣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宣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下熱審詔
聖起復侍讀學士李東陽為左春坊左庶子兼官
如故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塋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塋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塋

七月給事中張鼎請置妃嬪不報
七月給事中張鼎請置妃嬪不報
七月給事中張鼎請置妃嬪不報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議律例

奏言大明律

贓科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錢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錢

也。今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

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卽坐絞斬罪名雖曰俗流

易犯故重懲之然非制律之本意也查得正系
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議奏

或欲照本購佈鈔常人盜銀一兩卽上絞罪合

而論之賊輕罪重者似近于姑息重罪輕者似失十縱今無今後估計罪貫每一兩銅錢一千

文各值鈔四十貫應得中贖錢者以
錢估鈔舊制行之已久新議遂終不

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濮韶等一百三十五



憲天府奏鄧式反中式舉人斬貴等一百三十五

以孔庸馬田川口守 諭蒞任三日峒獠犯城

以手鋤爲田州知府鑄出草騎諭之乃歸

千朝廷時衆議皆未決兵部尚書馬文升即會

禮部寺官拘朝直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州遂通和好

如故
月吏部侍郎楊中修曾豐邵尚書溫文懿

十月吏部侍郎木守則不音自京言云
一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六

年山然無求。惟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難喻意守陳謝。知之曰。吾猶發難也。守節三十一年。

今老矣益自暮

獨無所資藉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此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

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四年攷事及當
詩忠事者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

景皇帝已復位雖而英宗實錄標目
書鄭戾王附是宜改正草疏欲上以病不果

陳獨抱遺經求心術于理致之間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其持躬律家居官接物動遵成矩家

庚訓子弟如守陞守隨守隅茂元茂仁咸恂恂如一俱為顯官而守秘諫言抗志尤著

其為文典正視議全章非時輩所及也

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

今下至是令州縣選舉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

百里每里命四名。一百里以

上香每里魚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月

年例元

陳建曰。我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

合別首丁徭雇募項役者制頗不同愚于治安要議有隨圖里編民兵之策畧與此合登世

其尚考六。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成。

一失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土勢

庚戌弘治三年正月甲寅朔

甲子大祀 天地于南郊 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舉計典

陸參政劉大夏為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諧為考官

等三百人

封后父張爵為壽寧伯

明年四月請即給勅額

太宅

上不允遂命五年三月進封侯加議

千五百

按 昭皇帝示母儀其世幾于文制以次張氏得

封二伯時後親王之子有自侯而進公者皆保

之喜怒濟寧侯建昌侯易人王之喜怒而不能與

三月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

外史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官事

有差

錢福尋以不檢殿是科

復官員給由例

先是成化甲辰令使災所在考

復官員給由例 滿官納米預給賑免赴部惟

災情不行其非政體今復考滿字但公給由赴

要從之

命以山東嘉祥縣田十六頃四畝給沂國宗聖公

廟祀仍令同姓一人為廟主給地九十畝贖之

致任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劉珝卒賜祭葬

謚文和

謝字叔溫壽州人進士景泰初議

時傳經廷直言正論聞者敬快在吏部不

請以內閣學士兼御史大夫年論事致省左道

側新人服之有文素手書藏于家云

四月命舉懷才抱德者考送各衙門辦事

五月定預備倉糧

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

命各處鎮守官不得擅執軍職及受理詞訟

以謝鐸為南京國子祭酒

命河南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

長月命科道每季巡視內府甲字等庫

命大同等處開納兩淮引鹽召商納米豆以實邊

儲

命定擬 孝穆太后父母封號立廟于廣西附郭

地方

九月授婺源縣貢生朱貞為本縣儒學訓導

十月命以故元守節女臣韓建并祀于忠宣公余

關祠內

十一月增設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副使一員

路鳴岐

十二月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上言內出出入左右能為相救效庶幾錢糧工

能詰之見其有章奏先允而後下詔該部承

食利奇盛勢移人望風雲懼于所無矣可不

為懲戒子又言臣復隨午朝籍見口奏等常

務如大吏急謀撥開具事由候工程

因左順門就于衙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

溫頤詞曲折不惟世事日遠而掌工邪正

以柳瀚為國子祭酒

禮部尚書取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

上嘉納之

一預餉糶一應究焚一增平糶一裁抑一

件之國土有限藩封日增國賦日清之開不

行奏計又人臣事君以不功為本至雲南之

功捷奏率為虛聲掩護遂為良吏宜一從

究理以懲取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

料酌通應庶事體歸一又兩京兵仗局前

造軍需其七萬六千餘件收時南京戊戌年庫
候應周今地庫年戊戌年庫
且俾止以後戊戌年戊戌年庫
部差官照舊制勒鎮撫延委清官管理及
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細分
上以所言有防微杜漸之意嘉納之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戊寅朔

已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禁胡服胡語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

上准

議行之

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致仕禮部尚書周洪謨卒謚文安

長寧人少

帝質嘗職... 十二世... 禮部奏給... 戶部尚書李敏卒... 三月逮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下獄... 右都御史秦紘亦逮獄坐致仕... 四月雲南左布政使韓文耀正土官襲代土吏滿... 兩考法奏行之... 吏部聽選監生丁獻上言八事...

得論德... 五月賜次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 起復編修梁儲為侍講...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乞致仕許之... 八月憲宗實錄成... 起復... 監生...

復御午朝

令三甲進士養病公差還者依名次選官

刑部尚書何喬新乞致仕

刑部大理丞新為其屬郎中魏神補之曾遂新

之送達新錦衣衛鞫無驗

九月陞彭韶為刑部尚書

國子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下禮部議行

之

可禮部皇長子生諭天下

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月大學士丘濬請以所撰大學衍義補奏酌

施行

壬子弘治五年正月壬子帝崩

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月右諭德王華進朝學疏

上之是之

之設或聞旬月而過一二行則無之故蓋未

亦有間與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

大失之弊多而後可免

庚午中宮千秋節命婦朝賀

三月築真定府滹沱河堤二道

冊立皇長子

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為南京錦衣衛

指揮使

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之弊

上嘉納之

太初建元歲在戊戌我皇登極適與相行大

往中徵政務日繁風俗日薄紀綱日弛尋至不

可振起

而不知民失所而不知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願倒錯亂而為敗亡之計
修省以祈天永命其為祥徵之時灼然預知又躬逢見宜謹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
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失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
圖助政務以弘至治庶可同安清吳帝王之治業希求節財用重器之財凡萬餘言
四月致仕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卒諡文僊淳風重取予不苟臨事議論毅然下隨所為詩文宏博為時所矜于民牧民未嘗畏進士
五月太廟後殿成

大學士丘濬請命儒臣校正內閣所儲經籍
內府書籍抄付兩京國子監一纂集祖訓寺書張要分類頒布天下一行各官并學臣搜故圖書解京一果朝實錄宜令內閣辦事中書寺官分寫一節並以銅備五子樓之上而下層收制勒寺書及前朝遺文舊事項雜錄一義書之處二在京師一在南涼各殿其鎖鑰
七月令建言自陳或認罪等奏本俱赴通政司投進

許開中雲南四川鹽課有差
雲南四萬八千餘七百餘引俱于清平寺倉上納以備邊儲
特貴州有警參政從案奏故命開中之

命修葺武穆王岳飛祖墳之在湯陰者
仍撥人
有司奉
秋致祭

命右春坊王鏊洗馬楊保為順天府鄉試主考官
重修禮部成

免武漢黃德荆襄辰郎長寶衛州十一知府朝覲
以孟道王
附放也

八月大學士劉吉罷
附放也
封周王二
太子家乃可封廷實無實封實意不疑猶遲以侯贈王上恩之使中官勸令致生初劉棉花之嘲或告吉以勸監中一老舉人好談諧者所出吉因奏及舉人監生三次不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顧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改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中納
先

未樂中下輸粟于邊之令富商大賈千三邊出財力自拓遊民自墾荒田自藝穀粟自樂化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慶豐至天順成化間其肅寧夏粟石銀二錢遞大裕至是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十五石文體一引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于南州已奏請更引文以輸銀于運司每銀四錢文體一引得粟二石計利八倍于國便而就納銀于商便是上計父利之道奏可于是鹽引銀悉輸運司類解前鹽銀課悉去而萬兩所然准入意獨為推

地自輸粟千邊之法廣西北商亦使家于淮以就鹽于是徽粟自歸田年坐徽城臺鎮保運進遊民自徽邊境為墟或虜入而邊大困因十里沃壤莽棘茶蕪石米五兩邊儲將然安邊足用之策大弊不可復救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九人

日孝行湯氏遠遠縣桑梓妻李氏仁和縣徐氏妻王氏雲陽縣軍王存勝妻謝氏運興縣徐氏妻王氏又總旗劉勝妻陳氏潯源州張謙妻李氏端安縣胡文淑妻俱早寡守節無玷皆曰貞節

九月調刑部郎中車憲等于外任

物而官費之知也至是經事校尉以私事

十月巡撫江南都御史侶鍾奏析溧水為高淳縣從之

勅賜故建寧知府張瑛祠于厥所

五川餘溪盜連年權參政李府等後陳深十聚

貴州苗作亂命鎮遠侯顧溥充總兵官副都御史

鄧廷瓚提督軍餉討之

始合衆謀儲糧調兵夾擊征勦兵至其地曉令

械悉斬于市

詔復原任少詹事程敏政左庶子張昇俱原職

十一月陞福建提學副使羅琨為南京國子監

停止生員史典上納事例

史典各處亦有軍馬未聞有納糧納銀為監生

大學士丘濬疏請求遺書

十二月詔賜合州故守臣王堅張珪于鄉賢祠

海西虜遣人貢馬

開延茶御史賈祥為萬縣知縣

是月

是月

是月

是月

是月

所奏下題無王宗彙翻實言祥連例抵詞去
他事亦有不實但俱犯在律前請兩府之
上貨宏
詳請北

裁革浙江銀礦官

大學士丘濬疏考察太酷上深然之

凡百官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
無之不遇數十人其後吏部惡人
為公方岳以下少無微瑕而黜者
訴諸深知其弊言十上曰唐虞三載
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
言未成實實非唐虞之法亦非
然其言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丁卯朔

舉計典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非有貪暴實

跡許復職

仍自陳乞疾等項實狀知州以下未
及三千者通否具奏總等項實狀知州以下未
十者有疾不妨治事不礙在任任之先及見
其有實跡或撫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
未及三年非老疾貪贓顯著者俱留治事今後
朝覲之年從簡行而按考合屬撫按考方同年
終具奏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自從公詳察如
有不公計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
有失當者方許指名糾劾于是吏部既上考後
復留官五十八員得官各官既在留官俱宜用心
治事毋再致人議既而科道諸無遺漏及宜記
而留者復命吏部具實狀總等詳說各官考語

及諸訪者以開澤前低過考請恩未急實
所訪參政唐府等事實具奏上于考察慎重
如此處用
丘濬言也

二月許州知州邵寶陳四事

一漸復社倉一
一漸復社倉一
一漸復社倉一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請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

堰從之
奏改朱道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
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懷慶
渠方口懷南陽府有召公牛渠汝寧府有懷慶
渠許州有渠汝河渠有盡人勿可蘇民困
巡撫徐恪以聞勅璫等其渠因隨宜省置
開故開凡王府之兼并豪右張若之役
悉整正之是以五府一州
批得濬渠早濬得以有備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為主考官

後等三

御史李善請築遼東邊牆

鐵起關寧兼盤山
百餘里地勢高阜土脈滋潤移分年山約三
路聚守三百里之地以綿長為西路廣平
後首尾相應雖暫勞而永逸矣
洪武二十四
陞劉大夏為副都御史修治決河
黑洋山東經江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海而
放道遂於正統十三年決秋沙河勢東流入
海又決宋澤東經江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
七年始塞沙河而決道復完自後河勢南

又映金龍口李處直趨張致被斬會同河亮
入海而汴城新河復
遂至吳命大吳治之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乞推恩典褒美靖難

臣疏表忠義

大畧謂昔太宗文皇帝奉天順

子亮御極親公是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

孝節諸人之仗節夷齊之志天下之大也推也

大惟則天下民命不立微大惠則天下大義不

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

為疑而不放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

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緣子

淳淳我朕故富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

泰方孝廉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議抄被元

二聖之所任行

宗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忠臣之議

卷平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表諸臣

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事

三月贈故參議馬鉉為泰政錄其子効才為國子

生以征古田儒童

今禮部議處廣東番船時私船禁苑而轉多番

後番船至廣番無違碍即以禮部待速與奏

問如有違碍即回而治交通者罪速迎有純

應而不放至矣議上詔從之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闕者羅欽順

令禁軍犯重罪者法司移文于衛所取問

命孔彥繩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廟祀

聖公友端孫也端從宋高祖南渡遂以衢州為

闕里仍世公貴元始處還回五祀至是因守臣

請授職奉祀

四月定考選庶吉士法

選擬清寺二十人先令

兵部尚書馬文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

學併各處應募舍人從之

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侯謙經畧哈魯

在雲州西境平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屬唐之

回回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回回同雜處之國也元累見剽西接火州為諸

貢諶稱忠順使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場遂立
安定王任職已為忠順王王禮守臣告場遂立
會年遣送之誠者曰夷傳員種曲先李西戎
安定本棧親判部登合又與年俱其失士舉
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怒六年復擄其金印
十餘人入貢至黑麻洗禮昭自新亦漸速況等四
止遂命海謙釋之

詔法司錦衣衛審錄罪囚
大監章泰傳前如令
不衛見監囚年三十
天氣監校了從以
下司獄書房并發監室四
可於獄并物陳的
都司

五月巡按陝西御史李鸞上言邊事
事兵食馬
馬不疲汗馳驅而疲行與馬官之官利渴不
面已然軍不疲于或軍而承于具兵者之妙制

奏于太
三三
後于饒餉而疲于兵者之巧取監傳王牛引
相教尤欲二軍生敵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特
難矣至于都御史之設正當清擊貪吏肅清行
弊乃竟生事索賄就遠人情玩習邊備不修
且如工統十四年止師一萬九千九百二十萬家
而土木之費悉然一變或七十九年元虜犯邊
具時邊將知石亭驛軍軍其才勇九餘人今
承平日久沿邊撫臣又非重望乞簡有重望大
臣校節制凡沿邊後援軍馬悉聽便宜奏聞庶
待邊有備而西顧可無憂矣兵部議
行各邊鎮巡官思慮預防上從之

令新進士未及選者歸省

閏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特丘謙
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賓以內閣臣下
有旨通太醫院判劉之泰援例來進事下史館

議格不行文泰遂計奏懇懇亂運法成不審令
八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諸神之孫并計
所刻傳述之審謂懇懇宜召名懇懇上覽自勅乃
下文泰就降即懇懇求去並乞詔乞之命馳
驛歸有司炭給祿米時言官之奏出泰陰囑使
南科道託程求懇交章劾泰懇懇賢乞賜罷
不聽

改取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倪岳為禮部
尚書

六月禮部右侍郎費閏卒
周寬傳持奏諸事
而詩文亦清
從有則云
禮部國學多所造就

七月令定種馬之額
歲止十萬及敗駒二萬五
千及高壯者留備用不隸
者變價貯
奏于太
三四

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先是韶奉詔陳言乞威
刑及逮五中官王商由通高求之刑皆從
言者左右及戚曉皆不悅會與大學士徐澤不
協乞歸
疾乞歸

八月益王奏乞九江課鈔不許
復命戶部差官屬領蘇州九江等處南京戶部差
官屬領淮安揚州等處各鈔開折徵銀鈔解內府
供用

提督貴州軍務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善後事宜十

一事下兵部議行之

一應所屬各官...

聖諭... 兵部議行之... 聖諭... 兵部議行之...

十月西安知府嚴永濟奏停甘肅採收裁揭織造

從之... 聖諭... 兵部議行之...

勅南京內外守衛... 聖諭... 兵部議行之...

十一月大學士劉吉卒... 聖諭... 兵部議行之...

人任... 聖諭... 兵部議行之...

委任之... 聖諭... 兵部議行之...

人任... 聖諭... 兵部議行之...

委任之... 聖諭... 兵部議行之...

命河南府祀宋臣范仲淹于墓所

純仁配

十二月授進士王宸等為給事中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十二人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十二人... 聖諭... 兵部議行之...

河南巡按涂昇上言治河四事

水勢于東南二

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

人烈婦三人... 聖諭... 兵部議行之...

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

人烈婦三人... 聖諭... 兵部議行之...

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

人烈婦三人... 聖諭... 兵部議行之...

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

人烈婦三人... 聖諭... 兵部議行之...

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

人烈婦三人... 聖諭... 兵部議行之...

符聯夏永昌妻夫亡肅恩人
不絕自縊歟各誌曰頃聞八
甲寅弘治七年正月辛卯朔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預導 東宮疏 上嘉納之
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與王國安陸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格上言四事 一河後豐鉅
塞河例備撥江淮湯陽開或判州縣湖李處
料銀以在結草之費一軍民交接之舊折廢遭
即全之一以保國計二宗室以舊請裁名起進
工料以尉民力一有官員免之以見今起運京
儲暫免存一以宗室官倦
及軍士折價各下所司知之

三月奸人孫騰霄等伏誅 山賊騰霄等三十人
為羣道遇馬者斬焉

備所至令字合焚費霄等近行石開現巨
家持貨與買盜盜焚劫縣署脫去夜則
殺巧者昇其門壁哭之揚言必于官家永解財
物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聚名腦子前後殺數十
人至是遂按添升乞重治其罪都察院覆奏罪
難輕貸令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俱斬并累
首楊論

山西巡撫張敷華請課解州鹽池以補宗藩歲祿
從之

三月錄故奉使暹羅給事中林霄男霽為國子生
有風化中奉 詔浚于彼國

四月嚴學校考選 國以其可 故省充其請

五月勅旌褒代府靈丘王長子成銀孝行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副都御史劉大夏

督治張秋決河 先是大夏受命循河相度乃集
黃河植州張秋 河南山東守臣議之先天夏曰
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溢可輕治治名上
東之患俟其衝就而後決可築也疏上報可
方輿而張秋東堤九十餘丈谷運河水盡由
東阿舊陂河以入于海橫運定期說言河水盡由
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軌難無虞
乃復命興

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字陳子也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
張興文李季與陳說事推分而財力匱乏將與
從取回專委楊茂元時謂水險也其應為官屬為
吏秋宜戒飭所戒防禦邊患疏上與季切齒之
誣奏茂元為妖言遠繫錦衣衛

六月特賜少詹事謝遷母祭葬
陝西左布政使王衡為民監察御史張文為貴

州布政司照磨李嵩為衡州府知事 初文為貴
謝怨忿奏文科場點記私跡出巡回考城外與
總兵官張路達三司不下馬失火焚其家文
代奏之復奏鑄刑罰不問其罪文與史任
張及與已辟爭之時退至察院門外投以磚石
大憲臣體命下文于詔獄文嵩亦奏而遷表
素屬官次銀幣殿驛本世世為水次及原部女
為妾徵收傳徵物料計置實相半衡又計瑞寺
上命給傳室瑞寺性勘庶實相半衡又計瑞寺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副都御史劉大夏
督治張秋決河 先是大夏受命循河相度乃集
黃河植州張秋 河南山東守臣議之先天夏曰
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溢可輕治治名上
東之患俟其衝就而後決可築也疏上報可
方輿而張秋東堤九十餘丈谷運河水盡由
東阿舊陂河以入于海橫運定期說言河水盡由
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軌難無虞
乃復命興

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字陳子也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
張興文李季與陳說事推分而財力匱乏將與
從取回專委楊茂元時謂水險也其應為官屬為
吏秋宜戒飭所戒防禦邊患疏上與季切齒之
誣奏茂元為妖言遠繫錦衣衛

六月特賜少詹事謝遷母祭葬
陝西左布政使王衡為民監察御史張文為貴

州布政司照磨李嵩為衡州府知事 初文為貴
謝怨忿奏文科場點記私跡出巡回考城外與
總兵官張路達三司不下馬失火焚其家文
代奏之復奏鑄刑罰不問其罪文與史任
張及與已辟爭之時退至察院門外投以磚石
大憲臣體命下文于詔獄文嵩亦奏而遷表
素屬官次銀幣殿驛本世世為水次及原部女
為妾徵收傳徵物料計置實相半衡又計瑞寺
上命給傳室瑞寺性勘庶實相半衡又計瑞寺

私擬開鑿疏導通濟水運出黃口
處至吳興衛文豐百餘里乃處如此
詔止造銅鼓

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
先是夏夏守發丁大教

河一壠分枝水勢又滋淤家漢口別開新河

道導水南行由中平至祖州東入于淮又漢四

府會於河由陳留縣至德州分爲二渠一由

宿遷縣小河一由亳縣爲河會于淮築長堤

起河南府城經寧縣長垣東明曹華諸縣至徐

州長三百六十里治塞張秋堤分土命工置五

事竣

按宋潘洵河議曰比黃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

平隴夷衍無洞度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憤潰

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末可以力勝

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水

爲患

河爲三渠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渤海

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

淮而欲使一淮以耗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

今欲金決斷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塗

溺視古爲尤甚莫若湊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

于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比流以

樞東比至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

由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

使黃河環繞合河亦可壯京師之形勢無虞

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

書世寧奏議謂舊開沁水至紅沁口可以通

也且黃河與衛河近平始塞足不遠宜官路勘

則日及陽武上下則其地勢相連宜官路勘

河比通衛河附衛河近種部汗此其通以防

國家一長計也

按右四三君干之言皆宏識遠見鑒鑒可行

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親永樂中

發丁夫十萬于中樂下二十里開濬舊黃河分

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置南樂縣界由東

封府榮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

郭今東昌府懷慶府河決東鄉金堤下至

業海口今山東濟州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

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承樂之遺迹猶黃河之

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彈改作此在今

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有作越

寧之哲見或有厥存吾言爾矣

七月命議處張海等所奏處置哈密事宜

哈密又不可不與焉其王封號還亦爾復立而

貴安王語以朕已不能守之故且今都督三

屯字喇哩哈密衛事都督馬亦虎仙毛公當三

種人其散處年深者盡令遷居苦峪分當三

目固守藩籬如朕已未還不必索取後有可乘

之際調番漢官兵掩殺開蘭克復德地然後移

哈密后守若侵犯者略令克復克復德地後移

喇嘛議上從之至十二月庵克字喇嘛黑相

來而朕已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等遵成訓

經本物逐出關外及貢使仍舊留營日封
開嘉峪關曾紀西風夏時臣等請朝及還月
道并勒之謂事未就錄海寺職還請詢以法
命下歸本獄刑部發縣杜還職上命各釋一
專海島山西近泰政

八月令修張家灣至京師道路

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等寬李東陽王
鑒劉戡宜備日講請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漢中鄖陽夔州不當另
立省從之

有御史言漢中鄖陽及四川夔州府
因各天本省甚遠故為益淵數當別
立省專流之下三處巡撫
議未決恪持不可切止

加徐漣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
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僉武英殿大學士

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專管誥勅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治河劉大夏理院事

陞山東叅政張縉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

陞大夏治河自舊案案調度及成功遂陞其
防不為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漣
防不治縉相其後之以海修濬熱而還又于決
口之東砌石岸數里員畝畝除又新築南莊東
堤植柳其上葺夏月水溢堤
得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命耳肅寧夏延綏開中兩淮鹽引以備邊儲

勅工部侍郎徐貫潘吳松白茅港以泄積水
無所出應無何盛請以兌軍諸費兌役又以
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工程分工賦役便官
類民之力民受官之濟則水二十八萬八千二
十五萬累不以為勞費更旬月厥功告成松
小民皆苦于糧稅不敢更易蠲以小民多官田
而糧重大戶多民困而輕稅遂令有司加稅民
便焉

十一月命修治沿邊墩堡

十二月陞楊一清為陝西督學副使

皇第二子生

戶部侍郎秦民稅上漕運事宜

九月二
以張秋決河請
以明興兌運
太倉折五萬石而以北京山東河南邊糧政輸
一兩紅運軍手康德州以南省運軍分班休息
津州北者兩月一復部屬監兌一水次小裏
而范經宜改派果木一兌運改兌皆加耗五升
且暫免帶磚一年以恤其苦一運河淤塞及開
十月以前給與免運士兩貨之困戶工二部禮
奏之

改儲糧為吏部考功司郎中

儲君秋賜然戒日
時人士謀然戒日
職否無不面當

勅耳肅鎮守巡等官賑恤耳涼等處邊軍

今在京圍營簡閱官軍操練以待有警具奏施行

木邦人從孟乃寨迎罕乞法以歸

初孟系土思謀之復歸

木邦也因其直慰使罕乞法親往孟乃寨納糧乘虛襲之擒獲木邦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塔落信雲等信雲又為恩謀聚兵四路罕乞法依在孟乃者三年巡撫諸蠻會奏請道御指隴川南甸千崖三宣慰司煩魏示以必征又令漢土軍各羅兵以威高塔落寺僱復歸罕乞法恩謀授之罕乞法今人謂其土兵合隴川罕夷兵至雲遮寨面之思謀僱乃羅兵罕乞法乃得歸諸寺奏其事且請論功行賞兵部議恩未見梅服請論守臣再行撫諭必其盡還後地盡歸散酋自願承襲久歲不復早啟爭端然從之

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奏立定順長官司從之

不復歸後

吏部尚書耿裕上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用以開侍門下所司知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七

乙卯弘治八年正月乙酉朔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巡撫其肅都御史許進以議復哈密方略聞

可之時土蠻索阿黑麻百去皆大頭目牙蘭與

勇力能并開六子夜宿十從韓道才關機警有

哈密腦從者皆備服不敢動其雄點者友從之

教以捷中國之術于是進上議曰不棄斬牙蘭

則天賦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掃好

此邊無論南荒拔亦斤守衛未一之心作掃好

遺民已候之氣以夷及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

則牙蘭威擒矣牙蘭既擒賊討沮湊然倭綏和

諸夷使之結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復少遇

若略屈者之半使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防兵

或略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土魯番進

又命不能戰退亦無所得乃品智將解款有日矣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諡惠安韶字鳳儀莆田人苦學能行

李秉謙成化間建言寧宣人苦學能行

頭恒之志求索論阻梁芳之進貢乞正摘蒙王

前通高求刑部學識純正光慶為國有

有以宜如吳調觀舉監生許為請下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左柱國諡文莊

與皮以來無歲不乞休濬九十餘不允惟先

朝奏今因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遂卒

七十六平生著述甚多現臺榭稿也史正綱

并家禮儀節朱子學約以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行于

參道南曰洪武建文間釋則有希劉伯溫之

大宋景濂之治為王于漢之醇正方孝濟之

雅承樂立德周則有若嚴正統間釋則有若李

忠文之什茂劉文安之諒客正統間釋則有若李

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宣威李西崖諸公是

文莊之風而與起焉或乃以劉文泰之誼而

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共負曰瓊海浩氣

牛毛麟後日光王游衍義有補世史有獨

皇朝聖賢益典瑞猷奏未瑛誦習仰止布帛

有餘

國經

名臣錄曰丘文莊調格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已

滿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學禮節以扶

世教大綱國朝大度律已之嚴理學之傳者述

其右者無出

少至歲抄曰丘公機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

素履子法蘭得文正文
而德得蓋法蘭得文正文
拔近日謙丘文莊者述者為劉闢老健嘗戲謂曰
曰丘仲葵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千文壯應之謂
劉希賢有一屋散錢只欠散錢徒然悲甚愧王
晉溪指折著街義滿謂其博白不能約山衍義
及西山西衍義謂其已差大月有西山衍義
以未聞有謀之者皆溪其亦不知量之與
鳴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枕輿為政之
子纓江文莊取面論之論連益精益求精
閉相往征取其言久弗施行之下士于聖君
貴則人福焉學士亦贊其明禮通用周邑
者何超爾裝夜家派一代識清遠情笑修故庶
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

士謝遷並入內閣叅預機務。

金遂帝京原賜少負奇氣
景星帝京原賜少負奇氣
舉修纂遷至今官訓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
編修纂遷至今官訓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
仕元也內閣錄人命吏部院科道
官推舉堪任六員奉聖旨李東

河復流故道

陵岡阜安平鎮之上流其廣四百二十餘丈河

占城國王奏被安南停占乞命官往問其罪。

從之大學士徐博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
 安南雖在正朔職業然特秋及國預徵秋
 令者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干戈小
 益過師非大或誤出師命若置而不問損威
 多者問罪典節貶貶尤大宜勿聽乃止
 按明卿學士之職無決諸語意已盡之居此職
 責宜知所以自盡矣夫數語而關多賢而
 孝皇聽言網識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
 年之治藏
 有由哉

私鹽

四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施鰲蓋杭嘉常鎮為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

于是分派工程。瓊濬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殿山楊成昆承等湖。又開吳

山七丫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

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門以導連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

十年後復墜塞亦以奉
彼者急于奏復故也

常卿不當受黃冠崔志端為之一正欺罔以彰
國法謂太僕卿王傳孫王親例不得任京職

重名崇以仕傳門請文武官不得乞恩傳陳
嘗財用成國和太謂不宜以太銀三十萬
入內庫一崇禮制以賜異廟謂僧官戒定清
先傳性善事番僧割已堅奉寺傳堅國師都
道官威道府吳道然賜給祭復封攝乞通奉
一禁并屠以正風俗謂西山戒壇名曰佛會
以人心乞加嚴禁得旨准其祀祀年
以此世用王侯吏部有詳以開餘乞之
大學士徐溥請以所置贍族義田籍之官以示
久從之

五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俱卒諡文肅

武進人王承叔峻為祭酒時嚴立程制勤情甚
核東精吏事文章亦豐處為時所矜子亦承
廷注

六月詔許北虜酋長田亦刺等住牧及互市

大學士徐溥等請以昧爽視朝上嘉納之

七月太常寺卿程敏政奏宋儒楊時宜從祀孔廟

從之敏政言臣考程氏遺書宋于伊洛淵源稱
學成而歸程子曰遠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
薛章羅氏再傳而得趙平李氏以授朱子焉得
正宗文定初氏親承指授而朱氏之傳作南軒
上所謂源而太極之義闡於學非道訓誌本伊洛
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功不可誣矣當崇
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
宰之世其新經以聖土專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
而頌其新經以聖土專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
孔子之經為聖土專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
敘寸年龜山人廟皆請熟其配享處其經又請

罷編通以收人心
正和憲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解道之功亦不
可操朱子謂龜山之出雖謂安定之言最為當
時考能變周庚辰政得一半然清諸于龜山皆
文定私淑于龜山者未張公在伯父之門獨時
有傳道衛聖之功及不領馬路之心誠不願
與今以龜山跡于後世則東歸司馬光之下胡
史國之上豈其美封伯爵析釋餘味陳定擬
仍行國子監及天下
學按一體從祀認可

八月裁革雲南巡礦官

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

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後賊而道南諸湖之
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劫掠劫富室播弄民
盜藏發官軍聞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聚而
圖之獨與東則發于西則其南則寬于北時礦
寧江西太監舒原及巡撫監察御史都御按司
同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都境有司
不肖協心故宜設巡撫以整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具
事上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檉等一百三十五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景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兵部奏定馬政從之
彰德衛輝三府陳州
寧等七十七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

罪請逃軍皆因亂表請限三月自首生堂奏人
上曰卿等所宜仰法聖恩務使羣臣所司
而任遷幸進貢樂戲原無此事何得為言今從
務宜從實

十二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奉止之

徐濟寺言三篇乃和安之說駁于祭祀時議
弗欲其初設文廟閣令學士居之者實欲其
議政事議論經史以資容悅也上嘉之而
非欲其何說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帥嬰哈密城

克之十八日黎明我兵卷至城下以都指揮李
左哨參將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一餘名分
左哨參將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一餘名分

徐濟寺言三篇乃和安之說駁于祭祀時議
弗欲其初設文廟閣令學士居之者實欲其
議政事議論經史以資容悅也上嘉之而
非欲其何說

持子太僕寺少卿姜立綱父壁祭塋

展榆林城

命鄧廷瓚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庚辰朔

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于廟庭

壬辰天祀天地于南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取裕卒

裕字好問河南
之義世守清修不營產業險
約為蕭然世清其美
幼授諫議退禁林長國家權
樞宗伯任大宰坦
然無私材儀多士不設愛憎
惟理是寄而民用
其德氣曾不待
聲色信哉

二月以屠瀟為吏部尚書

南京工部侍郎徐恪乞以舊職致仕不允

徐恪字子立江陰人
弘治初為工部侍郎
徐恪字子立江陰人
弘治初為工部侍郎

會試天下舉人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講

學士王鏊為主考

提督南顧都御史金澤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光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等節會昌信豐瑞
金河漢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
摘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
二縣福建汀州八縣湖廣郴州五縣江西南

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派
總快捕盜無津盜賊無忌又奏行將前各
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裁減快捕盜賊通有
一員重不到差專探賊跡快捕盜賊通有
等語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團匪出場去
縣六十餘里僻在一隅崇山峻嶺人跡罕
至先年盜賊竄匿在彼劫掠石城縣人氏
至是澤具奏請湖廣總督臣張之洞飭屬
嚴下撫屬設立團防各屬附近居民之壯者
守要津禁過細後各縣團防地方巡邏不
里遠近亦與有所增損然莫非就地籌餉
又增高贛州府城一尺并信與南康永寧
縣城地勢俱微修建又納巡撫公署行之可
而無弊

吏部郎中黃寶詠言三事 二日沙汰以去冗濫

以糾不職

湖廣巡按御史鄭惟恒言十二事 擇臣僚以輔

以補要兵節濫賦以則急乏備財用以舒民困
華昌監以重節實禁以法以惠商民復諫官以
防壅蔽正經界以安臨里舉照詳以杜多門嚴
法例以治豪右從禁令以肅驛遞審時宜以慰
民心命所

命有司於宋濂塋所建祠春秋致祭

命右通政張璞大理左少卿馬中錫閣邊關

三月廷試賜朱希周王璣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吳時劉王禾希周劉

皇太子行冠禮于文華殿

閏三月 皇太子始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

吏科右給事韓祐等條陳馬政

請自後承委者與溫委者罪之近創計差役馬
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
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馬歸得諸十午造
馬之時各官閱實應去則馬歸得諸十午造
則馬歸其地縣戶均派肥瘠遠近皆在相馬過
閱實其地縣戶均派肥瘠遠近皆在相馬過
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稱所畜皆可行但場地
有肥瘠請以不願遷還官牧馬順德

四月分守寧夏都指揮僉事傅劍陳二事

不贊至走疾朋債家又以前堅又日支料馬賣
曾未論時驟復走疾朋債家又以前堅又日支料馬賣
馬匹散歸原隊止令輪巡各鎮巡邏若有疲損
馬初賣多取價償一謂臺州鹽課司招商以老
病馬散之各營及延校兩鎮之用而募家多將老
未及一月十八九總者官可誰何仍復依
例追補行兩鎮鎮建寺官與今報中靈州鹽
每遇引百道正牧十五兩給與商人勒令就應
拾行陝西布政司給發各軍自買不準不許
奏從之

五月巡撫處天都御史朱瑄奏議建太倉州下

議行之請賜恩出官

改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妖僧張金峰等伏誅昨夜建陳西劉邑縣以美

任紗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普應佛出世其徒

行家行與寺僧有各蒙聚而為軍祭以嬰孩

利日為二十四諸天大食諸男婦燒香後以狂

藥今自起得與欲歸則吹虎常路不能去有雷

相川者不肯就棄乘夜逃歸亦不取官賜行

道順新炭者多被通責不從則見後或又解之

應于府前被校者凡若干人人民居被燬者凡

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奉與行與寺拒捕城

守臣以問刑部言行安寺五人在獄罪應凌遲

處死上命依律處決以梃川御前不肯有家

屬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前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前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前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前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前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前被發口外充軍守臣

以徐瓊為禮部尚書

逮都給事中龐淳等御史劉納等于獄尋釋之

時武岡知州劉運以事作銀王王託奏命違

本衙官校逮淳等四十二人彈牛二十人夜

章論救上疏救大學士徐淳等亦力言

情輕重言官為國盡忠而蒙罪後有大

利害大關失誰肯進言者上乃命釋之

各罰

附錄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香醴被寵大學士

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

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名儒臣各議政事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入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人近有以此則然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史 2-502

以戴珊為南京刑部尚書張昇林瀚禮部左右侍郎瀚仍掌國子監事

瀚在監十年遇補主嚴有恩凡差撥事立從規維勢宋子不容請託故次設事察濫職後錄歲以百數計悉貯官置公署一所公監師儒公解悉備實錄制其始也

大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武備議

大略言一注意武備故出業千里猶壁遠邊宜德以兼武備漸弛至正統民不知所以有上之敗而京軍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操練無法而北虜驕恣潛謀伺測大同宜府京師諸軍重凡有與造勿裁團營軍士仍于每營月操精銳馬步軍各二七以為上兵遇警助調免致臨

倭寇退後止在萬安縣南樓驛四旁村莊若低論降調仍令戶部支軍工部造軍器通行天下舉為將官以憑酌議權用常操之期一遵舊法其刀法諸熟者時常教習務使兵勇精長武備修而名廢充矣調入今悉行之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及太子承華箴却

八月改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以王鴻儒為山西提學食事

九月命定守門內臣員數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乞裁省上元江寧

供給下部議行之

言上江人民凋敝已甚江南官紳道等官公差役使皂隸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寺項慶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宗根本之地

命揭榜禁諭勸戚家侵民利者

十月禮部奏請修省上嘉納之

時禮科給事上臨御以來庶政雖修明禮樂其時也然御殿重朝禮之大也而殿中中和韶樂乃屬之教坊樂工獻鐘海濱非祭祭之重也而三年一次遣祭乃委之神樂觀康生志常享如廟之祀而為鄉者乃耶設談行之崔志端鴻臚掌輦廷之大禮而職事者乃不準無術之賈斌伏乞議

十二月命平陽府建薛瑄祠名曰正學

廉美也并刊其文集

命甘州建伏羌伯毛忠祠賜名武勇

從巡撫許由百戶歷陞府判總兵鎮守甘肅崇禎

鎮番古浪寺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征勦建賊歸伯爵後回原職賊滿四等作亂忠統兵征勦與任孫毛繼等奮勇先登一門三人同歿歸身歿之後賊亦歸平先已暨忠義坊至是許建祠春秋致祭

今邊關種樹木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

先是廷舉令順德伯屠藩督度軍務嚴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赴境奉命必有地

當遣還議

重定積殺罰俸事例

降工部管開王事盛應期范璋二臣歸丞能舉

會南京進貢內官意弗肅奏共阻降之

品物械至京下獄候府收還

十二月治兩廣官軍殺良民為以者罪時編

州縣官軍永高甚衆折殺上八級所殺

民幾三千人殺掠婦女無算上其惡重

詠所遣將士潘熊李具等三有四人誦梅

縣滿江不寺七八後邊街沈縣縣望

參折姚英已外降其承襲

者三級餘各治罪有差

修築大同邊牆

今宣府東城及懷來城各置倉蓄糧從經理

命甘肅寧夏延綏三邊軍馬俱聽王越總制調用奉批

命增給京營馬草價每月銀文三錢

申嚴各邊勢家攬納糧草之禁

錄涼州山丹永昌等處累年破虜功

下禮部郎中王雲鳳干詔獄降陝西知州

上疏劾李鳳留中至是為者相同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丁酉朔

丁未太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進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

謝遷兼太子少保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屠滸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太

子太保戶禮工部尚書周經徐瓊徐貫左都御史

閔珪並太子太保

改程敏政為詹事兼學士王鏊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禮部侍郎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為中書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乞致仕

大學士謝遷二疏勸 皇太子親賢遠佞勸學戒

逸 上嘉納之

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二事

令諸額辦錢糧衙門各王府不得請求

五月英國公張懋等請停止工役織造等事從之

命歲以浙江鹽千引給織染局

陞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

志道

不遠

改左

家略

千言

不知

中出

計及

佐理

為國

召輔臣親定國營總兵官

六月命蘇州府歲祀朱儒魏了翁于鶴山書院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黎平鎮遠縣屬不宜割

屬貴州從之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立朝最久固執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斷滋易
弘裕與人無難岸屢遇大獄多保全善類人
不德

守侯長語記徐文燭在丹閣承劉吉奏威儀損
私怨之後薄一以友朋誠信中外或累行政不
出於一惟其失用不必由於外惟其與賢
備其休休有大臣之憂濟齊希定附漢置義風
瞻宗族薄沒其子不肖奪都

會知縣沈章請建宋后楊氏祠于崖山

疾社稷以身為厲後以一無入於三人影于
踐步南奔復立為帝及三山之敗陸秀夫負帝
沉溺后仰天慟哭從客赴水城
欲照先年大忠祠例立廟祀之

表孝子三人節婦十人

卷之四

翁親喪。居喪。孝行。歷所著。才華。明。學。聲。靈。妻。孫氏。府。同。臨。縣。趙。循。義。妻。楊氏。登。州。柏。樺。李。

義妻劉氏太康縣程鐵妻宋氏西安府馬成妻
陸氏姓德縣張有深妻彭氏新塗縣李恒載妻

徐氏內鄉縣鄭清妻劉氏奉化縣曹混妻蔡氏

門多利亞

頃天符奏鄧式反中式舉人可貢等一百三

五名。

王名

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唐寅等一百三十五

[illegible]

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大學士劉健謝還李東陽乞罷不允
大學士李東陽上言弊政 上嘉納之

異類仍或以天通茫昧變不足畏此漫天之辭

醴酒為引髮此邪侯之行或以綏囚釋罪為

修自姑息之計幾惑聖明莫此為甚且
路公行責罰失志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

軍民困弊下情不達上澤不降德嘆天之聲也

六修省以回天意。

十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紱致仕

太極圖說

史表兩胡廣徵蔡使林俊爲廣東右布政使仍

39

漢書卷之六十五

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表德府故事一

切省餘勿用琉璃及白
石雕鐫等項著為定制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萬歲山亭成幼公主病疽廣飲以符水遂殤宮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鹽工勦二

是開科部寺官州鞠究責緣李廣者得官奔競

又結者令指名以聞養肉待奉命索黃綢兩條

六通討殺百萬石。上曰：「民所食幾何？」又許多。

人鬼之別。惟此書。謂生公。善於冥求救。昏

.....

史 2-509

三月起張元積爲翰林學士

廷試賜倫文叙豐熙劉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王守仁正新

以右副都御史陳瓌總理南京糧儲

四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疏乞挽回邪俗

疏言上風之邪正徐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
成風以放達為尚致為廉選為矯激以粗蕪為
事為老成以愈惡而尤為忠聖其有語及
及志所向不曰聖宮則曰成家其有語及
事當委與衆當恤者則衆怒澤澤口排斥不
口且事則曰好名便心無所容身然後已至不
公法所逼則視官附屬託行否以為賢否
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附屬託行否以為賢否
以其積否視清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
何莫非由于此此寺則衙
可不至思所以挽回之乎
後論曰士君子磊落自許重而置之莫非聖賢
不謂一旦棄而登之于朝乃悉廢其平昔之言
不謂一旦棄而登之于朝乃悉廢其平昔之言
叙公道遠唐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
進或退或任之於京師之中樞神授其傳文
傳以為文談者必曰國機金華酒詩其所謂文
為相向以為高談而君德放散生民迷途而人
強強辭或為其像焉是故東方明入於聖政
以朝行大士朝既退矣徒逐逐而入於聖政
寧望大臣坐鎮雅俗臣僕守清苦上下相安
均平歲月生計無虧俗無競馬爭榮而誠有
不安千派俗計有振拔者則眾共反焉而誠
之下曰要名則曰止異而相與排焉呼上
如國家生民何

陳建曰愚者羨氏所言嘉靖士風之戚視弘治
前為尤甚誠微君子不為之憂憂法憲治人心
莊嘗謂正統景泰以前氣化蓬洽人心淳樸
未至于澆漓一時士大夫制行立言猶以實
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雕飾矜媚之態
其可謂之詞然乎哉二三君子之信然
大略可觀矣得挽回邪俗以復
之風而反之國祚之盛即
五月命歲祀宋臣趙抃于衢州府
本之奏命
者秋祭之

以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臣部運沈無

良者權貴子請悉而常納近例可多假太倉
官銀少免利息數奉謂通風乃下割上係所致
而官為借倉大非政體後以銀無又高部諸湖
限久且壞乃為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實惠多手
堤式而水至

致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卒

字克勤休寧人神清茂薄學善文詞力舉
先試所伊洛宗旨誠高朝振起巨匠所定
廟聖儀立奉先殿論文廟後祀堅壁服人狂坦
直不自贊貴升其堂者呼之無聲李仁基尚
春之言官以科場事中之堂其遺世之跡所致
云其所編者有皇明文獻集遺民賦道一編
諸書行

汪循曰錄日程敏政者蓋得楊利二字當為
我朝第一等人物惜其不能者實稔無幾有
不特仁厚故為然重敏政生者連論辭甚多他書
不知何如以道一編奉命朱陸船創大謬至謂
下千陸象山早歲語去遠桑長卷有取焉至晚

通奉合一家以爲早男膝同嬌語諸士以爲
年諒發後山而說平始海清而祖家山合日
既成後人之志源失委一勿嫌信而不知
廉之爲顛倒爲與亂爲誰爲誰也其誤後字
大可笑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翰掌詹事府事
申明武職准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准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奏明也

冊葬兆顛次遺學士李傑祭告

有類
申明武職應襲棄小就人之例

八月戶部主事陳仁上言八事

一謂關里被來
不宜處以道風乞斥洋英以明示好惡一謂

勢受指權忘人上禁奢衛宜委之法司施以
禁奢禁食禁作樂禁火化棺槨及年久不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

臣奏正月申虜衆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
遣楊銘率富之具乃三月男婦三百餘人創邊
之親逐逐其營又人自虜中還者云衆頗三科
給事獻錢議其說可疑者二可言者四宜
正大臣往按如虜言果實則當正守臣關邊結
報復以剿三衛若果虛妄按既遣大副必思
轉督師於義州備禦官督剿王總計誘泰平
人入給鹽木因以誘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
錢天俱用無計斬首四十人下兵部議以何
無証始從輕治然各等一役果良王降勳
臣實事俱置不行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辛

以秦民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雲南巡按謝朝宜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雲南巡按謝朝宜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雲南巡按謝朝宜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版跋亂居達西金江沙外成化中著據廟前之
乃自弘治七年殿其兵機工遂復其舊廟之
猶大半不邦其荒涼寂寂無人二千餘人
家馬全實有并谷而密聚放土之志適西人
茶門監衛人既和牛為之謀其地不聽取到
籍書詞多不實雲南會城去益其地遂登
籍而金騰餘寺太監古歲食暴細其銀陳即思
陸之饑而欲成遂逐軍士益援揭計孟養兵甲
曾不富中原一二大縣以全有強之勢千壓即
亦兩一更即水壓而不退皆鎮巡守官人之干
物通逐殺人謀之于中不聽吏官之天今不制
成恭肅之津鎮守太監獨撫夷官而代其能
論思陸逐逐地方者照軍功得賞初仍不聽然
後決意調兵下兵部議謂度先已奏請請令金
騰二司謀軍預備并行招近土官整聚勸兵以
示必征從之後十四年閏七月起撫廉金諸以
便立行軍兵部議決

南京道御史洪遠上言弊政。
一抑異端以守勸
命。一拜人怨以全
貴戚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勸
修省以回天命所司知之

九月命各省直修設漏澤園。

命傅瀚張元積為纂修大明會典副總裁官。

令閣臣擬票文書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重建清寧宮成。
上命大能人寺灌園師那十
日采樂縣有僧與不允

命建祠祀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于本縣。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
費銀一萬七千兩有
費優珠二萬八千兩

有奇不
質所賣
按廣東志珠池平十年一採于珠池申官并泰
隨人巨每歲供應對馬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
費銀十萬餘兩矣臣等伏思珠池之寶可馬所得
貴銀十萬餘兩矣臣等伏思珠池之寶可馬所得
珠池所失或公嘉結幸經各縣中官并幸守
珠池者聞欲採珠則發銀買于商而為故亦宜
謀遠矣

少詹事吳寬等上疏請 東宮勸學 上嘉納之
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古聖賢與前朝望之先
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月之內不過數刻況其
間人多閑散人少人寡而就外傳者縮于傳
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庶然況有天下者手
習治道所
得為多也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
隨傳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
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
下端正孝弟純節有道術者以登衡之所與居
處出入者也送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其見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
今國家官以序選未必皆天下之選選之目
而授書授學而退日中退講諸事而退又其
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如也又近世之弊
患在上出下入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下焉
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現為君之
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明可得也昔者三王之
致世于必萬于學國人觀之曰得君我而與我
以學為君臣父子長幼之通而與人同如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八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命修葺永新縣譚婦祠額曰貞烈

入城匪家與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

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嬰兒皆被害

廟間八碑上宛然婦抱兒狀沙磨大

初命尚衣監大監督通州倉

五十六員役占科索不勝其擾之如

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

詔問裁革上以已差姑置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勵精勤政疏

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

者視朝文移多至疲閣則今各邊故

災尤為可慮是差吏斯稍是國誰可

二月養病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卒

時行物生與天地同體為大以勿忘

應月不遺為實得去支離以金不測

之問其郭棄之誠亞也萬曆十二年

從祀孔

以經書為體與程朱異以故當時推尊之者

國人多矣如先生有耳目口鼻人之所以視

聽言動者非人也至京有問之對曰活五

活孟子予給事中賀欽蘭白沙議論休職

歸就事予體且疏薦為白沙宜任內閣泰

名七陳茂烈劉賢李承箕輩皆此而焉其能

動一時如此議象陳之才矣誠之首則若

何番新周璋胡居仁張吉羅欽順陳繼皆

言皆其為璋至孝清慎願綴錄則諸皆已

相半未可盡信尚

論君子其詳之

問刑條例成

守寺官頭目非奏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

餘威嚴軍計名以上降級六條

申明枉舉不當運坐舉主之法

直隸巡按御史王啟陳備邊十事

特侍轉則有方者則為功不則則有罪者

官各懷疑忌宜公大臣有專員之帥則一

否而行一養病侍郎劉大夏練達老成難

動一三邊水陸士卒所得盡于談談或至

作不如此法宜有以處之申嚴軍法移令

皆切時弊宜議行從之

三月給事中曾昂請括諸藩庫貯不從

日繁請令各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局不足者盡以繼造實貢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盡當千民之惠乎宋皆臨其議

初命給總督京倉倉場太監關防開防一類止之侍郎凡事與太監會案而行非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本定而人自操柄所宜也不從

四月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寶以身為詞要士類勃興修廉漢書院取其族孫守之又為及建白混同書院清書田定課程遠近嚮慕以張元預為翰林學士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議政事

上出諸藩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孫繼祖等皆然上成山伯王鏊保國公朱繼忠安伯孫繼祖等皆然上成山伯王鏊

聖諭極當官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對曰譚祐在昔軍事如轉對上亦以為然但日講祐在昔軍事如轉對上亦以為然但

候顧漢代之因問清河如健等皆應曰甚好即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視賜賜出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奏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猶猶設丞相政事出其出納後來學士

每斷大事次大疑臣下相與奏成有所可則冷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提

皆御前傳旨高筆如所書天語尚溫也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談人不得與簡賦之意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客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召內閣楊士奇等及尚書

義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許州小書至書貼各疏而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凡遇大事條旨大臣面議議定從違不待批答自後給事奉命內閣條旨中每依違或徑由中出則是非正殺初止至中官王振

一至于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議及天順復時事與內閣相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宜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加批答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政事或誤以條為調謂調和之美也審爾則足獲無可上以藏維德

矣豈所望于以道率若者哉

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左侍郎兼倉部御史許進師禦禦比虜

諸月初意欲冒陞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日余隨諸人說以自備我馬廄給每日上給行糧三升到鎮即輸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者

五月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陳年小五歸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孫新歸至門

虎患陳持門拒虎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遂去陳虎三旬歸與鄉里里至而陳奮擊之虎遂去陳素遇憂之陳姑女婦妻居陳上置文潭則接水泉有司議奏閭于素果得罪以賄獲之後工

男供故女早嫁所業皆為困繼為修墓立祠至是遷按御史天一貢因知縣陳劍之請疏干朝廷

戶禮刑工部尚書周經徐瓊自昂徐貫各乞致仕

許之加經瓊太子太保昂貫太子太傅各歲給

隆林俊為南京金都御史兼理操江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滂乞致仕許之

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滂以是

不達大體服罪始有之至屠滂乞致仕

仍賜勅給驛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

視朝講耕色而勤聽政請每日務二次

先保寺之僧辦戶部之監文一省差遣謂京通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京及馬湯寺典設監督內官一處莊出謂近

許錫請差出人具辨今出

六月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傳刑部尚書閔珪太

子太保

改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南京刑部尚

書戴珊為左都御史戶部侍郎林瀚為南京吏部

尚書

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謚襄敏

沉毅處事務不其濟不為補稱名與人不立

岸至所設施必動中機宜守松蘇整飭夷創

然中州鎮貴州新德里五處都勻流土兼治並

修築家受總制兩廣安詳不與事聯結以

信舉劾置治轉開

楚事宜俱有方畧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

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者

京師戒嚴命王宗燾史琳等守潮河川天壽山居

肅茶刑白羊倒馬等關

擊張俊各領軍分地禦虜至是進勅聖王所守

之地連被殺虜人滿請重治罪

命右僉都御史王鑑之巡視偏頭關等處。王則
 客軍士禦前利方窺不致有化胡太監及
 總兵寺官羅王寺巧取軍士財物邊境蕭然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陳
 諸邊關防範矣。五事九載滿程。右侍郎史琳
 冠獵獵朝廷方今特許歸來。遠來抵禦。軍
 已而報稱。後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
 多糧。邊境還京。命宣大察院。院事。
 十二月廿肅總兵官彭清陳邊務四事。屯堡
 邊堡。劉遠。宜。增。崇。以。便。防。守。一。撫。撫。馬。吏。謂
 略。寄。寄。在。苦。略。諸。吏。宜。量。給。水。衣。以。繫。其。心。
 嚴。法。清。勾。謂。乞。行。清。軍。御史。勾。一。申。明。高。調
 謂。分。守。副。泰。應。授。大。尉。節。制。領。軍。指。揮。過。缺。宜
 今。大。將。議。補。凡。遇。登。息。宜。火。速。馳。報。以。憑。策。應
 兵。備。邊。務。清。言。俱。切。邊。防。但。失。誤。事。機。依。軍
 洪。憲。清。言。務。務。要。不。重。者。請。如。清。言。
 洪。該。官。應。奏。奏。亮。問。諸。仍。如。舊。例。從。之。
 給事中許天錫自大同還奏上威遠城失機罪狀
 謂。廟。自。大。青。山。賊。竄。進。入。東。南。門。寨。將。寨。焚
 劫。總。兵。官。馬。昇。得。謀。報。各。領。所。部。士。馬。會。威。遠
 約。遊。擊。將。軍。王。吳。共。禦。之。日。如。此。不。整。今。他
 雲。總。兵。官。王。聖。巡。撫。共。禦。之。日。如。此。不。整。今。他
 見。二。十。餘。騎。掠。毛。家。堡。易。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
 分。兵。分。守。都。指。事。都。指。事。都。指。事。都。指。事。都。指。事
 騎。伴。走。架。馳。赴。至。比。堡。城。崩。陷。多。萬。如。聖。廟
 計。急。駐。兵。未。定。處。伏。騎。七。十。餘。鼓。譟。而。出。橫。突
 我。軍。陣。斬。為。五。遂。大。敗。所。亡。把。總。張。輝。等。官。五
 十二。人。旗。軍。五。百。四。十。餘。人。官。軍。五。百。九。十。餘
 人。殺。傷。者。五。六。百。人。虜。掠。戰。馬。及。監。甲。鎗。刀。等
 箭。等。器。咸。以。千。計。某。僅。以。身。免。死。其。戰。敗。自。官
 不。等。數。千。在。屯。人。畜。一。生。財。泰。泰。焉。常。不
 不。等。數。千。在。屯。人。畜。一。生。財。泰。泰。焉。常。不

命述果。聖澤幸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鞠。
 良。界。果。果。依。律。處。決。學。井。家。屬。然。後。十五
 秋。澤。幸。取。開。往。雲。幸。着。御。史。嚴。飭。後。十五
 邊。界。謂。恭。情。可。矜。處。上。令。奉。免。或。并。家。屬。
 處。決。
 旌表孝婦一人烈婦一人。錢氏仁和縣陳陸妻
 家。數。逾。禮。旌。其。門。以。孝。行。蔡。氏。軍。縣。李。達。妻。連
 家。三。日。蔡。氏。泣。不。罷。逐。自。縊。於。旌。之。日。貞。烈。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庚戌朔
 詔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馬文升集廷臣
 議。于。內。欲。命。文。嚴。大。臣。總。前。大。同。宣。府。山。西。偏
 願。寺。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
 邊。防。賞。罰。等。項。俱。關。便。宜。處。置。及。府。庫。官。倉
 虜酋大節寇榆林。
 詔議增蘇松折銀尋止之。馬文升上言天下財
 計。無。所。出。獨。蘇。松。折。銀。輕。少。增。之。蘇。州。用
 促。更。舊。稅。臣。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鄙。賤。連。之
 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
 生。變。誰。任。其。咎。成。子。吳。乃。不。果。增。
 二月停革蘇松常領運河夫役。
 陞楊一清為南京太常寺卿。時火節侵軼
 以陳壽為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城畫開壽兼
 陳。壽。先。知。馬。口。官。軍。馳。易。諸。路。將。領。各。遊。擊。將

級俸一人馬一百七十匹奉旨普給
于古勞池堡等處首二十五兩獲馬一百五
十餘匹器械二十四餘事捷聞賞賜有差
有銀籍注子弟姓名于縣籍者舊日不可上論
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為瑞 詔斥遣之
從禮部尚書傳海潮

修國子監
其不當奏獻也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縉上言民困數事
言

馬困于貴駒更盤田千畝謀近王府屈千俊李
近威里困于於離當汛道支應為困有七條
獻為困下
所同知之

四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言四事
一

正祀典以充明倫之實請立政聖廟配以顏
是五之文并祭天殿以明事元之崇二曰重科
商以清入仕之途請各省考官臨場無庸升
廉官推而後試其京官二員注考以備其
其廉實一途必資其三場果通方許充貢三曰
季元員以從京府之制請各省都察院
順天應天量加應增府縣學監充貢其
教猶重則曰案使臣以金國學之應請向
衆入監者多取償于他日必嚴禁此路
之堂不為易之地或假用不足
處販入禮部請議惟歲貢生入監
一詳方許告散職請知錄議從之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言十二事下部議行之

日明熱既去元官清吏定在明折鹽鈔處
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某奸貪得不急竟民

力皆加
中時弊

命于寧夏三路開中兩淮引鹽二十萬以備邊儲

戶部覆南京科道所請
還取入太倉銀兩納之

陞鴻臚卿王璟為會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命大司馬鹽綱商人無應之者戶部惟原其或
謂近者王府逐食鹽之請緝盜開會鹽之端此
等假欲賜召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致使官鹽
阻滯商人不應借此之故宜差重臣整頓之故
命是

五月命陝西巡撫周季麟節制諸司特頒

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關里孔子廟

雲南思疊梗化吏部尚書倪岳議遣藩臣有威望

者巡視 詔從之
字臣議欲遣兵馬文升言本

欲遣京官往諭之
中外民夷財困何以用兵且

除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
度思疊聞之

或輕中國失出京官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
遣藩臣往處望者注從富無不順不服用兵
未晚也

戶部尚書侶鍾等疏時政十二事
言重京儲備

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葉側圖易料節資
被括池處存開如災傷十二事以聞
上命所

司行

六月起致仕食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
時懋以文

奏辭 命補司業

署事廳終制此任

七月海西尚右再入貢

先是衛以舍人入貢

人諸胡之貢者請胡進之

無議駁放赴京泰寧衛都督

不于送冠遠陽脫去且謂書

請誅尚右以謝諸胡共初結

新并歸所房人

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通減王府

價銀從之

大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

給價自行營造

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

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兩

三百四十兩則各省王府

二百四十兩則各省王府

將軍一百四十五兩中尉

九百六十五兩中尉一百

銀明器銀及紫綬麻布俱各

差因各處災荒故奏請通減

南京刑部員外郎李祚議取河套

子茂在漢則武帝伐匈奴

則張仁原業之故西夏得

宋太宗始棄之變亡一書之

我朝土木之變亡一書之

善也以此本鑒古跡可寒心

棄之夷狄式中國他其不可

其不河二也

考生之策并力取之以復

下所司知之

保國公朱輝都御史史琳

道駢馳五馬四百二十六

下所司知之

閏七月 命王華劉忠為應

英都御史兼巡撫鄧陽等

申嚴運軍糧

大學士劉健等疏言國用當

綏遠賊擾邊王師兵餉缺乏

艱難附近空運則近仁稅

之若此設使經冬及春不

兵餉不知何及惠之臣等

乃近年尤張文費增數十

四土古奔豐利劬各數千

花布歲增月益其可救藥

祭今照舊臣等雖當因事

提上念國計之艱憐民力

提上念國計之艱憐民力

本衙門前准行到部本因圖開自訂行
修而外據

八月命工部右侍郎張憲總理易州山廠

民教應走之吏官即停而下餘官員故
吏部日近服易行君其可不慎乎總理用公
何日應五月省八郎索供之說簿書有開既以
杜絕之期朱火納銀得痛損加壯之數下是
積次日漸以完矣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謝丕等一百三十五

名
奏請試取中式舉人陸深等一百三十五

閣臣請止遂像掛檐于武當山從之

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無益
逃出生民困苦而賊肆亂軍旅亦興饑饉供饒
惟恐不給若門萬里豈能悉知

九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機為廣東提學副使

機升使人飭躬勵行持議名檢述忠古人之
諫以經籍舉職而惠未得所飭為即史上
諫用萬貴妃 憲皇怒遂繫獄命擊處焉
投然不為動至是擢學諭成于家業肅然
未嘗入念

論大理丞劉應太僕少卿王質募兵西北

起秦紘為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元人生而懷忠類秀異 著心經史考諸世
凡民政計邊備用不留意在禮部十餘年
文制度多所撰定在吏部與任和瑞不無見
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
子云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

各道無敢緣法為而務宗大體慎廉隅又
於新然不弊言時足以法正臺官云

勅獎沂陽王城列孝義

命刑部左侍郎何鑑賑濟兗州徐和等處饑民

首陳五事一借糴餉以資賑濟三乞通融以
時賑五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緩民力
五停工作以待豐稔 詔悉報可時巨盜弄
巫命有司賑濟飢民指撫流亡牛具恒穀區
至云

十二月欽天監改造運儀及簡儀雲柱

改右副都御史張縉總督漕運

督餉榆林工部右侍郎李燧還朝疏安攘十事

綸州撫宜州前治今盛蘇隨皆無遊龍他技以
雜金紫嘉異食以糜梁肉此好漸長恐顧正道

其人係例以順邊邊方觀稅以情勸下部議之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甲戌朔

辰大祀天地于南郊

舉官典時吏部尚書馬文升奉命在部出史職滿生考察各官今年校點奏請者容內

言再實文升者半拜命欲既擬以復考房內中得時不可日祖宗來未有此例且門

覆罷科殿之命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提督

團營任命下人心翕然相服

以南京右都御史陳道為南京刑部尚書

御史劉王奏乞寒倖門不報時南京傳陞廣龍

通判王上言陛下即位之初章傳奉以清倫

遠近年以來倖門復啟孫伯堅李以傳奉則文

始則王寧以乞備後參劾今則胡家文乞內

施州免王寧貪穢之務兵部行道猶各盡言

爭之曾幾何時胡家陳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

不復見聖志移時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

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為主考取中會得等三百人

起復左春坊左中允楊廷和原職

禮部尚書傅瀚卒謚文穆守日川新翰人著學強紀成事周詳子元

養舉進士蕭江家之奏開臣漸實歲之為據計既而恐謀洩遂歸禍于程敏政彼家居光祿致政憂忤成疾諱者殆有遺憾云

陞禮部侍郎張昇為本部尚書

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

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上納之一日歲

近年以來傳陞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實支

木不下萬石而所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罷職

一官則有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二曰杜銓就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

孝之後王瑞綱之以改即賢方歲米費鍾誠仕

等之族繼而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

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

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

陞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為副使仍督本省學校

鴻儒督學以陶養為本以文藝為末抑浮崇雅

先行檢而後調華品嚴局下宅髮不與又好而

諸人每生後請益固辭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何璠王延相俱有聞

四月以羅欽順為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建恩義廟祀文天祥于廬陵縣從慈時實觀從廣東布政

使周孟
中來也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言時政六事

一嚴考績

衡多有營私納賄一崇節儉諸公於困乏諸司宜加裁省一汰冗員諸司官武職并廢諸子孫一立經制諸邊警備宜止正于附近處所陳應一重約權諸宜似以實到而不為中制一用閑謀諸處使有被獲者宜

命修葺朱儒朱意廟于婺源

命建祠祀宋相江萬里于饒州

萬里為貴似連所忌出知饒州

遂致仕常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遂舉其子諱及左右故人投水死至是國監生

五月陞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

成化以

未煖固原猶為內地自火餘寇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州治而以固原日繼開漸謀之設總制

恭折遊擊等

總制尚書秦紱奏新造車制上命會同鎮巡官

試驗以聞

車高五尺四寸輪闊二尺四寸前後

下推車放鏡者四人每車重下過二石滿一但用四人取行上下前後通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互衝賊陣前有阻礙則有車向前放鏡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前放鏡若入賊陣則各車兩相放鏡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將角

罷臣劉健等上早朝疏上嘉納之

六月命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壯仍充大明會典

副總裁

同書謝計未嘗至五月

閣臣劉健等諫止釋迦啞塔像儀從之

七月命各邊總制巡撫等官整飭武備從各調度

防禦

贈故從事廣東參議劉信為嘉議大夫

以信討

一錄請也併錄其子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命劉大夏仍理團營

先是上欲于附近團操以振京師大夏對曰

京西保定地方獨設衛司從五衛仰思祖宗

萬人也衛團操奏人上可之遂初都指揮

附錄

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軍何如大夏對

軍保月出操出有行糧何故貧劉曰江南因于

運糧江北民困出京操此則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豈日與諸衛官

減修清寧宮夫役

先是詔兵部議帶夫萬餘十分之五皆工部官謂于上少人多奏減

眼日大夏不以朝廷大役為重平意減夫可

不以愛惜為責則其經然特重百兩正固是為
師太平之具乎生文學氣節嚴密當時名士為
彭紹丘廉

大明會典成

凡一

按嘉靖中會典事官代而
推弘治年間編臣失考不及修述致我皇祖
聖訓所以嚴內外之度慎官闈之防廷昭代司
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以空前下司
禮聖而參以成法年開合義司張寧何如員數可如
他列聖以前缺差事何如今日員數可如
之旨
之意

陳建曰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
時纂修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非貴之嫌而不
載載也若如舊文敘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
就為祖宗成法當守職焉後來弊政當垂
然矣

附錄 上召劉大夏數璫問曰通關軍民多不
難太愚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
臣劉健亦何計事劉所與之官太雜耳探嘗
為一人其不慍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引向之
內使陳寬謝賜副都御史劉守也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道報田土戶
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
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

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
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十五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十六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十七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十八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十九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一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二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三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四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五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六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七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八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二十九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三十年有奇止四百二十四萬頃有奇

陳建曰我朝有天下二百餘年充費不
期增而日增田糧戶口不期減而日減
之蹟可考也舉山西而天下可知深惜
來可知宜乎霍文敏深有憂焉勸德聚
不也霍氏之憂豈非今日當國者之責歟
故公于後有言曰人臣事君當如事
為謀國
者忠告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松藩東南二路參將及四川都行二司俱聽分

平節制

陸學士張元積為南京太常寺卿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疏選輔導以全宗室

王府諸制雖執非禮之為歷所不至亦選國學
主府諸制雖執非禮之為歷所不至亦選國學
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成待正之心者藩王
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得從者諱正不嚴者藩王
奏聞郡王所為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所請武職不
法司前法司前法司前法司前法司前法司前
勳問從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陳言光祿寺無名供億詔罷
之
大夏因歷天鳳肅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
奏曰光祿寺泉袍不勝查覓日殺牲只無備
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復虧愛物之仁職臣
雖然下除裁減官民乃與彼九職衛使
古云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金都御史巡視雲南
貴州二省
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僕訪利病
履行未動鎮守及巡撫官罪狀無不職文武史
數十員修城池勳兵馬賑賑窮無虛糜威惠大
行有奉人牛不還者聞瑩至定果然退還其狀
曰渡第無憾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退還其狀
罪瑩慰而遣之他士官聚兵警校正攻威有司
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賊顧顧不法當直
欲兵退其為樂吏畏版如此

三月以梁儲為吏部右侍郎

以陳茂秋為監察御史

四月令廬陵縣以鍾同附祭忠節祠

命修國子監祭祀樂器

五月命有司諭祭大學士李東陽父母

衍聖公孔弘泰卒兄子聞詔仍襲封衍聖公

弘緒子也賜諡曰王帶黃金盆正德年
幸大學召弘緒賜宴冠服帶黃金盆正德年
嘉靖初上兩幸大學召弘緒亦如之
平年六十有五賜祭祭皆如禮

命陝西巡茶御史暫取回京

命陝西巡茶御史暫取回京

陞韓文為南京兵部尚書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嘉魚人舉進士授許縣以
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先儒註疏可一切廢棄
富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不稱其意指為詭惑而
承芳自信不疑率諸病去與其弟舉人李其講
學于黃公山談食廢寢空相顧自得莫與會試述
陳白沙門
以理學者

六月減蘇州織造三分之一

今武職願赴邊報效者不待一檄濫許

以保國公朱輝提督團營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臣敢乞

申明新王之國舊例。月知止五百號。除王所及各省應付車輛人夫提揮

核人奉船。大俱自備。

八月命纂修本草。

九月命差官查理內府用字等庫。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懋在監開示道

之者凡論道理學。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待。獲其地。處分其得失。五經論難。諸時弊。推鏡述乎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諳達者。事無不會。

十月命建祠祀元儒陳澹于都昌。

以嘗纂修禮

後學從仰。實來也。

大學士劉健等疏言不當置憲佛老。上納之。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

十一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清奏清出荒占牧

地數目下部知之。清出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

奏准。每年于陝西按察司採用憲臣一員。于陝西府照例。照茶馬又運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俱簡舉。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十二月停止福建尋訪鶴鳴竹鷄白鳶紫山鶴

等禽鳥。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聞

臣臣生

十三父善祥不幸早喪母獨內無任婦勞苦
使身別無次河誠苦戚臣前任古安府推官
年雖高猶就祿繼蒙聖恩任古安府推官
年念老疾病纏綿不勝步履重違政教
言言懇切臣待罪干二年矣竊以非才無
濟風流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古安府推官
累蒙幽明咸被天恩分委古安府推官
職于重一也無何古安府推官
七十有七矣又無男婦可以承繼母年不
多浮也況臣又無男婦可以承繼母年不
一屏下思思無歸不無疾病獨自呻吟
無與與調臣既思無歸不無疾病獨自呻吟
臣則無身之計疎臣心可憫乎心可憫也
臣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勞臣
奉親類仰瞻天日念恩思德益勵勤心
涓埃之報于斯未再放太馬之勞下未
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切切謹具奏聞上
其情特

許之
成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成烈繼其
戡戡志遠不與學兒孫入公署夜歸讀書
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輟燈燭誦不少年
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
己曾之曰吾豈非學之法與乃作者克錄以自
考豈進士為安府推官明允所知獲以歲
考績歸至淮以之來具奏其所以知獲以歲
為校為街吏役服素托借騎一花馬者無宜
而禁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
治則君親給薪妻于服食粗糲人所不為而
然自足日坐空室無極經書與日俱進身自
得隨錄書自言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持其
士宜
被陳孝廉珍養一既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
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酸咽與感想當草履

則未嘗不勝暢雅與學俱不能為博學也故備錄此錄以風人子當與季令慎慎慎慎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

朔

賊後寧夏慶府恭王墓

二月命陝西各監苑增築城堡

停止朝陽門外壽塔及真人杜永禎等封號

陞上劉便寺上言前代信佛莫如梁武帝竟觀

成和相宗治天下無事因亂之運而已所屬

下番後世也異端不可信語命不可與夫諸公

漸安所以獎發勤進雖難士大夫必特教誨

對清間後世者曰此誠延厥緒與儒臣所撰

也天下後世其謂臣

之建日恭親我孝皇十八載之間應言納陳

之美應耀簡用成陽之從一佛佛敗絕不吝

諫焉

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

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宜至是周太后崩

隨上尊諡曰孝肅貞順之制矣錢而劉健寺實

順之意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即會多官并

順之意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即會多官并

順之意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即會多官并

順之意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即會多官并

順之意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即會多官并

順之意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即會多官并

莊太后玄堂樂 英朝皇堂信去敬此間隔不

通因曰此大非禮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知今欲整正仰見 皇上聖德高出前

古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不臣等不勝祈服 皇上聖德高出前

所知之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邊事

奏欲編陣以禦法從事所擬太憲邊將
軍用軍法自古如此軍持遠步項鍊對人
不効故何以前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
命大將出師新書內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
總兵官親帶大憲官軍有賊匪退者止許以
軍法嚴令從事治軍有明言上復史糾紛
事法不說起向可今既奏有明言上復史糾紛
從奏曰此不行便亦力贊其說尋常小敵
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
裁出乃為重耳謝退曰今遵還論批荅仍
裁出乃為重耳謝退曰今遵還論批荅仍
一足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戮輕重自
有法如大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
當者諸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
來或曰講時劉機講陳聖閉邪陳字解作陳說
不是正云數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講健素曰
則李朱又說以善大抵諸書須要明白透徹
天日地字亦不妨大抵諸書須要明白透徹
說也無進益先生華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
新當言便對曰臣若不政言則其於此言無
益者矣上曰然謝退曰聖學獨照中外臣民
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所願也上
曰先生言得真意不勝感佩之至意以為
忘耳又曰他年亦不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

不若欲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

十月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事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命工部右侍郎李廷選視察雲邊備

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舊且使事虛文可謂
慢率矣宜各從長遠處以聞干是戶部議上
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長田久傷欲重
逼迫逐移者有因農土軍兵通里長屬民宜
下招撫之思嚴考稽之法如軍里長屬民宜
怡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
查事姑息者後丁故事特利罰者逐之二余且
待餉高藏逃軍者半軍今未謂有逐之二余且
里不首者同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
雖多逃移旋踵及到營衛則監軍需索各營
有私役官營營作衛所差遣軍中主生何以自
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處奪給面
除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推行屬職宜行清軍衛
史嚴加清理仍查各律例行得旨近移朕漏
戶口令撫按清查前裏流民即推才望大臣往
會撫治軍伍逃亡定由統領人員指勘及有河
鄉里人等答隱埋沒道申明律例禁約于是以
治荆襄流民

瘦御經筵

增置戶部郎中于易州管理糧草

三月廷議賜顧聘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蒞若水崔鏡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詔獄尋釋之

謂今天下為病者也曰元氣之病謂士氣也曰
腹心之病謂內官也為害者三曰兵害謂冗食
無補之官不恤其軍也曰民害謂欺重民貧又食
墨在彼思不下流也曰並侮之害謂皇親之家
無賴賴投獻民間田地也為斬者六曰匿之家
謂兵連而浪費曰盜之漸謂其橫在民窮曰家

名器之漸謂乞官乞蔭者多三曰法小之漸
王法之嚴為縱罪而長奸曰方術取受之漸
創寺觀崇道術曰貴戚驕恣之漸謂露寧侯
禮無預利賊民中外欺壓勢財安通宜慎
禮防亦杜漸而中之下之以利也父兄論故
泣請上重罰不得已下之限月也父兄論故
大人求加重罰上不得已下之限月也父兄
以請曰大張罪惡左右近見大張惡冠禍地
官獨召之言而罪歸寧也見而大張惡冠禍
因夢陽之言而罪歸寧也見而大張惡冠禍
今夢陽中外上日近日外事若何大夏臣仁
左謂其語涉呼皇上曰夢陽不待已下之獄
矣宜付歸本衙校釋之朕猶知此重責重責
賜至或以朕宮中之念所以即釋復朕更不
法司擬罪地大夏頃首謝曰
陛下下此一事亮舜之仁也

命兵部左侍郎熊綱會同科道官查理騰驤四衛
軍旗勇士以劉大夏議

四月命張元積專管內閣誥勅時元積上疏
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命張大極圖以觀之曰沃生斯人以開朕也

巡撫南畿都御史文瑛平崇明巨寇施錮二賜
銀幣獎諭

翰林院檢討石瑄服闋除原職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上袖出數幅情
帖曰此廣東巡按觀

史部所奏地方盜賊事須貴區巡官劉健
制日昨所擬已上初議上日不見奏候事須
當與商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候事須
加資皆應日諸上又增二宗日此有京京道
劫兩京堂上官作何處上計不實言古端是道
重臣寺不敢擬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士出身先年有道上李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因然一人健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非一健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論之不健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儘多有單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已呈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大不有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不好者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辦事之文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留者辦事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似不能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對日正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河市不通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休之煩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且民困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行試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法嚴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葉私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禁東湯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不償失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盜還日昨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然健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廷行慎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北東湯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徒有其利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
人何故不肯上納健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帶奏計一分則來帶十分商人無利之生此
弊耳計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莊田稅課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誠不可不聖論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健對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乃言鹽法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因言鹽法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各關中雖多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專關中雖多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大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不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詞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為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見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諸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言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退而從若上言說者不不多耳健對
纂修王燦成
命兵部按季開具武職字樣方面以上官員姓名

履歷進覽

五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疏言六事

一勤學

大學所養一書皆備經史諸講讀中間如辦人尤
察其情願內治教國典四省尤如詩阮一
與納乞今大小官員直臣對鈐閣諸臣不詳
咨訪仍乞少降詳色從容進言一公用人精
祖宗時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以成治功今後
補爾公衡乞推才望老成殷鑒中外能任大
者充之一次元員皆畏病財畏冗費不止內有
祖法之人外無使法之吏改色乞勤學禮上
部通查內外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知添上
吏兵二部官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知添上
凡無益干事者一切裁革仍申諭左右熱處各
守謹法又選剛正法司候補千下處節儉
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庶官乞略似
不歷郎守不得任侍郎到不歷縣公不齊
臺部給舍處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
妙選老成之計為東官官其所謂讀國宜務竟
及邊境謀危之狀開闢窮苦之情願宜一一備
口覽命所司知之

乙酉上不豫

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

初六日昧爽

左掖門急宣劉健等八乾清宮至殿殿
張生獨中宣劉健等八乾清宮至殿殿
下生獨中宣劉健等八乾清宮至殿殿
六歲矣上曰朕承祖宗大業在位十八年加見
時少健等曰此疾殆不能與故在位十八年加見
調攝彼得達此言上曰朕自知之未和覽
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事御醫太監張煥
上進藥不效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

敢怠荒九天下事先生每多責心因執劉健

若病未試者上又曰朕來皇考厚恩張

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

事重何區今禮部舉行舊應日話時上曰朕遣

陳克李榮甫敬先至羅應日話時上曰朕遣

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軒選與生年勤請止

出未讀書補能數好以健者皆呼派日臣詳啟

不盡力從幸逐出

訓官仍還部行之

辛卯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皇太子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大赦天下為嚴止蓋劉健屬李東陽代草

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

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命劉大夏張懋及科道選練團營官軍

設湖河川新營于古北口外關

定幼軍解補開豁例者為令

太僕少卿儲曜條奏聖廟五事

文武臣堪為將帥備視提督實重者共事京

劉健等對曰內官禁衛中閤吏帶統多
合途苦人且遷居商議上先帝末年銳意理
是幾個內官壞了賢知十人中他須有三四個
如伊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贈少保謚襄毅

楊學士上疏劾方以名節自勵初為御史以
博學許慎清議歷歷因討秦下詔保其忠以還
西綏故衣進皇嘉其廉得之賜鈔萬計政河
南總制等議官大器副能戶部侍郎等總制太
教守夏其肅年益壯戶部尚書以作降脫加太
子少保卒之日家無餘貲始終一節云

給事中劉蔭二言時政

言梓宮未葬德旨不
耳而政事多乖疏冷不
信如聽商人李琳譚景清買補劉昭監客罪人
張倫劉文泰等奏請太監劉昭監客罪人
而僅得更調劉昭監方多事奏發各處內官將
官欺弊奏差利道勸撥戶部奏發各處內官將
華傳乞事行報罷而詳司章奏則臣不得預聞
是舉蔽所由始也今答發已既乞恩遣令許
之臣敢無大下閣奏詳厥政

十月庚午葬泰陵

色雲見于陵上
論曰孝皇久然躬修誠明內德體睦知廟
講建勳程史之功施恩德處敗之奸尊禮儒臣
信任六卿立頂廟舍以厚士民朕張款提以除
民患止上納例以清仕路招納中供恩便與利
既錢法修兵政則遂民壯孔彥經世博學士楊
祀順則正學崇失于謙以大傳道以肅然

則勞臣黜失辭當遇奉幸九思盤急湯和節
則勤降遠疾修大明會典即陳請討安南不許
武不驕而民不傷失德知如職官姓名召補臣
休唐虞路美湯武應無誤色十八年之治殆不
多幾何

奉熙祖皇帝神王入祀廟

十一月檢討劉瑞上求賢疏
謂都察院奏宜亟推顯任副使王雲魯節林俊
瑞王給事知府楊成元照摩徐濂徐事胡獻
超用

上御文華殿日講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
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文堂然世故
秉前謀謀時稱為內黨內閣所掌金銀盡入
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額差者盡
數收回于是內官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
貨銀兩進貢乃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
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武庫府政未幾已
事駭駭變矣

翰林編修何瑋請令史官即時紀錄時政據事直
書命所知之
瑋言臣以非薄待罪之官伏視
若無所事者朝之錄退安私室于閑家政務
無分毫補益且月受俸錢日取廩餼失官

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懼慙因
 謹將古者王制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修撰計議之史官掌記時事我
 古憲也謹按太祖時創修撰之官以秦坊右
 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之當書者皆錄之
 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初猶未失
 也今不知因循流弊于何時而變遷矣未克修
 之也方今山陵既畢政事維新修撰之官
 之史館凡歷千之起居臣工之言行
 之因革弛張大臣之起居臣工之
 某官某人記職之實情以垂勸懲仍不
 典斯備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
 下則檢夫小人擅遺萬世之說亦有所懲戒不
 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
 取則使人臣克秉餐之懷事體其便
 用宗宗卷十八私治四九

之勅
 上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
 後施令進賢退姦實善罰惡安邊治內與凡
 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止然後可以張大
 心而重官爵以備名器禁奢侈以化民風存
 則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
 折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願效愚直以辨
 論謀求治道
 伏惟來行

十二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刑部尚書
 敷華江西
 剛正不輕言笑奉公秉法不為阿徇望重一
 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
 章德云

勅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 以張敷華劉健李東陽
 為纂修官又後改撰為副總裁
 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德器中和粹淵達無城府中法不同而意每近人
 為御史為副使皆學皆重風化流弊無敢匿
 章德臺奉職唯謹不少撓情 孝宗每宣問核
 得從容政計天顏為霽
 薛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
 南道御史陸現以修省條陳八事 一獎直言以
 面劾以折奸邪一明叔惡以別人才一嚴糾察
 以勵廉節一稽章奏以防欺蔽一懲沮壞以養
 命工部右侍郎兼倉都御史張憲清迴避新置法
 十八卷終

新刊明政統宗卷之十九

武宗毅皇帝

帝 孝皇嫡長子 張皇后所生也。在位十六

年壽三十。

丙寅正德元年正月辛巳朔

巳丑大祀 天地於南郊行慶成禮。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一清以馬池係要害地。募數萬人。率官屬沿邊巡緝。防備方略。上疏陳戰守之策。修繕邊堡。以固

加禮部尚書張景太子太保。

景對賓天。及嗣統。凡言官祭祀。冊拜慶養及儀物制。度皆昇任之無違禮。

改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科給事中汪循疏請重詔書裁革中官不報。

循言官鑑歷準內官蓋奉行詔書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查正統天順事。例天內官掌官禁

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其故何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

天順年例。則謀矣。夫夫添設中官。寵信太過。致有王振。梟悍。吉祥不軌。聖譚家。歷歷危社稷。此可以為鑒而

不可以為法也。

戶科左給事中尚衡陳言四事。

一規諸臣請當謀之閣部諸臣

一種郭賓。類表。圖聖之典。一貫。威爭。每氏。謂莊田。店房之類。一種。豪阻。康。鹽法。謂藉勢。說古之類下。所司知之。

吏部侍郎王鑒請修復弘文館故事。請學親政不

報。鑒因上。通。通。請。便。殿。之。側。修。復。仁。宗。弘文館故事。鈔選天下文字。舉行禁者。聞者。仁宗弘

事。更。入。直。內。閣。大。臣。一。人。候。之。而。用。揚。揚。傳。故。天。威。從。容。詢。問。或。請。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以。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二月朔開經筵。

耕藉田。

戶部集廷議請革 皇莊鹽法之弊。

時以皇

官校賣。駕。輪。運。捕。民。人。二。百。有。奇。遂。樞。王。瑄。科。道。張。文。榮。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部。議。文。等。覆。言。議。民。當。極。若。必。以。莊。田。奉。所。官。宜。嚴。延。撫。名。人。佃。種。賦。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官。莊。內。官。官。悉。召。還。又。言。祖。宗。鹽。法。專。以。商。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

今。商。人。課。清。寺。乞。具。補。裁。鹽。陛。下。初。意。裁。革。特。諭。除。快。未。幾。獨。其。陳。請。復。命。分。諸。若。員。補。之。害。不。除。則。鹽。法。之。弊。益。甚。官。課。何。從。變。質。模。草。何。從。措。辦。一。有。意。用。何。以。應。之。臣。等。及。復。思。結。殘。弊。必。盡。數。設。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天。下。之。大。信。杜。發。兌。之。門。通。展。稅。之。利。

上曰。先帝已託其母。朕

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上。口。先。帝。已。託。其。母。朕。命。修。葺。故。元。祇。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舊。

歲內

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

大夏乞歸號五六上

且有勸諫為國才嚴及者之賢加太子太保賜
馳驛歸月廉歲夫如新祥給事王明張禮各既
言大夏諱諱兵務為先帝心臂之託且因家
多事遂警未息乞賜恩留以卒計政吏部覆言
歸宜如期諒言不從

以許進為兵部尚書

七月兵部郎中何孟春上先聖稱號諸將從祀議

兵部尚書許進上言興華事宜

一重爵賞以故
蘇民田一遵成命以振兵威一華凡員以故
門禁一嚴比武以復舊法一蘇困苦以隆
一清文引以法指弊一禁汎濫以省驛傳
遵成命華凡員蘇困苦耳議以開餘如議未節
覆執奏乞鑒古人官府
一體之意勿中阻不報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夏氏授都督同知尋賜首第進封慶陽伯
妃父沈傳吳讓俱授錦衣衛千戶尋進金書並
給誥

罷差內官黃璫等浙江等處拘運木植

十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

太傅謝遷並致仕

先是壽理等嘗言內閣專執
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
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干
是遂准命健等致仕惟獨
閣李東陽蓋前閣議

誦誅璫李時健曾惟衆哭是亦皆璫中不休惟
李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坊共致璫等欲
之閣議持在必死充兵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
再璫斥足矣若峻其事恐雨甘露之變既河渠
貽禍神數
年之禍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丘聚谷大

用提督東西廠

璫既入司禮監上悉以重奏付
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臆為以
部牛衙門官票公書日廉其門目科道部屬府
丁皆行賄禮部都察院布憲銀重內科道部屬府
本字樣重覆數多理大怒罵之都御史屠喬瑞率
各御史謝罪御史跪塔下璫救其罪斥責皆叩
不救何視大小官公差及同京者朝視無貴處
璫宅見對以為常惟璫自建日本則進內閣票
指必為璫告諭日尔剛正明直為國除弊云其
務容悅

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東陽上言臣等三
人責任同而獨
既願行東陽祖饒飲飲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
軍同行耳東陽默無以應之

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

閣辦事

芳性檢懷貽比尹晏父子晏狀由侍讀
學士請往陽州同知尋遷至尚書劉健
等與韓文謙除璫黨方潛通于璫璫遂引芳入
閣表裏為奸奸遂成憲極巨杜塞言路
酷害軍民皆芳璫之暨充實錄總裁掌制任意
不允
云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丘聚谷大

用提督東西廠

璫既入司禮監上悉以重奏付
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臆為以
部牛衙門官票公書日廉其門目科道部屬府
丁皆行賄禮部都察院布憲銀重內科道部屬府
本字樣重覆數多理大怒罵之都御史屠喬瑞率
各御史謝罪御史跪塔下璫救其罪斥責皆叩
不救何視大小官公差及同京者朝視無貴處
璫宅見對以為常惟璫自建日本則進內閣票
指必為璫告諭日尔剛正明直為國除弊云其
務容悅

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東陽上言臣等三
人責任同而獨
既願行東陽祖饒飲飲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
軍同行耳東陽默無以應之

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

閣辦事

芳性檢懷貽比尹晏父子晏狀由侍讀
學士請往陽州同知尋遷至尚書劉健
等與韓文謙除璫黨方潛通于璫璫遂引芳入
閣表裏為奸奸遂成憲極巨杜塞言路
酷害軍民皆芳璫之暨充實錄總裁掌制任意
不允
云

以吏部左侍郎王鑒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政許進爲吏部尚書梁儲定部左侍郎

戶部尚書韓文落職閑住

韓文日例其遇不

得會爲解戶以優

賜言文端證素著正色立朝不置棄而此昂泰

李德一車璣陰遣官校伺察無可加罪而盜賊

之文士士墮任高任知州士

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

勅令致仕

十二月陞顧佐爲戶部尚書

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焦芳太子太保王鏊

戶部尚書

武選主事王守仁于獄廷杖之謫龍場驛丞

守仁諱言南軒給事戴銑寺以言爲貴知其言

善自宜嘉納如水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機

今逮至拘囚楚中小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

宗祀危殆之事陛下就從而聞之伏願將致之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渡江冠履浮水上道

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印

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純萬言

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閣臣

好爲每與陳運羅倫輩以理學相疏警士想

其風采爲言官詔號九七上乞休

留之當時尙書懷其願強出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乙亥朔

乙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陞吏部郎中張志淳爲太常少卿

召宣大總制都御史劉宇掌院事

傳旨降戶部員外李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兵

部王事王綸爲順德府推官

命少詹事楊廷和專掌誥勅

詔吏部查革添設兵備守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

諸文官并兩京文職

員十五

二月大學士李東陽等疏乞早朝

總制陝西等處兼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致注

先是一清距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
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虞乞修邊備
整以固邊防增設衛所及壯遊兵奏上報可
清遂與築邊備克期完工會劉瑾被逮乞休
工亦
停罷。

關臣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劉瑾矯勅粉紆黨于朝堂

勅曰朕以幼冲嗣位
惟賴廷臣輔其不逮
豈意去歲奸臣王岳竟亨
徐智滿弄威福顯劉
吳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
遷尙書韓文楊守隨
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
王華王守仁上論孫
榮檢討劉瑞給事徐晃
劉振威統御史何天衢
王良臣趙佑等遞相交
通相與朋比或為殘毒
類以術諂上或變亂黑
白以欺衆聽動深

謂行用頗僻朕雖密察
終難悉後漸事跡彰
露彼各友側不安因自
陳休致之情若自負健
謫之典吏部查令致仕
毋復私人之澤也
悔難沒是初乃瑾屬私
人各黨修官以應生元
澄守

修歷代通鑑纂要成

各黨修官以應生元澄守

為民後以李東

陽疏救准復

七月命葺宋儒朱熹祠于台州

詔許遠東軍民人等納銀冠帶以充邊費

復開白塔河及修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

自
孟
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抵揚州

八月初命取商人腳價置造輪運倉果諸具

自
是

抹羅四出

黃河清

卿雲見異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李東陽俸一級焦芳王鏊並少俸兼太子太傅

許進劉宇並太子少保

時
上為擊打盤
感不復入內矣

命蓋造豹房公廨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行輔等一百三十一

五名

王考諭德傳
王考諭德傳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仕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命修大通橋至通州河道

令九卿建言無碍者即與封進

禁自宮

傳旨以少監屈讓等分守邊關

十月大學士李東陽請復決囚三覆奏之制

自是諸邊無餘
池矣又增提督
國營及五軍寺營大監軍作各百人
營太監各三十五人主司內官三十人

十一月授孔閣禮為五經博士主于思前祀
韋巡撫都御史兵備憲臣
十二月封朝鮮普城君李悌為朝鮮國王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己亥朔

舉計典
內批今學士吳儀放出養病和

革督畫機務等官名目

速前戶部員外李夢陽下詔獄釋釋之

歷理猶不快前念尋以已事撤至京下試特置

之或時修撰康海致封山與夢陽同有才名各

不相下理康海致致致門下夢陽不待埋回先施

海海間下客之竟不入至其夢陽有所觀在遊

有論獄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解之夢陽

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收生之勝月怡然之

獨無愧乎吾寧笑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

之說也蓋之再三夢陽援筆曰對山汝我惟對

山為能放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我豈容黑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乎海曰今日

遂諸瑾瑣焚香延海上空海不為良友海曰吾

有何利風吹得先生來他命左不為良友海曰吾

有言告公如藥吾言當為公不然而且去矣

夢曰云何海曰公能明皇任高士夢陽冠先生

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毛擇曰理即請為先生

說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干李白教信何海

同為不及一相也李夢陽而起理素而止之曰此朝廷

為白脫靴我計書冰起理素而止之曰此朝廷

事今聞命官幹旋之游迷解幸與之痛飲天明

始判夢陽始得釋歸海自是與理復還不先

議清

二月以邵寬為湖廣左布政使

令省親丁憂宜達限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

一年以上令致仕

會試天下舉人命王鏊梁儲為考試官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詔修會稽孝女曹娥廟

令撫按官詢訪屬官貪廉以備黜陟

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是科一二等第

連黃中仁為民說芳德宗崇俱生聚

速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崇差科道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相犯泥

由是解道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相犯泥

增陝西河南等處鄉社解額

命興化府立祠祀宋文公節臣陳瓚陳文龍

淳狀元知樞密克爾廣臣撫大使開闢興化時

林華以威降元文龍被殺咬卻半誘脅不為勸

肅武獲廣大勝不多面與具叔墳以布衣召募

義勇三千人攻殺林燾度興化獻賊于朝命為

興化同知遇缺即補
至是奉敕能從外郎
達請祀從之

遼前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下詔獄尋釋之

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今東陽亦故之

肇開武舉
利其文學之章奏皆令延儀軍之

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
大小衙門武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充

越在官司投報給賞胸色查審明白備軍
越在官司投報給賞胸色查審明白備軍

請于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司馬分理衆務
禮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馬分理衆務

者合式二場較其步射人變九矢中三失以上者
者合式二場較其步射人變九矢中三失以上者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贈太師諡端毅

貢天下重望為近時名傳之冠年七十八獲仕
九十三三兩雖終之曰數運正氣而家人門
氣已絕必有風雷終吾再降諱無下如法家
待之尤公方眼目少須臾雷大風雨下如法家
人相戒屏息良久方開卷乃取果哀及德觀公
親和性無榮附乃津津泣泣時家
白氣貫空陰晴乃武正人君子家
與天地相感名震遐邇何如是大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

于東西長安門外
時連行事務為嚴劾劾以一

班詰問無肯承者雖嚴軍臣所為乃分五場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

拜起豈能知
之乃盡得釋

八月遼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

無名供饋康省官用數百萬通者多不說大
夏既致仕歸有微恙于此
素重劉大夏呼劉諱曰此
乃免請劉大夏家臣得金數萬與大夏有怨言
于禮部劉大夏家臣得金數萬與大夏有怨言

史屠潘派謂大夏不宿探探睡怒乃與王謀

大夏乾謀人選從發州州承遠克監大夏
御買騎銀兩以行出部城口者如塘所在罷
可父老涉流士女務實信進
果食亦有焚香願公生還者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于鄉其第進士也
先于父春後春亦仕至農學金事卒近世初未
嘗有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遷寬性過之不能得居
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罪言廣澤長謫等書
行于世間多有確論云

十月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金報天順以前年
例銀數從報天順前無此例銀兩天順曰此戶部
官通同違步運總共送內帑銀兩之明驗也委
化開開設檢林銀兩之例邊儲因是亦快驗也自
不攢奏送江南折銀以神不攸然陝西民江

南原折銀兩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此支軍
士其從大同等處歲支之數皆不
多末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滿

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監之法今納銀運司解
部分送各邊始有此例銀兩多至數
萬其費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

銀各邊而邊方米價賤貴市程艱難不如商人
張中上納本色之權為得實也今併事罷之

邊儲安得

不決焉

按雙溪樓記便顧佐雷劉唐查問之時各曰
監獄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兩之送後改監獄
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連說不覺疑
無而反正則鹽法還歸得實利矣乃膝騰以天順
前無正例還報使士
民受害議者短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給酒

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饒躬勵行純樸古人平
不好王侯同腐窮總好命不好顯淵莊翁大又
雪自錄有以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
業或以一己而道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
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使以疑其一己之私
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
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因方學者宗師之孫虛齋先生

已巳正德四年正月朔

以邵寶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率令致仕

無所通達衡之數令人以危言振之不為動乃
我言謫令致仕寶性廉端臨事獨請學不嘗
色貨利雖絕口不食惟違誤者書問括古今
粹然自出援軸名重海內後違誤者書問括古今

陳建曰邵二泉誠行若此可謂明時全人矣其
曰類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名者言及以家
之閒而已其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為而踐行

始而堅二泉之言

始而堅二泉之言

始而堅二泉之言

丙午天祀天地于南郊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監祭酒

以西有廢創大夏嘗對 故是 誠其可大用 更 是以 從人望用之 未幾 以 守正 不阿 梓 劉 陸 休致

召改洪鍾爲工部尚書

三月 詔行吏部不時考察京 又在 外方面等

官 吉也

三月籍故都御史錢鉞家

補 至是 理受 焦芳 賂 謂 誠 交 通 王 府 故 成 法 遂 就 鑿 六 子 俱 成 邊 衣 冠 莫 不 傷 之 時 布 故 法

環流

不忍旋

點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吳儀爲民

類以 納 理 通 有 所 厚 說 理 勿 納 者 雲 等 通 放 習 遂 點 之 不 義 故 按 胡 節 山 東 則 飲 銀 二 萬 兩 知之 捕 下 獄 件 即 張 爲 生 福 建 則 以 銀 二 萬 兩 送 理 故 之 于 承 運 庫 皆 詳 點 其 餘 以 銀 饒 送 得 罪 者 甚 多

四川鎮守太監羅倫請便宜行事不從

太 祖 設 官 定 制 在 外 都 布 按 三 司 都 司 管 兵 而 不 管 錢 糧 布 政 管 民 而 不 管 軍 馬 又 有 按 察 管 糾 劾 問 刑 名 而 能 稽 軍 馬 皆 不 管 其 權 蓋 分 而 不 專 此 祖 宗 防 微 杜 弊 之 深 意 永 樂 以 後 漸 差 都 御 史 在 外 巡 撫 其 有 番 費 去 處 則 置 鎮 守 總 兵 官 又 後 差 內 臣 一 同 鎮 守 撫 安 軍 民 防

集議冠其權明同而不專故紛論之詞曰會同

計議停當而行母得偏執違抗未言一人專制

夫以親藩之隆望上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

必生又加隆望上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

必生又加隆望上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

四月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語 太祖 家 中 士 夫 不 爲 吾 用 者 當 殺 身 滅 家 語 子 是 畢 父 大 同 進 任 日 吾 老 矣 故 置 我 何 處 處 乎 不 得 已 出 而 進 任 日 無 所 親 禮 怨 欲 重 以 禍 不 能 得 而 罷 府 國 學 祭 禮 廟 以 十 有 七 約 示 諸 生 約 束 太 嚴 雖 非 諄 訓 出 而 不 爲 勤 六 節 士 子 皆 感 服 尋 以 病 乞 休 未 竟 其 用 云

降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侍郎尋復職

諸 廣 東 順 德 人 弘 治 中 梁 修 大 明 會 典 成 自 東 陽 而 下 瀚 林 奉 命 官 治 中 梁 修 大 明 會 典 成 自 東 宗 制 書 奏 禮 以 新 例 毀 其 舊 禮 禮 之 餘 因 降 宗 制 書 奏 禮 以 新 例 毀 其 舊 禮 禮 之 餘 因 降 宗 制 書 奏 禮 以 新 例 毀 其 舊 禮 禮 之 餘 因 降

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高 新 彭 劉 謝 運 督 天 下 所 稅 糧 米 十 有 傳 信 傳 疑 應 有 徵 于 將 來 之 語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時 焦 芳 以 庸 品 操 第 喪 敗 任 意 如 葉 盛 何

與教皆為金部御
史仍專督撫大
按起陞殿議而重懲風聲聞之此
舉頗得治道實罰嚴明信必之意

大學士焦芳以老疾致仕

九月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以吏部左侍郎張綬為吏部尚書

綬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

郎中養前歸劉理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志革

烏氏未久令赴京聽候綬不得已赴京綬前在

文選時焦芳為侍郎與綬相得芳為子遣言綬

乃公之鄉里綬有才可復補舊任已而楊一

清薦綬諸曉諭署任邊方巡撫性節即史臣

特觀徐以綬代之嘗言下理公左右用

事者多騙賂張綬去之其他政正頗多

冠之相少減然綬在吏部惟知敬謹諸官者以

為理親疎同

十一月劉瑾私置軍器

瑾懷與心密令兵仗局

脚面千餘副私假寶一顆又令兩廣太監

蔡鼎請牛五百餘張匿藏私室

改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于南京吏部

附已也

辛巳大祀天地于南郊

戶部左侍郎儲燾致仕

籍故尚書兼都御史秦紱家

紱卒後妻弟楊璉

枉怨之乃以紱所遺鐵錫皮緝事者古及及其

弟璉冊軍器違禁并諸不法事劉瑾歸罪于紱

故璉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兵部

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內

閣預機務

元瑾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輪

附錄

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行

瑾專政欲除已相

調張南京奏既可即日遞永出就道楊諸禁門

不許放詠入承覽之通趨御前訴已無罪為

所害召瑾至請殺命永前奪服之谷太監

寺為勸解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

附錄

瑾掘令內使將小刀二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致仕謝鐸卒贈尚書諡

文肅

鐸性剛介廉直與進退一斷于義雖未

服蓋有

三月嚴禁偽造印信

除本犯外為人贖

致仕禮部尚書周經卒諡文端

經字伯常陽曲

順德人正德乘法

廟德變如流江西北貢縣黃村尼寺為憲

獻田遇諸王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諸鹽賊境

乞俸織造不候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酒掃祭

却雄縣獻 東宮莊田皆允

命王部尚書洪鍾兼都御史總制軍務督川陝

兵征勦羣盜

先是四川銅梁賊劉烈聚眾作亂

有監廷瑞鄧中忠廖惠寺亦皆討之

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錫及殺總兵官姜洪都御史

安惟學

時集衆殺洪等又殺太監李貴鄧廣少

大慶 逮瑯琊王孫則使至京成僭稱

放大理評事羅僑教職

僑上疏言頃者一春不

在仁愛未已

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瑞鳴之告

臣重之戲下

臣重之戲下時與臨朝時以還宮使臣等

責付之科道

盡元氣奈然奉臣聞之不敢言以為有科道之

政事得失

直言皆外明自速職無致獲古者進退大臣

進隨縣

先朝忠蓋著德和劉大夏者尤下

臣從

臣從

于實為然非所以待者舊勳大臣也碩陽放

使得生還以示保全見行條例最為精審

法司議罪比附深巧不備于申請勒洗司今後

問刑正供正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奏請裁決

乞于李東陽等訪議請三法司通立正德以來

條律議擬請旨至裁行是教者庶幾氣

肅然倘以一廷對而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起都御史楊一清提督

軍務太監張永總督軍務率師討真鍮

五月寧夏遊擊將軍仇鉞統真鍮械送京師

幸東彼門服戎服迎送

英等舟楫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剿

內應速手新周昂謀被化王父元械等之文

何錦丁廣于外奔謀其黨于是令神英師師還

張永及楊一清仍紅營夏撫安地方至九月

于

六月致仕吏部尚書馬文升卒諡端肅

取介以身殉國數陸不避繁文飾武名聞夷夏

退然若不敢自廣宮出總批務生檢漢諸四

李鶴于火鶴兒王龍正新北虜平章鐵烈與復

哈密處置貴忠建東火師會件陳誠汪五構成

重慶升屹然不為動禮推坐於孝至是李特進

甚隆乞致仕進禮禮推坐於孝至是李特進

宋大興復哈密三記及奏議于家

七月四川巡撫林俊擊川東賊敗之

時監廷瑞

廖惠

臣從

臣從

江蘇復讐官兵及歸回石碇寺處士兵討敗之
斬首三千餘級得九百餘人退保欽之國界
復遣西陽諸處精兵追及大敗之惟
賊首劉嗣俊懸賞購之不可得

八月詔免軍夏稅一年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

瑾僞政五年毒害遍
中外無不怨恨切齒
者張永既歸還征李夏平與陽一清共定謀
瑾亦既回京欲得與素所厚宦侍張謹張忠
乘間共謀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欲變軍夏
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已具宜早擒之聞瑾大
罪十七事上消琛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
盡粉矣上乃允其奏當夜
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
上安在對曰在約處瑾拔衣起曰事可畏矣
上問何事永等曰瑾謀不軌上曰何人謀
瑾曰瑾謀不軌上曰何人謀瑾曰瑾謀不軌

身坐以謀及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
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
萬三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萬五千
八金銀湯金五百兩寶衣四十金甲二副金鈎三
穿宮牌五百滾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王
印一百六十餘束

下吏部尚書張紱獄中

紱在吏部時
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擢用大臣必密謀于內
閣絲以為事在理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李東陽
寺以為遠處內閣權共懾之及瑾變紱亦被
下都察院獄今供與瑾同謀病獄中仍暴其
尸家屬復陳熊平江伯爵初能與瑾運理
沈儀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

以附

前大學士焦芳及子焦讀焦黃中有罪並除名爲民

先是黃中爲檢討數月即陞編修
有殊色姓尤在志氣盛時上官恭肅沒入家
聚產之鄧天下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

職

泰運前日夫我本之地應台密下司問與陳
蘇數典論道弘化宗社安生民休戚華夷向
皆治道汚隆合際焉逆瑾擅權有如方知
元者首附之逐叔海內驅動社稷幾搖易日開
小人可畏哉

論平宜鑄功封仇鉞爲威寧伯召湯一清爲戶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

時瑾誅而政體
臨決大政而馬永成寺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
須彬等同議理誅雖有旨云凡朝廷大事
件各衙門達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職
從皆非得已又云人眾都不可查究于是逆瑾
奉向在而彬永成寺諸處誠降起而天下不勝
煩擾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疏政弊政不報

張永繼用事上好遊樂時宿于外而
宮樞宗室之賢者奏于川中後上疏請
使謝宗室之賢者奏于川中後上疏請
或權柄猶在官壁安知後無復有
者其詞旨割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龍工部尚書畢亨。亨諱拆毀劉瑾廢建於西

修宜華麗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贊例耶遂票旨劉瑾私等不必抵禦乃

復前大學劉健謝遷吏部尚書許進戶部尚書韓

文工部尚書楊守隨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戍兵

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張敷華等官致仕

詔革宰府護衛屯田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江等一百三十五

名。王考學士傳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繼先等一百三十

五名。王考尚書讀解見

九月以誅逆鑄逆瑾詔天下

以劉忠梁儲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

內閣事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為廬陵知縣。守仁廬州府

選聖正三老委以詞訟

復設雲南貴州山東河南山西江西鄖陽荊州保

定蘇松鳳陽巡撫

以王瓚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不聽

芹言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聖下任用得人潛消變却又據以為政其罪甚重乞賜罷職上以東陽為老成用事欲矯劉瑾之弊以東陽為老成四字為東陽及陽廷和等各作長詩以款東陽為窮字詩執照書為句無工巧永大悅命工部刊印傳之以為窮苦之誌

以費宏為禮部尚書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平六登仕籍長子舉鄉試早卒諸任至南京戶部尚書讓莊至少卿兼太僕次卿吏部尚書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勸上安處宮闈

施恩澤不報

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於此二十餘年而後成先帝顧命惟欲聖相承統兢兢業業周而後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器光前裕後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恩諒祖宗授受者隆休生民仰賴者切每朝奏講諫之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恩澤施居有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迫矣

二月陞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

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唐寧俊也遷爲遠西人欽

務專覽惟詩五經四書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以母老疏辭順更爲好易究心象數于不

尊 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

太后張氏爲慈聖皇太后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壬子朔

巡撫昭可副

卽四史林俊平江津賊時曹鼎作

後發事吳景巡撫林俊聞報馳赴東元日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王守仁爲吏部驗封司主事

二月勅諭天下鎮巡并司等官痛自修省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斬貴爲考校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劉忠學士斬貴爲考校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劉忠學士斬貴爲考校

三月陞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

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唐寧俊也遷爲遠西人欽

務專覽惟詩五經四書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以母老疏辭順更爲好易究心象數于不

尊 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

太后張氏爲慈聖皇太后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壬子朔

巡撫昭可副

卽四史林俊平江津賊時曹鼎作

後發事吳景巡撫林俊聞報馳赴東元日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王守仁爲吏部驗封司主事

二月勅諭天下鎮巡并司等官痛自修省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斬貴爲考校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劉忠學士斬貴爲考校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劉忠學士斬貴爲考校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公卿與利不
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乞致仕許之

少通行為案公是春累疏請疾未允後起主會
試事畢出院即乞歸省墓上十一日構會試錄
所期大字錯誤處示李東陽等蓋中
官有譜之者矣忠而還乞休允之

起章德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辭令以侍郎致仕

詔執刑部員外郎宿進廷午門外杖發為民

言六事一謂四臣和王岳范等官如許天錫
周倫皆以違私宜加如典一謂大臣附驥如兵
書王殿宜罷內侍中有違官錄因免職從役
其四事則傳郎縣長吏遺官錄因免職從役
違官杖也是疏無甚觸作特
以察變為事云

命懷慶府春秋祀先儒許衡于鄉賢祠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年歲放選在道蒙詔復前職

致仕還家遺表云公之為人也明議治體和實太

言行錄云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議治體和實太
傳通達國事知陸張與質直不阿如長儒儒
潔不私知如希仁忠誠懇切不可馬若實是國
先民之遺教也廉白沙謂東山先生實百姓如
已子百姓之如父母偏親當世未有如此者
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咤以無
官公之

六月御史王廷相上言禦虜三事

特請立得有一詳者界之一議兵機謂宜陳

于黃河之港使不得駛而西分兵以守因路遠
不得駛而東使後注將率眾以應之其速退
竊可不敢而
猶失謂是之

七月吏部尚書楊一清陳陝西邊務八事納之

一率夏官軍撥充各標領以遊征調多至千數
百人太監張鶴齡兵楊英從欽差巡撫官清查青伍
差謀請獎功為邊臣勳仍令定撫官清查青伍
一率更調親往年馬各官占據英城既以歸官
請置籍籍考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貢結托
家人三千五百請發高橋兒等驛及興武寺清
牛禦千戶所支通當差一率夏歲貢紅花三千
餘斤種灌樹株動用軍丁千餘運送車輜糧
幾四千里請俾免一臺州千戶所為軍夏喉
宜令環慶兵備兼管靈州即治為衙門令其
兵理環慶兵士人一體陽安邊二虎軍場
宜召募土人給地籍名便報効殺賊一漢中西
鄉縣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天地池鹽俱離縣三
百餘里流民聚諸干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
以安反側其巡江巴縣東鄉等處主簿中顏遠
宜添守禦千戶所招撫邊移并茶從礦徒以用
戎一江德五千戶所招撫邊移并茶從礦徒以用
官而起解效已解而委官及大戶未納
宜令撫撫官督辦有違而委官及大戶未納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八月撫臣比向京師乞職命兵部侍郎提督軍
務陸完寺師討之劉六等皆斬劉文安等馬
賊陸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斬劉文安等
劉六寺等因諸內府家人混入禁內至約房聚
觀六寺等因諸內府家人混入禁內至約房聚
非捕劉陸陸果亦罷廢兵書王兩行有司捕
已獲齊彥名戒安廣麟劉七等師衆知獄奪去
何日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

橫行北友現破州縣政官軍朝至
汗山東河南江淮洋處皆騷然矣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征勦必以其子弟私入衛各兵籍肩輿功次陞
議多不合因乞致仕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
黨猶未平科道保而不聞言歸蜀人墮哭送達
未幾而西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韓公俊平生不受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
官下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逢易退之
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成以撫綏為上策蜀人咸
畏之如神明以千木張誠嘉靖登極初起為
尚書刑部

流賊劉齊趙楊子等分夥寇掠山東河南州縣

賊子各逞驍勇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奸任俠
先是劉六劉七齊名名即老虎楊虎率眾萬餘
攻掠文安現借家屬避賊立木中賊却其妻將
巧之遇巡撫往殺楊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
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于是趙與楊
虎耶老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名
名為一路寇掠山東

八月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

請選立太子不報

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意大本圖治安不從
每月盼望之外視朝不通一二便遠近之民下
疑陛下不復念其勞苦四方盜賊未靖陛下
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謂于外夷不可謂于後
世伏望早親朝板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

昭靈譽嘗幸豹虞日劉兵俊充非官崇所宜
無以安宗廟神靈位望崇崇或轉遊以
意外之處又言經筵講期前親臨閣覽
仍案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
好尚皆不能奪之矣

九月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李東陽等議盜事

將壁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上日賊在
東而師乃西出急召兵部追趕室於東出東陽
手諭日某當賊在水登營之甚易恐人心
不齊宜勸東南材將兵備上日張俊等皆在
嚴明諸將勸力必消滅賊上慰而退

十月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
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剿劉六等所領

欲效冀遠征潮海盜事指撫解嚴張偉統將
子亦不知兵撤出兵中錫通檄諸路指示劉六
等經過所在官可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能聽
撫得赦不赦劉六等聞之至不殺然且信
且疑中錫至德州劉六等已固兵劉六等來謁中
錫問賊撫之劉六等遂言先遣使人至京師探諸
馬部堂豈能自踐其言先遣使人至京師探諸
中實無把握意又於山東所掠金銀軍械至京
銳獲幸未報不得遣大諱却掠衆至數萬中錫
故被縣人賊至改城或令焚劫馬部家玩寇
屋財物由是諸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
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後中
錫與偉俱死

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鉞充總兵官太監谷
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既無功。中官因以此事非書生所能。遂令
谷大開總兵。與陸完居。中干昭清。往調直。各
遊擊許泰。卻承大同副總兵。潘復。遊擊。江彬。各
領兵入。征內地。惟令各大將。陸完。潘復。調遣。議
此。為自。

遣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棟。

下獄。除名為民。許兵部奏。二人無辜。無方。過賊。

賊以破城。為守。失機。敗也。又著為令。刑部官。護

權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

武定州。行禁。近時。賊勢。賊。遠。預。樂。城。地。廣。墮

食。富。均。役。論。月。而。成。又。使。民。家。各。起。墻。屋。高。過。其

漢。仍。開。墻。實。如。主。權。可。容。人。家。令。一。壯。諸。賊。敗

侯。手。實。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今。日。許。吾。令。視。吾

幾。賊。果。至。幾。軍。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

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以。千。騎。犯。利。津

達。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

達。不。敢。犯。達。

按。何。景。明。樂。陵。令。行。云。山。東。即。縣。一。百。八。無。墮

雲。臺。功。高。特。不。收。拔。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

賜。據。黃。白。面。章。得。沽。封。侯。唐。朝。公。卿。樂。如。雲。千

原。太守。不。見。不。聞。者。四。賊。兄。賊。走。抗。城。乃。是。命。此

但。白。馬。終。日。行。濟。十。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

許。以。樂。陵。令。許。達。平。原。字。正。言。詞。古。為。樂。陵。令。按。此

樂。陵。皆。山。東。地。額。平。原。功。年。幸。服。安。據。此。後。據

免。陷。李。希。烈。今。許。公。功。成。卻。流。賊。之。功。而。後。求
不。免。謂。之。變。二。人。忠。節。古。今。著。何。公。之。詩
詩。議。也。耶。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承成之。

趙風子。少。鄉。居。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李

如。縣。雷。恩。賊。破。城。破。城。不。屈。而。成。其。定。襄。強。如

縣。侯。恩。與。賊。戰。賊。朝。廷。之。或。體。官。既。定。襄。馬。先

而。南。河。南。北。山。東。兩。道。地方。被。賊。其。官。所。破。州

縣。幾。十。間。有。以。金。幣。通。賄。求。免。攻。城。者。則。賊。兵

而。道。官。軍。追。討。在。戰。亦。有。勝。負。焉。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率夏延綏諸

路兵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南大學士。無。芳。僅。以。身。受

其。其。先。世。採。集。無。遺。魏。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

進。攻。鈞。州。不。克。賊。軍。言。欲。屠。城。

風。子。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患。必。陽。乃

當。然。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

耶。

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子錦衣

陞新貴為禮部尚書。仍管內閣誥勅。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銓。山。人。

以吏部左侍郎傳珪為禮部尚書

高書楊一疏方得時在士皆趨附善和援外
果其內實則通達達之也將來與一清
各相結托而東陽塔為俄制耶中前尚書遇
中厚結托而東陽塔為俄制耶中前尚書遇
敦治貢其吏資師中求遷他曹繼去泰計
佛自名大慶法王外院僧曰法王何為
者至與專號五列犬不道當能軒軀榮厚人
亦止優以敏賢者有龍顏能軒軀榮厚人
神或起用之因請改牙和制如印文為方者
不何召老優更事者詰曰汝優敗亂法汝
既矣優亦戒而聽命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丁未朔

黃河清

按是時閏辛未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
受命之符也瑞應之來夫道虛敬音元順帝至
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瀆下至孟津五百里
皆清九七日河魚大小壓壓可數順帝而之條
然不樂侍臣曰河清聖王王者之瑞孰有之不
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朕不
樂耳鴻曰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永嘉靖龍
下江港再清于今日而永嘉靖龍
流于江漢元順帝之言至是蓋驗矣

已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起儲曜為南京戶部左侍郎

先是內閣票旨發
賜一清之議謂能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擒斬盜賊三名觀者壓一校時劉大幸鍾鼎

殺萬然皆獲賊首從之獲其假信驛步善騎
者不遇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驛步善騎
財帛對敵并棄所掠財帛而去官軍爭
功爭對敵并棄所掠財帛而去官軍爭
萬計前正賊無一獲者至數十餘次前後報
平民不救之以報功大同遊擊仁作過冀州
問大用等復獲賊首從之獲其假信驛步
大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遣太監陸閣監鎗督軍討流賊嚴禮部尚書傳珪
時閣以陸完寺諫未成功乃立監鎗名謀
出統軍命下多官諫可否果相忤中貴意觀望
係遠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月助老
移被狀壯賊勢功後民諱然思與獨追務
乎明日竟遣閣監鎗傳珪今廷致仕

以王守仁為考功司郎中

禁私鑄錢

二月流賊趙燧子伏誅
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
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擊之其家多散亡劉
三陽虎郭老流賊走至清城風子知事不
遇一德奪其度牒解髮詐為僧欲渡江投江西
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寺執之遂起殺成
正丁

三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五月遂自官張用等五百餘人

五月流賊劉六劉七等敗績

通走至黃州

于江下南京糧江官軍不取過至鎮江官軍擊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越淮安復還山

八月劉六等溺歟于狼山

劉六等時又自九江下通南京九江三往來

如入無人之境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斷覆賊盡殲焉豈非天厭其害否哉從所纂史作不殺兵乃前東南隱

新設東鄉萬年二縣

九月論平流賊功

封谷大用弟大寬高平仇陸閻弟陸永鎮平伯仇錦進威

軍侯並賜誥券世襲陸克加太子太保掌院事

十月吏部舉終養提學副使潘府

言府為母棄官親終不出

以平盜功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

傅謹身殿大學士賈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命巡撫官詣闕里祭告先師廟仍量修葺以慰

聖靈

十二月詔給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三石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

陽致仕

東陽自逆誅後屢以老疾乞休疏凡十上至是始可其請既歸其徒兆廷為中書舍人仍賜勅馳驛歸鄉里

修上清宮完特命翰林撰碑文

調邊軍入衛京師

時近幸有蓄款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大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

癸酉正德八年正月朔

宣府守臣奏送降虜脫大等至京命克御馬監勇

士欽江統帥何德寺言廣魏侯氏充千關中

千雲南符詔亦處其變則在實以爲遠志本使

萬一虜酋聞所潛使熟賊爲降策充勇士以爲

以杜絕更保

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命許泰江彬千敢勇神威二營管操

賜義子百二十七人俱朱姓

詔建延壽僧寺堂釋殿于西內殿有金鑄像亮

佛身之類凡枯朽摧毀高麗泥編計不下十

百餘

二月令天下郡縣無城郭者有司督民修築

詔改太平倉爲鎮國府又欲毀服口爲府

三月停不時考察之制

四月議處武臣誥勅言臣等伯叔爲嗣與未爲

襲兄職封贈本父母兄嫂及本身妻俱不得封

俸傳之于稅臣等伯叔封贈願移已及妻之



寧王宸濠益陽春書院借號離宮濠檢不輯請

奉權命相面委孫伊南天子允又招術士李日

當其

翰林修撰何瑋進講經筵忤旨謫開州同知

上

詔該開皇店因

五月以陸完爲兵部尚書

起國子祭酒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右侍郎

鴻儒

六月諭給事中王昂爲休寧縣丞昂劾吏部局

法不公故請

王雲鳳胎一清書曰近者留王昂一頭危鳥人

所傳誤不則唐公湯賦之辭謬公南此也

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推後數月之間兩轉

未次而復其職中府御史今王昂既不廣還南

場則惟爲其職中府御史今王昂既不廣還南

南

述微賢相然恐羅倫論等以死續命正坎城
身而無食之時快意可署也前華影下之盛
是年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意可恥也入下指示
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年極榮極貴極
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場去過者不復可補百
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畏也周金之
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盛而士風以
美進和人則善類退而士風以細穢惡有奔
富貴雖淡則遠之入相見之際非無功頌德之
詞則乞休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上
聽者也其蓋以古人防微望軌事者故特重
其

七月南京吏部左侍郎儲懌卒諡文懿

人新會首第。端然凝重。推襟不群。而長才傑
出。尤足以濟事。為考功太常。巡撫戶部。所歷
咸克塞。適近。禮公。劉。俊。首。雖。引。去。不。為。屈。精。聖
翰。且。行。古。其。推。引。名。士。振。起。既。窮。尤。其。精。神。之
所。注。云。嘉。靖。初。年。所。注。云。嘉。靖。初。年。

賜唐顏杲卿真卿廟于德州額曰二忠

常山真卿官

八月詔許壽王選繼妃于德安境不為例

祠故在河南者已毀布

元許文正公衡祠堂成

祠故在河南者已毀布

立皇莊五處

日昌平州總子村皇莊日靜海縣
河兩岸皇莊日青縣孫兒莊皇莊
日安州驛馬廄皇莊日
清源縣關莊皇莊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
茂烈年清苦奏改督江孜教諭俾得資養以吏養
烈辭不拜至是守臣復上其傳行資養吏制
著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茂烈仍具疏辭
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憂後慕哭廢地疾
轉劇亦卒無恙天下士大夫感不傷之孝臣上
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坊後誌其墓謂茂烈忠
之有傳在孔門可矣諡茂烈為忠貞茂烈守
道而所養獨純孝養和從仲車而所處尤困始
未足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道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大化等一百三十

五名

九月以王璫為國子祭酒

詔建熒翠大素等殿

十月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贈故誠意伯劉基太師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乙丑朔

乾清宮吳下罪已求言詔

時內閣府部太科十
三連極宿時誠慶書

楊一南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濫。王請不宜創莊皇帝及徽宗等事，言謂切戶給地，五謂皇親國戚，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呂經言：乾清宮者，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今令乾清宮而近處，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諫儒臣而近處，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政而創開酒店信宜，而日事遊佚，君臣膠絕。御紀廢弛，是以天心赫怒，顯示譴告，伏望此悔悟，廟幸前弊，政事委諸大部，各省委諸撫按。諫儒臣而近處，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呂經言：乾清宮者，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今令乾清宮而近處，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諫儒臣而近處，陛下所屬，以而廣置義王。政而創開酒店信宜，而日事遊佚，君臣膠絕。御紀廢弛，是以天心赫怒，顯示譴告，伏望此悔悟，廟幸前弊，政事委諸大部，各省委諸撫按。

甲書令人何景明上言弊政不報。疏言：聖躬建后妃不得常御，轉臣不得通謁，乃日與諸軍同出入者，僧長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前朝未同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廣慶細，此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儒道談議于前，後彼厭之。臣所未喻者，義于尤為早宜裁抑。降御史劉天和王廷相為金壇顧榆縣丞。皆以裁抑大監廖空放也，刑部主事孫繼芳論，致不報。時各處鎮守壯如狼虎，自二臣家逮官，司不敢與抗，而民不勝擾矣。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臬儼翰林學士毛澄為

者試官。取中霍福。上始徵行黃花鎮等處。近侍張鏡張胡朱等，日導上遊，散放徵行。識者憂之。

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貴文潤閣。改王守仁為南京鴻臚寺卿。守仁在南京鄉舉，三月江西兵衛副使胡世寧上處置盜賊事宜，及請勅戒諭寧王。言江西之盜，劫掠二說相持，不事定矣。其諸臣功罪文案，填委採訪，忠臣不報，自楊薄夫巧干，姦孽必假以歲月，方能核實。至行賊勢象，聚賊情向，貨則宜早勘報，以定撫剿。

一之論然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近年以來威勢日盛，誘聚亡命，賄結朝貴，割官偏及于病。卿官司多被其鈴，乞簡命嚴望重臣，假以便宜，延地方之事，蓋可矣。乞簡命嚴望重臣，假以便宜，請勅戒諭寧王，遵撫提督之任，以彈安于未形。更給還民業，仍勒鎮撫司官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無意外之虞。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無意外之虞。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無意外之虞。

友各都尉，重儀賓家人有殺名客入者，處以安地。嚴加約束，于是家凌畏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而逮捕之，命不崇朝下矣。廷試。上不御殿，賜唐舉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蔣冕專管內閣誥勅。

命吏部侍郎蔣冕專管內閣誥勅。

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

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直隸衛及屯田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府同屬復寧府

江布政使郭岳除名提學副使李夢陽開住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洪武間有文名舉之為江蘇按察使

降編修王恩為潮州三河驛丞

無敢言者恩具疏以諫待命教日留中不視朝
降者今降邊方權職恩前吏部尚書直曹孫節
行朕朕殆不
愧其祖云

十月以編修董璣為侍讀

降刑部主事李中為通衡驛丞

始入中國嗣及魏晉佛教益熾至梁武帝捨身
刑侍韓愈上表切諫故至今論者猶以佛氏初
入責備漢朝君臣曩者逆理擅權勢焰薰灼
陛下既悟之後諫之無敢其聖明無愧焉武
夫何今日大權未收端位未建棄子未華紀
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
靡言路日塞言者日輕題路日行禮樂日廢

無可罕蓋陛下之心感于輿論也夫禁撤嚴
遂豈異教所得據居今乃于西華門內豹房之
地建護國佛寺延任僧侶與親處善言日遠
則用舍之顛倒舉措之乖左政務之廢弛豈不
宜哉伏乞鑒漢唐中主之失法憲宗孝宗之明
聖佛走出番僧以謹華夷大防又慎選儒臣之
夕勤講務正心誠意之學明二帝三王之遺
大權以絕天下之姦名則所謂振綱綱勵風俗
華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綱綱勵風俗
明禮樂清刑罰及民財修德政可次第舉矣疏
入不報尋

改徵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折色銀兩

儲戶部侍郎馮清奏也按成化中葉洪疏陳
鹽法色烏納銀逐長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

從總

適境既難而糧有米珠車桂之謂司又有使
徒之一不免請發大帑費國傷民實二臣作
廢故大學士丘濬孫郊為尚寶寺丞故尚書王恕

子承祿為中書舍人

陞王守仁為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某非令以法治之凡陷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
平生稟告太宰許進德素無私書非素之不見
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羅世隆也年八十卒
特樹有聲若雷鳴所著奏議五卷
并正誼謨諸集六卷傳行于世焉

乙亥正月

三月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

字言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
人居守者何官薄一車馬驚藏之虞矣盜竊發
之變末知何
以備之不虞

三月大學士楊廷和以憂去位

附錄寧王宸濠謀亂人劉養正有才名讀兵
黃漆有機亂之才當受日
銀五百兩家約待時舉事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潔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
陞性剛福與人多不合其在戶部清查遠年通
賦論者謂劉建方事督責而潔附之為士論
以陸完為吏部尚書王瓊兵部尚書

陛下之不數升

命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十二月以王鴻為吏部右侍郎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陞王守仁巡撫南嶺

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傳等請 皇儲不報

丙寅文即位二年群臣請建太子唐憲宗

位四年而李祥等請宋其宗既元五年而田經

請仁宗未及十載育宗竟于宮中高宗年甫十

四澤立藝祖之後今 陛下改元適四君之期

春秋越高宗之歲宜預前代故事得宗親育之

榮近侍 皇儲既榮遠之歸應云云于時大學

士梁儲等前與督憲劉宗周史吳奎

光裕等皆以為言上俱不報 時宸濠以謀

二月巡撫江西都御史俞諫致仕 不附已其所

厚御史張驚山劾之 乃召還遂乞致仕

詔起丁憂少師楊廷和辭 遣少監秦月貴勅起

傳旨令右都督張洪監督團營兩官廳 復前拜

周代洪管勇士營初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

上好武將張忠領之西以泰領之周當主謀論時泰

洪得進用未幾益以劉璘督團營為養子因

鎮兵禁外四家形兼統之又自領兩八苦騎射

為一官謂之中軍晨夕操練呼譟大敵之聲連

于九門洛鐵文組炮礮官袍上親閱之其各

日過諸官望之如讎也諸軍悉依黃承弼中外

化之鉅金雜盛服者亦必加此干上而并

亦皆被之素及周等巡陽朔上觀龍案天重

以為貴飾責者觀三英武二英共書王璵得賜

一英冠以下收撫自謂殊遇焉自後選符所解

無不衣黃爪甲見上者

三月內旨起拔閣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

片女弟故也詳科道呂經張鼎孫詒皆不報

于是科臣石天柱言奏以呂易鼎而奏請

牛馬而馬者不知成聖其計今

至愚而明之馬向難負荷而況么麼之乎借視

陛下威令成于一時安能保諸王宗室肯生視

乎內外大臣肯使首乞出孕婦清官無以釋

人心之危疑整臣程啟充等又言內寵為疑是

謂女戚外寵為幸是謂多戚採選代夏姬也

商褒姒代周此女戎也兼卓代漢趙賈代晉

史代唐此男戎也今居驛驛驛而濟之

馬姬秦倂多能而乘之以結定累內外之戒于

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天下之勝

大有可憂者矣誠入皆不報科道駱雲鸞

駱雲鸞又言之不報馬姬善騎射胡樂建諸

瑞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倉東上宗從教

騎過飲既醉有所召科道

上大怒昂謝病歸矣弟詒疏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說正

以士

者皆已知之所謂一念之誠足以潛乎上
下誠能無私以請學早朝奉養以奉親
以事天舍躬享以重宗廟孝養而親
禁中不河閱式皇店不以官遠望律而親
之汝不沈于外寺非漫下泥積藏不刊馬氏已
傳各處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裁軍校之帶
河路緝船之進奉必禁其驛傳出器中之章
論所謂事關朕躬者非徒知之之一見之干
行事如此而不轉禍為福者未之有也不報

六月加兵部尚書王瓊太子太保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辛贈太師諡文正

國朝臣子中有一文臣未有諡文正者始有東
陽先生之諡東陽先生名濂字叔仁號龍溪
以諡為一清階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諡
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席上頓首曰
公矣
按文臣美諡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
公是以當之或朝百餘年行權脂韋乎
之在內閣與位朝百餘年行權脂韋乎
律食不致莫其乃首得諡為文正較于
完名立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諡乃係
茂乃得惠失之諡二者爭奪失之昔宋
辛仁宗持賜諡文正司馬光言錄之為人
真不知公乃敗諡文正宋朝諡議甚嚴
賜家至公乃敗諡文正宋朝諡議甚嚴

聖正戎器
不聞此矣

追贈故廣東布政使陳選為光祿寺卿諡忠愍
謫前江西副使胡世寧成遠東

余文幸等咸訟其冤竟以欺侮宗
室坐罪自是官屬撫安軍民

今兵部分遣官屬撫安軍民以還報其
蔭故侍講贈學士劉球孫祚為國子生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致仕
例一清初與朱寧厚

後號論時有謗言可以取
例一清初與朱寧厚

十月以賈詠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十一月命典誥勅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全州人

右僉都御史王雲鳳卒
雲鳳字應詔和順人

禮部廣政使楊茂元及諡李廣事忠貞
石後張錄為吏部言于瑾救之以為人望權

撫宣府理政使南通政事謝兩路復起金都
邊軍寺事皆中時宣會父喪去蓋亦志行之

然者其師事同撫蔡
濟人尤服其誠云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丁丑朔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獵于南海子

黎明文武大臣追從之上方獵獲門用不得入令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殿行慶成禮明日以警屬虎兇分賜諸臣至是特宜諭外廷無敢力爭者前日耳獵南海子西止巡邊之行自此始

舉計典

張龍孫清寶用

蔭故大學士楊士奇曾孫宗明為國子生

史朝議士

宜許

鎮撫南領等處都御史王守仁檄行十家牌法

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在籍親屬

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奉官法

勸睦鄰國課農倫守家業謹和處鄉里心要平

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有凶狠相殺

利已損人而人不疾惡者不為見有凶狠相殺

而未必得利或俾而未必得利此言教誨想其難勉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斬貴額清為考試官

取

倫以訓寺三

浦陰故禮部尚書吳寬孫仁為國子生

寬嘗修子與宋

故補之

三月廷試上不御殿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月選汪憲彭林春寺

南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八事

一遊敗射獵乞賜

臣勸諫宜循常期以切劘諫以極諫之治一備

謝諫文孫交章宜聘召以神聖政一言事

故諫如科道張原高公諫編修王思平宜

牧用以作士氣一各處巡撫宜慎選以為備

水兵之需一禁中邊兵宜遣還各鎮更清查各

開工役宜裁省宜革陋習一不

辦工役宜裁省宜革陋習一不

大學士焦芳卒

是父于受敗性諂為吏部時道

選建八黨導一時望望大臣相繼得罪去

羅繼忠良阻塞言路者芳導之其子黃中與劉

字子仁皆傳旨為庶吉士尋擢侍讀且納奏劉

之妾致有蒙恩之誣羅敗父子皆落職公議

失例云

吏科都給事黃鍾等諫微行不報

先是辛未貢王考會試言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稍愈復出典會

試諫致學漢干是言官復職之遂致仕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為大學士直文淵閣

七月王守仁請疏復鹽法許之

初都御史陳金

職贛州推分贛鹽許至便吉貴自六年至九

陞許建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加蔣冕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加王守仁提督軍務仍巡撫

八月甲辰上幸昌平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

欽開關三上疏乙卯上回鑾

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廖紀為吏部左右侍郎

王瓚顧清禮部左右侍郎金欽民刑部侍郎

命立祠祀泗州縣文何氏

之婚家王守仁江西南饒州府人

丙寅上夜出德勝門趨居庸遂幸宣府

大用守關

國子監祭酒春鐸得予告

九月上在宣府

壬辰上在楊和

丁酉萬壽聖節文武羣臣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月丁未上親督諸軍禦虜于應州

同

指

知

戶

為

南

疏

進

聚

入

狂

在

可

十一月

命起復少師大學士楊廷和赴內閣供職

戊子

冬至節文武羣臣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二月。上在宣府。

復開軍職生員吏典義民借道納銀例。

閏十二月。上在宣府。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

朝官出城。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辛丑朔。

上在宣府。文武百官行遙賀禮。

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皆賜武服迎駕。

京禮部尚書吳璉等言。臣等初聞聖駕幸昌。平。曾極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廣幸。宣稱。大率輔不及知。憂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新。臣。以。職。務。糾。察。邊。圉。告。急。陛。下。急。于。制。聖。駕。既。出。臣。民。引。頸。比。望。皆。謂。回。鑾。必。在。聖。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因。吏。之。貢。獻。宜。使。之。空。行。及。九。月。已。過。又。謂。回。鑾。必。在。長。至。時。則。以。九。廟。之。灌。饌。兩。宮。之。慶。賀。宜。遣。人。以。代。之。長。至。已。過。又。謂。必。在。元。旦。今。過。元。旦。又。已。十。九。聖。駕。回。宮。還。不。能。知。焉。一。未。則。郊。祀。大。禮。且。今。所。便。尤。非。臣。下。所。敢。代。將。遂。缺。而。不。舉。歟。且。京。師。天。下。根。本。譬。如。人。身。猶。其。心。也。都。國。猶。有。背。厥。營。也。邊。徼。則。四。肢。也。今。有。人。養。身。心。而。不。腹。心。之。不。安。則。不。顧。足。可。謂。之。善。養。身。心。矣。今。京。師。內。外。千。心。搖。動。口。語。藉。藉。相。傳。備。極。淫。食。以。南。飢。饉。千里。至。冬。三。月。兩。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累。不。繫。總。聞。有。引。次。

者。民。窮。至。此。疾。保。其。不。為。盜。犯。恐。所。禦。之。事。尚。遠。隔。于。陰。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不。慮。也。伏。望。念。九。廟。之。統。緒。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重。輕。恤。黎。黎。之。窮。困。速。到。聖。駕。瑞。居。九。重。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四。夷。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又。戶。侍。張。津。應。天。府。丞。許。廷。光。糾。道。孫。思。浩。休。年。先。後。言。之。皆。不。報。

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辛酉。上復如宣府。

巡撫直隸御史楊必達。上保障議。

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若。上。流。水。道。有。二。陸。路。有。二。則。蜀。江。漢。皆。于。九。江。南。鎮。吉。無。錢。至。鄱。陽。湖。口。國。家。保。府。置。衛。設。兵。衛。于。九。江。而。以。九。江。鈔。關。餘。積。置。戰。船。可。艘。伴。相。應。援。以。南。康。黃。州。諸。九。江。兵。衛。而。巡。江。御。史。付。米。巡。歷。則。荆。蜀。不。敢。窺。九。江。額。滿。不。敢。窺。湖。口。矣。死。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具。文。乞。勅。諒。江。御。史。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無。湖。水。操。公。以。特。廣。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蓋。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而。建。德。亦。撥。一。所。以。成。之。後。于。要。害。陸。隘。守。之。官。兵。謹。以。精。壯。而。教。練。之。華。其。剽。削。私。役。之。弊。可。民。兵。得。旨。令。南。京。守。備。官。及。撫。按。會。議。以。聞。

二月。上在宣府。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諡 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工科給事中石天柱劾上疏諫遊幸

臣聞陛下遊幸頻年以來歲時不可勝數而
近者宣府往返之期每歲風雪慘急天意可知
而陛下不悟延遲之期每歲風雪慘急天意可知
下居素輕之也轉遇自新大保大業化或此幸
悟之意或幾乎息矣夫禮大事所當自肅遊幸
則禮廢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謂陛下
下何如王陛下亦以不思而不知者而情可
有矣千人之心上崩之勢成矣宣府沙漠本無可
樂與臣觀聖志樂在彼之時毫髮之事人道之
間有臣所難言者大君所行如日月在天其將
舉世乎抑如影隨形物無地不覆故往而不
與臣恐德律不可變而獲久爾則京師
宮闈得福遂達利害之說臣何忍聽而天乎
下為事無乃未盡其職與方今朝廷空虛
天下之事無乃未盡其職與方今朝廷空虛
陛下不知而又遣此凶變天意人心之禍
在此行臣職心誠欲親賢遠小人之心
體然臣之不可保哉不報初天柱劾上此疏
人見而阻之乃遇潯寧陳妻于不得近
即之皆為感動

三月勅致仕太 太保都御史彭澤為民達其
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蔣九瞻至京治之

朕聞兵書王褒以語家臣曰吾為君致彼
私聚之于是招澤澤家臣等後致彼
津馬吉和故帝由是澤澤家臣等後致彼
事欲中津以危法及勸至子是一無所助
之詞館中者不果澤短促不可慶計乃自
重足九瞻命澤使納幣復許增幣天信致
折辭之環厲聲曰僕誠至願不欺言禮重人下即
石珠曰彭澤好何言也者有刑不王柱皆曰事
不可枉項追索論曰我豈忘彭澤者乃後事
易奏稿數言謂澤歸國年乃失事似亦可原
上未嘗以素誠內此澤始從從者為民見
爾便速問于見科道在去錫歸存智生俱論
亦謂外任蓋不幼彭

四月 上謁六陵畢遂幸密雲親永平知府毛思

義下詔獄 賄民聞傳言欲捕女子欲財物以充

大喪未舉 進奉多驚避哭哭捕女子欲財物以充

歐人心 日刻便各安妥非府即縣校官文書

其言 上怒排之季降安寧知州

五月 上謁大壽峰口 上欲採采采顏衛夷

原劉士 凡各疏諫不報上元尋以松花澤黃動

利役事 載進至行在因變行請家就教免下

戊申 上還京

以吏部員外何景明為陝西提學副使

定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

祖訓累朝相承例以便服為定仍以前

六月改賈詠為國子祭酒

太皇太后于茂陵

七月虜寇寧夏

上復議北巡

國公廼邊又欲以朱彬為武副將軍

上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其疏達名上乃假

威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滿天地易

冠履浪瀟自昔及今未之有也

時遯出遊天下人心無不疑恨奈何復為此

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或以朝無正臣內府奸邪

何以自解臣等親身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

和稱或從此始耳上曰何乃遂命對曰事可

順獨此勅不可上曰何乃遂命對曰事可

為君事自早而列于臣若臣草就是以臣

草勅以臣名君死而禮部廷議諸臣亦

朱寧陰受宸濠賂謀入宮世子司齊榮儲

吉甫伐齊顧矣祁謀豈可聽

上出居庸關歷懷來諸城遂駐蹕宣府

上于宣府治行宮處殿乃成虞費無幾復

樂所時奇後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巾

不得近人來往蓋出及日度居庸仍戒守

令京朝人來往蓋出及日度居庸仍戒守

房寇固原掠蘭靖臨華

師亦不勒給吉囊使各首出入河西海之有虞

之子

按許論曰虜自永樂聖庭之後百餘年來

性注深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或軍禦之不

之交戰者其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貪

竊無有他計每大舉驟肉噬馬亦頗勞費

以復其勢轉機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

處不為何鼠之計則久敵之鎮不免外據

知邊事之所終矣

八月上在大同

命建湯和廟于定海縣

增滿至今倭不敢犯城

題吳成泰記之

賜故都御史韓雍梧州利額曰襄毅

上自萬全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上在大同先是蘇牛太監馬錫以總兵

為酒肆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居二所改
有死者左右不敢上聞

十月福建兵變命南贛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勸

處

上渡黃河駐蹕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拜謁疏通廣鹽初廣鹽止于

行則高稅集而用資于軍餉賦者于食民廣鹽
上則私販與而弊滋于秦先利歸于豪又况南

之從恐也
兵亦須取給于內帑矣民已貧而欲不恤是驅

為以爲宜復開廣鹽者為定例永建連行乃得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

以大牌調西官廳勇士赴宣大十八人皆給

水至文武百官行過賀禮

十二月上駐蹕太原

南道御史謝階等歷陳乘輿所御鎮守司并

擾等弊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丙申朔

上在太原文武百官行過賀禮

甲寅上至宣府

二月壬申上自宣府還京

勝門如先年禮儀上欲巡幸歷徐揚抵南
精淘海時旅次久蓄異謀候蒙而參中外

京下蘇浙浮江廣發武且過觀中士繁
海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之威矣試舉治天
將起僞臣陛下知之晚矣試舉治天

今最急者為陛下知之晚矣試舉治天
其最急者為陛下知之晚矣試舉治天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盛遊無度連廷
能辭其請矣伏望高拱九龍在格心是

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日廣古語而忠良則聖學
之令朕也其通塞賜予治亂近時臣僚奏

言及時政往往匪不以聞其或開權臣則

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以其言而罪
及焉今則又不然不以其言而罪
義失天下安民謀國至計獲罪而下無由知
路以詐氣雖有言不危哉伏望陛下下廣開言
名義孔下無改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遂
矣哉陛下下無改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遂
上宗廟莫不驚嘆以為社稷之計陛下下廣開言
陛下是以下皆公之臣而陛下下自公誰則此
臣等實竊恥之伏望陛下下自公誰則此
下之言有理即日削去德英公等名號以昭公道
幸之公庶幾體統正而朝英公等名號以昭公道
王每歲于親于進于退于休于田春秋觀風成
目書通者王十皆識也陛下始時遊歷幸所
大庭驛通者王十皆識也陛下始時遊歷幸所
至供德浩繁焉縣驛然至使民閭一夫一婦不
能相保近者復有南巡之令南方之民先望一
奸雄以避去者流離編戶之內則歸無路矣生
在外則欲未無何下斯時悔之晚矣望
深散宜府之行官示然何下斯時悔之晚矣望
其家雪已往之認以收既失人心小此勿向
可為也五日去小人易其國而承其小此勿向
自古小人則臣之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議之罪
無可賞之功今乃賜其國祚也夫臣等但見其有可議之罪
欲食之肉形不議則天下之亂必自彰始

陛下何惜一物以謝天下也伏望大書訖
有言曰而下節天動光于無本城何以安
下春秋所高前星未觀祖宗社稷之託感
無子所義子充滿左事遠觀屢犯不測陛下但
知收置義子充滿左事遠觀屢犯不測陛下但
大書臣等以為陛下下自公誰則此
宗廟之靈並請陛下下自公誰則此
親賢皇人養于宮中以四海之望待他日
此則繼統有人國本以固矣不報
子丑大祀天地于南郊海子獵幸
三月陞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疏宸濠不軌狀
時李士
正王莽幸自夜與陳壽恐事起以反名人心未
服侯一日晏駕大臣未定布水陸孔道萬里
成益遣奸人盧孔章等分佈水陸孔道萬里
傳報日夜防遏遠近踴躍大驚朝野皆知且必反
甚悉云漢曰即賊起吾不滅賊必以吾所處
分連戚又連上七賊言及在往不討以奸選于
遠不得違謀權奸起事誅及在往不討以奸選于
五月御史蕭淮劾宸濠不法事差太監賴義駢馬
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上憲巡撫無已儲武未建異國營養盜賊
妹于宮中上憲巡撫無已儲武未建異國營養盜賊
亡命以為外議籍宸濠遠建異國營養盜賊
掠而歸其財于符官兵備副使許達捕賊甚急
西都御史孫燧前月兵備副使許達捕賊甚急
吳十三生已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懼謀陰令

張文錦登城大馬之宸濠怒逐駐師首家連士鼓譟內薄攻濠乃令金事潘戰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陳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殺城下以殉賊賊遂哀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 宇然舉南陽人性端博允明習經典每論大事援引曲盡諸生時督學陳還稱其為經世之才為清惠類人不敢干其私至是方督餉卒諡文莊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克之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兵調命守仁往撫勸反番遣內官諭才率兵進之豐城知縣顧祿州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車以舟舟選吉安遂進

先集袁州如府餘連縣江知府戴德瀾贛州如府那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勇兵進攻南昌廣是月二十五鼓兵滿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守府宮中眷屬自焚各勇兵入城大殺掠爭取金帛銀兩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約定時宸濠攻園安慶失守宸濠大敗中守愈固賊兵氣沮間南昌失守宸濠大敗議還救根本遂解圍陳程還平先遣各勇兵迎擊之過新喻城吳三賊眾先遣那珣勇兵迎乘風縱火焚金寶嶺十三賊眾令以舟載保乘風縱火焚金寶嶺十三賊眾令以舟載保正守皆被擒賊眾赴水或溺者萬餘人時七月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宴妃會泣諫之不聽且就擒撫事比上與監押官官往行事即崩矣

音糾用錫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悔恨何及

逮太監蕭敬奉用盧明及陸元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 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奉銀二萬兩免仍掌司禮監蕭敬奉助奏周隆完皆發充軍餘俱死干賊

八月下 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守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各處所見賊掠宸濠之策而守仁欲假親征南進太監張忠寺見錢寧藏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駐蹕良輟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今遣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等以宸濠就擒

九月壬辰 上駐蹕保定 以兵書喬宇屬諭勅獎南京內外守備奏贊官 號浩宸濠逆

附錄 時守仁袁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不信乘夜過王山久遭濠候于杭州守仁不信乘夜過王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不信乘夜過王山

守月 上發臨濟 監班師不報

改王守仁巡撫江西

視潛機。竊謂國者民之安樂。兵革一舉。致力艱難。
可為寒心。乃今日所當深慮者也。郊祀大禮。
歲時舉行。今延至五月。豈非未禋祫哉。傳
太后大祥。今已三月矣。尚未升衣。祔祫儀。
未舉行。朝覲諸臣久駐京師。尚未回任。在左
外各衙門題刺事。宜速遷至七月八月間。未定。
乃今日所當急行者也。路自儀真至張家
灣。廢農人夫不下數十萬。所在官司拘留聚處。
內陸路為江浦至河南北直隸。近降南京城
人役為數甚多。各宜量地遠近。酌給月糧。草
料。若歸遲則死失亦多。況今各路州縣所轄。卓
料及信司各部場者。支旅計畫不足。一用此
去年交備板木不納。今歷表又見。所在督餉局
從須給議者。對卷浙興而滋馬如昨。以行。

之急。偶知外側。點恒齊。明曉則以種禾。米穀
富速以種蔬菜。牧放遊獵。皇上俯看寬裕。賜採納
世品內外隨駕官員。復宜勸諭。歸還。言江西
江西南水都御史史守干。以四罪自劾。請罷。庶
水千里為絕。舟子問於民。廣于木杪。上嘉其
火煙大夢絕論。始免老耄。數千年所未有者。
夫語言思察。臣罪戾幾盈。度歲之憂。臣乃接境不
能盡變于未形。今得突開邊旁親征。師徒暴野。
百姓疲路。朝廷之政令。閉隔四方。因德日異。
以罪一也。使逆形迹。苟為自全。不能立言極諫。
以保一也。使吏更遷。就為權而已。臣于焉皇以
肩子有過。以吏更遷。就為權而已。臣于焉皇以
撤鈴羅織。為能而天下之罪三也。以聚眾征國
為詐。而小民之然曰。亡國之罪四也。乞

申嚴捕盜之禁

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布政林茂政等俱下錦本

衛獄 鰲山為諸生應舉時蒙憲使而從之自後

太監許滿皆為濫受其禮物至是為派永所

山正兵俱革職功官兵充南昌府司平以上

所發者僅百 姓送姓名籍貫王守仁以遠名者某令焚之示

之一二耳

陞湖廣按察使胡世寧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乃釋還卿自便既而廷臣交薦遂起是稱

起費宏少保戶部尚書宜文淵閣

十二月 上在通州

巡按監察御史葉忠上疏行在所 疏曰通者

下赫然震怒下詔親征以萬乘之重下使一

道諭諸將宜振旅還師之時也顧乃輕歲未遠

夫法右議 陛下之天下誰與之天德 祖宗之所以

三年一歲或枝 陛下之心能安過則者見七年八月

矣政務滯而師行社稷虛而失守焉 陛下之

又罷安乎且師之所處剝生財斂何以禦之

昔人有言曰白龍魚鰲國于豫也又曰胡越起

千級下 聖祖之德可不謂之順運發 明詔

師上 聖祖之德可不謂之順運發 明詔

已丑賜宸濠死 沈黨棋錄等皆伏誅 先是召皇

閣部大臣利道寺官至通州謀列上宸濠罪狀

言濠大逆不道宜正典刑世世觀瞻宸濠

與扶城宸濠則送皆宜同罪或者亦執如法

上曰宸濠等自罪 祖宗威不敗數但念宗

論曰 扶正德問事蓋宸濠乎始為宸濠之亂

者其天命之春佑 祖宗之慶澤有在也夫守仁

之運乎孰知帝星之明江廣有在也夫守仁

變態雖出則平濠山寇無不動合機度身有

蓋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

者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獲于六

月十三日之翼則不敵即四耳無一人得免者

人所不能辦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

孫綏許達之叔鍾王守仁文定之叔鍾亦

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文定之叔鍾亦

以處美者求盡善也夫 武宗或于許小欲幸

江西守仁欲為保奏撫民計宸濠誠不可不

親往 閣下然命一特入獻無不可者而兵

有詔 閣下然命一特入獻無不可者而兵

如是也豈所謂之意略同郭子儀處處崇崇

青簡之義也孔子曰微旨仲吾其被髮左袒

卿之翰而... 諭旨至... 塞不可復開... 之過散也... 即賜罷斥... 筆真之典... 臣自陳已... 各衙門... 丙午遣官奉迎 聖母 統雖未敢... 祀建在藩... 宮春內外... 文寺轉... 難 聖冊... 命大學士費宏照舊入閣辦事復其弟翰林編修

宋官 物宸豫謀為不軌宏發其奸其請復讓衛 宏疏至是兵科給事中徐之勉等紀功江西言 宏謀圖盡此而宋亦未聞大過不宜終棄吏部 覆允故 復免命

詔書言... 賜司禮太監王岳范亨贈言仍各陞一節任世襲 錦衣百戶 正德初劉瑾等八黨亂收岳亨與大 師士劉健等誅之岳范等降

校尉等千內門... 至是大寺寺毀... 命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名以都督桂勇充

參將督領之 舊制設軍三千六百員名巡邏 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 西過廣濟橋東抵通州地勢險要又官專領軍 無統紀又次軍城戶及諸軍軍匠人等相聚為 盜民聞苦之于是兵部請添設官軍以戒不虞 會禮部給事中諸事亦以為言故有是命由是 京師肅清

上太行皇帝諭號 弘治元年 德初年變遷不 常滿北使大河之水合成一脈歸入黃陵而前 乃折而南去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源榮

令河南都御史龔弘築堤治河 弘治元年 德初年變遷不 常滿北使大河之水合成一脈歸入黃陵而前 乃折而南去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源榮

應以以興去其二因茲果水密而第一堤以修 衝斷又震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或決二堤 徑過張秋復出故道入海全河之勢漸沉奔騰 如建瓴而下不可復業臣先常崇堤一帶起自 長河西黃陵高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 廣石尺高十五尺今擬于堤後相貼十里許且 築一堤延袤高廣亦如其數即河水亦甚衝越 四堤而十里而遠性緩勢平自無大決水落則 仍修舊堤以為先事之防斯為 水遠計也工部復議上從之

以吏部侍郎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參預機務 諭應從功也以長史袁宗皋為吏 部侍郎尋進尚書大學士 李張 佐肅永為都察院太監兼衛指揮裕安 為錦衣指揮餘四十八人俱贈秩有差

加故尚書龔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

先是召文赴會以老疾請時年八十有一矣
遣行人存問加保保臣月陳漢之仍舊
孫為尤疑
寺亦亦

令師錄 先朝降黜守正諸臣

史部奏近奉詔

守正降黜并乞歸諸臣 查 柳 奏 近奉詔
按大學士謝遷黃宏尚書孫文輝文部御史彭
澤等已經言官論薦待次徵召無殊耄耋之
大學生劉健黃德重臣首見廢逐而優老之恩
未加尚書爵珪有道去也愈忽云亡而退
之遺與未及右副都御史李昆大理寺少卿吳
憲翰林修撰謝丕王恩都給事中李經藩項王
廉乃天柱給事中陳昇王昂張元徐文聘黃臣
御史李熙王喬潘彥微劉禹生李餘臣施儒高
公誦周鼎李廷徐文華林有年許完韓邦清
朱劉士元張文明范韓趙春員外謝興韓邦清
戴冠汪學等皆中興清流沈沈大同彭林等
文筆給陳九疇外事韓邦奇知府翟室毛思
義知州樊學吳棟縣周者以乞官 賜 爵 外 職 議
必棄衆論惜之謹各具復歷以聞乞賜優禮
而復李昆等官以次擢用職上 上 命 擬 勅
遣官存問大學士劉健仍令有司給月祿俸夫
差便其孫原委官珪賜贈諡混辛復職如故所
未倫者令續奏既而贈
珪大學士少保諡文毅

詔加章懋南京禮部尚書

時章懋年逾八十加

六月以王守仁為南京兵部尚書

時徵召用不

守仁因陳

保諸致仕

乞致仕上察其誠懇許之

乞省墓哭
勅給驛以回還官憲行仍獲于藉塚

一人為中書舍人
司月給祿俸唐夫

詔明年補江西已卯鄉試

復遣官往迎 聖母 典獻祀

建太監蕭永

江彬伏誅

武宗皇帝太后劉氏

其非智略之禍人也使其少知禍之端則
天子令諸侯之禍可止見其少知禍之端則
赤族之禍而 武宗皇帝之禍可止見其少知禍之端則
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曾奏之釋兵
歸天子而求歸老親弟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
和宋倫輩當天崩地折之日儲位以虛乃能
動聲色陰虎狼于腹心肝腹之間而卒斡乾坤
于月道老雄母后之賢主之干上而諸臣調
機掃故助焉河漢其雄然冰天將格中興文
取通有為之說者曰迎璽之亂政漢十常侍
唐肅宗之亂也江彬山東江西北之亂漢黃師
唐黃巢之亂也江彬之握柄漢之稱兵漢七國
王之尊也江彬之握柄漢之稱兵漢七國
前代有不一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倫是教者而
國家抱憂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也信哉
言之不 詔誅錢寧 寧先朝舊臣趙拾權
語也 詔誅錢寧 寧先朝舊臣趙拾權
羅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舉 忠賢也
命立宋丞相陸秀夫祠于鎮江府歲時致祭
從巡按葉忠請也
命管建大行皇帝山陵勅武定侯郭勛督造

詔賞各邊軍官 上諭禮部朕即位之初重念守
給銀二兩二是禮部會同兵部戶部 查復還東

蘇州府大岡山山西兵部軍延級其舊籍官
軍共三千七百一十九員名給賞銀七十四
萬三千二百一十一兩

戮展濠逆黨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於市

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詔贈故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禮部尚書諡忠

烈江西副使許達副都御史諡忠節旌忠祠於南

昌府有司春秋致祭官其子孫堪許場但錦衣衛

數脩武宗實錄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初尚書毛澄宣公猗登獻寺官六十餘人止議

其王祀師州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故宜以

益王于崇仁王後國其崇號則崇宋英故事以

告上案稍任署名而令崇仁王考與獻王叔

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手其臣議于足大

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最

興國而改崇仁王異日仍仿以皇無子尚

書登侍即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知廷和

上言不追崇賢聖世祖不追崇前代而廷和

復上言不追崇賢聖世祖不追崇前代而廷和

上言不追崇賢聖世祖不追崇前代而廷和

恩斷不可以解孝廟者勝之也因錄魏明帝

諫亦以上面不報門史問宣進士屈鼎民臣
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然命集議

秋七月進士張璉上言大禮

自王貴去類不敢申其說至是見帝屢發群

議乃上疏曰故事爾天漢永矣臣出為皇此

拘定陶獲王叔事爾天漢永矣臣出為皇此

卿可今遺詔謂皇上倫序當立不謂為父之

孝宗後比之京英較然不同稱與獻王以皇

叔父思神固不能無疑也况稱聖母以皇叔

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庶子終無臣母之義故

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

別為與獻王立南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日

聖母以子尊與父同斯與獻王不失其為父

使母不失其為母矣跪入帝禮古禮制禮阿

中論廷和曰此議遺遺祖訓據古禮制禮阿

得誤朕讀和曰書生為知國體後特入帝

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矣是時

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服入論曰至親莫若父

母因授以手勅曰卿寺所言俱有見第朕思父

之思無由報耳今卿所言俱有見第朕思父

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所生者為伯父父母

不啻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願

用從其便帝為中正帝王首務八月初二日

命禮部議聖母入門禮

從命由大明中門入謁廟廟朝議然以婦人無

婦也焉可由後門入乎古者婦三月廟見必

無謁廟禮手九獻之禮后與為號謂太廟非宜

入平名之不正禮而失也

九月聖母至通州 初奏請上命法駕臨幸迎禮

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張德貴親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
朝儀以人及從內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以我子
榮何與獻王尊榮猶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上降詔略慈壽皇太后願位躬奉聖母
藩臣臣惟德貴親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
令修撰楊惟德貴親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
欲與內閣爭執曰內閣誰手遂上廣及大禮
問以進上覽之番中

庚午 武宗毅皇帝葬康陵

上親奉迎午門

十月辛巳尊邵皇妃為皇太后 與獻王帝與獻

妃為后 聖母慈壽皇太后願位躬奉聖母

統本生父 聖母慈壽皇太后願位躬奉聖母
與獻王帝與獻 聖母慈壽皇太后願位躬奉聖母
命不敢固違 帝從之廷和意飯母后示非廷

張璉上大禮或問

祈禱上言大禮邵史盧瑋給

宸應宜加斥罰不報已而禮官復集群議上言
不當帝后其肝生蛋中不下于是毛差手以環
于尤言上請乞戒諭總亦不報九月丙子
帝諭廷和曰朕父獨生朕不得承緒復不得繼
相周極何由報終芳卿寺折衷仲朕孝思延和
帝欲避位璉乃復為或問一帙檮折統弱之與
及尊崇基廟之說甚悉吏部一帙檮折統弱之與
閣以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總乃藩至左順門上
之衆阻之不得 帝覽之番中不下

乙酉主事霍爾等上言大禮

兵部主事霍爾等

論曰 國是矣成然不特禮臣之議而臣聞
上而梓扶隨之力說與東所設在勢與難莫之
能奪耶嗚呼良賈弗售人爭去之况未必良乎
胡所不易而居之者常先人情也無異乎淵
之說不于彼而于此也
以何孟春為工部侍郎 時孟春為都御史巡撫
納之至是又上言竊見建土諸儒上言欲尊
聖母為太皇太后太妃 聖父為皇叔考與獻大
王 聖母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之文而無聖
母不無無誤禮有世父母叔父之稱之又而無聖

王手成王謂周公為叔父是生稱之辭既設未
有稱叔父者則皇叔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已議之
親王手臣伏觀詔書 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
議于 與獻王稱皇叔考九厘矣若非古之名
不正之號非臣吏部侍郎今日也廷和覽疏以為
有見乃權孟春吏部侍郎

出給事中熊夫為俞事

皇上言 皇上賞為天

禮處之安手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 與獻王
則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斯魚盡矣乃出為
按察司僉事來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思廷和
疑已故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守仁既辭且諫功
旨加封爵以明公義 于來乞均其諫功

王司寇世貞與事曰文臣封伯繼前倭十
人然以戰功得者僅三人靖遠伯驍戰前倭十
新築伯守仁耳官王姓威名遠播于諸伯云

十二月除張璠南京刑部主事

楊一清家遺書于吏部尚書書云曰復生此
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達德曰慎
之大體說終當行也延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
第靜處之勿復為大體說難我知也

起林俊為工部尚書

俊上疏曰孔子謂朝廷和藹而下大體未協
或專崇其所生皆取謬當時貽笑後世陛下
論曰書稱唯辟作威福何云手唯也言不得干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紀費宏供求罷歸

先是帝下制例論加顯帝后以皇字廷
封廷和曰帝曰朕命稍信已悉弟問極之不可
無方其勉和朕命稍信已悉弟問極之不可
若復加皇字與孝廟高並尊是忘所後而
禮本注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敢辭責俱願
罷歸帝曰朕奉昊天至精不必拘于史志可
勉加皇字毋託為辭廷和曰臣等尚書喬宇等
官有言皇字不可加帝曰廷和意欲帝后皇

中朕不敢辭辭因與事
謀汪俊等上言若帝后無加則正統之
親無別言想說不可賜命帝不聽曰內閣大
臣直言朕與獻皇帝與獻皇太后于足餘人
中朱鳴賜等御史程昌等與獻皇太后于足餘人
格上言加稱非是請兵部不與
贈翰林院修撰羅倫為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
從巡按御史唐龍言也

乾清宮成 上自文華殿人居

事之可思者有六此宮之幻災也出於新居
小達理更無度禪夜之作畫遂致焚燒然則連
先朝宮寔此宮蓋已有年惟不以後嗣為念耳
殿宇相安未滿歲之後無能然則僅記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己酉朔

已未郊清畢宮小室火 失火風急不可撲滅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己酉朔 失火風急不可撲滅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己酉朔 失火風急不可撲滅

而後問得持墜聰明時有感激一事之乎奪其
後主與何人談條條吉更不如此近日傳奉銀
此數者皆所謂貴近趨盜則火此又其一也然
亂政者特謂濫之私而大去始廢待官繁
之私始妄請來賈近特逢迎之私始得干預
子名不立之言推災無乃自起以端其大本而
釐其群弊庶足以同天意矣疏入一明聖學
河南御史王公賈賈給事中鄭繼善亦言詔行
一防矯僞一以廉節給事中鄭繼善亦言詔行
大主禮今日之禮名濫言逆臣雖臣愚知其偽
廢禮之應也

長官職方司主事霍繼進三劄

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問以要地信託
官歷偏及別隨官之時。祇念聽言勿動。像
念否乎。孔子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日所當講。則闕大官職。來燕塞。行相得取諸官之
聖至千。請政之漸。將來燕塞。行相得取諸官之
吏習起。千政之漸。將來燕塞。行相得取諸官之
侍左。右得象議。而大官職。來燕塞。行相得取諸官之
近。晉侯招權之說。此又今日所當講之登耗官
性。推雅拙。權之說。此又今日所當講之登耗官
簿之增減。伍之虛耗。宗室內官以次。諮察監局
工匠之盈虛。伍之虛耗。宗室內官以次。諮察監局
朝夕省記。則所以恐懼得節之思。臣不能以自
文。足解越之職。人忠勉。詢詞源。臣不能以自
臣。各官無被事變之初。退歸。觀星。鐵干之後。不

宜樂以防守月實則府軍士正可厚給金帛以
 永守陵寢不當盡耶來北界歷職級又言去近
 官署壯路正士風譽虛文明教化職任始安天
 下之急務詳誌其本則在千上之文宣宗召
 高皇帝詳誌其本則在千上之文宣宗召
 書夏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笑宗召
 李寶面決政事孝宗召尚書劉大夏亦
 可以得師矣下不必違法三代第近般
 月許定朝參禮儀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
 禮明示遵守從之期以收御史肅官疏糾格
 附錄大能仁寺妖僧瑞行自正德間賞得使
 諸奏乞請錄其財沒官從之其玄朔弓保陳
 諸處所增諸像刻取金價一千
 三月丁巳加上慈壽皇太后為興國太后
 致仕家居帝降特敕遣行人柯維熊即家存
 子言帝優對整頭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
 問之拜優對整頭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
 三月丁巳加上慈壽皇太后為興國太后
 致仕家居帝降特敕遣行人柯維熊即家存
 子言帝優對整頭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
 問之拜優對整頭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與獻帝并督體大顯
 公朱輔上冊覽部侍郎實詠題神主諒遵廷
 和指題其主曰與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
 不叙子名
 敕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將
 為伯駙馬都尉崔元為侯皆力辭命給諫奏
 策廷和等各跪辭不允復力辭至以去諫奏
 始改命蔣冕衣指揮寺官廷和等又辭科道官
 亦言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雙辭等許既
 文職然諸臣竟不敢拜命
 附錄已辭免此外家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
 贊葉眉即供事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
 為公侯等爵非元勳不得濫封指揮寺官非
 功不可輕與乞連帶名器收祠成命給神
 遂於殿前內臣等跪奏宜
 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不許
 守仁之言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一不
 切天之功謂寧藩之敗非人力所及乃決心
 亂臣之助謂寧藩之敗非人力所及乃決心
 學士楊廷和向書王璵有某事無備之誤
 指示之下多捐軀戮力之人乃謂首從義
 未稱四不致志已之取調世受國恩深重
 任不稱四不致志已之取調世受國恩深重
 倡義督兵勦除大勳蓋忠報國勞績可
 封爵以昭公義大勳蓋忠報國勞績可
 霍公誦奏陳曰江西功賞忠勇史黎龍有言
 之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此論約而盡
 宸濠初反濠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離析外
 人心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此論約而盡
 宸濠初反濠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離析外
 人心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此論約而盡

願劉源清微文編揚毅範必皆前集九族然後
源清此後故論功固宜首王守仁伍文定而謝
不預其事仁先機兩備伍希賢乃吉安同為守
會年仁先機兩備伍希賢乃吉安同為守
成江彬張忠如忠守仁之功高萬里論曰守仁
實同賊謀又曰軍敗金寶附諸臣漸散一空陳
任紀功給事御史詹汝璉附臣其後蓋將謀
擊守仁策而傾之也後以守仁名望素老不能
義之功聽其錦繡黃之口以文致其罪而黜之
二臣之諫以助忠良
二臣之諫以助忠良

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

初帝降敕
封廷和等為

伯爵事申張九叙上言陛下入奉聖考
宗聖帝之祀萬方民物之主朕親且長儲
最正天與人緣不約而相和特以職事奉
命視章實通我皇祖之明訓非擬之而後定
也陛下以爲元功伯世奇美若蔣子世及亦
政富貴宏起廢贊政遇亦奇美若蔣子世及亦
爲過望駢馬都尉崔元太傅壽考侯張鶴齡
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而考資金各
十兩束獎四十論者方以爲盛及而況且蔣子
十兩束獎四十論者方以爲盛及而況且蔣子
錄侯加齡齡以內寺有立順之功參建趙之策
者而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參國老之
禍不可言陛下聖德隆興非欲庶其弟侄也
何以太監張安溫祥親義張欽等贊襄大計而
欲增陳世蔭耶至若從事藩閭諸閣衆佐戴永
遇隆會俱推太監諸職服李雲等二十七人幸
加祿世蔭則冒濫沈憐祿非古帝王立法自近

之意也御史江綽等亦言陛下之有天下
倫行當然人心共戴無前加太監張安
寺何與定策太監張佐等之藩邸效勞
特之舉救迎大監張佐等之藩邸效勞
足爲功侯伯非開國之臣不可封錫永官非
馬之勞不可授爵之臣不可封錫永官非
于敵蔣宗學主事霍寵亦上言張氏之
與武慶帝宗學主事霍寵亦上言張氏之
廷和忍令史官書曰學士封伯自今始
下詔紀乃上疏聚糾俱下兵部書彭澤
奏正德間奸用事職官冒濫爵職今
十三人非別意美廷和等既乃封爵恩
從重加別恩帝從之命各別議職官
一子四品文職官王田伯各世襲食祿
呂北伯將輪爲王田伯各世襲食祿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華浙江餘姚人

定方賊瑾用事上大夫二仁是其門華獨不從
守仁論瑾用事上大夫二仁是其門華獨不從
怒間以語人欲譴使就見華不往及轉南京
又使人言華不從當大用莫得往謝華竟不往
其平生大節如此
詔加孫堪許瑒正千戶予世襲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諡文懿
第一授編修諫住驚山縣市竹首降知縣
事遷參事四十一致仕弘治辛酉起爲南京
酒遣喪力辭不允服闋起召五經再辭上
報去正德庚午起爲南京太常卿再辭上
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至是卒命給祭茶如
贈太子少保恩志行高累有少命給祭茶
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處經援古
不易百凡權始一不人其心家居十年論

者無慮日有出九轉至八轉居官不過十餘
歷俸滿三三難進易退之謂也夫高之謂年
九月金華知府王九奉奏其遺孤貧困乞
優卹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任吏
敕兵部陞鴻臚寺卿陳萬言為中軍都督府同知
妻翼氏封夫人給典誥命
以其交還下為皇后也
刑部奏辨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無交通逆濠狀
詔釋之先是夢陽有文名報歸臣八年值廣漢
尚書林俊奏其枉乃得代
七月刑部尚書林俊請內官有犯下法司治
內臣犯法展 詔免建問惟下司體恤治
官中府申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
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報有旨
八月令廣東江西商貨納稅自北而南者於南安
自南而北者於南雄不許違例重徵 從戶部
兵科給事中史道疏請邊路保終舉固人心以
凝天眷事 言正德間 陛下在藩邸時聞政事
一納 聖明入德賢者罰惡風靡早隆允一切
除舊更新之方張善影隨射前車已鑒後轍猶在
李何新美之名而漏網之石無尚倫生千天地
雖著陰惡之詔而漏網之石無尚倫生千天地
如舊效騰驥軍也不許違例重徵上之教法司
未結人犯而審付 刑部問理皆非 刑宗之

成法獨取太監 實則禍胎禍素之言而尚書彭
昌等給事中許復等糾奏則不之正其罪
呂綱因事進言而不容糾奏黃國用等正其罪
而蔽罪大學士楊廷和等請復經筵而以錢之
一字批答豈優遇之禮尚書彭澤林後得
止復臣後而以不查究等言見報監試無名
任之心李璽以承勘之事而聲言報監試無名
之罪而罰傳誥何棟于方外迄今太憲更情察
陳嘉言而史陳實據招索則心事皆實不問
民刻而御史陳實據招索則心事皆實不問
遇赦而陽幸負罪過天衛王完指實奏通以
凡此之類皆為 先朝極弊之政 陛下乃復
焉之乎臣嘗思之由弘治而至于正德也難
嶺而入于正德也易 武宗承孝宗之後易
孝宗而三邊俱有緊急聲息且加之 以清池旱
竊在在就獄日遣殺人天祥訓城中軍紀甚
之有武備無德揚之氣時或師旅一興輒
扶上馬負饒不戰而屈其安危難易之事尚未
可以預定也使于此而猶陷夫先朝極弊之政
因循牽制而不能以義斷之臣恐臣臣今在天下
而及諸去道好以扶人心奏言司禮監大監
影為江彬之黨二彬依倚為惡江
既以擒獲何獨存上宜嘉納之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附錄 副都御史劉王奏豪姬婁氏親族助逆罪
盡其辜 帝怒奪朝官四級還地財用
其後聖主各遣使邊要恤刑罰藉為民
十月 詔查勘 皇莊及勲戚田土命兵科給事
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之 先是正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癸卯朔

魏國公徐鵬舉奉

條列以上。

戶一百一十四戶

宣德成化間有

一名工定何

宜益原嶺軍民

古五十五名俱
匠有逃故者宜

上元江寧兩縣
里長二十名各

數起連內臣索
百兩反解無將

「噫命且宜有以禁之」

汪珊上士氏重

下
不
欲
人
言
而
禍
聞
歸
史
費
嘉
上

故敢言復設承
敢有上言德政

故敢有交結朋
和罷歸以曲全

歸其備略事申

士及第出身有差官亦待貶

給事中黃臣疏請章奏下閣

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也
之賊中實肆專恣之奸關係

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

言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

附錄有之雖免不世

三月謫御史曹鼎等外補

引之恩謬疏推舉及濫竽
諸事字上疏乞休上慰番

上百官圖一日資望頗入可
確孫艾汪俊劉玉閣瑤李附

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
謝文盛戚鳳張清姚繼嚴張

九叙溫仁
和豐熙三
日人品
趙廣等十
四人四日
行檢擗

子麟十四人此四者進退倚
所係也給事中毛玉因劾嘉

賜罷斥從之時顏出閭閻手
道倡爲異說以惑人心曹嘉

議皆僉事闕闕鼓之也宜勉
勵勸道三人結爲黨友

詆危間忠良宜重論以法乃
亮爲茂州判官闕焉家自縣

1.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 It is not to be us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明初尤給事中趙孟頫言茂州金縣梓潼等處
而家有尤非人所共入皆云閣等至底不
毒必有觀小人亟否而殺之有一時遂
三言官已非矣故實有不可信者乎不候

四月令議 興獻廟祀典 太常寺卿汪象上言廟
宜用十二邊且如太廟儀 上允之 禮部已請

太廟至千祭舞宜上下有等 上命會議待
賈誼等言正統本生義宜有別奏雖暫容
無別八俗既用于太廟安陸廟祀以常少辨
以趙二統之備上命樂選用八倫即中余才
奏言先用十二邊見始于汪象之端誤遂致
用八俗其漸不可異也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
上言 興獻廟于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
倫能免替上之德乎 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
倫能免替上之德乎 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

後之以御諸進修齊設禮之貴何不移之以圖
困乏乞兵進僧道釋羅新錄之貴何不移之以圖
極降詔首正法王佛子國師釋師之罪體訪內
府言觀出入誘引之人裁革落世道人爵職折
後新進寺宇和正之辨乃一日遽信用狀
幻術旁聖儒比不可之大者給事中鄭一鵬折
一弊之費金錢萬餘以月計之不知幾萬而天
夫其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聚賭行乞而天
而錢或邊境之士荷戈執戟日夜苦而不食
奈何何侯倖幸之言而飽僧道之腹西天原
為寶訓嚴以貯祖訓西番殿為古訓厥以天
興漢經建之昭弟追其忠肅柯以不若亮禹
何以不若禹亮上命
五月大旱 自去冬不雪人皆風憂迨是五月
自去冬不雪人皆風憂迨是五月 上命群臣

政得美辭史筆或言一皇上近日以來政
養子而居閣者之目及內臣而等司電之
吏郎之餘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今更易殆
新自中出而政府不尋其詞法以私行而
書不得據其志經建訓陳日告嚴禱則不
修舉此天所以示異也南京給事中鄭慶雲
遇者對風里霧者早多雷天變于上者降天地
震象喝湯抄雨土地變于下者履笑皆人云
益賊公行旱妖木與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
子之天猶可為也忘乎紀綱二虎諸張竟
盡費千金陰謀細心委託于紹瑞二虎諸張
綴取李隆緒猶得無恙領撫以報復而竟
主事羅以戴內監撈拉德而執群檢鄭景
羅文振媚等辭枉之赤德將狼貪為成里之
路望天意失政之大而不厭銳意修善
可也天意之回人心之懇願人不報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卒 吏部上言衍瑞諫止
從之 賜衍瑞為太僕卿 武宗怒幸忠義與黃
上手敕加 興獻帝后皇號 初五月間遣司禮
與獻帝后皇號延扣力言不可至是 帝加
聖召廷紀見廷憲人見廷憲以手執諭加 帝
帝為興獻皇帝 親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寺
退而上言曰臣等親承 天詔諱親恕少瘳色
焉勝欽仰但求迎 聖日之初元正統不無義
諭已定 聖心固病梁美豈以復得 不無義
而猶精以 行之哉
月大學共勸忠疏謝存問 因陳正身致治
道其要在乎限

以絕諸賢色以粹精而無害食酒以忘心志無
 念以狂自驕忌而爲言路之罪惡無以請譴
 而致詔令之中止無年言以絕邪佞之誘無
 遂口以所祭厚之欺借資資以節代以嚴士
 以蘇民力仍望 皇上時御文筆召補臣各
 筆札令其兩京 臣等上時御之賢計各
 添泉之不臾異日問其康屬賢否軍民利病如
 神亦不臾聖王滿問下民
 意也祇入冀其忠安
 甲午永福長公主于歸駙馬都尉蔡震 給事中
 許旨康衡山公主適長孫氏特 太宗之朕止
 降旨志寧以爲不可 高宗從之今 各惠望
 乃獨凱諾未寵而長公主于歸蔡氏是 恩不
 不賜
 之禮未問歸貝已下禮信詩議以復古追文盛
 不賜
 諭曰自秦世尚土古道煙城巖居而下 鈔逆爲
 甚禮體讓主表可長太息矣然此 賦有禮
 世道衰不
 兄表也
 刑部尚書林俊致仕 先是李陽鳳太監崔文舉
 史文舉 命刑部鞫之文舉停 俊不上
 奏俊謝其狀上移鎮撫司拷訊諸侯抗旨 俊上
 貴正奸民趙悅逆例杖戴杖紀處治九皇事 俊
 東顧告之太監因與賈請逮治俊言九皇事 俊
 無不辨不當遽繫久不曉乃釋大罵之 俊治
 賊內有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大罵之 賊治
 中舉 孝聖時賜召召劉健謝遷李東陽劉本

明邇來聖体違和天顏漸啟戚戚不如初矣卽立初禰氣精
 一于此皆天以召災未可以爲過然之數而有不
 親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強知不如初然之數而有不
 公朝或不知也故不可一日不有朝廷補不可
 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職臣工所備操此術
 不然而廷外朝之勢固信臣有所備操此術
 謂之情移而德受有不察名爲終推
 實下移矣下體卽注發添以爲推
 進封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太
 和伯吏部尚書高子年言累舉劉太師城鳳
 也無生廟封公者今以父之職而子非廟
 也乃萬言之封伯也昔臣大驥而子
 授尚書父出諸子所選者之制成命不振
 祭服祇及闕宦家婚姻賀京誌鼎朝華之宣

今其給事中孟望上言官在先朝位以宣提督
斗驍人心目蓋清氏女得幸先朝宣獻太子
數日謀督京師陛下即位幸先朝宣獻太子
愾而乃滔賊說要結婚姻美蘇左右復有提
督之命上累折獄不容結姻美蘇左右復有提
微上蓋先朝奸黨有繼者其弟吳生三女
配一婿明一女以適翟聞伯之子其婦生三
配王駙馬之孫男勇進之弟以太監伯子之
彼教大家者或孫其先連緒一帝室其先緒
大常乃劉千庵李元同于烈室之姓附
利及朱劉千庵李元同于烈室之姓附
都與以來宋蒲布新而奸黨男汪騰泰贈居
為城不細之特李元同取還開住一切好諸
盡行墾逐其動敗之家敢有仍故建始者即
奸黨許臺諫官糾察緝捕庶使已汚之族知所
愧懼用符諸之黨革其子嗣養先上皇帝曰李
宜知用符諸之黨革其子嗣養先上皇帝曰李
末正愾其家老發南京京監局供役弟顯養
判與諸黨連帶其動敗之家敢有仍故建始者
附錄南京工部侍郎吳廷修言旨治宋南京人
都奏改歸工部補各官宜褫及從之
因食不厭肉部錢穀宜褫及從之
大學士致仕劉忠卒忠陳留人性俊官方寡台
講筵指斥近侍乃陞南曹又為理諸儒有入
內閣復與張永不合遂乞散仕至卒故贈太
文肅

不考繼嗣者人子一時之到情父子者萬物之
常不可易也若使爭一皇字則故政必姑以是
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塞今日之
心臣謂百皇帝之相終不足當父子之名百
事之口終不能堪皇上之心也乞明詔中外
皇宗皇帝伯任兄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
興矣上以此言有關於國體命會議是日
上御平臺召時髦老紀賈宏論加尊號及議
帝上曰堯舜之道孝而巳矣等語俱不從
翌日命內閣草詔加上稱號等事京人心既
驚疑頃又聞命將見召召等草詔萬一聖心
說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何上俱切責之

上與祿帝為本生皇考恭獻獻皇帝

太后稱本生皇考恭獻獻皇帝而後言皇
入奉太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
古所無請即安陵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
遷之廟侯他日製封與王于孫世奉享
祇奉宗祀不敢違禮卿等選協公議于是尚書
喬宇給事中張鼎衡御史任准等各疏奏不聽
因求罷去上切責之曰爾等司
卿禮違街止典肆慢朕明廷之難之
復召張璠桂萼詣京以席書為禮部尚書
時
送命發南京附朝議者極懷疑忌黃綬節宗則
侍郎胡璠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
民命不必徵取并止璠等璠已至鳳陽請勅諭
少語等語為難如此吾輩不始無罪後同土
少語等語之非且原本生父冊對所後父母

實賜以與之陰以奉之也皇上聖德遠播
數平若天下後世終以皇上則雖有皇考
為人後之主當隨禮官敬敵中人矣乃復召璠
以書為尚書璠竟在上前言一人朕方倚任卿
上復遣人追之璠遂乞休上曰朕方倚任卿
其倉治理處室
禮儀朕自裁定

西御史盧煥以宋參陳言

咽喉深憂者二大勢深憂者二君身不修言路
不遇命討不當財用不支四者七股之憂也京
庫虛餉無儲資耗大倉儲乏三者根本之憂也
宣大漢賊傳事重起此咽喉之憂也內地民窮
起而為盜邊事重起此咽喉之憂也內地民窮
此大勢之憂也風下所可以知之
守益臨言 皇上欲
正偏倚邪符益於詔獄

天語諒貢由是人懷畏懼臣職言致
父褒獎俾于易養愛之至而不復言昔曾元以
以姑息嘗受天子禮樂以祖周公尊之至也而
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
息事 獻帝而使後世有其哀之嘆且群臣之
議謂當有始封之樂雖 皇考之至也而
重氏代祭皇廟既煩且後安隆至百世不祧之
尊此特為 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前之謂
許且謾喜怒好惡不無少失臣歷觀前史冷
浸酒之徒當時所請忌愛後世所忌也
也師丹司馬光之後漢今之視昔也休生
以爲正有也後之視今也視昔也休生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信而用
之斥絕奸人無使黜陟國是羈弄威福
聖心一定國論自明而大孝光于四方矣昔
先帝不以 臣等何罪然 上在藩邸聞

發揚奇蹟不可不察深慮以是憾憾整來
遂力求去弊情切特遣使持節整頓因陳清弊
類政二事 詔嘉祐之至是辛卯年七十五鑒初
類相不許爭閱雖得為文審察兩難當時式之
其立朝大節卓然云
大夫惜其用未寬云

丁丑遣官之安陸改題 獻皇帝生迎如京師

遣司禮大監賴義使往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
改題神主奉上册尊尊號曰 本生聖考恭穆
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
自宸閣迎入大內者况安陸乃啓封之地
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
則本土之清肅而正統之義得不損
附錄 按四川御史范未竟上言劉辰當逆理
其言當時數行幾外理復撤部中買殺三百五
其言當時數行幾外理復撤部中買殺三百五

張璪桂尋至京師上疏條七事

英宗受 仁宗 節而為子三辨 之謂二辨
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兩考之禮六言冊手之權
相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知之禮六言冊手之權
之以相助庶非不亦翼乎職委諸中鴻臚寺
卿胡侍復言祖訓謂兄終弟及者蓋以嚴嫡庶
防親疏爾是故降父冊即師母以爲重正統人
未嘗受命歸父廢病已未嘗受命昭前何以受
命爲我唐虞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常稱伯封美
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封美
入 其任舉此位斥爲蜀州判官給事
時堅執和議上爲天府散放行

辨親道略至京數日如朝或稱疾不出何
之其也制史鄭本公等言侍行飯來京
後喙旁喧黃宗明據實極言方獻大旨中
肅書陰爲間謀皆由此也朝臣復各論劾
不聽

六月以石琚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許見羅進毛紀費宏並爲吏部尚書兼
如故至是入閣蓋謂開從不度矣與以不
致政歸行李
不滿一與

御史王泮等上言時政

泮言近者雷電失期相
地震江淮曾宋之間人有相食者此其變不
行而皇上欲圖治以祖之維在任賢納諫而
已大臣去位奸邪見聞禁左倭則宜選拔
昭聖廟立之恩義走大禮當斥倭人起合之
以綏遠之官傳主本之役諸名器杜請托
以論道經邦時召臣僚以訪求正理則
中張璪等二十餘人連章言 皇上命版往
張璪入言一臣職性奸邪立心險惡見不
離間宮闈詔詔書中懷有類類其見不止
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御史鄭本公考四十四
張璪言等首倡亂亂如奴肆機贊以權行
夫居中外應以成家政之勢肅書陰行開
向人臣之巧卒之尚書之命出中而下
命已罷月賴大臣因此而致遂言官因此
罪璪等既被召命而伏斧鑕追貶今詔已
命

言政事以定禮為非禮而妄意更張謂史張曰
言諸書年乘歲敵誠賜議禮之文陰懷干進之
路給事中謝道銜史郭希憲沈敷徐相李章果
以知之下所司

以張珣桂亭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

學士豐熙修撰楊桂亭野庵編修王恩宣不飲
與等寺同列各願乞歸上皆不允前群臣欲
依馬順故事向認勞人眾奉詔及之日疾趨
武定侯郭既所贈免部索請札以上事聞
上定召見想為河海者獨怙勢為勢耳誠以
何總曰今聚所為河海者獨怙勢為勢耳誠以
勢論天子至再無上明並日月威如雷震天
誰敢效其需綿衣衛致力止足矣上頷之
果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惠於詔獄

張珣桂亭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
開幼學等故也

張珣桂亭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
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言祖訓不言立後
言三孔子射于矍圃為人後言四言遺訓不
言繼嗣五言禮經本生父母六言訓稱天子
為伯叔父七言禮經九言古者有遠國戰王
燕嘗謂定陶事為禮禮九言古者有遠國戰王
言古十一言皇上于壽安皇太后下得幸
天下三年喪十二言新頒詔令疾言重改三
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所迫詔奏中何孟春
復釋為之辨上責其妄意奏授愛就從非因
而為人後辨一篇節下之獄釋之
論獻皇帝冊文去本生二字改稱本生聖

奉聖皇太后為聖母

官闈事體軍大俱無輕生上乃御平臺召
宏瑋切責之曰此禮當速致爾輩不該以
君如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為無君之臣如
使朕為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出上召多
至左順門諭更定上冊官何孟春草疏達旦
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為更定乃爾君
不遵禮信尤當力爭之希周乃更定之諭
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
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後世
告愆實不愆于地昭聖無別孟春因與
昭聖十學議各疏中不報
七月群臣伏哭左順門逮繫曹肥馬理百有

三於詔獄

考宗為伯考文華唱言曰諸願苗中必改
孝宗有伏哭文華門事也楊慎曰國家喪主
百五十年安節死義正今日王元正張卿
遂避重群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
舉不力群臣共事之于是孟春等民文華金
繼繼陳王恩毛希周賈鄭一貽馬望舒以
余才丁汝復李春芳鄭璽王國光馬德純等
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伏哭有大司馬
帝者孝宗皇帝者上開之命司馬高皇
不左順門上言宗廟之禮至主事而石班同
左順門上言宗廟之禮至主事而石班同
為從之何以治上復遣司禮官諭曰
不從之何以治上復遣司禮官諭曰
皇神主將至冊文說文俱擬定矣爾輩

其諸臣仍伏不起仰屬逾午上奏命司
錄諸姓名及繫為首者于昇殿禮堂
楊與王元正乃諸門大哭將臣有哭聲
獄大慈命案馬氏等一百三十六人姑令待罪
已卯上 聖母章聖太后冊寶

降南京大僕寺少卿夏良勝三級調外任

使回籍居三年始復命在道已聞陞湖廣中書
猶以舊階上顯言密考已言論
心之正而常道者目為達君曲諱排阻且難
朋黨必欲陛下以爲人後
高安皇太后之喪使陛下不得伸承重之
又言內閣錢衡所僞至重宜降人
喬宇即中外補推行舍人

其後閣時命往吏部
上從時命往吏部
爲其後閣時命往吏部
爲其後閣時命往吏部

八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崔鉞以災異自陳勒令致仕

其氣之所由來故取同宗者

必以長一統序也
故必降于所生
也望陛下
無謂此四者
斷災異可再

九月改稱 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

祖訓如是古禮如是
當將順其美千是書
兄終弟及宗有
皇上古天子
載為人後
曰皇伯胡

孝宗爲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

名未
未名
名未
名未

廟名
廟名
廟名
廟名

陵舊故之在發陞仙潭龍臺其北漢江陵帝
 于其神廟影射于其東若馬房金汗其西爲
 乾坤辨奇圖象諸臣因無虞于改選
 增聖紀舊影射命儀陵墓有見夫

諸臣疎遠之罪容有之矣然其害者有四失
一非族類之不全其族之過甚所害者莫如
此也又有過者無大過臣聞之不足道所害者
則失大臣臣聞之則失大臣臣聞之則失大臣

皆非 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乎伏望
陛下大奮兩顧料諸臣鉅復其官及其子孫
不失飲血之意爾

上密諭外朝之
詔起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

事務 上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
才優望重者往于是推大學士楊一清

即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有仁上命一
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給事中鄭自

璧請取金獻氏還京以清代之清擊至陝
西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年九十有三辭

以疾不見既而誠懇短薦出曰薦寧昔而入相
夫今將出乎二清曰偶承乏爾因命孫楚飲以

無一語

侍讀學士方獻夫請輯大禮議允之

胡璣魯綱自陽和堡班師 初巡撫宣府節制
各提撥桂勇擒斬首惡十餘人兵備以請中趙錦

日安撫劉勳盡絕提督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
上從之乃命璣等班師璣上言駁賊寇天祐疏

安定宜知恩大臣等諫諸臣以旌勞勳御史黃
一忠給事中鄭一驥各上言大同構亂廟堂之

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無功逆黨未清聲援之
助可加恩而璣等功實甚矣夫之治環罪刑罰不

臨城而歸欲冒功實甚矣夫之治環罪刑罰不
督兵進討不報仍教天祐再擒餘黨勿問璣等

新刻明政統志卷之二十一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庚申朔

詔贈兵部主事王冕光祿少卿

總督漕運胡錠既陳六事

修築教民借種

計二言天賜應付困疲特具

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耕種

昌侯地流棄者多為盜賊數

子粒轉輸會昌侯家六言山

治或照沿海守禦事體築

戶部尚書奉命諭救侍郎

時書錄奉命賑濟言官論

胃益以盜實惠至厚也而

人自古為難宜錄其

勳勞於其過誤從之

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

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

乞早矣夫禮祔群臣小過

史忠諫乃過激之嘆然

明見於世為

其言江北地利

盡宜隨地高下開

修築教民借種

計二言天賜應付困疲特具

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耕種

昌侯地流棄者多為盜賊數

子粒轉輸會昌侯家六言山

治或照沿海守禦事體築

戶部尚書奉命諭救侍郎

時書錄奉命賑濟言官論

胃益以盜實惠至厚也而

人自古為難宜錄其

勳勞於其過誤從之

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

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

乞早矣夫禮祔群臣小過

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也絕之則內外隔

耶故情海之道唯絕其貨貨入其金以指其

商賈官家又何從絕其貨貨入其金以指其

官家負欠船金因為騰騰然使商船不至其

鬼斯言不為無見是猶非窮本之論也蓋行商

過華夷之清遠有無之貨利征商之利成守

論曰鄭端簡有言當時給事中平夏高上言倭

銀三十兩以旌其功

上諭責瑄而賜廷勇

兵部議瑄等討賊未有成功遂爾班師事屬輕

月提督軍務侍郎胡璫還自大同列上功狀

之佑助宜無出此不報

後效張原毛立必無以敘妻終流落惟皇上

以資各成宮栢楊稟論思有未宜出禁閣以責

曲賜優寬使盡責者洋以自然物故者可以自

安通萬國之歡心致天人

臣言人子事親三德不睦則號泣而慙之謂之

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為有罪而憐之千禮

亦有本况何去春臣既經履歷回國置左右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疏請貸貨言禮諸罪之

數十上乃改南京吏部侍郎

言乞賜罷斥不賜世寧上京冬恩給道謝大恩

又以大學士仁人誠好惡混艱惟府作廢福易

大卿不出戶庭若不密則失臣請旨三奪上

而相繼之舉無因生矣... 三月命脩恭穆獻皇帝實錄... 言書行皇考嘉

仁壽宮災諭令群臣同加脩省... 言安不慮五虞...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論曰...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之南亦命官賜求三代之德以謂求皆
傳也焉不足法而求之上古矣然三代之上
未有爲人後而爲天子者則帝三王長
昌意黃帝後而昌意之子顓頊實承之
昌而玄帝之孫高辛之子帝嚳繼之
顓之再從子而昌意之從孫高辛始稱之主于
項亦不聞追帝其祖又何謂奉始稱之主于
黃帝之廟乎與顓頊而宗焉與顓頊而宗
舜是豈跡不得爲宗也不得爲宗與豈後而
聖乎永嘉等有見于是故始而爲後之
說繼而堅阻入廟之議中正之典復于議
一人于三代之隆亦云謹矣備其立廟之議
之弗確始于大丙中于廟旁終爲世廟
而不恤致使帝心靡一因以更易卒納分宜
之誑而宗祀于太廟
永嘉不得辭其責矣

兵部執奏李全等不當令復職 皇上既言令出
難行弗難改至

臣等竊以人臣者任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員滿
至不可言 皇上洞鑒首詔裁革仕路一清天
下稍快今乃以季全王邦奇等奏辦紛紜一日
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二人之私
情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右位職不爲
生風不許比例陳乞而奉援者已踰至語曰誰
全等罷早以息人言以清天鑒會兵科給事中
鄭自璧張察御史任道學亦以爲言與報有旨
提督巡江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伍文慶疏
引疾乞休許之

五月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陳十漸 日紀
類言官府具休陟罰未公而政多苛簡之弊一
風俗漸壞言名檢口薄冰日消而土多諛佞之

臣曰國勢漸衰故卒殺撫臣妖胡俄主事而
晉寧縣官曰吳欽欽率領撫臣妖胡俄主事而
鞏縣縣官曰吳欽欽率領撫臣妖胡俄主事而
于水旱新豫言乞食類征糧索而江漢
胡援去而聖諭空言臨請去而胡援去而
署投千里三奏頭面言臨請去而胡援去而
言歸下土之文奸言假面周官而奪漢法王莽
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新陳言大臣辭望小臣畏懼
孤和族相變巧談其中大臣辭望小臣畏懼
陽軍偏生子兩頭無極赤風雷晦如夜以
陛下上聖之寶來中興之運宜與羣臣比肩而
乃有此上失聖相臣奸佞俾食以我之平願去
此臣更求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木桶重如石
在者置諸左右游裁舉政可徐太平切望

六月 武宗毅皇帝實錄成

詔作世廟 先是命禮部會官請大廟左右相地
廟址言太廟右地勢缺隘後繼一本太廟神路
寬敞宜立廟其制前殿後殿一如太廟神路
闕左門出入廟上曰廟制與太廟同而高崇微
城務極嚴整師朕上奉之禮乃命太監郭仲崔
文李錦惠安伯張傑工部侍郎王倫等督工
事中府道御史葉忠蓋視仍定廟名曰世廟
以災異命輔臣撰旨令上下同加脩省 費宏等
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神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蓋修省之實則必留神于政事以意于
窮民而後可令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耕
穡工役不能停賦則民力勞于奔走况京地上
半爲莊田爲民開墾馬畜產之費無從辦納入
庫穀粮賄納過多而遠方辦運糧官之官無所

控禦犬舍無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恆充不已
臣無寸鳥之兵而做工者借錄不休現也
臣以職得罪而未家官有錄之官以取言
為賦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經寄誠而
足以下政民安可併有武以復而仍不
仁壽工役臣等自總恩賦不特將此
若因災修省暫且停止未為不可也
日覽卿等奏其意誠稱至急行工後上
額奉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乃備
之重事令兵部議處官以盡職為實據
車宜所司看以開他有利弊宜興
孝者卿等一一陳之朕當斟酌施行

詔加魏國公徐鵬舉太子太保鵬舉既守備南京
掌中軍都督府事又以祖姑 仁孝太后親無命

奉祀孝陵 詔言戎事不能兼舉請辭免奉祀
秋七月詔司設監兵仗局各收收入匠五百名

兵部向書李誠言諸糧與國脈相為流通軍
與糧諸互為損益總崇局見在軍後二千一百
有餘內自七百有餘餘併合新收二百一十五
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齊端復開
則京通二倉正可待盡寧不寒心不邪

詔許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瑒治事故事蔭叙軍
職止於食祿 上念先臣孫繼許達歸鄉死忠
大節未著故特從兵部之請
召起原任兵科給事中史道為潁州兵備食事

八月大學士果儲卒諡文康贈太師
煥文大倫曰奉公居內閣四十載家無負郭之
田其子利和官田賦公門人也云沒公之實可
賦天工租稅之半御史李潛詆公力至大理
承缺叙宜錄註可以詔公輔之公命程之曰
不避仇是何足校而威風大將軍故不曰
秦藩請地片言尼

詔建處士吳與弼祠於鄉
言撫州崇仁縣處士吳與弼素純樸少
坊諸德不受歸邑江溪賦名節有裨風化
有可致祭從之
特建祠賜額令

論曰 與弼為清之士粗衣敝屣舉動不苟見
與弼祠於鄉

刑部尚書致仕林俊卒
俊以安存致仕歸里壽終正寢

足示南巡正德時巡撫用事始起去大之端
諫言重加考察其後復出八立朝廷之意
今一舉訊問無復出八立朝廷之意
雅志林堅一介不取
上尤好引

于太廟是別於廟亦可于美崇大統也義也
 說德廟奉祀尚在大內大常不碍行禮匪合儀
 制是見世廟不得不作美焉尊親也仁也至作
 廟曰祠及與太廟同而向廣後咸自表乎禮而
 有所制也議廟路曰往矣世廟還出廟街門自
 仁率親而有而統也制器作樂非聖人者其孰
 之哉

十一月召提督陝西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御史吉棠等奏召一清入樞密已彭澤代一清總制華下吏部大字士觀宏奏召謝遷席書上言一清宜復內閣而宏舉謝遷所以且一清耳吏部外奉于臺諫內增平去惟節自聖

故有是召

以所傳

毛議諸臣加恩有差于是黃安與少師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賈諒台疏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閏十二月南京御史司馬秦等奉詔陳言以消大

變禪聖政疏陳敦聖學攬政權遠小人勵百官錄
庶民困脈武備七事 上納之。

嘉靖五年春正月甲申朔。

張璠桂萼疏請寬釋議禮得罪諸臣

卒定臨不顧老禮聚訟四年更詔三遍此議出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
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紀至明曲家焉有今
有乾軍臣學士豐熙等中余寬等者悉民即向

事申安
磐張漢卿寺者
坪調知修撰呂朝編修
鄉守益御也
明衡李本陳相段續主事侯廷訓
誅事常來臣等者伏罪省愆已
胸三載况今

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世廟已升皇上大孝
之心光于天下後世矣乞將言禮敘斥謂臣或
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其官御史張
衣亦上言乞寬其官

羅給事中尹于光言聖人喜怒如天道伏闕
臣怒而罪之比秋氣肅物之摧衮厥斬下議且
將賜還此天道物之亡我而報罪豈欲其抵

傳之人然後用而金大聖令廢論已兩閣歲三
即下如後世志以發見早而春生之不一
南京御史趙得祐論如禮部尚書席書

禮科給事中林士元論劾桂亨
中陳沈罪犯至擢臂相加輕視禮法莫此為甚
夫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今沈負不赦之罪

印
至慶官供事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賈詠詹事董玘為考試

官
取中趙時春等
御史簡屠疏陳三事
言問刑條例有官軍之勅武弁不習軍旅

御史簡屠疏陳三事
言問刑條例有官軍之勅武弁不習軍旅
其功勝負相爭者賞其功懲其罪

大學士楊一清三上疏引疾乞休
上優詔慰留
奏兵造船動失機宜設法補救

織內饑
給散不足則用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倉荒
心憂懼此非下民之望也

仲選上言
實權之也此論君臣之失言南京御史
實權之也此論君臣之失言南京御史

聖學之未教也
聖學之未教也
聖學之未教也

人言噴噴皆謂
人言噴噴皆謂
人言噴噴皆謂

公納頭或覆文
公納頭或覆文
公納頭或覆文

不足是臣職也
不足是臣職也
不足是臣職也

林乃竹居全無單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等不職之言官不能隨事細思致有失舉皆臣等不職之

韓文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 時年八十有六矣所著有

歸田錄

附錄 御馬監太監張忠為營造宮殿百匠工

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從乞冠者

中自壁止言力誠乞收成命不報

詔復原任南昌知府鄭璠舊秩不必再勸

其黨與陳進保之屬陳振臣遂中臣以危法

別升聲言用臣為幸臣以微言風感守者得職

敗臣圍守仁以爲忠相與策攻王守仁具陳

委臣圍守仁官頗效勞德而御史楊林乃誣臣

接到于賊仁之後心賊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

有漸獲之功惟舊秩不必再勸

三月廷試賜龔用卿楊維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先是應書上言諸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

閱卷二十而受卷額名諸官不憚因紀每以故

識當路子弟所對策盡曰元臣擬取上里次及

九轡翰苑所對策雖有材高而不揚乞勅以故

上然之過月考選後襲寺二十八人爲英吉士

附錄 時陳流事蹟明報載爲民權又亦繼退

陳沈宜置重典而脫此爲民奸臣程文直言遂

商猶未接去之編沈于滇南徐文于 孝陵

防後思杜復進可也至于湖南官如劉天氏謫降

如呂相鄧守益章商臣陳道年本憂良時謫降

割籍相民鎮侯廷調黃國用馬訓士楚查此道

方畧類成邊如豐熙張祥奎劉承勳等皆謫降

胡曼股承叔華紹宗余福泰厚李可 張日經

事而天意得美歸入不報先是御史奏京師

故太監王堂者素緣左右起爲王壽出守備御

史謝汝等則論不報王堂守備南京京而

請 上從之御史高拱所諫不報謝汝復爲

其休光但恐錯今徒之中依依下家編氓之

內歲捐月失 陛下下無欲購而論之亦何及于

反局 陛下下之聖好惡聖心不無等志于中聖

以爲 陛下下之聖好惡聖心不無等志于中聖

王守寧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 然

據將日深他日即毅然去之不巳 臣

手此高拱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大學士費宏疏辨璵等誣奏一上溫旨答之

時總督連章劾奏宏誣實陳九川所盜至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鑑以疾乞休優詔許之

特賜駟馬仍令有司緝以月水不虞拜名門
舉朝以上符製詩一童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

附錄
廖道南進洪範疏
上宣之命顧則臣
講洪範席書上言國朝大學士故事凡

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
 少師仍兼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
 明倫彙編 典考典 清亦上言見書此語知其賜改
 爲首餘皆謂諸鎮修官而黃淮以中舍賜朱
 楊師道謙身服清少保禮部武英殿大學士
 任保賢正以吏部兼學士官自景泰始始兼書
 官保賢正以吏部兼學士官自景泰始始兼書
 有太師兼太子太師少保益成典章果何憾
 耶且書謂太師臣于後故爲此然宏爲少師
 年矣臣初召入繼使伯狀蓋同沐嘗出與下書
 知臣美報聞

六月。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密楊一清石琚賈詠入見。宏珪詠先入。上諭之曰卿寺昨和朕詩朕亦爲卿寺作一詩相勗。一清繼至。時朕亦戴香盞。未有勞動茲特召覲。爾

上讀爲一書則謂其勉之宏等皆須有訓
士按吳璠宣宗即文粹爲楊士奇陳淳學
識之歎 聖宗即文粹爲楊士奇陳淳學
之句千是誠和益其明良喜之氣容于我
世宗平定四詩遠追太古志下勵臣工矣則以
沃心輔德期于一清則以政本皇極賴之于
堯則曰化成在人而文王試則曰治理須乎平盛
皆因人警戒所以獨嘉靖
初治宜其有光祖宗矣

恭穆獻皇帝實錄成 五十卷纂訓十卷以錦
成進費宏辛益殿大學士

大學士楊二清復疏乞休并陳五事

諱忌不敢違時置臣問和顏色以愛之而其
 惟史官便職大義據古證今諸君爲法可爲
 講經史實蹟而而行爲臣則與陛下意預決
 者必求體認而內闕臣則與陛下意預決勿
 領于六卿記而內闕臣則與陛下意預決勿
 可鑒也臣竊時聞及則聖廟之愚易生先朝事
 臺諫論列亦每失官見銳加煩問地其言言
 三曰聰言諸進諫之臣少歸京非所以明使
 詰責之義即御史侯秩以論臣家臣之昏狂
 弗弗之義即御史侯秩以論臣家臣之昏狂
 誠如秩言之召秩還而嗣後有言逆或不中均
 明優容以任其政言之氣其四曰言逆屬者
 禮諸臣若豐庶各衙門見挾持硃說乃辱舉

寺火明 陛下因禍而免之罪也其極輕也
勸悟已深有罪而適貢之已而後復吹之以上
天生殺落濟之德也幸勸而臣致其誠成者亦
其生還落濟者以次叙用而先于選官自亦
優恤其家其五日知東之治耳見今日大禮
臺諫中外析所謂和衷之治耳見今日大禮
臺諫而小大臣工各欲永壽自是忠厚之遺
義紀之風起於後矣以平情無行積德之
生殊非太平有道之家願陛下下意聽納絕
聖閉之萌而因論在位以恭遜用臣忠受版
籍見之君疏宜盡心匡朕不逮已一清赴召至
賜辭少師新命
上優詔褒答不允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府浙江上虞人以進
士仕至孝當臨請三

七月廣東道御史李儼以 世廟成上言三事
一應心以廣聖慶請御用議禮復罪諸臣二果
一應心以廣聖慶請御用議禮復罪諸臣二果
一應心以廣聖慶請御用議禮復罪諸臣二果

八月改建觀德殿 上諭閣臣曰世廟告成朕心
始慰臣等欲改建于奉天殿東寶案
地勢迫有甚非所宜欲改建于奉天殿東寶案
觀德殿與奉慈無干勿多言爾前日大禮之議
宏寺不敢復爭之勸禮江二部十日當慶禮部

論曰 君子將營宮室先求宗廟然後居之
此所貴上所以欲親仁民之意已為然矣
而所費上所以欲親仁民之意已為然矣
上更撰世廟樂章 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
終獻曰冲和之曲三獻皆當用交德之舞
請添用武樂 上諭禮部會張璠議乃上疏曰樂舞以
附錄 上諭禮部會張璠議乃上疏曰樂舞以
附錄 上諭禮部會張璠議乃上疏曰樂舞以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 且論及 皇考昔年聖訓之功今日
九月 上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賜所上世

獻皇帝神主儀出還宮宜瑞華至左順門
高皇帝始定太祖廟見禮皆備內外命婦
建奉先殿是以雲文冊後禮後止于奉先殿
與內初制命婦陪祀之儀以義起今因循
見皇太后禮命婦陪祀之儀以義起今因
禮宗廟之禮事本不倫例雖引用後世之
序九獻之禮王后追舉于東序后嗣禮古
不可因自具議以上詔下禮部所引考據
日疾在告乃自為詔言二臣所引考據
母后謂廟事出創見設禮者實無所據推
皇上隨宜裁定可至下百官慶賀禮不
已伏乞皇上免從部請并行天下諸王
香表贊仍效皇太后祀賜赦之典將先
罪諸臣次第寬宥有所謂萬國之歡心
議王此天子之大孝也上嘉其忠誠命
聖母謂廟事出創見設禮者實無所據
位不可同贊女官大學士石班上跪極
定世廟祭日初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
比齊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齊
請歲暮雖與太廟同日難以次日舉行
日借周同以依次第舉行

冬十月頒 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群臣

恩紀詩紀在滿錄之恩凡七卷含春堂詩
之韻賜 京師賜 群臣
附錄 御史張珩江卷清各上言定國公先
命勿嚴悉以歸民
戶部尚書致仕蔣昇 是全州人由知縣歷今
始終一致與第大學士是女愛卿家庶肅然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順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大學士費宏等 宏等願謝因言此帝王
勅工部于翰林院蓋亭監立以書永久之要道
部通行兩京國學辦事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
一土人 服膺聖訓有所
興起 上諭如議行
詔賜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誼襄毅
禮部類奏災異 禮部言今歲四方災異臣考
如難邪如不佛者古則有之其大如碗似
古未有也其卷舉兩院及民舍日有數十
無踪跡又月三見一鎮古未有也婦人任
生年三月或四月及形體不全者古未有
六日而有角手足各一節獨骨見聲古未
牛情之產一身二首者古未有也身見首
腹內心脈與胆各一具二三月間兩者並
未也虎入城市人家狂惡人者古未有
也其具見人足手足出沒忽不可防制古
也雞生二雞三足者古則有之其前後四
未也其雞三足者古則有之其前後四
人害物其雞三足者古則有之其前後四

得往平過矣男不遇齊聚京古史觀賦色而
原天意所以示修豈使欲取古文舊制新聖人事以
回上意穿窬成欺議報奏請而皇見上虛心聽納
與賜施行遂救災拯溺汲汲不暇因橋坑守言宜
上盡其繁非常朕心下驚惕諸司官宜諷勵加修
省民事盡文其弊賑恤艱民楊士元言臣職禮部所奏今年災
異如暹羅東山陝浙江湖廣地震不止江蘇浙西之震
各處水旱東豐井洪水泛濫遼東有人病五畜雨之災
貴州有山崩之驚見於江南為奇聖旨准近歲
怪訪陽之牛禍曾出於南之為奇聖旨准近歲
未有抑亦隆盛陽氣致陰謀罔論之上其証驗皆陰
陽失常陽道衰微陰道盛生乾綱下移而威福恩不

疏經余

卷之二十一

自道難容而君子在野則邪易稱而小人在列
與以天下治則中國為泰四夷莫隄陰兵政治
消言而內德教廢陽刑法為陰盜思豫墜于下流
伏軾無實惠法令且于陰門而視隱不能懲藏
弘之量而未俞受有用金傷心而不未論九卿之
執奏多聞罪羅臺諫之進言或遭遣斥竊恐日
積月累蔽蔽漸深陰疑此心終懷乾綱以防事弊
陛下益嚴敬廉察存在此心終懷乾綱以防事弊
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弼臣下之忠則則憲衡
則天下之事得以周辦臣下之忠則則憲衡
忠臣朝廷政事之戒故後者幾事至于潰裂之
未既舉忠直之未取歸譴謫之未除險阻溝之

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懇勸勿致過困備極艱
難然陛下軫念軫然施行如流之量以救萬民固本為主民
此老臣至聖高之意推恩圖報消怨也願詳可及
之官論道為職公孤之任弘化所觀古之不暇者遇
多因免實其伯仲今在廷大臣孰知所觀古之不暇者遇
家謀免實其伯仲今在廷大臣孰知所觀古之不暇者遇
嘉納之上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鉞卒鉞祥符人長于軍旅
以數千騎覆虜衆五萬時祥符中在三邊宮
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師贈太保諡恭簡

以王時忠為兵部尚書張瑄為兵部右侍郎

營仁壽宮給事中張高上言民困賦誅宜先宮
仁壽宮以慰聖之心臣王德安昌

景福等聯署奏停匠民加少錢景福等聯署奏停匠民加少錢
余議開建上命律上言我元材營之

附錄給事中管律上言我元材營之
裁精帶甲不預府事有司召使兵官佩大將
軍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佩大將
所授葉官率勿受公侯驍達及非征討不得視
侍公侯之門聖書俱屬僕伯生營生司亦恆
事漸棄張印金書俱屬僕伯生營生司亦恆
具人以國家網地之地額奏繳一丁役以宗族
禁侮之以國溫飽聽人之地額奏繳一丁役以宗族
之計熱處區別林望以為去番別選欲指揮有
丞督計處區別林望以為去番別選欲指揮有
材勇謀畧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折下兵部

從之

大學士致仕劉健卒贈太師諡文毅

受命抗言致仕宗室全節以歸優游

福建道御史朱豹上言十事

節餘請停不急之用

大學士費宏兩疏乞休俱不允

以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

議清

請徵求河以比

開入河

方爲河

州出佳

正德木

耕稼失

可憂之

而後運

直隸皮

石班致仕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

講求願 鄭自璧乞治太監閹洪罪不報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己卯朔

大學士楊一清上所擬元宵詩

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水

賈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可知

兵部侍郎張璠上大禮要畧

編纂以成一代之典昭君臣之

略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

爭之故 皇上之政改漢宋諸

帝之文制度而已曾如今日經

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

慶王紀實宏石班致仕

義德之

石班致仕

襄

時政至是書受命卒禮大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

襄

時政至是書受命卒禮大

未至以憂去至是服闋仍召

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寶無錫人實性純懿問學該洽著親睦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遺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經撫吳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于詔獄

不得然大學士費宏故諫奏各諸臣私事時上亦厭宏初付外廷集多官會訊所詳語已而

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言上鎮撫司按察使謂為大臣遊說即朝逮繫言下鎮撫司按察使至物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何陸大時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揚言群臣咸駭愕引避去帝自攝察察不為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杜

言無論邪奇言非是罪大臣不自錫拜文罔無以消厥人恥陛下亦宜體貌終天陛下有以見風乎上然之因言言獄則論外御史程

心欲因事效忠耳顧以敢言獲罪下同與早清嘗五毒復斥之外神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治有其任楚復還源官庶幾言之知使適

者為皆得矣報聞

三月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罷

希周罷上詔曰劾乞罷上從之

希周罷上詔曰劾乞罷上從之

夏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

宏為總所排受言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復不至

以禮部侍郎瞿學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

恭預機務

議行馬政

兵部言詔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

天府所屬論丁派養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

餉放不歸項者有司急究漫不檢覈或巡歸豪

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和馬至于

應天府屬蒙種有地亡焉有者自以其馬賣之

佃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疾秋成日以漸買補

則教年之後馬可

甲戌崇先殿成

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

樞上言宜將李福達逮正

甲申京師雨錢

詔賜南陽漢丞相諸葛亮祠名忠武

五月編修康道南疏陳洪範九事

伏而不能出陸迫而不能然于是有地震今連

歲邊郡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竊慮五行

以法天運二日敬用五事以修君德二日農用

八政心政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九日之急

務今水旱頻仍饑饉相繼災狀揭擻于道門盜

賊充斥于郡縣是食與師皆可憂也臣竊修八

政王道四日五紀大日為君象又梁陽之宗通

召起大學士謝辭
先是大學士楊一清以貴
戚代上遣行人齎勅召起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諫輔德尚將首領
宜勉為朕一出
以副眷倚至意

命更大禮全書名明倫大典

始命歲貢生授教職三年有成效者得與鄉試每
省毋過五人

七月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方獻夫霍瑄俱充經
筵日講官講大學衍義

要及詩書敘畧且講以進
南京兩血

前復御史薛良材原職
良材以考被黜言

下孝楊廷和由為地覆海全後為御史鄭洛書
所劾竟落職及吏部左侍郎孟春右副都

史劉文莊業據廷和與賢依同以為洛書之奏
臣實主之遂假考察之權復同門虎生之怨因

民臣春文莊託密友徐文華等密請廷和復舊
賢引用廷和盡改議禮之臣仍主其行之

有安得終身棄之今降罪外廷員材季行不諱
以忠議為廷和等所劾家聞全降罪外廷員

諸奸餘孽肆害賴保之賜被病即往尋言良
材任怨遺語去非其罪上從其言故復之

今科道互相糾舉考察遺漏者以聞
桂等上言楊

無家版
隆下者六年卒次弟序遂然道好

後互相糾舉
事下吏部持旨路遂清臣請以時舉行如舊制
有而專言在彼論之役情涉復復無以回鑒心
事又言成他廷臣奉命舉科道題性惡幾有刻
奉所舉不勝任者憲宗乃命互用糾劾一時
內外風憲皆得糾糾舉未及六科察糾所舉糾
命合是部院考不上建御史諸長初再舉露
給事中然其御史王道曾弘既後家居不必與
住來長雷用王道曾弘既後家居不必與
若兵科糾劾目壁一門二變清議有舉戶科孟奇
被劾勘問不目隱避各降二級調外任其餘再
稽輿論嚴密以糾部院上考刑科余經雲南
道任細為浮燥空雲南道指瑞福建德騰
漢為才力不及清官
虞入筆夏

八月賈誼致仕
誼與御史馬謙同河南人懷

論曰
此亦說初佐吏禮二曹空附廷議不為同

上本德之故新都去而獨用兩陵前勝為非
偶然也恭維修典終不能出未竟之志

不平謫為修典終不能出未竟之志
然則公之不為新都者也

幸爾惜乎不早辨者也

詔諭御史胡松外周在程啟克疏劾之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王璣因周在程啟克各抗

九月張璠桂粵方獻夫平反李福達獄釋之論

御史馬錄永成邊禮部既攝三法司事遂錄

擢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袞袞故入罪惡等

以聞遂釋福達上怒錄欲生以收瑞宮謝之

得免乃論成綰伍南

大理少卿徐文華顧必成邊初顧順壽五毒

聞者慘之已而皆等官羅禍文華必成邊

馬家等俱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顧示內外

臣以明顧壽等

之謝惻從之

按府自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

援會務之山匪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仁

大禮皆其祖誦世胃日社妖教假稱唐商當

取世以煽惑愚民結衆倡亂大獄錄姓名無

異撫按官諭同生執事告誡之都御史羅尚

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盜竊而當時

傳指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

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酒純而梗要之人悉

指氣使一至于此陰蓄其謀大入惡類

禍可忍言其乞將助寺追奪官爵以垂後

富時死事論成者皆

論叙錄是獄始明

是擢怒于製云及後再議如是

言堂更何議于是悉等與謝同上議高

唱鼓黃宸昭宗而謝益見從下家嘉矣

此其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而後已也

主之以承嘉等成之非福達武定承嘉

獲使則諸臣之聲則有弗福達武定承

地然則臺諫諸臣之聲則有弗福達武

時武定豈有與之謀耶而武定之為

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

素持不宜與之請焉耳而賊使陳白則

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於此

故縱之律本與助事不相似而必引

置重典此其所以激賊之紛紛也

之欲前已奉命討矣矣賊臣諸臣

待福達深虎之後群武定則助亦

慶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審臬諸

也悲

附錄

子承不

常問誡

議從之

掌都察院事

上諭總曰朕有密諭勿令也知朕與卿情誼素
書正恐代為有礙事機恐洩朕因本先朝湯湯
奇故事請治圖書為密司奉封之用上乃賜
璽等銀圖書二日忠貞貞二澤恩賜達九所上
密朕可于籍上小書字號不編西字擇用滿三
臣以見朕意一清用特字總用西字奉用東字
查用正字一清等名上賜訓導總辦人君以
論相為職者請以正君功如得宿相而子議
咸歸榮榮幹省親從容愛弟舍李博陰險納
賄延國詐二人為相得失明令之內閣宰
相職也頃來部臣請得有人推行無志者
令是部院為內閣之府庫失守之部司道官
令相為常例應盡不備臣於成區是部司道官
部院之府庫失守字旁心結為政涉害事上
率與舊名部務又為監司府庫失守如何民不窮
且內閣始設今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
見海軍進奏朝野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名科索
刑民怨詈重道宜加禁約
犯者勿視上俱納之

冬十月命議法錢法

上諭戶部曰議議接
當今急務通未法之據由于私益盛行官
阻礙錢法之據由于私益盛行官
議區兩禁約事宜以開明舊部文盛上言臣
廷之上柱奏計之門而知無所利絕占商之弊
而高有所資然後盡法不致阻壞至于法必
奉行之吏更索賄情使不得阻壞至于法必
重口禁私益日禁古高日禁奏計日禁私益
奉行之吏更索賄情使不得阻壞至于法必
重口禁私益日禁古高日禁奏計日禁私益
奉行之吏更索賄情使不得阻壞至于法必

復申勅纂修明倫大典

以楊一清謝選張應程
鑒為總纂臣杜等力

夫訓之共賴其事仍命一清撰岳陳王纂
資廣紀選撰長車公主望碑暨善花張公主
之皇訓
繼披岳懷子皇碑曰王乃恭穆皇帝弟
而子明今瑞 聖皇帝太后也為 聖皇太后之
不勝越王曰大國揚沙八世異之而二號美今
追冊為王曰大國揚沙八世異之而二號美今
孝所以加歲長車公主望碑曰公主生 聖皇
之長女 聖皇 聖皇太后也公生 聖皇太后
而長今上追封為常事長公主 聖皇太后
聖皇太后 聖皇太后 聖皇太后 聖皇太后
善化長公主望碑曰公主生 聖皇太后
女淑妃王氏所誕降也公主生 聖皇太后
女今錫以嘉名聖天子之孝也
命除授庶吉士陸榮幹官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
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面三三筆在翰林及
日道平宜張瑞奏言臣觀北華心切翰林及
更事者之例居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雖更
拒違已而吏部奏陸榮幹工部奏陸榮幹
趙增春郭榮陸榮幹俱主事榮大聖等
譚事李元陽王望張瑞奏言臣觀北華心切
十一月修 顯陵 聖皇太后 聖皇太后
後監 修之 奉 奉 奉 奉 奉 奉 奉 奉
十二月庚申 寶賢縣黃河清五日 知縣張廷桂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申
與寶佐等 聖天子在上 聖天子在上 聖天子在上

上遣官祭之已而御史周相上言

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詹事霍韜上言法祖十二事

言不第中錢穀器以裕被兵之民一言憲誠行
言不第中錢穀器以裕被兵之民一言憲誠行
言不第中錢穀器以裕被兵之民一言憲誠行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其露降

禮科給事中蔡經等請罷遣官校

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二月勅王守仁兼巡撫兩廣守仁疏辭

乃自致職示以禦事及抵南寧

論蘇事... 受甲... 皇上... 夫之... 使之... 十患... 高倫... 激使... 舉事... 亦富... 而遠... 錢得... 奈之... 金之... 恩斷... 爭之... 事之... 勅製忠靖冠服

三月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鑄御製敬一箴
五箴註仍行兩京國子監天下儒學一體建立
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增入續定事例

夏四月大學士謝遷致仕加張璠太子太保
加少保解院事

諭曰... 而告... 我異... 之虞... 是以... 貴應始也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

六月明倫大典成
楊一清張璠等監修之至是書成加少保
大子大傳吏部尚書致仕大學士久之

論不與未協于議
御製十六字箴示勅臣
刑部尚書胡世寧上
上意為肅解上嘉納之

兵部尚書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為兵部尚書

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國上言今天
下士習委靡多依阿自保之體國之志在朝惟
李承勛在文苑堪總軍旅而血誓已誓不買小
寇輕出馬吳陳九驕皆大受之盡為檢人所聞
行追古人但為大計所熟或謂例不再用也天
例非其祖宗物法而人材難得難以前例絕之
自古明君用人惟奸父祖所難不遺况絕之
來大計所熟者惟奸父祖所難不遺况絕之
也勸懲國諸皆以為戒矣此有關於治忽不

十一月丁卯王守仁卒於南安

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隆慶間贈

建伯誥

文成撰去大綱曰文成翰躬肅亮禍劇而歸于道
路為臣先忠冰河已笑而音者猶以類離重鎮
咎之世之

冊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上與大學士張璁議冊
立中宮事璁以天子有

后所以共承宗廟不臣父處上曰君子所配
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擇前者初婚之聖
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而日夜言之聖母
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
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寵麗向色之私釋苛苛與
同官繼末主是立后后于屬靖元年冊立順妃

錦衣衛事
相之女也

十二月牙木蘭帥眾來歸

初滿速兒今木蘭據
初滿速兒今木蘭據

不與則帥性水哥士巴寺
從滿速兒故殺之牙木蘭懼師且老弱萬人關
塔寺住牧等臣議罰兩州金

詔議補遼東宣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諸邊糧草

上諭戶部曰近因大通奏報糧草缺乏已命發
銀二十萬兩給之朕思遼東諸邊勇情巨劇糧
草不足人馬疲敝急緩何時此邊民皆

土番番寇肅州

力納相泥糾匪剽寇肅州副使

命終遣光祿寺所給養鷹犬諸禽

從御史朱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三

己丑嘉靖八年

春正月戊戌朔

上令大學士楊一清修書弭災急務

民窮修武備惜人不務言官已報守四事曰恤

博恩澤寬諒成二事陰為謀謫言事諸臣之恩

寬有上不忍既而右中允家道南應詔陳言

言太祖高皇帝布今天下勿委辟端若災異即

時奏聞一任念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之

有以振舉大綱是也崇儒術如論未善以常

省此心至公無私論奏裕任以聖人爲學以利

爲準是他重守令如論求朝官以約已利人

將當無用識謀仁勇倫是常

府派心是也上嘉納之

詔許建言得罪因事降調諸臣於外缺酌量推用

命集議新建伯王守仁事功學術

初守仁之在

造內亂桂寧欲建議國之移書守仁使使安南

既而思田平恐其真功而賊盜又叛守仁奏捷

盛言諸盜雖獲而劫之禍及因州兵撤士西

昭陳斬賊之多章下兵部覆請賞勞上降旨

巡按御史謝應泰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尋

奏言守仁撫四藩關保甚大而擅自縱橫罪

不可逃今聞守仁南安尚可原諒上降旨曰

王守仁擅離守鎮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學

邪正事功真偽未詳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

議以聞

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在廷外議以

諭祭酒陸深爲福建延平府同知

言上不加道謂軍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

宋安而感乎之凌際更請自訓諸侯釋之

凡因以觀臣等之凌際更請自訓諸侯釋之

聖學下政事舉得依此義條列陳奏以仰

日語多峰謬誤矣大臣君臣之道且其誰謂已

以聞吏部言深不敏當罪詔釋一等調外任

奉新建伯王守仁世爵郵典及禁其學術

其則者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錄皆其

功固亦有可錄但賊平而繼殺不已報捷而誇張

不實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爵議以正天下之

追奪以終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

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

上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先

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嗣與俱爲守仁子守

今都察院過禁約不許二月不雨說示

二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桂夢爲武英殿大學士泰預機務

侍講學士許誥陳讀誦四事

經四書進講以明斯道之本原一言孔門授受

專在流傳後儒倡爲靜性養性之說言愈多而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義愈顯自今謂皇親國戚及此一官各得

詔天下來朝官俱依限赴任違者罪之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璠詹事霍韜為考試
官 三百二十人

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

命行義倉社會法

時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
賑之猶苦不足以備之不蒙故也宜做古義倉
之法迫近之府則設義倉遠之里社一村之間

約二三百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
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率屬中善惡

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訓之若
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允給俸悉聽于民

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查則既無細番之
煩又無奔走之苦且為保甲可以備盜鄉社以敦

格之意一法而三善且章丁戶部深材言皆人
謂技荒無奇策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

各縣按官隨量行之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疏
從之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

夏四月華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清一

請教嚴吉士官 上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
乃為 太史思德益于國此後不必選訪奏
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求
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部閣乃翰林之
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 太祖其武於師
編修張惟賢甲申選進士楊相特就文閣讀書
太宗崇禎甲申選進士楊相特就文閣讀書
供賜其監利聖相承按為故事前後及人約
通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是
立黨于國無益諷諭 聖諭所請者吏部訪
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講侍讀各二員修
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通年大體請讀修撰
至十五人編修檢討至二十人亦或一官
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千原設量增缺員
不必過多條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酌
推補編修檢討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酌
推補編修檢討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酌

論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
僕光祿祿永同知知州通判內訪滿其學士展
而置所除 經久可行 上從之自是盡承舊
厚其中矣

詔諭勅不許請乞田土 先是大學士楊一清
多為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田或作草場或作
皇莊民失常業類曰今以後乞田或作草場或作
詭小民控告乞賜盡撤使歸田之外有為命
上曰輕言正合朕意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
道往勘外皆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
家推祖宗拔賜有籍可據者則已其地近者請
乞及多餘侵占者官還軍民事據其地近者請
是戶部侍郎王軾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如
成周之制擬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

之親疎而量為裁奪其自置田土之不報納者
差者俱追數如功臣田土例上從之冷台今
動賦大臣務各安分以保
祿位而不許妄行陳乞

五月巡撫御史宋庭立上論塩法之不便者

戶部尚書鄒文盛條陳添刷塩引至吳庭立言
欽依添刷引目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二一
則昔時餘塩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
後領引既輪于還又輪于運司苟非巨商必不
應一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准北納
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准北納
宜以添刷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充
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塩淮南減四錢准北減
一錢五分以恤目前虧折之甚庶商人得利而
新法可行

吏部尚書何鴻範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 命留覽
右都御史周南辛贈太子太保 南籍雲人榜大
省朝議用重臣督勦南往破之因移兵攻桃源
撫之說
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遂開撫其地南驛題
自南始

七月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卒謚榮信

八月張璠解任省過桂萼奪散並致仕

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交關
上因楊一清因葉開閭之誤給事中孫承澤
繫劾璠等語忿不決上怒下勅舉璠等罪狀
其畧曰張等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
之近以言官奏劾朕不敢批論法當置刑典特
從寬貸璠等令還家創痛以資後用等語

學士國權指出其餘黨分列區處給事中張應
奎陸榮王生居官目之尚理如大
臣若斯却乃生疏至今方為謀害應奎
首為進言施免究王準下法司備問

九月楊一清罷召張璠等還京復入內閣

時璠去已至天津書報私計曰議大體者
三四四人耳張璠去行及我矣乃急流則
者以他事下獄璠建一書謂受張璠金朱給
世親上意上大怒欲逐璠一清恐陽解之
欲親上意上亦令一清老不復問第下旨
日楊一清果朝舊臣朕即位之初百先召用何
乃不顧名節深有所法當推理令關國休
遂乞致仕許之而璠復入矣
禁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言
吏部議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
撫按凡糾劾官員必須實據陳勿得假以風
誣誣生

附錄 提督兩廣林富上言敗葉思恩府城于
守仁前議多同
下部議從之

十月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性不習伍伍以擾民
者下令嚴之凡胃者勒其歸不習伍伍以擾民
者下令嚴之凡胃者勒其歸不習伍伍以擾民
內重倉皇不知所為今給月餉更友復開諭久
之乃散巡按御史劉景衡及劉景衡及劉景衡
太監杜唐上命重致仕復以劉景衡及劉景衡
命萬里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劉景衡
命萬里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劉景衡

之違者所以專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辛
道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低何實主
大不掉之憂居人藩鎮跋扈之患天低由斯深
長之計所當熟慮而不可忽者也上切責之

十一月十一日 上禧雪於南郊及社稷壇是日雨雪

明日又禧于社稷壇即日雨雪上躬禱南郊
郊壇雪謝聖恩方獻大穆孔昭等各
獻雪告昭靈及詩獻上皆極各之

十二月 寇寇冠華昌提督軍務王璦勦平之

務烏思藏朵其莽克受官入貢世為藩離成化
後南始為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勦討之不克由
是歲入殺掠隨右驍衛王璦議故候彼入境即
以大兵討其勦寇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寇果
遁人寇華昌兵部向書李承勦言西番為亦不
所役日盜內渡若虎狀文通後將而極通

京國不戰而服海寇掠後危日萬費必億萬計
內地空虛故將攻其目下老將動必萬全乞
宣帝之明專克國之任制勦事宜一以委
璦土從之璦計欲撫平開制勦先零乃遣遊
擊彭城都督劉文華兵自固原至兆抵分據要
害且撫且勦九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
斬首百有七

西歸以率去
按鄭曉曰西戎亦法為中國患從中保逼遷西
周附隸諸族拒東連土蓋首入長安未失
熙河併于西夏為囑不我以官賞市羈縻之
西歸少寧正德後邊防大地我人心遂欲議欲
于兆抵河關間修築堡遠兵戍鎮諸軍修繕湯
賊勿使得連西番所有侵便請發精兵駐臨洮
華昌受害之地
拒之斯良策也

華天下鎮守內臣

兵部尚書明世宗言衛自
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

錦衣校旗勇內府緝匪數千人皆戚祖宗法後
滅社生耗國貽孽股孽皆膏血今人莫敢誰何者
為裁奪而張璠既言柄政亦慮天下鎮守內臣
大為民害因力請上華之于是百半大惠而
除耳

南京御史司馬泰條上南都軍民利病七事

日華船料以通商賈節貶買以蘇緡局議易鈔
以蘇民困賑濟民以實京師便法守以撫軍工
領以振軍威賑入報聞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徵知府孫
存請也

西洋船船相捕獲以重利且此船以不邦
叛聖遣聖籍場此土自時富強吞噉旬本邦
孟養又悉調騰衛我境內虛實較諸羌尤難
往年採辦之後故遣指運又地極廣廣俗尚
毒往年取採人役各被中傷極廣十年至今始
順惟朝廷校有罪過而夷往巨測考耳于採取
或啓及心宜暫停三四年俟夷測考耳
靜另行採買戶部覆議詔如前行

注鉉條巡按約束十二事

一謹防一禁違迎一親聽一稽歸一嚴
督率一戒奢侈一謹禮度有不遵定議仍令兩
司限生遲使寺官跪稟使臣寺訪實未治一
清差不拘歷日先後惟選才力相應者二
俱佳行

命議社稷配位

先是 上諭禮部祭社大饗
奉我 大祖太宗配朕有疑焉

夫天地至尊以則宗廟又次則社稷此又尊卑殺之禮也率祖配天則止矣又率祖配社則止矣失之于序或謂以祖配社乃我皇朝時禮官張燾之失也又謂周礼云勾龍氏乃其工之祭之儀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其子平至如奉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神大社以安至乃不可不正之典宜知周礼制大社以後土勾龍氏配大稷以後稷氏配社詳諸歷代大學士張燾等奏各言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者天啓聖衷獨各其持所謂禮樂百年而後國者真

有在于今日況人從之

二月 上命頒大學衍義於科道諸臣

言領傳其賜故科 行耕籍禮 上祭大稷 大稷 日明史職 禮學祭大稷 行耕籍禮 日明史職 禮學祭大稷 行耕籍禮

御史周釋條陳五事 日明史職 禮學祭大稷 行耕籍禮 日明史職 禮學祭大稷 行耕籍禮

詔定百官謁文廟禮 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者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始得同時行禮正旦次日諸司必候其堂屬學集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三月夏言請更郊祀 夏言復上疏言古者祀天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北于南郊就陽之義 祭于北郊即陰之象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難天地之性畜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康平擬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不當為耳至于王者敬天之有加豈味宜廣義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程未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也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議務求至當上嘉納之併下禮部有議因引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已而賜信于四品服職幣以旌其忠也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致霍韜于都察院 以言言歌鼓銘無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君之罪有七故也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恭用

皇后親行其禮于北郊祭先蠶

復四月詔集議郊祀典禮

鍾山之陽方鍾山之陰以祀初年建洪武十

年感齋居陰陽之應竟京房災異之說始行

祀太祖還都于北城有建白以復之者禮

百年後興詔不信哉至于宗廟之制昭穆立

親廟給有定時至九年太祖次左右昭穆漢

位始以功臣配享時歲祫則議衣冠于座而祀

同室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議衣冠于座而祀

道也周禮太宗曰先王尊卑聖王尊卑聖王尊

且今之大祀殿正做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聖祖亦有朝日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再議于... 仲分祀... 方獻大... 置不問... 復職... 論曰... 宗庸識... 什之八... 匪其改... 可變也... 更始盡... 納匪真... 力追古... 垂之既... 蓋安仁... 始將自... 貴溪不... 再議于... 仲分祀... 方獻大... 置不問... 復職... 論曰... 宗庸識... 什之八... 匪其改... 可變也... 更始盡... 納匪真... 力追古... 垂之既... 蓋安仁... 始將自... 貴溪不...

何... 乃... 以... 五月... 以都給事中... 議補六科員缺... 六月... 御史... 晉... 上... 御史... 議補六科員缺... 六月... 御史... 晉... 上... 御史... 議補六科員缺... 六月... 御史... 晉... 上... 御史...

明體貌似笑然自永昌辟言以後無復有言官
李謙光北寸之權用趙漢諫臣等之不職而
未聞有反視獻夫矣平之所言謂為二臣欲以
杜塞言路不思為其章下吏部關天

詔諭刊布

章聖皇太后女訓及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

張璠上言皇上發下女訓一卷

乞親麗宸翰序之卷末以聖訓布以示中外
領市曉亦請制後文皇后內訓欲令女訓
古若況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言宮中事
合令翰林院編諸書開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
完內訓宜撰成有解讀以高皇后傳

內事實令翰林院編諸書開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

聖母廟禮請一次中書官進講二次仍令女

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一切

格樂悉行其去而大學士桂章亦因女訓一書

上推行之庠行之宮中者三事曰胎教之樂

母之澤子師之模行之天下三事曰女訓之

學教之教婦氏之正事下即議言宮中三事

宜書御屏為宮闈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

令天下各書陰教以教女習勤詩風雅記記

詞義鼓人心止將女訓詩書勸詩風雅記記

腹訓標之弊

大學士楊一清平

一清為霍胎所擠里危忽忽

始贈太師

謹按鄭公曉曰公生而隱居貌類寺人學博才
雖善調清德沈曉陽邊事羽將秀士一夕士
顯悉中機旨又奸邪引其門
時後達高功名者爭趨其門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文定孤忠自許遇事

何故功名是者而以歸終身益
為志士所惜云萬曆十八年益
吳瑞登曰景濂之平孫許顯其節王五大其
熱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訓文定力也昔萬
春而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煉筋骨而不懈以
故保全雖陽與勤勤事賊者幾世一例至于姚
源寺冠屨伐屨平安鳳寺亂賊賊于姚
卒使罷兵乞休謂之何故噫古來忠臣烈士不
能依險隅隱而身離為國建功志已垂矣若文
定者又

大學士桂章上疏乞休不允

九月詔省併南京船隻

初南京兵部奉旨裁

衛太監賴籍復以船不足用且請益詔下南

京兵部尚書王廷相具疏奏南京各衛馬

船隻乃國初舊制水軍征進重之用大馬

船仍永禁以來供用兼與進重之用大馬

上品供物然物有定品如生官內官乃有

進貢不齊民今則法品物惟太常寺所

濟臣私嘗聞京司禮監制帛者陳神宮由

太祖舊額南京司禮監制帛者陳神宮由

輒皆承索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

以來傳旨取用越者少多大如批把非南

臣者國之不可一日無也。凡屬官屬吏，皆由朝廷命之。其有才能，則用之；其有不能，則去之。此乃治國之道也。臣聞古語有云：『才者，德之華也；德者，才之實也。』故臣在任，必先求德，後求才。德有餘而才不足，則用之；才過德，則去之。此乃臣之職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卒。世寧，字叔仁，江西南昌人。嘉靖中，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官至兵部尚書。世寧為人，剛直不阿，不畏權貴。其在兵部，多所建白，多為人所不悅。其卒，世宗為之哀，賜祭。

冬十月，以夏言為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字公言，華亭人。嘉靖中，進士，授翰林。歷官至吏部尚書。夏言為人，才華橫溢，但多所建白，多為人所不悅。其在吏部，多所建白，多為人所不悅。其卒，世宗為之哀，賜祭。

南京兵部尚書林文章上言四事。文章，字文舉，莆田人。嘉靖中，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官至兵部尚書。文章為人，剛直不阿，不畏權貴。其在兵部，多所建白，多為人所不悅。其卒，世宗為之哀，賜祭。

詔正孔子祀典。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人也。其先，宋之公室，自宋微子之後，世居宋。孔子生於魯，其父叔梁紇，其母顏徵在。孔子少時，其父死，其母死，孔子居於魯。孔子之生，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孔子之卒，魯哀公十六年春，卒於魯。孔子之葬，魯哀公十六年春，葬於魯。孔子之祀，魯哀公十六年春，祀於魯。孔子之祀，魯哀公十六年春，祀於魯。

臣聞孔子之生，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孔子之卒，魯哀公十六年春，卒於魯。孔子之葬，魯哀公十六年春，葬於魯。孔子之祀，魯哀公十六年春，祀於魯。孔子之祀，魯哀公十六年春，祀於魯。

臣聞孔子之生，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孔子之卒，魯哀公十六年春，卒於魯。孔子之葬，魯哀公十六年春，葬於魯。孔子之祀，魯哀公十六年春，祀於魯。孔子之祀，魯哀公十六年春，祀於魯。

十一月巳酉初有事于南郊。先是命制太廟位

主聖及諸書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

大學士總制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太祖西向配殿各執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求嗣禮之誠告于太廟世廟以祈

是以聖母之心上嘉其情今特部

西日行禮也 更張總名張亨敬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乙未朔

特享太廟初正 太祖南向位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肅仁同宮異廟各南向位 肅

敕議肅祭大雪秋報諸

上既正太社山無
欲復古禘祭以尊
義也而陳問大雩

德祖刀勅輔臣及祿官集議曰而和問大宰和
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夏言上言惟天子

有禘故立始禘之廟則有禘矣可去者一也
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包出之帝而

祀之始祖之廟乎我
德祖爲始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

今又定爲大禘統群廟之主矣然則王祫之祭
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

黃帝帝嚳恐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

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

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禮部集

德祖爲當李承勛莽者以爲然

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

干奉先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彗言言

傍爲壇。孟夏後零祭。上謂孟春上辛雩行。

二月頒甘露于廷臣。時湖廣守臣奏上蹟陵甘露。上以賜廷臣。夏襲焉。

欽天記頌以示後世夏言

詔改定四陵山名。上諭內閣。文皇既封黃卡山爲天壽山。今又擬題陵恩。

純德山而獨鍾山如故手埋未安朕唯祖陵宜

並方澤從祀以基運蛟聖山之神位設于五嶽

聞之。祖考及命所在。

新刊 卷之四

庚辰初行朝日禮于東郊

禮于東郊。大牢一用。

七奏舞八佾

三月賜大學士張孚敬徒書榮恩堂二字

皇考手澤仍賜篆刻字敬字德印勅御曰日前
聞卿自爲堂房名曰某恩能所親某導君恩乎

朕思皇考嘗手書此二字賜朕裝軸併銀印一枚以賜見吾

君臣相慶之意

康惠承勛學有

軍事通達國休歲

三書卷之五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枚文曰忠敏安頤

詔京衛武學生願應文舉者聽兵部考送

庚子駕幸西苑祭帝社帝稷

建太歲壇于神祇壇內

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至我國朝始有定祀是以賣字之制千古無音歟說文太歲不星也。

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天神明矣

少爲減小庶隆殺遠宜而祀儀不忒報可

巡按查竊徒吏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

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限不

給備印為累乞勅兵部議處將領山省原平
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如創分凡巡軍
快務足百名之上應海月報務以時給使其平
居則常川操練有敵則互相應援二設營伍以
屬要害官瓜州遠在干河與京口對峙東控海
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雖有備兵守備巡歷不
及此州兵部議處重干楊州衛副將官軍樂堡
瓜州常川守備與衛兵寺廣聲相按以防不
虞仍行彼處軍造衛字以便往來防守兵部
覆議操軍樂堡難以輕議餘俱可來防守兵部
議加太常寺丞張鶚俸一級 初鶚請定帝出獵
上嘉其勤陞俸一級 樂歌初下教日
夏四月 上行大禱禮于太廟 復設江四都御
史因代陽王拱
續有此請都察院
禮部尚書李時條上省試事宜 言巡按御史不
得與主試京官爭較禮儀不潔拘私聘取經房
官從之既而巡按浙江御史李佑請經房閱房
偶卷必發監臨未閱里卷以易去取李時言各
令參閱法取則失祖示模名易書之法不可
為然
五月華邊隘鎮守內臣 時巡撫保定諸御史殊
險隘各有守備分守半官防禦已周復置鎮守
內臣誠為冗員乞將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錄
補部議
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
為武英殿大學士奏預盛務 初獻夫罷回道行

夫還部發及門獻夫入西樵山以疾辭上
復傳旨遣官馳傳返還河津復上別恩之
顯命怡然就道其意故右命已而廣東僉事龔
顯奏大給奏顯夫在里中終老民山
獻夫抗疏力辨之天給休去
壬子初有事于北郊 是日夏至 上幸地于方
九奏樂舞八佾率 聖祖西向配驛牛三獻
純德山為一四海四 聖祖西向配驛牛三獻
南京修理太廟工完 徐鼎舉行祭禮
六月詔復誠意伯世爵及郭曹衡信四公後為侯
以劉基配享太廟 初撤姚廣孝衛信下刑部郎
去姚廟孝廟世領但因人劉基顯通有功
不在廟孝廟宜併食高廟也其封爵與徐達同
上然諭旨下廷臣集議更部侍郎唐龍等上言
太祖收復諸將家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
宜翼而轉轉奇謀廟堂大計每屬某故在重
有子房之相制封發孔明之喻厥勳德基仁
孫虞嗣爵錄券金書誓言永世萬福遂統主業
委佩帶或謂諸孤孫屏帶克負荷或謂長陵嗣
統遂至疎遠雖一辱室從傳聞多謬而載書明
府鎮効其有宜配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撫喻可
何伯爵善基宜配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撫喻可
因命吏部供常遇春李文忠趙德勝湯和
子孫各與侯爵以副 聖祖報功之意
少保大學士致仕謝遷卒贈太傅諡文正 遷餘
學藏純正有大風節弘治間與劉健
李東陽同心輔政 時稱為賢相

祀上
依擬行。

三月賜尚書王環王憲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

御製祖德詩一箴欽天記頌及內府書籍

補賜南京禮部尚書江關改謚文熙

從其子應天附

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旌襄陵王韓王上言襄陵王五世同居

官旌表

附錄夏言上言各親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

按通番文幾二在紙人教倍舊俱以索牙木齒

馬謂若出一口要索賈甚而故且不貨明是故

索窺伺宜令都御史嚴查依定發解致來京

處名失禦夷之

封常玄振為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

湯紹宗靈壁侯王環上言常遇春李文忠賢德

爵臣等仰窺聖意益以常李子孫流傳禁錮

爵湯紹宗百餘年一日爵達喬以上公忠雖有

何此頃重賈賞之盛舉也但四人封侯例有爵

五月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帝曾金華人始賜給事中許允庭廷杖刑殺

貳卿且三年不以昭

滿仲意有大臣之嘆

六月御史徐汝圭條陳諸邊兵食

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鄧雲七果由漢口

千陝宣大直二參將發多方糧費及調糧山

山西河南三巡河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

廟以爲紫辦例馬白羊等口之餉皆當和商

車給食于官兵則西略萬全右衛懷安衛張

城陽和相近宜選餉于此以爲調遣之役比直隸

永寧寺處則議兩宜所以爲調遣之役比直隸

八府貢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近

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于本處分頭巡緝如此

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日有敵從俗調發不

至如累時

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宗酒張邦奇

民問古板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十七史

舊版致對修補仍取舊東宋史板付監遵金

至是刊成而祭酒林文俊等進表也

七月右都御史汪鑑論劾御史王宣等斥調有差

詔大學士方獻夫兼吏部事時吏書王瑞羊贈少

八月大學士張學敏致仕給事中葉思復劾奸

九月以汪鑑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葉思復劾奸

力追古作一變至雅然鉅于詩酒意臣効其苦宮不事事而海內文士爭同舉之時方獻夫奏稱翰林春秋自欲令吏部訪補而李時亦請部

冬十月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詣京

[illegible]

新之應也。上終命官校
叔繁來京下錦衣鞠問。

御史施山上言犬名府古有全官如犬一賢
準賢劉安世同字書院二官一賢功德顯著
乞崇專祀從之令叔

禮部尚書夏言疏乞除其家府軍左衛軍籍許之

衛及江西但無吹打也

十一月工部尚書趙璜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璜江西安編人提理河道之設自璜始璜有幹局臨事敏騰所在以才見推而孜孜奉公有大

臣之節士
論詩文。

復除羅洪先爲編修

四川撫臣朱滄獲白鹿於梁山以獻

林文俊湛若水東道南姚誅詩各獻詩頌
上優答之

宣付史館

清穆廟奉方亭銘方亭寶月亭工所
順南京右都御史馬鑑爲民 鍾應

用大臣吏部會官具疏叙其履歷科道交童陳

其所長如有異然後別推可也一辨國是人
主所取于臣者曰任然任事恭順無私交而邪

臣之志強游好紛要只逢惡縣坊諍者似之門
惡希曰避事沽名朋黨交違而正臣之守成法

楊公問伯新伯明君今者伯明

正制置而...
謂自今有...
年稅稅...
民民...
每引...
一應和...
大體...
或事...
南京...
不必...
大怒...
大肆...
失德...
萬萬...
三三...

十二月兵部尚書陶琰卒諡恭介

不說...
一...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官...
亦有...
稱...
與...
勒...
後...
大人...
歲暮行大禮于太廟

癸巳嘉靖十二年正月甲辰朔
河南都御史吳山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
丙辰復召致仕張孚敬進少師內閣辦事
左都御史王璟卒諡恭靖

御史馮恩論斬
恩不見事...
道回家...
置江干...
武...
謫...
後...
下...
三...

二月禮部侍郎湛若水進所輯古文小學
命留
禮部尚書夏言進郊禮通典

戶部尚書孫交卒
交鍾祥人再典戶部承正德
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清

三月丙辰上親大學上勅徐經筵
南京都御史陳試得白兔于無錫以獻
命...
之...

夏四月以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為左都御史

上幸西苑召輔臣遊御苑上幸西苑召輔臣遊御苑

上幸南內召輔臣閱馬上幸南內召輔臣閱馬

王驛照夜驄銀河驄雲白凡七名賜諸臣馬王驛照夜驄銀河驄雲白凡七名賜諸臣馬

飲其閣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飲其閣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

各二章示學敏寺命各押以獻各二章示學敏寺命各押以獻

五月禮部尚書復言上壽壇禮儀

為民祈禱而儀莊榮草未發擬定自今九嶽欲

恭請聖駕出郊致禱但裁擬未定今可舉行

者乃周官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

氣雨出地氣也差取以名樂亦未可耳于是

納之

詔天下傳求曾子適裔承襲五經博士如顏孟二

氏例從學士願

六月發太倉銀二萬兩于陝西為更築邊牆及修

理舖舍之費從總制唐

大學士方獻夫致仕

七月改吏部考功主事唐順之為翰林編修

上以翰林侍從之人詔吏部轉求方正有學術

特望者充其選部臣以順之等十人名上詔七

八月皇弟王生詔寬恤天下

學士廖道南蔡昇調外職

為代請劾之乃出為

八月左都御史王廷相疏陳考察差回御史于六

事及所奏劾台公文宜如胡椒校部宜消導從

供德撫按費和按臣宜避鄉比

擢御史王以旂為南京太僕少卿

諭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

召源在兵部右侍郎黃宗明為禮部右侍郎

時侍郎缺吏部凡推會者上皆不用宗明

前以論被編修楊名世為福建泰政而至是特

用之

吏部侍郎席春削籍

聽陳沂舉翰林選錄曰

者曰二人實異文學議禮何者錄已此斷不可

者春不悅而退後禮部右侍郎缺錄約會推者

錄曰錄已有定約會推何為成怒大極皆亦

休閑幸而免罪擬劾字致兄書謂之楊曰在言

春為主書此道南語臣者今任吏部乃欲起用

邪黨包藏禍心臣不敢隱

擢用乃不思以道事君本且

重屬姑令削籍永不叙用

十月復故少師楊一清官

創籍未幾復舊清

太王廷相

張學敏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王廷相

至是其孫守書創元後恩賜
陳乞止念其孫守書特許之
夏言進賢治堂記 時言新帶尚書諡成于書
因作記刻石以昭聖考
奉紀天語以為堂名曰廣流
奉閣進呈 命置覽

詔罷京官主考官試 夏言顯言各省開科名高
人稠舉里選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
偏救弊之法可偶一行以若理為規又一時補
弊况老官與按臣每爭較禮節終生仍一坊半
官多有未便請辭之 上從其請令仍用教職

逮繫御史郭宗皋于獄 皇上敬天之心無間弊
息值此異變宜可恐懼防患未然頃緣皇上故
聖懷弗寧不暇遽資伏乞 皇上勿以目前拂
逆之事為足慮而圖之于遠勿以前人所會之
說為足信而求之于身益廣包涵之量輕重受
之懷崇寬平之政以防未然之患

十一月大學士翟鑒以憂去 先是 上賜魏國
書二一日清廷學
而汗是奏進池
主一日魏心輔德

遣官攝祭園丘 時 上偶微疾諭令致齋輔臣
禮官皆言攝祭小愈未宜攝祭
煩勞况何定儀注亦有遣官代攝之文 聖躬
為天地神人之主不可不運臣再三請而
賜允

十二月 上御殿遣使冊封諸王 時德世子冊
忠孝禮官皆致詞同懇謝德訓惡若用此
屬不通宜開教崇之教因建論中書令人戴
罪之

甲午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戌朔
癸卯廢 皇后張氏取其冊寶
論和御製綵燈詩 上御覽臣曰朕數歲前官
祖訓一帳內左奉以 中關于內座之上正中奉以
問屏于元宵之夕設一綵燈即燈蓋粉飾一絕
五言曰於赫 皇祈訓於昭嚴聖澤孫子時瞻
歌佩夜值統藻 皇祈訓於昭嚴聖澤孫子時瞻

壬子冊立德嬪方氏為 皇后 承天寺前冊
基明宮不可無繼主冊不可缺人描天寺前冊
嬪名冠九良父嗣賢德未嘗少怠宜立為
皇后德嬪沈氏嗣賢德未嘗少怠宜立為
宸妃德嬪沈氏嗣賢德未嘗少怠宜立為

丙辰冊立中宮禮成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
慶賀禮命婦朝賀兩宮
二月張璜撫定大同 初以璜代淵清 上教璜
地方險要黨與悉勿開傳諭城中善民自分趨
約勿得貪功濫及境大同即下今日毋使城者
約有請也城中俱登拜請曰吾等非殺主帥者
亦無他志畏從自保耳璜遂遣主事楚昌入城諭
之曰言用兵非朝廷議家告子嗣呼為賊者仍
論璜等以朝廷威德令感惡子嗣呼為賊者仍
計與璜等入城駐節都臺以友人心因榜諭
城中焚倉賑餉繼盜者稍稀以法聚人心始定璜
積中與璜至城下進諸兵二舍外將計以次止聞
明日與御史蘇佑入城置賞賚
齊城中大定皆稱之

二月張璜撫定大同 初以璜代淵清 上教璜
地方險要黨與悉勿開傳諭城中善民自分趨
約勿得貪功濫及境大同即下今日毋使城者
約有請也城中俱登拜請曰吾等非殺主帥者
亦無他志畏從自保耳璜遂遣主事楚昌入城諭
之曰言用兵非朝廷議家告子嗣呼為賊者仍
論璜等以朝廷威德令感惡子嗣呼為賊者仍
計與璜等入城駐節都臺以友人心因榜諭
城中焚倉賑餉繼盜者稍稀以法聚人心始定璜
積中與璜至城下進諸兵二舍外將計以次止聞
明日與御史蘇佑入城置賞賚
齊城中大定皆稱之

二月張璜撫定大同 初以璜代淵清 上教璜
地方險要黨與悉勿開傳諭城中善民自分趨
約勿得貪功濫及境大同即下今日毋使城者
約有請也城中俱登拜請曰吾等非殺主帥者
亦無他志畏從自保耳璜遂遣主事楚昌入城諭
之曰言用兵非朝廷議家告子嗣呼為賊者仍
論璜等以朝廷威德令感惡子嗣呼為賊者仍
計與璜等入城駐節都臺以友人心因榜諭
城中焚倉賑餉繼盜者稍稀以法聚人心始定璜
積中與璜至城下進諸兵二舍外將計以次止聞
明日與御史蘇佑入城置賞賚
齊城中大定皆稱之

閏二月令禮部侍郎黃綰生核大同功罪賑恤被兵軍民及宗室

老民及宗室入冠官大諸處抄掠尤多戶部

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

命司禮監官數名以問張欽曰

上頒御製祭祀

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有

夏四月詔魏國公徐鵬舉主祀

王殿相諭以之體舉乃自陳辭任仍乞主祀以

五月端陽節賜百宴

大學士李時建書院于家尊藏聖製跪乞額名

上嘉其忠敬賜名珍諫

上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人見以黃紙

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曰紙御書恭和輿地

圖詩一章以示

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

大月南京太廟災

聖祖聖祖之靈不可不尊

七月令建皇史宬

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

瞿鑾去位

大廟前南京重建太廟

祖廟主亦被延燬

香火非日月可快

原日朝夕香火

廟事理曰

佛合禮義于是

而南京太廟不

奉先殿承天府

意仍將物發州

詔選繁南京職方主事劉世龍請京

姓丁于五廟神

俗勿以詔阿諛者為貴能勿以正自糾介者
原情叙疑不日幸而覽者宜量為存恤三罪者
因事械繫或加筆笏嚴束固家相聞延餘逆
豈固不足惜而皇太后垂老之年莫勝此其
骨肉干情未安無依御開之建固尊神之盛舉而
五廟神靈依無神御開之建固尊神之盛舉而
聖廟之始以過終極之微以以防者既
來京上大怒謂議訕訕上而結庇逆惡詔逮繫
訊問

九月詔議世室七廟規制

上召臧官偕在工諸
臣武定侯郭勛等回

請廟庭視計制用物式言前後兩接為寢室不
必遠去乃議東為三昭廟并文廟世室而西
為三穆廟每廟進深占地一十六丈一尺五寸
廣闊一十一丈六尺五寸以東西列廟總門與
廟殿門之旁門相連其制乃議前殿與太廟殿
相並上謂世室當隆其制乃議前殿與太廟殿
崇四尺有奇殿殿視時寢宗三有奇殿而復
石見言于鍾粹宮向諭曰太宗廟日文祖世室昭
三廟宜有鐘粹宮向諭曰太宗廟日文祖世室昭
六廟宜有鐘粹宮向諭曰太宗廟日文祖世室昭
後廟復文祖為世室則世廟宇當避言曰古
者廟有世室則世廟宇當避言曰古
之從

十月詔論大同功罪

初大同定上遣黃綰
往覈功罪給于大同部

永欲迎統之揚言別有法司來核又桐城城中
云聖駕將親征乃先驅永好以間時俗事
中王庚亦幼永親民誤國會殺邀功以爲屠城
之傳幾陳大變御議先奪其官斯明耳疑主是
以錮列功罪乃徵劉清部永下獄源清刑措
永降僞立功獲罪微孫元中復源清致仕張

瑞樂繼嗣篇宗楚書

建昌侯延齡論成

左証獨延齡殺人月其詔延齡延齡俱下獄按而數
知為計會京冲太子生昭聖以延齡請欲赦
之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生以大逆族其家張等致上言

不可耳延齡財賄耳何能為逆上曰不聽已而
數詰問之具對如初上決意問傳故事
命法司會官集議群臣恐陽昭聖怒議從末
衛指揮奇祥開居實業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
刑部尚書羅賢稱爲開釋上怒奪賢俸一年
承獻官逮繫詔獄錦衣都指揮王佐力爲推鞠
探得劉東山罪重謂諸校論座用反罪之不及立問
寺謂東山罪重謂諸校論座用反罪之不及立問
日延齡於仍注漸長繫臺獄子宗位及延齡于
宗說俱南

論曰

京說俱南

禁中至養卿之使白欽餉而二張所獲侵民田
應請官寺益第舍營壘斷市利積金錢亡應禁
百千萬不自足其養卿姘姘姓凌官府幕

獻以吳範... 詔聖之慈而所弗厭也

禮部尚書夏言請建書院樓堂于里中以藏御製宸翰及所賜書籍并乞名額上從之

工部給局仍賜信銀圖記一其文曰博學優才

吏部尚書汪鋐建議以藏御製請名額賜名昭恩詔免行刑

十一月兵部侍郎徐問疏陳武備八事

賜輔臣等御製大報歌

詔置奸奴郭祿等干法

增與水無廢第修武過御詔城損如式事峻

已父父是容奴郭祿為客所誘思以順之乃... 命議南京大廟儀禮

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

附錄

各處縣下吏部議汪鋐請建書院事

御中李懷曾校新方輿事

金徒相各留供養

上諭之

召輔臣等觀恭默室

上諭之

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爲冠衣所在不欲用前名

待別作之庶稱其名今日可與禮官一至觀之

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揭之

門左右相西室繪漢文帝止鼙受諫圖懸之左

唐太宗納魏徵十思圖懸之右隨召夏言黃

鉅黃宗明至詣恭默室觀凡壁河圖東壁洛書

東室西室頌飭詩以進乃各撰觀恭默室及

貴州宣慰使安萬註遣使貢馬

時萬計母疾請

臣禮科以土官守制無故

事請下守臣勘處詔可

意廟宮妃楊氏亮

上諭輔臣明辰元旦例與朕

自清受病至今怯寒活著

值與祖妃庶祖母楊氏亮逝正係開喪非宜文

受賀以盡祖考之精明示內外諸臣知悉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四

世宗肅皇帝

乙未歲靖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夏言進天賜時玉賦

上以天降瑞雪諭閣學

蒙天賜時玉耳言時玉謂雪前所未道足

召論改建世廟

上召李時夏言等文華殿右至

久議移改前日面諭禮部太廟之尊又限以地勢

今七廟之建以統于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

規制頗後今擬改是世廟于太祖左方實

至相踰勝相朕尊祖之意免動昭之嫌

會官相度來聞既而言時擬世廟規制以建

制在太廟東不庇于動林太朕惟我皇考聖

心仁儉今朕作廟正以安妥神靈不敢不追

皇考之心暫等即今日之古于太廟東南度地

之地相度定擬來聞言等議謂太廟東南度地

一區并詳具規制圖帖以進呈令依擬行之

莊肅皇后崩

上命會議張等教曰莊肅皇后崩

果朝事休不同其冊諡之女宜一字四字夏言

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添八字字敬曰禮

官如何言曰請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



古人制嚴美惡之法無論諡文多寡但莊肅作

武宗美同尊之義此在今日所當議者言乃

其請上裁上之說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

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一祖無彼此之分制且

衣儀朕謂群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止之制此大

義所關但朕過皇後之喪無寧嫂如事母之理

非朕自尊况兩宮在上勢有潛壓豈諡六字曰

孝靜莊肅肅皇后教既用

半且隆八又合也爾等康慶

賜輔臣張孚敬李時尚書汪鋐夏言長春酒并請

品物

令考察毋致虧枉

御史喬英言近時考察每忽

傳聞上曰朝廷委任部院不為不專今考察

伊通縣議勝舉至公惟以撫按寺官考察諒及科

道官論劾為據耳一切曖昧影響事情冊報

信若撫按拘私警否開具失真者卿寺宜奏

之

詔整革冠服之非

從提學御史

令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初順之為吏部主

上命校閱寶訓寶錄順之以疾請歸上曰順



之方校閱寶訓寶錄順之以疾請歸上曰順

致仕不叙用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張壁侍講學士

蔡昂為考試官

取許數等三

百二十人

三月諭改試貢士于四月二日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廷后喪也

以張璣為兵部尚書。

詔令修理鳳陽 祖陵 皇陵

召輔臣評議諸臣

上謂王廷相好采材其正邪
正錢事無定見朕考察恐不免虧大年報日錢
近任部時與翟憲等相辨上曰若果爭辨朕豈
能懷矣 上之善心鄉人如此

夏四月賜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日讀卷畢降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大
周道著而朕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體
成之亦甚肖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教夫教而能
仁何以保治矣其上一卷成而端行其下二
卷說說與題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
謂有識以次法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

士未有親承 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願諸
請以 聖諭察列賢科錄篇首其李機趙貞吉

郭朴殷寬任處宏駱文盛尹奎李機趙貞吉
人對策俱以次刊之禮部又請處宏李機趙貞吉
閣。上謂以文舉處宏大門外親出御題考試大

學士李時選李機趙貞吉等八名處宏等皆
寺三十名奏言朕覽趙貞吉等八名處宏等皆
寺二十名可為稱選其題休行內列使禮部

堂上官及郎官不必部
題此蓋朕親試也可作例

張孚敬致仕 孚敬在閣日久惟憂作違闕乞
入戶部致仕遣行人勅送回里月給廩 止不降

命選庶吉士于文華殿 初張孚敬議李時
華殿取庶吉士三十人送翰林院讀中書

復召費宏入內閣

先是張孚敬以疾歸

至剛一限難此委曲講究卒亦未清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知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知

忠愛固然不無幾微耳且彼不謂人
忠愛固然不無幾微耳且彼不謂人

改遷姚廣孝牌位于大隆寺

及部議不復遷寺并革各寺修齋俗事而廣孝
祝典并僧錄事俱移置之按此一舉有二善休
隨任遷俗者聽

五月建啓祥宮

其地建啓祥宮以伸永慕既而

落成慶道南撰頌以

六月御史馬恩成退

初恩論劾繁刑部獄癸巳

伏錢叱令兵馬搜我我且先殺若若
伏錢叱令兵馬搜我我且先殺若若

帝殺我我且先殺若若
帝殺我我且先殺若若

安得錢我錢大怒曰若在獄中受人受命而外
安得錢我錢大怒曰若在獄中受人受命而外

保為都御史受某某謀反欲為某某謀反
保為都御史受某某謀反欲為某某謀反

字千恩尾仍調契曰任某某開釋再自不殺言
字千恩尾仍調契曰任某某開釋再自不殺言

耗殺之也終不曉竟署真情字武定侯郭勸亦

傷之已而上其狀是鼠兔刑父之其母某氏擊將聞鼓悉子行可上信請以身代將不報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臂書妻目縛額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為引書上為之動容下刑部復鞠至是看前書畢左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應應諱律言仲此初彼非領大臣法從末減上從之乃論其周左叔非領大臣法從末減上從之乃論其周左叔非領大臣法從末減上從之乃論其周

太常少卿張鶴上疏論樂納之初以太常寺卿張鶴上疏論樂納之初以太常寺卿張鶴上疏論樂納之

樂之雅侯元氣則為依樂之本請如所奏如法其後待有次第委官考驗或草澤之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色以共成其事其論設特選府是與錢既而羅之矣

七月戶部尚書致仕李瀚卒瀚沁水人以風裁自持不畏強禦所

至以嚴正見繩而持先是姚安府黃鶴以父向

詔復大臣子補陰例書錄韓蔭中鄉試乞以子

卒例蔭已得請矣時韓方如未入監尋有旨諭

革例不許蔭至是趙以列前或早段及鄉會初

陰子之制若承產未經授官或早段及鄉會初

中試者仍宜補蔭以彰國家實延之典得者輒

詔令刑部左侍郎陳瓊南京太常寺卿沈光致仕

刑部尚書畢賢乞致仕許之時御史曾繼

書唐龍刑部尚書畢賢戶部左侍郎張空刑部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左侍郎陳瓊工部右侍郎王為霖大理寺卿王

洪武間開闢
雲貴兩廣省
十七名貢州
設縣

將廣西釋囚五名永樂間增建貴州布政司而
雲南取士十一名
所屬府縣州同編立學校作養人材後廣西以

人淋瀝充令自開科而貴州仍附雲南應試于
子有瘠瘠管坎之厄登跡切膏之戶間被賊

一 癘死于非命舉家累世遂以讀書為命給聖中
田秋建議該省設科部議未定三足巡按御史

王杏傳經勸南門諸行之要南儒學淵源

賜銀圖書枚論
以盡心供職有

尚書夏言恭凝端凝懋勤二殿名以進上悅

金帛

可擬名來問言恭擬左曰端疑右曰慤勤以

進。上悅。曰。卿。所。奏。耳。前。所。未。聞。也。遂。命。修。之。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上御無逸殿召輔臣同遊

時御無逸殿東室召
費宏李時曰今日罷

朕出遊召卿等來廣樂君臣同遊之意因命
觀東壁書無從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
上版其後面是亮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計上此其行願。上曰朕志在撫民。即今上祈禱。願長句。上曰朕志在撫民。即今上亦非得已。奉天奉祖。皆當營造。此即無

事矣上又言卿民在用賢宏曰聞
李時夏言評品稱臣甚富上曰朕在內筭焉

其似月。卿寺有見不可不盡。扶掖。解。或末當。卿
須勤。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咸幸。上委任。奇。

隋王世充上曰隋之弊由於此

乃命賜酒飯以出

臣曰王廷相賢矣梁材甚正輩賢尚健恨秦金
衰耳汪鑑無足見考察遂多枉抑時曰鑑近在

部特用崔紹爭解上曰若爭執猶持宜便
 紹爲向書部爭益勸他曰又曰張子敬忠誠才

起姚鏌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無逸錄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爲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土心時曰

鎮處兩廣亦是從來王守仁却不是。上曰守仁徒庸名耳。明曰遂束項用馬永基好。宏曰聞

文斌兼資不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疫須用有材智者如承其好至是起募兵

部尚書仍兼前官總制三邊

月詔改折南京江西湖廣漕糧

淮楊寺處反江西湖廣今歲荒歉先運糶難宜
改折漕糧一有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從之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奉命祭告祖陵

獻祖陵頌十章 命畱覽

平水集卷之四

樹史會銑爲大理寺丞

宏仁山人齋

故聖能持重得大體故三

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補續御
夏言請慎選賢才補續
論人臣者三能所以廣
言請慎選賢才補續

從之御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and the auth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able of contents. It lists the chapte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It contains the chapters and their content.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conclusion. It summariz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bibliography. It lists the sources used in the study.

6. The six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n appendix. It contai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tudy.

7.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glossary. It defines the terms used in the study.

8. The eigh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n index. It lists the topic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9. The ni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figures. It lists the figur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10. The t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tables. It lists the tabl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盛祥宮成

夏言上言盛祥宮及欽安殿天一

後官制翰林廷提

之費孫也自前京戶

賜故吏部尚書楊日榮葬

之費孫也自前京戶

歸謝書致吏部未任以

先足虧帑

十一月詔授孔子後承寅學正奉祀

孔氏後

純正德中襲翰林博士至是

孔氏後

延津民李拱臣進女

拱臣自言有女端麗堪配

部以請禮官因諸擇日還視上曰郊享之初

三月河南都御史簡霄疏陳丈量田地

上言田賦丈量則民有賴無地者得以免困

備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遂厥德之

宜熟議其便戶部覆議請通行天下但有詔寄

詔以淑女曹氏冊封端妃

山川風俗及美語與字屬錄

陳侃上使琉球錄

侃與副陳運自琉球所獲

以進帝

丙申嘉靖十五年正月丁巳朔

史部侍

宗和伯陳萬言卒其遺孫書乞襲祖爵

即張邦

以爲施博同知著崇德侯

上命

贈故南京工部尚書何詔太子少保

詔山陰人

居官無赫赫驕而所至皆肅政

南京工部

部尚書

二月御史張景疏陳巡撫事宜

言各道巡撫

修理城池整頓軍馬區處報稱

內有防務

寺事請令每年之中以行通事

通事

詔求紅黃王以禮神

廖道南獻九廟禋頌

三月詔復舊貢例

初祖宗舊制除三年一次

一年一人俱令提學官于各學食報洋生員

後因奏行新例令提學官會同巡御史并二司

官不論食報洋生員考取至將新進生員

降級別用生員提學官畏尼難遵成憲各府州

縣于該貢年分竟不起貢自十餘歲

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歲

律以中士每寬立條格以開進取之途今

官送于致地愈不致起貢是使學方下

科目又無進取之心恐非祖宗立學設教之意

貢地力依例考諸處事休歸一而人才各

其所以

國子監祭酒呂柟條陳監規五事從之

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監一言公使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例令子子周知部議宜如所言之

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仍賜文官二品

朝祭服及玉帶

上御文章殿開講

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崔文魁卒贈太子少保諡康簡

文魁山東新泰人寄身清約精于史事居官就生有聲而性和厚人稱爲長者云

皇親宗廟工程

夏言于龍德殿亦以御製詩

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論龍

允講官溫講一議宗廟嘉廟門殿設置之宜一議各依廟制三章以進

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泰和 皇上御製祇

謁七陵并奉 聖母親王京山詩暨恭紀扈蹕詩

千三首以進 上嘉納之

夏四月癸卯作幽宮 上親行祭告諸陵丁未遊

九龍池癸丑 駕還京

是時諸臣等奏字殿明樓資成擬請量依長殿規制其地中宮殿寺與仍請稍有其制至于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數會與今擬于外垣之內實城之外左右相峙以而耐者舊貼說苑寬得宜似如擬其未盡事宜俟朕仍親往決之

詔起原任戶部尚書許讚爲吏部尚書

先是上言行言而諭大學士李時

詔修諸陵

禮部尚書夏言言臣定議郭勛曰七陵多有傾壞脩工修飾長陵神道宜用石以盛國堅久其石像寺項宜各議以右臺所脩建事宜部議以聞

以禮部郎中陳簠爲岳州知府員外郎楊傑爲四

川僉事尋留服原官

時簠爲主客郎中儀爲精俱外補之夏言上疏力

遣官往祭 孝陵暨 顯陵

上以展謁七陵還

行大禘禮于太廟諭賜輔臣禮官御製禘畢吟

夏言因上言太廟方成適當五載禘祭之期而新廟之中皇始祖首享之此于皇上追遠之

宜子濯浴是以來玄鴻之祥也而諸議恭和三章以進

詔諸作壽宮

先是皇上恭謁七陵召武定侯

祿等侍從聖駕親詣天壽山相有東十八

道嶺風氣鬱聚其爲大吉之地也上德諭言訪

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擇選吉地言曰明

地聖人廖均卿等擇地行吉于昌平縣東黃土

山車馬絕跡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是也今宜訪廖氏子孫以爲祀祖術得此

地復誠曰適觀吉地咸焉陵厥雖
本諸天賜既越列聖之地恐朕未
既定宜勿他適還京可即議營造
焉也卿等其方貢之廟寺山陵之
王皆所請言惟我太祖太宗營
至今相傳以為非常之聖乃有非
上言禮君即以為非常之聖乃有
宗詔營九陵則見古者則相道山
終身復親見且自子孫經營不
陵地之見也朕太宗營先有事故
壽山陵殿殿十八道廟可為萬
等以預建之事卿等明達有出
臣時敢不勉從事聖志謹將營
請聖日復議日復建陵奉大臣
未便可行止爾百官以及國之
行奏宗人府事卿等馬都尉京
輔寺合辭謝上從之

五月召輔臣李時禮官夏言及武定侯郭勛沈舟
西苑

詔取南京清江龍江二廠木植以克兩宮七陵修
追之用

命錄 皇祖御製文集諸書
皇祖御製文集單朝文集卷及五經四書二十一
史及性理大全聖學心法各書一併編訂不
必開

賜百官瑞陽宴于奉天殿

上以手勅旨曰朝暮卿等勤比以共之
原切朕思好治善政卿等平昔
將近矣朕內宮日曹王二氏朕
氏近矣朕內宮日曹王二氏朕
奉慈寧皇太后聖訓後又于西
朝新七陵增造等項朕更召名
以尊皇祖八道廟更召名山一
皇冊冊同京今朕使卿等往視
勿自負以見如粗可即星夜以
卿等其慎之 詔除禁中釋殿銷燬佛骨

武定侯郭勛奏

六月詔崇修后稷廟祀于武功
后稷有師之地則後稷姜原各有廟祠
時奉祀但未入祀典後漢西御史周勃
論因此昭秦州先年伏義廟事例請修
賜額頒文春秋致祭於縣廟戶守視其
廟祀部議從之

應朝吳江人有志
遇事敢為自為司馬

諸世之曰不承以少考之傳古所未經見也
定為上從之命
以所議付史館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
傳測上獻下禮部閣說尚書長言謂具以禮經
為經與孔言相戾上曰既與孔子相戾不可
傳示後
孝已之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臣民冬至日得
祀始祖從之

加上孝靜皇后諡號
初上于天壽山行宮
皇后諡用六字于禮未倫選用全諡庶合典禮
孝靜莊惠安肅端誠順沃愷聖
毅皇后輔臣李
時改題神主

十二月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兼預機務
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勅錦衣衛官使安南
時安南二十餘年不貢
臣議無罪故方是使

詔守制尚書許讚先期至京俟服終次日即詣吏
部視事
吏科給事中謝廷范言讚去京師僅千
命亦未遲也惟陛下少寬期滿則定以為孝
上曰宣言亦與第令用人焉急讀書下河
為例

奉安 太祖列聖后神主于各廟
九是禮官

禮部言陵廟對越上帝廟清廟之敬遠成孔
商人著殷武之頌是皆廟成始祖而祭之時
也今皇上稽古制禮創天子七廟之制時全
太祖之尊別作太宗不遷之廟乃瞻古之盛
事新廟告成禮宜肇祀稱主之祭以受安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恭擬禮儀以進至是乃
行奉
發禮

命加致一真人邵元節禮部尚書
以高利皇嗣
誠生故也

今議定科臣與部堂相聚會之禮
以高利皇嗣
誠生故也
言按禮儀定天京官二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遇
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舊年給事中曾
鈞駱馬徑街尚書劉龍藩滿兩轎之門約尋與
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仇乞申明禮制南京給事
中曹遇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雖
公案決得與尚書別以証之章與下所司既
部尚書復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
與禮部侍郎趙宗明議獲曰按大明會典京官
宿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
伯次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班班之
定休如此又下大夏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次
四品以上及學士禮殿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
中左門序坐六科給事中冊房內東坐其發
坐之定休如此又公案序坐條內云行刑司公
會官衙因俱下承大門外東面西行刑司公
駙馬伯列于東坐都督守官列于後城後行尚
書部御史侍郎等官列于西班後行都察院
佐二官并六科給事中別于西班後行都察院
議民憤俱于關左門東面房序坐尚書在右
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御史書政司泰
議大理寺寺丞列于東旁六科都給事中別于
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聚坐亦如之具
會議之序生定休如故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

云七品遇四品以上引馬過橋五品引馬過橋六品遇右議領而行其過避之儀此等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對生與兵部尚書對生此皆會與之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夫此與大臣一時同事之定例又如此今大科給事中制案宴會過常步咸留制其餘四九制大臣亦皆引馬過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過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遺典不聞職事例亦無可查且皇上之弼萬國同文宜以歲南其殊俗異政兩京文職局品以下不許乘輦已有定制其用轎婦女轎山入符違犯典章馬車引馬過避者職禮部與都察院臣亦如在京引馬過避者職禮部與都察院及什道糾正上從其議仍詔

閏十二月。上兩宮 皇太后徽號布詔天下。

九廟既成上乃發五歲一禘祀 皇初祖于太廟以 太親親立恭特享 昭宗于奉廟三時合享于 太廟季冬大祫于 太廟 皇考止畢附祀已而于 廟宮殿 昭聖曰恭安康處慈壽是太后 聖曰慈仁康靜貞壽 皇太后乃布詔天下曰朕創昭穆奉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為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顯于 廟之外表者功德享祀百世與訓 皇考廟曰 獻皇帝廟止修昭祀以避尊祖之嫌夫由是致孝慈嗣而恭上兩宮徽號禮既附推受宜頒 其肅巡撫趙毅制倉勇撫軍刺事宜下 行錄

召起原任大理卿史道為左倉都御史巡撫大同

以廣深犯宜大地方失事重大故也道至鎮統將兵會同總兵梁際于玉林川寺廟與賊對敵

斬獲賊級一百二十顆既又于沙河等處斬獲賊級一百四顆二次捷聞 上喜勅其勳以銀幣進謝都御 史仍巡撫大同

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辛巳朔

皇三子生 是為 穆宗姓皇

命戒諭國子監祭酒許成名司業董承叙

時御史張景泰劾成名賄賂潛避承叙同流合汙下吏部議尚書許謙復奏尚持兩端 上曰吏部權衡所在宜有定論請乃擢雷用 上從之仍責令成名承叙而宜加嚴厲以圖後效

二月 上如天壽山祀陵 皇四子生

伐寅駕發京師又次日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中設 皇烈子性 上御樂備唐詩願示恩

從大臣各廢和以進甲申還京

三月以郭英侑享 太廟

上欲于沙河建立行宮勅工部計有議建行宮 此材竭江以飾營營 郭英侑侯

師視之矣

夏四月起復都御史毛伯溫到京上令之任候征討安南命國條六事

一日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財四曰理財五曰明賞六曰一事

五月御史桑喬條陳三事

一禁奸弊以節工役二重邊防以銷患三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 林廷岳張謙張雲也以前

上皇三千名載重四子名靈

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等請冊立具奏也

聖祖誕生異日正位東宮統臨大寶宗廟社稷天地生靈所繫非輕而重本則任于桑榆教

而已祖宗設東宮官屬如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寺官皆為輔導而習詩書禮樂為天下

賓客之任以立發于豫則誠皇儲為天下本當

舉行

詔建故臨清知州夏鼎祠有司春秋致祭

男大學士言之父民旌有

致仕大學士張學敬上疏問安又賀九廟成皇

子生上優詔答之

見以慰朕思也

原籍養疾大學士方獻夫奏賀皇子生上優

詔答之

詔以鄭王厚烷母妃閻氏貞孝賢德事實送史館

錄錄

從王

六月令大臣被論者不宜奏辨

時在御選譯字

試道視為去器已而愈益盈則故高其價以脅

取之御史奏高寺職別其狀列奏所以為求自

新作養心殿成

秋七月右都御史毛伯溫引疾乞終制不許

先是御史何維楨上言朝廷舉措大臣皆碌碌

望所係不可不慎也頃皇上以安南之役起

毛伯溫于安南之中而伯溫知遇之隆也今幸賴

再難者益不敷矣陛下知遇之隆也今幸賴

聖明庶幾格致安南之難征討厥後六省生靈既各

遂安居之預備伯溫一人未足盡之請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廉為類之幸令陳順之

臣能以身報陛下知遇之隆也臣願

復其請天下後世至今後為美談如使伯溫今

口果于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

以為言使要日國史書曰大臣起復伯溫

始豈不深可憐哉願入上曰伯溫朝廷征討

定復已有旨今施任治事

贈故南京禮部侍郎劉瑞為禮部尚書

八月改陸大學士李時次孫鍾南京大理寺卿宋

欽孫鶴年國子生以時長孫鑲授中書舍人

戶部尚書邵文盛卒

文盛公故人兼領古村內

皇太子生

九月建繁應天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貢士不許應試南宮。初應天呈到該錄禮部以次部

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奏請發策以國家成程為問所對多謬語當置于理遂命官校逮繁汝璧于詔獄其提調孫德順何安汝應陽縣令南京法司即訊同該官舒改奎待各行所莊巡按即訊所取鄉舉

附錄 山東御史李松上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處珠砂硝磺白金一萬一千三百餘兩今礦脈將絕欲將龍炭山石金山次第開採恐復細微徒費財力下戶部議行勘覈上命撫按官極力採來因

冬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先為權清守正不阿遂落職理謀方復官生平好學敏行上論重之

兵部尚書王憲卒。意東平州人前才學閑于軍旅而勞績尤著進閣寺處一時推重

附錄 巡按廣西御史余光私遣官入南安責上怒奪令相臣復上奏遂引五季六朝寺語

刑部尚書趙鑑卒。鑑高光人累官尚書引年乞休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詩一章以寵之

十二月侍讀學士郭維藩卒。維藩蘭州人孝友朴素上念其諫諍

勞故特賜之。
詔嚴緝盜賊。時天下諸司入報多盜賊而送為官御史沈越條緝盜事宜上之

十二月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夢龍翰林院五經博士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時勛有寵請旨許之

甲戌 皇七子生。
建廣東御史余光于法司。禮部尚書嚴嵩奏廣四郊上帝俱不擇頭及稱陳日沙倫江島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文書大壞詞義尤為荒謬得旨振綱官陸杰余錄監諫官將徐宗鼎等

戊戌嘉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壬寅祈穀禮于圓丘。史余光命法司嚴飭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為謬說不遵禮式者未幾而

天方國遣使臣入貢請得遊覽中國禮部議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還其貢物。

二月 上如天壽山。春祀山陵也是日宿沙河宮辛未還宮

彭城伯張欽卒賜祭葬諡武襄。
會試天下貢士命禮部尚書兼學士顧鼎臣吏部侍郎兼學士張邦奇為考試官取中袁燁等三百

三十人

禮部官通來文本日據送街口

詔

應天中式舉人送國子監

試錄達式有旨

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邦奇

深為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纂修玉牒

致仕大學士張學敏上疏請立東宮

命免各巡撫官赴京議事

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奏上甘露

策士奉天殿

附錄

商人亦通開

盜竊弊已深

早正典刑

夏四月 上如平臺山

亭名曰聖蹟至是成

先是辛亥御行宮

甲子大雩

禮部請製修建

皇陵 祖陵碑文

復設鎮守內臣

右柱國太師諡敏靖

沙河行宮起工

五月端陽節賜百官宴于午門

詔凡武舉開科試卷分別題方腹腹及南方爲一等從給事中朱

應天府尹孫慈引疾乞休許之刑部尚書唐龍以母老乞休上嘉其孝詔准終養仍給驛以歸

兵部尚書姚鎮卒鎮爲人編錄戶部尚書王承祐卒諡康僖承祐三原人更領給事中忤逆理罰累輸道後累官

而廉潔好學孝友誠樸卓有父風詔申敘天下書院將期廷學校廢城不修則

書院以聚生徒勸官爲金銀錢科擢日若南書院已經御史將居敬奏行徵以人心稱歌

上以悉心民隱詔內外皆駭之六月詔議明堂享禮有揚州府通州同知致

以醫聖老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焉爲上以配上帝又謂天下

師出釋官有集休統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上言明堂之禮諸儒輿論不一其制其地其樂說不

同臣惟明堂圖紅指以事天地今人祀地祇在圓丘之北正萬古之方並明堂以爲萬物成

行不必更遷至于俯尊之禮詩書以爲萬物成行下秋故於此明堂以交配之自後武定廟光諸君莫不贊然明堂以交配之自後武定廟光諸君莫不贊然明堂以交配之自後武定廟光

廟父之有以皇考而不謂之陛下容有庶弗寧矣至于昭宗之廟未有帝宗而不謂之

太廟者愚皇考之靈有不察於不敢議以自陛下其今天下各建明堂無不崇祀造淵懷

惟聖明我定上以示夏言言不敢疑議上曰明堂故早宜于天殿行之其醴享仍舊

歸一之議以聞皇考相宗不爲過情阿之旨不宜也復命集議高乃上言考故享成物之旨

嚴父配天之文皇考指掌允合屬道聖訓無極上嘉納之附錄初張學政還居里中病發手足不仁有

中吉之御史張汝員上言學政張學政皆無復知議侯子即志勇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

條到削入于骨總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司案復上言學政張學政皆無復知議侯子即志勇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

條到削入于骨總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司案復上言學政張學政皆無復知議侯子即志勇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

條到削入于骨總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司案復上言學政張學政皆無復知議侯子即志勇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

條到削入于骨總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司案復上言學政張學政皆無復知議侯子即志勇流毒一郡積蓄十年乞下法

尚復上書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列至成服
有四君一世而昭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一
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教誨太
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
補拾圖又以太祖太宗同昭穆皆古事之可
據者今 皇考與 孝宗同氣之昭河漢一
臣謂宜奉 皇考與 孝宗之廟蓋四世之廟
在稱尊獨親臣 皇祖即位 仁祖雖在祔
必享天子之祀 皇考德備朕躬非有功者不
不安矣又曰古例宗廟無改廟非有功者不
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尤武昭遠漢室漢祚二和
之嫌我 文皇帝定時特危耳迨崇業功皇天
賜景以嗣宗于 心未盡尊稱焉祖聖見允宜
奏出畢臣竊然無復異議 上命各振廟實小
日奉

白金五
十月
八月以顧師臣為文淵閣太學士恭預機務

附錄 給事中馮亮上言雍正十庫內臣漸次
增多類費無算乞行查革下戶部議覆
查十庫內臣計三十有八人實屬
太多 上命勿準第勿增焉

兵部尚書李克嗣卒諡康和 克嗣內江人有器
有聲至是其子松如
以御典請諡補給之

九月辛巳奉 太宗文皇帝為 成祖 皇考獻
皇帝為 睿宗癸未祔 皇考于 太廟
初及吉祔 諭擬 太宗為祖考皇考
上不復定為成祖辛巳祔上廟繼奉 皇焉知

大享 上帝于文極殿奉 睿宗配享 初上
堂秋報禮于奉天殿既而殿議徽南郊大祀殿
是日大享殿行之是秋大享殿未成仍就宮右
殿殿行之

戊子五色雲見禮部尚書嚴嵩請賀許之 嵩等
為景雲及大禮告成頌以
獻 上嘉悅之詔付史館
乙未 上如沙河 履歷行宮定

冬十月明堂大享禮成 賜嚴嵩銀幣
立冬日裕享列聖于 太廟

十一月恭上 皇天上帝大號及 太祖高皇帝
聖號 孝慈高皇后慈諡 是日 上具冊奏躬
吳天上帝號為 皇天上帝因奉冊寶詣上廟
加 上 太祖聖號為 皇天上帝因奉冊寶詣上廟
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高皇帝加 上 高皇帝
后慈諡為 孝慈高皇后 上命成天府平注使
高皇后大套車
恩布詔天下

廷杖給事中顧存仁編管口外為民 有仁條上
戶聯湯之詔二日宗安靜之史三日軍機按之
責四日稽考察之設五日抑邪佞之風 上怒
廷杖六十編
口外為民

山西御史何贊奏復河套 言河套沃野幾二千
里為中國門限之險

近為勝者吉發所擒并吞諸戎兵力日啟外連
西方海賊內通大同更卒勇兵一出莫敢語角
宜亟勦除其策有二計以破之勢以走之而其
要在又任撫臣。善成勿與狼屯法以裕邊儲
兵部因請今本鎮等臣謝
議上以事無可助報罷

十有二月庚申 童聖皇太后崩 尋上尊諡曰
敬憲 一安天

大學士李時卒贈太保諡文康 時諱机得士
數手議論帝在覺平 上意業政
故天下稱為長者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參預
機務

禮部尚書黃相宣諭安南 時上欲負相
往諭等以將巡水天召二
人選涼乃未入境而止

上議南巡科臣姜良輔諫止報聞

己亥嘉靖十八年正月 朔

禮部議進表服諸制 上令書圖註釋覽
進武定侯郭勛為朔國公 以去不壽皇天

加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改武英殿
諭巡承天 秘錄承華職百戶陶全光祿寺罷出

寺力阻而止嘉靖辛卯有光祿寺庖丁王福偷
承天戶陳昇馳還國子生詹鼎溫州武舉杜承

美制諸兵馬周密湖廣諸生請時用致仕會事
裕和光後具奏請改 顯陵則歐皇帝梓宮人
替天書生至嘉靖日矣 上議非古又謂崇德
父遷咎在 顯陵欲以爲始 上志上節備官
集議何書汪鑑亦以爲言份下 禮部言沈
功讓以爲不可 上不聽已而 上知人言山
兄長陵西南大路 草木暢茂以爲 古錄章京上
勅禮工二部移建 顯陵其地故廢成日上建
梓宮亡何 童聖太后崩後 被太師郭勳知
山陵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川 多事兵部
尚書張璠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璠湖廣忠
都督僉事陳璘監督工役內官蔣 太監高忠
理山陵選完大嶺陵功欲還梓宮焉 太監高忠
部御史陸本寺迎議梓宮 所衛周 密制上
言 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葬者 上乃欲遷
承天 躬閱其地丁部曰顯陵孝子事 顯送修爲
未解朕將梓宮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

上言北軍建玄宮以安 皇考 皇祖之靈
釋于望日子夜發京中外其悉知之干 漢衛史
劉士瞻各奏聞不報尚書許謙上言乞
真勅止保聖躬以全大孝 止勿責之

詔起太子翟參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行邊

上將南巡念邊防事重命那大臣總督茂務優
等謝起故學士盛爲行邊使奉命以往因於落
金五十兩西付參分勞沿途將士 上特設丁
參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軒順印而以 上特金賞
勳以 上 詔都御史毛伯溫爲行邊使 上特金賞
中矣

選官察 吏部上言撫立東岳在通省 嚴刑臣選
以彈聖防 上命閣臣反旨 嚴刑臣選
選勿論卿或臺諫即官致仕間居一休拔用一
賜奔馳之使內外詳起已而選定滿仁相事三
十有七人中多不稱人望者給事中周瑋力
以爲言華下史師以將巡承天姑寢不獲

有冊立 皇太子當年月下有五色雲見

上以南巡在邇乃冊立 皇太子 載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日詔謝尚書張高請于翌日新教禮畢御幸天

賜封裕王 景王 上既立 皇太子乃封

皇太子 載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皇太子 日下五色雲見長經二丈形如龍鳳是

上次衛輝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及上至衛輝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父行也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之時彰德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高祖以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御震倒怒 汝王來朝行宮災 汝王 初出遠

製官論文不事王

辛卯

上還京

上與會念所通使便煩累紀承天府田賦二年廟諸州州年

河朔十之四

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固宣教高士

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元節乃病不能食上病過于是薦典真上命始諸司

家千官

真人邵元節贈少師諡文康榮祿

元節龍虎山道士始

以符籙見上上謂有應累遷致

真人禮部尚書至是卒贈寶甚厚

按王世貞語法考曰方士之有術也自世宗

又按是公碑誌云初成

四月御史劾士遠以巡狩陳言二事

一昔文教

三舒民力

其言下所司議

命改御史謝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檢討

時少南上言農種乃爲帝克肇邦之地克母乃

帝書元祀今縣城內陵墓俱存當時祀典失于

紀載今舉與親臨千載一會乞賜表揚以弘志

孝光巡幸上曰帝克父祖要陵可覓合葬非

古即有司修建祠殿朕追崇往哲之意諸

少南建汜河瀉改設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

良鄉離宮成

初上命十良鄉東瑯河賜

庚戌 上次良鄉御離宮

壬子 上至順天

是月望日 上由宣武門還

文華殿命禮部奉告大廟及奉先殿

已而御奉天殿災輟大廟之役始息

夏言罷奪其勳階散官

一應災即中白從中給事中楊時舉上言

未幾而白從中給事中楊時舉上言

以親改司直檢討遂罷不行既而上在承天

中丁建勅說淳實錄事附而吏部未體奏尚

即官乃避不應從大不敬當下干理上怒各

奪官二級外補之先是上將南巡言上曰不

居守官期草及上承天言有將奏十

冊張賜期草及上承天言有將奏十

未上至是言始以守居官勅事進覽上怒曰

爾所職何事此明方呈勅章即且密疏達文

字又不錄上何欺慢君命如此言上顧翰筆乞

恩上曰夏言小臣朕命張字敬與泰郊議不

次擅用受朝廷春遇所當盡忠報主而乃欺慢

不遵奉原賜印記其歷年論劾及所賜印記俱

今錄上有曰河東劉諸劾言上言印記之文

乃特賜嘉旌聖諭諸劾皆親親底劾乞符金

恩曰夏言既賈君命追叙數日何不錄上曰

去勳階少師以禮部尚書進仕姑乞賞議如無

章勿願賜臣等同選官恭候其罪人再臣乞休

詔夏言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復入內閣

初見有數世行至河陽上

五月該典都留守司

比中

甲申 獻皇帝靈輅聚京師

獻皇帝于

出會通河

德冊南決

勅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奏贊

軍務征討安南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初見言選職三十七人內崔龍黃佐

六月 命東宮府本如永樂例

七月順賜御製大符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

府

瑞昌王府輔國將軍拱桐表進大學頌一章

留覽

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奏卿雲雅詩一章

史館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

獻皇后合葬

顯陵新寢

顯陵新寢 顯陵新寢 顯陵新寢

告成上言奉獻 上言奉獻 上言奉獻

呂相致仕 呂相致仕 呂相致仕

以霍韜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以霍韜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八月天計京官 八月天計京官 八月天計京官

大理卿楊最訊治於子詔獄 大理卿楊最訊治於子詔獄

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減 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減

有千歲矣黃曰之御金冊之弊不可服用恐傷 有千歲矣黃曰之御金冊之弊不可服用恐傷

附錄 附錄 附錄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筵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筵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命加大同巡撫史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命加大同巡撫史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 都御史 都御史

總兵官梁鼎分道督兵千級房頭手慶新獲賊
統賊聚沿回至是以修築大同已故總兵宋雲
御史皮東山建議督兵之功上嘉其忠云伍
堡修設已成委益邊防大計道盡心盡忠動
可嘉乃進是官賜銀幣陞一子入監順泰伯
溫俱太

十月逮繫新城知縣吳璵詣京杖于闕廷世戎邊
璵為保定新城知縣有清川衛軍營副將者
後妻官別其子拔不孝狀疏以誠臣之幾成
王前命屠僧江道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各異
賊弟亮走詣御史金清繼保定府以強盜到
因得唐副憲後妻言誠非其不孝者清為奏
上謂璵專擅殺罪當放乃逮繫至京杖校一
百發絕世成亡命之徒

十二月逮繫南京御史黃正色于詔獄謫成邊
正色劾工部書溫仁和寺亦計正色奏為過
召途索求大為民害仁和寺亦計正色奏為過
色下鎮撫司考求而具獄編成奏東
勅嚴勾容祖跡言句容朱某等句容人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諡文簡孔暉字邑人
古文辭工儒雅士論厚
上念講讀與世從厚
詔錄故大學士劉忠孫存思為中書舍人

詔存問工部尚書陳雍時雍年九十有為行
風動上嘉雍德壽賜以羊酒今浙江

庚子嘉靖十九年正月朔
御史及門存問給朱得發夫獄以為常

貴妃聞氏薨
上痛悼之追封為貴妃也

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翟奎
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忝預機

務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食事

承天運變之地二聖受靈之所而漢民咸亡
萬歲二聖之心誠欲使萬民咸亡
聖明聖賢從宜賑恤將郡縣
頒修倉穀人給二十論令同籍從之
罷武舉科 上曰武舉未見得人姑已之兵科給
事中王夢龍因上言取之不廣或習者少自
陛下定湖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土皆關隴
思詔如所直不許多議

詔管興邸 上命修宮舊邸官殿督工太監袁昇
八十七兩移文監督年即顯瑞轉告都御史陸
杰杰因止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况大江
重費自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今天
下郡邑凡屬納者俱赴該處取銷以備支用準
下工部

御史楊瞻焚得仁跡請以故禮部侍郎許瑄從祀
孔子廟庭不從 時瞻寺有遺廟朝太儒宜從祀
十三人議宜祀庶于聖永叙等議宜錄檢討郭
希顏等以爲無者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鶴
等請從衆議之多者 上曰許瑄能自振起誠
可嘉向恒公論以而後定宜從將采乃從重承
叙寺

詔營仁壽宮 先是 命修慈慶宮奉天殿聖寧
及壽宮藏宮汾河廳宮費已不貲似未告完至
是又命修西苑仁壽宮是給事中朱憲綱御史
金傑等各上言前舉慈慶宮工鉅以百萬計又
聖以仁壽宮之役科自人力過復倍之傳事在
得已舊費可仍乞停新宮暫輟觀一分小民
受賜一分矣 上曰朝廷一小舉動輒行責

拾遺不問候
乾工日治異

詔復錦衣衛百戶費洪職 洪先以兵部考案去
任贖言臣嘗三職微
言奏補九憲以廣聖訓今與官已定軍恩天下
臣謂廢黜不與之復原官 詔許之
命御史楊宜提調南直隸學校

以水災詔留江西南昌等府縣九江永新等衛所
折銀糴穀以恤之

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西子監司業王同裕言世祿之家辭克由禮如
教之不豫則統緒之何望于成請令兩京公
侯伯子弟未任者悉送監讀書如嘉靖八年例
詔令以往歲以二月舉行學有可觀則添周叙

乃詔襄城伯李應臣與安伯徐夢賜惠安伯張
繼宗伯賈信清平伯吳
家珍俱送監讀書觀禮

侍講學士開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 上命
留覽

禮官請以四月朔日朝講詔待秋以請

改置湖廣承天德安二府爲荆西道設守巡百各
一員

陞都守益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掌南京
院事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朱榮民
胡氏妻同治李華華等
商遠方姑易氏溫繼日與患少張柄十徐瑞等
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願言姑患時時切諫
及思少貞計安養茶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患
少與其姑竟謀殺之無赦上其傳一府府爲立
祠名表列

五月致仕禮部尚書李浩卒諡莊簡
浩字麗超

詔建雷壇
工浸廣爲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廟慈慶宮三殿皇等宇宗等

詔給選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
刻手勅一道

六月改莊漢爲南京兵部尚書泰頤戎務

造皇等字祭器成
原額科八十今增至九十人

刑部尚書章賢卒諡榮襄
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美

御史魏謙吉請黜貪酷之吏從之
謙吉言山東諸

傷復仍科欽煩重開闢小民朝不謀夕甚且爲
良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在盡蠲貪黷則邊鄙
良民往年年存寬恩即貪黷者亦退焉
庶或止正從量調額廷各爲商通之仁小民實
民困窮之考之勅部院深加考覈盡行罷職
民困日斃盜賊自息上嘉其有憂民實意
詔行

七月詔授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
朝用以燒煉郭勛親以進用勛試其術遂以所化銀製錢

八月癸亥安遠縣總制尚書劉天和師師破之詔
保加大學士夏言少師翟鑾少保兵部尚書張瓚少保將帥以下各賞有差

和集諸將誓之矢領曰不用命者以徇既而守
陞者而酒不戒厥登鄂入天和聞變率精兵九
十夜馳八十里駐花馬池曉曉已深入大掠固
原諸夷懼拔羽書皆至天和乃召諸將分議
其狀立斬之三軍服衆遂帥衆圍分撤逐北
寧夏固靖兵合擊之會天大雷而虜兵悉至天和
營楚陣中不能去有者相厲各領兵悉至天和
營今延綏總兵官周尚文帥諸兵其左軍復
集師師其右固靖親臨擊其鋒天和以次
是其後復等火四合奮擊虜遂大敗走逐北
殺十百里斬虜五百餘人後以兒後古囊子
蘇小王者諸酋大哭遁去天和乃以捷聞
加太子太保任一子錦衣衛正千戶陞營三鎮

史 2-676

南守臣別舉兵策師期又數詣司干臨邊州郡
縣諸積穀輸送分正兵為三哨計大兵八千人
奇兵為二哨計四萬二千入雲南兵利分三哨
計二萬一千人總計大軍一十三萬一千以充
政務萬達張岳副使陳加謀鄧宗古等分益各
軍而雲南兵則黔國公沐朝輔鄧宗古汪文盛
主之經畫既定兵果集乃馳檄滇安南吏民
示以朝廷興滅繼絕至意有能舉師將來歸者
即予郡縣其人世職錄其子弟為十二萬金
官極品又諭其子弟能籍其土地軍民東漢
來歸亦待以不賦值溫等乃移師近邊微冠日
進漢登庸間之糧道使諸戰門官顯出境歸降
躬臨處分伯溫計之約口為壇乃留其子弟福海守
幕府以待時方議已咸垂意乃留其子弟福海守
國與臣吏文明及西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
謁各亦綽繫頸詣墮下匍伏待命納款復命
歸門賦所籍土地軍民數已還所候欽州四城
境上請奉正朔舊賜印童護守本國以俟更定
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稍制
故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慈慶宮成

羅洪先唐順之罷

羅洪先唐順之各置請

朝賀上怒奪

皇太子御文華殿羣臣上箋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憂重百問上令禮部

校刻之

大理寺左寺正王文光條上恤刑事宜納之

先是文光為御史以事南京守備掌兵無憑疑

所部御史請大理一切持子虞奏謝和言主是

守備鳳陽太監張信奏乞統攝廬淮揚除徐和州

郡許之

起鳳鏡為副都御史督率討湖貴叛苗

湖廣貴州之聞有山日增廣諸苗居之其東

陽宣撫司初草子坪土官田西縣苗者以事

祖統銅仁有以於欠責見戶見戶益亡念有司

然擬共保增爾以結若自守臣討之不能克

其舉上欲家起萬鎗為副都御史開府

土漢兵進討亦不能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五

辛丑嘉靖二十年春正月朔

巡撫大同兵部右侍郎史道母病乞休

時給事中
中書

言進倍越豐已律禁無策徒長意內陟與脫獨
幾乞賜羅點下道乃歷年勞保乞以奏內

事歸焉且曰人曰事在陽夷有銀焉在勞
逸譬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速一人任
之負則遲一人任二人之負則速一人任二人

一人兼十人之負困而必至于斃若夫袖手

之難也。諸君最難。大司馬最難。臣以淺

臣所誌籍者。陛下之威靈耳。使坐享安閒者。

臣文因休何以展盡

45

楊爵上言臣病居田野

九年。于茲適蒙聖恩。任

非君恩未報至于痛心而流涕臣請舉目前所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憂者爲

陛下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寔則可憂
而以爲大可樂也往歲夏秋不雨入冬微雪憂

旱之切遠近所同而在廷之臣如夏言諸人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亦甚乎無忠

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中外皆以爲大

惡而使之稔惡肆毒。釐千柄政。其爲國家之禍。日已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戲民，輒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

不止文選委都臣確建雷豐以二方土之故腹

可以等事所共益也云云

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漢三代之君臣每以

未請茶辭莫得——黯聖容敷奏莫得——聆天語
今已又笑此夫人心而致危世者三也

以惑衆。聖王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綬。賞及方術。保傅之職。空而偷怠。非聖王

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責而畀之迂怪之徒輕加

馬上天元子。若達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曰有天。夫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美皮圖北。

倭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

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
最言出而身即叛近日羅洪先特以言罷去國

休治道所填甚多臣恐忠蓋壯口則諛諂交進

此失人心而致危者五也此數者開生

陳仲家之安危繫乎之貴議不容已伏乞

皇上念祖宗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
察臣愚忠賜之施行萬年無疆之福端在
建

總督二邊尚書劉天和請築壘于陝西。言陝西

廣兵稀虜數侵掠居民惟恃堅堡自衛然堡之

二方難辨鑿之費有可鑿近年涼州永昌築之
虜不能近請令諸邊氓各于所聚築堡置火器

有因費小力易隨在可辦一也散居之民皆使

草處盡保主臺如鉄柱法則窮計窮處自當別去

四也臣宣力三國亦由舉行上從其言令鉅

奉天府知府吳星燾請募義民

卷之五

尚書顧璘督理

詔禮部自今各王府宗室來京者不問事輕重
即發高燒禁住遂為例

會試天下貢士命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溫仁和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泰為考試官取林樹聲等三

百人

三月廷試賜沈坤潘辰林一鳳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初伯溫與諸子
畏威求身歸罪而登庸所稱黎氏後諸系不詳

莫可為據之有納登庸前赴故舊重授新秩使
撫城南東表因遣官送莫文明等至京下廷議

免如伯溫言上曰莫登庸既回將軍門納貢
請罪察其狀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茲為交

人永罰軍主王賢勿再兩廣免亂已接遞云
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歷庸為都統

使官從一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轄
廣西司正佐職有業督點巡撫歷庸總理通議

守臣休勤果除以子孫世與清等四府友則
勿予莫文明等及

冊封德妃張氏

許黃致仕時御史竟承賜上言嚴文修以答太
官各自校劫竊乃引罪乞休許之命上以答太

李因相上書進退以回天變郭則張璠吳繼祖
李廷相制于中李開先劉養復張璠王廷相

王同祖曾經大計羅氏不宣棄孫復從而開篇
應天劉天和呂繼校程登克程文德王繼賢

偏王同祖制像用則進以天下計觀亦引黃
而德之心而天心克享天變可消上曰京

如王繼賢為小人亦請引薦德妃相繼乃一
于斯其後實最疏以開實

五月鄭守益刑籍

六月毛伯溫班師

歌詠入報聞

康道南進所推顯親達孝頌及清北八歲平南九

八月 諭旨 諭旨 諭旨

朕方待罪生辰 小節其令聖賢

昭聖皇太后册上尊慈曰孝康靖廟莊慈容懿

天贊聖敬皇后

召起總兵周尚文

一存御史陳九疇

起九疇推周尚文起用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召罷大學士夏言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時禮部以萬壽聖節 止日下朝夜

吏部尚書許讀條陳明選法革奸弊十事

1990

期滿者俱令放入華莊即改水招集一顧遠多井
 無賴者自令放入華莊即改水招集一顧遠多井
 既選之後不許冒賢一簡精銳將東西兩廂
 二萬六員名分爲十技增添漆木椅四員選
 之一聖教練行各邊每選二十三人請武藝有
 膂力者用專責成練一人從營中大小官從從
 不浮妄用一專責成練一人從營中大小官從從
 閱視一實格一精器建造車馬以備戰守
 開公署請以附衛一精器建造車馬以備戰守
 規行餘皆加議車伍補足回奉營中實例備
 惟載車不准造

修大同邊垣詔罷之時議修築大同邊垣組
員尚書樊恭祖恐虜騎
聞不能築更撫麓大有
謂外遠遠不可築內
又曰國帑宜停止宋
兵張璜覆言大同地

大率舉而蘇州多事二益所樂而遵東多事三
則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方廣

卷之五 嘉靖

三善狀四年遂擢鄧州臺使任鄧州巡撫徐嵩無
 異總督歸舊計提總境大臣若斯是可不為家沈
 甲兵士視規規朝廷薦出入為之穩速四鎮之
 都御史張原業歷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皆
 嘗諫之而小有妨者不用自去不取厚祿天下之無人
 之憂民章下金帛總聚不行已而後發徐
 嵩乾浚斬盜兵亦總聚不行已而後發徐

深入殺將喪國更加罪論不曉
惟令羣歸陳請吏道削錯爲民
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卒論文端

三月以翟鳳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保定山

河南戎務

時遣臣奏報虜衆復至乃命鳳為兵部侍郎兼總督御史錫晉宣大山東

承天府督工尚書顧璘進所輯輿都志

因璘陳

湖二事一文書即之官奏言當築南京內府相

聖製詩賦製為樂章以享陵廟一謹詞余之從

食貢之司者

詔進夏言特進上柱國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恭贊機務

時言九年考滿上賜鈔幣

舊賜勳服如

四月詔建大高玄極殿于西苑

以奉祀

詔松江府增設青浦縣

南京巡撫夏邦謨巡按

縣之

以工部尚書顧璘為南京刑部尚書

山東都察院銜劄劄賊劉傑守剿平之

時像

聚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亂兵備副使金清

其以賞銀院

加清官級

贈享 祖宗 別聖于景神殿 命成國公朱希

恩代

掌都察院事毛伯溫請申飭憲綱八事

日禁

動革驕橫憲豪省煩文明職守正士風

造上嘉之曰振舉綱維坊中時弊悉令允行

既而旨德按所屬官員六品以下罪狀聽者到

自問數不必稟劄給事中尤良材言通判推官

知縣職在親民若繁稱六品則不得効恐微聞

罪則罪惡未顯欲指劄則于例有違宜令一俟

例開辦不必劄奏上從良材言

清紀卽周缺論補外 月至乞早為防禦試不

詔建兩廣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加安遠侯柳勳

衍聖公孔聞韶以母喪乞家居終制允之

五月提督兩廣蔡經等討思恩九司之亂剿平之

先是思恩軍民既改流官分設九巡檢可用

土目分理之照隆司三巡檢諸民者貪殘虐

為衆所怨恨上民劉意應等因誘衆作亂聲

通總兵安遠侯柳勳議遣總兵朱振經蔡經等

進生督田州各土兵剿之副使陳茂義柳勳其

衆二千餘人至是日三年九司悉平巡按御史

何燾助上諸臣功吹詔恭經柳勳柳勳行各

賞銀幣

詔建官存問大學士毛紀

上言帝王

取舊人臣於朝莫不置賢士
 流徙多德而陰害遺佚之火
 取錄焉以時會起事功感恩
 之作焉自有不忒皇上紹舉
 學來治之之空仰休明命恒
 察官員如擬任休部尚書周
 前賢右都御史萬鏊左贊善
 恭讓王臣史書孔化郭弘化
 參議王臣史書孔化郭弘化
 家居沉淪既久動思益堅歷
 之乞符節詔家計錄用庶幾
 于無用之貶而干治道亦清
 以知

十月郭勛成于欽

御史謝翰亦上言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用賢
有四十一年吏至亦不可名在四罪而天下
皇上數月之間轉移之間視無幾齊百王之
蓋謂堯舜諒計四凶而陛下下四凶臣已決其
矣所謂四凶即郭勛郭守中張璠嚴嵩也是也
罪盜跖四子華童之也授以行役之寄以
懷柔之術使使役卒等因取國庫賦稅恩私
今日之寇亦何待以致之也伏望少聖賢思
乾新亟將此盜謁罪族豪傑興起而舉求平暴
美不報于上足上願乞外
言蒙 陛下矧短短流萍莫知爲焉獨聖
斷不換而不知成所笑夫大奸慝尚
閭門不知成所笑夫大奸慝尚
恩私草于太去觀臣之心跳雖自信無
者或感懷使或感懷之心跳雖自信無
此聖前遂同出盡知獨有一法可以奏效請

時上幸曹娥
妃保市官姪楊

先是給事中任瀚見宣
大連有屬患復勢張請
中易與具宜罷免不許

食而無益因以伯溫代之上曰卿總同提調

—

—

以進策輯保安
兼視東宮功也
聖躬

仍釐正祀與正位以伏尊
神農黃帝配位以均羊和

融風后力救從祀龍貨季天帥岐伯伯高勉

王妻故也。

平願長官湯澤卿建諸苗悉驅滅族其後

其圖陷文選之奸嵩大恨與餘知爲一輔臣所
製乃因尚書許議取白雲託事崔壹嚴嵩辨合

比媒孽非國之福日者抗論輔臣勿御史謝瑜
童漢臣省以他事罪謫去伊敏正瑜時苦亦是

前後勅賈伯七十一條事聞
金體不念人臣成事之義乃負恩求逆節
降傳二總決節不行恭表切實而有之
詔復致仕大學士賈詠原官
致仕會事徵南辛府大猷出迎謁于途失誤問
見尚格其放言以所書大學士家居呈見年
十帝臣以聞之半道令河南御史及門海問
德茂未革賜之半道令河南御史及門海問
照月未革賜之半道令河南御史及門海問
以詩臣言詔復原官如故
七月御史沈兢疏請革戚畹目襲從之
先朝
武職不由軍功不許承襲因祖宗舊典今
從親子弟承襲無功不許承襲因祖宗舊典今

月詔革順天月籍中式舉人
 科給事中陳崇勅奏之歷陳京國之弊
 而鄭夢麟聞大忤旨遂請丁憂陞
 河臧程繼王杜松以謀昌河罷
 行取官候選日久俗弊後任者至多及解所
 而低昂之數曰此不肖之心也
 改議曰大疑曰此不肖之心也
 有素節曰行取者雖爲主雷讀聽其言危
 至日卑考選事官謂公而用
 歲而

爲部議仍舊行

命查武學員籍者盡罷黜之戒復有實錄蓋入者

事竟重治不貸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正月

兵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

附錄

南京御史臣李勣劾翰林編修年官表禮

禮部勿預會議禮部覆題宜令各

官偏自職俾俟大計裁處報聞

禮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

禮部同知崔王年亦疏請兵科給事中戴夢桂

勅其効尤妄凌加議仍行科道官題明前因言

查給事中楊上林御史尤施各會同查覆因言

職前親奏之弊率多含糊乞請察院嚴監連署

姓名虛張勢勳奏一人則陞一人奏自人則陞

百八人遂使中丞之立立登朝諸屬奏之既外蓋

多員有止惠極前疏之詞不嚴其實恐無功者

陳會選才力堪克任使者二百名分計五城

如果東城擒獲西賊不得昇以爲號南城擒獲

北城不得判爲已有所獲人犯果保決密重情

有隱意與者令法司勘明成獄給與領捕人印

信票帖抄招摺節候領奏臣實之日難以查照

指不孫軍大事情通西嚴嚴許法司從公報奏

爲考試官

禮部尚書張潮卒

給事中楊上林等議上查章冗食

房額設見任官事俱有定例

南請旨點用職人各以功能自負

因言祖宗朝非軍功不授以武職

用各都司及泰遊總兵等官雖

則名器已衰臣願重惜此典不輕

會議事例非有軍功夫孰能

用合或建其長遲速視乎所進

者已湮大非朝廷選將論才之

將新舊武舉人負通行查出其

東勵在酌量地方加以署職在

年在邊境者限以三年若無功

不許將前武舉名色察覈奏用

余徒多除賄賂不諳職給與資

無事則此占軍下廉賈年應受

司選做則奉頭單察覈氣索然

有無相陳方累建立軍功兵部

先由奏請庶諸是頗多月相勞

爲部議

爲部議

爲部議

四月戶科給事中戴鼎桂疏陳守禦之策五事

曰聖徵謂以指折衝寬法制以便開闢誠誠

以備施聚恐規避以聖戰守廣推澤以備將選

守奇策務舉行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平謚文襄

獻夫南海人平

此多人以

詔右贊善浦應麒削籍

應麒王親試順天受

秋七月加禮部尚書仲文少傳兼少保支正

以萬鍾為兵部侍郎回部管事

八月建間提督江淮總兵官楊慶于獄

軍人故也

內苑嘉禾靈泰

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為文淵閣大

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張璧為東閣大學士

並兼督機務

以能決為吏部尚書以費案為禮部尚書

霍鑾并二子削籍

鑾子汝孝汝儉是歲俱登第

給事中王堯日某劾試官江

效壁彭鳳歐陽騷高卿等阿附通閱

上怒

故壁待不法同朝問已而故壁有地併同榜進

九月給事中萬虞楫疏條江防事宜有四

進嚴嵩少傳兼太子太傅

一正統統南京守備嚴司農勝其撫江不遇

時閱視雖係提督尤非專職今乃以提督操江

大臣比之坐營等官遂致近來每遇閱視督

史則先期出巡迴避其守備兼督操江武臣

強了事序生行事且有成規宜查復舊例一

節制謂南京各衛俱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

操江所以專統屬重江防也令新江近在外

則屬操江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則屬兵部而角子口處在江北及屬兵部操

冬十月庚戌宣府塞入察判關運總督尚書
鵬及巡撫都御史朱方子詔蘇林都御史朱方
職方郎中韓昂于闕廷毛伯溫劄籍 請教林
與太早致勇深入塞關不 解塞關韓昂手不
應即速治下獄賜劍籍乃 屬名林于闕下亡
限伯溫劄籍大茂務乃
翁萬達總督宣大茂務
附錄 是月朔監生黃如錦等百餘人詣
司不能決刑部尚書聞特調補奉司郎中
以朝日爾可托片言平以朝于其具奏奏
等見曆降廷中會想來天上重 君旗歸羅
龍東不勝欣羨之名應露散狂之態宜從錄
日司 行 通 地 理 志 卷 之 一
十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諡文定
邦奇字叔學萬行以母老歲邁屢乞休累
官尚書年六十五餘而其母尚存至百歲而卒以
稱其孝養
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諡恭簡 韓泰和人有父
論重 學廉頗修案上
詔加東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少師其少傅少
保如故 時大同順聖川水旱三三伏現機
勝者疎之傳有請遠 上曰朕孤奉玄威保民
伐逆仰上天垂鑒叛惡生擒固義勇之効力實
見神靈其賜也通告如廟
法 關 神 文 少 師 徐 有 如 故

十二月以戴金為兵部尚書因條上備處十二事
伯溫三
微鄭曉曰我朝開國撫勳勳與內閣五朝吏治
三王皆未有累績三朝者傳文賜以有人請示
伯溫三
日初武才以責成初補分預以別動慎實故近
以論成守選民兵以循行陣修戰車以禦敵
聚富厚以養馬匹修關隘以固藩屏重聖學以
崇儒學以遠惡習以杜奸細處降人以救亡
救士以探虜情退土兵以
多調度上令如議行
詔禮官議大臣祭葬贈諡 時禮科給事中周宗
為畫一之法因下部議尚書費來幸議以爲國
家定制優卹臣工計品論賞以爲隆殺明弊貴
之義存而爵者散程工課賞以爲予奪則弊亦
之議存而爵者散程工課賞以爲予奪則弊亦
而不爵者散程工課賞以爲予奪則弊亦
附則爵者散程工課賞以爲予奪則弊亦
甚而爵者散程工課賞以爲予奪則弊亦
行降給半祿者必限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
必論其途徑之正邪于例不可拘法當報罷者
止禁一增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母父母母
止受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親特恩非日
有勞者不得祭與一切途徑皆報罷向書左右
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去者止報本祭
寺并蠲者各許更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
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祭幼致仕者臨本部
其生平功過酌議裁我天考滿者不分在任致
賜與賜祭一應獎成半 謂別用及開任詔復
者限不許四品官已考者 謂父母須不寄重

亦製繁一增未考滿者不計議上上
致出者仍如弘治中制雅和祭美以同
一習大臣之意
詔如議行

萬鍾班師

初鍾受命徵兵討胡費苗攻圍四年
不脫克鍾用類溪所上官指揮田應
朝焉鍾監官應朝者陰蓄手也起故以市
及得焉鍾監官陰蓄手也起故以市
功鍾請致苗師龍果來見龍請得寶乃出鍾今
一千戶往龍果來總統之奏殺之苗亦殺其千
戶德焉其家乃還諸監司按所殺土目龍果
德之奏鍾以牛酒酒苗且人給粟二三十復官
其德龍許保苗苗雖撫貴州苗尚觀望未肯歸
鍾遂奏苗平請班師從之朝廷論功賞資有差
部侍郎

以南京刑部尚書唐龍為南京吏部尚書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朔

恭錄 皇祖別聖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四書五經

大全及性理大全二十一史諸書成

加總兵戚寧侯驍太子太保任其一子

去冬勝龍其驍親兵官戚寧侯驍太子太保任其一子
兵部侍郎張岳巡撫趙秉和之奏等上言
日言與苗人寇野督兵出擊進至寧龍此及勇
大戰一日凡五捷斬虜首百餘級及斬日義子
名合吉日謂乃戚虜王又其其是李爾天冬姓
名手福中何稱有功虜上兵科劾獲美龍請多
匾構意遂移其姓名我望日督親臨之詩近夕
財五時月實則聞賊兵迫解至沙河大渡又
至泉蘭雙莊軍行不啻一時也乃于三時開五
戰五捷皆有功有數何捷速如此且征賊大類

黑山蒙之捷謂賊吉費子太不遠竟成空言各
復以承繼祥等請為狼台吉避凶時王
意封侯之動不知果何所據也又鼠民
姓名謂破陣者先係屬可疑宜行動費
上日數報破陣多功可為其如鼠民
所領撫張珩進左都御史其家幸功坎
官震聚

詔中外嚴禁侈靡

時禮科給事中查秉幹上言
臣無益崇尚廉潔以清民風此臣之
家之食以惠黎民誠恐論此教之嚴
之庇臣竊以為為天下太平在起盜
賊在保生良欲保善良在明禮制禮
和節儉節制則無求無求則廉耻自
心三好五原寒風入二詔中外嚴禁之

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請擊逐套虜

胡百謂此牙利頻常寇日計竄金六百萬而
數守無尺寸功不知何月此六百萬費為諸臣
建諸動料屯守不知勇對內侵不用諸臣皆
廉潔絕壁賊附懸星是日又回京請祝諸將皆
空皆嫌虜自為多費銀乃遇虜偵者臨求不殺
彼此譯語互為和同持虜入然後擊之陰殺
降虜時夫益不上一日一處為日運來之虜
諸人咸足為彼所害彼連歲其時賊文其
入如巨集賊萬全之期于今以彼認紅紅
乞其其內獲之患而邊境無虞漢津一兵部
議以

二月革帝王廟元世祖祀及其侑享五臣

兵部尚書戴金龍以唐龍為兵部尚書

命續纂大明會典

嚴嵩等請續纂大明會典
八年至二十三年止一應事宜照前例
附入以成全書等因乃命嚴嵩等將續纂
孫承恩張治副之

吏科給事中蕭應等陳稟考察四事

一集眾見
過行兩京堂上官將所屬各官用心特訪修諸
事體俟會考日親臨赴部以憑參酌去部
象職以昭大法謂于欽天監太醫院一本考
以清月鑑一除曖昧以全人止探官行
之事所加者察其末任之前及開門探官之事
一切弗與一筆并載以正士氣各官果有
依權貪竊鑽刺者照不謹事例黜退無容
消官太醫院官照例考覈欲天監已之餘令部
議行

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兵部侍郎張藻條陳備邊四

事納之
漢言勝不畏吾地險而所畏者將勇不
副之當因陳逆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之宜
下部議照依行

二月大計京官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

外任
初應旂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燁首劾
京官高令所私向寶承諸弊者昭著應旂使
薛應旂就從使曰尚書張潤欲以參聞調止之
擇其使先是曾為南京兵部主事以貪聞止之
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嚴懲之又與前留
臺御史出守常州符駿手着千人旗上從
之嵩乃族同鄉御史桂榮劾應旂以承恩點
命補外

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

司事
先是尚寶司缺嚴世蕃吏部既世蕃升尚寶司
父奏陞職者
命之

四月詔申飭諸司賑恤

戶部尚書王果上言
竊惟第諸司多玩愒延擱民不受惠臣以奏請
今乃親民之官今月今月人民受其福不今賑
之時所有無故加苛督責或果能先事備蓄及時
賑貸全活果多者著差世權其或果職談事
勒斥治庸貪賤有愆疲
漸少蘇上今依議行

楚世子英耀弒其父楚王顯格

獻具
上告于
皇祖斷英耀
罪

詔以河南歸德州為府

增設州郭縣屬商
城之其原籍寧陵鹿邑虞
城歸德府按察使也

罷太希禮

復同室異室之制
上自京
布詔天下加嚴嵩太子太師許嵩少傅張學士
太子太師許嵩太子太傅費家太子

詔以四孟朔日時享太廟

詔吏部尚書熊浹等傳先是熊浹刑部郎中

科部事中楊士林劫論大立頓檢不職宜罷

自令吏部封狀于晨夜等謝罪上曰爾等時

詔起原任大學士夏言于家

上遣官賜勅令馳驛前承以謝春情

冬十月皇太子千秋節賜百官宴千午門外

先是詹事孫承恩等言通番皇上以皇太子

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牌不可不煩惟

皇上有所謂之專有父之親誠難！皇太子于

非觀法尤易達信至近侍諸臣又勸諭之俾各

事以正道使俚言禁語不入于耳誠勝玩好不

接于目斯可謂皇太子蒙養之功訓皇上

上納之意

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祖訓

宜言令長史教授等官日侍王左右善惡之

視其所以道之諄自今于舉貢內選補賢能

異者許極拔官保奏叙遷仍放古宗學之法親

三手十五六長史率其屬校以經義祖訓待其

八下所可優可從之

一月許讚劍籍

謝乞後仕上

銀許達樂使樂冠功

達正德間為樂陵縣縣

冠劉六寺冠劉六寺山東都縣官民望風逃匿連猶

及級為缺典下兵部覆

纂修王騰成

詔罷吏部尚書熊浹劾籍為民

以不嚴嵩言浹非敢祖祖誠意以仙贊之隆民

間多有恐後不驗有冒皇上幸奉之意上切

責尚書浹強解謂引罪乃釋及于陶仲文恩隆

又上駭方賜與歸留中不報上乃以事督過

奪俸者耳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上大怒

曰無決前此張手欲籍以干進然不追治令籍

衣官校監送原籍

為民家勿叙用

詔以兵部尚書唐龍為吏部尚書以路迎為兵部

尚書

太常寺卿親校卒諡恭簡

丁憂服闋補江西學政河南羅大經等少卿改

常少卿本寺卿職乞致仕許之校初有異質太

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禮樂也歲許謝絕重言

動以德世稱為儒宗所著書

大學指歸六書精義等書

十二月召夏言復入內閣

初召言命有旨下

應召

詔澤南京後湖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諡莊襄

天和京兆人字慶弘亮有泛應尤如爲御史以糾裁大監廖正詔爲

道金宿縣丞後與樞密通造輕車驪者總理河

諸手製東少量水諸器後以多處用之

詔進嚴嵩少師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

上行拜天禮于玄極殿出御奉天殿受賀

群臣表賀瑞雪

瑞雪上表稱賀止日晴正嚴

諭御史周冕還方雜職

三月詔補陞南京太常寺卿穆孔暉子符爲國

子生

吏科都給事中楊上林等連疏請錄用遣返

上命吏部擇才果堪用者許其環悉以聞于是

吏部奏擬任工部尚書一兵部一戶部一刑部

刑部三司官老非以報罷無罪者又言老非以報罷

山後若越天城陽和原看制策和危又聞解

山後有虜住牧居越龍門長安人恆敵劉黃

賊何何用取獨角之功一日團結堡夫言遠民

多有曉律者司編立保甲團賊殺掠以而自

之勢三曰閱看明開言國家定典與京京黃花

以西門居庸白羊寨關馬馬爲龍鳳山海爲東關

以以重門也以重兵保衛馬馬爲龍鳳山海爲東關

加以斬削應難防禦官令御史提兵力提兵四

兩防孤鎮官劉州在天壽山後兵馬提兵四

多防之兵并京師人馬合擊之五日召兵武營

草莽之中有精練武營方逼人者下所可

効侯有功之目還計報賞六日鬼動奏其言

將健戰不宜以一青終報論可原者請以名聞

老因得發降人戶過入階防來關者將士咸

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請復原任考功薛應旂京

職

史 2 - 698

坐大不敬

論成過

刑部尚書高友璣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友璣

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

起張經總督三邊戎務

命何卿分守松藩寺處

四月 命曾統以原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先是起用三帥向書張繼總督三邊給事士劉

紀宗奏經請在兩廣科充軍撥不下貽萬士民

尋復偏入骨體惟知于道阻撫官職乞休經別

選忠良有之望者任之誠人命廷臣嚴覈以

聞吏部尚書清麗執奏未得可任清前張經既經

論勅不必用令更擬堪用者乃用

議立格降賞格 時邊臣言招邊軍士招致降人

書歸並等議上格例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

仁兩兩加至十五兩止切實婦女三兩至十兩

止嚴邊引入男子賞二兩近加至十兩止切

另婦人一兩至五兩止又邊嚴早嚴兵用邊嚴

降人員賞部知議行

諭禁凡被論官毋得攻擊論者 時給事中魏宗

諸臣被論多強辨職罪反詆言者謂輕排之如

戶部尚書閔世榮部有聲給事中馮慶指揭慶

海論之當世為中傷之術臣後期臣字大其大

支有顯指為不此假于被論亦其大

嚴加勅諭以俗凡被論諸臣宜杜門省愆不

五月錄錄盛州成事生員王邦直子化燭為盛州
守禦所正千戶

安平侯方銳卒諡榮靖 命其子承裕襲爵

就妻侯氏以其子襲爵請吏部言 國朝封侯

爵非功臣不與世襲則亦和伯陳等言至其孫

書止授給承衛都指揮同知承俗等事則宜與書

同 上已陳言既元配今日中官不同請存濟

難况既受恩不承爵

准襲伯爵一策不為爵

廣曾俺答遣使進貢乞和邊卒殺之 時俺答問

使保兒寨寺三人殺書文有白駝號九頭白馬

後民種田寨內所放馬塞外各守備皆取卒約

安總兵家丁軍費猛石大費畢殺三次以有功

報總督翁萬達因止言軍實公慶賤卒壞法貪

以違乃請而殺之此何理也言者謂天之恩

真不吝諫乞正法與防之惡上復得其實然

捕兵之謀即不又請旨令各道有兵後歸降人

部功者兩拔得實不必解京令邊城果

無似示家充以杜後人病去之心

長鄉琉璃河橋工完 詔名其坊曰天命仙傳

日仙蹟 詔名其坊曰天命仙傳

六月兵部尚書路迎致仕 詔以陳經為兵部尚

書 詔以陳經為兵部尚

詔速繫文舞郎中高簡子獄論成邊 選郎中

明報載：某中場上林總商聚解積因大集結
現不報載而隨出稍乘皮街吏陳九德等受其
其偷私殖貨引用匪人何遷等坤寺上乃而
遣官逮擊至京下詔獄論成邊河邊茅地俱前
外任其餘鄉下
無過等俱制籍

吏部侍郎董玘卒 諡文簡 祀管籍人傳玘能文
事紀請記鄉人冬終

之復落職三年始白

吏部尚書唐龍罷卒 龍以文選副簡故三
乞休上以為稱老志

君令制籍為民及出都門遂卒龍蘭澤人姓歐
典有文學經界問中伏者芳籍一時稱焉才臣
久之詔復原官

贈少保諡文襄

秋七月以左都御史周用為吏部尚書辭不允

高增設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補印工
名全是應拔官王

學益蘭蘭家言本省人才加緊近又附府唐鎮
遠近商軍生乞星廣解額詔增至三十名逐
為

例

詔編衣衛捕繫天牢寺過法師寺眾訊治

時禮科給事中李文達言通年宣武門外天牢
牢中廣聚生徒製造廣場成詔法禁以禁聚
游以鼓吹四方繼衣集至萬人瞻拜天壇置聚

夜散男女混清甚有通罪跡徒髮隱匿四緣
為奸故四月以來京師內外賊盜生發益甚

下宜宜有此又富氏家族朋連結黨倡為外
恩民無知家財竭產率先布施因而訛說建

民財太者恭祝小者導後皆非細故乞捕
為首者數人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詔部色

由古判如有佛子法師假以誦經聚眾至百人

卷一 條禁止如北則鄉說不與與端日
總匯入詔編衣衛捕訊餘下禮部禁治

總督翁萬達請倣古製造火器 兵部請驗
錢銃棒雷飛與便引可用則宜多造其火銃布
地雷炮用之皆夜越營則可用之行陣似非所
宜似應量造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京垣九十年
致仕既振文第一抗疏請誅逆其女之淫請
獄既中外考績甚著至正卒年七十有四月

收山場湖陂河道稅濟邊 戶部尚書王景上言
置以濟邊因陂收復山場湖陂河道寺金
上日濟邊陂四百里故事俱賴本色通乃任
情折旋累朝積貯支費無經不聞時有積聚以
致折耗空乏歲出不敷願戶部職司和計責

勸行查處以濟邊明

八月加封真人陶仲文為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思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更給

誥印陞工部帶俸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
書 節加恩也

詔修京城九門城垣

詔旌表嘉定烈婦張氏建祠賜名哀貞 嘉定氏
張氏其姑陸氏潘繼思張陳氏乃與前和親殺
之舉大英室欲報其辱而不許至是繼成毀

南京御史王言以聞詔有
司建祠祀之名曰哀貞

張氏其姑陸氏潘繼思張陳氏乃與前和親殺

之舉大英室欲報其辱而不許至是繼成毀

南京御史王言以聞詔有

司建祠祀之名曰哀貞

虜人陝西總督三邊兵部侍郎會疏請復河套

時參虜二萬餘人入犯安塞大掠延安府至于

三原徑踰掠麟人畜盡幸以開上謂令羊失

事頗輕不必查覆疏乃上疏請復河套言河套

古朔方地漢武帝命衛青還虜因河套塞唐張

仁愿復于河北築三交降城因固勝南及

東西受降城地波三城內使塞為虜亢守禦

堽三秦生阻故交虜不除中國之患未可量也

臣嘗較之稱高馬肥乃天功利破繁而交我

而守則虜賊深澤水枯分味散牧馬無宿草日

就羸羸春深時則我勝今不棄其險而用

吾利足以無功請以陳年八萬人益以山東

于二千每于春夏之交水陸並進直搗巢穴

歲迭獲虜勞必折而遠通我乃并河為塞修築

邊垣分置衛所修復屯政轉輸可省形勢益壯

邊垣分置衛所修復屯政轉輸可省形勢益壯

能六日足駕餉七日明營司日修長茂詳議

詔下兵部議行倭寇浙東以朱紳

以楊博為巡撫甘肅食都御史

九月南京給事中張思誠請禁間刑深刻者從之

思誠言在外間刑衙門明知犯變為刑深如

殺人斃傷巨罪重難輕減處置未明竟

殺却故誣誣禁不日官不早決一經于獄則

谷原吉此以誣告故成之條積手摸後不日

相客憐一觸其怒則搜剔既過按以久變衙門

之津撫捕私竄者未出官道而聚引越境

查警舍報者不論多手絕蓋而聚引越境

修復河西屯地

河西屯地以水灌久廢得請千

而租復育牛器穀種于御者千畝人自盡念

跡難有果故通分重文預望田畝餘積田

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侵至崇寧一

通諸將士壯塞上不浮入數有虜四十餘

糧重萬計士何進

將本副都御史

冬十月逮繁河南御史侯慶及守巡府衛正官俱

詣京訊治

時承天聖莊銀解至衛解新開縣為

盜劫去掌解內使奏聞上怒甚尋

遷繁河相傳嚴罪捕賊賊繁迎援御史侯慶等

至京度故而繁餘各降二級次之獲賊或以恩

非其

散建昌民服延齡侍郎胡守中乘西市

十一月代府奉國將軍克勤詩謀反伏誅

初克勤等八人風從相率聽惡少張文轉等

史謀誘府督小汪子至大同為亂事泄總兵翁

萬達上其事上怒欲約等至京考訊有據約

等八人俱執今日忽發其候後嗣詩誦為惡人

謀新有左府集有大同案

詔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都御史詹煥兵部右

侍郎

兵部侍郎陶諧卒贈兵部尚書諡莊敏

人副金

公守正始終一節

詔議便河奉

兵部尚書陳經等電請改設河

廣城河套入海內患遠歲深入今改設兵部
深險依便前日遊臣無有以盜害者
所奏見任職區部內日久乃為起之至約
見還令遊警同各邊總巡官暢心圖之於水長
策其邊垣于里涉漢與官大地等不可止可將
要害所修築城營發兵部銀二十萬以資
邊餉并遣軍旅
兵部勿得減廢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朔

楊守謙跪請經理舊田

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跪請經理舊田以民兵餉足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直隸吳江人靖嘉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直隸吳江人靖嘉

詔以刑部尚書周用為吏部尚書

用直隸吳江人靖嘉

二月勅諭天下朝覲官

時官臣朝覲之期日朕

十六載于茲在入黃龍霄壯麗地永承四
國豈予一人所能獨究前古而宣化
但者其惟諸果即有司乎為天
官員除職者已令部院以法
還營職其冬即依朕奉天學民
惟仁以美民勤以建事忠以休
為損職無侵貨以比無滿刑以
進無欺詐以飾名有一于茲足

中陳紫符勅諭街官職十車上之
工部為狂僭乃今欲將此勅諭令
詔以工部尚書王以行為左都御史

會試天下貢士命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孫承恩
翰林侍講學士兼禮部侍郎張治為考試官

詔南京刑部尚書屠喬為刑部尚書權工部左侍郎

郎又明為工部尚書

給事中查奏陳利弊七事

一曰事權不一

二曰名器不重

三曰刑罰不嚴

四曰文書不實

五曰賞罰不明

六曰用人不察

七曰財賦不節

命修南京國子監學舍
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命選庶吉士于東閣
林學士張洵右侍郎徐階亦兼學士教之
罷郭守令回籍聽處

三月立邊方官選用陞遷格
陞遷資格以圖
陞遷資格以圖
陞遷資格以圖

命修南京國子監學舍
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命選庶吉士于東閣
林學士張洵右侍郎徐階亦兼學士教之
罷郭守令回籍聽處

五月曾銳策廣勝之
初春中統領兵出雲梯
不須開至足微出卷
與戰得利賊斬二十有六人
家駭九百五十夷器八
帝下旨金勝連年深人
四十兩行第三樂巡撫
各賞有差

特授良朝慶為尚寶司丞
初良朝慶為尚寶司丞
一十中書舍人以無
子未承恩命至提調
任一子尚寶司丞
史部尚書題請考核
授尤祿大夫柱國兼文
陞一子尚寶司丞
以示簡敘

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保諡恭僖賜祭葬如例
七月秉
元度二萬
四千八
六月大學士賈詠卒贈太師諡文靖

議非與云休居
難以醇厚開

九月以左都御史王以旂為兵部尚提督團營軍務

詔逮繫戶部尚書王果御史文朴及總督太倉尚書王暉于獄論果朴成邊障前籍

受兩淮運司解官王正大陽勅即中余者雖漢賦不足報色上怒逮繫果等廷杖之下獄事

中兩淮運司解官王正大陽勅即中余者雖漢賦不足報色上怒逮繫果等廷杖之下獄事

記宜加窮治從速繫障吏快并翻訊之鎮撫司廉得運副張松與群官侵弊以聞詔行巡訊

發捕論果朴成邊障前籍為民役果克成所免之

冬十月樹 皇考聖製碑亭于小孤山廟中

先是 皇考舟次小孤山詩一篇留祠中至是刻詩于石建亭墓之以故主民祀建為小孤山之神廟

廟額曰小孤山廟令有司春秋祭之聖廟先年每遇歲次果固祀酬三絲盤九即用即

用所置鑒定式詔建一素食一茶餅絲盤菜五

歲四加年一和一

續巡撫楊守謙請車賞格從之

守謙吉激勳

連事惟在重

實賞不貲時則士心觀聞今令甲申傳一銀

加陞一段不願陞者予二十金為賞已輕而

查勘文移動履年以人心不勤近以宣求

事棘增賞拾四十四兩以優厲請為六十四

令即請賞給陞級家之利子官族有力之人

窮邊之卒所賴在資振元為功者即時持款十

金此舉門有不和顯色之壞之其或者

乎部議宜通行九邊上令強行之

十一月宮中火詔釋楊壽于錦衣衛獄

七年人無敢為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

爵家富平及歸南大倉渠其舍費曰再其承失

乃自為基謀

按吏大論曰爵捐介清苦忠直性寒地無干名

楚進之念若家賤有自逮繫官校以屬校臣

敬以好過從進商方便凡有參劾一面疏二

見按臣即與同食既畢官校入繫之爵即與

詔會讀曰爵乃內別平爵曰去矣勿復顧

詔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滿其磊落就辭之氣

可怪繫我此者

令之原據臣有

曾統既修復奎方畧

統會同陝西都御史謝

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奏酌復奎方畧

及上奏奎地固各一昨上日覽奏具見忠果

朕心嘉與不兵部集廷

臣議言統先後認可行

耳肅總兵官仇鸞詣京

曾統發為十罪日欺

日族虐故殺日貪辦陳法日服前辛日增作威

定餉日復後成日日驕動地方日容養奸回

日取奪服各疏指據數十百言上命以山西

總兵官王繼祖代為查辦承餉官校違例來京

十二月 皇后方氏崩

上即日發喪命有司

贊皇同洪春相朕終不意遽逝痛悼其以元后禮葬之既而諡曰孝烈皇后

曾統條邊務十八事

日帳復河套日修築邊垣日選擇將統日選壯士卒

日賈補馬親日進兵機宜日轉運糧餉日申明賞罰日募修無事日多置火器日招降開門日

日息訖言日防守河套日營田儲蓄日明職守

家以

附錄

巡城御史陳其學劾掌揭衣衛事都督

劫崔元春賄養徐三權取官監諸貪肆狀大學士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姻根行三十金求居間

不得乃長跪言涕泣輸罪乃已于是下旨叙捕除二等送錦撫司訊問令炳元各自言狀乃揭

罪之不容